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七〇冊目次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清）張廷玉等輯　清乾隆十四年武英殿刻本　〇〇一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清）張廷玉等輯

清乾隆十四年武英殿刻本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爲

聖祖仁皇帝經筵所講、皆經

御定、而未及編次成帙。

皇上御極之初、乃

命取繙書房舊稾校刊頒行。禮爲治世之大經、周禮具其政典、儀禮陳其節文。禮記一書、朱子以爲儀禮之傳、然特冠義等六篇及喪服諸篇、與儀禮相發明耳。至於他篇、則多整躬範俗之道、別嫌明微之防、不盡與儀禮相比附。蓋儀禮皆古經、禮記則多誌其變。儀禮皆大綱、禮記則多謹於細。儀禮皆度數、禮記則多明其義。故聖賢之微言精意、雜見其中。斂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編推繹經文、發揮暢達、而大旨歸於謹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納民於軌物。衛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說、鎔鑄翦裁、一一擷其精要、信乎聖人制作之意、惟

聖人能知之矣。

御製日講禮記解義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値講筵五經通鑑以次進講薈萃群言發明旨要臚爲解義積有成編譯以國書頒示中

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諸梓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間惟禮記卷帙浩繁藁本存繙書房久之未竟厥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修三禮義疏

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强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

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內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

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之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惇敘彝典以倡導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

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宮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盖不敢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

儒學禮經始顯傳之
者十三家而戴德戴
聖為尤著聖所傳四
十九篇即所謂禮記

者是已迨程子朱子
出表章學庸遂開千
古道學之統其餘四
十七篇雖雜出於漢

儒亦皆傳述聖門格
言有切身心要旨朕
熟之復之靡間寒暑
積有講義裒成全部

弁以敘言用以無忘
斯勤然豈徒效儒生
佔畢云爾我務佩服
其訓詞而實體諸躬

修措之邦國使百爾
懷恭敬遜讓之誠兆
庶凜撙節防閑之則
德化翔洽上媲隆古
庶乃愜朕敦崇禮教
之意也夫

乾隆十二年二月朔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邦彥奉
勅敬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日講
禮記解義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
而禮樂之用為急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又曰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誠以禮
者範身之具而興行

起化之原也天之生
人品類紛綸莫可紀
極聖人起而整齊之
法於天則於地順於
人達於時協於鬼神
斟酌損益以定其品
節限制俾天下化其
好逸惡勞之心而予

因取日講禮記解義
原本參校異同歸於
一是并命翻譯授梓
以備五經之全敬列
皇祖御製原文於前而
略述大概以誌成書
歲月惟禮記出自漢
儒然多本於七十子

之所傳習如大學中庸二篇既經有宋大儒定為孔氏遺書訓釋而列於學官其他精言奧義往往與易詩書春秋相發明非董仲舒揚雄輩所及蓋其来有自去聖人

之教固未遠也雖月令王制附益其間有以啓後人疑議而先王之制所傳各異事之不可考而說之不可强同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訓以存舊觀說經之通例也抑班

固有言六經之道同
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豈惟其文而已蓋將
以章志貞教大其坊
與天下臣民共之仰
惟
聖祖序言所謂體諸躬

修措之邦國者禮之
實而明經之大用也
因言以求其義因義
以達其用夫豈章句
訓詁之足云敢申言
之以闡
至訓
乾隆十二年二月初

一日

敕敎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邦彥奉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旨開載監理總裁提調纂修監造諸臣名銜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現任總裁官

[illegible]林學院事加十一級 臣張廷玉

現任副總裁官

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刑部尚書加二級紀錄一次 臣汪由敦

原任總裁官

[illegible] 臣鄂爾泰

原任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管兵部尚書加八級 臣朱軾

原任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加三級紀錄四次 臣甘汝來

原任副總裁官

[illegible]庶吉士紀錄二次 臣陳大受

[illegible] 臣尹繼善

原任吏部尚書紀錄三次 臣楊名時

原任太子少保尚書銜教習庶吉士加二級 臣徐元夢

原任兵部尚書紀錄三次 臣彭維新

原任禮部侍郎紀錄三次臣李清植
原任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加一級紀錄二次臣王蘭生
原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四級紀錄三次臣李紱
原任宗人府府丞臣任啓運
翰林院侍講品級頂帶臣方苞

現任提調官
內閣侍讀紀錄二次臣舒興阿
翰林院編脩紀錄五次臣佟保

原任提調官
原任內閣侍讀學士今陞刑部右侍郎加一級紀錄二次臣兆惠
署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加二級紀錄二次臣雙慶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禮科給事中兼佐領軍功加一級紀錄一次臣岱圖
原任內閣侍讀今補授刑部員外郎兼佐領紀錄一次臣赫泰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甘肅安西道紀錄一次臣文綬

現任纂脩官
國子監助教加三級臣潘永季

原任纂脩官
原任山西吉州知州臣王文震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總管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保
內務府總管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八次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泰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二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庫掌臣吉蘭泰
庫掌臣保慶

日講禮記解義卷目

第一卷
曲禮上
第二卷
曲禮上
第三卷
曲禮上
第四卷
曲禮下
第五卷
曲禮下
第六卷
檀弓上
第七卷
檀弓上
第八卷
檀弓上
第九卷
檀弓上
第十卷
檀弓下
第十一卷
檀弓下
第十二卷
檀弓下
第十三卷
王制
第十四卷
王制
第十五卷
王制
第十六卷
王制
第十七卷
月令
第十八卷

月令
第十九卷
月令
第二十卷
月令
第二十一卷
曾子問
第二十二卷
曾子問

第二十三卷
文王世子
第二十四卷
禮運
第二十五卷
禮運
第二十六卷
禮器
第二十七卷

禮器
第二十八卷
郊特牲
第二十九卷
郊特牲
第三十卷
内則
第三十一卷
内則

第三十二卷
内則
第三十三卷
玉藻
第三十四卷
玉藻
第三十五卷
明堂位
第三十六卷

喪服小記
第三十七卷
喪服小記
第三十八卷
大傳
第三十九卷
少儀
第四十卷
學記

第四十一卷
樂記
第四十二卷
樂記
第四十三卷
雜記上
第四十四卷
雜記上
第四十五卷

雜記下
第四十六卷
雜記下
第四十七卷
喪大記
第四十八卷
喪大記
第四十九卷
祭法

第五十卷
祭義
第五十一卷
祭義
第五十二卷
祭統
第五十三卷
經解
哀公問

第五十四卷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第五十五卷
坊記
第五十六卷
中庸
表記
第五十七卷
表記
第五十八卷
緇衣
第五十九卷
奔喪
問喪
第六十卷
服問
間傳

日講禮記解義 卷目

第六十一卷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第六十二卷
儒行
大學
冠義
昏義
第六十三卷
鄉飲酒義
射義
第六十四卷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一

禮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皆人性所固有而非偽貌飾情之具也。原其所起。則高卑定位而禮立焉。萬物散殊而禮行焉。聖人循天秩之自然。而制為冠婚喪祭朝聘燕饗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凡所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未有外於此者。粤自唐虞以至三代。遞有損益。而於周為盛。蓋周公輔成王致太平。述文武之德。監夏

商之尚。以制為禮。郁郁乎文。故孔子曰。吾從周。今所傳周禮儀禮。蓋其遺也。迨周末文勝。正禮浸失。於是孔門七十二子之徒。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以為之記。繼遭秦火。禮益散亡。至漢武帝時。周禮雖得自河間獻王。未有傳習之者。惟儀禮則傳於漢初高堂生。以授蕭奮。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授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大戴氏以所得先儒所記禮書百餘篇。刪存八十

五。小戴氏又增損為四十三。以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後馬融傳小戴之學。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是也。昔人嘗論禮記雜出於諸儒。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文義頗多牴牾。然河南程子則謂其傳聖門之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有至理。王制禮運禮器。多傳古意。橫渠張子謂出於聖門二三子之傳。惟講解各異。故辭命不能無害。至如禮文。不可不信。新安朱子謂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然則禮記之與周禮儀禮。相為表裏輔翼而行也久矣。今考本文自大學中庸。既經程朱表章。列於四書。其四十七篇。雖容有漢儒附會。宜於精擇者。而其為聖賢之格言。先王之遺制。則無一而不本於人性之固有。因天秩之自然。返而求之。自學者以至聖人[illegible]一

身以及天下胥受治焉可以其為形器之粗而略之哉

曲禮上

曲禮者古禮經之篇名後人以編簡多故分上下案禮器有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氏康成等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儀禮而朱子以為經禮乃今之儀禮則以儀禮為曲禮者未可從矣呂氏大臨曰節文之不可變者為經即今所傳之儀禮其篇末稱記者記禮之

變節為曲禮而朱子以為儀禮中亦自有變則專以曲禮為變禮者又未可從矣吳氏澄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謂曲禮蓋謂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其為委曲曲折之解者亦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此述古曲禮之言以見主敬為行禮之本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曲禮有曰學以禮為先禮以敬為本凡身之所處必毋一時一事之

不敬而後此中有主其見於外者必儼然而若思焉安定乎其辭焉以是而臨民則安民之效豈外是哉案開宗明義即揭以毋不敬一言不惟可貫全書而并可該聖學若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無非是者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張子曰事主於敬則無過舉也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則民可望而知也學者必自此推類朱子曰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辭敬者之言安民哉敬者之效也眞氏德秀曰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此言以禮節情之學也夫人情之易流也甚矣是故敖當戒而不可長也欲當窒而不可從也志宜廣而不可滿也樂宜節而不可極也蓋理涵於心而心麗於氣苟任其發而流

焉則微者愈微而危者愈危矣其在聖人能以敬勝無慮乎敖之長也能以義勝無慮乎欲之從也所見者大無慮乎志之滿也所得者眞無慮乎樂之極也下此則當戒其已甚故必以禮節之朱子曰敖不可長以下不知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詞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此卽賢者以示人平情之用崇德之方也賢

者之心公而明故於所狎而能敬之於所畏而能愛之愛焉而又知其惡憎焉而又知其善積之厚而能散以與人安所安而能遷以從義此皆人所宜法也朱子曰六句文義大同皆蒙賢者二字爲文言皆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注非是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此言利害之機而欲人審於所處也趨利避害雖人之情而必有義焉故財者人所欲也

臨財必審其當得與否而毋苟得難者人所畏也臨難必審其當免與否而毋苟免很者與人爭者也孰不好勝而我則毋求其勝分者與人共者也孰不貪多而我則毋求其多以是而省身克己斯義不可勝用矣案爲得爲免起於一念之苟遂至無地以自處爲勝爲多起於一念之求遂至無地以處人然則人之所以居心御境者無他亦惟無所苟焉無所求焉而已矣積而充之則毋苟得者一

介不取可也毋苟免者守死善道可也毋求勝者犯而不校可也毋求多者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可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此言質疑者貴乎虛心也朱子謂兩句須連說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人苟有所疑於其事而就正於人則毋得執一成說以爲斷但直陳所見聽彼決擇而勿專務強辨據而有焉庶不至於偏蔽而疑可釋

矣。案直而勿有。即是申說毋質之意。所以虛心而求盡乎事物之理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此言坐立之法也。注以夫爲丈夫之事。朱子曰。劉原父云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人不可以斯須而不敬。故一坐也如

尸焉。一立也如齊焉。蓋人心之所甚嚴。莫嚴於祭祀。程子謂如尸如齊。所以養其志者是也。

禮從宜。使從俗。

此言行禮之貴於時中也。禮非以強世。必從乎宜。使非以自專。必從乎俗。應氏鏞曰。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又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若失宜而違俗。則非所以爲禮。非所以爲使

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此言禮之用。至切於人也。夫禮者本乎天秩而周於民用。倫有親疏。以此定之。如五服有精粗重輕之類是也。情有嫌疑。以此決之。如男女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事有同異。以此別之。如車服器用之有等殺。鼎俎籩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理有是非。以此明之。如冕純從衆。拜上違衆之類是也。案此節

蓋通五禮而言。疏列五服之內大功以上諸條。特以服制例之耳。陳氏澔引之不詳。學者因以此節專爲喪禮而發。誤矣。吳氏澄曰。定親疏。禮之仁也。決嫌疑。禮之義也。別同異。禮之禮也。明是非。禮之智也。統言之。只是一禮。細分之。便屬四德。存乎善會而已。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此言禮有至正之則也。說悅同。人能得乎禮之至正。不惟有以自處。亦並有以處人。是故

容止取其可觀不至佞媚而妄以說人也。言語取其可信不至煩易而辭費也。又且持躬必謹。不至侈而踰節。接物必恭。不至傲而侵侮。與人必莊。不至慢而好狎也。蓋禮之於情也猶坊之於水也。能約其情而無諂無驕則於禮也其庶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此言行禮之本也。君子學禮匪直以外之文而已。必也脩身以踐其言斯慥慥篤實。而可謂之善行矣。惟行無不脩而言合於道。乃禮之本質也。蓋質者。文之所傳以立也。禮必以忠信為質。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此言禮在自重也。學問之道固當無我。然又不可不重其在我。禮聞見取於人。不聞引取人也。所以然者。禮聞人之來學。不聞我之往教也。案舊說上以為仕言下以為學言。朱子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今從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此言君子所以重禮之故也。撙節。裁抑之意。禮體事而無不在。是故愛為仁。宜為義。行仁義而有得為道德。苟非禮則無以主乎敬。而不可得而成矣。身為教。言為訓。用教訓以正民俗。苟非禮則無以善其規。而不可得而備矣。爭有曲直之分。訟有是非之辨。苟非禮則無以折其中。而不可得而決矣。君臣上下主乎義。父子兄弟主乎恩。苟非禮則無以明其分。而不可得而定矣。或宦或學以事其師。非禮則情文扞格而不相親矣。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則體統陵替而威嚴不行矣。禱祠祭祀以供給乎鬼神。非禮則精神渙散而不誠不莊矣。是以君子必務為恭敬撙節退讓

以明禮。禮之既明。所以內而脩身。外而治人。幽而事神。無不各盡其道也。呂氏祖謙曰。此只是一禮字。孝經只是一孝字。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案恭敬以心言。撙節以事言。退讓以儀言。凡皆禮之實。恭敬為本。撙節退讓為用。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

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此原禮所由始也。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無幾。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耳。然鸚鵡能為人言。終不離乎飛鳥。猩猩能為人言。終不離乎禽獸者。以其不知有禮也。人若無禮。則口雖能言。不亦猶然禽獸之心乎。夫禮之大端。以倫理為重。惟禽獸無禮。故至父子聚麀。聖人憂人之或淪於禽獸也。是故作而在上。制為禮以教人。使人知有禮而自別於禽獸。此人道所由立也。案天地之性人為貴。知有禮而允蹈焉。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也。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此言禮之因時而起也。禮以時為大。人知禮至三王而備。而不知其因時制禮。有不得不然之故焉。當三皇五帝在上。風氣渾樸。以德為先。但貴德之及人而已矣。若三王之世。風

氣漸開。其時之人務施而亦務報。故先王因人情以制禮。而所尚在於往來。若往施而不來報。彼則非禮。來施而不往報。此則非禮。均非所以為交際之道也。案此非重德而輕報施。如老氏之見也。蓋德不務報。而禮則以報施為主。使人亹亹而不倦。故曰禮得其報則樂。又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利在天下。而教實本於三王。要亦因乎人情之自然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盈。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此言禮之所係至重。無人而不當學也。人莫不喜安而惡危。有禮則受益而安矣。無禮則招損而危矣。故禮不可不學也。夫禮必自卑而尊人以達此心之恭敬。是心也。人皆有之。雖負販至微。當勞役之際。猶必有所尊焉而相讓於路。況等而上之爲富貴人乎。故富貴而知好禮。則不至於驕盈。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至於懾。禮達分定而或慮其不安者。未之有也。案人之氣盈與氣歉者。志不立也。若惟禮是好。則內重外輕而御境有權。所以利用安身者在是矣。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此言幼而從學。至於成德始終之行也。朱子曰。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艾。髮蒼白如艾色。人生以百年爲期。故曰期。朱子曰。期與朞字同。周匝之義。人之生也。十年曰幼。天性未漓。貴乎有以養之。當從事於小學以立其本焉。二十曰弱。始成人而加冠。三十曰壯。血氣定而有室。四十曰強。道明德立。始可由仕。五十曰艾。德成更事。可服官政爲大夫。六十曰耆。時已稽久。得以指事使人。七十曰老。氣日以衰。得以家事傳子。八十九十曰耄而知已衰。猶夫七年曰悼而知未啓。悼與耄。雖或有罪而不復加刑。周禮司刺所云幼弱老耄是也。百年曰期。年數已周。凡飲食起居。無不待養於人者。於此有頤之道焉。聖王所以養老而民興孝也。案人之一生。每十年而異其名。使人知盛衰之候而血氣以定。十年而異其事。使人知進退之方而志趨以專。聖人治天下。所爲因時敎養。

而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此言大夫致事之禮也。行役。役使也。安車。一馬小車。坐而乘者。七十曰老而傳。故大夫年至七十。致還所掌之職事於朝。以避賢路。若君重之而不得謝。必賜之以几杖。欲以安其體。助其力也。行役必給以婦人。欲順其指使

也。適四方必乘以安車。恐涉於勞勩也。於他國則自稱老夫。明其君以愛賢之故。至今猶列於朝也。於本國則稱名。以與士大夫同班。嫌以尊者自居也。他國或以疑事越國來問。必舉王朝所頒。先君所行之舊制以告之。不敢專以禮許人也。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觀七十致事一條。君有眷需優待之恩。臣有謙退恭謹之節。亦可以知禮與忠之一端矣。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此言少事長之禮也。凡有事就謀於長者。則必操几杖從之。以致其服勤之意。若長者有問。不辭讓而遽對。卽嫌於自是。而非所以爲禮也。彭氏曰。古之養老。乞言授几。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欲言政者君就之。況少者乎。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此言人子事親之禮也。凡爲人子之禮。所以事父母者無不備。故於一歲也。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凊之以辟其暑。於一日也。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至於在羣聚儕輩之中。一於遜讓而未嘗與爭。又所謂不敢惡於人也。案溫凊定省。皆孝之事。至於不敢以一朝之忿。忘身以及親。則所以體親心者至矣。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

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此言孝爲德之本也。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二十五家爲閭。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鄕。父在而爲人子者。至三賜受位。雖尊貴之體宜備。而不敢及車馬者。其心蓋在自卑以尊其親。故州閭鄕黨。見其實能敬親而稱其孝。兄弟親戚。見其實能愛親而稱其慈。同官之僚友。莫不稱其弟。同志之執友。莫不稱其仁。同類之交遊。莫不稱其信。夫慈弟仁信。爲德不同。而皆統於孝。此孝所以爲百行之原也。案鄭氏訓不及爲不受。朱子曰。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子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尊者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邪。吳氏澄則曰賜與也。三賜不及車馬。與坊記饋獻不及車馬同意。亦可備一解。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此言人子錫類之孝也。子之能孝其親者。於父之執友。亦無所不致其敬焉。故當其見之。不謂之進則不敢以進。不謂之退則不敢以退。不問則不敢以對也。夫於進退不敢專。則一擧足而不忘乎親可知。問對不敢專。則一出言而不忘乎親可知。此所以爲孝子之行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此亦言事親之禮也。夫爲人子者。身父母之身。卽當心父母之心。出則必告。欲親知其所往也。反則必面。欲親知其已至也。所遊必有常處。而身不他往。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正業。而心不妄用。慮違親之敎也。至於恆言則不稱老。蓋愛日之誠。喜懼交幷。而不忍出諸口也。案出必告者。所以稟命。反必面者。兼

省安否也夫父母於子之出入與所交所習。時刻廑念惟恐己之衰老而不克見其成立者往往而然然則父母既心乎子而子或不以父母爲心可謂孝乎。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此亦言事長之禮也先王制禮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有年長以倍者則以父事之所謂父之齒隨行是也有十年

以長者則以兄事之所謂兄之齒鴈行是也有五年以長者則以肩隨之所謂行肩而不併是也如羣居五人則推年長者一人而異其席蓋地敷橫席坐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別席故必推長者當之也馬氏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見於步趨疾徐之閒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蓋達事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爲順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此詳言事親之法也槩限量也爲人子者居必別室而不敢主奧坐必偏坐而不敢中席行近左右而不敢中道立倚棖闑而不敢中門皆不敢當尊處也欲順親志故食饗不敢

自爲限量恐失子道故祭祀不敢爲尸聽不特於有聲於無聲視不特於有形於無形恒若親之將有教使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不登高恐致墜不臨深恐致陷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苟訾恐近毀不苟笑恐近諂也不服行闇事以欺人於所不及見不登陟危險以徼倖於所不可知懼貽不令之名以辱吾親也父母存不敢輕生而許友以死不敢好貨而有私財家事統於尊而孝以守身

爲大也。蓋爲孝子者，能刻刻不忘父母而有以誠其身，則卽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而無忝所生之道，無不在焉。故曰身也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親，則傷其本，而枝亦從而亡矣。此不可以不察也。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此言人子衣冠之禮也。冠純，謂冠飾；衣純，謂衣領緣。爲人子者，父母俱存，冠之純與衣之純，不用素。蓋飾乎冠者，或綦色之組纓，或雜

色之繢綉；褖乎衣者，或純以繢，或純以青，是也。若夫年未三十而無父，是爲孤子。至孤子而當室，則有著代之義，雖除喪以後，必純以素。併不若衆孤之純以采也。蓋父母存，則凡爲子者，有天倫之樂，故全乎吉而冠衣皆尚乎文采。父母沒，則爲適子者，有孺慕之誠，故不忘乎凶而冠衣獨存其質素。采之與素，人以爲其冠也衣也，君子則以爲此孝子之心也。若心之哀樂不存，而惟冠衣之有異，固不足以爲孝矣。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此言蒙養之貴端也。視與示同。負劍，謂長者稍俯其身，如負劍也。辟，偏也。口旁謂之咡。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當常示之以無欺誑之道。所以養其性也。至童子之所衣，裘之溫，非其所宜；裳之飾，非其所便，所以養其體也。立必

正所向，聽不卽於邪，所以防其外而養其中也。若長者就童子而提攜以行，則以兩手捧長者之手，使習知尊敬之道也。長者或於童子而負劍辟咡以詔，則必掩口而對，使習知鄉尊者屛氣之禮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張子云：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蓋教之既豫，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此言敬師長之禮也。先生年德俱高可為人師者。長者但以年稱而已。弟子從先生而行。則不越路而與他人言。尊不二也。或遭先生於路。則急趨而進。正立拱手以俟。恐有所教令也。與言則對。承其命也。不與言則退。承其

志也。若從長者而上於丘陵。長者有所視。則必鄉其所視。恐將有問可卽所見以對也。登城則不敢手有所指。城上則不敢口有所呼。恐惑人於屬耳目之地也。夫登城者無論從長者與否。皆當不指不呼。由上丘陵而推之。則此亦其類矣。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此言為客之禮也。遂盡也。踖躐也。將適主人之舍。求毋出於固。恐人無以應之也。將上主人之堂。聲必主於揚。欲人有以知之也。如戶外有二人之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慮有密謀而避之也。其將入戶則視必下。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有視瞻。毋或回轉。不敢掩人之私也。戶之開者則入亦開。戶之闔者則入亦闔。不敢逆主人之意也。猶有從後入者。

則雖闔而勿遂。為嫌於拒他客之來也。就席之時。毋或踐屨。貴其人也。毋或踖席。正其位也。必摳其衣便於坐也。必趨於隅。明其讓也。及坐既定而必慎其唯諾。禮之所為無往而不盡也。案此所述假館與升堂入室卽位之事。莫不有禮存乎其間。蓋人能收斂此心以曲體人心。習之既久。則言辭動作之不得乎禮意者少矣。

曲禮上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此言臣事君之禮也。門中橛曰闑。闑東爲右主人位在門東。客位門西。由闑右。不敢爲賓也。大夫與士出入於君門。皆由闑之右。而不踐乎閾。敬無不在也。案此乃大夫士自事其君之禮。若適他國聘享者不然。少儀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惟私事故以臣禮入。至公事則以公禮入矣。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此言主客交盡之禮也。凡者通貴賤而言。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士庶人一門。寢門。最內門也。爲猶布也。肅手至地若今揖也。拾猶涉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凡主人迎客而與客入者。自大門以至寢門。每門必讓客令其先入。客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復入爲席。然後更出迎客。客再辭不敢當。主人乃致肅於客。而先入以導之。主人入門則從右。客入門則從左。蓋門皆南向。入則東右而西左。主人從右。所以就東階。客從左。所以就西

階。客若降於主人之等。不敢當客禮。則就主人之階於東。必主人固辭。然後客乃復就西階。至登階之時。主人與客讓而欲其先。客不敢當。主人乃先而客繼之。其涉階之級。則兩足前後聚合。步步相繼而上。主人上於東階。則先右足。客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蓋欲相鄉而不相背也。案先王制禮。皆以恭敬辭讓爲本。故賓主於出入登降。或先或後。或左或右之閒。而交盡其道如此。詳於入。則出亦可知。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此言行坐授受之儀也帷幔薄簾也武足迹也行而張足曰趨張拱曰翔趨足容翔手容也朱子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因反蹠而坐於其上跪與坐小異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凡見尊者以疾行爲敬然

有不必趨者卿大夫家用帷士家用薄其外無人則舒其敬而不趨矣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容步則不趨矣有不敢趨者執玉之重或恐失墜則不趨矣夫惟堂上不趨故每移足半躡之而爲接武堂下可趨故移足各自成迹而爲布武至於室中之地尤迫非但不可趨也并不可翔矣與敵體之人並坐宜遜讓而不敢橫肱恐其相妨也授受之際彼方立則不跪以授之彼方坐則不立以授之恐煩其俯仰也案此諸事惟橫肱爲不敬耳若趨也跪也立也皆所以致敬於人然不得其宜則爲諂爲瀆恭而弗近於禮矣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此言掃除之禮也糞除穢也扱斂取也凡幼者爲長者糞除其初必置帚於箕上以便兩手奉箕掃時則一手執帚一袂障帚卻步而行且掃且遷不使塵及長者掃畢則以箕自

向而扱取之皆所以委曲致敬也呂氏大臨曰古致養之道必本諸孝悌孝悌之行常在於灑掃應對之際若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爲僕御之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王氏蘋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除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案聖人之道徹上徹下原無精粗本末之分而其初則自小學入故即灑掃

一事。可以見之。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此因設席而詳言其禮也。衽臥席也。函容也。布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函丈云者。即所謂遠近間三席也。將爲長者設席。則以兩手奉席。狀如橋衡。而有不敢慢之心焉。其設坐席。則請面欲何所鄉。設臥席。則請足欲何所趾。而必順尊者之意焉。其布室中之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則以南方爲上。蓋以近奧爲尊也。凡飲食席不相對。若非飲食之客而爲講問之客。則布席中間共容一丈。使足以指畫也。即席之禮。主人敬客。故跪而正席。客不敢當。則跪而撫席以辭。客敬主人。故徹重席。主人欲伸其敬。則不聽其徹而固以辭。主人敬客。故必俟客之踐席將坐而後坐。客敬主人。故必俟主人有問而後答。若不問則不先舉也。案席之爲制。有次席纚席莞席萑席之異名。五重三重再重之異數。今雖平常飲食與講說之席。所用宜爲萑席與再重。而其委曲謙謹猶若此。則禮之於賓主也可知矣。又案古者室中之席。以近奧爲尊。昏禮同牢之席。夫西婦東。及此記所言是也。堂上之席。其南向者以東爲上。昏禮聘賓改筵東上。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是也。北向者亦以東爲上。燕禮諸公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是也。東向西向之席則皆北上。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大射儀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是也。唯堂上神席。則南向西上。以別於人。飲射主人之席西向。介席東向。則皆南上。以別於賓及遵耳。舊注左右陰陽之說。恐未然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

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此又因即席而詳其禮也。齊衣下縫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盡與儘通。執端整貌。儳猶暫也。非類雜也。古昔以時言。先王以人言。將即席之時。當安詳而毋有作容。兩手摳衣。務使地離下齊尺許而免躡跌。衣毋發揚。足毋行遽。遇先生書策琴瑟當己之前。必跪而遷之。戒勿踰越。虛坐則儘席之後以致恭。食坐則儘席之前以致潔。其於坐也。既當安其身。又當執爾顏。長者言不及。則毋儳言也。既必執爾顏。又必正爾容。長者如有言。則聽必恭也。其坐而言也。毋或勦說。毋或雷同。必法則古昔之格言。稱述先王之實事。不苟同於人。不敢異於古也。案勦說雷同爲言者之通患。而尤不可以對君父。觀於大禹謨之述帝堯。伊

訓之稱成湯。周公之稱我聞在昔。述殷三宗周文王。與孟子之非堯舜不敢以陳。則臣子之敬其君者。將欲則古昔而稱先王。宜必有道矣。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此言侍坐之禮。而類及於賓主也。跋本也。侍坐於先生者。先生如有問焉。必俟既終而盡得其旨。然後置對。不致參雜先生之言也。坐之時。或請所業於先生而欲以傳其學。則必起。或請所益於先生而欲以卒其業。則必起。凡弟子之於師。與子之於父而敬心惟一。故子於父召無諾。弟子於先生召亦無諾。即唯而起也。侍坐於所尊敬者。必坐於席端。使無餘席。欲親近而應對審也。如見同等則不起統於尊也。燭至而起。時之變也。食至而起。禮

之節也。上客至而起。從尊者而致敬也。獨將盡則更之。而藏其殘本。不使客見。恐客以後深主倦而辭退也。在尊者之前。不敢叱狗。恐以至賤駭尊者之聽也。當讓食之時不敢唾。嫌於鄙主人之饌也。案曲禮有稱先生者。以敎言也。君子以德言。長者以齒言。所尊敬則有德有齒。而且兼以位言矣。同一致敬之心而分別如是。欲學者虛心體驗而不失乎禮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此言侍君子之禮也。撰猶持也。侍坐於君子。若君子氣乏而欠。體疲而伸。撰取杖屨以爲行具。顧視日晷以卜蚤莫。凡此皆爲厭倦之容。則請出以息之。所以體君子之心也。侍坐於君子。若君子所問者更易事端。必起而後

對。所以重君子之問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俟空閒。願有所白事。其爲事之密者可知。則居左者屏於左。居右者屏於右。待言畢而後出侍。不敢干君子之私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此言容止服御之禮也。淫流動也。遊行也。跛偏任也。箕展兩足如箕舌也。以髮益髮曰髢。古人重髮。以纚縚之。婦人以髮多爲美。故加髢。男子但取斂。不得加髢。嫌爲婦飾也。免去也。冠常在首。不可去也。褰揭也。人之一身。無時無事而不範於禮。故頭容直。毋側耳以聽也。聲容靜。毋高急以應也。目容端。毋流動邪眄也。身容肅。毋怠肆荒縱也。足容重。行毋倨慢也。立如齊。毋偏任一足也。坐如尸。毋兩展其足也。寢不尸。毋覆臥也。凡所以正容貌者如此。抑且首必斂髮。而毋加髢以爲美。冠常

在首。而毋免以自便。衣以飾體。雖勞而毋袒以息倦。裳以副衣。雖暑而毋褰以取凉。所以正衣冠者。又如此。案人之患。在乎徇其意所便安而不由於正。若視聽遊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有不妨焉。則將僈弛而不可以終日矣。禮也者。旣以正人之心。又以正人之體。內外交養。爲敬義夾持之道。斷不可以斯須而去乎身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擧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此言侍長者脫屨納屨之禮也。侍坐於長者。其所著之屨不敢上於堂。必解而後升。懼瀆尊也。所解之屨不敢當階。必置諸偏處。懼妨後也。將退則就屨所在。跪而取之。必退屏於側。面向長者而著屨。以明敬也。至屨之未著。必跪而遷。將著。則不跪而但俯而納者。所以便著也。鄭氏注曰。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

也。朱子以爲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向長者而不敢背耳。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此泛言坐立之禮也。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如有二人並坐並立。則毋往而參焉。有並立者。愼毋出其中間。蓋不涉於千人之私。傳所云擇地而蹈之是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此類言男女遠嫌之禮也。枷與架同。問。問遺也。諸母。謂父妾之有子者。梱。門限也。纓與幼所佩之香纓不同。女子子。重言子者。男子女子爲男女之通稱。故重言子以見其爲子也。男女主於有別。坐各有處。不雜坐也。置衣服各有具。不同椸與枷也。浣潔理髮各有器。不

同中與櫛也。有所授。必奠於地而後取之。不親授也。叔嫂之間。不相問遺。諸母之列。不使漱裳也。內外有限。男所言不入於梱以內。女所言不出於梱以外也。女子既許嫁。即繫以纓。示有所繫屬。處之於梱內之別室。非有喪疾災變之大故。男子不入其門也。凡一家之中。若姑若姊妹若女子子。已嫁而反。爲之兄弟者。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也。且微特兄弟而已。雖父與子猶不同席。則姑姊妹

可知也。案禮始於謹夫婦。而別男女者尤爲始之始。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此禮之所以貴乎有別也與。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此言男女正始遠嫌。及問遺之禮也。名謂男女之名。告於君者。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凡判妻者皆書之是也。昏禮。納采而後問名。非有媒氏之往來。則不相知名也。納吉而後納徵。非受幣而分定。則不交不親也。故娶婦而有日月。則媒氏書之以告於君。女家受之而齊戒以告於鬼神。娶婦之家。更設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凡所以重愼男女之別也。同姓有一本之義。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爲然。故娶妻不娶同姓。若買妾而不知其姓。

則必卜之。以不同者吉而同者凶也。寡婦之子。非有奇才異行。卓然爲衆所知。則弗與爲友。以遠嫌也。昏者不賀。以其著代。然既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有不可廢。其辭則曰某子使某聞子有賓客之事。故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羞者特以佐其供具之費而已。仍不云賀也。案夫婦之道。不別則不親。猶天地之道。不判則不合也。有別之所以屬於智者以此。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此言禮之貴本也禮必以財而盡其文而貧者則不以貨財爲禮禮必以力而將其事而老者則不以筋力爲禮呂氏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以所不能備不强人以所不能行禮者敬而已矣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訾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此類言制名與字之禮也子生三月父則名之名之取類不一若以國則慢君以日月則慢天以隱疾則慢身以山川則慢神皆非所以敬敬也況常語易及避諱爲難故皆不以名其子焉名之外有氏男與女各序其次以爲伯仲叔季而不相干雜所以明有別也名之後有字男子年至二十既冠而後字之所以責成人之禮也夫既有氏與字以代其名則人皆尊其名矣然有必當稱名者家無二尊子在父之前則無長幼皆名而不稱伯仲國無二上臣在君之前則無貴賤尊卑皆名而不稱爵位不敢致其私敬也若女子之有笄猶男子之有冠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然後從而字之也案春秋傳申繻之言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蓋重其名者欲使顧名而思義也卽名與字而必致謹焉禮之所爲起敬於微渺者此亦其一端矣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此言設饌之禮也渫烝蔥也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服脩中屈曰朐兩端曰末凡進食之禮位置各有其宜左爲肉帶骨之殽右爲純肉而切之胾食以燥而居左羹以濕而居右必言居人左右者食以食羹爲主故近於人也膾炙爲饌之異則處殽胾之外所以崇

之也。醯醬爲食之主。則處殽胾之內。所以進之也。葱渫乃加豆之菹。則處席之末。酒醬從右濕之類。則處羹之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脯脩處酒之左。於左之中又分左右。以食脯脩者先末。右手取之爲便也。鄭氏康成曰。殽在俎。胾在豆。酒漿處右。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此言卑客受食之禮也。延導也。殽鄭謂通胾膾炙而言。呂氏謂專指殽而言。如舉幹舉骼舉肩之屬。辯徧通。虛口。食竟而飲酒漿以蕩口也。用酒曰酳。用漿曰漱。爲客者若降於主人之等。則不敢當客禮。食至必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亦起而致辭於客。然後客乃復就坐也。每食必祭。卑者不敢先。必待主人延之而後祭。祭食則祭所先進。各以殽之次第而徧祭之。禮食三飧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三飯竟。主人乃導客食胾。自胾之外爲加豆。既食胾。然後可徧食殽也。若主人食殽未徧。則客雖已徧。猶若有待而不虛口。此是降等之客。如大夫於鄉。士於大夫。故其禮如此。蓋非所施於敵者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此言少者侍食之禮也。饋進饌也。侍食於長者。是長者爲主人。而侍食者毋敢視賓客也。惟主人加禮而親饋。則拜而食以答主人之敬。若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案侍食於長者。與侍飲於長者同。故鄭注云勸長者食耳。孔疏則謂從尊長而爲客。義亦可通。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

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此類言飲食之禮也澤汗也咤以舌作聲也反還之器中也口取曰嚃絮謂調和也刺猶剔也歠詳味之也○一舉併食曰嘬張子曰卒食至客坐當在前文客不虛口之下禮以讓爲本以不見惡於人爲敬若共食不至獨求其飽則以非讓也共飯不至汗澤其手則以

取惡也毋摶飯以其貪多也毋放飯以食之無節也毋流歠以飲之無節也毋咤食嫌其聲之惡也毋齧骨嫌其貌之慢也毋反魚肉以爲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以賤主之物也毋固獲疑貪於食也毋揚飯疑於欲食之急也飯黍毋以箸宜用匕也毋嚃羹宜用梜也毋就器而調其羹毋以物而刺其齒毋含羹而嘗其醢所以然者客若絮羹主人必至辭以不能亨客若歠醢主人必至辭以窶也菹

醢之類其肉尚濡則可以齒決脯脩之類其肉已乾則不可以齒決各從其便也炙宜細嚼毋併食之亦戒貪也至於卒食凡降等之客從席前跪親徹飯齊以授贊助進食之人是所以敬主人也主人起辭不聽親徹然後客坐又所以答客之敬也夫飲食者人之大欲也聖人制禮必兢兢乎慎之而教敬也有其道養廉也有其道與讓也有其道然後流湎之失饕餮之風庶乎息矣故曰禮之教化

也微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此言少者侍飲之禮也尊酒尊也飲盡爵曰釂侍飲於長者酒進之時必起而拜受於陳尊之所蓋以尊向長者見惠出自長者也長者辭而止之少者乃還歸所坐之席而飲如長者飲未釂少者猶不敢以遽飲也若長者

有賜。則少者賤者直受而不辭。不敢亢禮也。
案陳尊之所。如鄉飲酒尊於房戶之閒。燕禮大射禮尊於東楹之西之類。古之飲酒。少長咸在。而受爵必聽於長者。飲酒必後於長者。皆所以致敬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此言受賜於君之禮也。勸侑曰御。溉洗滌也。寫者傳他器中也。受賜於君。則重君之賜。并

物與器而俱重。如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即懷藏其核。不敢棄君之惠也。侍食於君而君賜之餘。惟器之可溉者不寫。其餘皆寫而後食。不敢褻君之器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此言禮制之有變通也。餕者食餘之名。祭祭先祖也。梜箸也。祭以昭敬。故餕餘不祭。雖父不可以祭子。夫不可以祭妻。況其先乎少者侍尊客而食於主人。雖殽胾重列而不辭。媵偶而坐而亦不辭者。辭之則疑於長者也。凡羹之有菜者用梜。若鉶羹是也。其無菜者直歠之而不用梜。若大羹是也。案君賜必祭。禮之常也。而餕餘則不祭矣。客必辭讓。亦禮之常也。而御同偶坐則不辭矣。古人進食多以匕箸。而羹則有用有不用矣。禮惟其宜。故曰觀會通以行典禮。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此言削瓜之禮也。削刊去皮也。副析也。巾覆也。華半破也。累倮也。疐與蒂同。疐之去疐也。大夫以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凡公庭禮會之時。為天子削瓜者。析為四解。以細葛覆之而進。禮之所為獨隆也。諸侯則華而中裂之。覆以粗葛。大夫則倮之而不用覆。至於士。但去疐而已。不加

削也。庶人但自齧而已。不橫斷也。戴氏溪曰。天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爲大之必謹也。削瓜者其嚴若此。此禮之所以辨於微。而示人以上下尊卑之義者切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此言親有疾及凡有憂有喪之禮也。齒本曰

矧。側特專單也。人子當父母有疾。則冠者不櫛。忘其飾也。行不翔。不爲容也。言不惰。不敢慢也。琴瑟不御。不以所樂忘所憂也。肉不至食多而變味。酒不至飲多而變貌。心不存乎飲食也。不大笑而見齒本。不甚怒而有罵詈。若此者並以憂父母疾也。故必父母疾止。然後變散而復其常。至於有憂者之坐。則坐必獨席。有喪者之坐。則坐必專席。又可推類而及之矣。案冠者不櫛。言冠者以別於童子總

亦作弞。許氏云。笑不壞顏曰弞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此言饋獻之禮也。佛。捩轉也。水潦既降。則魚鼈易得。故不以獻也。初獲之鳥。恐喙傷人。故獻者佛其首。若畜鳥則性已馴。而勿佛也。車馬不上於堂。獻者執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

矣。甲大冑小。獻者欲舉其一而執之。則莫若冑矣。獻杖者必執杖之末。以便於主人之受也。獻民虜者操右袂。防其有異心也。獻粟則執右契。書契先右。以爲尊也。獻米則操量鼓。鼓即量之器。使知米數也。獻熟食者操醬齊。以其爲食之主也。獻田宅者操其所書丈尺以致於人。使知多寡之數也。胡氏銓謂古者田宅官制其籍。本不屬民。今得獻之者。疑出漢儒所記。一說如郈成子分宅以居之之類。

共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此言遺人弓之禮也。簫弓頭稍剡差斜似簫。弣把中也。尊卑垂帨朱子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凡以弓遺人者。張弓則使筋在其上。弛弓則使角在其上。弓體角內而筋外。取其勢之順也。主人在左。故客

右手執簫。而左手承弣以授主人。客主無論尊卑。於授受之際。皆須稍磬折而見其帨之垂。若主人拜而謝其惠。客以弓猶在手。不能答拜。則遷延而離於所立之地以避之。主人自受弓由於客之左。則卻左手以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蓋此時主與客並南鄉而立。然後乃受也。案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故所以致其鄭重者若此。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此言獻賜授受之禮。而並及爲使之儀也。首劍拊環也。劍鋒爲末。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效猶獻也。禽贄也。兩手曰掬。揮振去餘瀝也。苞裹苴藉皆謂魚肉之屬。圓曰簞。以盛飯食。方

曰笥。以盛衣裳。問猶遺也。客在右。主人在左。進劍者以首向左。欲主人之便於受也。進戈者前其鐏以授主人。而後其刃以自向。進矛戟者亦前其鐓。皆不欲以鋒刃向人也。進几杖者。必拂去塵埃以致潔。效馬與羊者。以豢畜易制。則右手牽之。效犬者患其噬嚙。則以右手禁備而左牽之。執禽爲贄。必左其首。禽以首爲尊也。卿執羔。大夫執鴈。則覆以繢畫之布。又貴者之儀也。珠玉爲重寶。受者以掬。

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以衣袂承接。不露手也。玉爵亦重器。飲者弗揮。防失墜也。此皆親獻之儀。若使者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於受命之時。卽當操持諸物。習其威儀。進退一如爲君使者之容。則臨時不至失禮。而可無辱命矣。案此諸事。皆與前章獻魚鼈之類同意。總見行禮者。不惟貴於有物而必貴於有儀。儀若不稱乎物。是爲非禮之禮。君子弗由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

曲禮上

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此言人臣敬君命之禮也。人臣不可稱主人。稱主人者。對使者爲文也。凡爲君使者。已受君之命。卽當出舍於郊。而勿使君言之宿於

家。或君有所詔問於臣。則當君言之至。主人必出門以拜君言之辱。臨使者歸而復命。又必拜送於門外。若臣有事而遣使請命於君所。則於其往也。必朝服而遣之。於使者之反。又必下堂而受命。若此者皆所以敬君命也。案人君操治世之柄。命令之發。如雷霆然。臣下敬謹若是。則發號施令之宜。罔有不臧也。又可知矣。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此言君子自脩之實也。學以知行爲要。如博聞強識。而又能欲然退讓。敦厚其力於善行。而又能久而勿怠。則知日進於明。而行日進於誠。內外交脩。所以成德者備矣。其不謂之君子乎。案曲禮所記威儀文物之事詳矣。無文不行而無本不立。學禮者亦勉爲君子而可與。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此言君子全交之道也。鄭注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夫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也。饋遺之禮。所以致其忠愛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使彼此之情常有餘而可以相繼。正所以全其交道也。蓋事理惡其太盡。盡歡竭忠。則應之者窮。而不能久而不厭矣。是以君子不爲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此言敬尸之禮也。王父。卽祖也。爲君尸者。君所簽以爲尸者也。古禮經之語有云。君子平日抱孫不抱子。此言孫與王父昭穆同。可以爲尸。子與父昭穆異。不可以爲尸故也。將祭而齋。致齋於家。散齋猶可行道。若士大夫於道而遇君之所簽爲尸者。則必下車以致敬。君或不能識。有以告者而君知之。則亦自下車以致敬尸。於是時。必俯憑乎式。其乘也必以几。尊者愼也。案孔疏謂几在式上。恐式上非置几地。據昏禮婦乘以几。賈公彥謂登車時也。將上車踐以登。若王后則履石。若尸乘以几之類。

齊者不樂不弔。

此言謹齊之禮也。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以致精明之德也。故不樂不弔。蓋不以哀樂貳其心也。方氏慤曰。致齊將以致祭也。至於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不哀不

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也。案齊主於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若有所哀樂。則心已他適矣。豈所謂致一以交於神明者乎。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此通言居喪之禮也。門隧。門之中道也。人子

居喪。雖哀痛至極。而不容以滅性。故毀瘠不使形體之露。視聽不使精氣之衰。恐以死傷生而至於過也。升降不由阼階。不忍歷親之位也。出入不當門隧。不忍踐親之迹也。居喪不整容。故不沐浴。不甘味。故不進酒肉。然頭有創。身有瘍。沐浴可也。有疾。飲酒食肉可也。疾止復初。仍不食也。人或有篤於禮而忘其生。致疾甚疑死而不勝喪。則下不足以傳後而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而比於不孝。故

五十始衰。毀不極也。六十又衰。并不毀也。至於七十。惟衰麻之服在身而已。雖無疾而可飲酒食肉。且不必居於門外之倚廬。雖退處於內可也。夫先王制禮。必協於中。若毀而滅性。則過矣。親亡而遂忘其親。則不及矣。或有疾而至失其養。或年老而不殺其節。則又過矣。居喪之禮。一本乎天性之自然。聖人為之節制。要使不失其中而已。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此言慎終之禮也。生。謂禮之施於生者。與。猶數也。來日。謂將來之日。死之第二日也。死。謂禮之施於死者。往日。謂死之本日也。喪禮中。如三日而食。生者事也。則以來日數。如三日而殯。死者事也。則以往日數。夫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察於人情之至。而致謹於一日二日之間。其意深矣。注疏以生數來日為成服杖。謂士禮取於大夫。今從戴氏。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此言行禮之貴稱乎情而盡其實也弔與傷各有辭弔者問其大故傷者悼其淪亡也以貨財助喪事曰賻人行人也弔者禮之恤乎外爲生者而來也傷者情之痛於中爲死者而來也但知生而不知死而從而傷之則近於僞矣故弔而不傷但知死而不知生而從而弔之則近於諂矣故傷而不弔凡弔喪有相助之賻若弗能則弗問其所費問疾有相遺之物若弗能則弗問其所欲見行人有授館之事若弗能則弗問其所舍蓋禮之爲禮有情有文文者所以文其情也若情之不存則文亦僞焉而已是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此言賜與之禮也有所賜於人者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有所與於人者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若賜君子而曰來取則是輕之也與小人而問其所欲則是徇之也皆非所以養廉也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此言君子之戒愼以行禮而無有失色也相以音聲相勸相也往墓所者不登高處以致敬也助人之葬必執引柩之索以致力也臨喪宜哀故不笑也禮以變爲敬故揖人者必違己之位也望柩不歌哀不爲樂也入臨不翔哀不爲容也當食不歎非歎所也居相近者情必相關故鄰有喪則舂者不爲歌以相勸里有殯則不入巷門而歌也適墓不歌示哀也哭日不歌哀未忘也送喪不由徑不苟

取速也。送葬不避塗潦。不暇擇地也。臨喪則必有哀色。哀發於中而形於外也。執紼不笑。亦哀不爲樂也。臨樂不歎。亦非歎所也。身服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以威克愛也。夫吉凶常變之禮不同。而君子一以戒愼之心體之。故能咸中乎禮。不至失色於人也。案禮主於敬。戒愼者敬之謂也。故動不踰禮。惟敬而無失者能之。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此言禮與刑之制也。君與大夫。或大夫與士。同途而出。各乘其車而有所敬。若國君撫式。則大夫下車。以其敬當倍於君也。若大夫撫式。則士下車。以其敬當倍於大夫也。至於庶人有事。則假士禮而行之。以制禮者皆自士始。不下及庶人也。大夫有罪。則以八議定之。而不特制爲大夫之刑。故刑之不上及於大夫。猶禮之不下及於庶人也。人君當貴德而

親賢。不使刑餘之人或在其側。以防變也。案周官以禮俗馭其民。是禮非不下庶人。有甸師氏以刑有爵者。是刑非不上大夫也。蓋禮以治貴者爲主。若庶人則爲之恤其財而寬其力焉。刑以治賤者爲主。若大夫則爲之厲其節而養其禮義廉恥焉。至人君養德之方。惟日與正人居。聞正言。行正事。則薰陶漸漬。有不自知其益者矣。故古者之制。公家畜刑人而不近刑人。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宮者使守內。夫其畜之者仁也。不近之者智也義也。周官綴衣趣馬。皆必常人吉士。有以哉。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此言乘車之儀。與車上之飾也。兵車即武車。蓋革路也。取其威猛曰武車。取其建戈刃故曰兵車也。德車係乘車。有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者皆不以用兵及田。故曰德車也。乘車者以式爲敬。惟兵車尚武猛。無推讓之道。則

不式也旌所以飾車而制亦有異武車之旌
舒散若綏以示威也德車之旌纏結於竿以
示質也案文武異道發揚者武之事也斂密
者德之事也陳氏祥道云武欲有爲以顯仁
故綏旌德欲無爲以藏用故結旌蓋得之矣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靑旌前有塵埃則
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
靑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此言盟會與行師之禮也史史官士謂掌故
官屬載靑旌如詩言載旆之載士師兵衆也
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王者出征會諸侯
則有司者各持其職以待事國史掌記時事
故必載筆以便書其所未然人君所以畏後
世之議而不敢肆也士司盟故必載言以便
閱其所已然人君所以脩先王之法而不敢
專也王師必備不虞而師行不可以傳道故
必取類舉旗以爲示靑雀爲水鳥前有水則
載之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
則載之鴻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前有車
騎則載之虎皮有強力之象前有敵人之兵
則載之貔貅乃獸之威猛者前有猛摯之獸
則載之又建五旗以法天象前爲南朱鳥南
方之宿故建鳥旗後爲北元武北方之宿故
建龜旐東爲左靑龍東方之宿故建龍旗西
爲右白虎西方之宿故建熊旗招搖在北斗
之末故建之在上以正四方蓋示天象之嚴

肅欲急作士卒之怒而奮其敵愾之氣也進
退必有其度左右必有其局司其局者各不
相侵所以爲節制之師也古者天子出征必
先爲壇於國之北郊以盟會諸侯會盟與行
師蓋一事也易曰師出以律是故仁義與節
制相輔而行所謂帝王之道出於萬全者此
矣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

讎不同國。

此言親疏復讎之禮也。殺人者死、古今常法。然有讎必復。又法之所不能禁、是故父之讎。寢苫枕干。誓必死之。而弗與共戴乎天之下也。兄弟之讎。常以兵器自隨。思執殺之而不待反以取兵也。至交遊之讎。則不與同居一國。有以遠之而已。案周禮士師之職、凡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於有司而殺之、又調人之職。殺之而義則無罪、令勿讎、而曲禮復有是說何哉。蓋古之治天下也、未以禁天下之暴亂。使人常得以相安。故公法既行於上、而私義復伸於下、苟制以公法而不足則私義亦足以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始安其生也。但讎有不同、故復之亦異。昔公羊於報九世之讎則大之。禮既失於太過、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法又失於太嚴、皆非曲禮意也。唐韓氏愈之議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俟集議奏聞、酌其宜

而處之、如此則禮與法兩無所礙、後之斷是獄者。宜無以易。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此言人臣隨分脩職之禮也。王城侯國四面皆有郊。故曰四郊。壘屯軍之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卿大夫立乎本朝、謀人之國者也。若四郊之內、常多軍壘。未見其能折衝禦侮。此則卿大夫之辱也。士有常職以食於上。任人之事者也。若地雖廣大而荒蕪不治。未能致其樂事勸功。此亦士之辱也。苟不明此義、而徒以祿仕爲榮、則鄉士大夫之克舉其職者宜鮮矣。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此言事神及助祭之禮也。古者致齋則慎。入廟則肅。臨祭而不敢有惰意。此敬之存於心

者也。君子雖寒不衣祭服。祭服敝則焚之。以其爲人所用。焚之者用陽道也。君子雖貧不鬻祭器。祭器敝則埋之。卜祭日之龜與筴敝亦埋之。祭之牲死亦埋之。以其皆爲鬼神所用。埋之者用陰道也。此敬之存於物者也。至凡助祭於公者。於饋食之時。必自徹其俎以出。不敢自居於客。以勤君之執事。此又臣子敬君之禮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此言諱名之禮也。偏本作徧。故鄭注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古者生不避名。故在未葬之前。猶用事生之禮。至於卒哭。則服已受變。神靈遷廟。當以鬼神事之。乃諱也。而諱名抑又有禮焉。嫌名不諱。以音同而義異也。二名不偏諱。以偶一及之爲難避也。有廟以事祖者。當諱其祖。禮不下庶人。故及事父母聞祖之名則諱之。否則不必諱也。在君所無私諱。以私之尊不伸於公也。在大夫之所有公諱。以公之尊無往而不伸也。詩書不可因諱而易。恐惑於學習也。臨文不可因諱而改。恐誤於承用也。廟中祝嘏之辭。下則諱上。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夫人自有所諱。若臣

對君言。不諱夫人之所諱。尊無二上也。婦家之諱不出宮門。大功小功恩輕服殺。故不諱也。入竟者必問其境內之禁。慮或得罪於君。入國者必問其國中之俗。慮或得罪於衆。入門者必問其門內之諱。慮或得罪於主人。此又因諱名而類及之者也。案禮。將葬有賜謚易名之典。卒哭有舍舊諱新之令。蓋知孝子之不忍其親。故使諱之。而諱之中又有宜諱不宜諱之別。惟其當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此言卜日之禮也崔氏靈恩曰外事用兵之事內事宗廟之祭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古者行事必先之卜以敬事也外事屬剛則以剛日內事屬柔則以柔日凡卜日者在十日外則曰欲用遠某日在十日內則曰欲用近某日此主人告卜筮者之辭也

喪事奪哀故先卜遠日示不忍迫也吉事主敬故先卜近日示不敢緩也張子曰儀禮筮日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日用下旬遠日蓋二筮足以致慤命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此廣言卜筮之禮也卜擇吉日故云爲日假託也與與豫同猶豫二獸進退多疑人多疑者似之凡卜筮者命龜之辭則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命蓍之辭則曰爲日假爾泰筮有常言有常者爲其吉凶常可憑信也卜筮之法一不吉至再再不吉至三三不吉則止而不更卜筮者戒其瀆也卜不吉不因而更筮筮不吉不因而更卜者戒其褻也龜爲介物

之至靈故用之以卜蓍爲植物之至靈故用之以筮卜筮者先聖王所以紹天明而使民信時日之宜敬鬼神之命畏法令之戒也所以使民決嫌疑而知辨定猶豫而能斷也故古語曰有疑而筮之則弗敢非也諏日而行事必從而踐之言筮而卜可知也案書曰明用稽疑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所以前民用而成亹亹也然鬼謀不先於人謀故傳又曰夫易不可以占險若趨利忘義而信僭參

懷則非聖人所以敬人卜筮之意矣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
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
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
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
車門閭溝渠必步
此言僕御君車之禮也展省視也軨車之轄
頭效白也貳副也轡馭馬索也騶趨也大
門君之最外門車右勇士也君之車將駕御

車之僕必執策立於馬前恐馬奔逸也駕馬
已畢僕則展視軨偏以車行由轄故具視之
而後入白於君言已駕竟也僕先出就車於
車後自振衣以去塵由右而上君位在左避
虛位也取副綏在手以正綏爲君所用也必
跪而乘之君在車則僕立而御今猶未出故
不敢依常而立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夾
轅者爲服馬兩邊爲驂馬一馬兩轡以驂馬
內一轡繫於軾前其外二轡及兩服馬四轡

執策分之則以三轡置左空手中以三轡置
右策手中也分轡竟恐車有未安必試驅行
之五步卽止而倚立以待君之出也君出而
就車則僕并轡置右手中左手取正綏授君
以便登車也左右侍駕陪行諸臣皆還却以
避車車驅而羣騶從至於外門君案止僕手
顧命車右上車以備不虞也至門閭溝渠車
右必下車而步蓋過門閭君式則臣當下又
門閭防姦宄溝渠防險阻也執策於至尊之

前倍致其周詳愼重者如此僕之禮也乃所
以爲臣之忠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
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不拘
之
此言僕者御車之禮也言凡者兼敵者降等
而言也爲人僕者必以正綏授人而主人則
有受與否之異若僕人降等則直受之而不
辭不然則辭之而不受然降等雖所當受而

禮尙乎謙則猶撫止僕之手如不欲其親授而後受之若非降等旣不敢當其親授而僕者必欲授則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案御非直賤者之事有以同等爲之者有以降等爲之者要於僕致其敬主致其謙所以爲得禮之意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此因言乘車之禮而及獻物之宜也古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公食大夫禮賓乘車在大門

外西方鄉飮酒禮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故凡爲客者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也車皆立乘婦人則乘安車不若男子之倚立者所以避外也犬馬以充庭實凡獻犬者執緤獻馬者執靮而不以上於堂者所以賤畜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此言人君乘車之禮也君子謂人君也卿位君之朝位也人君乘車而出過黃髮之人則式之以敬老也君之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至卿位而下車以敬大臣也國中爲稠雜之地馳則有不及避者入而不馳恐傷人也二十五家爲里其中豈無賢者入則必式以致敬也夫君子一登車而愛敬之道備焉禮之所以可貴也或疑卿位之下宜若太過不知君子待天下之賢臣禮所爲有隆而無殺者非直體貌亦爲於至誠而已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此言尊君命之禮也賤人謂將命者舊鄭氏

謂當爲迓迎也君命來召其將命之人雖爲賤者大夫士皆必自御之尊君命也馬氏云春秋洮之盟尊王人雞澤之盟尊單子平邱召陵之盟尊劉子鄄之盟尊單伯蓋爵服雖微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王人雖微必先諸侯先諸侯者所以尊王命也知君命之當尊卽知奉君命者之當敬矣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此言重武之禮也蓌朱子謂猶言有所枝拄

不利屈伸也。禮以拜爲敬，然文武不同容，冠裳雖雖其拜宜也。若介者屈伸有所不便，則不使拜，爲夫強之而拜，是爲變拜，而容不稱其服矣。陳氏祥道曰，介者不拜，猶之兵車不式，不以國容入軍之義。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此言乘車之禮也。祥車，葬時魂車也。以生時所乘爲之。乘車，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金、象、木、革，自乘一，餘四路皆臣乘之以從行也。巂，規也。輪一周爲一規。鄭注，彗，竹帚，卹勿，搔摩也。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吳氏澄於卹字爲句，勿驅爲句，今從之。凡車以左爲貴，祥車曠左，空神位也。乘君之副車，不敢曠左，而又不敢安於君位，故在左者恆憑式也。御婦人之車，婦人在左，則御者進左手執轡，而後其右手，相背以遠嫌也。御君則進右手執轡，而後其左手以向君。又既御則不得恆式，故常俯俛而爲敬也。君所乘者，不可用奇邪不正之車，所以抑邪崇正也。其在車上，不廣欬，以駭人聽，不妄指，以駭人視。立視五巂，不至於遠，式視馬尾，不至於逼下。顧不過轂，以至於掩後，無失容也。在國中，則以策彗拊卹其馬，而勿令疾驅，故塵不出於軌外，即所謂入國不馳也。案，造車

之法，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權，衡者中水。考工詳制車之法，曲禮詳登車之儀，所爲一事而不敢苟焉者，文雖異而意則同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此言乘車之當敬。而因及臣敬君之禮也。首二句。周禮齊右注作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國君而乘車。過宗廟則下之。以敬先也。遇祭祀之犧牲則式之。以敬神也。大夫士而乘車。過公門則下之。遇駕路之馬則式之。以敬君也。夫臣之於君。當隨在而致其敬。故乘君之路馬必朝服。敬其事也。鞭策但載之而不用。不敢褻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綏。今臣以習儀而乘車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授綏者。恐疑於君也。既在車左。必式以示敬。不敢當尊也。行步而調習君之路馬。必由中道。戒卑污。防傾跌也。雖飼路馬之芻。若以足蹴之則有罰。覩路馬之齒而較其年歲。亦有罰。皆所以豫遠不敬也。先王制禮。將以止邪於未形。其慮遠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

曲禮下

名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此言執器之儀也。綏下也。下於帶也。主通指天子諸侯大夫凡爲主者而言。尚上也。凡執器有高下之節。奉持者兩手當心。提挈者屈臂當帶。此平常執器之儀也。若爲天子執器則上衡。是上於心也。爲國君則平衡。與心平也。爲大夫則綏之。下於心也。爲士則提之。當乎帶也。凡執主器。當重慎之。故器雖輕而有若不克。主器之重者。莫如幣與圭璧。圭以爲聘。璧以爲享。束帛以附璧。操之則尚左手。以尊陽。若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

踵如車輪曳地而行。迨於以器相授受之際。立者曲如磬折而垂其佩。主微俯而佩倚於身。則臣小俯而佩垂於前。主小俯而佩垂於前。則臣大俯而佩委於地。臣視君爲加恭也。案孔疏云衡有二。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衡謂心也。朱子亦以上如揖下如授爲平衡。陸氏佃云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則平衡與胷齊矣。上衡又少高焉。若今奉御食器上胷是也。此卽孔疏以面爲衡之義。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此言聘賓衣服之宜也。玉圭璋琮璧也。藉薦也。以束帛居玉下而薦之也。凡行聘享之禮而執玉者。在行享禮時。於君用璧而薦以錦是玉有藉者也。則以文爲貴而裼以執之。在行聘之時。於君用圭特達而不加束帛。是玉無藉者也。則以質爲敬而襲以執之。若聘夫人用琮則裼。用璋則襲。蓋聘賓之衣服。貴與玉相稱如此。案賈氏公彦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單衫。又有襦。襦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有絺綌。絺綌上有中衣。中衣上復有上服也。案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此裼衣與裘同色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此裼衣與裘不必同色也。如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緇衣素衣皆上衣。然則上衣固與裘同色。與裼衣比之上衣爲華。觀於錦衣元綃衣絞衣者。足以徵之矣。賈氏所云中衣。卽指裼衣。非白布之中衣與長衣深衣爲類者也。古人禮服。皆直領而對襟。當膺左右各餘一寸以爲袵。以左掩右。則謂之襲。開而摺於左。露其裼衣。則謂之裼。裼衣蓋亦對襟者。衣裘則毛之文采。開露於左右袵之間。與裼衣同爲見美。若不衣裘則但以裼衣爲美也。孔疏謂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如皮

弁之屬。則多一衣矣。或謂裼衣上加深衣曰襲。或又謂裼衣爲半袖單衣。皆非是。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此言正名之禮也。卿老謂上卿。世婦謂兩媵。世臣謂父時老臣。姪謂妻之兄女。娣謂妻之妹。皆從妻來爲妾者。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有子者。余小子。天子之子未除喪之稱。嗣子某。諸侯之子未除喪之稱。世子。君之適子也。國君不以名呼其卿老世婦。大夫不以名呼其世臣姪娣。士不以名呼其家相長妾。蓋卿老世臣家相。皆輔贊於外者。敬而不名。所以示外之有所統也。世婦姪娣長妾。皆輔贊於內者。敬而不名。所以示內之有所統也。天子之大夫。其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避嗣天子之稱也。列國之大夫士。其子不敢自稱曰

嗣子某。避嗣諸侯之稱也。諸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敬儲貳。所以尊君也。鄭注。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與世子同名。避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此言古人之重射也。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也。射法每兩人爲耦。以決勝負。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不足則使士備其數。故有君使士射之禮。夫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於君之使射而或未習。則不可以不能對。而以疾爲辭。曰某適有負薪之憂。負薪者庶人之事。謙辭也。案古者司徒以六藝教萬民。既爲士。宜未有不嫻於射者。是故諱言不能而託辭有疾。所以激其愧勵之心。而使之與於藝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此言應對之禮也。與衆人侍坐於君子。若君子有問。禮當顧左右以致讓。望顏色以致察。

從容詳審而後出之若不顧望而對一若恐人之先已者然則爲失禮矣孔疏云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不得率爾先對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此言去國者重本之禮也宗後宗子也君子爲卿大夫士有去本國而徙居他國者凡所行禮不可求變其故國之俗若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當從舊國之故謹脩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如去國三世爵祿尚有列於朝而得守先祀出入尚有詔於國而吉凶相聞其兄弟宗族猶存則冠昏死喪必反告於宗後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不復相聞則時久而義已絕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前此蓋不忍變也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況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者乎必不得已而舍故從新仁人孝子之用心抑猶有所不忍焉厚之至也或曰孔子相衛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俗乎子曰非也喪事吾從其質而已禹入裸國而解衣亦不易其俗之意特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則不至於失禮意矣至去國三世以下方是言去國之禮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此言孤子之禮也暴貴謂其父非貴者而子驟貴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名之名有不便父更之若已爲孤子而欲更其名是忘親也孤子宜有所不忍也古者生有爵則死有謚若父不當謚因孤子驟貴而追爲之謚是適以彰父之賤非所以敬其親也孤子宜有所不敢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此言誦習言語之禮也復常除服之後也樂章弦歌之詩也人子居喪而未葬則讀喪禮如斂殯成服啓殯遷柩之類每事務於誠信也既葬則讀祭禮如虞卒哭祔祥禫之類因時致其孝敬也服已除而復常則讀樂書之篇章借弦歌以釋其憂痛也若夫居喪宜哀故不言樂祭祀吉禮故不言凶公庭宜嚴肅

故不言婦女鄭注曰爲瀆各於其時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此類言敬君之禮也書簿領也策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苞讀曰藨喪屨用藨蒯爲之衽謂深衣前衽初喪恐妨號踊故扱於帶也厭伏也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事君主乎敬如承行文書之官簿領乃其所掌者若至君前始振去其塵埃而端整之則有罰卜筮之官龜策其所奉以周旋者若至君前而有顛倒反側之狀則有罰爲其不豫事也公門爲尊嚴之地如龜策嫌於問吉凶几杖嫌於自長老席蓋爲喪車之飾衣裳重素爲喪服袗絺綌而見體則嫌褻皆不可以入公門又如以苞爲屨扱衽於帶服厭帖之冠皆爲凶服亦不可以入公門若

臣妾死於宮中則條錄送死物數之方板五服之衰與棺槨牆翣之凶器皆不祥之物必先告乃得將入不告則不得入也案鄭注以席蓋爲載喪車是與重素爲類呂氏謂席所以坐蓋以禦雨日者非是
公事不私議
此言謀事之禮也公事可否必合聚而公議爲則人心同而國是定若謀於私室計於近習是私議也私議起則公是掩且以啓擅權

之漸。故漆禮者謹之。案私議。如季氏專魯政。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之類。若君大夫來訪。則據理告之。非私議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此言營造之禮。以明奉先之當敬也。犧牲賦於民。故曰犧賦。亦以造言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簝之類。有位之君子。將營宮室。必以宗廟爲先。所以奉先也。廄與庫爲次。所以備用也。居室則所以安身。故後之。凡始造家事。必以祭器爲先。犧牲之賦爲次。自養之器爲後。如無田祿者則不設祭器。以祭器可假也。有田祿者則先爲祭服。以祭服不可假也。君子雖貧不敢粥祭器。嫌廢祀也。雖寒不敢衣祭服。恐其褻也。爲宮室不斬丘壟之木。以廣敬也。案太王之遷豳也。作廟翼翼。然後百堵皆興。宣王之考室也。嗣續妣祖。然後築室百堵。古人之所重者可知已。大夫有家。記以士之臣爲家相。則士亦可稱家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此言去國之禮也。壇位除地爲位也。鞮屨革屨無絇飾者。簚車覆闌也。素簚謂白狗皮爲之。大夫士以食祿故有祭器。若去國而挈器踰竟。是竊君之祿以誣其先矣。故大夫以寓於大夫。士以寓於士。使之得用。且覬己復還也。大夫士去國。蓋有所甚不得已。故既踰竟。必除地爲位。鄉本國而哭。以凶喪之禮自處。素衣素裳素冠。徹去中衣之采緣而純素。屨用革屨。車用素簚。乘不翦剔之馬。不治其手足爪。不剔其鬚髮。不食盛饌而祭先代爲食

之人不以已出爲無罪而向人解說婦人不
侍御寢宿以求自安必待三月而後復其常
服案鄭注云臣無君猶無天也不說人以無
罪所謂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也觀於孔子去
魯而以微罪行則君子之用心可知已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
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
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此言聘時之拜禮也國君謂所聘國之主君
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君若慰勞其道
路之勤苦則還轉退避而不敢當再拜稽首
以拜君之德意此以拜爲敬也聘賓初至主
國大門外主君若迎而先拜之則還轉退避
不敢答君之拜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此以不
拜爲敬也聘禮既畢本國之大夫士與來聘
之大夫士其相見之禮貴賤有所不論如主
人敬客則先拜客雖主爲大夫而拜客之士
也可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雖客爲大夫而
拜主人之士也可此又以先拜爲敬也總之
禮尚往來凡拜必答惟弔喪賓不答主人之
拜謝以爲助執喪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也
大夫士見聘國之君君若迎拜則不敢答拜
以己雖爲賓猶不敢與主君抗也二者之外
則無不答拜者舊說士見本國之君君不答
拜則與下君於士不答拜之意同似非此處
之解朱子曰大夫士相見此未有以見同國

異國之辨更詳之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
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
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
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此言初見與答拜之禮也大夫見他國之君
而拜國君必答之以拜其辱士見他國之大
夫而拜大夫必答之以拜其辱以皆爲賓主
故也同國之大夫士始受命相見此拜見則

彼拜辱。亦以其爲賓主也。惟君於本國之士不答拜。以士卑也。若非其臣則答拜之。非己尊所加也。大夫於家臣。雖非家老。拜亦答拜之。避正君也。男女有別。拜獨相答者。不以行禮爲嫌也。案鄭注。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熊氏謂大夫見己君。君拜其辱者。以初爲大夫敬之。與孔疏異。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此言田獵之禮也。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

故國君有春田之禮。而大夫士皆從之。其時鳥獸字乳。但搜取其不字者。而不圍澤。以澤之廣。則無物不在其中也。大夫不掩羣。以物既羣聚孳尾。必多也。士不取麛卵。以獸子鳥卵。方向生育也。蓋古之田獵。一以驅禽獸使不害稼。一以習戰陣使不忘武。是爲取物之義。而兼寓恤物之仁。故不尚多獲而暴天物也。案王制謂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與此不同者。王制是諸侯會王田獵之禮。此是諸侯在國田獵之禮。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此言卹災之禮也。禮食殺牲則祭肺。周人重肺。公食大夫禮。正饌後乃加設稻粱。當歲凶而年穀不登。則在上位者當與民同憂。故君之膳不以肺祭。不殺牲爲盛饌也。馬不以穀爲秣。不欲奪民食也。馳道不掃除其草萊。不欲用民力也。祭祀不設鐘磬之縣。示不奏樂也。

至於大夫亦不加食夫稻粱。不求自養也。士飲酒而不作樂。不御琴瑟也。此即周禮荒政所謂弛力皆禮殺樂者。君大夫士皆有養民之責。故遇災而自貶損如此。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此明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也。故謂災變喪疾之類。君子比德於玉。故爲君者必佩玉。非有故則玉不去身也。大夫有鐘磬之縣。所

以昭其德。非有故則不徹縣也。士常御琴瑟以調其性情。非有故則不徹琴瑟也。蓋古之人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有不可斯須去身者。考之禮。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玟。則玉固上下之所通佩也。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則縣亦上下之所通用也。詩言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又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則琴瑟亦上下之所通御也。此分言之者。互文可知。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此亦言敬君之禮也。士有物以貢獻於君。恐君答己拜。乃自致於外。他日因便見君。君問之曰。何所取彼物也。則先再拜稽首而后對取物之由。蓋敬君之問也。人臣非公事不越境。大夫若以私事有行而出疆。必先請命。其反也。必有獻於君。士私行出疆。必先請命。其反也。必告於君。君若慰勞其道路之勞苦。則拜。詢問其遊歷之所經。則拜而后對。蓋敬君之勞與問也。案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大夫私行出疆。若季友如陳葬原仲亦是。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此言處變之禮也。諸侯若迫於強暴而去國其臣民止之。則曰奈何去社稷。社稷皆主於養人。國之本也。大夫去國。其家臣屬吏止之。

則曰奈何去宗廟。宗廟以祀先祖。家之本也。士去國。其親戚朋友止之。則曰奈何去墳墓。墳墓以葬祖考。身之本也。若以禮之正而言。諸侯守社稷。國亡則必死之。大夫撫君之衆。喪師辱國則死之。士守君之制。見危致節則死之。蓋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止乎公義。雖經權互用。而所守要於不渝如此。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此言天子稱謂之禮也。阼主階也。畛接也。祭名禮莫先於正名。惟有天下而爲大君曰天子。以其爲天之元子也。朝諸侯。分職授政令責成功曰予一人。在自稱則爲謙。而臣民稱之則至尊而莫與抗也。踐主階而臨祭祀。祝辭於宗廟之內事曰孝王某。於郊社之外

事。曰嗣王某。事先則原其心。事神則明其統也。巡狩臨於諸侯而使祝史畛於其方之鬼神。曰有天王某甫。臣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案鄭注。以天子予一人爲擯者之辭。稱孝王不稱孝子者。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又繼世不必皆子也。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此言天子喪祭稱名之禮也。復者人死則形神離。古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呼名招魂令復體魄冀再生也。假讀曰遐。遐者遠遜之義。立主者。始死則鑿木爲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別作主也。崩者若自天墜下也。史書策辭曰天王崩。凡復必稱名。惟王呼曰天子復。臣不名君。又普天率土止此一人也。告喪於諸侯。曰天王登假。言升於高遠也。葬後卒哭竟而祔廟。立主曰帝。同之天神也。天子卽

位三年。除喪而後稱王。在三年之內。自稱予小子。未踰年則稱名。或不幸而死則亦稱名。皆不忍忘先王也。案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此言天子妃內之禮也。天子立六宮之治。必先有后。后君也。後也。配天子以君天下。又後

於天子以廣後嗣也。其次有夫人。夫之言扶
也。以德扶助乎王也。無職。坐而論婦禮。有世
婦。婦之言服也。以服事人也。以其責。故以世
言其職。祭祀賓客喪紀。有嬪。嬪者婦人之美
稱。言可賓敬也。其職婦學之法。有妻。妻之言
齊也。進御於王。暫亦齊同。所謂御妻也。有妾。
妾接也。得接見於君也。蓋夫婦人倫之本。宮
闈王化之基。天子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
以明章婦順。有德則充之。無德則闕。關雎麟

趾之德。實爲周官立政所自出。宮壼之所係。
顧不重與。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
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
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
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
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此言天子設官分職之禮也。上典。主也。下典
法也。府者藏物之所。六材者六工之所用也。

天子法天爲治。故建天官而先設六大。以任
之。曰大宰以亮天工。大宗以祀鬼神。大史以
掌天文。大祝以奉宗廟。大士以察禨祥。大卜
以辨吉凶。各典司其六典之法。而天官實總
其成。則欽若之道得矣。次於天官者。是爲天
子之五官。曰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撫邦國。
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司空掌事典以
富邦國。司士掌羣臣之版萬民之數以詔王
治。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五官者各

有其屬。如大夫以至府史胥徒。是謂五衆。當
典司五衆。而分職以考其績。則羣臣之職舉
矣。用人以理財。則有天子之六府。曰司土以
典農人之稅。司木以典虞人之稅。司水以典
澤人之稅。司草以典囿人之稅。司器以典工
人之稅。司貨以典商人之稅。典司者各致其
物以藏於六府。隨其職而守之。則財用足矣。
至於天子之六工。曰土工者摶埴之工也。金
工者鎔鑄之工也。石工者刮磨之工也。木工

者攻木之工也。獸工者攻皮之工也。草工者設色之工也。此六工者。典制此六材。當各隨所長而精之。則制器利用之道得矣。案此於周官既不盡同。舊說以爲殷制。亦無所考證。要之皆爲先王設官分職。所以裁成輔相左右斯民之大要。記禮者蓋各據所聞而志之也。

五官致貢曰享。

此言人臣質成之禮也。五官。卽司徒已下五官。貢。功也。享。獻也。一說以公侯伯子男爲五官。以時致方物爲貢。非是。天子之五官既備。而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每歲之終。五官必各致其功以獻於王。其名則曰享焉。案六卿皆天子所建。而質成獨五官者。周禮所謂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曰享者。臣之事君。一如君之事天。功罪既昭。而黜陟惟命。所以尊王者至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五

曲禮下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此言諸侯稱謂之禮也。王者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懋著者二人。加以一命。兼三公而為方伯。是為五官之長曰方伯也。身在王朝而分主畿外諸侯。各職主其所治之方。不相侵越。如所云陝以東旦主之。陝以西奭主之是也。二伯見於天子。則擯者之辭曰天子之吏。從卑賤之稱。尊君也。天子稱之。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親之也。二伯自稱於九州

之諸侯曰天子之老。繫老於天子。以示威重也。二伯皆有采地在天子畿內。自稱於私土之外則曰公。從其爵也。自稱於其國則曰君。以采地之內。皆其臣民也。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天下九州。天子於每州之諸侯。擇其賢者。加之一命。使主一州之列國。是為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而來見。則擯者之辭曰牧。取牧養斯民之義也。天子稱之。降言叔者。次於二伯也。不改乎父舅者。親之也。自稱於國之外曰侯。亦以爵言。於國之內曰君。以國內皆其臣民也。天子中天下而立。則遠國之屬綏要荒服者。在東曰夷。在北曰狄。在西曰戎。在南曰蠻。其來見天子。雖土壤之大而擯辭曰子。卑之也。與國內臣民言。自稱曰不穀。謙辭也。與外國言。自稱王老。繫老於王。以威遠也。若夫九州之外。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擯辭曰某人。不稱爵。亦卑之也。於外曰子。亦稱爵也。與臣民言。自稱曰孤。孤者無德獨立之稱。亦

謙辭也。案春秋傳，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天子之稱諸侯，大國視三公，小國視九牧。於同姓國之卿大夫稱伯氏叔氏，於異姓國之卿稱舅氏。小侯四夷之君，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此言朝覲遇會聘幷誓盟之禮也。依與扆同，狀如屏風，當戶牖之閒，繡爲斧文，亦曰斧依。宁，竚也，在門屏之閒。時在於秋，天子當依南面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其摯與享皆受於廟，而於以正君臣之分，其名曰覲，言勤於王事也。時在於春，天子當宁南面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見天子，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而於以洽上下之情，其名曰朝，言來見之早也。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諸侯於鄰國，未及期日而邂逅相見，其名曰遇，遇者草次之辭，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禮從殺也。若及期日而相見於閒隙之地，其名曰會，會者正見之辭，陳其擯介，脩其燕享，禮從隆也。諸侯比年使大夫問於諸侯，其名曰聘，聘者問也。聘以圭璋，享以束帛，相存問以伸其信也。凡有國故而以言語相要約爲信，其名曰誓，誓者以言爲主也。猶懼其不至，則涖牲而要之以神，其名曰盟，盟者以神爲主也。此鄰國相待之

禮也。案周禮，秋爲覲，春爲朝，生氣文，殺氣質也。或曰堯典二月東巡守，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或曰天子當宁，宁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內，諸侯既朝，天子乃入廟受覲，蓋廟在應門之外，雉門之內。覲禮諸侯前朝受舍於朝，是朝亦兼覲，覲亦兼朝也。方氏慤曰：冬見之遇，時見之會，比年之聘，諸侯所以事天子也；未及期之遇，郤地之會，使大夫之聘，諸侯所以交鄰國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此言諸侯稱謂之禮也。諸侯謂五等諸侯。上某國名。下某。人名。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也。或曰言謚曰類。類當爲誄。謂誄而謚之也。凡諸侯朝覲來見天子。擯者之辭曰臣某侯某。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守侯度也。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謙之君德也。若未除喪而在凶服。擯者告賓之辭曰適子孤。稱適別於庶也。稱孤言無父也。其臨祭祀。內而宗廟之事。曰孝子某侯某。取追養繼孝之義。外而社稷之事。曰曾孫某侯某。取繼體守成之義。不稱嗣侯。避天子也。其死。史書之辭曰薨。取幽晦之義也。復者之辭曰某甫復。稱字者臣不名君也。既葬而見於天子曰類見。類猶象也。象諸侯之禮見也。將葬而爲親請謚。亦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諸侯使上大夫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繫老於君。以明尊也。案鄭注諸侯祭祀稱國者。遠辟天子。孔疏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亦得見。故未執玉帛。但執皮帛。象諸侯也。若未葬。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王氏肅曰請謚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此記天子至庶人之容貌也。天子有不顯之德。其容幽深而和敬。則見其穆穆焉。諸侯有安民之功。其容莊盛而顯明。則見其皇皇焉。大夫以法相守。其容脩飾而齊一。則見其濟濟焉。士以禮自文。其容翔舉而舒揚。則見其蹌蹌焉。禮不下庶人。惟趨走促數以承事。見爲僬僬。僬僬自卑盡而已。鄭注云。凡行容尊者體

盤、卑者體靡。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此言后夫人正名之禮也。妃。配也。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鄭氏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夫人自稱。呂氏謂是臣下稱諸異邦之辭。天子之

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曰夫人。夫之言扶也。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公侯一娶九女。故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畿內諸侯之夫人。因助祭若獻繭。得見於天子。則自稱曰老婦。稱老所以任事。稱婦所以事人也。臣下稱其君之夫人於他國之諸侯。曰寡小君。猶稱其君爲寡君也。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謙未成人也。自世婦以下。降於夫人。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孔疏云。春秋逆婦姜于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上下通曰妻。詩曰刑于寡妻是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此言子與臣正名之禮也。陪。重也。子於父母之前。必自稱名。以名爲父母所命。不敢有他

稱也。五等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曰某士。以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自稱曰陪臣某。以諸侯爲天子之臣。已又爲諸侯之臣。是陪臣也。擯者稱之於他國曰子。子者有德之稱也。大夫在己國。與人語。則自稱曰寡君之老。繫老於君。尊君也。若爲使於他國。則與彼君語。自稱曰某。以臣道自居也。案左傳。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欒盈曰天子陪臣。管仲曰陪臣敢辭。是入天子之國稱

士稱陪臣之例也。春秋書齊高子來盟。是於外曰子之例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此記史臣之書法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於天子不書出。諸侯貴。故於其生時不書名。然苟有大惡。則君子不曲爲諱。如諸侯而失地則不智。滅同姓之國則不仁。於是乎生名之。此不親惡之義也。案春秋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是書出書名之例。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此言臣子進諫之禮也。爲人臣者。君有過必諫。然當委曲諷諭。不可顯然以暴君之過。若三諫而不聽則不得已而逃之。蓋君臣主義。不合則去也。爲人子者。親有過亦必諫。但三諫而不聽。唯有號泣而隨之。蓋父子主恩。無可去之理。故以至情相感動。期於見聽而後已也。案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逃之者。以身諫而冀其一悟也。此與號泣而隨之。同一意理。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此言謹疾之禮也。君而有疾。藥不遽飲。臣必先取而嘗之。親而有疾。藥不遽飲。子必先取而嘗之。戒不虞也。治疾以藥。而用藥由醫。必習其業者三世。則治人多而用物熟。功已試而無可疑。然後服之。否則不敢服也。臣子之愛其君親。宜無所不致愼。況於有疾之時乎。

儗人必於其倫。

此言論人之禮也。儗議乎人者。必從其類而比方之。斯品詣以相衡而定。如禹稷顔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儗之以道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儗之以心也。故

倫之爲言類。廣而義精。非具知人之鑒者。未
足與於此也。鄭氏以倫爲貴賤。謂如比大夫
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爲不敬。
止得其一端而已。禮之大指。疑不盡然。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此言問年之禮。其對有不同也。謁。請也。有問天子之年者。天子至尊。不敢言年齒。但以衣服長短爲對。長則知春秋之鼎盛。短則知年齡之幼沖。曰聞之若干尺矣。蓋謹遜不敢質言也。有問國君之年者。長則曰能從事於宗廟社稷之祭矣。幼則曰未能從事於宗廟社稷之祭也。蓋禮莫重於祭。能從事則爲長。未能從事則爲幼也。天子諸侯繼世。其年不定。故問之若大夫則五十乃爵。士則四十始仕。故不須問其年。而問其子之年。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御車矣。幼則曰未能御車。蓋以六藝之事言也。問士之子。長則曰能典主賓客請謁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典謁。蓋以將命之事言也。至問庶人之子。長則曰能負薪矣。幼則曰未能負薪。蓋以力役之事言也。案對以始服衣者。鄭注謂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也。孔疏云。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

此求之。陳氏云。干字從一從十。凡數未定者。或如一。或如十。顏注食貨志。干。箇也。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此言問富之禮。其對有不同也。宰。邑宰也。食力。食民賦稅之力也。有問國君之富。其對者數地之廣狹。即知賦稅所入之多寡。舉山澤

之所出則知貨物所生之饒乏矣問大夫之富其對者言有邑宰則知有采地言食民之力則知有賦稅言祭器與祭服不必假借則知有田祿以供祭祀矣問士之富對以君所賜之車數則祿入可知問庶人之富對以畜養之多寡則其勤牧與否可知矣案問年者自天子至庶人而問富則自國君始何也天子富有四海率土之物莫非其有故無事於問且以示王者不言有無之意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此明祭祀之有等殺也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皆屬焉故冬至燔柴以祭天夏至瘞埋以祭地又祭四方蓋四方各有所主之神春夏秋冬隨其方侯祭之以迎氣又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如岱衡華恆嵩爲五嶽江淮河濟爲四瀆又祭五祀如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凡自祭天地已下之禮每歲必徧舉之諸侯有國一國之神皆屬焉不得祭天地但各祭其所居之方謂之方祀降於四方也祭其境內之山川降於祭天下之山川也五祀則與天子同亦每歲徧舉之大夫有家止祭五祀亦每歲徧舉之不得祭方與山川也士祭其先但祖禰而已不得祭五祀也夫每歲必祭所以報功以次而降所以明分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

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古所傳祭祀之禮此最典要雖萬世行之可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此明祭祀之當慎而因及牲牢之別也凡祭或有經前人廢之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則莫敢復舉也或有經前人舉之如已脩之壇墠已正之昭穆則莫敢遂廢也夫祭必

其所得祭則不爲僭。又必其所當祭。則不爲諂。若非其所祭而祭之。是爲濫於事神。名之曰淫祀。淫祀則神必不享。安得有福乎。至於所用之牲。皆循分而各有差等。天子則用純色而不雜之犧牛。取其誠也。諸侯但取肥腯。不必其純也。天子諸侯之牛。必在滌三月。大夫則臨用求索之。不得在滌矣。士則或羊或豕。不得用牛矣。孔疏云。此大夫士。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卽用少牢。士則用特牲。

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此言重適之禮也。嫡子承宗曰宗子。庶子爲親之旁支。故曰支子。支子不得祭。以祖禰廟在嫡子之家。惟宗子得祭。若宗子有疾。或出在外。則支子得攝。猶必告於宗子。不敢自專也。案程子曰。古人必立宗子。支子雖不祭。亦當齋戒以致其誠。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朱子曰。程子此言。謂兄弟異居而相近者爾。若相去遠者則但不立主。每祭設位以紙標記祭畢焚之。此亦得禮之變。此二說者皆可以補禮經之所不及。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

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此言祭物稱號之禮也。元頭也。武足跡也。鬣領毛也。豚小豕也。翰長也。滌溉濯也。酌斟酌也。凡祭宗廟之禮。其所用牲物。祝辭必有美稱焉。禽獸以肥爲美。牛肥則迹大。故牛曰一元大武。豕肥則鬣剛。故豕曰剛鬣。豚無所稱。但曰腯肥而已。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羊曰

㮚毛雞肥則鳴聲長故雞曰翰音犬肥則可
爲羹以獻故犬曰羹獻雉肥則足趾開遠故
雉曰疏趾兔肥則目開而視明故兔曰明視。
魚腊以得宜爲美脯欲㓨割方正故脯曰尹
祭。乾魚則商度其燥濕之宜故槀魚曰商祭。
魚之鮮者不餒則挺然而直故鮮魚曰脡祭。
此十一物者卽周禮所謂牲號也水爲元酒。
則曰清滌。酒爲醴酒則曰清酌。水酒以潔清
爲美也黍熟則氣息香而黏聚不散故曰薌

合。粱穀之強者。其莖葉亦香。故曰薌萁。稷取
於鑿之潔白。故曰明粢。稻苗疏則茂盛嘉美。
故曰嘉蔬。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爲美也本
盛則韭肥。故曰豐本。鹽味厚則適宜。故曰鹹
鹺。韭與鹽以豐厚爲美也此八者。卽周禮所
謂盛號也。玉以無瑕爲美。故曰嘉玉。幣以中
制爲美故曰量幣此二者。卽周禮所謂幣號
也。㮚雞必振翼乃鳴。故曰翰音。古者葱韭皆
日本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
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
漬。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
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此言喪祭正名之禮也。祿穀也漬漸漬也。王
大也皇美也考成也妣媲也辟法也天子萬
年之後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有德有位死
則其事已終。故曰卒。士方有祿而不得終享。

故曰不祿。庶人無德無祿。與身澌滅俱盡。故
曰死。古禮人將死。寢於地。冀其復生。氣絕而
後反於牀。故曰尸。尸者陳也。斂之在棺曰柩。
柩者久也。羽鳥死曰降飛翔者降而下也。四
足之獸曰漬。動物死而漸漬於汚泥也。死於
寇難曰兵。憫之也。祖父爲王父。祖母爲王母。
祭之祝辭。稱祖考曰皇祖考。祖母曰皇祖妣。
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蓋爲宗廟以
鬼享之故各加以美稱也。後世天子稱皇。王

稱王。於是始有禁矣。生之時。曰父曰母曰妻。及死之後。父曰考。言成其德行也。母曰妣。言媲美於考也。妻曰嬪。言賓敬於夫也。壽考而享年曰卒。謂終其事也。短折而不享年曰不祿。言不終其所食也。案上文大夫士曰卒曰不祿。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脩短言。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此言在朝相視之禮也。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綏讀爲妥。頹下之貌。衡。平也。傾。欹側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當在袷之下帶之上。上毋過袷。下毋過帶也。視國君。則頹首而視。得視面之下袷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爵漸卑則視漸高也。視士得旁及左右五步。然皆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也。凡有所視。上於面則太過而傲矣。下於帶則不及而憂矣。視流容側。則不正而姦矣。蓋心之神聚於目。一高下之閒。

即爲敬肆之所由判。禮故於視容之節而詳著之。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此言肄命之禮也。肄。習也。大夫服官政。士容有未能。君若命大夫與士肄習焉。必隨其所在而討論之。君命在官。則謹習版圖文書之事。以待稽考。所言惟官也。君命在府。則謹習寶藏貨賄之事。以待匪頒。所言惟府也。君命在庫。則謹習車馬甲兵之事。以待徵發。所言惟庫也。君命在朝。則謹習謨謀政典之事。以待設施。所言惟朝也。案君之教其臣者。存乎豫。臣之事其君者。存乎敬。大夫與士。必命而後肄者。豫之道也。官府庫朝。言必從乎命者。敬之道也。然欲志無所分而政無不舉。尤在爲人臣者恪恭匪懈哉。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

禮。

此明人臣在朝言貌之節也。人臣在朝。主乎敬謹。言不及於犬馬者。懼褻也。若輟朝而左右顧。不有他端之異事。必有他端之異慮。故君子以爲鄙野而深戒之。凡在朝所言。一準於禮。問以禮。對亦以禮。非此卽不言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此言大饗之禮也。饒。豐也。王者饗諸侯謂之大饗。前期有戒。故不問卜。以訓恭儉。故不饒富。案鄭注以爲祭五帝於明堂。呂氏以爲冬至祀天夏至祭地。考之周禮。大宰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春秋書卜郊卜牛。非不問卜也。古亦未有以二至之祭爲大饗者。今從方氏。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此明摯禮之有辨也。摯與贄同。執物以爲相見之禮也。釀黍爲酒曰秬鬯。和以鬱金之草曰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圭。通桓信躬穀蒲而言。不言璧。舉圭以該璧也。匹。讀曰鶩。家鴨曰鶩。纓。繁纓。卽馬鞅。拾。射鞲也。天子無客禮。惟鬼神之摯用鬯。以芬香條暢。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於天子及相朝聘。則執命圭。取其比德於玉也。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類。且潔素也。大夫執鴈。取其知時。飛有行列也。士執雉。取其耿介有文也。庶人執匹。取其安

分不遷也。童子見師友。則以束脩之摯。奠委於地而退。以未成人不敢當賓主也。若在野外與在軍中。無物可持爲執摯。則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而用之。從其便也。婦人無外事。惟初嫁見舅姑。用椇榛脯脩棗栗爲摯。蓋以告虔。取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之意也。案君子於其所尊。有弗敢質焉者。故上自天子。次如諸侯與卿大夫士。下及庶人。以至婦人童子。莫不有摯。摯不惟其物。惟其德。皆所以謹相見

之儀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此言問名答辭之禮也。納女者。納女之名也。凡納女名於天子者。其辭曰。請以備百姓。蓋謙言備數在賤者之列。不敢以伉儷自居也。納女名於國君者。其辭曰。請以備酒漿。蓋勤奉祭之物。以昭虔也。納女名於大夫者。其辭曰。請以備埽灑。蓋服有家之事。以示勤也。且

二者皆卑賤所爲。亦以明謙也。案姓之言生也。古者因生以賜姓。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堯典云平章百姓。郊特牲云。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馬氏曰。備百姓者。以嗣續爲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爲重。備埽灑者。以賓客爲重。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六

檀弓上

檀弓。魯人。因篇首有檀弓免焉句。故舉以名篇。劉氏彝曰。此篇首稱子游。及篇內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此記聖人嚴適庶之辨也。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也。袒免。五世之服。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爲之免。子服氏。伯子字。分莫嚴於倫序。事莫大於繼嗣。此適庶之辨。所以爲天地之常經而不可紊也。禮。適子死。立適孫。仲子舍其孫而立庶子。非禮也。故檀弓免焉以弔。服非所服。以譏其立非所立而爲怪之之

一辭焉。此時未小斂。主人猶在西階下。弔既畢。
因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
適孫而立庶子。是遵何禮。與伯子欲爲仲子
諱。乃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嘗
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矣。微子嘗舍其孫腯而
立衍矣。是舍孫立子。古人有行之者。夫仲子
亦猶是也。子游以問於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禮之正也。禮適子可以宗父。庶子不得禰父。
適孫可以宗祖。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之宗。

適適相承。所以傳重尊正統也。是故聖人一
言而千古之大經定焉矣。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
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
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
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此言事親事君事師之禮也。左右卽是方。就
養親就而奉養之也。致喪哀毀之至也。方喪
比方於親也。子事親。臣事君。弟子事師。人生
之大分也。事親者有隱無犯。惟務幾諫而不
至於徑情。其左右之就養也無方。有隨所在
而竭其力者。死則致喪三年。哀戚必稱其服
也。事君者有犯無隱。惟務直言而不至於曲
徇。其左右之就養也有方。有專所處而盡其
瘁者。死則方喪三年。哀戚無異乎親也。事師
者無犯無隱。承教出以從容。而問難不妨詳
盡。其左右之就養也無方。有常相從而殫其
勞者。死則心喪三年。雖不立服。而哀戚無異

乎君親也。衆民生於三。而事之則一。生我者
親也。主乎仁。治我者君也。主乎義。成我者師
也。又兼乎仁與義焉。故所以喪之者莫不斷
以三年。蓋以是爲加隆。而人紀之所由立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
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
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
居。命之哭。

此記季武子所行之過。且言其文過也。武子

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宿也。寢以安生。墓以藏死。此豈可並域而居者。乃武子平人之冢墓以爲宅。而杜氏之葬。實在西階之下。不得已請合葬焉。武子許之。杜氏入宮。宜哭也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之禮。非古也。自周公以來始有之。迄於今未之有改也。夫事有細大之不同。今之合葬。是旣許其大者矣。而顧不許其哭之細。亦獨何與。於是命之哭。案季氏專魯久矣。以冢上而爲築室之所。忍孰甚焉。武子不知成寢之非宜。而轉謂合葬之非古。其飾非而害義也甚矣。鄭氏顧以不奪人之恩善之。豈其然乎。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此言聖門不喪出母之事也。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子上其字也。子之先君子。謂伯魚也。汚殺也。子上之母。乃子思出妻。旣死而子上不爲之服。門人問於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曾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則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意也。子思曰。是安可以一槪論哉。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故於道所當隆者。卽從而隆之。道所當殺者。卽從而殺之。而我則安能。但爲伋也妻。則白也當爲母服。今旣不爲伋也妻。則白也不當服矣。是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案儀禮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賈氏公彥曰。此謂母犯七出。去夫氏。或適他族。或之本家。子從而爲服者也。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鄭注以孔氏不喪出母。爲記禮所由廢。孔疏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父卒。子爲父後。不敢私爲出母服。是禮當滅殺。然則子思在而子上不喪出母。爲

非禮也夫喪服者禮之大經子思不應異於孔子蓋出妻有適他族者有反在父室者在父室者義絶於夫而恩繫於子故爲之期且杖適他族者則無服已自絶於其子也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子上之母出而適他族者也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言其異於先君子者也出妻而再嫁則夫不得以妻名之子亦不得以母名之矣服於何起乎先儒以此爲子思之失禮殆未深考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者交手伏地以敬賓也稽顙者叩頭觸地以哀親也頹卑順之貌頎痛切之意注謂拜而后稽顙殷之喪拜也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孔子曰居喪之禮敬與哀而已然敬因人施哀由己盡有拜而后稽顙者必加敬於賓始盡哀於己是得行禮之序蓋頹乎其順也有稽顙而后拜者哀常在於親敬暫施於人是極自盡之道蓋頎乎其至也夫三年之喪哀痛迫切爲人子之所不能自已故吾從其至者案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而答之如此考士喪禮皆云拜稽顙可見先稽顙而后拜非周之達禮也理人從之蓋卽與其易也寧戚之意夫曰三年之喪固有非三年者矣父在爲母父主之子無所用拜唯父母不在爲妻亦稽顙則從其順者與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此言古者不脩墓之事也孔子父墓在防山旣奉母喪以合葬而曰吾聞古者但有塋域之制而未嘗聚土爲墳今某也周流四方居無定止乃東西南北之人而不可以弗識也

於是爲韓以封之崇四尺葬畢孔子先反脩虞事門人後雨甚墓崩脩築而後至子曰爾來何遲也曰墓崩加治故遲孔子不應乃三言之孔子泫然出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爲始封必慎也脩則不爲慎矣案是時孔子年十七門人之有無横渠張子嘗疑之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此記聖人師誼之篤也子路遇孔悝之難死

之孔子哭之於中庭時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拜之者爲之主而視猶子也既哭進使者而問以受禍之故使者曰醢之矣夫子聞言遂命覆醢痛其似而不忍食並不忍見也吳氏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之內陸氏謂師友之閒是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此言處朋友死後之禮也宿草謂陳根也曾子曰朋友之喪其哭泣之節當以何時而已哉大約生物之變不過一期如朋友之墓而有宿草則哀情漸淡而不哭焉禮如是止也

案師猶父也故心喪必至於三年以兄弟親朋友則期其可矣若過期而哭是朋友轉逾於兄弟禮不能以無譏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

日不樂

此言人子慎終追遠之道也誠謂於己心無所欺信謂於死者無所歉子思曰人子不幸而遭父母之變其初喪也三日而殯附於身者如襲斂衣衾之具必誠必信勿使稍有未慎以滋後悔焉可矣其既殯也約三月而葬附於棺者如明器用器之屬必誠必信勿使稍有不至以致追悔焉可矣至於服親之喪斷以三年爲極而孝子則事亡如存有永懷

而不忍忘者故君子恆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忌日不樂所謂終其身者是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此記孔子合葬其母之事也慎讀如字孔子生三歲而孤母未告以其父所葬之墓母既没因殯於五父之衢以其在衢故殯加周密有如葬然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實是

殯之周密也時有郰曼父之母知孔子之父墓在於防孔子問而得之然後得以母之殯合葬焉案陳氏澔云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者自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氏因之遂以滋後世之惑聖人人倫之至其不然審矣蓋此說乃生於戰國魏之臣李由託於孔子少孤不知其父而因以自解有子順者對爲造謗誣聖之譏穿詳孔

叢豈馬遷承其說而記者亦謬錄之與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此言喪殯及冠之禮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鄰有喪則舂不相里有殯則巷不歌與之同憂而變其節也至冠之有纓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緌若喪服斬齊冠以繩爲纓齊衰以下冠以布爲纓結於頷下則無所垂之餘而去其飾也案吉凶異道禮順人情舂不相巷不歌者不以吉干凶冠不緌者不以凶卽吉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此言棺椁之制而其用有差等也堲者火之餘燼沿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故謂之堲周牆謂柳衣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牆垣之障家故謂之牆翣如扇之狀有畫爲黼者黻者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以爲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而已有虞氏

始造爲瓦棺。夏后氏於瓦棺之外。治土爲甎而環砌其棺。謂之塈周。殷人始用木。而以棺代瓦棺。以椁代塈周。周人又加飾棺之具。四周有牆。而於牆之外置翣。制之以時而異者如此。若夫用之。則以殷人之棺椁。葬年十六至十九之長殤。以夏后氏之塈周。葬年十二至十五之中殤。及年八歲至十一之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七歲以下無服之殤。周人雖相兼爲用。而其以年而異者又如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此記三代所尚之色也。大事謂喪事。驪黑色。翰白色。騵赤馬而黑鬣尾也。三代之典所尚不同。夏后氏尚黑。喪斂用昏黑之時。戎事則乘黑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殷人尚白。喪斂用日中色白之時。戎事則乘白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周人尚赤。喪斂用日出色赤之時。戎事則乘赤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案正朔服色。代不相襲。所謂可得與民變易者。若夫五德相勝之說。儒者弗道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此言喪禮之有本末也。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幕所以覆棺者。縿。縑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居喪之禮當如何。

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無論有聲之哭無聲之泣。其爲哀之發於心一也。無論爲母而齊。爲父而斬。其爲服之稱乎情一也。無論厚爲饘。稀爲粥。朝夕止一溢米而食。非所以爲食也。此則自天子達而存乎自致。若夫幕帟之飾。衛則以布。魯則以縿。亦仍其故俗焉可矣。案鄭氏云。衛諸侯禮。魯天子禮。方氏云。衛殷禮。魯周禮。皆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

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此記人子順親之事也。晉獻公。莊公子。驪姬。

獻公伐驪戎所獲之女也。重耳。申生異母弟。卽文公也。蓋。當作盍。狐突。申生傅。舅犯之父也。伯氏。狐突别氏。謚法。敬順事上曰恭。晉獻公時。申生之母齊姜早卒。驪姬欲立己子奚齊而譖申生。公惑焉。將殺之。重耳曰。子之不得於君者。以姬譖也。何不明言其意於君乎。申生曰。君非姬寢不安。食不飽。如我言之而君怒之。是以我之故而使君有不樂也。不可。曰。何不去而他之乎。申生曰。不可。謂我欲弑父。是惡名也。被此名以出。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將安之。使人辭於狐突曰。向者東山之役。伯氏令我出奔。申生不從伯氏之言以有今日。申生之罪也。何敢愛死。雖然。死非所惜也。而吾於此猶有憂焉。君老子又少。國家多危難。所賴以匡扶者伯氏也。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一旦出而圖吾君。則國家之事尚可爲。申生受伯氏之賜。甘心死矣。於是再拜稽首。自經而卒。申生之事親如此。可謂

恭矣。是以爲恭世子也。案古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固君子之所矜重也。而議者猶以爲陷親於不義。則亦過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此記祥歌同日者之事。而見變禮之未盡善也。祥者。去凶從吉之義。魯有人焉。居親之喪

至於大祥朝祭而莫卽歌。子路從而笑之。夫子曰。由。爾之責人。終無已時夫。自世道陵遲。鮮循三年之喪者。而若人行之。計其日月。亦已久矣。夫是言也。固子之不責人以備禮也。而又於子路之出而正言之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耳。今魯人已祥矣。祥之去禫。幾何時哉。更踰月而歌。則其善也。案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祥遠於凶。而猶未全乎爲吉。聖人之寬於論庸人。而謹於守禮也如此。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此言誄士之失也。縣。卜皆氏也。隊。隊車也。佐車。副車也。魯莊公十年。與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爲御。卜國爲右。馬驚。失列而敗。公隊車。佐車授之以綏乃登。公曰。今日之事。由於用非其人。末之卜也。縣賁父曰。我之從君於疆埸有年矣。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赴鬪而死。及圉人浴馬。乃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公曰。非御者之罪也。因褒其赴敵之功而誄之。記曰。士之有誄。自此始。禮失所由來矣。案鄭注。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也。古未有以姓呼臣者。末無也。古者御右皆卜。公蓋悔其未卜也。又經言賁父死。鄭乘指二人亦未是。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擧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此記曾子守禮而終之事也。簀簟也。華畫飾之美好。睆節目之平瑩。瞿然驚貌。革急也。變動也。曾子寢疾而亟。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有童子隅坐而執燭。見曾子所臥之簀而曰。光華而睆好。此其大夫之簀與。子春止勿言。曾子聞之。如有所驚者而曰呼。不言而嘘歎也。童子再言之。曾子曰子之言誠然。斯則季孫之賜也。今我未之能易元起易之。曾元曰。夫子病亟矣。未可遽動。幸至於旦焉。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乃不如童子。童子欲以德成我。是君子之愛也。爾以姑息待我。是細人之愛也。吾更何求哉。唯得其正易此而斃焉足矣。於是舉扶而易之。反於所臥之席。未及安而曾子沒。案程子云。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蓋人有身。即當有以誠其身。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曾子之易

簀。與論語所記啓手啓足之語。所謂死而後已者非與。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此言人子居喪之容節也。充充心形充屈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練小祥。祥大祥也。人子於親之始死。哀戚之至。心志瞀亂。袒踊無數若急行道極。無所復去。充充然其有窮也。既殯則聲容漸殺如有失焉。瞿瞿乎瞻視之靡常。欲髣髴之而不可得也。既葬則親歸於土。無所依託。雖盡虞祔之禮。不知來格與否。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也。至於練則溯始喪之時。有慨然歎日月之若馳者。至於大祥。則際終喪之會。有廓乎覺情意之不舒者。蓋孝子遭大故。其深悲至痛。與時罔極。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故鄭氏以爲皆憂悼在心之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此言兩國之寺禮始於交兵也。邾人呼邾婁爲婁。故謂邾婁。復招也。升陘。魯地。婦人以羅韜髮。有喪則去纚而露紒。謂之髽。臺鮐。春秋傳作狐鮐。魯與邾接壤。而相爭以兵。邾婁之以矢復也。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相弔也。蓋自敗於臺鮐始也。夫矢本以爲射而非以爲復。髽本以爲喪而非以爲弔。以矢以髽。皆由於戰死者多耳。記者溯變禮所由。亦以見殘民之禍。欲好戰者重以爲戒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此言婦人爲舅姑喪服之宜也。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姑。謂夫之母。笄。簪也。從從高貌。扈扈。廣貌。束髮曰總。南宮縚之妻。夫子兄之子也。有姑之喪。夫子教之曰。禮。姑之喪。婦服期。期之髽。稍輕。然有不可太高與太廣者。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齊衰不杖期。當以榛木爲笄。其長一尺。以布加於髽上。束其本末而垂其餘於後。凡八寸。此服髽與笄總之法也。案禮。爲舅姑。髽之高廣。視斬衰而差。吉笄尺二寸。喪則殺二寸。故長尺也。斬衰總毋六寸。齊則餘二寸。故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此言獻子除喪之過乎人也。禫。祭名。縣而不樂者。大夫判縣。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

或曰。比。及也。禮。禫而樂作。吉祭而復寢。孟獻子當既禫之日。樂可作矣而不作。御可入矣而不入。行人之所不能行。故夫子稱之曰。獻子喪已外除而餘哀未忘。以常情言之。殆加於人一等矣。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以節制也。獻子過於厚。而聖人多之。蓋以哀有餘者宜如是耳。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此類記孔子及有子除喪之事以明其異也。組之文五采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未忘乎哀也自是而十日則意漸舒故得曲調而笙歌成焉。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絲與組皆服之吉者也乃有子方祥即以絲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變之為已速矣孔疏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案有若似聖人宜不至失禮若是蓋疑辭記者或得於傳聞與。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此論非禮而死者不合弔哭之事也畏謂畏懼不知所出而死者厭謂止危險之下被壓而死者溺謂不乘橋船入水而死者人之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守其身也世之不得其死者有三曰畏曰厭曰溺皆非命之正故君子不弔也案張子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歟此則不弔者

三乃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之謂非必賤惡之而然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七

檀弓上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此言喪服之不可過制也子路有姊之喪大功已逾期矣當除而猶弗除也夫子問曰何弗除也子路曰由也生而子立鮮少兄弟惟

此姊也不幸而有喪若遽除之心實有不忍也夫子曰先王制禮雖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而不敢違也豈獨子之於姊哉子路聞之遂除其服案禮者立中制節不傷乎厚不鄰於薄惟其至當而已子於子路之過情者裁而正焉其即先王制禮之微意也與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此言君子之重本也齊曰營丘大公始封於齊而留為大師死葬於周陪文武之墓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皆反歸於周以從大公之兆言五世者五世之後親盡則葬於齊也君子曰先王之制禮樂也彰德報情其道大備蓋樂生敬本禮樂之道生樂於此豈死而倍之哉古之人有言曰狐微獸耳於窟藏之地死必正其首以向之是亦其仁也物且有然況於仁人孝子乎案營丘去周二千餘

里五世反葬之說於禮於事皆不可行古有族葬矣未聞遠涉於數千里之外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此言子為出母過哀之事也伯魚之出母死既踰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為是哭者門人對曰鯉也夫子曰嘻人之哭出於哀哀而不知節則甚矣伯魚聞之遂除其服而不

哭。案禮。父沒爲母齊衰三年。父在。期而禫。爲出母。父在。期而不禫。父沒。爲父後者無服。今伯魚父在。出母沒而過期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此言虞周葬禮之異也。古者葬於中野。未嘗有同穴之制。舜南巡而崩。遂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嘗有言曰。祔合之禮。蓋自

周公。後世因之弗改也。案尚書孟子皆謂舜妻堯二女。未聞三妃也。說者謂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鄭氏以昏義天子三夫人之說證之。恐未可信。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此言曾子初喪之事也。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爲垼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遺於西階下。乃浴於適室。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是禮之變也。或曰。此蓋不爲垼。故浴水自爨來耳。若遷尸於爨室而浴之。恐無此理。鄭注謂曾子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殆非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此言遭喪廢業之禮也。古謂習樂者爲業。誦者。口所習也。喪主乎哀。居大功之喪。理宜廢業。或曰。大功之於樂章。口誦可也。案朱子云。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業謂簨虡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此謂

廢業而可誦者。蓋專爲大功言之。若大功以上。不但廢業。誦亦不可矣。大功以下。不但誦可。業亦不廢矣。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此言子張將終。戒勖其子之事也。子張病。召其子申祥而語之曰。自古有生必有死。惟君子行合乎道。無忝所生。故謂之終。成就之義也。若小人善無可述。與物同腐。則謂之死。澌

滅之名也。吾今日者。持身其庶幾矣乎。案終以道言。則人而無愧於天者也。死以形言。則人而無異於物者也。子張所以語其子者。與曾子召門弟子之意畧同。則其終身能服膺乎聖人之敎從可見矣。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此論始死奠之所用也。閣所以庋置飲食者。曾子曰。人之始死也。奠所不容已。其卽用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與。案士喪禮復魄畢。

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正當死者之有冀其有所憑依也。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必用閣之餘物於初死之道爲宜焉。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此言無服爲位之事也。位哭泣之位。委巷猶陋巷也。言思。子游子。申祥妻之昆弟也。曾子曰。哭小功之喪。必須爲位。其有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人。無所見聞而爲此禮。非古也。若子思之哭嫂也。則爲位。於時子思之婦與子思之嫂。娣姒也。有小功之服。故婦人先踊。子思則後隨之。而不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若妻之兄弟外喪也。外喪而無服。宜不得爲哭位之主。乃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如子思然。則非禮矣。案張子曰。小功情疏。疏則容爲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喪而哭。不暇爲位。哀

甚也。叔嫂雖無服而亦爲位者。馬氏晞孟曰。無服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爲位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也。哭妻之昆弟。當以子爲主。以子爲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此言古今之冠制也。古謂殷以上。今周也。縮直。衡橫也。喪制代不相襲。冠其一矣。殷之時尚存簡樸。吉冠與喪冠皆前後一一直縫之。從其質也。周尚乎文。吉冠則稍加人力而衡

縫之。惟喪冠猶是殷冠。世因謂古之喪冠亦與吉冠反。不知但是周世如此而非古也。案冠用布幅。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縮縫是也。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衡縫是也。喪冠之反吉起於周。而或疑爲古人之制。故記禮者不可以無辨。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此言執親喪者貴合乎禮之中也。曾子嘗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至於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中而已矣。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毀不滅性。蓋中制也。伋之所聞者如此。案親恩罔極。而子之孝思亦無窮。故有適中之禮以爲節。服衰止於三年。哭泣止於三月。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曾子過乎哀。誠非他人所能及。然以言乎禮之中制。使過與不至焉者無不可從。則子思所稱固當不易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此據小功不稅之禮而疑於薄也。稅者。日月已過。始聞訃而追爲之服也。曾子曰。小功之喪所以服其再從兄弟。若以服輕而不稅。然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每後時。是終無服也。其可乎。案禮。大功以上則稅。降而

在緦小功者則稅。此言小功不稅者。正服小功也。兄弟之恩止於小功。而曾子疑其不稅。乃過乎厚者。然記謂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袒免哭之成踊。據此則不必稅。而稅焉。蓋亦禮之所不禁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此言代弔之非禮也。攝代也。帛五匹爲束。四

丈爲匹兩馬爲乘伯高之喪冉子見孔子賻賵之使未至而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伯高之弔禮也但禮以忠信爲本若備物而代行之則無所爲中心之誠矣不亦異哉求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而已案禮有本有文本之不存文將焉附冉子爲孔子而輕財轉不免於重視其財宜乎不爲聖人所取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

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此言哭拜之事而見禮義之詳審也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是喪也吾惡乎哭諸惟兄弟者祖父之遺體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哭諸廟門外師爲成我者哭諸寢朋友輔我者哭諸寢門外所知知我者哭諸野今哭伯高於野而比於所知則太疏於寢而比於師友則太重吾憶伯高之來也由賜而見吾將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又誨之拜曰爲爾哭而來知生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拜之爲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死者傷而不弔爾非正主則勿拜也案禮生於人情之所安而可以義起權於疏戚重輕之際凡以稱乎情而已是故哭諸賜氏義也教子貢之拜不拜禮也禮義並得卽子於伯高情亦無

不至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此論居喪有疾飲食之事也滋旨也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曾子曰人子居父母之喪不茹葷不飲酒禮也然當其有疾或恐傷生則食肉飲酒又必加以草木之滋焉記者以爲薑桂之謂也案居親喪者至中月而禫然後先飲醴酒食乾肉曾子之言特爲有疾

者權之恐其不勝喪而比於不孝。疾已復初可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此言子夏過厚於子之事。而見朋友相勖之正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子夏喪其子。以哭甚而喪其明。曾子往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有喪明者。禮則哭之。於是曾子哭。子夏亦哭。且曰天乎。予固無罪。曾不知何以至此也。曾子聞而怒曰。商。女何云無罪也。吾與女同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女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同於夫子者。由女不推尊夫子之故。爾罪一也。昔喪爾親。所以自致於親者。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今喪爾子。遂致喪爾明。爾罪三也。尚何得自云無罪與。子夏乃投杖而拜曰。微子言。幾不自知。吾無所辭過矣。吾無所辭過矣。吾離朋友之羣而散處也。亦已久矣。案朋友之交。不以情而以義。若曾子之責善。子夏之引過。皆古義也。論交者可以知所法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此言君子之居處。當合乎禮也。內。謂正寢之中。外。謂中門之外。大故。喪憂也。君子之動靜有常。出入有度。若晝居於內。則似有疾矣。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則似有喪矣。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與疾。不晝夜居於內。示有常也。案晝主動。夜主靜。惟居喪則廬於中門外。雖夜亦不入。致齊寢

疾則處於寢與及房闥之內雖晝亦不出君子動靜惟時是之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此言居喪過禮之事也高子皋名柴孔子弟子哭不成聲曰泣血即淚也由痛出故曰血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蓋有人所不能及者悲無聲而出涕一如血之出如是者三年未嘗笑而見齒君子以為難洵然矣案子皋之

居喪所謂賢者過之哀至於久而不衰是以難能而可貴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此言衰制而并及服衰之禮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衰服所以表哀長短之制精麤之宜隨輕重而為之欲其稱也若衰不當物等於無衰與其亂禮而疑後世寧并衰去之而禮制猶或可存耳至於

服衰者抑又有禮焉齊衰不以邊坐以坐宜專席也大功不以服勤嫌於務他事而忘哀也案所云不當物寧無衰者非果謂衰可廢乃以深明不當物之不可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言大功則齊衰可知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

此記聖人行禮稱情之事也孔子過衛適遇舊館舍之主人有喪入而哭之哀既出命子貢說驂馬以賻之子貢曰賜侍夫子久於凡門人之喪未見有說驂以助者今說驂以與舊館人毋乃太厚乎夫子曰予向者於主人之喪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今若不賻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也小子其如吾意而行之案

禮之行於天下。有其情焉有其物焉。物至而情不至。無爲貴物矣。若情至而物不至。又無爲貴情矣。是以聖人之出涕也。厚於情。其說驂也。厚於物。外內相稱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此言喪禮以哀戚爲本也。孔子之在衛也。適

有孝子送其親之葬者。而夫子觀之。歎曰。善哉爲喪乎。可以爲事親者法矣。小子其謹識之。子貢曰。旣殯而葬。常道也。夫子何獨善爾也。曰。女不見其往與反乎。當其往也。親柩在前。而號呼以從。與嬰兒之甫離懷抱而追求迫切者無異。則如慕焉。及其反也。親體在外而奉神以還。未知神之來否。而徬徨不進。則如疑焉。此其所以善也。子貢曰。日中而虞者。將以安親之神。與其遲疑於中道。曷若急反而行虞祭之禮乎。夫子申言曰。小子其謹識之。毋易我言。我未之能此也。案孝道之大。莫過於送死。慕則從親於途。而惟恐不及。疑則痛親在野。而如不欲還。皆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謂如疑則反遲。有不若速反而虞者。是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此言孔子受祥肉之禮也。顏淵之喪。祥祭畢。

饋肉於孔子。孔子出而受之。旣入。彈琴而后食。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案此與子哭之慟同一意理。程子疑非聖人舉動。過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此言有喪拱手之事也。孔子嘗與門人立。叉手而以右手加於上。二三子見而做之。亦皆尚右。孔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我之從

右以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其何居乎。於是二三子皆反而尚左。案左陽也。右陰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孔子於手容之細功服之輕而動必合禮如此。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

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此記聖人知命之學也。負手曳杖。反手却後而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阼階主位。西階賓位。兩楹賓主相夾之地。孔子蚤起。反手曳其杖。消搖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圯乎。梁木其朽壞乎。哲人其萎謝乎。歌畢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異哉歌也。泰山而頹。吾將安所仰賴也。梁木而壞。哲人而萎。吾將安所依放也。度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吾聞三代之禮制不同。故殯饋之所亦異。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以爲主也。殷人殯於兩楹。則夾於賓階主階之間也。周人殯於西階。則猶在西以爲賓也。而某也殷之後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兩楹之間

而見饋食之事。是以殷人享殷禮也。夫明王不興。時不我與。天下其孰能尊予之道者。以夢驗之。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案鉏商以獲麟告。孔子曰。吾道窮矣。至是因夢而歌。自知將化。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聖人何容心焉。至所謂坐奠於兩楹之間者。從後而言之。則萬世王祀。與天無極。殆其應與。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此言孔門弟子爲師之喪制也。孔子之喪。門人相與議所服。疑而未有決也。子貢曰。師弟之恩。猶父子也。昔夫子嘗行之矣。顏淵死。哭之慟。若喪子而無服。其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尊之如父。報以三年。但不爲衰弔服加麻。禮也。案師友皆弔服而加麻。謂服緦之絰帶。以麻爲之。既葬則除。非五服之正服也。孔子以子之喪處其弟。門人即以父之喪處其師。恩義之重。非心喪三年。蓋有不足爲報者。其不爲服。則亦裁之以禮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此記孔門送葬之禮也。牆柳衣。翣棺飾。披持棺者。崇崇牙也。綢韜也。練素錦也。旐以緇布爲之。廣終幅。長八尺。喪葬之制。自夏殷以至於周而禮大備。如孔子之喪。則公西赤爲之志焉。以柳車錦褚爲覆棺之飾。而其外爲邊障如牆。車邊置木翣爲障。又設披。使左右維持以防傾覆。此皆周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旗物之屬。刻繒爲崇牙。則殷制也。又纏竿以素錦。而於竿首設旐。則夏制也。案此記者推其制所自出。故鄭氏云兼用三王。謂用三王時所制之禮也。爲志。蓋志古典禮。考核精當。以施於今。非章識之謂也。說者以爲孔子有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豈知所以尊聖人者哉。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此記孔子弟子送葬之事也。褚覆棺之物。蟻結畫蚍蜉之形於褚之四角也。子張之喪。其門人有公明儀者爲之志焉。葬禮大夫以上用帷。子張士也。用褚幕覆棺。而以丹質之布爲之。復畫往來交結如蟻狀。垂於幕之四角以爲飾。蓋殷之士禮如此。案記有云。掘中霤

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固孔門之所尚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此言親疏報仇之法也。子夏問於孔子曰。人

子居父母之仇。當何如。夫子曰。恩莫重於父子。義莫大於復仇。必寢苫而常以喪禮自處。枕干而常以兵器自隨。不服仕而事人。其心直不顧與仇者共生於天下。如遇諸市朝。兵在於身。不待反求而鬬。市朝且然。他可知矣。再問曰。設有昆弟之仇。將何以處之。曰。所仕之國。弗與仇者同朝。若奉君命而出。遇之而不鬬。以兄弟之恩。稍殺於父母故也。又問曰。設有從父昆弟之仇。何以處之。曰。不爲首難。若親子弟有能自報之。則執兵以陪其後而爲之助。以恩又殺故也。案朝在公門之內。閽人掌其禁。兵器不得入中門。惟大詢衆庶在外朝則得入。又凡野外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不必是戈戟。佩刀以上皆是。曲禮謂兄弟之仇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鬬者。專以仕而爲君出使者言耳。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此言弔服有師友之別也。絰謂緦麻之絰。一

股而環也。羣謂友也。師友以道合。其服皆弔服加麻。孔子之喪。二三子出外而不免絰者。所以隆師也。若羣弟子之相爲服。居則加絰。出則否。以別於師也。或曰。羣亦爲孔子。蓋門人之疏而恩淺者。

易墓。非古也。

此言治墓之事。而引古以明之也。易謂芟治草木。古謂殷以前也。葬者藏也。形體消化。合歸於土。於是乎有墓。無事崇高。無爲封樹。乃

古之制。若墓而時易之。則非古也。案禮。不墳不脩。爲骨肉已歸於土。而魂氣則栖於廟。廟重墓輕也。然親骸所歸。豈其葬則忘之。後世重墓雖非古制。固得禮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此言喪祭主於哀敬也。子路曰。吾嘗聞之夫子矣。禮以喪祭爲大。喪祭以哀敬爲本。人子之居喪。與其哀戚之不足。徒飭其明器。厚其衣衾。而禮有餘也。固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爲愈也。人子之致祭。與其恭敬之不足。徒陳其俎豆。潔其牲牢。而禮有餘也。固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之爲愈也。案禮有本有文。哀敬從乎心。其本也。禮從乎物。其文也。二者以相稱爲善。然或無其財。而禮有不足。則哀敬固無不可自盡者。孔子言此。亦寧儉寧戚之意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八

檀弓上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此言反柩之失禮也。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鄭注作奠徹。謂徹祖奠也。多。猶勝也。曾子弔於負夏。時主人既祖。柩車南出。婦人自堂降階。而祖奠設於柩車西矣。因榮曾子之來。遂徹奠。推柩而反還階閒。於婦人之以柩反而升堂者。復降之而後行受弔之禮。此蓋示死者將出。遇賓而反。疑亦事死如生之意也。從者問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則未成行。何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於子游曰。禮果若是與。子游

曰。喪有常禮。飯含則於西室牖下。小斂在戶內。大斂在東階。殯於西階。祖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葬於墓。以次漸遠。故喪事有進前而往。無退後而還。若之何推柩而反之也。曾子聞之乃曰。多矣乎勝於我之所說出祖者。陸氏佃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塡之。孔叢子。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胡氏銓曰。池以竹爲之。喪行之飾。塡與縣同。魚以實之。謂將行也。案諸經無以殯肂爲池者。又飾柩一池在祖奠前。

胡氏移之既祖後。亦非。且塡亦不可訓爲縣也。仍依鄭注爲是。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此言同弔異服之事。禮有得失也。裼露臂也。夫夫。上語辭。下指子游。弔喪之禮。於主人之變服不變服也有辨。乃曾子襲裘。子游裼裘。皆在未變服之前。曾子但知臨喪去飾。因以子游之裼裘爲非。指而示人曰。夫夫也。是宿昔所稱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竟裼裘而弔也。迨主人既小斂。變服而袒。以麻括髮。子游於是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復入。曾子見之。爽然自失曰。是我之過矣。是我之過矣。夫夫之裼裘誠是也。案禮。主人未變服。弔者服朝服羔裘元冠。緇衣以裼之。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弔者服朝服。以衣襲之。加武以絰。

友則加以帶。此襲裘帶絰是也。蓋喪事爲凶。始死則尚從吉。所以曾子子游之弔。因之而異。張子云。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使一人失禮。必而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者。謂此一段爲可疑。故盡信乎記者常失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

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此言除喪與琴之事。善其各中於禮也。子夏既除喪而見於孔子。孔子予之琴以散其哀。子夏和之而不調。彈之而不終曲。起而曰。哀未忘也。以先王所制之禮。有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於孔子。孔子予之琴以散其哀。子張和之而調。彈之而終曲。起而曰。喪之除也。於先王所制之禮。不敢不至焉。案四制。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商也哀有餘而不敢過乎禮。師也哀適至而不敢不及乎禮。是皆能以禮自制者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此言子游以非禮之服。正惠子之失也。司寇惠子。衛大夫。名蘭。文子。惠子弟。名木。卽彌牟。皆靈公孫。牡麻絰。以雄麻爲絰。司寇惠子之喪。子游與惠子爲友。宜著弔服加緦麻帶絰而已。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是齊衰之服也。蓋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重服。敢辭。子游答曰。是禮也。文子不覺其譏。退而反哭於喪次。子游趨而就

家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重服。而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於是文子悟其意。退扶適子虎正喪主之位。而言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重服。而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以承子之志。子游於是趨而就客位。從禮之正也。案子游重爲之服。卑爲之趨。自爲非禮。而因以正人之非禮。與檀弓問公儀仲子立孫之事同。皆所以行權。權而不失其正。於禮固不

為無補矣。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
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
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此言除喪受弔。而能中乎禮之變也。將軍文
子。即彌牟。主人。謂其子簡子瑕也。深衣。既祥
之麻衣。練冠。未祥之練冠。廟。神主所在也。自
目曰涕。自鼻曰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矣
而越人來弔。遠而後至也。維時主人著深衣。

首練冠。不純吉。亦不純凶也。待於廟。不復迎
賓也。不哭而垂涕洟。哀之時已過。而哀之情
未忘也。子游觀之而歎曰。將軍文氏之子。其
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無此禮而為之禮。
其舉動也中乎節矣。案禮雖制於先王。而可
以義起。義所以權乎禮之變。變而不失其節
者也。禮無弔人於除喪後者。亦無除喪後受
人弔者。文子之子。庶幾其當於義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

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
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此言殷周異尚之事。學禮者各有所本也。禮
有殷周之不同。幼則稱名。冠則稱字。五十服
官則專稱伯仲。既死則稱謚。此周道也。麻在
首曰經。經也者。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人死。
則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其上。浴尸令浴
汁入坎中。又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
著屨。及葬而柩出。則毀廟門西邊之牆。躐行

神之壇。出於大門。如生時為壇告神而出之
事。此殷道也。凡若此者。學者共行之。方氏慤
曰。生以文為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周道。
死以質為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殷道。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
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
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
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
諸兄弟之貧者。

此言治喪循理之事也。子柳子碩兄也。具謂器物。斃謂嫁之也。布錢也。班猶分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治喪事合用之器物。子柳曰無其財。何以爲用哉。子碩曰。請斃庶弟之母。子柳曰。人孰不孝其母。奈何斃人之母以葬吾母也。不可。既葬。畢。子碩又欲以賻錢之餘者具祭享之器。子柳曰。不可。是因親喪以爲利也。吾聞之。君子不家於喪。請以喪事之餘。分諸兄弟之貧不自立者。案喪具稱家有無。若斃人之母以葬其母。欲盡乎孝而實非孝也。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若以賻布之餘具之。欲盡乎敬而實非敬也。如子柳者。其知禮矣乎。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此言謀事者當以危敗自戕也。聞之君子曰。謀人之軍師。以制勝也。故敗則與之俱死。謀人之邦邑。以圖存也。故危則與之俱亡。夫惟有死之亡之之心。而後能豫善其謀。是故任大事者。立大節者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此言徇己害人之事。而得風刺之正也。公叔文子名拔。蘧伯玉名瑗。皆衛大夫。公叔文子升於瑕丘之上。時伯玉從之遊。文子曰。樂哉斯丘也。今我遊於斯。死則欲葬於斯焉。蘧伯玉曰。吾子而誠樂之。則瑗請前行以去子矣。蓋不欲與聞其事。又不欲直指其非。故微言以示諷也。案公叔文子。問當日所謂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者。乃卽一事以觀。而已見其言非所言。樂非所樂。取非所取矣。孔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知文子之未聞乎道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踴有節。

此言過哀之宜有節也。弁地之人有其母死而泣若孺子聲無節者。孔子聞之曰居母之喪固以哀爲主矣。然哀而過焉。抑恐繼之者之難也。夫所貴乎禮者。前者爲其可傳。後者爲其可繼。故哭踊皆有節。若無節。則不可傳而繼矣。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義與此異者。孔氏謂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爲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此記武叔失禮之事也。武叔名州仇。遭喪者小斂畢。主人於戶內袒括髮。乃徹帷。奉尸夷於堂。蓋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是袒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奉尸夷於堂之前也。乃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皆出戶矣。既出戶。乃袒且投其冠而括髮。是失哀節也。子游以爲知禮。殆反言以嗤之與。案上出戶謂舉尸者。下出戶謂武叔也。陳氏澔改上戶字爲尸。非是。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此言親臣之有常職也。卜當爲僕。左右。左體右體也。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射人掌公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之。遇君有疾。必資扶助。則卜人之長扶其右。射人之長扶其左。不幸而君薨。仍以是人遷尸。以其爲平日親近之人。不忍變也。案游氏桂曰古者宮中之治。總以大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所以防微杜漸者如此。則夫在寢在朝。日於君之左右。而爲卜人射人之師者。平時之不可不慎其選也亦明矣。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此言相爲服之事。而推乎禮之變也。從母。母

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夫音扶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此二人相爲服是禮之所無故君子未之言也或以爲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蓋禮之變焉耳案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直如父母不可以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張子朱子之言深得禮意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此言吉凶之異而君子得行禮之中也縱縱急貌折折止貌騷騷謂太疾鼎鼎謂太舒猶猶則疾舒之中也喪事主哀不尚脩飾欲其急而趨事則縱縱爾吉事主敬不宜率略欲其綏而合禮則折折爾故喪事雖遽而不至於陵節吉事雖止而不至於怠慢若遽而無序則騷騷爾而近於野若止而不前則鼎鼎爾而類於小人君子則不然不太疾不太舒蓋見其猶猶爾案游氏桂曰君子處吉凶之際以失禮爲懼故疾徐之節常得其中然非素範於禮臨事未有不失之過與不及者容貌儀度夫豈細故哉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此言君子愛親之心也喪具棺衣之屬喪具所以厚終而君子以悉具爲恥故一日二日之閒可以猝辦者君子弗豫爲也案王制有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蓋慮倉猝之變致有送死之憾耳若一日二

日可爲之物而無不爲是不以久生期其親非孝子之道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此言喪服輕重之義也喪服所以表哀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己子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以恩爲可親引而進之也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乃無服蓋以義爲可嫌推而遠之也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其薄者蓋以其夫爲之杖期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伯父叔父父之屬也伯母叔母則母之屬故服與伯父叔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兄弟之子之婦則婦之屬故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只爲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蓋禮以義起若繼父之同居者甥於從母之夫舅之妻同爨者皆爲之服則嫂叔之服小功今雖異古其義一也案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爲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爲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此言臨喪之哀心不在乎食也有喪者以哀爲本故臨喪必助其哀食於其側未嘗飽也案有喪而執其役不食則廢事飽食則忘哀皆非禮也或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此言旅次聞喪之禮也其徒謂客之旅曾子與客立於門側見客之從者疾趨而出曾子

問曰。爾今將安之。曰聞吾父死。將出哭於巷。

因命之曰。爾還哭於爾所次舍之處其可矣。於是曾子自居北面。而以賓禮弔之焉。案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面。蓋同國之賓則然。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因以同國賓禮弔之。爾次。徒之室。不於客之正室。客非喪主。亦避尊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此言送死之事。當以神明之道求之也。之往也。謂以物往送死者也。味當作沬。音黑光之沬也。簨虡懸鐘磬之格。橫曰簨。直曰虡。孔子曰。死生亦大矣。惟明乎死生之理者。而後可與言仁知。若往送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不仁而不可爲也。往送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不知而不可爲也。故古人送死。未嘗不備物。而不必其適於用。竹器則編而無縢緣。瓦器則粗而無光澤。木器則樸而無雕斲。琴瑟雖張而不平調。竽笙雖備而不和協。雖有鐘磬無簨虡以爲懸掛。其謂之明器者。乃先王酌於有知無知之閒。而以神明之道待之也。案死生不異者。雖人子不忍忘其親之情。而事生事死。終不可以無辨。惟神而明之。斯仁知之理盡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

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此明聖人言各有當。而非智足知聖者不能知也。喪謂失位。桓司馬名魋。敬叔即南宮縚

也。有子問於曾子曰。汝聞失位去國之禮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失位則欲速貧。既亡則欲速朽。有子曰。貧朽非人所欲。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乃聞之夫子也。有子又曰。是固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蓋與子游共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非徒言。必有所為而發也。曾子因以有子之言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功三年而猶不成。夫子曰若

是其靡而無益也。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一人言之也。南宮敬叔既失位去魯。比其反也。必載寶以朝君。夫子曰若是其賄而求得也。轉不如速貧之為愈也。喪之欲速貧。殆為敬叔一人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知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為中都宰。為民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而務從其厚。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

子失魯司寇。將應昭王之聘而適荊。蓋將先以子夏。又使冉有相繼而往。期於見用。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案人之生死有分。而得喪無常。若肆其侈心而至傷財。肆其利心而至害義。誠為君子所深嫉。然欲其速朽。欲其速貧。抑又非情理之常。有子聞曾子之所聞。既以為有為而發。復證以中都之荊兩事。可謂智足知聖矣。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

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此言哭鄰國臣之事見禮所由變也陳莊子陳恆之孫名伯問遺也齊大夫陳莊子死赴告於魯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魯人議欲勿哭繆公疑而不決問於縣子縣子對曰古之爲大夫者外無私交卽束脩之微不越竟而問遺是故死不相赴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若今之大夫旣專盟會之事而與國君相交接雖欲勿哭將安得而勿哭乎且臣聞之哭有二道焉有愛而哭之者義出於不能已也有畏而哭之者勢出於不得已也公曰然然則當如何縣子曰於異姓之赴者而哭其哭諸異姓之廟焉而可於是遂哭諸縣氏以其爲禮所由起也案春秋之世政在大夫旣君弱而臣強又齊強而魯弱故於陳氏不惟生畏之而死亦畏之其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地蓋周禮之衰而世變爲之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此言送終之器各有因時之制也仲憲孔子弟子原憲名思古謂夏時也仲憲嘗言於曾子曰三代之送葬也制器不同而各有其義夏后氏所用則爲明器蓋示民以死者之無知也殷人所用則爲祭器蓋示民以死者之有知也周人則明器祭器兼而用之蓋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示民疑也曾子重言以非之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不可用鬼器也祭器適於用人器也因時定制故殷異於夏若謂示民無知而用明器夫古之

人。胡爲而有死其親之心以出於此乎。案文質之尚。三代不相襲。卽送葬亦可見也。若如憲言。則夏用鬼器。有致死之不仁。殷用人器。有致生之不智。二者胥失其義矣。曾子深譏示民無知之說而不及於殷。則以不忍死其親者。人之同心。其失尤爲易曉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此言同母異父昆弟之服。而禮之難得其正也。公叔木卽公叔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未知所服。以問子游。子游以喪服無文而疑辭以答之曰。其大功九月乎。又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亦以其服問於子夏。子夏曰。凡服俱有定制。子之所問。則我未之前聞也。若齊衰之服。魯人行之久矣。狄儀於是乎行齊衰。記者因言今之服齊衰。蓋自狄儀之問也。案家語。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於孔子。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況其子乎。是聖人固有定論矣。魏高堂隆曰聖人制禮。外親不過緦。殊異內外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而已。同母異父之昆弟。異族無屬。於禮不當有服。卽同居亦當從同爨緦之例。無緣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張子則曰。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知母而不知父。或以爲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合而觀之。當以孔子言無服爲正。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

此言爲出母嫁之喪。行禮之事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衛人柳若謂子思曰。喪服禮之大者。

子乃聖人之後也。四方將覩子以爲法焉。子蓋慎於禮而行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制之所得爲者禮也。力之所能辦者財也。勢之所可行者時也。有禮而無財。君子弗行也。有禮有財而無時。君子弗行也。吾將何慎哉。

案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王氏肅曰。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鄭注云嫁母齊衰期。蓋誤解喪服經繼母從字而謬也。子思之母嫁於庶氏。則不當有服而難以斥言。故寬其辭。而再言君子弗行也以曉柳若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此言古者不降服之事也。縣子名瑣。滕伯名文。古謂殷時。縣子瑣曰周之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而殷以上。雖貴不降賤。惟上下各以其親耳。上謂從祖從父之屬。下謂從子從孫之屬。蓋各隨本服而爲之服也。嘗考之滕伯文矣。爲孟虎服齊衰。以虎爲其叔父也。爲孟皮服齊衰。以己爲其叔父也。此所謂各以其親者。案畧爵而尊稱孟虎孟皮。明非諸侯大夫尊同者也。鄭注。上不降遠。下不降卑。故兩舉以盡其義。馬氏謂滕伯爲二孟叔父。吳氏謂二孟爲滕伯叔父。皆非是。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九

檀弓上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此言屬子以死之事而譏其非禮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后木曰吾嘗聞喪禮於縣子矣其言曰夫孝子之居喪事有其至大者不可不深思長慮以致其謹也棺椁所以安死故必外內精好無使土或至於親膚爾其識之我死亦當如是也案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此孝子所以事親而后木乃豫以屬其子則陋矣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此言小斂之禮有得失也未設飾言未襲斂曾子曰人死斯惡之矣尸在室去衆衣沐浴

而未設飾故帷堂俟小斂畢而後徹帷魯人仲梁子則曰因此時男女在戶外哭位未定故帷堂俟小斂畢而後徹帷二子之各言禮意如此又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就地不設席曾子則曰於西方其斂之時卽於此席上而設奠矣記者因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者非禮之正是魯人行禮末俗之失也案送終之禮雖出於倉卒而必有其義故未飾而帷堂者乃人子所爲不敢褻其親如曾子之言是也物生於東設奠於東方者乃人子所爲不忍死其親如子游之言是也學者以禮爲衡別而觀之可矣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此言喪服宜從古也綌粗葛布繐細而疏曰繐喪服上衰下裳縣子曰喪服之制所以表哀故服必用麻後世日趨於便利或以綌爲衰或以繐爲裳但取輕凉適體非古制也案古之五服自斬至緦雖升數不同要未有不以

麻者若用緆用緦則非先王制喪服之初意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此言哭者呼名之不合於禮也滅子蒲名子蒲之始卒也哭之者乃呼其名高子臯聞之曰若是其非禮也豈不野哉於是哭者改之案孝子於親之方沒復之以衣或有呼名者蓋冀其聞名而反也若舉其名而哭則非禮甚矣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此言喪不用相者之疏於禮也沽猶疏畧也人子於親有不能不盡之情有不能遽盡之情惟始喪爲難言之矣哀痛之至心煩慮亂莫或助之未有能當乎禮者杜橋之母之喪宮中不立相導是以識者非之而以爲疏畧於禮也案孝子喪親悲迷不知禮節所以須人輔相於此而不致謹其不抱憾於終身者鮮矣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此言始死易服及吉服不以弔之禮也禮服有吉凶之異夫子嘗曰始死之時或有侍疾問疾之人服羔裘元冠者當改易之而已至於小斂之後則羔裘元冠夫子亦不以弔也案羔裘元冠朝服也吉不豫凶故於疾者始死則易以深衣於既小斂則襲裘帶絰而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

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此言喪具以稱爲禮也下棺曰封子游問送終之儀物夫子曰人孰不欲厚其親者而家有不同亦各隨其家之有亡而已子游不達疑稱家有亡則有者必至於過亡者必至於不及於何而爲之劑量也夫子曰若富有則依乎禮而毋恃其財以爲所不得爲苟其家貧矣但斂襲手足勿令露形還卽葬埋不待

日月之朔。縣棺而下、不用碑綍之設、如此、則力雖不足而心亦盡。人豈有從而非之者哉、案禮貴於稱、而送死尤大事。貧者固以稱其財爲禮、富者又以毋過禮爲稱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此言襲牀之事。而因以明應答之道也、賁司士名、叔氏子游字。司士賁告於子游曰、古者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由沐浴含飯而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今欲請如古禮焉、而子游直應之曰諾、縣子聞而譏之曰、汰哉叔氏。一若此禮實由己出、而因以許人者然、可謂失言矣、案子游之諾司士賁、未嘗不是、但當稱禮以答之、而直應曰諾。辭氣矜大、故爲縣子所譏。又況於言禮而失其義者乎。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此言送死致生之非禮也。宋襄公之葬夫人也、醯醢之物、多至百甕。曾子非之曰、既曰明器。則神明之而已、而又實之以醯醢、所謂之死而致生。亦不智甚矣、案周制、大夫諸侯兼用人器與鬼器。故空鬼而實人。士則無人器而止有鬼器。故鬼器亦實之、既夕禮所謂甕三醯醢屑。及甒二醴酒是也。襄公諸侯而實鬼器。故曾子譏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此言歸賻之事也。旅下士也、四布四方之賻布也、孟獻子之喪、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稟承主人之意、使旅歸還四方之賻布。夫子善其廉而曰可也、案君子不家於喪。如司徒旅之歸四布、在世祿之家、固可以爲法矣。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此言助賵致命之事、而見再讀之非古也、喪禮、祖奠畢、公賵賓賻入告於宮、奠於柩前而

受之。又書其人名與其物於版。次曰遣奠畢

主人之史更於柩前西面而讀之。曾子曰此非古也。賵賻既告遣奠又讀是再告也。案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一告不已而至於再欲神一一而知之。則幾於瀆矣。周末文勝。宜曾子以爲非古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此言臨終不忘儉之事也。成子高齊大夫姓國字伯高謚成也大病謂死也蓋諱之之辭成子高寢疾其家臣慶遺入臥內而請問其遺命曰子之病甚亟矣如至於大病則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死生一理也生有德澤加於人死亦不以侈靡害乎人吾縱生而無益於人吾其可以死害於人乎哉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者我死則擇不可耕種之地而葬我焉可矣。案成子高臨終而不忘謙儉如此記禮者傳之。蓋予之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此言臣服小君之儀容也。問當作聞衎爾和適之貌子夏聞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則見其衎爾焉蓋小君義重而恩輕惟義重故皆服不杖期惟恩輕故惻隱不能至而容貌和適也。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此言聖人待賓之事也賓客有自遠方至而無所館者夫子嘗曰生當於我乎館死亦當於我乎殯蓋因朋友而類及於賓客見聖人用情之厚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此言國子從儉之事也國子高卽成子高嘗言人死必葬葬也者所以爲藏也藏也者恐爲人惡而欲其弗得見也是故襲之以衣足以飾身棺則周於其衣椁則周於其棺土則周於其椁自內而外歸合於土務期深密不使人知今乃反封𡊮以爲墳種樹以爲表豈葬之爲藏欲人弗見之意哉案送終之禮不可不備故襲斂以後爲之棺椁則土不至親其膚爲之柳翣則人不至惡其死更爲之壙

樹則後世子孫不至於失其處周官冢人用爵等爲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誠以葬之不可無識也子高意在於儉而獨非之亦異於禮所云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此記葬孔子封墳之法也若堂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若坊如坊堤之上平旁殺而長也若覆夏屋如夏時之屋旁廣而卑也若斧如刃之向上而狹也馬鬣封者鬃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三斬板謂側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納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其繩而升板於築土之上又約築如初凡三次也孔子之喪有自燕而至於魯

以觀者舍於子夏之家子夏曰其爲聖人之葬人與則事皆合禮觀者應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也則有未必然者子何觀焉昔者嘗聞夫子之言曰封之形四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自覆夏屋以上皆用力多而難成唯若斧者儉而易就吾從若斧者焉卽俗所謂馬鬣封是也今築夫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卽封畢而止庶幾從夫子之志而

不違乎哉案子之葬也公西華爲志備三代之禮而封獨從其儉者何陳氏祥道曰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此言婦人服麻之事不變其所重也婦人居齊斬之服帶用牡麻結本卒哭則以葛爲首絰以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是不葛帶也案禮男子重首而婦人重要故卒哭之後

男子以葛易麻帶而首絰不易婦人則以葛易麻絰而要帶不易蓋齊斬之服如是若大功以下至卒哭則竝變爲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此言薦新之禮也孝子之於親殯而未葬觸物傷感無時不然故有時味及新穀而薦之其禮牲物則視月朔之朝奠無以異焉案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奠而已朔奠謂之殷奠其禮視大斂男女卽位內外從事薦新之禮如之蓋重其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此言親疏除服之節也喪服之輕重不同故除服之先後亦異如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當變麻者則變之緦麻服滿者則除之各以其服爲斷固有不視乎主人者張子曰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以改葬之服除蓋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既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緦久不葬者似

難爲虞祭以無几筵也案此則葬之不可不及其時而服之不可不循其節也明矣

池視重霤

此言設池之義也池柳車之池重霤屋霤也以木爲之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故柳車之池亦象之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籠形衣以青布其方面之數各視重霤也案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

池。大夫畫帷二池。士布帷一池。蓋從諸侯而下。各以等級爲差。舉一池。而凡附棺之物。皆可類推也。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此言諸侯卽位備物之事。而示不遽成也。椑柂棺也。人君體尊。無論少長。卽位之後。預爲終具。其名曰椑。歲一出而漆之。縈縈然以致其堅而又卽藏焉。所以示謹也。案喪具有歲制時制月制日脩之異。惟人君體尊物備。卽

位爲椑。有豫道焉。歲必漆之而又藏之者。舊注謂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於中。又方氏云。不欲令人見故藏之也。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父兄命赴者。

此記始死之事也。始死。持衣招魂。招而不復。則用角柶拄尸之齒。令口不閉急。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又具飯以待含。又陳新衣而斂。又設帷於堂上。凡此六事。一時竝起。其於恩識之人。宜往告之。父兄則從而命赴者。皆所謂復而後行死事也。孔疏云。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案自命赴者。赴於君耳。其他則父兄命之。非士大夫之別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此言君復之事。禮備而求之徧也。君。王侯也。小寢。燕寢。大寢。正寢也。小祖。謂高祖以下之廟。大祖。謂太祖之廟。庫門。郭門也。君之復。於

小寢大寢小祖大祖者。皆素所居處及有事之地也。於庫門者。素所出入也。於四郊者。素所經至也。蓋魂氣雖無不之。要不離乎生平之所熟習。故所以求之者如此。案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此言祭肉不露見之事。所以致其潔也。剝。倮露也。喪之祭品。有不可倮露者。爲奠與。抑爲

祭肉與案士喪禮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又小斂陳一鼎既斂奠於尸東祝受巾巾之蓋凡脯醢之奠不惡塵埃可倮露而無覆其覆以巾而不倮露者必祭肉也此故爲疑辭以明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此言殯後布材之事而見葬禮之宜豫也布陳也材謂椁材明器謂明器之材喪三日而殯士大夫之通禮也殯後十日當備葬事則陳列其爲椁之材與明器之材而暴乾之以供用焉案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此互言材與明器者省文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此言設奠之候并及小祥以後之禮也逮日及日未落也使受君任使也禮自始死至未葬以前皆朝夕奠朝奠以日出象朝時之食夕奠逮日未落象夕時之食也父母之喪未殯哭不絕聲既殯朝夕哭然廬中思憶則哭祥後哀至則哭皆哭無時也至小祥後或君有事使之比反必祭告俾親知其已反也案春秋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禮也然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又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蓋君命既不敢以不從親心又不忍以不慰使還而告固孝之道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此言小祥之喪服也練謂小祥以服練故名也練衣以精熟之麻爲之縓淺絳色緣疏謂中衣領及袪緣也絇屨頭飾狀如刀也衡横同袪謂袂緣袂口也居喪者期而小祥則以練爲衣以黃爲裏而練衣以縓爲緣者明外除也絰則去首葛而餘要屨則純繩麻而無絇飾者未全吉也吉時玉瑱所以掩耳初喪去之小祥以角爲瑱耳漸有閒也冬時衣裏

皆有裘吉則貴賤異喪則同用大鹿皮以色白與喪相宜也小祥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亦不爲裼小祥則廣長有袪又從而裼之以爲飾也案練衣蓋卽功衰爲父衰七升爲母衰八升皆在大功故謂之功衰以其練熟爲之故又曰練也鄭注以爲中衣似非是經不應舍正服而言中衣也緣緣當承練衣而言謂以縓色布多一升者緣之也練衣則單黃裏者中衣也以黃色之布爲之而裏於練衣之內或謂卽下文所云裼之者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此言哭弔之各有宜也親喪在殯不出弔然聞兄弟之喪則雖異居而遠服之最輕爲緦麻亦必往哭親骨肉也若非兄弟則疏而無親卽鄰之至近亦不往矣至於平時素所知識者之兄弟而死雖不同居亦皆弔其所識者重友誼也案雖緦必往蓋不易服而往哭之舊說謂所識者死則弔其兄弟非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子且不弔況兄弟不同居者乎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此言棺椁之制也水兕水牛兕牛也杝卽椑棺梓棺二卽屬棺與大棺縮直也衡橫同衽小要其形兩頭大而中小端頭也蓋之尊者

其制必隆棺至四重尚深邃也水兕耐濕爲一重以近裏厚三寸杝亦如之爲一重以次皮杝外有屬棺屬外有大棺並用梓上下四旁皆令周匝也古者棺以皮條束合之直二橫三而棺與蓋之際鑿爲坎形則連以衽每束一椁以柏之端謂之題湊其長六尺也案棺之制四重凡五物上下四旁無不周匝惟椁則不周者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

之爲之不以樂食

此言天子哭諸侯之禮也。紂緇同緣衣也。絰行字也。諸侯薨在本國。赴於天子。天子遙哭之。則爵弁緇衣。用士之祭服。或曰。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天子每食有樂。今哭諸侯則不復奏樂也。案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哭之而止服爵弁紂衣者。天子至尊。不見尸柩。則不弔服也。注以絰爲衍字。或此約舉弔哭二禮之服。故兼以絰言之與。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此言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菆塗。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載柩車。畫轅爲龍也。以椁謂此叢木象椁之形也。斧。繡爲斧文。以覆椁也。天子之制。與人臣絕。故古者殯法。叢塗龍輴。有如椁然。又繡斧文於綬幕。用以爲覆。斧覆既竟。四注爲屋而盡塗之。此天子之禮也。案常人之喪。葬乃用椁。天子於殯時。叢塗龍輴而以爲椁形。且椁之上有斧。斧之上有屋。未復四面而盡塗其外。惟其至尊無匹。故禮有獨隆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此言天子之喪禮。別於朝覲也。諸侯朝覲天子。爵同者其位亦同。唯天子之喪禮。哭踊各有位。此時五等諸侯。惟有分別同姓之伯叔兄弟。異姓之婚姻甥舅。以及庶姓之無親者。相從而爲位。以哭。概不以爵位列之也。案朝

覲之禮。位從乎爵。尊尊之義也。喪哭之禮。位從乎姓。親親之義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此言魯君誄孔子之事也。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公誄之曰。天不留此老成。以佐予於位。爲今其無復望矣。嗚呼哀哉尼父。案諡必有誄。而誄不必諡。鄭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殆未必

然。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此言失地之事。君臣皆任其責也。厭冠喪冠。厭帖不起也。盛饌樂侑曰舉。諸侯之有土地。固受之祖宗。俾世世守而弗失者。若一旦辱國喪師。亡大縣邑。則公卿大夫士皆著喪冠。哭於大廟者三日。君亦不以樂侑食。厚自貶損而往哭於后土。或有言仍舉樂者非也。案列國諸侯惟日尋於干戈。於是有爭地爭城敗軍亡邑之事。其必以凶禮致憂於廟社者。所以重守國之義而戒兵禍也。

孔子惡野哭者。

此言野哭之非禮也。喪雖凶事而必循乎禮。哭雖主哀而必定其位。若不設位爲帷而野哭。是則孔子之所惡者。張子云。孔子惡野哭者。爲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案此則野哭之惡。以非其地而致人之疑駭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此言未仕者之財不自專也。仕而有祿。則以物遺人而謂之稅。在未仕者則不敢也。如或情有不容已。義有不可辭。而當稅人。則必稱父兄之命以將之。案家事統於一尊。有父兄在則事當稟命。故內不專財。外不私惠。乃子弟之禮所宜謹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此言國喪哭踊之禮也。備盡也。臣於君喪朝夕哭踊。必依位次爲節。嗣君雖先入即位哭。然必待士盡入畢而后俱踊。士最卑。士備入則無不入者矣。案君父尊同。故朝夕哭踊。孝子與諸臣共之。孝子先入。諸臣以次入。士其最後者。分有尊卑。而哀戚無以異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此言除喪之禮也。祥謂大祥。縞謂縞冠。徙月。

禫之明月也。三年之喪，哀以漸殺。是故祥前之練，以葛易麻。至於大祥，則又以縞易葛。服有即輕之漸也。由是而禫而樂，亦不一時。是月而禫，則必徙月而樂。是即吉又有其漸也。案祥而縞，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是也。是月禫徙月樂，孔子所謂踰月則其善者是也。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及此記所言，謂三年之喪爲二十五月。鄭康成據服問中月而禫，謂爲二十七月。郝氏敬云是月對徙月而言，非即祥之月。蓋禫與樂相連爲義，不蒙祥縞爲文。此足與康成之義相發也。

君於士，有賜帟。

此言士有賜帟之禮也。帟，幕之小者，置於殯上，所以承塵。士卑不得設帟，故君於士之殯，賜之然後用之，不能皆有也。案帟，大夫以上有幕人之供，士亦有君之賜。蓋君之於士，分縣而情不隔。賜帟之禮，猶是體羣臣之意焉爾。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此言諸侯卿大夫送殤遣車之禮也。公，即君也，謂五等諸侯。注謂庶子言公，卑遠之也。車，謂遣車，載牲體之包，以置之槨內四隅者。君之適子，年自十六以至十九，未成人而死者，謂之長殤。遣車則用三乘。若公之庶子長殤，則車止一乘。大夫之適子長殤，車亦止一乘。案禮，諸侯遣車七乘，大夫五乘。降殺以兩，成人子視父降一等，殤視成人子又降一等，庶殤視適長殤又降一等，故其差如此。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此言臣爲君杖之禮也。達官謂受命於君，名達於上者。公之喪，而臣爲之服，惟達官之長則杖，而不及其屬者，以恩尤深，故其禮尤重也。鄭注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疏

不逵於君。謂府史之屬。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若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此言君弔臣之禮也。宮殯宮也。出柩始行也。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往弔於殯宮弔畢柩出。君命引之三步則止。猶若不忍其行之遽也。如是者凡三而後君退。蓋所以致其哀禮者

如此。然君來弔。不必定在殯宮。或當柩朝廟將發亦如之。或當既出大門。至平日之賓次停柩舉哀亦如之。時有早晚而禮則一也。衆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代爲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此言衰老者不可有徒行遠弔之事也。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若年至五十。無車可乘。而越疆以弔人。必有更益其衰者。此禮之所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此言存禮者之善。而因及廢禮之事也。得大夫季武子寢疾。蟜固有齊衰之喪。不說凶服而入見。且告之曰。斯道也。或幾於亡矣。士唯於君門乃說齊衰耳。武子曰。子之言豈不善乎。凡失禮顯著者。人皆可知。若其微細。固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也。蓋心不懌而強言如此。

及武子死。曾點則倚其門而歌。以明己之不與季氏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此言受弔與弔人之禮也。辭猶告也。車曰引棺曰紼。大夫弔於士。主人應下堂以迎。若適當小斂大斂與殯之時。則擯者以主人有事告焉。君子哀樂不同日。故弔日不樂。婦人無

外事。故不越竟而弔人。行弔之日。餘哀未忘。故不飲酒食肉。凡弔於葬者。本爲助執事。故必執引以導柩車。若從柩至壙。當其下窆。必皆執紼。案執引最尊者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至有贏餘。雖不執引。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引取長遠之義。紼取撥舉之義。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此亦言君弔臣之禮也。臣有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必有爲主而拜者。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與舍之人拜之可也。其弔。擯者必曰寡君承事。謂承助其喪事也。主人則曰臨。謂對擯者而謝君之辱臨也。君出而遇柩於路。亦必使人弔之。於臣民有父母之恩也。案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則弔必有拜者明矣。鄭注以拜爲往謝。實則兼弔時及往拜而言。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此言庶子不爲有爵喪主之禮也。大夫之喪。適子主之。受弔拜賓。若適子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蓋禮莫嚴於適庶之辨也。案無適子。則庶子之長者受弔。適子不在。雖同母之弟亦不受弔。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此言聞喪而哭之事也。父後。妻父之後也。適室。正寢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禮。女子適人。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其夫亦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以其正故也。然已無服。而子爲甥。宜爲舅緦。故命爲之主。受弔拜賓。袒免哭踊。蓋爲主之禮也。子爲主在東階下。故夫入

門右。北面而哭。示無二主也。此時鄉里有以哭而來弔者。則使人立於門外。告以其故。若與此死者曾相狎習。則入共哭。其不狎者不入也。若己父在。則不敢以私親之喪干尊者。故但哭於妻之室而不於適室也。若妻之兄弟不爲父後。則哭於異室。別於適也。若有殯在堂。聞兄弟之在異國者有喪。則哭於側室。嫌哭殯也。無側室則哭於大門內之右。變其主位也。若同國。則往哭於其家。喪無外事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此言哭友變禮之事也。子張死。曾子適有母之喪。不脫齊衰而往哭之。或止之曰。齊衰不以弔。而曾子則曰。我以同道之恩。但往哭之耳。豈以爲弔也與哉。案弔主於禮。而哭本於情。故鄭注謂曾子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蓋曾子此時已卒哭而易受服矣。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此言喪事爲擯之位異於吉也。悼公。魯哀公子。名寧。擯。贊相禮事者。有若之喪。悼公往而弔焉。子游爲擯而由左。蓋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故子游正之。案由左由右。皆謂主人之左右也。孔疏謂擯賓居右而己居左者。未是。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此言魯侯爲王姬著服之事也。穀當作告。王

姬。周女。齊襄公夫人也。齊以王姬之喪來告於魯。魯莊公爲之服大功。解之者或曰。王姬歸齊。由魯爲主。比於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也。或又曰。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故爲之服大功。則失之矣。案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姊妹。而天子不爲之服。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又書王姬歸于齊。此於齊之告喪所以服大功也。或者不察而以爲外祖母。莊公是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則王

姬乃舅之妻非外祖母。又諸侯絶期外祖母不當有服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

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此言晉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也狐偃卽子犯子顯公子縶也晉公子重耳以驪姬之譖避難奔翟逮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之且述穆公之命曰寡人聞之從來死生更代之際亡國於斯得國亦於斯雖吾子儼然今在憂服中然失位亦不可久也乘時亦不可失也孺子盍圖之重耳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必辭焉亡人無所爲寶惟仁親以爲寶今父之死是何等事若又因以爲得國之利其罪大矣將天下其孰能爲我解之孺子其必辭焉公子重耳因對使者曰以君之惠辱弔亡臣重耳身出亡而父死曾不得居於喪次盡哭泣之哀而以爲君憂父之死

是何等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惠弔之義乎於是稽顙而不拜謝哭泣而起起而不復與使者私言使者子顯歸以致命於穆公穆公稱之曰仁矣夫公子重耳乎爲後者當拜謝今但稽顙而已以未立爲後故不成拜也哭而起則哀痛其父也起而不私是遠反國之利也案舅犯之教重耳特致飾於辭命蓋霸者假仁之事耳然其言則惻然仁孝之言也故大學論不外本內末亦有取焉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此言哭殯者不宜帷殯之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柩在殯。朝夕哭。禮必褰徹其帷。若帷殯而哭。則非古也。自敬姜之哭其夫穆伯始也。案敬姜早寡。常晝哭以避嫌。帷殯宜亦此意。然夫婦之義。生同室。死同穴。何獨在殯之時。嫌於褰帷而哭乎。自敬姜行之。世俗從而效之。非禮意矣。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此言居喪不敢過於哀毀之事也。始猶生也。孝子遭喪而行一切之禮。乃是哀戚之至也。惟哀戚之至。故禮爲之節。正以順孝子之心。使之漸變而輕也。所以然者。君子念始而父母之生已。恐傷其性而不敢至於太過也。案子以著代。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若毀至滅性。則子道不終。而親之生我爲徒然矣。故節哀順變。正先王之所以敎孝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此言孝子盡愛親之道而冀其復生也。禱祠如云禱祀而求也。孝子無不愛其親者。於親之死。爲之復。以冀其復生。是盡愛親之道也。蓋猶有禱祠之心焉。幽者鬼神之道。望反諸幽。以鬼神求之也。北者幽陰之方。北面而呼。自幽而求之也。案死者不可復生。而萬一冀其復生者。孝子之用心如是也。故升屋北面而望其反。如自出而反者然。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此言孝子哀痛之情。尤以稽顙爲極也。隱痛也。喪禮本欲盡哀。如拜與稽顙。均爲哀戚之至痛也。就二者而言。則稽顙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尤痛之甚也。蓋拜是答賓之禮。稽顙則全是自致其哀。孔子之從稽顙而后拜者以此。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此言飯含之義取其潔而不取其褻也人始死而飯含用米與貝實於死者之口而弗忍其尸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亦用其物之美潔者云爾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此言銘旌之義也人死有銘者以其爲神明之旌也以死者之形貌爲不可見故用旌書名以識之惟愛之而不敢忘故爲旌以錄其名敬之而不敢遺故爲旌以盡送死之道焉耳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此言設重之義殷與周異也人始死以木作重長三尺此雖非主而神所憑依在是是有主之道也殷禮始殯設重於殯廟之庭及作虞主後猶聯綴以懸於所殯之廟有不忍棄焉周禮作虞主後遂徹重而埋於土有不敢瀆焉案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不同者何方

氏愨曰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主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此言奠與祭之盡其愛敬也哀素哀痛無飾也自始死至葬而有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生者哀心特甚不尚飾也唯祭祀之禮必致其文則主人自盡焉爾此豈知神之所饗必

在於此亦以表其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此言哀痛之必有節也撫心爲辟頓足爲踊女辟男踊孝子喪其親而有辟踊乃哀痛之極也若不裁限則傷其性故有算數以爲之節文也辟踊之時袒衣括髮者容貌之變也

悲慍志懣者。哀苦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
服飾。是去其華美也。而袒括髮又在去飾之
中爲最甚也。孝子理宜常袒。而有所袒。又有
所襲者。以明哀之有節限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
而葬。殷人冔而葬。
此言葬時用素冠之禮也。弁素冠也。絰環絰
也。居喪之時。冠服俱用純凶。至葬則以素帛
爲弁。制如爵弁。而其上用葛爲環絰。所以然

者葬而卽遠。與神交之道也。於是乎有敬心
焉。如弁爲周人之祭冠而以葬。冔爲殷人之
祭冠而以葬。皆以示敬也。案喪事以哀爲本。
故有厭冠麻絰之制。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
易麻絰。而敬心生矣。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此言居喪病困。尊者命食之事也。歠歠粥也
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
妻也。室老家之長相。居喪三日不食以後。大
夫之家。歠粥者則有主人主婦與室老焉。惟
慮其病困之故。有不勝喪也。是以君必命之
食疏飯以紓其哀也。陸氏佃曰。謂親喪三日
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曰爲其病也。君命食
之也。案此則當以歠字連下主人主婦室老
爲句。而以下兩句釋之。義甚通貫。雖與注異。
然固可從。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
所養也。

此言旣葬反哭之事也。堂與室皆謂廟中也。
卒窆而歸。主人反哭而升於堂。蓋以堂者。乃
親平日祭祀冠昏行禮之處也。主婦反哭而
入於室。蓋以室者。是親平日飲食供養之處
也。案旣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又
云主婦入於室。蓋此時親之形魄。已歸於土。
親之神明。則欲其仍反於廟。誠不忍其一日
而無所歸也。朱子曰。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
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

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此言反哭之事而折衷於聖人也。封讀爲窆。下棺也。人之始死則哀其死。既葬則哀其亡。故反哭之有弔也。哀之至也。蓋前此尚見殯宮。反則吾親亡焉。不可復見。哀故於是爲甚也。殷之禮既封而受弔於墓。周之禮反哭而受弔於家。夫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日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尤甚也。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言其情文兼盡。禮所宜從也。案士喪禮主人反哭。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送於門外。遂適殯宮。慤者質野之意。蓋弔禮不當於對行之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此言葬禮之順乎鬼神也。北方國之北。北首首在北也。殯從南首。固有不忍遽以鬼神待其親者。至於葬則終死事矣。其於必北方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以鬼神所尚在幽暗。欲順死者之情而反乎幽故也。方氏慤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此言葬訖主人將爲虞祭之事也。宿讀爲肅戒也。進也。虞祭名。葬有以將送死之禮。蓋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既窆。主人用以贈死者於墓。祝於此時則先歸以肅虞祭之尸焉。案虞猶安也。窆畢。迎精而反。祭於殯宮以安之。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祭於廟則男女共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此言虞祭之禮也。士虞禮。虞牲以特豕。几以依神。筵以坐神。舍同釋。奠置也。既葬而反哭

主人與有司先省視虞祭應用之牲別令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以禮地神爲親之託體於斯也待祭墓之有司反即於日中時舉行虞祭之事焉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而日中虞釋奠必使有司代者欲速反而脩虞事虞祭必待有司反者葬禮畢然後可行祭禮也釋奠則無尸周官墓人凡祭墓爲尸意者其君禮與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此言虞祭至祔孝子弗忍於親之事也卒哭三虞後祭名吉祭即卒哭之祭也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也葬之日日中即虞者以孝子之心弗忍一日離其親也自始死以來皆爲喪奠至是乃易而爲虞祭三虞之後其祭爲卒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唯存朝夕

哭也祝辭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爲成故是日以吉祭易喪祭也卒哭之明日祔於祖父廟以孫之與祖昭穆同也夫以吉祭易喪祭是變而之吉祭矣自吉祭而至於祔必接連於卒哭之日者不忍使其親一日而無所歸也案方氏慤曰不忍一日離推生者之情不忍一日未有所歸窮死者之理也舊說變者變其常謂未及葬期而葬者自虞至祔但遇剛日即連接其祭於經傳未有明據蓋必於是日也接者即所謂明日祔于祖父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此言殷周祔禮之不同也殷以練之明日而祔周以卒哭之明日而祔夫三月而即鬼其親疑於太迫期則時少寬矣此孔子所以善殷也案祔者以主附藏於祖廟有祭則就祭之俟除喪而後遷主於新廟之中時而祭焉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於寢而有不忍遽改之心故比周爲善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此言君臨臣喪之禮也。桃性辟惡。鬼神所畏。茢萑苕可掃不祥。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之。則使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爲有凶邪之氣可惡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此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姚氏舜牧曰。死與生自不同。惡生於所畏。故爲之祓除。正以釋其疑畏之心。而使君得盡禮於臣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此言殷周死者朝廟之事也。將葬之時而奉柩以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推死者之心。必自哀其遠離寢處。欲一至於祖考之廟。告訣而后行也。殷則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則殯於寢。及葬而後朝廟以行。其不同如此。案殷殯於廟。故未殯先朝。周殯於寢。故朝而後葬。此神道人道之別。如晉文公之喪。殯於曲沃。當是用殷禮。然則先朝廟而殯於祖廟與。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此言古用明器之善。而以孔子之言爲斷也。殆幾也。俑木偶人。設機而能踊跳。故曰俑。孔子謂送葬而有明器者。其知喪之道矣。雖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以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近於用殉乎哉。大名之曰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事其親也。以泥爲車。束草爲人。自古有此。即明器之類也。故孔子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今之爲俑者不仁。蓋俑則有面目機發。大似乎人。非復芻靈之略似而已。不近

於用人乎哉。案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易明
器而用生者之器。易芻靈而爲偏。後世以生
人殉葬。所自來矣。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
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
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此言爲舊君反服之禮也。魯穆公問於子思
曰。禮有爲舊君反服者。是古之制與。子思曰。

古之君子之待其臣也。進必以禮而本於誠。
退必以禮而歸於厚。故有去國而爲舊君反
服之禮也。若今之君子。進則引之唯恐不高
而若加諸膝。退則擠之唯恐不深而若墜諸
淵。其去國之後。得不爲寇亂之主。斯亦善矣。
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案此與孟子之告齊宣
王。皆似有爲而發。應氏鏞云。世衰道微。君多
虐其臣者。故警以相爲感應之理。若夫忠孝
之至。彌性無窮。則所以事其君親。宜必有道

矣。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
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
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
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此言臣於君喪有食粥之禮也。昭子季康子
曾孫名強。敬子孟武伯子名捷。三臣孟孫叔
孫季孫也。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
曰。臣於君喪何食而可。敬子曰。居喪食粥。此

天下共由之禮也。但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
室而以禮事君也。四方共莫不聞矣。故勉強
食粥而爲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
疑我非以眞情而處此毀瘠者乎哉。我是以
寧違乎禮而食食也。案禮莫大乎臣子之事
其君親。魯猶秉禮。而孟孫之言如此。與所謂
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者。皆可歎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一

檀弓下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此言弔者從主人改服之禮也司徒以官爲氏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則於主人未小斂時即絰而往子游弔焉則俟主人小斂後子游出而加絰反哭之子夏疑而問曰小斂

加絰之禮果有所聞與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主人若未小斂服未改則弔者不絰孔疏曰此與前子游裼裘而弔同雖不云帶凡單云絰則知有帶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此言禮有經權之異用也个包也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曾子曰若齊大夫晏子者可謂達於禮也已禮以恭敬爲本觀晏子於處事接物之間恭敬其有焉有若曰禮有定制不可僭而亦不可偏晏子衣一狐裘至三十年不易是儉於己也葬晏桓子僅遣車一乘及墓藏之而馬遂返是儉於親也就遣車一事言之國君牲體七包遣車當用七乘大夫牲體五包遣車當用五乘晏子以大夫而用止

一乘是焉得爲知禮乎曾子曰國無道則踰越者多君子寧過於儉朴而恥盈禮焉蓋國尚奢侈則當示之以儉國尚儉朴則當示之以禮晏子之所爲乃所以救時非不知禮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此言昭子失禮之事也毋無通斯盡也沾音

作覞聲之誤也齊大夫國昭子之母死其葬也以子張相禮問葬禮之行於墓者男子婦人必有其位安所置之子張曰昔衛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主人之男子皆西鄉男賓從之在衆主人之南婦人皆東鄉女賓從之在衆婦人之南昭子問言歎息而止之曰我爲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盡來覞禮豈宜蹈故迹乎爾當專而主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於是其家之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

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案喪禮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女之位必有別焉禮之大倫也昭子志於立異乃但爲賓主之辨而無男女之別其失禮也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此言敬姜之能知禮并知其子也文伯穆伯之子歜也穆伯之喪敬姜惟於晝而哭是哭夫以道也文伯之喪則晝與夜而皆哭是哭子以情也孔子美之曰可謂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又嘗據其牀而不哭且曰昔者吾之有斯子也以其將爲賢人而知禮也吾故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今及其死也凡朋友諸臣未見有悲感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至於失聲斯子也平日必多疏薄於待

士之禮矣案家語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蓋戒婦人所以成其子之德而又不掩其子之過可謂賢矣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此言敬姜能謹於喪禮也敬姜季康子從祖

母季康子之母死。將斂之時，陳設其生時所服之褻衣。敬姜曰，爲婦人者，若不脩飾其衣裳容貌，則不敢見舅姑，懼褻也。今將有四方之賓來，其褻亦然。褻衣何爲而陳於斯，遂命徹去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

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旣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此言先王制禮有節之事也。微猶殺也。猶作搖。蔞作柳。有子與子游共立，見居喪之人哭踊其切，如孺子之慕父母者。有子謂子游曰，喪禮之有踊節，我壹不知其何爲而然，久欲除去之矣。以今觀之，情在於斯，其是孺子慕也夫。居喪者何必多爲辟踊之節也。子游曰，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乎情也，故立哭踊之節以殺之；慮不肖者之不及乎情也，故爲衰絰之物之類以動其哀而興之。若直情徑行，而哭踊無節，衣服無制，是戎狄之道也。禮義之道則有不然者。夫人喜斯陶然而和適，和

適斯形於歌咏，歌咏不已，斯身體動搖，動搖不已，乃至手舞而足蹈，是則樂之極也。然而樂與怒常相因，樂而無節，必至厭倦而生慍，慍斯轉爲憂戚，憂戚斯發爲歎恨，歎恨不息，斯撫心而辟，辟則至於跳踊而奮擊。此又哀之極也。樂極而不節則流，哀極而不節則毀。故品節於斯，斯之謂禮，可直情而徑行乎。人旣死，斯惡之矣，以其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皆以使人勿

惡也。始死卽有脯醢之奠。將行則有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未見其有饗之者也。然自上世以來。初未嘗舍此而不爲。爲使人勿倍其親也。先王制禮之深意如此。子議喪之踊而欲去之。亦豈足爲禮之訾累乎。案人之情、喜生樂。怒生哀。以類相生也。哀生喜樂。生怒。反類相生也。在易、離之九三有鼓缶之歌。故九四有突如之暴。孔疏而後多欲改竄經文。皆不是。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此言行師之貴以義也。祀、神位有屋樹者。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其祠祀之木。殺其疫病之人。師旋出境。陳使大宰嚭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素爲能言、何不就而問焉。凡師必有仗義之名。今衆之稱此師也。其謂之何。嚭曰古之所謂侵伐者。必有其道。不斬祀。不殺厲。不禽斑白之老者。今此師也。不已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儀因曰若反爾侵畧之土地。歸爾俘獲之臣民。則又謂之何。曰君王既討敝邑之有罪、而又矜而赦之。是師也。豈可以無名議乎。洪氏邁曰。嚭乃夫

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互。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雖夫差之肆暴。而以惡名之足恥者爲言。遂有以救國於既敗之餘。蓋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此言孝子居喪殺哀之有漸也。顏丁魯人。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有所跂也。息暫焉止息若待親之來也。居喪難於盡禮。顏丁可謂善居喪矣。當親之始死。惟尸在而已。則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惟柩在而已。則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至於既葬。骨肉歸土而迎精以反。則慨焉如不及其反。而且行且止以待之。蓋猶有所疑也。案此與上篇所記相似。皆所以形容人子之哀慕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此節高宗以明古禮也。言乃讙者。命令始布而人心悅也。今書文作言乃雍。子張問於夫子曰。書云高宗居喪。至於三年之久而無所言。喪畢。言乃臣民莫不喜悅。信有之乎。仲尼曰。奚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得以盡禮致哀者。蓋以庶政聽於冢宰三年之故也。子何疑於高宗乎。案太甲居桐。周公攝政。皆古禮也。然後世之疑伊尹者。或以為放其君。而羣叔流言。周公幾無以自解。則此禮之不可行於三代以後也決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

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此言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

也。知悼子，晉大夫，名盈。平公，晉侯彪也。知悼子之卒也，未葬而平公飲酒，師曠、李調皆侍飲鼓鐘。杜蕢自外而至，聞鐘聲，怪而問之曰：安在？或告之曰：在寢。蕢遂入寢，由階而升，酌酒以罰曰：曠飲斯。又酌以罰曰：調飲斯。又酌以自罰，於堂上北面坐飲之。酌竟，降階即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向者汝酌三酌，我意爾必有諫諍開發於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不言而出，是必有意存焉。爾之飲曠何說也？蕢以桀以乙卯日亡，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君不舉樂。今知悼子在堂，是同體之臣也，其視子卯之疾日更爲大矣。曠乃大師也，而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又問爾之飲調何說也？曰：調乃近習之臣也，以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是以飲之也。又問爾之自飲何說也？曰：蕢乃宰夫，職在刀匕而已，今乃不供厥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爲僭官，故飲之也。平公曰：由是言之，豈特曠

與調之過，即寡人亦有過焉，其酌而飲寡人。於是杜蕢盥洗揚觶，致其潔與敬焉。公既命蕢酌已，又欲以此爵爲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禮之終，必舉此觶者，謂此乃昔杜蕢所舉也。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爲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懸，比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無飲酒鼓鐘之事，此杜蕢所以譏也。案此與春秋傳文小異而意無異。杜蕢直言，平公知過，皆禮之所與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此言謚法之不失實也。君，靈公也。有時，猶言有數，大夫士三月而葬也。易，代也。死則諱其

名。故爲謚以代之。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父之謚於君曰。日月有一定之時。今將葬矣。敢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謚不可以虛美。必列其實行焉。昔者衛值凶饑之歲。夫子曾爲粥以食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於盜殺兄縶之時。能不顧其死以衛寡人。斯不亦貞乎。又夫子聽衛國之政。於凡尊卑之班次。多寡之節制。悉遵舊典而脩舉之。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得以不辱。斯不亦文乎。其謚夫子爲貞惠文子可矣。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同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謚有三而惟稱文子者。鄭氏謂文足以兼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此言知禮者能協於鬼謀也。兆吉兆也。兆有吉凶。卜者以求吉爲主。故以兆言吉也。衛大夫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卜所以堪爲後者。卜人曰。唯沐浴佩玉則兆。蓋徒知齊潔以命龜。而不知不宜於喪禮也。五人者惑於其說。皆沐浴佩玉而卜。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可以沐浴佩玉者乎。獨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子竟得吉兆。所以衛之人以龜爲有知也。案居喪者。非頭有創身有瘍。則不沐不浴。非去喪則不佩玉。庶子之立。雖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然沐浴佩玉。則見利而忘親。人謀之所不與。即鬼謀之所弗從也。如石祁子者。可謂知禮矣。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此言殉葬之非禮也。家大夫。謂家宰。子亢子

車之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下謂臣僕之屬齊大夫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所以殉葬者既定其人矣而后陳子亢至妻與大夫以告曰自夫子疾未能獲養於下之人今請以某某者殉葬子亢曰以人殉葬周非禮也然以疾而當養者言之則莫妻與宰若矣如以爲可已則吾以非禮而欲已必以養疾之故而不得已則吾即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謀以殉葬者遂弗果用案殉葬之謀非以危言懼之未有能卒止者子亢於此

庶乎能守正而達權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此言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也還葬不及日月之期而即葬也子路曰爲人子而有不克自盡者傷哉以貧也故生而無以爲飲食之養死而無以爲喪葬之禮也孔子曰子而養生即至啜菽飲水而務有以盡其歡心斯之謂孝子而送死即至斂首足形旋葬而無椁而務有以稱其家財斯之謂禮貧又何傷乎案陳氏祥道云君子之於親養在志不在體葬在誠不在物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盡歡亦有厚葬而轉至陷親於非禮者必如夫子之教則貧與富惟其所遭而孝與禮無不可盡非專爲子路言之也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此言君恩不宜有所私也衛獻公名衎羈靮也衛獻公出奔於齊既而反於衛行及郊將班邑以賞從者而後入柳莊諫曰居者行者均之爲國如其皆守社稷則孰爲執羈靮而從君如皆從君則孰爲守社稷今君反其國而獨於從者有私也毋乃不可乎於是弗果

班。案成公獻公皆出而復入。其君臣之際。嫌隙多矣。柳莊之言。與甯武子所謂居者守社稷。行者扞牧圉之意相似。皆所以開廣君心。而泯其恩怨之跡也。

衞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此言人君急於弔臣之事也。衞有大史曰柳莊者。寢疾。公命其家曰。若疾亟之時。雖當祭亦必以告。及死。公果當祭。因其家人來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乃衞國社稷之臣也。今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釋以襚之。并賜之二邑。爲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此邑之賜。後雖世世萬子孫毋使變易也。案獻公之待柳莊。視魯之祭而猶繹。晉之在堂而飲者異矣。但襲

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劵而納諸棺。此三者皆爲非禮。又不可以弗審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此言人子事親以禮。能不從亂命之事也。陳乾昔寢疾。聚合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而死。則必大爲我棺。使所服習之二婢子同棺以夾於我。及乾昔死。其子曰。雖父命云然。但用人殉葬。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二婢者遂弗果殺。案子之事親。不以從令爲孝。尊己不陷父於不義。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此言卿卒重於繹祭之事也。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也。祭之明日。又設祭以尋繹。昨祭謂之繹。魯仲遂卒於齊之垂地。先一日有

事於大廟。至壬午猶繹祭。用萬以入而但去其有聲之籥舞。仲尼曰。非禮也。禮卿卒則不繹。案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繹而萬入。雖去籥猶爲非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此言非禮作機巧者之不可從也。公輸氏。若。般。二人名。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桓楹如今橋旁表柱。皆爲下棺設也。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爲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其族人名般者。善爲技巧。請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將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自有故事焉。公室之喪。擬用豐碑。各空其中。着鹿盧以下棺。三家之喪。擬用桓楹。以楹代碑。亦施鹿盧以下棺。其來久矣。今般以人之母嘗試己巧。則何不自以己母試巧乎。意者亦有病於心乎。是可歎也。於是弗果從。案公肩假之責般。意固善矣。考之禮制。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大夫不可僭桓楹。猶諸侯不可僭豐碑也。以是爲魯之初而從之。其可乎。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

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此言聖人與死難之人也。禺人。昭公之子公爲也。鄰重之重當作童。齊伐魯。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見國人走避齊師。負杖以入城保者。困而止息。禺人乃歎曰。徭役雖足病也。賦稅雖過重也。若上下協心以禦寇。猶可也。今則卿大夫不能盡謀。士不能死難。其爲不可明矣。我既出此言。可不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

之童子汪踦皆往鬭死焉。禮。童子之喪爲殤。魯人以汪踦死於寇。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固儼然成人之事。雖欲勿殤也。寧有不可乎。案郎之戰。曲不在齊而在魯。魯啓兵端。至君子不能爲謀。士不能死。而禺人與汪踦獨能赴敵守義。固宜爲聖人之所許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此言禮敬祠墓之事也。展省視之。子路有事去魯。謂顏淵曰。子之爲此行也。將何以贈我。顏淵曰。吾聞之也。去國者必哭於墓。告其先人以所往而后行。反則不哭。必省視其墓而入。亦猶是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云爾。顏淵因謂子路曰。子之居也。將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若過人之墳墓則必憑式。若過神位有屋樹者則必下車。皆以致其敬也。鄭注。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此言逐奔而殺敵有節之事也。工尹。楚官名。陳棄疾。楚公子也。楚有吳師。使工尹商陽與公子棄疾追之。既及。工尹商陽仁而不忍者也。棄疾謂之曰。今日之事。王事也。子必手弓而可。既手弓。又曰。子必射諸。射之。斃一人。則韜藏其弓。再及吳師。棄疾勸之射。又斃二人。每斃一人。商陽必揜其目而不忍視。止其御而不欲追。且曰。朝燕之禮。卿大夫與士異。今我朝則不坐。燕則不與。位卑禮薄如此。既殺三人。亦可以稱士之職而報命矣。孔子曰。殺人非仁者之爲。今觀商陽。則於殺人之中。又

有禮焉。案自春秋而後，好戰者每以多殺爲功。而商陽若此，故孔子有取焉耳。若夫居卑而不盡力，殺敵而不致果，固非所以爲禮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此言諸侯行襲之非禮也。桓，當作宣。曹伯廬也。魯成公十三年，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行含禮，亦猶朋友有相食之道也。乃使之襲，則非禮矣。魯襄公二十八年，朝於荆。遭康王之喪。荆人曰：必請襲。魯人不從，曰：非禮也。荆人復欲之，魯使巫先拂柩，用君臨臣喪之禮。於是荆人悔之。案邦交有一定之禮。襲乃賤者之事也。諸侯之於曹既失之，又見荆之以非禮待魯而反取辱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此言爲人臣者不以私廢公之事也。敬叔名弓，桓公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六世孫，蓋惠伯爲敬叔之族父。懿伯又惠伯之叔父也。魯昭公三年，有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往弔，以奉進君之弔書。子服惠伯爲介，行及滕郊，而遇懿伯之忌日。敬叔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曰：此國之政，公事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事而不將。敬叔從之，遂入。劉氏徽曰：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先言及郊而後言忌，是及郊方遇忌也。忌只是忌日。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此言受弔於野之非禮也。奪，讀爲兌，狹路也。春秋傳作隧。魯人蕢尚有喪，哀公使人往弔，

遇其喪於道。蕢尙闢除道路。畫地爲宮室之位而以受弔焉。曾子曰。蕢尙曾不若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昔齊莊公襲莒。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戰而死。其妻迎柩於路。哭之甚哀。莊公使人就而弔之。其妻辭曰。今日之役。若君之臣而不免於罪。則將陳尸於市朝。而妻妾見執。君之臣若既免於罪。則猶有先人之敝廬在。而於道路間實無敢以辱命。蓋杞梁之妻知禮也若此。案在道畫宮。弔者與受弔者均有失禮焉。而以杞梁之妻證之。則失尤在於蕢尙。宜其爲曾子所非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二

檀弓下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此言設撥之僭禮也。孺子䵣。魯哀公少子。輴殯車也。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播於地以滑車也。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引車之撥。以問於有若。有若曰。設之其亦可也。如君之三臣者尙設之矣。顏柳則曰。禮。天子載柩於龍輴。而叢木爲椁形以覆幬其上。諸侯以輴載柩。不畫轅爲龍。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爲題湊。又以輴之重也。爲榆沈以滑之。既有榆沈。故必設撥。今三臣者。不用輴而徒設撥。是竊禮之不中實用者也。而君又何效焉。案鄭注。撥紼也。棺未有不用紼者。故徐氏師曾謂是設置撥榆沈之人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此言爲妾著服之非禮也。魯悼公之母。哀公妾也。於其死而爲之服齊衰。有若問曰。爲妾齊衰。禮有之與。公曰。吾豈得已乎哉。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此爲我妻。故耳。案禮。王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緦。哀公溺情文過。所謂得已而不已者。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此言子皐之知政體也。庚。償也。季子皐爲孟氏成邑之宰。有妻之喪。當葬而傷人禾。申祥以告曰。請以直償之。子皐以爲未可。曰。孟氏不以此事而罪予。朋友不以此事而棄予。以吾方爲邑長於斯故也。若必買道而葬。則後人難爲繼矣。案爲政在大體。不在小惠。故子路治蒲。豈嘗施德。夫子非之。子皐蓋知此意。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此言未受祿之臣禮有不同也。違。去也。位定然後祿之。其有仕而未嘗受祿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以其有賓主之道。而未全乎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爲反服也。案仕而未有祿。則賓之而弗臣。若子思之於魯。孟子之於齊是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此言葬後以鬼神事親之禮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人子居喪。不忍遽以鬼神事其親。故未葬以前。猶事以生時之禮。葬而虞祭。則親形已藏。然後立尸以象神。設几與筵相配。至卒哭乃諱其名。蓋事生之禮至此畢。事死之禮自此始已。所謂卒哭而諱者。國君則有宰夫執木鐸以詔命於宮曰。舍當祧者而諱

新死者又出從寢門以至庫門於凡百官所
在之處咸使知之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
徵不稱在

此言避諱之禮也子於父母之名沒則諱之
然以二字爲名則不必俱諱如夫子之母名
徵在或所言者及在則不稱徵所言者及徵
則不稱在是也後世不此之法甚或過於拘
避而幷諱嫌名非禮意矣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此言軍敗之禮也軍旅之事凶事也故戰敗
而有憂必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其赴國告敗
之車則露載其甲與弓而不納於櫜韔以示
不忘報也案戰勝而還謂之凱故於其敗也
則謂之憂而以喪禮處之凡告喪曰赴車今
告敗亦稱赴車者猶之素服之義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
日哭

此言致哀於宗廟被火之事也先人之室爲
先靈所依焚則靈有不安必三日哭故魯成
公三年新宮火魯人亦三日哭正與此禮合
也案新宮爲魯宣公之廟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春秋書新宮災者諱火也胡氏安國云神
主未遷謂之新宮則不當哭故春秋書以譏
之恐未然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
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

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
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
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此言苛政之厲民而欲爲上者知戒也式而
聽之與式凶服之意同昔孔子過泰山之側
有婦人向墓而哭者甚哀夫子憑式而聽使
子路問焉曰子之哭也壹似重疊而有憂戚
者婦人乃曰是誠有之昔者吾舅旣死於虎
而吾夫又死焉今則吾子又死焉所以重有

憂也。夫子曰。虎患如此。何爲而不去之。婦人曰。幸無苛政。夫子歎曰。小子其識之。苛政之殺人。蓋猛於虎也。案此章之言。事不必實而足以警世。爲民父母者所宜深念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此言治民者當以誠爲本也。魯有賢而隱於下爲周豐也者。哀公執摯欲請見之。周豐辭以不可。公曰。我其已夫。蓋不強其所不願也。因使人致所欲問之詞曰。治民以敬信爲重。昔有虞氏未嘗施信於民而民自信之。夏后氏未嘗施敬於民而民自敬之。果何所施行而能得此於民也。周豐對曰。是蓋有以德化民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如人在墟墓之間。未嘗教之使哀而民自哀。在社稷宗廟之中。未嘗教之使敬而民自敬。固非徒言之所能喻也。殷人作誓而反以起民之畔。周人作會而反以致民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而徒恃誓會之言。爲之固結。民其有不解散者乎。案爲治之道。有心之要結。不若無心之感孚。周豐所稱。可謂知本矣。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此言喪禮貴於得中也。慮居。謂貿舍宅以奉喪。喪具稱家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謀鬻居室。哀痛必有節限。不可過爲哀毀而致危其身。所以然者。蓋家廢則宗廟不能獨存。身危則繼嗣於是而絕。非所以爲孝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

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此言旅葬合宜之事也。季子吳公子。名札。讓國居延陵。橫曰廣。直曰輪。隱據也。還圍也。吳之延陵季子適齊。於將反也。其長子死焉。因奉命出聘。不敢將私喪以歸。遂葬於齊之嬴博二邑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於是往而觀其葬禮焉。其下棺之坎。深不及泉。斂即用所衣之時服。既葬而封。縱橫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從儉制也。既封。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其封以示陰之歸。且號者凡三。曰人有生必有死。骨肉之復反於土也。亦命也。若魂氣則游散而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蓋欲其依己而歸。故再言以深致其意。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

禮也。其合矣乎。蓋不惟適旅葬之節。而亦知幽明之故。故夫子善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此言諸侯僭禮之事也。考或作定。易謂簡易。臣禮也。于謂廣大。君禮也。魯鈍也。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其大夫容居弔之。且含。容居致辭曰。寡君使容居坐行含禮。進侯玉於君。其使容居以含。蓋徐自擬天子。故其辭如此。邾有司拒之曰。諸侯之來辱於敝邑者。臣行臣禮。易則易焉。君行君禮。于則于焉。若易于相雜。臣來而欲行人君之禮者。我國從未有此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者當奉命而行。不敢忘其君。為子孫者當守先世之訓。亦不

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自西討濟河以來

凡使人弔含於他國。無不用此言者。容居爲魯鈍之人。今故不敢忘其祖也。案含禮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歸含。容居欲坐含以進。侯玉僭禮甚矣。有司者終不能守禮以拒之。徐亢而邾卑。君子以爲均有過焉。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此言母嫁與廟絶之事也。子思之母。既嫁而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之於廟。其門人至。則曰。庶氏之母死。先既與廟絶族。今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遂哭於他室。案伯魚年五十而卒。記者謂子思之母改嫁於衛之庶氏。此亦事之近於誣而不可信者。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此言爲天子服杖及葬備棺椁之事也。官長謂大夫士。國中男女謂庶人。天下謂諸侯之大夫。百祀。畿内百縣之祀也。天子爲天下之主。崩則普天之下皆爲之服。而期有先後。三日則大祝商祝先杖。五日則畿内之大夫士服杖。七日則國中之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三月則天下諸侯之大夫皆服繐衰。既葬而除。自殯之後。掌山澤之虞人。即致百縣采地

之祀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斬而獻之。且戒之曰。有不至者。則廢其邑之祀。刎其守祀之人。所以見王喪之重。使人不敢慢也。案臣民既皆有服。而制有三日五日七日三月之異者。以力有勞逸。恩有重輕。地有遠近故也。至於棺用四重。而椁周焉。其材固宜於豫。且愼矣。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此言餓夫之操以風世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微與猶云細故末節也。齊國大饑。有黔敖者。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時有餓者蒙袂其面。輯斂其屨。貿貿然而來。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其來食。餓者張其目以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無禮之食。是以至於此也。遂去之。黔敖隨其後謝焉。餓者卒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有大過。其嗟可去。而其謝可食也。吳氏澄曰。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然當禮教衰廢之餘。名節不立而苟以自處。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聞餓者之風。其亦可以少愧也夫。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此言大逆者人人得而誅之之法也。定公名貜且。豬水所聚也。邾婁定公之時。有以子而弒父者。有司以其事告。定公為之瞿然驚怪而失席曰。人倫之變至此。乃教化不明所致。是寡人之罪也。又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天下之惡。莫大於弒逆。故臣弒其君。凡在官而為諸臣者。皆得以誅之而無赦。子弒其父。凡在宮而為家人者。皆得以誅之而無赦。非特如是而已。并且壞其室。洿其宮。使水積聚。不復更為人居。為之君者。必待踰月而後舉爵。蓋傷悼而自為貶損也如此。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

之善頌善禱。

此言頌禱並善之事也。獻文。陳注疑為趙武諡。京當作原。晉卿趙文子作室既成。晉大夫並發禮以賀。張老亦往焉。以其侈麗而併贊之曰美哉輪囷而高大。美哉奐爛而衆多。庶幾祭祀之時。作樂於斯。死喪之時。哭泣於斯。燕飲國賓。聚會宗族。無不於斯乎。文子知張老之諷己而述其詞曰。武也若得保此室。而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完全要領。幸

獲善終。以從先大夫而葬於九原也。於是乎北面再拜稽首以受其諫焉。君子謂張老善頌。文子兼善禱也。案頌者。祝延其福也。禱者祈免於禍也。頌不忘規。禱不忘戒。斯謂之善也云爾。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此言聖人恩及於物而並記其制也。封。讀窆之路馬。人君所乘之馬也。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掘地而埋之。且告之曰。吾聞既敝之帷不棄。為埋馬可用也。既敝之蓋不棄。為埋狗可用也。某雖貧而無蓋。於其窆也。亦與之席以代。毋使其首陷於土焉。聖人之愛物而中禮如此。記者因記國君埋馬之制。路馬死。亦埋之以帷。但不用敝者。葉氏夢得曰。帷蓋近於身以為障蔽。犬馬畜於家以為代禦。障蔽者

敝。所不敢棄。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此言威儀容飾之足以致重於人也。內霤屋後簷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往弔焉。曾子與子

貢亦弔焉。閽人以君在之故，弗爲內也。二子自以儀容未善，於是入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先已告矣。曾子隨後而入，閽人退辟而延之。及進內霤，卿大夫在堂上者皆辟位，公亦降階一等而揖之。上故君子言之曰：人能盡善於容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案士喪禮，君視斂，出，主人拜送，襲，拜大夫之後至者。賈疏以後至爲不得與前卿大夫同時從君入者，則君弔時，後至者自不得入。

安有脩容而入之事。此記者傳聞傅會說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此言覘國者之識治體也。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門者。司城，官名。子罕，宋公族樂喜也。扶服，即匍匐，竭力之貌。宋國之陽門有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甚哀。其時晉欲加兵於宋，先使人覘之，還報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以貴卿而哭之哀，民無不悅者。由是觀之，殆不可伐也。孔子贊之曰：善哉覘國乎。邶詩谷風之篇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此非特晉國而已，即天下之大，其孰能當之。甚矣人心之足恃也。案爲國之要在乎用賢臣，用賢之效，在乎得人心。故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衆志成城，即國之弱小，所弗

慮也。宋用子罕，遂有以伐強大之謀。然則仁賢之爲益於國者，豈淺鮮哉。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此言廢禮之由於國亂也。喪禮，於君父皆斬衰三年。魯莊公之喪，子般見弒而慶父作亂。時閔公年八歲，禍亂恐迫，葬畢即除衰絰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士大夫至卒哭祭畢亦除服，而不以麻絰

入庫門。三年之喪自此不行矣。胡氏銓曰。既葬而經不入庫門。經意譏魯君忘哀之速爾。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亦譏吉之早也。雖由禍亂而然。然子臣之義薄矣。記者故交譏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此言聖人隱惡全交之事也。沐。治也。孔子之故人有原壤者。其母死。夫子助之治椁。壤乃登木而言曰。久矣。我之不託興於詠歌之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言木文之華也。執女手之卷然。言椁材之潤也。夫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問曰。子未可以絕其交乎。夫子曰。壤之無禮固也。某聞之。親者未可遽失其爲親也。故者未可遽失其爲故也。案夷俟。小過也。遭喪而歌。大惡也。胡氏以爲責其夷俟之過。則原壤猶不失爲故人。若數其母死而歌。則於義當絕。聖人不遺故舊。蓋有難以明言其失者耳。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此言趙文子知人之事。而幷及其爲人也。文子名武。叔譽。叔向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傅。幷。謂兼攬衆事。植。謂剛直自立。隨武子。士會也。姓范字季。食邑於隨。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趙文子與叔譽游觀乎九原之上。文子曰。卿大夫之葬此者多矣。假令死者而可作也。吾其當誰從乎。叔譽曰。其陽處父

平。文子曰處父所行、專權自用於晉國、卒爲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其知有不足稱也。叔譽又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從亡於外者久、當反國之時。正輔主之日、乃及河而請他往。要君以求利而不顧其君。是其仁有不足稱也。我之所與歸者、唯隨武子乎。武子之言於晉國無隱情。而家之事亦無不治。既能利其君、而又不忘其身、既能謀其身。而又不遺其友。是仁知兩全者也。文子之論前人如此。故晉人皆謂文子知人。記者復言文子之身、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則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蓋能謹於言行者。至所推擧之士、出於管庫藏者七十有餘家、生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託以子焉。爲國取材而不計其私、殆庶幾於隨武子之爲人矣。案文子所慕在於隨會。故往往有與之相近者。論者以爲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以學、跡其生平。多有可議。然就晉言晉其賢於處父舅犯亦遠矣。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此言子柳失禮之事也。叔仲皮魯叔孫之族。學、教也。衣讀齊。繆讀樛。衍皮弟也。叔仲皮嘗教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也。猶知爲舅齊衰而繆絰。叔仲衍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乃告子柳。使易繐衰環絰。因言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服、人不吾禁。今亦宜然、蓋徒知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而不知繐環非齊衰之制也。子柳從之。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是雖受教於父。反有不若愚婦人之所爲者矣。案禮。婦人爲舅姑齊衰絞絰。兩股相交曰繆。故謂之絞。儀禮喪服傳疏所謂衰裳齊牡麻絰是也。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也。環絰一股弔服之首絰也。子柳知從叔父之言。

而不知從父之教。雖習俗移人。亦可見其守禮之不篤矣。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此言爲宰者孝足治民之事也。成孟氏之采邑。范蜂也。蟬蜩也。蠶絲如績。蟹背如筐。蜂首如冠。蟬喙如緌。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服者。聞子皐將爲邑宰。遂以服衰。蓋知子皐至孝。恐來罪己故也。成人爲之謠曰。蠶能績絲。必匡以貯之。然蟹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范首有冠。必緌以飾之。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猶之兄死必爲之服衰。然成人之衰。非爲兄之死也。爲子皐而已。子皐孝子之行。本有放之四海而皆準者。觀成人之爲兄服。可見敎民者尤貴乎躬焉以化之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此言賢者居喪哀過之事也。子春曾子弟子。樂正子春之母死。至五日而不食。禮。執親之喪。不食者三日。子春蓋勉強而逾二日矣。旣而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實情。吾更於何處而用吾情乎。案鄭注以勉強過禮爲悔。或謂是悔母生時未盡奉養之道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此言君遇旱災。當求諸己。而不當求諸人也。然猶焉。尫瘠病。而面向上也。魯穆公之時。歲旱。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今思所以求之者。吾欲暴尫。冀天哀之而雨。子以爲何如。對曰。天則不雨。而暴此疾病之人。事甚酷虐

而非所以感天。毋乃不可與。公曰然則巫以接神。吾欲暴巫。冀天憐之而雨。子以爲何如。對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從而求之。毋乃太迂闊乎。公曰天災如此。無可爲求。吾以徙市之凶禮自處。則又何如。對曰從來天子崩。巷市者七日。諸侯薨。巷市者三日。蓋徙市於巷者。庶人爲君之喪禮也。今旱而爲之徙市。是行喪君之禮以自貶。而不亦可乎。案春秋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

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衣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今穆公旣不脩先君之政。而縣子者又不能舉先大夫臧孫氏之說爲對。其所謂可。不過曰徙市於巷而已。格天敎民之本。豈在是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此言祔葬之制。唯魯爲善也。祔制起於近代衛與魯俱行之。孔子嘗曰衛人之祔也。於椁之中。以物隔而離之。魯人之祔也。於椁之中不以物隔而合之。夫旣曰祔矣。又何離焉。合之者其善矣夫。蓋生同室而死同穴者。婦人之道。故夫子善魯。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爲之。故小大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異椁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三

王制

王制者。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制。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其書采集秦以前古書所載。而又雜取傳記之說。故與周官孟子不盡合。程子曰。孟子時載籍未經秦火。然班爵祿之制已不詳。今禮書掇拾於煨燼之餘。多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故凡鄭氏解有難通。而指以爲夏殷制者。當分別觀之。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此言班祿爵之制。而先舉制爵之大較也。王者之治天下。制爲祿以馭其富也。則因功之多寡而爲豐殺焉。制爲爵以馭其貴也。則因德之厚薄而爲崇卑焉。權之定於一尊如此。就爵之通於天下者言之。近於天子。以無私爲德者爵惟公。遠於天子。而障扞於外者爵惟侯。道足以長人者爵惟伯。道足以養人者爵惟子。道足以安人者爵惟男。以次而差。凡有五等。皆助王以治天下者也。就爵之施於國中者言之。知進退而道足以上達者爲上大夫卿。知足以帥人者爲下大夫。才足以事人者爲上士。才能稍亞者爲中士。才能僅稱者爲下士。以次而差。亦有五等。所以左右其君。奉天子之德而致之民者也。案周禮。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此先祿而後爵者。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也。列爵必以五等。天地之中數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言制君之祿。通於天下者也。民功曰庸。天子有天下。畿內之田方千里。開方爲百萬里。非此不足以居重馭輕也。天子而下有公侯。其田方百里。開方爲萬里。伯則方七十里。開

方爲四千九百里。子男則方五十里。開方爲二千五百里。其不足於五十里者。不得會合列侯以朝聘於王。但以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則謂之附庸。此制祿之大者也。案孔疏。七十里倍減於百里。五十里倍減於七十里。孝經緯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也。蓋里數有二。分服以袤計。如二十五家爲里者。是分田以方計。如方里而井者。是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也。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又案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及此經所言是也。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或曰。孟子王制所言。正封也。周禮所言。廣封也。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者。虛封。土田者。實封也。或曰。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之地。各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半或參之一。或四之一。孟子王制專主田祿。即周禮所謂食者也。或曰。三代尺度不同。夏極大。殷次小。周極小。故同此百里。而周可言五百里四百里。如同此百畝。而夏可言五十畝。殷可言七十畝也。此亦求其說不得而姑云爾。周禮爲周公之書。而在當時。未必盡行。必欲合孟子王制而一之。則其說愈棼而終無確據。如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以開方法計之。爲方百里者四十九。當得王畿千里之半。是豈可信哉。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言制王朝有位者之祿也。田謂所食之采邑。三公。師保傅也。視猶比也。天子之三公。其田視公侯之百里。天子之卿。視伯之七十里。

天子之大夫視子男之五十里元士視附庸之或四十里或三十里食邑之數以漸而差有內外無多寡也徐氏自明曰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入則爲王朝之臣故畢公保釐東土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春秋以來鄭武公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蓋由入均勞先王之一內外者如此所以內諸侯之祿卽以外諸侯爲準也案周禮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卽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此言制庶人在官者之祿以農爲準也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分謂分所當受者孟子作糞祿出於田之所入而數則起於農夫之百畝皆先王之制井田也以百畝爲率百畝之分一夫受之而田之所入不同惟上農夫能食九人其次則食八人次則食七人又次則食六人下農夫止食五人其以力田之上下爲所食之多寡如此彼庶人在官而爲府史胥徒者其祿率以是爲差也賈氏公彥曰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此是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案古者爵起於士而祿起於農明乎授田之法則逆而推之凡制祿之等差俱可以坐而得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言制列國君臣之祿也惟庶人在官者以農爲差故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蓋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於下士上士倍於中士下

大夫倍於上士。卿四倍於大夫。君則十倍於卿。此公侯大國之制也。次國之卿三倍於大夫。其君伯之祿十倍於卿。小國之卿倍於大夫。其君子男之祿亦十倍於卿。案孔疏。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此言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事也。其有中士下士者二句。徐氏謂此錯簡。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國有大小之殊。故其臣之等列亦異。次國上卿之位。當大國之中卿。中卿當其下卿。下卿當其上大夫。而遞降一等。小國上卿之位。當大國之下卿。中卿當其上大夫。下卿當其下大夫。而遞降一等。其國有中士下士者。則中士三倍於上士。下士三倍於中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案孔疏。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下。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卿位大國大夫上。知者。以卿執羔。大夫執鴈。卿絺冕。大夫元冕。卿不得在大夫下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此言天子畿外封建之制也。九州。周之揚荊豫青兗雍冀幽并也。凡四海之內有九州。州之從橫皆方千里。每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以封公侯。七十里之國六十以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以封子男。總計其數。凡有二百一十國。境內之名山大澤則不以分封。至建國之所餘。有已封人而不能五十里者。則爲附庸。有未封人而待有功者。則爲閒田。推

之八州莫不皆然。州各有二百一十國。蓋畿外之制如此。案周禮。九州之川澤山藪。職方氏掌之。而諸侯無所隸焉。亦以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也。朱子曰。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卽太公亦未有安放處。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此言畿內封建之制也。朌讀曰班。與頒通。天子畿內。與八州所建不同。故以千里之地分爲百縣。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以爲公之采邑。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以爲卿之采邑。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以爲大夫之采邑。總計其數。凡有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賜。至制國之所餘。則以爲元士視附庸者之祿。或爲閒田以待有功。蓋畿內之制如此。案上節言封。此言朌者。疏謂畿外有封建之義。畿內不世位。惟有朌賜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此總言畿內外封建之制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八州各二百一十國。合王畿七十三國。總爲千七百七十三國。而天子之元士。與諸侯

之附庸。皆不與。蓋國至五十里而止。元士附庸。惟不能五十里。故取畿內外之閒田祿之也。案先王衆建諸侯而居中以治。凡畿內外之定制。無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三代以來。大略如此。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此言畿內田稅之所給也。天子畿內之地。有在百里之內者。其租稅所入以供官。如郊廟社稷賓客燕享之類。有司所供者是也。有在

千里之內者。其賦稅所入以爲御。如乘輿服膳匪頒賜予之類。王所用者是也。蓋君子廉於奉己。而嚴於事神人。故其敘如此。鄭注以官爲其文書財用。恐非是。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此言畿外方伯。畿內二伯之制也。帥正伯皆長也。老上公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總之。其制合五國以爲屬。屬則有長。取其仁足以長人而聯屬之也。合十國以爲連。連則有帥。取其帥人而連比之也。合三十國以爲卒。卒則有正。取其正人而萃聚之也。合二百一十國以爲州。擇一賢君。加之一命爲伯。得專征伐。總計八州凡有八伯。伯之屬。爲正者五十六。爲帥者百六十八。爲長者三百三十六。八伯各以其屬。而上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而主之。曰二伯。則如周初周召之任是也。案八伯各爲一州之伯。即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也。二伯爲天下之伯。即曲禮所謂五官之長曰伯也。鄭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此言分服之制也。王圻千里之內。名曰甸服。甸者治田之義。凡治甸田者納稅常厚。食甸

邑者朝見常密。以在畿內而綜理爲詳也。千里之外。近曰采。取供給王事之義。遠曰流。取流放罪人之義。凡在采流之間者。納貢漸薄。朝見漸疏。以在畿外而經畧有序也。案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甸服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在侯服內百里。又其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在荒服外二百里。又其最遠者。舉此則綏要在其中矣。周禮職方氏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大行人七服。侯甸男采衛要蕃。

皆有采無流。此節蓋本禹貢而約言之。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此言設官之制也。九卿。謂三孤與六卿也。畿內天子所治。於是設公以論道經邦。其數三。取陽數也。設卿以佐理承化。其數九。再倍於公也。有大夫以服官政。其數二十七。又再倍於卿也。有元士以理庶務。其數八十一。又再倍於大夫也。王畿以外。有公侯伯子男以分治其國。而輔之者各有卿大夫士焉。惟大國之三卿。皆命於天子。更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所以具其官也。次國之三卿。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則命於其君。其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猶之乎大國也。下而小國。則二卿皆命於其君。其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亦猶之乎大國也。案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崔氏靈恩曰。大國三卿者。周制立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也。下大夫五人者。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夫諸侯之上大夫卽卿矣。故曰下大夫五人也。前文言小國之中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者。崔氏謂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也。司馬事省。惟置小司馬。而魯又有夏父弗忌爲宗伯。或曰。有禮事卽轉小司馬爲宗伯。如燕射之轉司馬爲司正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此言設監之制也。三監。官名。方伯旣屬於天

子之老二人矣。又慮其地遠而不及周知也。於是使王朝之大夫以爲三監。監臨於方伯之國。每國三人。所以佐方伯領諸侯也。案方伯得專征伐而監以大夫。卽周大宰職所謂建其牧立其監者。蓋以輕權重。而制威柄於天子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此言世祿世爵之制也。天子畿內之地。百官之采邑在焉。是內諸侯所以爲食祿者也。畿外之地。五等之封建在焉。是外諸侯所以爲嗣守者也。案寰內之公卿大夫。受田視公侯伯子男。故通稱爲諸侯。至於世祿變而爲世官。則周禮之末失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言內臣命服之制。而因及外臣之命數也。卷。與袞同。天子而下。惟三公最尊。以命服之制言之。三公八命。亦服七命之鷩冕。其有功德而加一命。是爲上公。得服九旒九章之袞冕。若更有加焉。則是君之特賜。而不得過乎九命也。次國侯伯之君。服鷩冕而不過七命。小國子男之君。服毳冕而不過五命。大國之上卿中卿。服元冕而不過三命。下卿服絺冕而爲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服爵弁而止一命。皆以制有一定。不容踰越也。案此章所言君命。與周禮典命同。而卿大夫之命則異。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此言官人與用刑之制也。材。質也。凡民之材分不同。官之者必先審論其德。行道藝之優

劣。論既辨而後使之。能任事而後爵之。位既定而後祿之。皆所以稱其實也。夫人君之治天下。賞與刑而已。爵人者必於朝。是與士共之而非私喜也。刑人者必於市。是與衆棄之而非私怒也。是故公家不畜被刑之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而弗與言也。其當流者屏之四裔。罪有重輕。流有遠近。惟其所之而不及以賦役之政。以示不欲故生之意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記諸侯之朝聘以時也。比年。每歲也。諸侯受封在外。而致臣節於天子。於是有朝聘之禮。比年使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卿一大聘。所以通好。五年諸侯親來一朝。所以述職也。案小聘曰聘。大聘曰殷。春秋傳謂之殷聘。禮是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此言天子巡守和神人考法制之事也。岱宗。泰山也。柴本作祡。大師。樂官之長。典禮。掌禮之官。市。典市者。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於是有巡守之禮。五年一巡。率以爲常。當巡守之歲二月。先東行而至於泰岱之下。燔柴祭天。望祀東方之山川。遂接見諸侯。問有百年者則就見之。命大師采錄民間之詩。以觀風俗之美惡。次命司市納物價。以觀民之所好惡。若民志奢淫。則好尚邪辟。而政教可知矣。又次命典禮考其時之節氣早晚。月之弦望晦朔。定其日之甲乙先後。同其候氣之律。玉帛之禮。鼓鐘之樂。及制度衣服之等級。皆舉而正之。使協於一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

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
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此言東巡守黜陟之事也。神祇。謂羣祀。君謂
五等諸侯。律。謂爵命之等。刑賞者。天子所以
馭諸侯也。如諸侯於外祭之山川神祇。有廢
其祀典而不舉者。是爲慢神而不敬。不敬者
君削以地。於內祭之宗廟。有紊其昭穆而不
順者。是爲忘先而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禮
樂由天子而出。有變之易之者。是爲無法而

不從。不從者君流。制度衣服由天子而定。有
革之者。是爲無上而畔。畔者君討。如治國賢
君有功德於民。則從而庸之。而益其土地。隆
以爵命。凡以示勸懲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
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
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此終言巡守之禮也。假。至也。特。一牛也。天子
於五月則南巡守。至於南嶽衡山。其所舉行。

皆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華
山。一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
北嶽恆山。一如西巡守之禮。由是以歸京師。
告至於祖禰之廟。各用特牛。而巡守之事畢
矣。案王者一歲四巡而禮無不一。所以明治
化之無外。并無私也。出既造乎禰。故歸亦必
假乎祖禰。用特者禮從乎約。推此則巡守之
不爲煩費。如所謂兵衛省而徵求寡者。從可
知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
宜乎社。造乎禰。
此言天子諸侯將出而行祭告之禮也。類宜
造皆祭名。天子爲巡守而將出。其事大。其禮
隆。則類乎上帝。天神遠而尊。做郊祭以致敬
也。宜乎社。地社近人而親。隨宜而告。義與事
稱也。造乎禰。至廟而告其事。如生時之出必
告也。諸侯因將出朝王。與自相朝。及會盟征
伐之事。亦必宜乎社。造乎禰而後行。蓋天子

有天下受天之命而爲君故類乎上帝諸侯主社稷守君之土而爲臣故宜乎社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四

王制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此言諸侯相朝之事也列國諸侯當天子無征伐凶喪之事而彼此相見其名曰朝於是乎考禮制正刑法一德行皆所以尊天子也案春秋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陳氏祥道據此以釋諸侯相見之文而吳氏澄從之蓋相見乃敵體之辭較之注疏謂諸侯朝天子者爲勝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此言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柷鼗皆樂器將之謂使者執此將命也圭瓚以大圭爲柄黃金爲勺禮樂征伐天子所以治天下而諸

侯不敢擅焉。若諸侯有功德而天子賜之以樂，於公侯也則以柷將之，於伯子男也則以鼗將之。凡爲諸侯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賜鈇鉞，然後得專殺；賜圭瓚，然後得爲鬯。未賜圭瓚則必求鬯於天子。此所以治出於一而爲有道之時也。案柷所以節一曲之始，鼗所以節一曲之終，事有廣狹，因以明爵之尊卑也。禮八命作牧，賜弓矢，得專征；九命作伯，賜鈇鉞，得專殺。祭必用鬯，灌地以降神。王以圭瓚，侯以璋瓚。上公九命得賜圭瓚而爲鬯。鬯

卽秬鬯。秬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以爲酒則芳香條鬯於上下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此言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也。辟雍、頖宮皆大學名。鄭注：辟，明；雍，和也。頖之言班也。天子始封諸侯而命之教其民，然後立爲學。小學方幼而養之於內，故在於公宮南之左。大

學已成而遠之於外，故在於郊。地之不同知此。天子之德，明[illegible]於上，而天下化之。故其學曰辟雍；諸侯爲天子頒教令於國中，故其學曰頖宮。名之不同又如此。張子曰：此小學是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此大學卽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非國子胄子便造所居。若四郊之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天子諸侯亦有時行禮於其間，使不帥教者觀之。案詩注，天子大射行禮

之處，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謂辟雍；諸侯鄉射之宮，東西南有水而北無水，形如半璧，故謂頖宮。此蓋言其形。鄭注則主其義而言之爾。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此記天子出征始終之禮也。禡，師祭也。天子

奉天討以正有罪。則甫之征。其將出之時。必類祭而告於上帝。宜祭而告於社。造祭而告於禰。又於行師之地於始造軍法之神而行禡祭以爲兵禱。然猶不敢自用。又必受命於祖以卜其吉。受成於學以決其謀。出征之愼重如此。故執罪人而旋師。則釋奠於學以禮先師。凡生而當問訊者。死而割左耳者。各具多寡之數。告厥成功。猶受成之意也。案征者威武之事。然先王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蓋有

非禮不行者。黃氏震曰。釋奠。卽舍采。周禮。春入學舍采。呂覽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舍采。蓋贄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用幣。釋措采帛而奠安神位之前。此禮之最重者。若菜則菹也。物之薄而禮之末。惟士子始入學用之。學記皮弁祭菜是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此言天子以下田獵之禮也。殺。獲也。獲所驅之獸也。綏者。旂竿所建。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詩云淑旂綏章是也。下。偃仆之也。佐車。卽周禮驅逆之車。驅以逐獸。逆以迎獸也。天子諸侯當其無事。則每歲三田。所謂三田者。古者獲禽。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達於右腢爲上殺。則以奉神而爲乾豆。達右耳本爲中殺。

則以奉人而待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則以充君之庖廚。若無事而不田。簡祭祀。畧賓客。則曰不敬。若田不以禮而多殺。則曰暴天物。是故天子之田。不四面而圍取之。諸侯之田。不舉羣而襲取之。天子既殺則下大綏。諸侯既殺則下小綏。大夫既殺則止佐車。以示不復殺。及佐車止而後以百姓之田獵終焉。其秩然有序如此。案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謂之田者。爲田除害也。故於取物以爲

用者。見敬事之義。又於其不盡取者。見愛物之仁。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因田獵之禮。而言取物之有節也。梁。絕水取魚者。謂水堰也。罻羅。皆捕鳥之網。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故謂之昆蟲。王者之取物也。未有不順乎時序者。故十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為梁。九月豺祭獸。然後出而田獵。殺氣盛而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以捕鳥。生氣衰而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以取材木。若昆蟲未蟄。則不焚林而田。推之而不取獸之子。不破鳥之卵。不殺傷獸之孕者。不斷殺麛獸之稚者。不傾覆鳥巢之在木者。皆恐戕其生也。案孔疏。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知此是十月者。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以鮪先至而薦之。則正月不得聽民漁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此言制國用之法也。冢宰於百官之職無所不統。而國用至重。尤在其所以制之。必於一歲之末。五穀皆入。有成數可稽。然後制國中來歲之用。凡國用所由出。本於地。因於天。計地之小大。視年之豐耗。積至於三十年之久。則通計之而大較可知。以是而制國用。量所入以為所出。使所出之數。常不得浮於所入之數。而經制於是乎定矣。案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故周官於九賦之後以九式均節財用也。其必合三十年之通者。至此則極豐極耗之數無不見。然後可以得其中制。使入足供出而有餘用也。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

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
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此言喪祭之用各有常數也仂謂十之一也
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國用以喪祭爲重故
行吉祭則總計一歲經費之數而用其十分
之一不敢畧於神也有喪則三年不祭不以
凶干吉也唯天地社稷則仍祭爲越紼而行
事不以卑廢尊也喪三年而後除其閒禮事
繁多則總計三年經費之數而用其十分之
一以送死大事尤所不當畧也喪祭之用或
不足而廢禮則曰暴或有餘而没禮則曰浩
惟祭用數之仂故有常制而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無所謂有餘不足者而喪之用三年之
仂也視此矣案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爲越紼而行事儒先皆以記禮者之言爲不
可從張子曰久而哀殺可齊則使可祭程子
曰越紼則是猶在殯宫於時無由可致齊又
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

不可廢則止可使冢宰攝爾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此言國用所繫之重也饑而食菜則色病故
云菜色殺牲盛饌曰舉積財者天下之大命
也若國無九年之蓄則財匱而曰不足無六
年之蓄則民不聊生而曰急無三年之蓄則
危亡無日而國非其國矣是以國依於民而
民依於食使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總而計之
則蓄積饒多有備無患雖猝有凶旱水溢民
皆足食而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每日一舉
庶羞備禮卽以樂侑之豈爲過哉案周禮云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又
云大荒則不舉而此云日舉以樂者正以甚
言蓄積之足恃也至於國雖有備遇災而仍

爲貶損則又聖王畏天恤民之道也夫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此因上言喪葬而類及之也殯葬爲送終之禮而備禮之難易不同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遲速亦異天子至尊無上以七日而殯七月而葬降而諸侯則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又降而爲大夫士庶人則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以貴賤異也案春秋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疏謂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則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也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此亦類言喪祭之禮也上封同窆下如字庶人之葬不用碑繂惟縣縄而下棺禮儀少故不爲雨止卑無飾故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賤者不得同於貴也若夫居喪無二事以一志於親則自天子達於庶人不以貴賤而異矣喪禮之衣衾棺槨從乎死者以分不可越使死者得安其分也祭禮之牲牢器幣從乎生者以情不容已使生者得盡其情也支子不祭統於宗子也案喪不貳事故天子諒陰不言諸侯居廬未有命戒大夫既葬而致事士亦三年廢業也盧氏植曰喪中之祭虞

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支子不祭不主祭也如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曰士攝大夫惟宗子此亦祭從生者之義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此言廟制之有隆殺也大祖天子初受命諸侯始封大夫始有爵者也庶人之祭謂薦物

也寢適寢也凡立廟之禮降殺以兩天子有天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合而爲七諸侯有國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合而爲五大夫有家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合而爲三侯國之中下士唯一廟庶人則無廟而祭於寢馬氏晞孟曰祖廟以功建百世不遷昭穆以親崇親盡則祧朱子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

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又案此記言大夫三廟一昭一穆是祭不及高曾也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朱子曰程子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蓋程子推喪以定祭與中庸言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士庶而引三年之喪以證之者正同所謂俟諸百世而不惑者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此言宗廟時祭之名也礿薄也禘者次第也

烝衆也進也天子諸侯因時以致祭於宗廟於春曰礿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於夏曰禘依時次第而祭也於秋曰嘗謂新穀熟而嘗之於冬曰烝謂物成而可進者衆也案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詩小雅亦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禘自爲殷祭與此皆不合故鄭注疑爲夏殷之祭名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此言天子已下外祭之有異禮也。五祀見曲禮。視。視其牲器之數。天子有天下。故祭天地。諸侯有國。故祭社稷。大夫有家。故祭五祀。惟天子有天下。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而東南望祀於春夏。西北望祀於秋冬。其祭之之禮。五嶽則視三公。四瀆則視諸侯。惟諸侯有國。

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若夫天子諸侯。有所因之國而無祭主者。在王畿則天子祭之。在侯國則諸侯祭之。以其先嘗有功德於民故也。案因國。謂先代故地而因之以爲國者。如子產所云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是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此言天子諸侯廟祭之有隆殺也。犆。與特同。謂各祭其廟。祫。合也。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於春犆礿。而祫禘祫嘗祫烝。歲以爲常。諸侯之在南方者。春礿畢而夏來朝。則不禘。在西方者。夏禘畢而秋來朝。則不嘗。其有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者亦類此。所以重王事也。諸侯礿犆。禘則一犆而一祫。嘗祫烝祫。殺於天子也。程子曰。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案禘與祫。皆王者之大祭也。禘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也。禮緯云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張子則謂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蓋聖人之事親也如事天。每歲必郊。則每歲必禘祫可知。禘以獻祼爲主。陽義也。祫以饋食爲主。故謂之合食。陰義也。後

漢張純曰禘祭以夏四月祫祭以冬十月是皆用孟月也周禮司尊彝職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謂禘祫也禘有追遠之義故謂之追享祫則羣廟之主皆升於大廟有朝之義故謂之朝享二者閒於時祭之中故謂之閒祀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此言天子諸侯之外祭大夫士庶人之內祭禮有隆殺也牢圈也牲畜於圈故曰牢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皆祭以牛羊豕之大牢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皆祭以羊豕之少牢下此而大夫三廟士一廟惟有功德而賜圭田者則祭無田則薦時物而已至於庶人春薦以韭夏薦以麥秋薦以黍冬薦以稻韭則以卵麥則以魚黍則以豚稻則以鴈取與新物相宜也案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以牲殺器皿衣服有所不備故但薦而不祭士薦牲用特豚大夫已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也禮不下庶人薦於寢者事死如生有食味之道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此類言用牲物之禮也握謂長不出膚膚四指也故謂祭饗珍之名物見內則牲之用於神者貴誠用於賓者貴味故祭天地之牛用犢其角如繭如栗祭宗廟之牛角不出握燕賓客之牛角長尺君子之用牲也必有祭事乃為神殺有禮事乃為賓殺若諸侯無故則不殺牛大夫無故則不殺羊士無故則不殺犬豕庶人無故并不得食珍辨等威且惜物力也庶羞不踰祭牲燕居之衣不踰祭服寢

室不踰廟。事神宜豐。處己宜儉也。案孔疏。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庶羞不踰牲。鄭注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不如葉氏謂庶羞是常薦。於下二句爲協。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此詳言惠民之政也。古者仁政之行。至爲詳備。如公田以養君子。但借民力以助耕。而不復稅其私田。所以厚農也。市則但賦其市地之廛。以抑末。而不征其貨。所以厚商也。關則但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姦。而不征其稅。所以厚旅也。林麓川澤。但戒以時入而不禁。其采取。所以厚民也。若夫圭田爲卿大夫士供祭祀者則無征。所以厚君子也。凡有興作。用民之力。雖豐年不過三日。所以厚小人也。田里受於公家。有遂人主之者。禁之使不得粥賣。所以厚生者也。家墓以族葬。有墓大夫掌之者。禁之使不得請求。所以厚死者也。案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王制自冢宰制國用以下。至司寇。其序正相合。蓋冢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然後以司空定民之居。以司徒興民之德。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附於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終焉。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敘於前。蓋洪範言其切於民生之先後緩急。則柔遠安邦之事。宜居養教之後。王制言其關於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在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洪範作於夏。而殷人守之。注家以王制爲夏殷之書。意必有所受矣。

王制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此言司空居民之法也。度，丈尺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事，謂制邑居民之事。天子欲畫井田以授民居。必任之司空。司空執度。以度地里廣輪之數。爲之邑井城郭廬舍以居民。蓋不獨平原衍沃而已。即山川沮澤。亦必時其四時。而量地之遠近以爲民居之疏密。於是制邑井。則必與役事。與役事。則必任民力。凡使民任。則從輕而以老者爲率。食則從厚而以壯者爲率。所以寬之也。案書所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者。與此相表裏。若夫唐虞之世。禹以司空宅百揆。即冢宰之任也。周人建子。以終爲始。故司空在司寇之後。而實在宗伯之先。此亦三代相因之大凡矣。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此言居民之必有所因也。上制，謂形制。如所謂天地初制之制。下制，謂制度也。凡民之材質不同。居之者必因乎天地自然之利。如西北多寒。東南多煖。高者必燥。卑者必濕。蓋由谷虛而廣。川流而大。既異其制。故民生其閒者亦異俗。才之剛柔。質之輕重。情之遲速。各有分齊。口所嗜之五味異和。身所用之器械異制。體所被之衣服異宜。此皆出於自然而不可強也。脩其敎以正民德。而不易其俗。齊其政以一民行。而不易其宜。則所以裁成輔相者在是矣。案居民材。謂因民之材質而居之。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則其材藝堪地氣也。陳注以居爲化居之居。材爲天生五材之材者非是。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此廣言異俗也雕刻也題額也交趾足拇指相向也鞮戎屨名王者之柔遠也在乎因人

之性故凡中國戎夷五方之民各有性質而不可推移地氣使然也在東方者曰夷被斷其髮文飾其身有能不火食者矣在南方者曰蠻雕刻其額足趾相向有能不火食者矣以東南爲陽不畏寒故也在西方者曰戎被髮而衣皮有能不粒食者矣在北方者曰狄衣羽毛而穴居有能不粒食者矣以西北爲陰少五穀故也然其俗雖異而所資以生者則隨地而皆足故中國夷蠻戎狄皆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五方之民言語不相通嗜欲不相同有慕義而來者不可不達其志通其欲也故設之以官東方曰寄謂寄託其意於事物也南方曰象以意倣像其形似也西方曰狄鞮遠履其事以知其言意之所在也北方曰譯以彼此言語相膳釋也蓋性者生之質也惟本天而親地故不可以強同在中國則疆以周索有教與政以興其德而齊其行在遠方則疆

以戎索有寄象鞮譯以達其志而通其欲天地之因物付物聖王之以人治人其理一而已矣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此申言中國居民之事以見養與教之相因也凡居民者量地之大小以制國邑度地之廣狹以定民居地邑民居三者必欲其相得

也。惟盡地之力。故無曠土。惟盡人之力。故無游民。食得其節。事及其時。民之咸安其居也必矣。由是樂事勸功而能勤。尊君親上而能順。然後因其從善而立學以教之。此王道所由成也。案周禮度地居民屬司徒。宋儒謂當改屬司空。先養後教。爲治之敘固如此。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此言司徒教民育材之事也。六禮七教八政。並見篇末。司徒之職。主於教民。是故脩六禮以節民性。使不至於流。明七教以興民德。使不至於怠。齊八政以防淫。使知所禁戒。一道德以同俗。使知所率從。旣老吾老。卽合鄉之耆老而養之以致其孝。旣幼吾幼。卽合鄉之孤獨而恤之以逮其不足。賢者難於進。則上升之以崇德。不肖者惡其雜。則簡去之以絀惡。凡皆所以導民於善而使之自勸也。陳氏

祥道曰。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

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遠方終身不齒。

此言鄉學中簡不肖以絀惡之事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耆老。謂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庠。鄉學名。鄉。鄉飮酒也。入鄉學者。於一年之終。大司徒命鄉大夫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會於庠。擇元日。行鄉射禮。推中而有功者居上。所以尊道藝也。行鄉飮酒禮。推老而齒長者居上。所以尊高年也。大司徒帥

國之俊士與執禮事。將使不帥教者。觀感而變於善也。間一年。考校之而不變、則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於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於右。鄉大夫之會而習射飲者如初禮。至五年考校而猶不變。則移之郊學。在鄉界之外。鄉大夫之會而習射飲者如初禮。至七年考校而仍不變。則移之遂學。在遠郊之外。鄉大夫之會而習射飲者如初禮。至於九年考校而終不變。乃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案古者六鄉各治一鄉。謂之鄉大夫。六鄉聯事。在國則冢宰重、在軍則司馬重。在鄉則司徒重。故司徒得以命六鄉。即六遂之學。亦統於司徒也。夫人情皆善。聖人不輕絕人。而固有自絕於聖人之教者。惟惡者有以爲懲。斯善者愈有以爲勸矣。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此言鄉學中上賢以崇德之事也。學。國學也。征。謂力役。造。成也。三年大比之期。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中才德之秀出者、司徒賓之以升於司徒、是曰選士。言可選而用也。司徒於選士之中。又論其秀出者而升於國學。是曰俊士。言其在千人之上也。既爲選士、則不役於鄉師。及爲俊士。并不役於司徒、而皆名爲造士。言其才德之有成也、案秀士之論。必由於鄉者。知之素也。後世疏於求士而務取其所不知。其亦異於古所云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此言國學教人之法也。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乃入道之路也。四教。即四術也。士升諸國學。而掌其教者有樂正焉。教之之法。崇四術而示以入道之途。立四教而予以時教之

業所謂四術者詩書禮樂是也順先王之道以造成其士而春秋則教以禮樂冬夏則教以詩書蓋以講誦於冬夏為宜禮容樂聲習之者於春秋為宜也自王之大子衆子公侯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及鄉學所升選士而為俊士者皆造而就學焉凡入學必以齒長者賤亦在前少者貴亦在後蓋致禮讓所以重孝弟也案樂正乃樂官之長而俾之造士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所以為教必

於此始終焉若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周立大司樂以掌成均之法皆是此意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此言國學簡不肖之事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大樂正之屬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至是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乃命公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習禮以化之若不變則王親視學使習禮以化之若又不變是終不變也王於是三日不舉以教之不至而厚自貶損然後屏之遠方於西戎曰棘欲其亟於遷改也於東夷曰寄言其寓此終歸也必至於終身不變然後不齒先王於國子之不帥教者待之嚴而未嘗不厚如此案鄉簡不帥教者而後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國學簡不帥教

者而後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司馬遏惡必先於揚善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此總言上賢崇德之事也鄉學之選士不征於鄉曰造士俊士之在國學及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德業既成亦曰造士於是大樂正統論造士之秀出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則曰進士言登進仕版之中可受爵祿

於王所也。案司馬爲夏官卿。掌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又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之教治。故有造士之秀者。皆移名焉。其必先告於王者。以用人之權。應歸之君故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言司馬用人之法也。王以樂正所論進士之狀。授之司馬。司馬乃更辨論其入官之材。有不堪者屏退之。獨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各署其所長。迨乎論擬既定。然後試以所能而官使之。能任此官。然後以爵命之。既受職位。然後以祿養之。凡司徒樂正所教而成者。王皆有以收得人之效矣。劉氏彝曰。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此言司馬絀惡之事也。大夫居其位而不能任其事。則罷絀以終身而不復用。死亦但以士禮葬之。以示貶也。案大夫致仕者。死仍葬以大夫之禮。若廢職不仕。已奪爵矣。而猶得以士禮葬。則恩與義胥見於此矣。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此言因徵發而專教士之責也。國有軍旅。徵發士卒。雖屬大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士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若國子造士。則庶子授以車甲。司馬弗征。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此言待執技者之禮也。執技者無德可稱。而但論其力。當其適四方。必裸股肱以決射御

之優劣。蓋有事於外。取其力之足以爲武衛而已。凡執技以事上者。若祝若史若射若御若醫若卜若百工。與夫凡執技以事上者。欲其無異習。故不貳事。欲其有常守。故不移官。以執技之賤。故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大夫之家者亦然。必出鄉而後不與士齒者。鄉黨尚齒故也。徐氏師曾曰。此皆謂執技之賤人。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此言刑罰之大旨也。司寇。周禮刑官。刑以禁寇。故曰司寇。辟。罪。刺。殺也。謂問其可殺也。爲司寇者。必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以聽天下之獄訟。於當殺者。必三刺以致其詳慎。若但有發露之意旨。而無簡覈之實迹。則聽決爲難。於是附而入之則從輕。赦而出之則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案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三刺者。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也。蔡氏沈曰。簡。核其實也。苟無情實。在所不聽。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此言刑所由制。而欲用刑者之得其實也。論當作倫。郵與尤同。凡制五刑者。必卽乎天倫以爲之準。至其施之於人。則雖郵罰之輕。亦必與其所犯之事相附麗。而不敢失實也。案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失禮則入刑。禮刑

一物也。禮不外乎五倫。則刑之所由制者可知矣。此周禮所謂不孝之刑。不弟之刑。而虞書所謂象以典刑者也。郵罰麗於事。況五刑乎。舊注以制爲斷。疑未盡經意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此詳言聽訟之法也。汎。廣也。凡聽五刑之訟。

以平允爲主。事之涉於父子者。則當原其親。事之涉於君臣者、則當立其義。明刑所以弼敎。此爲人倫之至重。必以是而權之。至於事有輕重。必意論其序。情有淺深。必愼測其量。而各有以別之。於厚貌者悉其聰明。於畏戚者致其忠愛。而務有以盡之。如是而無一可疑。刑之可也。若疑獄。則當廣訊衆人。於衆之所疑則赦之。又必於小大之罪。察其事之所比以成之。蓋赦之所以釋疑。而成之所以明法。無往而非公也。案此言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申上文必卽天倫之指也。呂氏曰上下比罪。鄭注謂已行故事曰比。則後世之令與例也。至於比例日積而日繁。所謂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此承上文而極言聽獄之愼重也。史。司寇吏也。正。謂上師之屬。獄之無疑者。旣定其責取之辭。史以所定者告於正。正因聽察之。而以獄之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察於外朝棘木之下。以獄之成告於王。王慮一官之專聽。或不能無失也。復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則公議盡矣。猶必三又而後制刑。蓋君與臣之無不盡心於聽獄者如此。案三又。鄭氏謂當作三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必其無當乎三事。始不得已而刑加焉者。在君爲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此言用法者之宜盡心也。侀。形體也。凡作刑罰者。雖輕無赦。欲民之知所畏也。夫刑之爲言也侀也。侀之爲言也成也。刑加於身。一成

而不可復變。則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矣。君子安得而不盡心乎。案既曰附從輕。而又曰輕無赦者。書所謂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此列言不聽而殺之事也。王者之用刑。至慎也。亦至嚴也。其有剖析言詞。破壞法律。變亂名實。更改制度。挾異端左道而以亂政者。必殺。作爲淫哇之聲。詭異之服。機變之技。奇巧之器。而以疑衆者。必殺。行雖偽而堅不可攻。言雖偽而辨不可屈。學雖非而涉獵甚博。非既順而文飾甚澤。因以疑衆者。必殺。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而以疑衆者。必殺。凡此四誅者。獲則殺之。不用審聽。以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也。案破律改作。是假事功以亂政。淫聲奇技。是假玩好以亂俗。

行偽學非。是假學術以亂教。鬼神時日。是假術數以亂常。觀於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以見聖人之識深而慮遠矣。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此因刑而言禁也。數謂升縷多少。識。可察也。凡執持禁令以齊衆人之不齊者。雖過失不赦。欲民之知所畏也。蓋刑以懲其所已然。而禁以坊其所未然。如有圭璧金璋而爲上所寶者。命服命車而爲上所用者。宗廟之器以供祭祀者。犧牲以敬鬼神者。戎器以習武備

者。用器與兵車不中長短之度者。布帛精麤不中升縷之數。幅之廣狹不中量者。姦色足以亂正色者。以錦文珠玉而造爲成器者。衣服飲食之華美者。五穀不及其時。果實未至於熟者。木不在乎當伐者。禽獸魚鼈不在乎當殺者。皆不許以粥於市。命司關之吏。執此禁以譏察非違。於異服者禁之。異言者識之。凡以使民知避而勿犯焉。已上所禁者。皆不敬不法不仁不儉之事。而終之以異服異言。夫異者常之反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要使之復其常性而已。而庸有異乎。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六

王制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此言天子受諫之事也。惡。猶忌也。大史典守禮法。國有大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行之諱惡。奉而進之天子。天子必齋戒以受其所教詔焉。案大史爲禮官宗伯之屬。掌建王之六典八法八則。大祭祀會同朝覲。執書以詔王。其屬小史掌詔王之忌諱。不言大宗伯者。其禮貌尊。唯詔相大禮於臨時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此言百官質成之事也。成。計要也。市。即司市。

司會爲冢宰之屬總主簿書於歲將終以百官一歲之計要上質於天子冢宰必齋戒而贊王以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從司會以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必齋戒以受之百官位卑不敢專達則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之質於天子天子受而平之還報於下百官亦必齋戒以受以爲天工天職有不敢忽也至此則廢置之典行正官之事畢然

後休養老者蜡祭勞農歲事於是乎成而可以制國用矣案周官六卿分職而此止言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蓋漢制以此爲三公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此言四代養老之制也凡養老之禮歷代不同有虞氏用燕禮牲用狗一獻旣畢坐而飲酒行之於寢夏后氏用饗禮體薦而不食爵

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取數畢而止行之於廟殷人用食禮有飲有殽雖設酒而不飲亦行於廟周人則脩而兼用之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於老也所養者三歲養之亦三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時天子視學此養於仲春仲秋者也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樂必遂養老此養於季春者也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

養之者死政之老也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案周人脩而兼用之呂氏云先行饗次燕次食蓋旣致其敬又從而安樂之義或然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

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此詳言優老之禮也。粻、糧也。紟、單被也。秩、常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中之小學。七十養於大學、此禮自天子達於諸侯。無降殺也。八十不復能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也、不能備禮、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瞽人之拜君命亦如是。九十并不必親拜、得使人代受也。凡所以養其生者。五十異粻、非少壯可比也。六十宿肉、恆隔日而備也。七十貳膳、有副而不缺也。八十

常珍。所食皆珍美也。九十飲食不離寢。恐需求無時而必以庋閣。美善之味。水漿之飲從於所遊可也。至於送終之具。六十以歲制。七十以時制。八十以月制。九十則日脩之。唯絞以束衣。紟與衾以覆尸。冒以韜尸。四者必死而后制。以其易為而不忍豫也。年至五十而始衰。六十非食肉不飽。七十非衣帛不煖。八十非得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亦不煖矣。杖也者。所以扶力而優其禮也。五十則杖於家。六十則杖於鄉。七十則杖於國。八十則杖於朝。九十者。天子若欲有所問焉。必就其室以致其尊。以珍從而致其養。杖不待言也。大夫士七十而致事者。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畢。八十則君每月使人致膳以告存。九十則日致常膳。所以優國老也。五十不從力役之征。六十不與兵戎之事。七十并不與賓客之事。八十即齊喪之事亦不及也。所以優庶老也。古者五十日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六

十日耆。指使。不能備弟子禮。故不親學。七十
曰老。故致政而傳家事於子孫。行喪惟衰麻
在身而已。又所以優國老也。劉氏敞曰。養於
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
養於國者。有命賜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
者。則君就行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
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
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
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
三王養老。皆引年。

此言古者養老之異制而總結之也。皇收冔
冕皆冠名。深衣。白布衣也。燕衣黑色。燕飲服
之。縞衣。亦白布深衣也。玄衣。即緇衣也。古之
養老。其地與服各有不同者。有虞氏則養國
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則養國老
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則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則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於國之西郊也。有虞氏
則以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尚黑。則以
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尚白。則以冔而祭。
縞衣而養老。至周而兼用。則以冕而祭。元衣
而養老。凡王王之養老也。恐四海之內。不能
遍及。於是皆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
者焉。皇氏侃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

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
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案養老
必於學者。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舊
說以養國老為大學。養庶老為小學。祭言冠
養言衣者。互文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
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
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
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此因養老而類言寬恤之政也。從政。給公家之力役也。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以其須人以養也。或有廢疾非人不能養者。一人不從政。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有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王畿采地之民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諸侯之民。從於王畿采地。期不從政。蓋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從。故所以恤之者如此。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言矜恤窮民之事也。人之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以其顧望無所聽見也。老而無子者謂之獨。以其鹿鹿無所依也。老而無妻者謂之矜。以其愁悒不能寐。如魚目之恒不閉也。老而無夫者謂之寡。以其倮然單獨也。此四者。爲天民之至窮而無所告訴。故養之者皆有常餼焉。其有口不能言。耳不能聞。足不能行。與夫支節解絕。容貌短小者。是爲瘖聾跛躃斷者侏儒之人。則使就百工之役。各以其器能之所宜得者食之。下無棄人。而上亦無棄事。是又恤窮之仁術也。案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戚施植鎛。蘧蒢蒙璆。侏儒扶廬。矇瞍循聲。聾聵司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司所不材。宜於掌土。

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蹠钁。強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是之謂各以其器食之。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此言男女有別之事也。在道路。男子常由右。婦人常由左。而車則從乎中央行。有三塗。以遠別也。案地道尚右。故男右女左。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

耆老不徒食。

此又推言尊耆老之義也。君子謂士以上。與父之齒相若者。隨從其後而行。與兄之齒相若者。如鴈飛之次而行。年相若之朋友。則並行而不相踰。至或有所擔負。老少俱輕。則幷與少者。老少俱重。則分爲輕重。而以其重與少者。斑白之老。卽不復手自提挈。而有少者以代之。故耆老之中。有君子焉。行必有車。不徒行也。有庶人焉。食必有肉。不徒食也。先王之世。敦崇孝弟。始自朝廷而達於天下。爲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雖在道路。亦翕然有敬讓之風。王道之成。見於此矣。故述王制者以是終焉。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此言大夫重祭之事也。有采地之大夫。必自造祭器。而不假諸人。若祭器未成。則不造燕器。先神而後人也。皇氏云。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此以開方之法。記井田之制也。方一里者。凡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有百箇一里之方。是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有百箇十里之方。是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有百箇百里之方。

是爲田九萬億畝。孔疏。步百爲畝。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陳氏澔曰。方千里。當云九千億畝。或九萬萬畝。經文誤。案此以下。皆申釋前文。古經後有記。皆如此。縱橫百里。則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縱橫千里。則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漢儒硬做這算法是也。綜其實。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卽

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便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便可授一餘夫。此方田所以爲九數之首也。今積步法。卽古方田法。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河。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記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一萬億畝之上。衍萬億二字。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爲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爲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爲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爲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爲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爲雍州域。統而論之。西不盡於流沙。南不盡於衡山。東不盡於東海。北不盡於恆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計爲田八十一萬億畝。陳氏澔曰。方三千里。當云八十一萬億畝。案禹貢序九州自冀州始。唐虞至商皆都冀。三面距河。此云南河東河西河。亦主冀州言之。南北爲經。東西爲緯。自恆山至南河。而至於江。而至於衡山。以經言。自東河至東海。自東河至西河。而至於流沙。以緯言也。主冀州。故冀州之域兩言之。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再言百里田畝之數也。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其閒有山陵林麓焉。川澤溝瀆焉。城郭宮室塗巷焉。三分而去其一。餘以授民。凡六十億畝。前文既以開方法計疆域之數。此復舉一大國以約計其田畝之實。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知。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

分。

此總言井田畝步之數也。今謂漢東田即詩所謂東南其畝之東也。古者步大。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爲五十二寸。比古者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有奇。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有奇。此古今之田里。所以有長短廣狹之不同也。案鄭注云。周尺之數。未詳聞也。陳氏祥道曰。周法十寸八寸皆爲尺。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鎭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也。說文咫八寸。周尺也。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乃八尺也。蔡氏元定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蔡邕獨斷云。夏以十寸爲尺。商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李氏本曰。六尺爲步。古法也。自后稷以來。即有一畝三畎。畎廣尺深尺之說。則六尺爲步。不始於周矣。朱子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或曰。周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今方五尺爲步。在周止方三尺二寸。周以百步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則周百畝當今二十五畝六分。漢景帝始定二百四十步爲畝。王制作於文帝時。故猶以百步爲畝。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此記畿外八州建國之法也。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其外八州。每州方千里。是爲方百里者百也。內封公侯百里之國凡三十。尚餘七十

箇方百里。又封伯七十里之國六十。是去二十九箇方百里。又四十箇方十里也。尚餘八十箇方百里。六十箇方十里。又以封子男五十里之國百二十。是去方百里者三十也。所餘者止有十箇方百里。六十箇方十里而已。通除三等封國。及名山大澤不以封。因以所餘者爲附庸。以及閒田。凡諸侯之有功者。即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亦歸之於閒田焉。周氏諝曰。所謂封國之數。非實有此國。特

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可以周知。法與此同。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

九至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記畿內之制也。天子之畿內地方千里。是爲方百里者百也。內封公之國方百里者九。尚餘九十一箇方百里。又封卿之國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是去十箇方百里。二十九箇方十里也。所餘八十箇方百里。七十一箇方十里。又以封大夫之國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是去十五箇方百里。七十五箇方十里也。所餘

者六十四箇方百里。九十六箇方十里而已。陳氏澔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地之分於王朝也。案畿內餘地。所以多者。當是天子自有之以爲居重馭輕之勢。如秦分天下爲四十郡。漢初承之。大啟九國。而漢自得十五郡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

八八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申言侯國君臣制祿多寡之法也大國祿食之數以等而推則諸侯之下士可食九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卿四倍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十倍於卿食二千

八百八十八次國之卿三倍於大夫食二百一十六人君十倍於卿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一倍於大夫食百四十四人君十倍於卿食千四百四十人其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止如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以其降於天子所命故也孔疏云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案庶人在官者之祿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差下士皆視上農之食九人所以優士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此申言三監之制也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爲方伯者之國其祿視大國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則取於八州方伯之地方伯朝於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以給齊戒自潔清之用其數視元士亦

五十里以下案三監之祿視諸侯之卿者其食少爵視次國之君者其體尊蓋視子男而一隆之一殺之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申言內外爵祿之制也諸侯之世子得世國而不得世爵天子之大夫不得世爵而但得世祿蓋先王之於臣使之任事必以德爵

之命數必以功所以皆不世爵也。諸侯之世子世國。必請命於天子。賜之以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若未賜爵。則其衣服禮數但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惟不得世爵。并不得世祿。此待內外臣之別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此申言司徒所掌之事也。司徒所掌者。有六禮焉。嘉則爲冠爲昏。凶則爲喪。吉則爲祭。賓則爲鄉爲相見。所謂脩之以節民性者如此。有七教焉。親屬父子。睦屬兄弟。別屬夫婦。義屬君臣。序屬長幼。信屬朋友。讓屬賓客。所謂明之以興民德者如此。又有八政焉。飲食則節以養生。衣服則辨以適禮。事爲則著於百工之技藝。異別則見於五方之器械。度與量則辨其長短小大。數與制則區其多寡廣狹。所謂齊之以防淫者如此。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七

月令

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抄合爲此篇。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采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此言正月之日躔中星也。孟。長也。營室。參。尾。皆星名。孟春之月。是爲歲首。斗柄建寅之月

也。日月交會於營室。是爲娵訾亥之次也。昏則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必謹察於此。案日與月會謂之辰。獨言日者。陽主歲功也。與書言出日納日同意。孔疏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畧而言。不與歷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畧耳。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此言孟春時令所屬也。句芒。木官。木初生。句屈而有芒角也。春王在木。所屬之干爲甲乙。甲是孚甲。乙。軋也。萬物皆抽軋而生也。其帝則爲大皞。其神則爲句芒。其蟲則爲鱗。東爲

蒼龍。木屬也。其音則爲角。角屬木。春氣和則角聲調。氣至而律應。則中大蔟。大蔟者林鍾所生。三分益一。長八寸。建寅之律也。其數則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舉成數也。其味則爲酸。惟木曲直。曲直作酸。其臭則羶。物以木化。故其氣羶也。其祀戶。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當祭而先用脾。脾於藏爲土。土尅於木。食所勝也。案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妙用言謂之神。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在天五行

之帝。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則人帝之配食者。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在天五行之神。重黎句龍該脩熙。則人官之配食者。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此記寅月之候也。陽鳥大曰鴻。小曰鴈。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至是則東風有以解散之。蟲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所謂啓蟄也。魚之潛於深者。咸躍而上。所謂魚陟負氷也。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故先以魚爲祭。鴻鴈畏寒。

秋南春北。以氣將煖。故反其居。所謂候鴈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此言人君居處服御。俱順時氣之宜也。青陽者。明堂之東堂。左个。東堂之北偏。明堂四旁皆謂之个也。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者。馬八尺以上爲龍。天子於孟春居青陽左个。蓋東北室也。所乘則爲鸞路。駕以倉龍。載以青旂。衣以青衣。服以倉玉。食爲麥與羊。而其器則疏以達。以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清疎而通達也。朱子曰。論明堂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

之中爲元堂大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卽元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元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居之。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此言天子迎春及行賞之事也。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大史。禮官之屬。謁。告也。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是月立春。大史於先三日。卽以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木衰木旺。是仁德之盛也。不敢不告。天子乃齊戒。

立春之日。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至於東郊。春主寅卯辰。其位在東。故迎春於東方。而祭大皞句芒之神焉。畢而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臣布德和令。行慶以休善。施惠以恤窮。必使下及兆民。而無一夫之不獲。由是爲相者於所當慶當賜。承命卽行。無有不當。速而能公若是。凡以順時而奉天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君爲天地之宗子。相爲宗子之家相。凡其所以仁天下。君令臣行。莫不有參贊之功焉。慶。土禮。賜。主物。以其易壅易私。故又重以爲戒。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此言敬授人時之事也。宿。留止也。離。經歷也。一歲方始。庶事維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以司天運與日月星辰之行。凡日月之所止所歷。不可差其躔次。天文之進退遲速。不可失其度數。惟以歷家始初推步之法。爲今歲占

候之常而已。案。守典奉法。卽周官大史所謂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是也。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下。卽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是也。徐氏師曾云。典法有守有奉。則紀正於下而人道立。天文有司。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此言祈穀耕籍之事也。元日。上辛也。元辰。郊後吉日也。保。鄭注。猶衣也。介。甲也。大寢。路寢也。是月農事將興。天子乃以元日郊祭天而祈穀。又擇取郊後之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於參乘之衣甲者及御者之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上帝之籍田。天子秉耒三推。

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而執爵於大寢。以行燕禮。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侍。以其勞於耕也。故命曰勞酒。案帝籍。卽籍田千畝也。以其借民力以耕。故謂之籍。又爲粢盛以供典籍。故謂之籍。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如郊用辛。社用甲之類是也。此言元辰者。盧氏植云。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氏邕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蓋漢儒之說如此、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此言勸農之事也。術。周禮作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陂而不平曰阪。水所行曰險。是月也。天之氣自上而下降。地之氣自下而上騰。兩

相和同。交而爲泰。草木莫不萌動。此可耕之候矣、王於是統命羣臣宣布農事以授之時。又特命田畯出舍東郊。於封疆有損壞。則脩葺之。徑遂有廣狹則審端之。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之高下。而知其五穀所殖之宜否、以教道民而剛非躬親。由是農事既飭、凡其先所定之法、悉如準平繩直之可循。此民之所以無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此言教樂習舞以導時和也。樂正，樂官之長。

是月也，命樂正入大學之中，教學者緜習樂舞之事。爲仲春將釋菜也。衆樂正，即周禮大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序樂者。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此言順時而施仁政也。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麛，獸子之通稱。骨枯曰骼，

肉腐曰胔。孟春歲方更始，乃脩明祭典，命祀山林川澤之能生物者，而犧牲勿用牝畜，恐傷其生育也。盛德在木，故禁止伐木，以及禽鳥之巢勿覆之，昆蟲之稚勿殺之，物之胎者夭者，鳥之學飛者，獸之麛，鳥之卵，皆勿取之。其有大役興作，以妨農事之始，則勿聚之置之。其有胔骼暴露以逆生陽之氣，則必掩之埋之。蓋脩祀典者，所以仁鬼神也；戒聚衆者，所以仁百姓也；用牝以下諸禁，仁及鳥獸草木昆蟲也。掩埋之令，仁及死亡也。王者之體元長人，惟其仁而已矣。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此亦言息事寧人之事也。是月發生伊始，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或不得已而禦寇則可。若兵戎不起，斷不可從我而始。毋違時而變天之道，毋妄動而絕地之理，毋咈衆而

亂人之紀。案鄭注，兵戎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孔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捍禦者謂之主。蓋兵猶火也，端自我開，其勢必將自及。又况於逆生氣以干天和者乎。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此言孟春失令之致災也。回風爲猋。摯，猛也。首種，稷也。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種。人君每

月各有當行之令。所以奉若天道也。如以孟春而行孟夏之令。則盛陽相乘。雨水失節。草木易發而早凋。國中時有譌言相恐。蓋巳火之氣所洩也。行孟秋之令。則陰氣始殺。變爲疾疫。風雨迅暴而畢至。惡草蕪穢而叢生。蓋申金之氣所傷也。行孟冬之令。則寒氣驟侵。木潦爲患。霜雪摧折太猛。穀之先種者不得收成而入於倉廩。蓋亥水之氣所淫也。案書洪範曰。敬用五事。念用庶徵。欲人君之無所不謹也。而漢儒推配五行。率多牽補。如此篇云。反某令則有某應。意似密而實疏。亦其類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此言二月之日躔中星也。奎弧建星。皆星名。孟春之後爲仲春。斗柄建卯之月也。日月交會於奎。是爲降婁戌之次也。昏則弧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建星在南方之中。案二月中星獨不言二十八宿者。孔氏謂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五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建言之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此言仲春時令所屬也。夾鍾者夷則所生。三分益一。長七寸有奇。卯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卯爲陽中。故曰夾鍾。又謂之圜鍾者。春主規也。鄭注引周語云。夾鍾出四隙之細。孔氏曰。四隙謂黃鍾大呂大蔟夾鍾。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凡同於孟春者。俱不更釋。後並倣此。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此言卯月之候也。自上而下曰雨。倉庚。鸝黃也。鳩。布穀也。猶是雨也。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爲水。孟春既解凍矣。至是始雨水。陰陽交而成和也。觀於草木。則桃

始華矣。觀於禽鳥則倉庚鳴矣。仁氣既盛。鷹亦化為鳩而不復鷙擊矣。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大廟。東堂之當大室者。陸氏佃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中央大廟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此言順時以助生氣之事也。始萌為萌。茂長為芽。是月也。於草木之萌芽則安之。又當惠養幼少。存卹諸孤。方春和而助生氣也。夫曰安。但不擾之而已。養與存則恩意有加焉。此愛物與仁民之辨。

擇元日。命民社。

此言為民祭社之事也。時當土膏發生之候。擇甲日之善者。命民祭社。案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故庶民皆得祭之。郊特牲言社日用甲。而書召誥社用戊者。孔氏云。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此言當春而恤刑獄也。囹牢也。圄止也。桎梏。木械。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縱也。肆掠謂縱意箠治也。王者所慎重惟刑。而時當春陽。尤宜體之而行寬大之政。爰命有司於囹圄則省察之。於桎梏則脫去之。於肆掠之加必禁之。於獄訟之來必止之。如此則省刑息爭。好生之意。不惟行於法中。而并溢於法外矣。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此言祈嗣之禮也。元鳥燕也。高禖。先禖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稱。所御謂御幸有娠者。禮酌之以酒也。韣弓衣也。古者祈嗣必以禮。而行禮必以時。是月也。元鳥至巢人堂宇而生乳。於其至之日。用大牢以祀先禖之神。天子親

往。重其事也。后妃率九嬪以助祭。從其類也。祭畢。使大祝酌酒以飲嘗御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又屬之以弓韣。授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以射爲男子之事。兆禎祥也。案古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故亦謂之郊禖。周詩生民篇。姜嫄出祀郊禖而生稷。商頌元鳥篇。簡狄亦以元鳥至之時。祈於郊禖而生契。皆謂此也。但商頌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者。蓋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耳。而殷本紀及

詩鄭注。因以墮卵吞孕爲言。則附會穿鑿。轉失其實矣。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此言春分之候。而因及警戒兆民之事也。日屬陽。夜屬陰。陽長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陽消。則夜長日短。分者。晝夜各五十刻也。是月陰陽適中。無短長之差。則日夜於是乎分矣。陽之聲爲雷。光爲電。向之伏於地者。今乃奮擊而發聲。而電亦始見。蟄蟲咸振動而穿穴以出焉。雷發聲之先三日。命遒人之類。奮搖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天威當畏。爾若有罔知忌憚。不謹其動靜而至褻天者。生子之形體不備。其父母必有凶災。可不戒哉。蓋雷電者。陰陽相軋而變動之氣也。易大壯爲二月之卦。其象辭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既自愼其身。而復其警於衆。聖人

之敬天愛民。可謂至矣。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

此言因天時而平其政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斛也。權稱錘也。槩平斗斛者。日夜分而天道平於上。故王政取法焉。於度量鈞衡石則同之。斗甬則角之。權槩則正之。蓋鈞石出於衡。斗甬出於量。而權者衡之用。槩者量之用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此言始耕之事也。舍猶止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耕者皆出在野。少有有都邑者。以門戶之時。乃脩治其闔扇。奉神之寢廟無不畢備。其他固有不求備者矣。用民力以作大事則妨農。故戒其勿作也。案鄭注少舍謂耕者少閒。高氏誘則謂少有在都邑者。據詩言四之日舉趾似高說爲優。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此言順生氣而戒取物之盡也。漉亦竭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是月也獺祭魚而虞人入澤梁。使竭澤而漁則畜其族矣。故川澤之竭。陂池之漉。所必禁也。春蒐以講武事。使舉火而田則絕其類矣。故山林之焚所必禁也。蓋惟王者用物而不盡乎物。於是有數罟不入洿池。不合圍不掩羣之制。若方春而竭澤焚林。則非所以遂生物之理矣。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此言開冰薦新之禮也。鮮當作獻。聲之誤也。冬月藏冰。至仲春天子乃獻羔羊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以出之。先薦於寢廟。所以敬其先也。案古者藏冰開冰亦調燮之一事。左氏傳所謂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是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此言仲春習舞樂之事也。釋菜置芹藻以爲祭也。必用丁者。取文明之象。入學習舞既命於孟春。至是以上旬之丁日命樂正率學者習舞於大學。而先釋菜以告先師。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焉。中旬之丁日。又命樂正入學教學者以習歌與八音。爲季春將合樂也。案釋菜。呂氏春秋作舍采。高氏謂置采帛於前以贄神。即儀禮之釋幣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此言愛物而權於用禮也。圭銳璧圓。皆玉器。皮鳥獸之皮。幣帛也。孟春既犧牲毋用牝矣。是月也。祭祀不用犧牲。而第用圭璧。於當用犧牲者則以皮幣更之。既不傷愛物之仁。又不廢敬神之禮。所謂祈以幣更是也。孔氏曰。此謂祈禱小祀耳。若大祀白依常法。如大牢祀高禖之類。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此言仲春失令之致災也。仲春而行仲秋之令。則其國大雨而多水。水氣寒。故寒氣總至。金爲兵象而寇戎來征。蓋酉金之氣所傷也。行仲冬之令。則陽氣不能勝陰。麥應熟不熟。民相掠而陰姦者衆。蓋子水之氣所淫也。行仲夏之令。則陽亢而國乃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因以爲害。蓋午火之氣所洩也。案

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乃記者序事之次第。餘月可以例推。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此言三月之日躔中星也。季少也。胃。七星。牽牛。皆星名。仲春之後爲季春。斗柄建辰之月也。日月交會於胃。是爲大梁酉之次也。昏則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牽牛在南方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此言季春時令所屬也。候氣之律。中於姑洗。姑洗者南呂所生。三分益一。長七寸有奇。辰律也。物至辰而潔齊。故曰姑洗。案周語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物皆去故就新也。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此言辰月之候也。鴽鶉鷂之屬。螮蝀謂之虹。萍。蓱也。春時百卉向榮。桐乃木之後華者。至

是氣盛而始華也。田鼠陰類。化而為鴽。還乎
陽而其性和也。陰就交於陽。成質而虹始見。
游亦始生。陽氣所浮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
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
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
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此言天子祈蠶及祈麥之禮也。鞠衣黃桑之
服也。先帝。謂先代木德之君。舟牧。掌舟之官。
鮪似鱣。口在頷下。魚之大者。是月蠶事將興。
天子乃以鞠衣薦於先帝以祈蠶事。命舟牧
覆視所御之舟。必覆以視表。反以視裏者五。
乃以舟之備具告於天子。天子始乘舟以示
親漁。用薦鮪於寢廟。并以祈麥之熟焉。蓋蠶
以為衣。麥以為食。而其所有事皆在於春。天
子既於孟春祈穀矣。至是復有祈焉。所以致

敬致孝而盡心於農桑之務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
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
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
名士。禮賢者。
此言順發散之令而宣德惠也。句。曲生者。萌。
直生者。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
救也。是月也。生氣絪縕而方盛。陽氣發泄而
無餘。草木之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斯時法天

出治。有不可以吝嗇閉藏。內而不出者。天子
於是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以賜貧窮。振
乏絕。而德惠及於編戶之氓矣。開府庫出幣
帛以周遍於天下。復勸勉諸侯。使之聘名士
禮賢者。而德惠及於岩穴之士矣。吳氏澄曰。
天子既自有所聘有所禮矣。賢士在諸侯境
內者。又勉諸侯聘禮之。蓋季春淑氣畢達。萬
物皆有以自遂。故粟帛之加。徧於中外。使士
民欣欣然咸有向榮之意。仁恩所以與天地

同流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此言命官豫備水患之事也。時雨應時之雨。廣平曰原。是月也。命司空之掌邦土者曰。季春氣和天將降時雨以滋萬物。恐其過多而川澮橫溢。趨下之水。騰上為災也。爾其循行平國邑。周視平原野。有水高於田者。恃隄防以為捍禦。脩築而利便之。有田高於水者。恃溝瀆以為蓄洩。引導而順達之。以至往來之道路。有水所經行者。開闢而疏通之。期於毋有障塞不行者而已。蓋農事之興。資水為灌溉。而霖潦則溢而為災。故先時而慮之。使其決也有所禦。其行也有所洩。其受也有所歸。所謂有備無患者此矣。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此言禁田獵之事也。罝罘以捕獸。羅網以捕鳥。畢長柄小網。形似畢星。以掩兔。翳射者所以自隱也。餧之言餡。藥毒藥也。季春鳥獸孚乳。凡田獵之具。如所謂罝者罘者羅者網者畢者翳者。以及餧獸之藥。禁之使毋出九門。以其逆生道也。吳氏澄曰。王城東西南北各三門。則十二門也。而云九門者。蓋南方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此言后妃躬桑勸蠶而始終敬其事也。野虞主田野山林之官。羽拍身曰拂。戴勝織紝之鳥。一名戴鵀。此時恆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籧筐者。籧圓而筐方。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是月也命野虞禁民毋伐桑柘。將以其葉飼

蠶也斯時鳴鳩拂羽而戴勝降於桑正蠶始生之候矣曲植蘧筐養蠶之器莫不先期具備后妃乃齊戒親東鄉以迎時氣躬自采桑以先之禁婦女毋脩飾容觀省飾婦使以勸蠶事迨至蠶事既成則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屬分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計其功之多少以供天子郊廟祭祀之服而毋敢懈忽焉案周禮內宰之職仲春詔后妃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為祭服所自出與天子親耕並重其禮誠以敬天勤民之事莫大乎此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此言命工以飭材制器之法也工師百工之長司空之屬官也五庫即金鐵諸物所藏之舍也視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察五庫中所貯之物悉遵舊法以稽其美惡如金也鐵也鳥獸之皮革也筋也角也齒也羽也竹之箭也木之榦也脂也膠也丹也漆也皆所以章物采備器用者必毋或有不良焉於時百工各治其事工師之監臨者尤當每日號令以二事為戒其一不得悖逆時序以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一不得過為奇巧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如是則順天時遵王制而器無弗善矣案五材之物登於五庫者本無不良而於此必加審察者以藏貯既久而季春陽氣蒸潤恐有變質易色也方氏慤云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一則因其作而戒之一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此言大合樂而重其事也孟仲習舞習樂至此則教已成矣是月之末擇日之吉者大舉衆樂而合之天子乃帥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焉蓋樂之成將薦之郊廟奏之朝廷用之

鄉射燕享。其徵可以格天神。和上下。養德性。育人材。故禮從其重。必於是月之末者。以陽氣畢達。而宣豫順於天下也。方氏慤曰。月令言習舞者主樂之容。習吹者主樂之聲。樂則於聲容無所偏主也。不言入學。然以視習舞推之。則於學可知。不言命樂正等官。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樂師可知矣。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此言順時序以廣孳生也。是月也。春陽既盛。物皆產育。乃合累牛騰馬。群遊而就牝於牧以俾其蕃息。若有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以籍稽校焉。宋高氏云。累牛父牛。騰馬父馬。累負而上。騰躍而起。皆牡欲就牝之形。陳注謂累繫之牛。非是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此言逐陰慝以全陽氣也。難與儺通。周禮。夏官方相氏掌之。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揚盾。帥百隸索室毆疫。以狂夫四人為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畢。終也。季春陰寒將盡。恐其氣猶有伏匿而不出者。將為癘以害物。故命國中難以逐疫。於九門披裂牲體以攘禍於四方之神。蓋欲除陰以全陽。而使春氣之得其終也。宋高氏曰。南西北九門。皆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使木氣盡達也。蓋陰慝之氣。莫盛於冬。而春秋次之。故春秋俱難。冬則大難。旁磔。獨夏無之者。陽氣盛時。陰慝不能作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此言季春失令之致災也。肅謂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水為相驚也。季春而行季冬之令。則寒氣以時而發。草木之枝葉皆縮栗。國中時有訛言相驚恐。蓋丑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夏之令。則民多暑疫之疾。未旱而時雨不

降山林所種不收蓋木土之氣所應也。行季秋之令。則天氣斂而多沈陰。秋霖早降。金氣旣動兵革並興蓋戌土之氣所應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八

月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此言四月之日躔中星也。夏大也。取陽氣發越萬物長養之意。畢。翼。婺女。皆星名。三春之後。火德乘令。於時爲夏。孟夏爲建巳之月。日月交會於畢。是爲實沈。申之次也。昏則翼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女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此言孟夏時令所屬也。祝融火官。杜預云祝融明貌。夏王在火。所屬之干爲丙丁。丙炳也丁成也。萬物炳然著見而強大也。其帝則爲炎帝。其神則爲祝融。其蟲則爲羽。南爲朱鳥火屬也。其音則爲徵。徵以爲事。夏氣和則徵聲調。氣至律應。則中中呂。中呂者無射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有奇。巳律也。其數則七。地

二生火。天七成之畢成數也。其味則爲苦。惟火炎上。炎上作苦。其臭則焦。物以火化。故其氣爲焦也。其祀竈。火之養人者也。當祭而先用肺。肺於藏爲金。金尅於火故也。案鄭注引易大傳曰。齊乎巽。相見乎離。離象爲火。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則萬物變化。書所謂南訛是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言巳月之候也。螻蟈。蛙也。王瓜本草作菝葜。謂之瓜者。其根似也。螻蟈至是而鳴。陰伏者乘陽而出也。蚯蚓亦於是乎出。陰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色赤。於是乎生。感於火之色也。苦菜味苦。於是乎秀。化於火之味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此言人君順孟夏所宜之事也。色深爲朱。淺爲赤。騮馬名。粗猶大也。夏爲離明之象。位處於南。天子於是居明堂左个。南堂之東偏也。

所乘則爲朱路。駕以赤騮。載以赤旂。衣以朱衣。服以赤玉。食爲菽與雞。而其器則高以粗。象萬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此言天子迎夏及行賞之事也。是月立夏。大史於先三日。告之天子曰。某日立夏。木氣既謝。火德方伸。時序一更。不敢不告。天子乃齊戒。於立夏之日。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至於南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在南。故於是乎迎。而祭炎帝祝融之神焉。畢而還反。行賞於內。封諸侯於外。慶賜遂行。而受之者無不欣說。凡以順時而奉天也。案春秋言帥諸侯者。蓋以其爲朝覲之時。夏冬不言。鄭注以爲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

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此言立夏應行之政也。立夏之後。因將飲酎。乃命樂師習合禮樂。辨其周旋進退之儀。審其律呂聲容之節。又命大尉於才之桀俊者。贊而出之。於德之賢良者。遂而升之。於力之長大者。舉而用之。凡行爵出祿。必當其位而無或濫于焉。案三王之官有司馬。而大尉則係秦官。此曰大尉。非古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

衆。毋伐大樹。

此言王政所以仁草木重農蠶之事也。繼長增高。謂草木蕃廡也。孟夏生物暢茂。至此而長而高。則陽氣上達矣。必勸培育以繼續增益之。毋使有壞墮可也。若於斯時而有土功之起。大衆之發。大樹之伐。是妨於蠶農而逆時氣矣。故俱以爲禁焉。或曰。繼長增高。謂隄防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此言天子所以重農時也。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是月也。爲暑之始。凉絺可以禦暑。於是天子始絺。以農事方殷。命在外之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其勤者。勸其惰者。而勿令失時。命在內之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力興作。而毋使或休於都。是月也。獵以驅獸。使無害

五穀。故夏獵謂之苗。而毋或大爲田獵。恐傷稼也。至麥始熟而升於場。天子乃以彘嘗之。務散其熱。而必先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也。案月令之義。以農時爲本。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身。故所以爲農敕禁者。無不至焉。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此言王者因時順氣之政也。靡草謂枝葉靡

細陰類也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是月也陽氣方盛草木蕃滋則聚畜百藥以供醫事凡物感陰氣而生者必不能勝至陽故靡草於是乎死百穀至秋而熟而麥獨成於夏故麥秋於是乎至當是時也於刑之薄者即結斷之罪之小者即決遣之繫之輕者即縱出之所以釋滯而崇寬也案聚畜百藥疑合下斷薄刑三句為一節靡草死二句則記候也當在苦菜秀之下殆因聚畜百藥之文而錯簡耳。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此言蠶畢而敬其事也蠶於季春分繭至此而其事畢則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為外命婦之繭稅收其什分之一視桑之多寡以均齊之凡公卿大夫之妻與士之妻雖貴賤長幼不同而繭稅則一夫既用近郊之公桑以為蠶而繭不忍輸於公者為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以其餘入己而為之至所獻所稅之繭則皆以供天子郊廟之服也或曰內命婦獻繭所以給主祭之服外命婦繭稅所以給助祭之服。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此言因時而隆燕臣之禮也酒重釀曰酎稱禮之義也禮樂即前樂師所習合者是月也天子行燕會之禮春時所造之酒至此而成於是與羣臣飲之而禮樂交作禮以將其文樂以宣其和也孔疏曰此在朔若漢嘗酎及

春秋見於嘗酎則皆於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此言孟夏失令之致災也苦雨雨多而人苦之也鄙邊鄙也保與堡同小城也格至也孟夏而行秋令則當陽而陰氣乘之苦雨為之數來而五穀反以不滋四鄙之人避侵掠而

入居城堡。蓋申金之氣所洩也。如行冬令。則肅殺氣盛而草木早枯。後則大水洊至。致敗城郭。蓋亥水之氣所傷也。如行春令。則物之蟄者以啓。而蝗蟲因以爲災。春於方爲東。東主風而暴風來至。春氣發越。木盛於末而草之秀者不實。蓋寅木之氣所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此言五月之日躔中星也。東井、亢、危皆星名。仲夏爲建午之月。日月交會於井。是爲鶉首。

未之次也。昏則亢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危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此言仲夏時令所屬也。蕤賓者應鍾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有奇。午律也。陽極陰生。陰生爲主。陽謝爲賓也。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此言午月之候也。螳螂蟲名。一名蚚父。一名天馬。鵙、反舌皆鳥名。鵙一名伯勞。一名伯趙。反舌一名百舌。暑氣當季夏而極。仲夏猶未盛。而小暑至矣。微陰方萌。物亦應時而動。故陰類若螳螂與鵙。或感之而生。或感之而鳴。反舌之鳥。感陽中而鳴者。至是則感微陰而無聲矣。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朱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大廟。南堂之當大室者。

養壯佼。

此言順時長養之事也。盛夏之時。於人之壯大佼好者。養之以助時氣。宜罷囹軍旅之役。盛世所時有是。故舉長大。養壯佼。皆以儲材於豫也。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

此言將雩而先謹備樂器也。凡十九物。皆樂

器。鞀。即鼗也。鞞。所以裨助鼓節者。鞀鞞鼓。皆革音。琴瑟。皆絲音。管。簫。皆竹音。干。戚。戈羽。皆舞器。竽。笙。篪。皆匏音。三者皆有簧。簧。管中之金薄鍱也。鍾。金音。磬。石音。柷敔。皆木音。柷以合樂之始。敔以節樂之終。是月也。將用大樂以脩雩祭。爰命樂師。於鞀鞞鼓。則脩之以理其敝。於琴瑟管簫。則均之以平其音。於干戚戈羽。則執之以習其儀。於竽笙篪簧。則調之以和其聲。於鍾磬柷敔。則飭之以整其具。如是而八音備矣。方氏慤曰。鞀鞞鼓之與鍾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脩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篪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干戚戈羽無聲。持執之以待用可也。故言之別如此。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此言雩祀之典也。有司。禮官。雩。祭名。吁嗟其聲以禱雨。故名雩。百縣。畿內之邑也。樂既備而祀事以舉。是時陽盛之極。恐以亢而致旱。乃命有司爲民祈祀於山川百源。以其能興雲雨也。然後天子親大雩於上帝。而衆樂俱作。以神莫尊於天也。又命畿內之邑。雩祀百辟卿士當時有功德於民者。祈穀之實。冀其沒亦有以益民也。案此爲天子之禮。侯國亦有舞雩。特禮從其殺耳。雩應在四月。而記謂在仲夏者。陸氏佃云。記事之法。舉中則上下見也。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此言仲夏薦新之禮也。雛。雞也。羞。進也。含桃。朱櫻也。是月也。火德方盛。黍爲火穀。始熟而升。天子乃以雛嘗之。進以含桃。而必先薦於寢廟。所以重時物也。案月令無薦果之文。仲夏獨羞含桃者。以其含陽之色而成。異於他物。故特記之。疏以爲諸果亦時薦者是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

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此言順時節宣之政也。毋艾藍未詳。鄭注曰。夏小正五月啟灌藍蓼。藍當栽培。未可遽刈也。門謂城門。閭謂里門。挺者拔出之義。是月陽達於外。令民毋艾藍以染。爲傷長氣也。毋燒灰。爲傷火氣也。毋暴布。不以陰功干陽也。門閭毋閉。關市毋索。順陽敷縱也。挺重囚益其食。尙寬大也。季春游牝於牧。今妊孕已遂。於是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所以止踶齧而令其蕃息也。案馬政。如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皆是。

灰。呂氏春秋作炭。高氏曰。毋燒炭。草木未成也。或謂與後伐薪爲炭相應。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此言因時致謹之事也。至猶極也。是月也。日行北至於東井。故日之長爲已極。其時微陰肇起。是陰方來而與陽爭。乃死生所由分也。君子齊戒以養心。掩蔽以防身。而愼動毋躁。聲色則止而毋或進。滋味則薄而毋致和。耆欲必節以定其心氣。令百官皆靜止其事。不得輕有作爲。而於用刑尤以爲戒。皆所以順養柔陰。而使之無所虧損也。案爾雅訓晏作柔。應氏鏞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安靜以俟其成。此以杞包瓜之義。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此又言午月之候也。解。脫也。半夏。藥名。生於夏半。故名。木堇。木名。別於堇草。故名也。鹿本陽類。感陰氣而角解。蟬本陰類。亦感陰氣而鳴。半夏於是乎生。木堇於是乎榮。物候之可見者又如此。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此亦言順時之事也。積土曰臺。有木曰榭。是月也不可以用火於南方。恐氣過盛也。可以居高明而遠眺望。山陵臺榭。皆高明之所。升焉處焉。順陽氣之在上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

此言仲夏失令之致災也。雹。雨冰也。螣。蟲名。其類衆。故曰百螣。仲夏而行冬令。則陰包乎陽。凝爲雹凍而傷穀。閉塞其氣。則道路不通。陰陽相感。則暴兵來至。蓋子水之氣所傷也。行春令。則生之日長而五穀晚熟。春氣盛於未。而百螣之食苗葉者時起。其國於是乎饑。蓋卯木之氣所淫也。行秋令。則氣候向乎收斂。而草木見其零落。果實見其蚤成。民當盛暑而感秋氣。則相薄成疾而殃於疫。蓋酉金之氣所洩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此言六月之日躔中星也。柳。星名。火。大火。心星也。季夏爲建未之月。日月交會於柳。是爲鶉火。午之次也。昏則火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奎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此言季夏時令所屬也。林鍾者黃鍾所生。三分去一。長六寸。未律也。白虎通曰。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多也。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此言未月之候也。溫風。景風也。至。極也。蟋蟀蛬也。天地溫煖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至未而溫風始極。蟋蟀之生。於土中者。羽翼稍成。未能遠飛而居壁。鷹始摯而學習搏擊。腐草爲暑濕所蒸而乘火爲螢矣。應氏鏞曰。物得氣之先。蟋蟀居壁。迎凉氣之微。鷹乃學習。迎殺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此言順時用物之事也。材葦。蒲葦之屬。王者備物致用。必因乎時之所宜。乃命漁師於蛟則伐之。於龜則登之。於鼉與黿則取之。以盛暑之氣。爆其皮甲。可耐久也。又命澤人納澤中之材葦。以葦至秋而堅。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案周禮云。秋獻龜魚。又云。取龜用秋時。今書於此月者。蓋周之八月。即夏六月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此言因時以重祀典也。四監。舊謂即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秩。常也。斂芻為牧養之用。各有常數也。是月也。有大享焉。於是命四監大合畿內百縣所常給之芻。以養犧牲。命民咸出其力以刈之。外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內以祀宗廟社稷之靈。而即以為民祈福。蓋王者之心。乎民而不自私。有如此者。馬氏曰。令民咸出其力。所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祠神靈。為民祈福。則所謂先民後己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旂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此言祭服之當謹也。婦官。周禮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指染人也。采。謂五色。黼黻文章。皆兩色間染者。貸。讀曰忒。章。章識也。給。當作級。是月也。時當暑濕。於染為宜。爰命婦官染五色之采。凡白與黑之黼。黑與青之黻。青與赤之文。赤與白之章。必以舊法故事。而無或差忒。其單染之正色。有黑黃倉赤之不同。必求其質正良善。而不敢詐偽。凡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旂章。其貴賤等給之度。皆以此別

之。案染釆乃染絲。非染帛也。染其絲而以兩色間織之。則為黼黻文章。以一色專織之。則為黑黃倉赤五色。不及白。以所受者為本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此言順時以助養氣也。虞人謂山虞。神農謂

農之神主稼穡者。是月也。土於長養。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巡行。毋有所斬伐。是時土將用事。其氣欲靜。故不可以創建土功。不可以會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以此皆為大事。舉則人心不安而搖長養之氣。故戒之。且舉大事而預為發令。使民有所待。是妨神農之事也。蓋未月為水潦盛昌之月。百穀被其澤而向於成。是神農正將主持其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悖乎時而殃及之矣。案孔氏曰。土雖寄王於四季。但南方之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西方之金。未月正當金火之間。故土將用事而氣欲靜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此言除草糞田之事也。溽。濕也。薙。刈草也。燒薙。燒所薙之草也。是月也。土氣蒸鬱而為濕暑。大雨亦應之而時行。前此所薙之草。既乾而燒之。則大雨行於所燒之田。而草不復生。

是利以殺草也。日暴水沸。其熱如湯。凡草之燒爛者。并可糞田疇。可以美疆土。是化無用為有用也。案周禮薙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蓋火燒水漬。故能變瘠地而為肥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此言季夏失令之致災也。鮮。如字。季夏而行

春令。則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穀實芳鮮而隕落。國多因風而欬疾。民亦象風之轉移乎物而有遷徙。蓋辰土之氣所應也。如行秋令。則水氣多而丘隰皆潦。禾稼被傷而不熟。陰氣過盛。而女之妊孕多敗。蓋戌土之氣所應也。如行冬令。則因風而寒不以時。鷹隼感厲氣而蚤鷙。四鄙之人。因時類斂藏。疑而入保。蓋丑土之氣所應也。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此言土德之所應也。五行唯土無定位。無專氣。寄旺於四時之季月各十八日。而莫盛於季夏者。以其適居中央也。所屬之干爲戊己。戊茂也。己起也。萬物至是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也。其帝則爲黃帝。其神則爲后土。其蟲則爲倮。倮之言露。人受土沖和之氣以生。故爲倮蟲之長也。其音則爲宮。宮土也。其律則中黃鍾之宮。土所以生萬物。黃鍾之宮。亦十二律所從生也。其數則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以生爲本。五蓋生數也。其味則爲甘。土爰稼穡。稼穡作甘。其臭則香。物以火化。故氣爲香也。其祀中霤。在室之中央。即土神也。當祭先用心。以心居中爲君。象屬火。又火生土也。張子曰。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兌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案十二律有黃鍾。又有黃

鍾之宮。蓋別爲一管也。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自黃鍾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於應鍾四寸二分。則其中閒長短相距。取用之數。蓋三寸九分而已。於此三寸九分之內穴孔而吹之。乃黃鍾所含之少聲也。朱子曰。

黃鍾之宮。如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爲黃鍾不動。十二弦却柱起應十二月。此足以決千古之疑矣。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此言土王用事之時。居處服御之所宜也。大廟大室。謂中央室。大路。謂殷路。季夏既居明堂右个矣。至是又居於大廟大室以合中央之義。所乘則殷之大路。飾以黃而取其尚質。所駕之馬。所載之旂。以及所衣之衣。所服之玉。俱用黃色。凡以應時宜也。食爲稷與牛。以稷爲五穀之長。牛爲土畜也。其器則圜以閎。象土之周匝時容萬物也。案中央之室。獨稱大室者。孔氏云。土爲五行之主。故尊之也。其用大路。以別於四時之用鸞路者。亦此意。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十九

月令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此言七月之日躔中星也。火德既休。土生金而金風司令。於時爲秋。孟秋爲建申之月。日月交會於翼。是爲鶉尾巳之次也。昏則建星在南方之中。旦則畢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此言孟秋時令所屬也。蓐收。金官。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也。秋德在金。所屬之干爲庚辛。庚更也。辛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也。其帝則爲少皞。其神則爲蓐收。其蟲則爲毛。獸曰毛蟲。西爲白虎。金之屬也。其音則爲商。商屬金。秋氣和則商聲調。氣至而律應。則中夷則。夷則者。大呂所生。三分去一。長五寸有奇。申律也。其數則九。地四生金。天九成

之舉成數也。其味則爲辛。金從革作辛也。其臭則腥。物以金化。故其氣腥也。其祀門。門稱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當祭而先用肝。肝於藏爲木。木剋於金故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此言申月之候也。涼風。西風也。白露。秋露也。寒蟬謂寒螿。似蟬而小。行戮。言鷹之殺鳥也。是時未至於寒。而其氣已涼。故涼風始至。且陰氣漸重。露凝而色白。故白露亦於是乎降。

蟬生於暑。而逮乎始寒。故寒蟬亦於是乎鳴。鷹感肅殺之氣。必先殺鳥以祭。而始行戮以食。所謂鷹隼遇秋而擊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此言人君順孟秋所宜之事也。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曰駱。秋爲陰成之候。位處於西。天子於是居總章左个。西堂之南偏也。所乘則爲戎路。駕以白駱。載以白旂。衣以白衣。服以

白玉。食爲麻與犬。而其器則廉以深。象秋氣之烈而斂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此言迎秋氣而飭武事也。順。猶服也。是月立

秋。大史亦先三日告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火氣既謝。金德方伸。時序一更。不敢不告。天子乃齊戒。於立秋之日。親帥公卿諸侯大夫至於西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在西。故於是乎迎。而祭少皞蓐收之神焉。畢而還反。乃體天地之義氣。而賞軍帥武人於朝。爰命將帥選士人厲兵器。於才之桀俊者簡擇練習。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凡有暴於下。慢於上者。皆詰問而誅戮之。此所以章明好惡。而順彼遠方

之道也。蓋王者之兵，毋天下，即以懷萬邦，故不言威而言順也。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此言順時氣以制刑也。理，治獄之官。贏，猶緩也。是月也，命有司修明法制，繕治囹圄，具備桎梏，於以禁止姦心，慎罪邪僻，而於姦邪之大者，則務搏執之。又命獄官瞻夫皮膚之有傷，察夫血肉之有創，視夫筋骨之有折，審夫支體之既斷者而慎恤焉。蓋先王之決獄訟也，必主於端平，而至於有罪當戮，與夫麗於刑而當嚴以斷之者，又未嘗不謹守其法也。所以然者，天地之氣至秋而始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故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此言孟秋薦新，以及順時收斂之事也。穀謂稷也。坏，培也。是月也，白穀用成，而稷爲五穀之長，於是始熟而升於場。天子將以嘗新，而必先薦於寢廟，所以重時物也。命百官始收斂，以順天時。完固隄防，謹慎壅塞，以備水潦之將至。於所居之地，內以修葺其宮室，外以坏益其垣牆。又外以補繕其城郭，而無所不致其慎焉。應氏鏞曰：夏氣舒發，則修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完隄防，謹壅塞，皆所以爲民禦患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此言不可違時以干秋氣也。割地，諸侯有慶割與之也。是月也，氣向收斂，凡有舉動更張之大者，俱所宜禁。故毋以封建諸侯，毋特立大官，毋分割土地，以及行大使於外，出大幣於內，皆恐其違時令也。案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亦其大致然耳。仁義之用，交發而相

成豈可偏執哉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此言孟秋失令之致災也介蟲如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之類也孟秋而行冬令則陰氣太勝而主殺於是乎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蓋亥水之氣所洩也行春令則陽亢而其國乃旱陽氣既往而復還五穀不能成實蓋寅木

之氣所損也行夏令則火德復王乃多火災熱極生寒其氣不節而民之感其氣者因多瘧疾蓋巳火之氣所傷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此言八月之日躔中星也角觜觿皆星名仲秋爲建酉之月日月交會於角是爲壽星辰之次也昏則牽牛在南方之中旦則觜觿在南方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此言仲秋時令所屬也南呂者大蔟所生三分去一長五寸有奇酉律也以酉爲正西氣至南而化行於酉故曰南呂鄭氏引周語曰所以贊陽而秀物也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此言酉月之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是時秋氣漸深而盲風以至鴻鴈則自北來南玄鳥則自南歸北羣鳥因寒無

可食多預備美食以備冬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大廟西堂之當大室者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

此言順時養老之事也行猶賜也麋亦粥也是月也四陰浸長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於是養衰老以助其氣而授

之几杖行賜糜粥飲食禮有所隆而惠無不徧也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鯁祝噎正宜用此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此言因時而爲正服之事也司服官名宗伯之屬秋氣漸深寒將發至爰命司服於衣裳之未備者條具之於未適乎宜者飭正之在

祭服則繪衣繡裳有常制也自元衣一章至袞衣九章制有小大也衣取諸乾而被於上體裳取諸坤而垂於下體度有長短也其朝燕及他服亦有劑量必循舊法而不得更爲新異以至首之有冠身之有帶亦皆有常此又因制衣而併及之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此言順時以愼刑也申重也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是乃命有司而申嚴之罪之當刑有百而斬殺爲重尤在乎必當其罪毋或委弱違強而至於枉橈蓋枉橈則不當而逆天之理有司未有不反受其殃者故不容於不加愼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此言饗帝備物之事也宰主牲者祝告神者

是月也將舉祭饗宜省牲以待用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而省視其色之純全與其體之完具復按芻豢之養以瞻肥瘠之形察其物色之爲騂牲黝牲各因陽祀陰祀而比其類更量其體之小大視其角之長短必皆中乎法度而後用之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既已備當則上帝其歆饗之矣蓋祭祀之禮誠以備物而物以達誠在乎內外之交盡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此言因秋分行難與儺之事也難儺同時當
秋肅而陽暑不衰則煩鬱之氣將有淩淫而
爲癘者天子乃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以達
秋月淸凉之氣又因麻始成熟以犬嘗麻而
必先薦於寢廟焉案季春國難以畢春氣季
冬大難以送寒氣此獨言天子難以達秋氣
者陳氏澔云其難以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
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乃

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
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此言順時而戒斂藏播種之事也是月也時
殺將至宜有斂藏之備於是將以居民則築
城郭建都邑而工可以作於上將以藏物則
穿竇窖脩囷倉而工可以作於下乃命有司
趣民收斂穀之外必務畜菜菜之外且多積
聚爲禦冬之備也又勸民種麥而令毋失其
時其有惰農失時者行罪無疑以麥爲接絶
續乏之穀故尤重之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
鈞石角斗甬

此言秋分之候而法天以平其政也坏益也
益其蟄戶使通明處稍小及寒甚乃塞也是
月也日夜適均而氣向乎斂雷始收聲蟄蟲
咸以土增益其戶殺氣浸以盛陽氣日以衰
而水始涸竭蓋水乘乎氣春夏氣至故長秋
冬氣返故涸也且日夜分而天道平於上故

王者法而行之如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
斗甬又大略與仲春相似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
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此言順時以足財用也易謂輕其稅使民利
之是月也秋物旣實萬寶告成可以通貿易
矣輕關市之稅招來商旅而納其貨賄以便

足用。由是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於是乎不匱。此所以上無乏用。而百事遂也。然又不可恃富強而妄作。凡舉大事。無逆天之大數。而順時以行之。因類以守之可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此言仲秋失令之致災也。仲秋而行春令。則少陽氣動。而成物之雨不降。春主生而草木

生榮。木生火而國。有火訛之恐。蓋卯木之氣所應也。行夏令。則陽亢而其國乃旱。氣煖而蟄蟲不藏。陽盛而五穀復生。蓋午火之氣所傷也。行冬令。則風殺物而其災數起。雷先時而收聲。草木於是乎蚤死。蓋子水之氣所洩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此言九月之日躔中星也。房虛皆星名。季秋爲建戌之月。日月交會於房。是爲大火。卯之次也。昏則虛星在南方之中。旦則柳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此言季秋時令所屬也。無射者夾鍾所生。三分去一。長四寸有奇。戌律也。陳氏祥道曰。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

戮禽。

此言戌月之候也。大水。海也。是時鴻鴈之來者。猶止而未去。有如賓之寄寓者然。陽化於陰。故爵入大水爲蛤。秋金之色。以黃爲正。故鞠至是而有黃華。陰殺之氣已極。故豺於是乎祭獸。而戮禽以食也。案八月鴻鴈來。啓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雁非中國之鳥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此言命官收斂之事也。內猶入也。是月也。申嚴號令以命百官。無論貴之與賤。皆務收斂於內。以會合天地之閉藏。而無或宣出以悖時令焉。案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此陽舒陰斂之大分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此言命冢宰收斂之事也。要者。穀入之數。謂歲要也。農事既畢。爰進冢宰而命之。蓋前此趣民收斂而未備者。今則無不備收。可舉五穀豐耗之成數。而國用有所準矣。至於籍田所收。則藏其穀於神倉。以供粢盛。而祗敬必飭焉。先王所以養人事神者。其重如此。方氏慤曰。豳詩言十月穫稻。而此即言備收。蓋以地氣有早晚之故。必命於冢宰者。以冢宰實制國用。而甸師之掌耕耨王籍。又隸於天官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此言順時以息民也。總。猶聚也。是月也氣寒而霜始降。作者既有不便。而器亦不堅。則百工於是而皆休。又命有司曰。當寒氣凝聚而至。如猶力作於外。民必有不能勝者。其皆令入室以避之。是故初夏則毋休於都。深秋則皆入於室。時使然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此言習樂饗帝之事也。春夏習樂以所殺矣。至是將為秋報。乃於上旬之丁日。命樂正入學習吹以和其聲。蓋是月也。萬物皆成。故大饗帝於明堂。又於宗廟舉行嘗祭。凡所用之犧牲。必告備於天子者。昭其慎也。案注疏以

嘗爲嘗祭羣神。吳氏澄謂是宗廟秋祭。吳說近是。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此言順時須制之事也。天子於歲功將成之時。外則總命諸侯。內則須制百縣。爲受來歲之朔日與稅貢之法。蓋諸侯稅於民而貢於王。其輕重多寡之數。必以道路之遠近。及土

地所宜爲度。以此給郊廟之事。而無有所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多少不加法制也。案古者以季冬須來歲之朔於諸侯。而此屬於季秋者。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也。鄭氏樵曰。此言來歲。是秦正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則夏正也。亦猶豳風七月之詩。於二之日之下。曰何以卒歲。是夏正也。於十月蟋蟀之下。曰曰爲改歲。則周正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此言秋獮之事也。僕。周禮戎僕也。七騶。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幷總主者爲七騶也。旌旐。司常所掌九旗之屬。主祠。典祀之官。是月也。天子乃因田獵而教以戰陳。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又班布乘馬之政令。以類其色之同異。與力之強弱。當其末田也。命戎

僕與七騶皆駕六馬。載九旗若旌旐之屬。授車各以等級。整其行列向背。陳設於軍門之屏外。軍皆南向。司徒搢扑於帶而北面以誓之。及其將田也。天子乃嚴厲武飾。必執弓挾矢。親獵而先供祭。然後羣臣以次而殺。獵旣竟。命典祀者祭此所獲之禽於四方之神。以明報本。此皆秋獮之事也。李氏曰。先王之田。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其擧動蓋如此。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此言順時以施嚴肅之政也。內。謂穴之深處。墐。塞也。是月也。觀於植物。則草木皆黃落。乃伐薪爲炭以禦寒。觀於動物。則蟄蟲咸俯而向下。又塗塞其戶穴。是陰殺之氣方盛也。乃於刑與罪之相得者。趣而決之。而不至於有淹繫。於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亦收之而不至於越分踰等焉。因秋令而益加飭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此言季秋薦穀之禮也。是月也。百穀皆成。而稻爲水穀。今始成熟。於是進之天子。以犬嘗之。而必先薦於寢廟。所以重時物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此言季秋失令之致災也。季秋而行夏令。則多暑雨而其國大水。冬藏從而殃敗。民則氣窒於鼻。聲發於口。而多鼽嚏之肺疾。蓋未土之氣所應也。行冬令。則感陰邪之類。國多盜賊而邊境不寧。土地以寒重而分裂。蓋丑土之氣所應也。行春令。則巽主風而煖風來至。散緩而民氣解惰。當肅殺而少陽動作。則兵興不得止息。蓋辰土之氣所應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

月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此記十月之日躔中星也。冬。終也。取萬物終藏之意。金數既窮。水德迭王。於時爲冬。孟冬建亥之月。日月交會於尾。是爲析木寅之次也。昏則危星在南方之中。旦則七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此言孟冬時令所屬也。彭氏曰。水北方。元深而冥昧。故取爲神名。高氏曰。行。門內地也。一作井。冬德在水。所爲之干爲壬癸。壬。任也。癸揆也。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也。其帝則爲顓頊。其神則爲元冥。其蟲則爲介。介。甲也。龜鼈之類。北爲元武。水屬也。其音則爲羽。羽屬水。冬氣和則羽聲調。氣至而律應。則中應鍾。

應鍾者。姑洗所生。三分去一。長四寸有奇。亥律也。其數則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舉成數也。其味則爲鹹。水潤下作鹹也。其臭則朽。氣若有若無爲朽。其祀行。行爲道路往來之處。冬。則陰往而陽來也。當祭而先用腎。腎爲水也。陳氏澔曰。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此言亥月之候也。大水。淮也。蜃。大蛤也。是時天地閉塞。爲重陰之始。故水以陰而凝。於是始冰。地感陰而結。於是始凍。陽爲陰化。故雉入大水而爲蜃。陰陽之氣不交而極乎辨。故虹藏伏而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此言人君順孟冬所宜之事也。鐵驪。驪馬鐵色也。深爲黑。淺爲元。閎者中寬。奄者上窄。冬

為陰寒之候，位處於北。天子於是居元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所乘則為元路，駕以鐵驪。載以元旂，衣以黑衣，服以元玉，食為黍與彘。而其器則閎以奄，以象物之閉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卹孤寡。

此言迎冬而行賞卹之事也。死事，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是月立冬，大史亦先三日告之天子曰：某日立冬，金氣既謝，水德方伸。時序一更，不敢不告。天子乃齊戒。於立冬之日，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至於北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在北。故於是乎迎而祭顓頊元冥之神焉。畢而還反，因殺氣之盛而念死事之臣，因死事之臣更念及其孤寡，從而賞之卹之，所以順時報功，且激勸忠義也。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此言諸卜筮之事也。大史，掌卜筮之官。筴，蓍策也。釁，塗以血也。聖人幽贊神明，卜筮之用，由來尚矣。是月也，命大史取龜策而釁之。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必占之審之，以察其吉凶。如有阿私黨比者，則罪之而無有掩蔽。蓋所謂假於卜筮以疑衆者，固法之所不有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此言天子禦冬之具，以及順時閉塞之政也。鍵，牡。閉，牝也。蹊徑，禽獸之道也。是月也，寒氣方盛，季秋所獻之功裘，天子始服之。而命有司曰：天氣騰於上，地氣降於下，陰陽之氣不交，所以閉塞而成冬也。凡蓋藏之在官者，命百官加謹焉。積聚之在民者，命司徒循行而

使之無有不斂。致謹於其內。故於城郭則坏之。於門閭則戒之。而又脩其鍵閉。慎其管籥。致嚴於其外。故於封疆則固之。於邊竟則備之。而又完其要塞。謹其關梁。塞其蹊徑。此皆順時之政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此言謹終之令也。衣裳謂襲斂所用也。喪事有紀。必因時而飭正焉。如於衣裳之多寡。則辨之。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則審之。是其厚薄之度。各視乎貴賤以為差等。蓋喪紀者人事之終。冬者歲時之終。以歲時之終而節人事之終。乃其宜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此言考工之事也。效。獻也。功致。功力密致也。是月也。霜降而百工休。則器用成矣。爰命上師覈百工之功。陳設祭器。而必案以舊法。毋或作為淫靡巧變以蕩上心。必以功力密致者為上。物既成而後即令工人自刻其名於器。以察其實。如或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而無所於貸。考工之嚴若此。此工之所以信度也。

是月也。大飲烝。

此言農畢燕臣之事也。烝。升也。升牲體於俎也。是月也。農功已畢。物之可薦者衆。於是天

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升牲體於俎。是為大飲烝之禮。方氏慤曰。孟夏飲酎用禮樂。則飲烝可知。陳注因烝祭而與羣臣大飲者。非是。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此言蜡祭之禮也。天宗。日月星辰也。社以上公配祭。故曰公社。臘。冬祭名。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天子既樂歲功之成。乃為民祈來年

之澤於天宗大割羣牲以祀公社而及於門閭又獵取禽獸以祭先祖與五祀此皆所謂蜡祭也至若農民則三時之務亦已勞矣於是勞之使得休息蓋一張一弛之道也案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注故以爲互文祭皆於冬在周曰蜡在秦曰臘今行於孟冬建亥之月其爲秦人所述無疑矣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此言簡習武備之事也農功既畢爲講肄武事之時天子乃命將帥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視其才皆所以順陰義也舊說以爲仲冬將大閱故簡習之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此言命官以嚴川澤之禁也水虞謂漁師周禮澤虞獻人也是月也水既涸而可以收賦

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所出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用不得侵削衆庶兆民過取其財以斂怨於上其有若此者罪在必行而無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此言孟冬失令之致災也孟冬而行春令則風足解凍而凍閉不密地氣因以上泄陽主

發散而民多流亡蓋寅木之氣所泄也行夏令則盛陽振作而國多暴風方冬而不見其寒蟄蟲之既蟄者復出蓋巳火之氣所損也行秋令則寒反遲而雪霜不以其時金勝而小兵時起有擊斂之象而土地侵削蓋申金之氣所淫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此言十一月之日躔中星也斗東辟軫皆星名辟壁同仲冬爲建子之月日月交會於斗

是爲星紀、丑之次也。昏則壁星在南方之中，旦則軫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此言仲冬時令所屬也。黃鍾者律之始、長九寸、子律也。孔氏曰、黃中色、鍾種也。陽氣始種於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

冰益壯、地始拆、鶡旦不鳴、虎始交。

此言子月之候也。壯、堅且厚也。鶡旦、鳥名、寒氣更甚、則水之冰者於是而益壯、地之凍者於是而始拆。夜鳴求旦之鳥、本爲陰類、感微陽之生、得所求而不鳴矣。虎爲陰物、亦始感於陽氣而相交矣。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元堂大廟、北堂之當大室者。

飭死事。

此亦言謹終之令也。死事、如喪大記云、復而後行死事也。孟冬既飭喪紀矣、至是而又飭之、以王政所重、在乎養生喪死無憾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此言閉藏之令也。土事、土功也。暢、充也。陰氣凝固、乃命有司於土功則毋作、愼毋發掩蓋、又毋發室屋與起大衆、皆所以固而閉也。夫

天地之閉氣、一如房室之藏人。若地氣沮壞宣泄、是謂發天地之房、將害及於物、而諸蟄皆死、害及於民、而疾疫喪亡、相隨而見矣。所以然者、以此月命爲暢月、萬物皆當使充實於內、不宜違時發動故也。案農隙之後、凡成梁乘屋及教大閱諸事、悉將於是月爲之。此所禁戒、蓋偏論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此言申明內政也。奄者、精氣奄藏之稱。尹則主領奄豎之官也。淫謂女工之奇巧者。是月也。命奄尹申明宮中之禁令。審察門閭。謹慎房室。於內外之門戶。必重閉以嚴之。減省婦功。禁作淫巧。雖有貴戚近習。易於驕侈者。且毋有不禁。則疏賤可知矣。案此亦屬秦制。若周禮宮禁之事。掌於內宰宮正宮伯。皆士大夫為之。而又總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此言所以飭酒政也。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秫稻。酒材也。湛。漬。熾。炊。物。事也。國家所以供祭祀待賓客者。必需乎酒。故於既穫之後。命大酋釀之。於秫稻必齊而栽以量。於麴糵必時而制以候。由是加以湛熾。必潔而無污。和以水泉。必香而無礙。盛以陶器。必良而不漏。又且火齊必得。而適生熟之宜。酒工兼此六事。大酋監之。勿令違其法式。而酒政舉矣。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此言順水德而行祈祀之禮也。大川名源。若江淮河濟之類。冬令方中。水德至盛。宜為民祈福。天子爰命有司行祈祀之典。如四海為水之所聚。大川名源為水之所出。淵澤為水之所鍾而息。井泉為水之所汲而養者。其神無不徧焉。應氏鏞云。夏之祈。火勝水弱。遡其流委。廣其潤澤也。此之祈。盛德在水。鍾其淵源。厚其渟畜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此申收斂之禁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在山林則榛栗之屬。在藪澤則菱芡之屬。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而

使無有不歛矣若是月也猶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獸畜猶有放佚者則是游惰之民也他人卽取之亦在所不詰矣至於山林藪澤有能養其物以爲食者則使野虞敎之道之凡草木可以采取禽獸可以獵得也或不能而徒事侵奪則罪其強暴而無所赦焉取之不詰者所以惡其不謹罪之不赦者所以懲其不公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言順時以定陽氣也是月也日行南至於牽牛故日之短爲已極斯時一陽初復是陽方來而與陰爭萬物之生機皆於是乎振動有不容不安靜以養其微陽者君子必齊戒其心掩蔽其身而身欲其寧外去聲色內禁耆欲以安形性而事欲其靜蓋靜則有以待其爭之定陽爲主而陰順焉矣案周易姤一

陰生於下爲五月之卦其爻曰繫于金柅言陰之當制也復一陽生於下爲十一月之卦其爻曰不遠復言陽之當養也此記所言亦與易理相備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此又言子月之候也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物感陽氣則香陽氣始萌故芸與荔挺感之而生出以非正陽之時故蚯蚓猶結麋爲澤獸以陰爲體故感陽生而角解水泉之枯涸者由於陰極故因陽之生而漸動案十二月候惟二至二分再記之者孔氏謂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此言順時收斂之事也大曰竹小曰箭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當日短至而陰氣爲盛則材於是而堅成故於木與

竹箭。可以伐而取之。是月也。天地閉而萬物休。官有權設以應事。器有暫造以備用者。并可以罷而去之。至其於關廷門閭則塗之。於囹圄則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所以助天地之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此言仲冬失令之致災也。氛妖氣也。汁雨雪雜下也。仲冬而行夏令。則火氣乘之。而來年土旱。煖氣所蒸而氛霧冥冥。陰不能固陽而雷乃發聲。蓋午火之氣所損也。行秋令。則嚴凝之氣未固而天時雨汁。柔脆之物受克而瓜瓠不成。肅殺尤盛而國有大兵。蓋酉金之氣所淫也。行春令。則當蟄者出而蝗蟲爲敗。感發散之氣而水泉咸竭。虛陽所作而民多疥癘。蓋卯木之氣所泄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此言十二月之日躔中星也。婁氐皆星名。季冬爲建丑之月。日月交會於婺女。是爲元枵。子之次也。昏則婁星在南方之中。旦則氐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此言季冬時令所屬也。大呂者蕤賓所生。三分益一。長八寸有奇。丑律也。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陳氏祥道曰。是爲陰律之始。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爲大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此言丑月之候也。雊雉鳴也。鴈以季秋來賓。至是順陽之復而北鄉。鵲善巢。避歲所在。因將改歲。故始巢。雉爲火畜。感於陽而後有聲。故雊。雞爲木畜。麗於陽而後有形。故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此言順時以攘除陰氣也出猶作也冬令之終陰慝正盛爰命有司大難於四門披磔犬羊以攘除陰氣維時月建丑丑爲牛以土作之則土能制水故又以此畢送寒氣焉

征鳥厲疾

此亦言丑月之候也於時鷹隼之屬善征擊者其取鳥也倍見其猛厲而迅疾蓋以將復

爲鳩物不極不反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此言順時以舉祀典也天神六宗之屬舊注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四時之功旣成則一歲祀事宜畢於此其爲地祇則山川之祀也其爲人鬼則五帝之佐也其爲天神則天之神祇也徧祭以報之而歲事畢矣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此言薦魚之禮也是月也魚性定爰命漁師始漁天子必親之乃嘗魚而先薦於寢廟凡以重其事而敬其親也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魚者牲類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此言藏冰及治農之事也腹猶內也重陰之氣極於是月故冰方盛徹外內而皆凝爰命取冰而冰入於凌陰所謂日在北陸而藏冰

也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使出五穀之種以撿料之又命農計耦耕之事預脩耒耜并具諸田器以東作將始故也方氏愨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此言習樂之事也樂以導和季秋旣習吹矣

至此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所以明有終也鄭注謂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此言季冬收秩之事也秩常也有常數也大曰薪小曰柴凡一歲中郊廟祭祀所需之物有不可不預為備者乃命四監收取常用之薪柴以供大而郊廟及廣而百祀之薪燎案薪燎謂炊爨及庭燎之用馬氏曰收秩薪柴則藏事至是為悉矣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此言歲終之候而及其令也次舍也紀會也幾近也而猶汝也是月也為歲事終始之交自去年季冬日次於元枵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元枵則日窮於次矣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元枵每月相會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元枵則月窮於紀矣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則是回於天矣一朞之數將於是乎終而歲且更始唯在上者專壹汝之農民毋得或有徭役以妨始穀可也陸氏佃曰次言象紀言歷變窮言回回無窮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此言更始勤政之事也飭正也國典六典之法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時令歲時之令也天子於歲之將終乃與公卿大夫共整飭國典審論時令以預待來歲之所宜行此所以道法有常而政事修舉也黃氏曰孟春一歲之始則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季冬一歲之終又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先王憂勤惕厲慎始敬終之心蓋如此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此言重祭之事也。次次序也。歷亦次也。聖王致力於神以爲民祈福故祀典綦重而所以供其事者。必與天下共之。乃命大史次序侯國大小之列。賦其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蓋所取者廣尊之也。又命同姓之邦專供寢廟之芻豢。蓋所取者近親之也。命宰歷數卿大夫以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蓋所取者雜則多且殺也。凡此皆出於民力而必於諸侯卿大夫以下賦之者。正使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也。案治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而聖人之祭凡以爲民也。勤民卽所以事神。故聖人之於

鬼神也無私祈。而鬼神之於聖人也亦無私福。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此言季冬失令之致災也。命名也。季冬而行秋令。則白露應秋而蚤降介蟲應金而爲妖。民畏介蟲爲兵象而四鄙入保。蓋戌土之氣所應也。行春令則生氣早至而胎夭多傷生不充性而國多固疾。名之曰逆。害莫大焉。蓋辰土之氣所應也。行夏令。則水潦盛昌而敗國時當有雪而不降。盛陽相爍而冰凍消釋。蓋未土之氣所應也。顧氏臨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卽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哉。案此說爲得禮意。

曾子問

此篇多論喪祭之事。芮氏城曰。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此言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也。攝主謂上卿攝國事者。裨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諸侯之卿大夫絺冕及元冕也。束帛十端五兩也。等階之級也。祝聲三。祝為噫歆之聲者三。噫是歎恨之聲。歆是欲其歆饗之義。皆以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几筵在殯東特設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曾子問曰。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然亦有吉凶雜出之時。若君薨而世子生。處此當如之何。孔子曰。古者未殯弗告。既殯則告於殯。殯在西階。而羣臣朝夕臨之位在東階下。將告。則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之南。變哭位而近殯也。羣臣皆服衰。大祝獨裨冕而執束帛。以接神故祭服也。升自西階。盡等而不升堂。位酌其遠近之中也。命毋哭。告神宜靜也。祝聲三。既警神聽而後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明繼體也。升堂奠幣於殯東几上。哭而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而不踊。盡一哀。乃復朝夕臨之位。遂朝奠如常儀。時則小宰升堂舉幣而埋之兩階之閒。告殯之禮如此。案喪之臯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也。夫禮以辨吉凶。吉凶雜出而處

之悉當。豈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乎。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此言世子生三日。名之以見殯之禮也。子拜

哭踊奉子者拜哭踊也。凡踊三度爲一節。孔子言至三日。則衆主人卿大夫士悉至西階下。列位如初告子生之儀。大宰大宗與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服。祝先進。子從大宰大宗爲詔贊君事。故後從。當是時。子自爲主。故不從攝主入殯宮門。哭者皆止。子升自西階。不忍從先君之阼階也。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亦北面。祝爲噫歆之聲者三。旣聲神。則名子以見。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少師奉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在堂上。衆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者。哭踊爲三節者三。然後降而盡反其朝夕之哭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爲三節者三。襲衰杖。朝奠而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之神。蓋三日見殯之禮如此。案世子之生。所以祇承廟社。統壹臣民也。踊襲衰杖。則成乎其爲子。告五祀山川。則正乎其爲君矣。三日負子日也。因負子名之。喪禮畧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此言葬後世子生之禮也。禰謂父殯宮之主也。曾子問曰。如君已葬而後世子生。則又如之何。孔子言未葬而告於殯。已葬則告於禰斯時也。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焉。三月乃見旣見。乃名於禰。因以名徧告及於社稷宗廟山川。孔氏曰。旣葬。無尸柩。惟有主在。漸神事

之。故以廟名而曰禰。不云攝主者。葬竟則喪之大事已畢。故自還依大宰之禮也。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此言諸侯朝覲將出之禮也。祖禰皆奠幣以告。互文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

聽國事也。牲。鄭注當爲制。今如字。五官。五大夫典事者。不云曾子問。因上起文也。孔子言諸侯當朝覲之期而將適天子。必先奠幣而告於祖禰之廟。裨冕以聽國事。命祝史徧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又戒命國家之五大夫。使無廢弛其職事而后行。行必軷祭而後出。告者不過五日。近則就告。遠則望告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及其反亦如之。孔氏曰。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今諸侯在朝。爲天子將廟受。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鄭注謂制幣一丈八尺。陳氏祥道曰。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此言諸侯相見將出之事也。五廟。大祖之廟

與二昭二穆也。孔子言若諸侯相見。亦必告於禰廟。服朝服以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及所過山川。而亦命國家之五官。祖道而出。迨其反也。必親告於祖禰。更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至於聽朝而入。則禮成矣。案注疏。諸侯朝天子。著冕服。諸侯相朝。惟著臨朝聽事之服。山川所不過。則不告。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

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此言並有喪葬之事也。次謂大門外之右平時待賓之處。殯鄭注當爲賓今如字曾子問人生或不幸同時而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其先後之次當何如。孔子曰以父母言之。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禮也。自母啓殯以至於葬。皆不設奠。行葬之時。柩車出大門即行。不以悲哀不忍之故。暫停於次。爲父喪

在殯也。葬母而反。設啓殯之奠以告於父。遂營葬父之事。其虞祭也。必先父而後母。禮也。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案孔疏云不奠。謂不奠父而唯設母啓殯朝廟祖遣之奠。是奠先輕也。疑經謂母自啓及葬諸奠皆不設。而遂行葬。并門外亦不哀次。是謂葬先輕耳。辭於殯。即啓殯之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此言宗子宗婦之重也。宗子大宗也孔子言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惟宗子不然。雖七十無無主婦。蓋族人之婦。不可以無所統若非宗子。則雖無主婦可也。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孔氏曰此亦謂大宗之無子孫。及有而年幼者。否則可以傳繼。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此言冠子逢喪之事也。冠者謂賓與贊禮之人。內喪。同門也。曾子問曰如將冠子。賓與贊者已及門。與主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則將如之何。孔子言若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於廟。吉凶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可以冠。但禮至三加之後。應設醴以禮冠者今則三加而不醴。徹去

待賓之饌。埽除舊位。使潔淨更新。然後卽位
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方氏慤曰。冠
禮。內喪則廢。義有所屈也。外喪則冠。義有所
伸也。然雖冠而不醴。以變常而爲之殺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
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
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
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
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此言將冠未及期日而遭喪之禮。並及父沒
後之冠禮也。酌而無獻酬曰醮。冠禮。醴重而
醮輕。醴亦無酬酢。而異者。三加之後總行一
醴。醮則每一加行一醮。凡三醮也。孔子旣答
曾子之問。又言將冠子。未及期日。而遭齊衰
大功小功之喪。則因著喪服而加喪冠。以其
俱爲成人之服也。曾子問他日除喪之後。不
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
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

朝天子。而天子賜以或冕或弁之服於大廟。
受賜者榮君之賜。歸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
於是時惟有冠醮。無冠醴。若改冠則當醴之。
今旣不醴。是不改冠也。惟孤子除喪而冠。冠
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已冠則埽地而祭於禰
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乃饗冠賓及贊者。蓋
以除喪而用吉禮也。案內則。二十而冠。左傳
言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之年
無定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注謂可冠昏。

而士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之月無定
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己雖小功卒哭
而冠。是齊功之喪不因喪冠也。上節已及期
日。尚不因喪而冠。況未及期日乎。惟父母之
喪。年幾二十。不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可
因喪而冠。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
成王年十四居喪。明年六月旣葬乃冠。此記
又有父沒而冠之禮。是父母之喪。亦不盡因
喪而冠。則齊功可知。當闕疑以俟知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此言喪祭節畧之事也練小祥祭也不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孝公隱公之祖曾子問曰祭而旅酬禮也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是惟小祥之祭爲然聞之小祥主人練祭但致爵於賓賓不

舉此爵而行旅酬禮也若大祥則可矣昔者魯之先君如昭公方練祭而即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已大祥而猶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案鄭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也致爵者特牲禮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致爵於主婦也主人西階上獻賓賓卒爵主人酌酢北面酬賓賓奠觶於薦南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畢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乃取所奠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洗酌於尊各舉觶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

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此言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也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反者反而上也曾子問大功之喪可以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言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蓋據爲所服者饋奠而言曾子不悟此旨乃曰不太輕己之服而重於爲他人乎孔子答云非此爲他人之謂也凡殯奠主人悲哀故不親奠天子

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則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之人也。孔疏云。大夫子及家臣皆斬衰。子不親奠。家臣辟天子諸侯。不得饋奠。故惟遣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弔服加麻。則朋友也。或曰。不足則反之。謂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公食大夫禮。先者反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此言為所服者得與於祭。而幷釋輕喪重祭之疑也。祭謂虞與卒哭之祭。曾子問若己有小功之喪。可以與於祭乎。孔子仍據所服者答之。言何但小功。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太輕喪而重祭乎。不知使服重者與喪祭。正所以重喪也。故孔子曉之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大夫則齊衰者與。士祭若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孔疏云。知與祭為虞卒哭時。非練祥者。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

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此申言有喪服者不得與祭也。祭謂吉祭。廢猶除也。曾子問若相識之人有祭事。而己有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否。孔子言己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其宗廟。又何得助他人之祭乎。又問喪服始除。或可以與於在殯饋奠之事乎。孔子言方說衰卽與奠。

是忘哀太速非禮也若以撫柩則非行事之正其或可也案曾子以凶事相因疑得助奠而孔子以非禮斷之知除服猶不得相爲則知有喪服者決不可與於他人之祭矣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此論昏娶遭喪之事也吉日謂昏期也某之子某字是伯父之名使某致命某字是使者之名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矣而女之父母死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此時壻當使人往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然凡弔彼爲父喪則此稱父名彼爲母喪則此稱母名若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其親而嘉期尙遠則壻之伯父使使者致還其許昏之命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恐繼此不得復爲兄弟故使某致命言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女氏聞命許諾而不敢嫁其女禮也壻既免喪女之父母使請成昏壻猶弗取而後以女歸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則致命於男氏者禮亦如之羅氏欽順曰壻弗取免喪之初不忍遽從吉也女氏再請壻曰有先人之好在又重之以嘉命敢不敬從而后嫁之所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案此與舊說異而於義爲長壻弗取者猶戚戚乎爾蓋不親迎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一 曾子問 二三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此言逆女在塗者遭喪之變也服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曰深衣縞白絹也總

束髮也。曾子問親迎女既在塗。若壻之父母死。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女當改其嫁服。用布爲深衣縞爲總。以奔舅姑之喪。若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女反奔喪服期。案既嫁之女所以降其父母之本服者。義無兩重也。若在塗而反。則猶未嫁也。鄭注以爲服期疑未是。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此言處喪與昏之禮也。曾子問如壻親迎在塗。女未至而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男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入大門。改其嫁服。服深衣於門內之次。改服畢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如是則昏禮燕飮停矣。除喪之後不可

復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祭過時卽不復祭者禮也。況輕者豈可反於初乎。案除喪不復昏禮。黃氏以終廢見舅姑與廟見爲疑。所謂禮者。注云同牢饋饗相飮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擧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此言昏禮之重也。孔子言昏禮者女之終。婦之始也。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當其嫁女。則其家三夜不息燭者。以思相離。不能寢寐故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當其取婦。則其家三日不擧樂者。以思嗣親。不無感傷故也。成昏之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三月見於廟。祝辭稱曰某氏來婦。言來爲婦也。必擇吉廟見以祭者。以婦應供養舅姑。故成其生時盥饋之義也。案舅姑有偏沒者。崔氏曰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此

皆謂適婦。若庶婦則不饋。亦不廟見。張子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焉亦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其可以事宗廟與否。於此時決之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此言未成爲婦者既死之禮也。皇大也。曾子問女若未及廟見而死。則處之當如何。孔子

言是則不遷柩而朝於祖廟。亦不祔主於祖姑之廟。壻爲之服齊衰而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仍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未廟見者。未得成其爲婦也。或曰此未廟見而死。謂舅姑皆沒者。若舅姑存。則厥明見於舅姑。舅姑醴婦而授之室。不可謂未成婦也。死當葬於男之黨。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此言女子昏禮之變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矣。而女死。則處之如何。孔子言壻當齊衰而弔。以嘗請期也。既葬則除之。未成婦也。若有吉日而夫死。則女亦如之。案鄭注謂女服斬衰。或謂女在家從父。禮不貳斬。亦當齊衰也。三月未廟見。尚曰未成婦。方有吉日而死。即服之哭之。於義爲疑。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

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衞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此言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也。亟數也。曾子問喪有孤。廟有主。禮也。喪有二孤。廟

有二主。亦禮也。與孔子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祭之嘗禘郊社。其尊無二上。明乎廟之必無二主。則無疑於喪之必無二孤矣。我未知其爲禮也。古禮師行。必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也。昔齊桓公亟舉兵。作假主以行。反而藏之祖廟。廟有二主。實自桓公始也。至於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既辭之而不獲命。遂爲主。客入弔。則主宜拜賓。康子尊卑不等。但當哭踊而已。乃立於門右北面。當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哭之時。而亦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能辨也。今之二孤。則自季康子之過也。案注疏。鄰國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爲主。唯君答拜。若康子者。

君弔其臣之禮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此言行師而載七廟主之非也。齊車金路也。

曾子問古者天子親征。其師必載遷廟之主行乎。孔子言非獨行師也。天子巡守。必以遷

廟主行。載於齊車。凡事稟命。所以明有尊也。今乃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蓋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然耳。老聃爲多聞古禮者。吾聞之。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至卒哭成事。改題而後各反其廟。若諸侯大去其國。則大宰取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諸侯祫祭於祖

則祝迎高曾祖禰入大祖之廟。主之出入。必蹕止行人而不敢瀆。卽天子可知矣。蓋老聃之云如此。案吳氏澄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主。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親者也。君將出行。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必於齊車者。方氏慤謂有齊敬之心是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此言無遷主者奉命以行之禮也。曾子問古者師行必載遷主。固也。若無當毀之廟。則將何主乎。孔子曰。是則主命焉可。曾子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凡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在廟之祖禰。告訖。遂奉此幣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是則已受命而神實憑之。每

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玉而后就舍。反必告於廟。設奠既卒。然後斂此幣玉埋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此主命故也。黃氏震曰。主命者。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益可見齊桓作僞主之爲非禮矣。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

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此言諸侯之子於慈母無服之事也。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謂庶子王爲其母。攷家語作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子游問喪慈母一如母之服。禮有之與。孔子言此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乃君命所使敎

子者也何服之有乎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者性行良善及其死也公弗忍而欲喪之。有司據禮以諫曰。古禮慈母無服今君而乃爲之服。是逆古禮而亂國法也。君擧必書。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昭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蓋是慈母之服。公固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乃自魯昭公始也。案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是無服者。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孔子言君命所使敎子者是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二

曾子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此言行禮有故而不得終之事也。旅見衆見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兵則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用鼓。曾子問若諸侯衆見天子。已入門而不得終禮。其廢者有幾。孔子言有四。曾子請問之。孔子言如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旅見之禮廢。日食乃天變之大者。其象爲陰侵陽。諸侯皆在。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

若天子之大廟火則諸侯亦從天子救之不以方色。倉猝不及備也。不以兵無所用兵也

曾子又問若諸侯相見既揖讓入門而不得終禮其廢者有幾。孔子言有六。曾子請問之。孔子言如天子崩。君之大廟火。日食。后及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相見之禮廢焉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此言有故廢祭之事也。接捷也。曾子問若天子有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設矣。而適逢天子崩后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此惟有廢禮而已。曾子又問簠簋既陳。猶祭前也。若當祭而適有日食大廟火之變。則其祭也如之何。孔子言牲如已殺。則減畧節文。務在速祭而已矣。如牲至而猶未殺。則廢。以有事於日與廟也。案接祭取速祭之義。於日食而郊社五祀固有可行。若大廟方當禘祫而火。則以救火遷主爲急。祭似當廢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此言五祀之祭之變禮也。侑勸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孔子言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其祭。惟天子崩未殯。則其祭不行。俟殯訖而後祭。其祭也。迎尸入坐。尸三飯。巫祝不

更勸侑使滿常數。攝主酌酒酳尸。尸卒爵而不酢。如是則止矣。此殯後祭五祀之禮也。自啓殯往葬至於反哭。亦不祭五祀。俟葬訖而後祭。自獻祝以上。其禮皆行。惟獻佐食以下仍闕。此又葬後祭五祀之禮也。案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今以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諸侯之祭十三飯。天子之祭十五飯也。不言嘗禘郊社者。三年之喪。嘗禘不行。而祭必俟吉。若天地

社稷。則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皆越紼而行事。
無殺禮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
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
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此言諸侯當祭遭變之禮也。比。及。帥。循也。曾
子問若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設矣、而適
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則處之當
如何。孔子言此惟有廢禮而已。自薨以及於

殯。自啓以至於反哭。皆率循天子殯後葬後
祭五祀之禮。案不言郊禘諸侯不得郊與大
禘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
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
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
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
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

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此言大夫士當祭遭變之禮也。曾子問若大
夫有宗廟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而不得
成禮。其廢者有幾。孔子言有九。曾子請問之。
孔子言如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
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此九者
禮皆廢。惟門外之喪。自齊衰以下皆行。以地
異而服稍輕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祝
不復侑。主人酌酒酳尸。尸不更酢主人。如是

則止矣。大功服輕。其禮稍備。至十一飯之後。
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則止矣。小功緦又輕。其
禮較備。維時尸祝佐食俱在室中。至十一飯
之後。主人行獻尸獻祝獻佐食之事則止矣。
士又異於大夫。雖緦麻亦不祭。所祭者惟於
死者無服則祭。案所祭於死者無服。鄭注謂
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謂己雖服緦。於祖
禰則無服。皇氏侃曰。從母雖於己小功。於父
則無服。亦不廢祭。推此則如繼父無後者爲

之期。亦不廢己之祖禰之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此言有重服者不得弔人之事也。曾子問人子在三年喪服之中。可以弔哭於人乎。孔子言三年之喪。卽至於小祥練祭。猶不羣而立。旅而行。爲其苟語忘哀也。君子之行禮也。以飾情。故內外欲其相副。苴衰絰杖。爲至痛飾

也。若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失之虛妄乎。蓋弔哭宜哀。忘己哀則服爲虛。若心存己哀而往哭。又於弔爲虛也。豈所謂禮以飾情者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此言親喪弗除之事也。曾子問大夫士有親喪。可以除之矣。而適逢有君服焉。則其除之也當如何。孔子言有君喪服於其身。卽不敢爲親成服。夫初喪尚不得成服。而終喪又何除焉。此所以雖過時而弗除也。至君服旣除。然後舉行殷祭。禮也。曾子問父母之喪。本屬至痛。今因有君服而遂弗除。以致其終身之憂。不亦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以其時。過

時弗追舉者。禮也。君子居父母之喪。非弗能過於哀而勿除也。恐其踰禮制而不敢也。故四時之祭。過則不復追祭者。禮也。案殷祭。孔疏謂小大祥祭。張氏謂宗廟之盛祭。觀下經有殷事則歸。是月朔月半薦新之奠皆不廢。卽不廢二祥之祭可知。蓋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所謂祭不爲除喪是也。此殷祭。當是新主初入廟之祭。天子諸侯因乎禘祫。大夫士亦必辯祭其高曾祖禰。故謂之殷祭。過時弗舉。

過時不祭。言禮有所止。以見喪服不可不除之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此言臣子於君親之喪。當各致其哀而曲盡其禮也。殷事。朔望及薦新之奠也。曾子問如君薨既殯。臣在朝夕哭臨之位矣。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當歸家治喪。惟君有朔望薦新之奠。乃之君所。朝夕則否。又問如君既啓殯。臣在送葬之列矣。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當歸哭親喪。復反而送君之葬。俟葬畢。乃歸治喪事。又問如臣於君喪未殯。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人君五日而殯。此時當歸殯其親。而後反於君所。家有殷事。則暫歸於家。尋常朝夕之奠。不親涖而使人攝之。大夫則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若大夫往君所。其內子爲君殷事。亦必之君所。唯朝夕則否。鄭注。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君未殯而有父母之喪。其哀雜。則主於君。內子。大夫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賀氏循曰。

君不厭臣。故君殯而父母喪。有歸之義。案此章舊說。悉以君親對推之。而亦不盡然。蓋喪以未殯既殯既啓爲三節。未殯則尸露。既啓則棺露。最爲嚴急之時。惟既殯差緩耳。殯前襲斂諸事。是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故君之殯。君之子親之。而臣特從之。父母之殯。則必其子親之。若如孔疏。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將恐尸蟲出戸而抱痛無窮。揆之不奪

人喪之義、其不然審矣。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此言謚由尊者出之事也。誄以定謚。謚必由尊者而後定、則名分正而美惡皆得其實。是故賤不誄貴者之行、幼不誄長者之行。禮也。天子至尊無二、故大臣於南郊。必稱天以謚之。自天子而外。若諸侯以同等相誄、卽非禮也。而況賤之於貴。幼之於長乎。蓋誄者。累列其生時行迹以作謚也。大夫請於諸侯。諸侯請於天子。天子則若受命於天然。亦有誄而不謚者。鄭注特從其多者言之。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此言君喪外歸之事也。椑親身棺也。闕謂毀宗也。所毀宗殯宮門西邊牆也。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而以椑從。君薨於外。則其入當如之何。孔子言其時若已大斂而供殯服。則子從柩。宜著麻弁環絰疏衰菲屨苴杖。柩毀宗而入。升自賓位之西階。此蓋親將殯而以事神之禮事之也。如方小斂。則子首唯著免。身亦惟著布深衣以從柩。而其入自門。升自主位之阼階。此則親未在棺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矣。凡此乃君與大夫士之達禮。無異節也。鄭注殯服。謂布深衣苴絰

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升自西階。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旣塗而成服。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案周人大斂於阼。故旣小斂。則升自阼階以便大斂。殯於西階。故旣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

曾子問曰。君之喪旣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

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此言途葬聞喪之事也封窆同曾子問行如君之喪既引矣而臣忽聞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惟有遂送君柩既窆即歸不待嗣君既返而後返也又問如父母之喪既引及塗矣而忽聞君薨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惟有遂送親柩既窆即改夫所著之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而往不敢

以私喪之服喪其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此言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也大夫之牲以少牢為上故曰上牲孝子謂宗子介子謂庶子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曾子問如宗子為士而庶子為大夫則其祭也如之何孔子言為庶子者當以應用之上牲而就祭於宗子家之廟祝辭則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歲之常事所以貴祿而重宗也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明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

辭。

此言庶子攝祭之禮也厭厭飫神也假當作嘏謂祝致福慶之辭綏與隋同作墮尸即席取菹換於醢祭於豆間及祭黍稷肺令尸自綏祭而主則否也辭猶告也孔子言若或宗子有罪居於他國而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辭則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歲之常事凡禮之略於宗子有五焉尸起佐食徹薦俎設於西北隅謂之改饌所以厭神今攝主不厭祭。

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避正主故不旅酬
不受嘏不綏祭當祭之初尸未入祝必告神
曰孝孫某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今
不敢備禮故祝辭不及配也所謂不旅者主
人酬賓之時既布奠爵於賓俎之北賓坐取
此爵奠於俎南即不舉之以酬兄弟助祭之
賓亦不歸以俎肉宿賓之辭曰宗兄宗弟宗
子以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辭蓋與宗子
爲列則曰宗兄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也案

以祭之次序而言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嘏不
旅不厭祭此從祭末至祭初逆陳之見攝主
非正也鄭注云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爲陰
厭尸謖之後爲陽厭此不厭不陽厭也攷特
牲少牢禮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饗
神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改
饌也饗神改饌皆以飫神鄭注訓爲厭飫是
也即以爲陰厭陽厭則儀禮並無明據下經
云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孔子明言厭祭爲殤

設也宗子之殤有陰厭凡殤與無後者有陽
厭孔子特爲曾子言之非謂凡吉祭皆有陰
厭陽厭也吉祭之饗神改饌謂之厭祭可也
謂之陰厭陽厭不可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
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
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
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
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
故誣於祭也

此言重祭之事乃支子不祭之變禮也若義
之若順也首本也曾子問如宗子去在他國
不識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言家
有子孫不可之祀其祭宜哉曾子又請問祭
之禮當如何孔子言庶子無爵不得祭於宗
子家之廟亦不敢自祭於家但當望墓爲壇
以時致祭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得
以祭於家祝辭稱子某而不稱孝子某庶子

沒則稱名之禮於是而止。蓋其子爲庶子之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之祭者不本此義。而率意行之。故祗見其誣於祭也。案鄭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謂宗子無爵不立廟。或宗子無罪居他國。先以廟從也。方氏慤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祭而又殺焉。蓋聖賢之論宗法。其謹如此。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此言祭必有尸之事也。曾子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必合有尸乎。若不立尸而厭祭。亦可乎。蓋祭初尸未入。祭末尸既起。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祭成人而死者必有尸。以成人威儀具備。宜立尸以象之也。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於同姓孫行之適者。惟祭殤不立尸而厭祭。以其未有成人之威儀也。若祭成喪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其可乎。徐氏師曾曰。祭成人。則既有尸而又厭。祭殤。則但有厭而無尸。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

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此言祭殤之禮也。陰者室西南隅謂之奧。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正與牖對。以其光明。故曰陽。祔當爲備。肵敬也。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陰幽者。有厭於陽明者。曾子問祭殤禮畧。何以備此兩厭乎。孔子言是蓋殤而分爲之祭。非殤而備爲之祭也。殤有宗子庶子之不同。宗子雖尊。殤則無爲文之道。而

庶子不爲之後也。但其卒哭後之吉祭。不用祭殤之特豚。而從成人之特牲以隆之而已。至平時祭殤之禮。所殺於成人者有四焉。凡祭。佐食者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祭殤無尸。故不舉。凡尸食之餘。主人敬尸而歸之肵俎。今無尸。故無肵俎。太古以水行禮。後世重古而設之。名爲元酒。今以殤降。故無元酒。凡事尸禮畢。出立戶外。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無尸。故亦不告。是之謂祭殤之陰

厭。以其在室中陰暗之處厭之也。其他庶殤及庶子之無子孫者。若是宗子大功以內之親。則於宗子家之祖廟祭之。與祭宗子之殤畧同。惟其祭必當室中明白之處。尊於東房與宗子之殤爲異。是之謂祭殤之陽厭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張氏曰。室以奥爲尊。故宗子之

殤厭於奥。方氏慤曰。陽尊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暗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

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此言葬引至塗而逢日食之事也。堩道也。凡柩北面而出。道右謂道東。反復也。數速。同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痁病也。曾子問如葬引至塗而値日食。則將變常禮而且止乎。且不變而遂行乎。孔子言吾嘗見其事矣。昔者從老聃助葬

於巷黨。及堩逢日食。老聃因令某止柩以就道右。并止哭以待日之變動。俟日光復常而後行。蓋以爲此禮也。反自葬所而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而貴乎速葬者也。今也日有食之。而不知其食已之遲速。則豈若遂行之爲愈哉。老聃曰。凡諸侯之朝天子。必見日而行。逮日止舍。而設奠於行主。大夫之奉使。亦見日而行。逮日而舍。皆以防患也。故柩亦不蚤出。不莫宿。其有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

父母之喪者乎。若日食而旣。安知其不見星。而如之何其可行也。且君子助人行禮。不可使人之親或病於患難。吾聞諸老聃如此云。

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此言使臣客死招魂之事也。曾子問如臣爲君出使他國而卒於舍。禮有公館復私館不復之文。凡國之待使臣而爲有司所授之舍。卽公館已。何以有私館而謂之私館不復也。孔子曰。禮固有難明者。善乎子之問也。其有非君命所使。而卿大夫士之家。私相停舍者。曰私館。若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則曰公館。禮云公館復。此之謂也。方氏慤曰。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凡公命

所使舍客者。卽公所爲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此言葬下殤之事也。土周。一名堲周。輿。猶抗也。與舁同義。機者。輿尸之牀。無足。以繩絚其

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鈞之史佚周初良史曾子問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但以衣斂尸而置於機。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惟塗邇故也。若去墓之塗遠。而不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不識其葬也當如之何。孔子言吾嘗聞其事於老聃矣。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葬而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之曰。何不棺斂於宮中而以車行。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爲之言於周公。周公曰。何不可者。蓋禮有從權而無害於義。故史佚行之。是下殤之用棺而衣之棺之。自史佚始也。戴氏德曰七歲以上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哭之朝夕。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董氏曰以日易月。謂本期易以二十五日。本大功易以十三日。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

必式。必有前驅。

此言爲尸敬尸之事也。弁爵弁也。凡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爲君尸而弁冕者。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故也。曾子問若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已受君命而齊戒越宿矣。而有齊衰門內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當出舍於公館以待行事。事畢。然後歸哭。而不以凶干吉者。禮也。因言尸既弁冕而出。卿大夫士遇之皆下車。尸亦必式而禮之。出必有前驅。爲辟道也。案尸必取於適。不敢以卑者憑吾親也。必取適之有爵者。不敢以賤者憑吾親也。此卿大夫爲尸於公。是同姓之公族。若士大夫則取適之無爵者。辟君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此言居喪奪情之非禮也。子夏問人子遇三年之喪，既卒哭，而金革之事無敢辭，辭者爲是禮當然與？抑其初或有司逼遣之而然與。孔子言在乎夏禮殯後即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而致事。記有之，三年之喪，君不強其任事，以奪人之親。臣亦不可干事，以自奪其親也。其此之謂乎。子夏又問，然則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於禮非與？孔子言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卒哭而征之，是急王事而有爲爲之也。今居喪而用兵以逐利者，吾不知其何禮也。案鄭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則卒哭而致事。孔疏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此云伯禽卒哭，蓋母喪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三

文王世子

此篇詳言敎世子之法。因首述文王之爲世子，故以名篇。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此言文王之孝行也。內豎，內庭小臣。在，察也。末猶勿也。原，再也。昔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每日必三，不特朝夕二朝而已。方雞初鳴，即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直日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必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若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步不能

正履以至王季復膳然後文王亦復初平時食上必親察視寒煖之節食下必問親所飮饌以知其嗜好又命膳宰勿以所食之餘再進必旣諾而後退不敢怠於退安也蓋由愛慕發於天性故卽問安視膳之常節而行之必致其誠此所以爲世子萬世法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

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此因文王而及武王之事也帥循也閒瘳也武王事親於文王之道率而行之而不敢有加焉當文王有疾武王常在側至於不說冠帶而養俟文王一飯然後亦一飯文王再飯然後亦再飯蓋旬有二日疾乃瘳云文王因尚武王曰女有何夢矣武王對以夢天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祥也武王對以西方有九國未賓其爲君王終當撫有之兆乎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爲齡齒亦謂之齡言年壽視齒也我年當百以夢言之爾當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文王至九十七乃終武王則九十三而終案聖人人倫之至故所行者不可以復加文王之止孝武王之達孝一也與齡之說則於理近誣不必信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此言周公敎成王之事也阼階東階也古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故繼體臨朝謂之踐阼抗舉也昔成王年幼未能涖阼而行天子之事周公爲相輔王踐阼而治天下以其幼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故舉世子之法

以敎伯禽。俾王有所視效。或王愆於法。則撻伯禽以警示之。凡此所示之道。卽文王所以爲世子者而王所宜法也。案書但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不言踐阼而治也。時成王已弁。其非不能涖阼無疑。此與明堂位之云。皆妄說矣。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此承上文。而推言敎世子及敎士之法也。學敎也。士卽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者。干盾也。戈鉤戟也。羽翟雉之羽。籥笛屬。東序夏學名。周立四代之學。故東序爲太學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贊助也。胥卽大胥。凡敎世子及敎士。必有時焉。所以定其志。專其業也。春夏陽氣發動。則敎以干戈之武舞。秋冬陰氣凝寂。則敎以羽籥之文舞。而皆在於東序。其學以干也。則學於小樂正。而大胥贊之。其學以戈也。則學於籥師。而籥師丞贊之。當敎舞之時。胥更擊鼓以爲南音之節。則聲容備矣。案南方之音和平溫厚。而可以養人之性情。詩所謂以雅以南是也。舊注以爲南夷之樂。殆恐未然。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此申言時敎之事也。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春夏不特敎干戈而已。因陽用事而更敎

之以其聲。則春誦詩。夏誦弦。大師必詔告於瞽宗。以瞽宗乃樂之祖也。秋冬不特敎羽籥而已。因陰用事而更敎之以其事。則秋學禮。有執禮之官詔告之。冬讀書。有典書之官詔告之。禮亦在瞽宗者。同於弦誦也。書則在上庠者。始於唐虞也。陳氏祥道曰。言書禮則知誦之爲詩。弦之爲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爲行。書之爲事。意固可以互見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

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此言先王命官分敎之事也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因乞善言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鄕射鄕飮大射燕射之時皆以先王之法合會而相告語也舞干戚卽祭禮祭必用舞語說卽合語之禮命猶辭也謂乞言之辭命數謂篇章之數凡報本反始而有祭尊年尚德而有養老乞言援古陳義而有合語之禮其

威儀容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復就此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者而一一授之以數然後大司成舉小樂正所詔之儀節大樂正所授之篇章皆論說之而並在於東序焉蓋先王之敎甚詳而有序故先之小樂正以習其儀繼之大樂正以考其數終之大司成以究其義理則自淺至深雍容詳盡所以成德而達財者在是矣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此言國子侍坐請問之儀也席廣三分丈之一間猶容也容三席所謂函丈也凡國子侍坐於大司成者布席與大司成遠近容三席如此則不至於不相聞亦不至於太相逼而可以致問問畢則卻就後席負牆而坐以避後來問者其問事時若有敎而已猶未達必待其言之盡然後再問而不敢遠問以參錯之也案此卽曲禮所云先生問焉終則對者

凡以明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此類言釋奠之禮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但奠置於地而無迎尸食飮旅酬之節以主於行禮非報功故也先師謂先代明習此事者凡在學者時當乎春則大師之官必釋

奠於詩樂之先師。至秋冬亦如之。以其為道藝之宗也。凡諸侯受封。天子命之教而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其行事。又薦必以幣。有加禮也。凡釋奠者。禮分隆殺。而皆必合樂。惟國有凶喪之故則否耳。凡大合樂之時。天子既視學。必遂適東序而養老。又非尋常合樂之可擬矣。案春官釋奠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葉氏夢得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教其重道也。合樂教其崇德也。養

老。教以致孝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此言小學論士之法也。成均。五帝太學之名。凡論辨於郊學之中者。必以賢才為重而取之斂之。或以德進。是其賢也。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其才也。即有曲藝。欲試。皆必戒之使習。以待再語而考論之。三事有一節可取。乃進之於同等之中。以其藝為次。謂之郊人。而不稱士者。以其藝成而下。故較之升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猶為遠之也。案郊謂四郊之學。待又語。謂不與上語於郊同日耳。非春又待秋。秋又待春也。成均。謂俊士由司徒論定而升於國學者。取爵於上尊。謂鄉以賓禮升之司徒者。上尊。堂上之尊。郊人猶在郊學。遠之於俊選二士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此言立學器成而釋菜之禮也。興當為釁。東序與虞庠東西相對。此蓋釋奠於虞庠也。諸侯始立學者。凡禮樂之器。塗釁既畢。必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成。然後釋菜以告用其禮。以簡質為敬。不用舞。斯不授舞器。禮畢乃退。禮其賓於東序。惟行一獻之禮。無儐介。無合語可也。案胡氏銓曰。儐。禮其賓於東序。唯一

獻無介。但語可也。朱子曰。語卽上文合語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尙嚴也。此俱與疏意不同。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此言教世子必以其道也。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凡三王以世子爲天下之大本。而端其豫教。未有不以禮樂者。蓋樂由中出。

所以治心而脩其內也。禮自外作。所以治身而脩其外也。至於教之之久。則明乎禮樂之意而交錯於中。達乎禮樂之文而發形於外。有分之而無可分者。是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則禮樂之爲益。頋不大與。眞氏德秀曰。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

入卩。二者醲醲涵暢。相與無間。此德之所以底於成。而教之不可不豫也。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喩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喩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喩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

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此言教世子必擇其人也。養者。涵育薰陶之意。四輔。師保疑丞也。一云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疑字未詳。朱子謂是有疑卽問之意。先王之教世子。以禮樂爲具。而必以人倫爲本。於是立大傅少傅以養之。而俟其自化。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以身教。故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以言教。故奉

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詳審曉喻之卽一
行步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一居處而入則
有保出則有師所以教易喻而德易成也夫
天下無事外之德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天下無身外之道保也者謹愼世子
之身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古記有云凡虞
夏商周之教世子必有師保有疑丞以爲四
輔有大師大保大傅以爲三公官不必備而
唯在乎得人此蓋謂貴得能者而使之苟非

其人毋寧不備也必其人皆君子而後可曰
德德成則法立而教尊教尊則稱職而官正
官正則上行下效而國治此爲君者能自得
師之謂也而所以教世子者可知矣眞氏德
秀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
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
則知弟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
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卽所謂
道也案周禮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

養國子以六藝六儀其職蓋如此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
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
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
優爲之

此贊美周公之善其君以起下文也于迂同
仲尼嘗曰昔者周公攝理政事踐阼而治舉
世子事君親長之法以教伯禽使成王觀此
而知世子之道事近乎迂而實所以善成王

也聞之昔人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
君則亦當爲之況迂其身以善其君又其易
爲者乎固宜周公優爲之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
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
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
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
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

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此承上而極言教世子之宜愼也。家國無二理。是故知所以爲子。然後能推之而可以爲人父。知所以爲臣。然後能推之而可以爲人君。知所以事人。然後能推之而可以使人。昔者周公以成王方幼而不能涖阼。若教之爲世子。則又無爲子之處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相觀而善。因以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夫周公之善其君

如此。而況君於世子。以云親。親則父也。以云尊。尊則君也。旣有父之親。又有君之尊。然後能兼天下而有之。而盡乎君父之道。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明禮樂。擇保傅而致其愼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此言教世子齒讓而化以成也。學之教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天下有行一事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則序齒於學之謂也。故世

子齒讓於學。在國人之不知禮者。見而疑曰。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者何。其知禮者從而曉之。則曰。此唯父在。故禮有然。夫然而衆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復曰。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者何。曉之者曰。此唯君在。故禮有然。夫然而衆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又曰。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者何。曉之者又曰。此唯長長故也。夫然而衆皆知長幼之節矣。所以然者。世子雖貴。而當其父在斯

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其守子與臣之節行此齒讓正所以尊君親親也是故教之為父子焉教之為君臣焉教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得而無失則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而國無不治矣古語曰有樂正以主其業有父師以主其成則一有元良在上而萬國因之以貞正世子道得國治之謂也夫樂正司業即所謂大樂正授數者也父師司成即所謂大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一有太甲篇作一人朱子曰書本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耳

周公踐阼

案此篇中如文王之為世子也句教世子句周公踐阼句鄭注皆以為題上事蓋章段之目標列於後而誤入本文非有義指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此因言教世子而及庶子所以正公族之事也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夏官司馬之屬正政同主正公族教國子者也自教世子而外更設庶子以為政於公族於凡公卿大夫士之子而皆有以教之教之孝弟以事其上睦友以善其交子愛以恤其下此所以明父子之義與長幼之序也案周道親親而莫先於正名定分明父子之親而曰義明長幼之情而曰序則名正分定親親者自永保於弗替矣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此言公族之朝禮也司士亦司馬之屬公族之朝於公者其在於內路寢之庭則均為同姓立於西方而面向東以北為上雖臣有貴者必視昭穆之長幼以次而南論齒而不論官也若朝於路寢門外則同姓與異姓一以官之高卑為序而司士治之不論齒也蓋內朝親親使之知一本之戚外朝貴貴使之知

分職之嚴。先王所以惇敘九族者如此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言公族在宗廟之禮也。宗人掌宗廟之禮百官之職事。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嫡子之長者。公族若在宗廟之中而助祭。則一如外朝之位。論官而不論齒。至廟中各有其事。則宗人之典禮者授之。或以爵而分不相踰。或以官而

職不相侵。必有辨也。其升堂而食餕餘。及獻酢受爵諸禮。則必以上嗣爲之。雖同姓之長兄弟。異姓之長賓。皆不得與。所以親親也。案特牲禮。祝酌爵奠於鉶南。俟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舉鉶南之奠爵。於是尸執奠爵。嗣子進受飲之。拜答各以禮。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爵洗酌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至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乃使嗣子及長

兄弟升堂而餕。所謂登餕也。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先餕者。以餕爲重也。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與受爵亦登堂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此申言公族在內朝之禮也。應在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公族之朝於內朝。而必以齒。其位次之上下。皆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之貴。不敢踰於諸父諸兄也。鄭氏曰。此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

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謂爲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不在父兄行列中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言公族之喪禮也。大事。謂喪事。其有公喪。臣爲君皆斬衰。然升數之多寡。各依本服爲序。而使精者在後。麤者在前。雖公族之相爲服者亦如之。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得在上。而爲喪主。蓋以

服爲序。則親疏不淆。以次主人。則適庶不混
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
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此言公族之燕禮也。若公與同族燕食其人
雖衆。而初爲一本。無賓之之道。則立異姓一
人爲賓。而使膳宰爲主。與之酬酢。君則但與
父兄列位以序齒。族人燕食。各隨世而降一
等。如一年中。齊衰四會。大功三會。小功再會。

緦麻一會。有與有不與也。案此亦庶子掌之。
其不忍以賓禮待族人者。所以篤親親之仁。
不敢以主人待君者。所以盡尊君之義。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
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
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言庶子從公。及公行留守之事也。禰當作
祧。國有戎事而君親出。必奉遷主載於齊車。
謂之公祧。則使庶子守之而異姓不得與公

若因朝覲會同而有出疆之政。則公族之不
從行與無職守者。皆庶子掌之。而使分守公
宮。如卿大夫士之適子爲正室。當從太子而
守於大祖之廟。諸父則守貴宮貴室。諸子諸
孫則守下宮下室。吳氏澄曰。諸侯之廟。始祖
稱大廟。羣公稱宮。此貴宮謂四親廟。若親廟
外別有廟。如魯仲子之宮。則稱下宮也。大廟
貴宮下宮共爲都宮。室者宮中之室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

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
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此言庶子所治吉凶之禮也。告喪曰赴。免謂
袒免。有司。卽庶子。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
珠玉。襚以衣服。承卽襚也。襚服所以承身者
諸侯立廟。高曾祖禰。與大祖而五。大祖百世
不遷。以下則親盡遞毀。如祖廟未毀。則同爲
高祖之孫者。雖未祿仕而爲庶人。冠婚必告
於君。死必赴。練祥亦必告。不以貴賤而忘吉

凶之問也。若喪服已窮而族有死喪。其相爲
也。或六世以往者宜弔而不弔。五世者宜免
而不免。是爲廢禮而有司必罰之。至於賵賻
承含。亦必隨其親疏。治以正禮焉。鄭注云實
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子也。案
祖廟未毁。冠取死喪皆告。此言同四親廟者。
族之相爲。五世免而六世以外皆弔。此言同
始祖廟者。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
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
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
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
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
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
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
服。親哭之。

此言公族制刑。有法外之仁也。懸縊殺之曰
磬。甸人掌郊野之官。纖讀爲殲。刺也。剸割也

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讞議刑也。殺牲盛
饌曰舉。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無不至而
猶犯焉。罪固不免矣。於是死罪則磬於甸人。
其刑罪之應纖剸者。亦必鞫訊於甸人。五刑
之用。惟公族無宮刑。凡獄辭之成。有司議於
公。其爲死罪。則曰某之罪應在大辟。其爲刑
罪。則曰某之罪應在小辟。公曰盍宥之。有司
執法而又曰是固在辟。公又曰盍宥之。有司
則又曰在辟。及至三宥。有司不復置對。走而
出。卽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終
必赦之。有司對曰。法已行而無及也。反命於
公。公爲之素服。食無盛饌。變乎常禮。一如其
親疏之等而無服。親哭之於異姓之廟。鄭注
云。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
蓋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爲吉。吉
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
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爲凶。而不在五服之
限也。劉氏智曰。諸侯於兄弟弔服加衰絰。此

無服但素服。不加衰絰。案親親之道。必自上如。而禮言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何也。禮有實有文。不飲酒。不食肉。不內寢。禮之實也。衰麻之服。禮之文也。公族以罪誅。猶且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則知所絕所降者其文也。其實如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緦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牀。三月不御於內。嘗未之有異也。是故程子曰。有罪者如其倫之喪無服。則無罪者有服矣。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申言庶子所以正公族之義也。公族朝於內朝。以有服屬。故進之於內。以親之也。雖有貴者。以齒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異姓咸在。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有德者爵乃貴。所以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唯賢者能任事。所以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致重於繼祖者。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使服重者居前。不奪人本親之恩也。公與族燕則以齒。不以君之貴加於諸父諸兄。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

等。疏數視乎其屬。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使神有憑依。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賤讓於貴。而讓道達矣。案孔氏曰。適子守大廟。是尊宗廟之室。君臣之道著明也。方氏慤則謂凡君之宗。皆謂之宗室。而正室又其正者。今從之。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

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此申言冠婚喪禮之義。而及其效也。五廟之孫。當祖廟未毀時。雖賤至庶人。冠娶與死必告必赴者。以在五服之內。不忘親也。親未絕而遠列於庶人者。爵不及於無能而賤之也。若弔臨賻賵。禮以敬施。又所以和睦而友愛之也。古者庶子之官治。則恩明義美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化行而衆向方矣。蓋古之爲治者。自內以及外。此亦家齊而后國治之意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此申言公族制刑之義也。術。法也。與猶許也。慮。度也。公族之罪。雖親必刑者。以不敢干犯有司之正法。故與百姓一體而治也。刑於甸人而不於市者。不許國人見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其弗弔弗爲服。雖親哭而必於異姓之廟者。爲其辱祖故遠之也。猶素服居外不聽樂而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公族獨無宮刑。不忍翦絕其類也。向以此爲錯簡。當在古者庶子之上。吳氏澄謂刑殺非美事。故離而言之。殆非也。刑賞皆忠厚之至。豈爲非美事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

此言天子爲養老而先視學也。大昕。日初明時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有司。司教之官。興。舉也。秩節。猶言常禮。當天子視學。則於日之初明。學中必先擊鼓以徵召學士。所以警動衆聽而使早至也。學士畢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舉釋奠之常禮於先師先聖

焉。有司卒事。復命於天子。天子始祀於養老之處。蓋即大學中之東序也。案天子視學有四。養老與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是已。天子之大學。備五學之制。中爲成均。東曰東序。即東膠也。西曰虞庠。南曰瞽宗。或以爲東序在郊者非是。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此言天子養老之禮也。闋。終也。天子至東序。既釋奠於先老。遂設養老之席位。三老設於牖前南面。禮如賓。五更設於西階上東面。禮如介。羣老設於西階下北面。禮如衆賓。天子乃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諸養老珍羞之具。然後出迎三老五更及羣老。於其入門。遂作樂聲。發歌咏以延進之。俟就位於西階下。天子酌醴獻之。乃退。是脩之以孝養也。老更既受獻。反升就席。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既歌而旅酬。因共合語。以成天子養老之言之禮也。其所語者。明乎父子君臣長幼之大倫。合乎清廟詩中所咏文王德音之極致。此皆禮之大者也。登歌之後。堂下以管而奏文

王象舞之曲。庭中以干戚而舞武王大武之舞。大會衆學士。以有事於養老。其懽忻鼓舞。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於是乎正君臣之位。與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矣。有司以樂闋告。王乃命來朝諸侯。及鄉遂之吏。與禮席者。使反國而各養其老。一如此東序之禮。是天子之仁恩。終將徧及於天下也。案鄭注。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蔡氏邕曰。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

明五倫之學以善道更迭而陳且使人更善
改過也據禮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此非一人
明矣語談說也鄉射記云古者於旅也語養
老之禮天子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
几六卿正履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外饔酒正
犒人樂正笙師舞人各以其職來備此所謂
大合衆以事也於同焉有事之中天子之爲
君三公六卿之爲貴與夫羣臣百執事之等
未嘗不正則上下之義行矣終之以仁孝經

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
驗於邑是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
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
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
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
念終始典于學
此申言養老之義而見其備衆德也自虞夏
商周以來皆有養老之禮是故後聖之記序
其事也本諸孝弟而慮之以大省具而愛之
以敬親迎而行之以禮獻薦而脩之以孝養
合語而紀之以義推恩而終之以仁故古之
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無不備也夫終
之仁而本於始之大如此則古君子之舉大
事既必慎其終始而衆人又安得不曉喻乎
孝弟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即養老於
學而必慎其終始之謂乎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

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
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
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
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
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
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
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
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此引世子之記以結篇首之意也親齊玄而

養謂養疾者衣齊時所衣之元端服也古世子之記曰世子事親之禮必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之安否何如必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或有不安其常節內豎以告世子則世子色憂不復能備飾其儀觀之美至內豎言已復初世子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親視寒煖之節食畢而徹問親所膳之品味於庶羞必知所進以命於膳宰而後退若內豎言疾則親自齊

戒著元冠緇布而致其養於膳宰所上之食必敬視之疾所服之藥必親嘗之親皆飫而多則世子亦能食若嘗饌少則世子亦不能飽必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皆以親心為心也方氏慤曰文武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制行不制以己故錄此於篇末使後人可跂而及焉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四

禮運

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張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渾渾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胡氏曰禮運是子游作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

也而有志焉

此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祭而明其意也蜡謂於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賓則異姓之臣助祭者也觀謂門闕縣國典於上以示人者昔孔子仕魯與於蜡祭之賓祭事既畢因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以嘆夫魯也時子游在側問曰君子何嘆孔子曰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

今雖未之及見也。而嘗有志焉。案有志。如云吾其爲東周乎。鄭氏謂識古文。未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此言五帝時之事也。天下爲公。謂官天下。如堯授舜。舜授禹也。外戶者。扉從外闔也。大同天下如一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而不以私其子孫。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推以及人。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者皆有所養。男各安於所業之分。女各歸於良奧之家。以貨之弃於地爲可惡也。但得貯貨以資用足矣。不必擅而藏於己也。以力之不出於身爲可惡也。但得竭力以成事足矣。不必專以營乎己也。夫如是。故姦邪之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絶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之謂大同之世。而曰由於禮而不自知也。張子曰。大道之行。窮乏皆有所養者。蓋民足固自如此。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哉。

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此言三代之英之事也。天下爲家。謂家天下。如禹傳子也。父子爲世。兄弟爲及。刑。猶法也。今自三代而後。大道旣隱。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復傳賢。故下之人亦遂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藏貨出力皆以爲己大人之傳位以世及
爲禮以城郭溝池之守爲固且凡事必本禮
義以爲紀如君臣之正父子之篤兄弟之睦
夫婦之和以至於制度之設田里之立勇知
之賢爲己之功皆莫有外於禮義者是故姦
謀由此而作兵爭由此而起若禹湯文武成
王周公所以爲三代之英選者正以六君子
之莫不謹於禮也故禮以制事則著其義禮
以防欺則考其信禮以詰姦則著有過禮以
立愛則刑仁禮以訓恭則講讓而皆有以示
民之常法如有不由此者雖居尊位亦必廢
之而衆以爲殃民此見興廢全繫於禮是謂
小康之時非復大同之世矣案家語無禮義
以爲紀至兵由此起亦無以著其義至是謂
小康有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
在位者則以爲殃四句義理甚優此記似以
禮於忠信爲薄恐是漢人傳會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

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
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此言禮之所繫者重也敍效也言偃復問曰
子所言者固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先
王之制禮也上以承天之道而下以治人之
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蓋非獨興廢所由
也鄘風相鼠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以承天之道則
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以治人之情則
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人
則天道明人情治而天下國家乃可得而正
也案此節子游承上發問子因約言禮之始
終本末以答之言天地而又言鬼神則所謂
造化之迹是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此言聖人之言禮必有所考據也鄭氏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古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禮莫備於昭代而實監於夏殷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求之而不足徵也吾僅得夏時焉我欲觀殷

道是故之宋而求之而不足徵也吾僅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而禮之所由起者可推也案聖人之於禮也有述古之誠而又有心通之智鄭氏謂是觀於二書之意所見高矣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此言古初養生送死之禮也捭擘也汙掘地爲汙坎也抔手掬也蕢桴盍以草爲桴也皐引聲之詞某謂死者腥生稻米也苴包也原夫禮之初蓋始諸飲食古無釜甑也則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無尊罍革木也則鑿地爲尊以手掬飲取蕢爲桴築土爲鼓其簡陋也如此然非但可以事生而已有可致其誠敬於鬼神者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其

名曰皐某復如是不生然後取生稻米爲含飯而裹孰肉爲遣奠也故始也望天而招而繼也藏於地以體魄之降於下而知氣之升於上也故死者則之幽而北首生者則向明而南鄉此皆從古初之制也案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則是蕢桴土鼓蓋爲樂之始矣古初之時儀文未備而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默契而無閒者固非後世之所能易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此言法制至後聖而備也。營窟營累其土以爲窟穴也。橧巢橧聚薪柴以爲巢居也。茹毛者謂去毛不盡而幷食之。范字當從竹。韻注云。範器之式也。范金者造形範以治冶也。合土者合坏墼以作陶也。裹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煑於鑊曰亨。貫而置之火曰炙。酪。醋也。治湅染之類也。昔先王之世。未有宮室。民無以居。故冬避寒。則營窟以土處。夏避暑。則橧巢以木處。未有火化。故食草木之實與鳥獸之肉。幷飲其血而茹其毛。未有麻絲。故取鳥之羽獸之皮以爲衣而蔽其體。迨至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前民用。蓋得火以範金合土而爲臺榭宮室牖戶。則可代巢穴而居矣。炮燔亨炙而爲醴酪。則可代毛血而食矣。治其麻絲而爲布帛。則可代羽皮而衣矣。於是乎明可以養生送死。幽可以事鬼神上帝。皆從乎脩其利者之朔也。陳氏祥道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有始謂之朔。吳氏澄曰。上古時事爲太朴陋。不可從也。故言後聖可從之禮。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元酒即水。周禮有五齊。醴即醴齊。酒一宿而成者。醆即盎齊。酒成而白色者。粢當作齊。粢醍即醍齊。酒成而赤色者。澄酒即沈齊。酒成而滓沈者。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祝。祝爲主人告神之辭。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上神謂

天神祭祀之物。今昔不同。而陳設各有其序。故元酒則在室内近北。醴醆則在室之稍南近戶。粢醍則在於堂。澄酒則在於下。蓋重古而略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至犧牲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各備其器也。樂中之琴瑟則在堂上。管磬鐘鼓則在堂下。各列其等也。祝以孝告祖考。嘏以慈告子孫。各脩其職也。禮物既備。於以降天神及先祖。則君不迎尸。正君臣也。北面

事尸。明子事父之道。篤父子也。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睦兄弟也。獻與餕各有次序而無遺缺。齊上下也。君在阼。夫人在東房。夫婦有所也。行禮如此。則鬼神莫不歆享。是以能承受上天之福祜也。周氏謂曰有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矣。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尤以人事爲重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此言祭禮之大成也。祝號周禮有六。神號鬼號祇號牲號齊號幣號是也。腥生肉殽骨體越席蒲席也。冪覆也。澣帛湅染之帛也。簠內圓外方簋外圓內方籩竹器豆木器鉶似鼎而小。祥善也。祭祀之禮有合古今而始備者。

凡鬼神牲玉。皆造爲美號之辭。而祝史稱之。每祭必設元酒於五齊之上。薦血毛於殺牲之時。又以生肉載於俎而進於尸前。骨體既解。則以湯爓而孰之。席用蒲蒻。冪用疏布。祭服用湅染之帛。朝踐薦腥時用醴。饋食薦孰時用醆。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君與夫人交錯而獻。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契合於冥漠也。然後退取爓肉及尸俎所不載之左體而合亨之於

犬豕牛羊體別其骨之貴賤而爲祭末燕饗
之衆俎以稻粱實簠黍稷實簋水土之品實
籩豆五味之和實鉶鼎祝以孝告尸主嘏以
慈告子孫是之謂大祥而盡善此所以有本
有文而爲禮之大成也案鄭注血毛以上所
以法於大古孰其殽以下所以法於中古退
而合亨以下謂薦今世之食也周禮越席疏
布是祭天物此蓋錯舉而備言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此言周禮以魯僭而衰也厲王名胡幽王名
宮涅傷猶壞也孔子因言偃之問而自明其
嘆魯之意曰嗚呼哀哉我觀周家文武之道
實由於幽厲而傷之今周禮在魯吾舍魯將
安往矣然魯之有郊禘則非禮也是周公之
道蓋因子孫之僭而衰矣杞之郊也以爲禹
也宋之郊也以爲契也二國之統承先王脩
其禮物是天子之事守也在禮唯天子祭天
地諸侯但祭社稷而已魯非杞宋之比若之
何郊與禘也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周公
之功皆人臣所當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案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
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據此則
郊廟之禮得請之周周不許而自用之也
觀於周公閟辭備物之享甯俞識湛露彤弓
而魯人曾無一言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則
知魯僭蓋起於東遷之初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
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
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
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
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
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
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此歷言失禮之弊也。陳注大假之假當作嘏。冕祭服，弁朝服，爵齊列也。始則祝以主人之辭告於神。終則嘏以神之辭告於主。惟不敢易其常道古制，是謂大假，而神必福之。若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及知，非禮也。是謂幽晴之國。醆爲夏爵，斝爲殷爵。惟杞宋二王之後，君得以之獻尸，尸亦得以之酢君。其餘諸侯不用時王之器而用此以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上之君。冕弁爲廟朝之尊服，兵革爲國家之武衛，藏於私家而肆其強橫。非禮也。是謂脅制之君。大夫而官事不攝，祭器不假，及祭而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紊亂之國。凡仕於諸侯者，對君而言則曰臣；仕於卿大夫之家者，對主而言則曰僕。居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年君不之使。其以衰裳赴朝，或與家僕雜居齊列，皆非禮也。是謂君與臣無別而共有此國。案孔疏，大夫有地者置宰一人兼攝衆職，大夫無地不造祭器，有地

造而不具，樂有判縣而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吳氏澄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雜齊之非禮。先言喪與昏之不役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此亦言失禮之弊也。采謂采地。子孫通謂支子孫。禮籍若周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是也。天子有畿內之田，諸侯有國，大夫有采，皆得以處其子孫而等級分明。此先王之制度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其祖廟，諸侯以此敬天子，而天子亦不敢慢其先人者，禮也。使不以大史掌禮之籍而入，或言動有違，則是天子而壞法亂紀矣。諸侯之於臣，有問

疾弔喪以厚之者禮也非此而入諸臣之家則是輕舉妄動君臣相爲戲謔而已矣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此言禮失而及於政也接賓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制度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禮也者

君所操持之大柄也所以別近似之嫌明幾兆之微儐接鬼神考正制度辨別仁義此政所由治而君所恃以安其位也若失此禮則政不正而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爲君者峻法以繩下爲民者輕犯而無恥斯刑肅俗敝而法失其常法失其常則禮失其列禮失其列此士職所以不事也刑肅而俗敝此民心所以不歸也是謂疵病之國蓋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而刑以輔之其得失未有不相因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言禮以治政安君之實也藏猶安也命出政之命令也政不正則君危故政者乃君之所以藏身者也是故夫政必推本於天而效之以降命凡君命之所至一如天命之所至

命降於社而法其高下使尊卑有序是之謂效地之政也降於祖廟而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是之謂仁義之政也降於山川而因其材物利其器用是之謂興作之政也降於五祀而門行有守內外有職是之謂制度之政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之用禮如此此所以民懷其德而有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

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
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此推言爲政之本也。參者並立而爲三也。政必本於君身。故聖人所以參於天地並於鬼神者。凡以治政也。蓋天地鬼神之爲體者。聖人之心之所存。天地鬼神之爲用者。聖人之心之所樂。處其所存。則居之安。而即禮之所爲序也。玩其所樂。則資之深。而即民之所由治也。故天運四時。地產百貨。人則父生而師

教之。此四者惟君能以正用之。故君當先立於無過之地也。案處其所存四句。與易言居安樂玩相似。皆指聖人所自得而言。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此言爲政之大體也。所明謂本諸身明人謂求諸人也。惟君爲出治之本。故君者自昭明德。非明人者也。養以天下。非養人者也。莫非王臣。非事人者也。若君而明人。則本不立而有過。養人則不給。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即以自治也。養君即以自安也。事君即以自顯也。惟禮教通達於下。而分遂一定而不踰。故人皆愛守義而死。恥不義而生也。案鄭氏讀下則字爲明。陳氏讀上明字爲則。書云明哲實作則。則字義自可通。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此言用人與死難之道也。去猶棄也。變讀作辨。辨猶正也。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如知者能謀而多詐。故用人之知則去其詐。勇者能斷而多怒。故用人之勇則去其怒。仁者能施而多愛。故用人之仁則去其貪。至於國有患難。君爲社稷而死者。義之宜也。大

夫爲君之宗廟而死者。道之正也。案用人者。貴乎通。而守死則要於至正。又人君能用人。則知者勇者仁者。皆爲之效死矣。蓋與禮達分定之意相足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

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此言聖人之深明乎人情。而見治天下之必以禮也。耐音能。辟開也。聖人之爲治也。天下雖大。而能以爲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之人雖衆。而能以爲一人。如手足腹心然。此非以私意測度之也。蓋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有以知其情。更開闢義路而使之由。明達其利與害而使之趨。使之避。然後能合而爲一家爲一人也。何謂人情。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乃人所弗學而能也。何謂人義。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乃人所共由之道也。講信脩睦。而足以和義。乃人之所同利。因爭奪而至於相殺。乃人之所同患也。故聖人而欲有以治人之七情。脩其十義。使之講信脩睦。尚慈讓。而去爭奪。未有能外於禮者。若舍禮則

將何以治之哉。案蔣氏曰。情我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禮之爲用也大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五

禮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此言窮欲惡之情。必由於禮也。凡人莫不有欲。而飲食男女。則大欲存焉。莫不有惡。而死亡貧苦。則大惡存焉。故人雖有七情。而欲惡

者乃心之大端也。人既各藏其心而不可以測度。則是美惡皆在其心。而未嘗逮見於色也。將欲一一窮而察之。非禮其將何以哉。蓋禮以治人情。而即以是窮之。禮器云。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夫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所以為禮之德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此言人有所稟以生。將以明制作之有本也。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會指凝成而言也。人之所以為人。有非苟然而已者。其原於一理則為天地之德。理行於氣。則或變或合而為陰陽之交。或屈或伸而為鬼神之會。至於形生神發。則皆五行之氣之秀者為之。此實理所以全具而獨為萬物之靈也。案德即性也。天地之德。即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莫著於魂魄矣。萬物皆生於五行之氣。而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

得其秀而最靈故也。周子太極圖說。蓋本於此。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此言天地所以生物之本也。竅。孔也。播。分布也。欲明乎人生之貴。當先知天地所以生物之本。所以生物者何。陰陽而已矣。是故天為陽氣所積。而位乎上。其成象於天。則垂而為日星者。是地為陰氣所積。而位乎下。其成形

於地則竅而爲山川者是夫日星之光下垂則天交於地山川之竅上通則地交於天由是陽變陰合而生五行則五行一陰陽也播五行之氣於四時則四時亦一陰陽也以其分而言則土無專氣而以木火爲陽金水爲陰可也以水木爲陽火金爲陰亦可也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可也以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可也陰陽調和而後月於是乎生焉則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而萬物之胎產

應之矣是故月也者兼陰陽而處乎天地之閒者也自朔之後而生明以漸至於望則三五而盈以受陽之施也自望之後而生魄以漸至於晦則三五而闕以毓陰之孕也從父而舒光歸母而生霸故凡物之生以月爲節也案日月星皆繫於天而此乃先言日星而後言月者蓋日星則純乎陽也山川則純乎陰也月輪處乎九重天之下而於地爲最近是故大塊噫氣山川出雲乃其所專職以上

交於天者而二氣絪縕矣故記以月爲天地之和而堯典命羲和亦先言日星而後言月洪範既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又必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故三十日爲一月而月主月也月遠日則光滿近日則光微陰陽消息之幾於是爲著納甲之法以明魄分陰陽其亦有見於此與舊注謂生生明也不及生魄似於義爲偏又下文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亦列月於日星之

後而論者皆未之及今故參書義而訂之如此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此承上言五行之運也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始也五行之運由木而火而金而水唯土無不在而此盛則彼衰是迭相竭也五行播於四時時各三月而成十二月其氣更互環生是還相爲本也案五行之運終則有始分

同一定而不移。命實流行而不已。蓋天地陰陽之所以生萬物者固如此。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此以樂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黃鍾子。大族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爲六律。合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中呂巳。夾鍾卯。之六呂。爲十二管。管以竹爲之。即十二月之管也。其序則黃鍾一。林鍾二。大族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呂十二。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皆可爲宮也。先王作樂。播之以五聲。宣之以六律。而俟之以十二管。始於黃鍾。終於中呂。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皆隔八相生。當其爲宮。則五聲皆備。如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族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若林鍾爲宮。則上生大族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餘竝倣此。是五聲六律十二管之爲。還相爲宮也。朱子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行宮前一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不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又曰。黃鍾惟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徵商羽角二變者。但用變律。漢志謂黃鍾至尊。不爲役也。方氏慤曰。律左旋而生呂。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此以味與色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爲也。酸苦辛鹹甘爲五味。加滑爲六和。是爲十二月之食。青赤黃白黑爲五色。并天元爲六章。是爲

十二月之衣質猶主也家語下相爲質作相爲主更以味言之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餘味皆用又加滑甘成六和而爲十二食但以時之所宜還相爲質也更以色言之如春衣青夏衣赤秋衣白冬衣黑餘色皆用又并天元成六章而爲十二衣但以其時之象還相爲質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此結上文而言人生之獨異也端謂端緒猶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生也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義禮智之性是卽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質是卽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食之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別之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被之以章其身乃人之所由以生養者也案上言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此又言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者德具於心而氣必有所從始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此承上而言聖人所以立極也量分限也藝極考成也奧猶主也聖人之制爲禮法也必以天地爲本原以陰陽爲端緒以四時爲權柄以日星爲紀綱月以爲程量鬼神以爲徒侶五行以爲本質禮義以爲器用人情以爲田功四靈以爲畜養夫萬物生於天地以天地爲本故物可統而舉也陽爲德陰爲刑以陰陽爲端故情可推而見也因時起事以四

時爲柄。故事可勸而趨也。日星有次舍以爲紀。故事可列而序也。月有盈闕以爲量。故功有藝而不敢過。不敢不及也。鬼神爲造化之用。而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屬。實與政事相依。以爲徒。故事可據而守也。五行之運。終始相循。以爲質。故事可往而復也。器利則事成。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能治人者人必歸之。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德盛化神。萬物咸若。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案天地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張子曰。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此申言四靈爲畜也。淰。驚散之貌。獝。驚飛也。狘。驚走也。何謂四靈。若麟性之仁厚。鳳之知治亂。龜之兆吉凶。龍之能變化。則所謂四靈

是已。唯龍以爲畜。故魚鮪不至於驚散。鳳以爲畜。故鳥不至於驚飛。麟以爲畜。故獸不至於驚走。龜以爲畜。故疑可取決。而不失乎人情之正也。案三靈馴擾。則其類皆從。龜乃不言介蟲類應者。以前知之物乃聖人所寶故特明之。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此言聖人所以制爲祭禮之意也。御。猶治也。先王措天下於治安如此。而猶不敢自任也。故秉蓍龜以定其期。陳列祭祀之所宜行。以盡其敬。瘞埋繒帛以備其物。宣揚祝嘏辭說以致其情。設委曲之制度以脩其文。是故國有典禮。則百官各有所治。百事各有所司而凡所行禮皆有次第也。案設制度以上專言祭禮。下則自國有禮而遞推之。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

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
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
正。
此言達禮之事也。宗。宗人。祝。大祝也。三公大
師大傅大保也。卜。大卜。筮。筮人。瞽。侑。樂官侑
食者。惟禮達而分乃定。先王患禮之不達於
下也。而一一於祭祀焉致之。故祭帝於郊。所以
尊之而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親之而列
地利也。祖廟所以致孝而本仁也。山川所以
致敬而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明制度而本事
也。故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巫
主弔臨而居前。史書言動而居後。卜筮瞽侑
或審災祥。或辨聲樂。而皆在於左右。王居其
中。此心何爲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眞
氏德秀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
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君心至正。而禮之達於
下也有原矣。案。南北郊分合之義。論者不一。
或據此文。以爲方澤卽國中之社。蓋地統於
天。故尊天而親地。汪氏克寬曰。祭天必及地。
者尊可以統卑。禮地不及天。者卑不可以屈
尊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
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
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
而禮之藏也。
此承上而言禮行之效也。禮所以治神人。和
上下。故禮行於郊。而天心協應。百神受職焉。
禮行於社。而地無遺利。百貨可極焉。禮行於
祖廟。而父子以定。孝慈服習焉。禮行於五祀。
而等威以辨。率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
川五祀。皆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
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
天也。
此言禮之本於造化也。官。主也。當天地未分。

渾淪之元氣函三爲一是曰大一聖人之制夫禮實本於此由是分爲天地而有高卑轉爲陰陽而有動靜變爲四時而有舒斂列爲鬼神而有屈伸聖人本此以降命者皆主於法天而非人之所爲也案禮本大一猶云易有大極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言禮之切於人而究其所以行也協合也藝猶才也夫禮必本於天此秩敘之原也動而之地而有所效法列而之事而有所根及變而從時而有所推行合乎分藝而有所宜稱所謂官於天者如此至於其居人也則曰養禮以養人爲本也其行之則以貨力辭讓飲食而周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則禮之達於下也備矣荀子曰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是故物有節文非特養人之欲而已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此言禮義爲治身之要也竇孔穴之通出入者禮爲義之用義爲禮之體二者至切於人

乃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內而治心外而脩身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明而養生送死幽而祭祀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乎天道順乎人情以爲出入必由之大竇也故禮之不可以已也唯聖人爲能知之故壞國喪家亡人未有不先去其禮者故禮之於人人待之以成德猶酒之以糵而成味也君子則以厚小人則以薄禮豈有厚薄哉人自爲之爾案此言順人情猶孟子言以

利爲本自此至終篇皆發此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此言禮以人情爲主而喻之於治田也脩者講明之意播者散布發越之謂人情易流而難制故聖王所務爲講明者必以義爲所操之柄以禮爲所行之序而後人情可得而治矣蓋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而聖王之治之

也無不至是故以禮爲防範而脩之猶治田者之始於耕也以義爲裁制而舉而措之猶之隨乎土宜而種以嘉穀也講學明理以去其非猶之養苗而務去草也知既高明而踐履篤實則本於心德之仁以聚之猶穀之熟而後穫也由是以造於從容之域則播於樂之自然者以安之此則猶食而無不饜飫也案鄭注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人情以爲田亦異夫率法而強之者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此承上而言禮義仁之相須也藝以事言仁以心言講明也禮也者必權衡於義而制之既定則確然而有常是義之實也苟協諸義而協則雖先王所未有之禮固可以度於義而創爲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故在外之藝以

義爲分限在內之仁以義爲品節果能合於藝之分明於仁之節則義之道得而人望而畏之是得之者強也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乃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其道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也張子曰人情所安卽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蓋性之發爲仁斂爲義而禮則進反於仁義之間故於此合而言之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

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此是申喩以明前意也。禮者先王治國之具。猶耜爲農夫治田之具。治國而不以禮。則是無耜而耕也。禮必因時而制宜。田則既墾而播種。爲禮而不本於義。是猶耕而弗種也。義必以學而辨其是非。種必以耘而去其稂莠。爲義而不講之以學。是猶種而弗耨也。學之勤則理可聚。耨之勤則穀可登。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是猶耨而弗穫也。樂所以樂而安其心。食所以養而享其利。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是猶穫而弗食也。案前言陳義而此言本者。方氏慤謂凡種皆所以立本。前言本仁而此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

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因治人情而極言禮教之效也。肥者充盛之意。樂之入人。期於和順。食之養人。期於肥。體安之以樂而不能達於至順。是猶食而弗肥也。顧肥則有所致矣。如四體順正。而膚革充盈。乃人一身之肥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洽。乃一家之肥也。大臣有持循而奉乎法。小臣有分辨而著其廉。官職以次而相序。君臣以義而相正。乃一國之肥也。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朝聘時而以禮相與。大夫靖共而以法相序。士忠順而以信相考。百姓淳樸而以睦相守。乃天下之肥也。夫是之謂大順。而由

是以養生送死，祭祀鬼神，各得其常，而有莫知所以然者。此聖王禮教之極功也。案篇首言禮以治人之情，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至是乃詳言之。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極言大順之理也。苑，蘊滯之意。人君以大順治天下，故天下之事雖大積焉，而推行有

漸，不至於苑滯；竝行而彼此各得，不至於錯繆；細行而曲折皆當，不至於有失；深遠而能通；茂密而仍有閒；連而得其分者，不相及也；動而協其宜者，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而無患也。案易言危者，安其位者也。順之與危相去遠矣，而對舉言之，此警戒之深意也夫。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須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此言行順以致太平之事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所謂明於順者，原非苟徇乎人，而必本於禮以為治。故禮之不同也，當殺者不可豐，當豐者不可殺，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事之危而使之安。此乃聖王之所以為順也。是故因地之宜，則不使居山者居川，不使居

渚者居中原，而不致有更徙之困；因天之候，則於民所需之水火金木與夫飲食，而用必以時；因人之情，則於合男女必當其年，須爵祿必當其德。凡用民力而無有不順者。由是感召天和，國不生旱乾、水溢、螟蝗之災，民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則禮之所以為治也至矣。案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聖人以禮治天下，其效至於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蓋夫子之極言禮也有如此。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此極言大順之效也。膏露。露凝如膏。醴泉。泉甘如醴。器。如銀甕丹甑之類。車。謂山車。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馬圖。龍馬負圖也。棷與藪同。惟大順之世。嘉祥協應。故以天之高而不愛其道。以地之厚而不愛其寶。以人之多欲而不愛其情。天降如膏之露。地出如醴之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在於郊之棷。龜龍在於宮之沼。其餘鳥獸之卵胎。以無獝狘之患。皆可俯首而闚也。此豈有他故哉。惟先王能脩禮於上。以達義於下。體實理於身以達和順於人。故天地無心而嘉祥顯著。此大順之實迹。昭然可見者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六

禮器

此明禮之不可無猶器之不可闕也。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張子曰。禮運語其達。禮器語其成。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此言禮之足以成德也。箭。竹之小者。筠。其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禮使人成器。是故合外內而大備。至於大備而周旋無虧。所以為盛德也。禮以去偽。釋去回邪。禮以著誠。增其美質。措諸躬則正。施諸事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而澤於外也。如松柏之有心而主於內也。此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乎四時而柯葉初無改易。是以君子有禮。則外而疏遠者無不諧和。內而親近者無所怨恨。極之萬物無不懷仁。鬼神亦皆饗德。則器之所成也大矣。案禮以忠信為質。美質即忠信也。陳氏謂以禮為治身之器。不如鄭注云禮使人成器。意理完備。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此言先王制禮之意也。昔先王之立為禮也。有本焉以根柢於中。有文焉以顯設於外。忠

信者文所從出。禮之本也。義理者本所由章。禮之文也。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豈可以偏任乎。案有本有文。此句乃一篇之大指。以下反覆申明之。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此舉禮之文而言所以行之之節也。設陳也。禮之本體不可見。而文則顯著而可知。必也因天之時。設地之財。順鬼神之德。合人心之同。理萬物之宜。此禮之所以行也。夫天之陰陽寒煖各有所生之物。地之高下燥濕。各有所宜之產。相禮執事之官。當隨能而任。纖微委曲之物。當因利而導。苟天所不生。地所不養。君子即不以爲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居山者而用魚鼈。居澤者而用鹿豕。則是強

其所本無。故君子謂之不知禮也。案曲禮亦云。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惟通乎禮意者知之。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此承上文而言制禮用財之節也。定猶成也。上下豐凶也。殺穀不熟也。匡恐也。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不節。故必舉其賦稅所入之數而衡量之。以爲行禮經常之大法。如地有廣狹。則禮之倫類以之。年有上下。則禮之薄厚視之。唯量入爲出。故年雖大殺。而衆不懼於流亡。則上之制禮也有節矣。案此與王制冢宰制國用一段相類。陳氏祥道曰。先王之爲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不傷。於民不害。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此言禮有天人之序。而推時之所以爲大也。革急也。詩作棘。猶猷通。謀也。詩作欲。聿惟也。詩作遹。禮爲一定之制。而序有不同。時乃天道之運。故爲大。順則人之倫也。故次之。體則形之辨也。故次之。宜則事之義也。故次之。稱則物之平也。故次之。如唐虞之際。堯舜以德而授受。夏商之末。湯武以兵而放伐。皆非人

力所能爲。蓋天運然也、大雅有聲之詩云、文王之作豐邑也、非急於成己之欲、惟追先王之事而致方來之孝耳。此文王之時也、而堯舜禹湯武可例推矣。陳氏祥道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此申明順體宜稱之意也。大夫士無田則薦以羔豚、官指助祭者而言、有餘衆也。臺門門兩旁築土爲臺、所謂兩觀也。天地有圜丘方澤之祭、宗廟有禴祠烝嘗之事、父子有孝慈之道、君臣有仁敬之義、其倫序出於自然、此所謂順也。社稷有祈報、山川有望祀之事、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其尊卑定於固然、此所謂體也。喪有殯葬、祭有獻奠之用、賓客有接際享贈之交、皆隨事以制其宜、此所謂義也。儉者羔豚而祭、而百官皆足。豐者大牢而祭、而不爲有餘、皆因人而辨其分、此所謂稱也。諸侯有國、必以龜爲寶而決國疑、以圭爲瑞而申國信。若大夫之家、則不寶龜、不藏圭、亦不得如諸侯之壯國體而設臺門。凡以云有稱也。案時如太和元氣、無所不統、順屬仁、體屬禮、宜屬義、稱屬智、智成終而成始、故特申言之以起下文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此言禮以貴多爲稱也。一廟謂下士也。諸公

上公也介副也牢大牢也五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禮之爲制有以多爲貴者以廟數言之惟天子備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惟一廟以豆數言之天子朔食堂上之正羞二十有六若諸侯相食則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若食大夫則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朝於天子其輔行之介有七所賜之牢亦有七大夫聘於天子則五介五牢天子之席獨設五重諸侯則三重大夫

再重天子崩葬以七月用五重八翣諸侯則五月而用三重六翣大夫則三月再重四翣此皆尊者多而卑者少是以多爲貴也陳氏祥道曰先言廟而繼之以豆介牢席先神後人之序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養生送死之序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此言禮以貴少爲稱也食飧也大路殷木路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以爲罽五色一匝曰就七當作五禮又有以少爲貴者如天子以天下爲家無客禮故無介祭天用特牲貴誠也天子適諸侯而諸侯奉膳亦止犢牛敬君一如敬天也諸侯相朝主君行享禮畢

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籩豆之薦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行聘之大夫則酌以酒又薦以脯醢是須味稍多也天子每一飧輒告飽諸侯再大夫士三皆待勸乃更飧庶人自食其力故無飧數飽而後止大路爲祭天之車貴其質素故馬亦少飾而繁與纓皆一就次路則繁纓七就二王之後享王以圭享后以璋雖曰圭以馬璋以皮而皮馬不升於堂是獨用之也饗禮於酬爵之時則

以琥璜將幣不特達也鬼神之席不假多重
以為溫故祭用單席諸侯視朝於大夫則人
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此皆尊者
少而卑者多是以少為貴也案孔疏天子無
介其實餘事亦有介故邑人共介邑是天子
臨鬼神使介執邑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
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
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

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
小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大貴小為稱也量言其所容度
言其所至皿食器盤盂之屬爵散觶角皆所
以酌酒者缶壺甒皆所以盛酒者禮又有以
大為貴者如宮室之量則天子之堂廣九雉
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一為
內器皿之度則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
而其餘則否棺槨之厚則尊者之棺四重卑

止一重槨必周於其棺丘封之大則家人以
爵等而為之度此皆以大為貴也又有以小
為貴者如祭禮獻尸主人貴則以一升之爵
佐食之人賤則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
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以四升之角至為
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大於壺陳
於門外壺容一石陳於門內君之尊用瓦甒
容五斗而陳於堂上此皆以小為貴也案王
侯之祭儀禮亡舉觶舉角者士禮也凡王饗

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
命故鄭注知五獻是子男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
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
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
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高貴下為稱也堂堂階也下猶
低也廢去也禁承酒尊之器士用之棜亦禁
也謂之斯禁大夫用之禮又有以高為貴者

天子之堂。視堂下相去九尺。諸侯則七尺。大夫則五尺。士惟三尺。天子諸侯並爲臺門。此皆以高爲貴也。又有以下爲貴者。天子祭天之禮。至敬無文。燔柴於泰壇。畢惟掃地於壇下。致潔而設正祭。天子諸侯享禮之設。有酒尊則廢去其禁。大夫與士鄉飲而設酒尊。大夫用無足之棜。士用有足之禁。此皆以下爲貴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

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

此言禮以貴文貴素爲稱也。龍之狀袞然。謂之龍袞。畫於衣者。白與黑謂之黼。其文爲斧。黑與青謂之黻。其文爲兩己相背。皆繡於裳者。冕祭服之冠也。前畧俛。故謂之冕。以采絲組貫玉爲旒。謂之藻。琢當爲篆。樿杓以白理木爲杓也。鼏或作冪。禮又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祭服。繪龍於袞。極其文明。以象變化。諸侯繡黼。以取其斷。大夫繡黻。以取其辨。士元衣纁裳而不得繡繪。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貫玉而垂爲旒。前後各十有二。以則天數。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此皆以文爲貴也。又有以素爲貴者。敬極其至。則不以文飾爲美。見父之族黨。不爲折

旋揖讓之容。天子朝日月之大圭。無篆刻之文。大古之羹。無鹽梅之和。大路質素而以蒲越爲席。犧尊刻爲牛形。鼏以粗布。樿木爲杓。不加雕飾。此皆以素爲貴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此總結上文之意也。孔子嘗曰。禮誠不可以不加省察也。夫禮之等不同。而皆有當然之則。能不豐不殺。而悉如其分焉。則得矣。正以

宜殺而豐必失之有餘宜豐而殺必失之不足禮欲其相稱也。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至以素爲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者其用不同而悉歸於稱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此又申言稱字之義也詡猶普也徧也產生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凡禮之以多爲貴者。是敬之著於物而爲外心也所以然者以盛德之發揚昭著溥徧萬物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此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於外也。禮之以少爲貴者是敬之存於中而爲內心也所以然者以德產之致極於精微雖備天下之物而有不足以稱其德者此豈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愼其獨於內也古之聖人內之以爲尊外之以爲樂。少之以爲貴多之以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非有意於簡而不可多也非有意於繁而不可少也唯其稱也案鄭注謂萬物皆天所生是德之發於外也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聖人之德亦猶是也方氏慤曰

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明乎禮之不可寡而貴於大者高者文者視此矣明乎禮之不可多而貴於小者下者素者視此矣此所以爲稱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此亦承上稱禮之意而約之於愼也。君子謂大夫以上。匹偶也。士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冠系以組爲之。天子朱諸侯靑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藻梲畫藻於梁上之短柱。唯禮貴於稱。是故有位之君子。用大牢而祭。則謂之禮。若匹士亦大牢而祭。是取非其有。則謂之攘。昔齊大夫有管仲者。鏤簋朱紘而

僭天子之器。山節藻梲而僭天子之居。是過於豐也。君子以爲濫而無制矣。又有晏平仲者。祀其先人。不用少牢而用豚。豚之肩至於不足揜豆。服澣衣濯冠而以朝。是過於殺也。君子以爲隘而無所容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致其愼也。禮乃衆人之紀也。紀散卽亂所從生。而行之謂可弗愼乎。孔子曰我有不戰。戰則克。有不祭。祭則受福。蓋誠得乎戰與祭之道矣。案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是故上不僭上。而下不偪下。夫子之所謂得其道者。蓋亦唯其稱而能愼焉故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此言祭祀之所宜戒也。麾快也。先時而祭曰蚤。葆褒也。嘉事冠昏之禮也。君子曰祭祀以致孝乎鬼神。不祈福也。因乎時。不以蚤爲快也。器幣有定制。不以褒大爲可樂而失之豐也。冠昏之奠告有常儀。不以嘉事爲可善而失

之瀆也。牲不及於肥大。薦不美夫多品。有以小與少爲貴也。案孔疏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祈福報。周禮六祈。非禮之常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言孔子正魯禮之失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夏父姓。弗綦名。逆祀躋僖公也。奧當爲爨。爨卽先炊之神。謂之老婦。孔子曰人多以臧

文仲爲知禮者。自今觀之其亦安知禮矣。如夏父弗綦爲典禮之官於魯之廟祀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以臣而先君以庶而先適也。文仲柄政而弗能止是不知禮者一矣。古者孟夏迎氣祭火神於郊則以燔柴而弗綦用之於爨矣爨乃老婦之祭也但當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而已以賤爲貴而文仲弗能止是不知禮者又一矣案夏父弗綦之失禮意文仲實主之故左氏亦以爲縱逆祀也孔疏云

祝融。古火官之長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幷奧及爨三者所以不同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此言行禮必本於誠也。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若語辭。先王之立禮。經制詳盡。猶人之身體。百骸全具也。禮有不備。君子卽謂之不成人。苟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禮之全體。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不可以損。小不可以益。顯不可以揜。微不可以大也。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謂備矣。要必設誠而致行之。則其致一也。人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亦豈有行禮而不本於誠者乎。是故君子之於禮也。時而用心於內。則有所竭情盡愼。以此致敬而誠存於中。時而用心於外。則有美而文。而誠亦立於事矣。案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者誠也。知禮之致一。則三百三千。固一以貫之爾。

禮器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擷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此歷言體備而當之事。卽誠之致一者爲之也。討去也。擷芟也。摭拾取也。禮惟其宜。故君子之於禮也。有當直情徑行。如始死則哭踊無節也。有當曲爲降殺。如父在爲母期也。有當按其經而平行之。如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也。有當順其敘而討治之。如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也。有當芟取貴者之物以播於賤者。如登俎及羣臣。而賤者亦均惠也。有當推進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子孫爲賓而用王禮也。有當觀象效法而極其文。如王者之服物采章也。又有觀象效法而文不盡。如公侯以下減於王也。有卑者之於尊者。拾取一節而不爲嫌。如君沐粱。卿大夫不得同。

而士反得沐粱也。由九者類推之。而可以極禮之用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此言三代之禮之一。而因革隨乎時宜也。素青卽白黑也。詔侑謂告尸行節勸尸飲食也。武當爲無。方猶常也。合錢飲酒爲醵。三代之禮其本一也。制定而民共由之。故所尚之色。或素或青。而禮之大體。則夏造於前。殷因於後。未始有異也。周因於殷。坐尸而祭。爲之詔侑也。無定所。其禮亦如殷。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尸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倚立以俟祭事之終。殷尸雖無事亦坐。周於祫祭之時。昭穆六尸旅酬相酌。曾子曰。周禮其猶醵飲與。是三代之所因所革。皆可考而知也。案昭侑無方鄭云就養無方矣。旅酬六尸者后稷

之尸發爵不受旅毀廟但有主而無尸故疏
謂是文武二尸及四親廟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
腥三獻爓一獻孰
此推言禮之至者而舉祭禮以明之也腥生
肉爓沉肉於湯也畧變也孰與熟同君子曰
禮主於敬若近於人情則非禮之極至也故
郊以祭天則薦血大饗以祫祭宗廟則薦腥
三獻以祭社稷五祀則薦爓一獻以祭羣小

祀則薦孰案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熟
此但據先設者爲主也鄭注謂三獻爲祭社
稷五祀或曰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爲血祭不
止於三獻當是祭山林川澤如貍沈之祭是
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
已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
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
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

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
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
有相步溫之至也
此承上意而言禮有由始也惡池讀作虖沱
并州川名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
祀也相步扶工也溫猶藉也惟近人情者不
爲禮之至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私自專輒
徑起而致己情也此必有所由始也是故兩
君相見必有七介以傳命不然則太愿慤而

無禮之文賓主必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不
然則太迫蹙而非禮之序矣如魯人將有事
於上帝以后稷配必先祭於頖宮之學以告
后稷晉人將有事於河則必先祭惡池齊人
將有事於泰山則必先祭配林而當未祭也
又必三月而繫牲於牢七日戒而散齊於外
三日宿而致齊於内所以爲愼之至也故賓
禮有擯以詔之樂工有相步以導之所以爲
溫之至也陸氏佃曰魯人告后稷於頖宮以

配上帝。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
配泰山。雖曰告之。實以肄習其禮。卽事有漸
也。皇氏侃曰。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
威儀擯相自承藉。故曰溫之至。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
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
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
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此言先王制禮之意也。醴酒五齊第一酒糟

鈴也。刀環有鈴。莞蒲席。簟竹席。稾鞂除去穀
之稈也。禮也者。匪徒以其文。蓋將反乎人心
之本。脩乎古先之制。而不忘其初者也。以反
本言之。如居喪有擗踊哭泣之事。實不待於
詔告。以發於心之所固然也。朝廷有養老尊
賢之事。不能不樂之以樂。以愜乎心之所同
然也。以脩古言之。如祭祀用醴酒。而列尊在
元酒之下。割刀利用。而廟中必鸞刀是貴。莞
簟至安。而郊禮必稾鞂是設。此皆所謂不忘

其初者。是故先王制禮。節文雖繁。而必有主
爲。故後之人可以稱述而多學也。案有主卽
致一之謂。正所以反本脩古之要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
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
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此言禮爲觀物之要也。物。猶事也。君子曰。人
而無節於內者。則不知禮之所由制。將觀於
物而弗之察矣。蓋事物千緒。而未有不受裁

於禮者。欲察物而不由禮。其弗之得也決矣。
故作事不以禮者。不能存其敬。出言不以禮
者。不能立其信。此可見禮爲事物之極致也。
案禮主於節。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
一也。精求之則所以節性。而推是以裁成輔
相者。不外爲。故下文條舉而廣言之。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
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
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

子達亹亹焉

此言先王制禮之本於天也財與材通財物疏謂猶才性也唯禮爲物之致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亦因其財物之性以致其義焉爾夫萬物本於天而君子法之故凡舉大事必順乎天時爲朝夕必依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乎丘陵爲下必因乎川澤是故天時雨澤所以不已於生物也君子之德亦亹亹不已而上達於天則與天合德而制禮有其本矣案

注疏大事祭祀也順天時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朝夕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高下謂圓丘方澤玩上下文義但統言君子之法天不必專指祭祀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此承上而言達亹亹之實也置謂使之居其位也升上也猶成也吉土王者所卜建都之地也君子之達亹亹也旣內以盡之於己又外以資之於人是故昔先王於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禮貌有能者任以職守旣舉賢而置之復聚衆而誓之而使各謹於其職於是因天之尊而制爲事天之郊禮因地之親而制爲事地之社禮五年巡狩則因名山而上其治功以告於天每歲郊祀則因吉

土而致其明禋以格夫帝由是升中於天而瑞物以臻則鳳皇自上而下降龜龍自遠而來假饗帝於郊而休徵以應則風雨不過其度寒暑不爽其期是故聖人南面而立恭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誠以聖人之於天道有通極而不二者也案達亹亹者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者書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也賢才之生乃帝心之所簡是故聖人之至德莫大於格天

饗帝而饗帝之實又莫大於用賢是故大有爲有賢之卦鼎爲養賢之卦其彖辭皆曰元亨而其大象一則曰順天休命一則曰正位凝命也鄭注引孝經說以升中爲封禪則近於矯誣而非聖人所以事天之本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此言聖人有法天之至德因舉祭禮以明之也罍尊刻爲雲雷之象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小鼓謂之應惟聖同天在天道爲至教而在聖人爲至德蓋觀於祭禮而亦可知也廟堂之上則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則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西也君在阼夫人在西房以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尊東也君在阼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是禮之交動於堂上縣鼓主倡而引之於先應鼓主和而繼之於後是樂之交應於堂下所以爲和之至也案天道至教聖人至德鄭注以爲目下事蓋是承上起下之辭上言饗帝此言饗親所謂至德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此即禮樂而言觀物之事也與猶示也禮以報本而爲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而爲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而使之不過其脩樂也以導志而使之不淫故觀其禮樂而世之治亂可知也蘧伯玉嘗曰惟君子之人其心明達故觀於器用而知其工之巧觀於動作而知其人之知是故君子必慎

其所以與人者爲夫人之將以是而覲之也。
案禮樂者聖人以之治世而君子以之治身。達之云者惟其有節於內焉故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此言人君廟祭之敬也盎盎齊也詔告也羹肉汁定孰肉也道言也祭之明日繹祭於廟門旁謂之祊敬者禮之本也如大廟之內君與后必躬親之此敬之至矣當迎牲之時君親出廟門牽牲以入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及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君親制牲肝以祭神於堂而夫人執酒以爲獻此時卿大夫則從乎君命婦則從乎夫人君與夫人之心洞洞乎其敬而表裏無間也屬屬乎其忠而純一不雜也勿勿乎欲其饗之而勉勉不已也牲入則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則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旣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而告神於堂此三詔皆不同其位者蓋言鬼神無在而無乎不在將遍求之而猶未得也於正祭而薦腥爓則設祭於堂於祭畢而行繹祭則爲祊乎外故古語曰不知鬼神之所饗於彼乎於此乎此可以見其敬之至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此言王者祫祭之禮之義也注讀肆爲陔者周禮鐘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奏陔夏也祭禮有隆殺故一獻則從其質三

獻則致其文。五獻則加盛而察。七獻則轉尊而神。惟大祫之祭。升羣廟之主。合食於大祖之廟而謂之大饗。斯禮也。報本獨隆。其王者之事與。試觀大饗之所陳。牛羊豕三牲之外。又有魚醢麋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品味之薦。皆四時和氣所生。示王者能贊化育也。納侯邦所貢之金於廟。所以示親附也。加璧於束帛之上。尊王者之德而比於玉也。龜列於前。重其能先知吉凶也。金次於龜。見人情之和也。荊之丹。兗之漆絲。豫之纖。揚之竹箭。莫不咸在。示王者與衆共財而天下不得私其有也。其餘九州以外。蠻夷之國無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示王者德澤之能致遠也。諸侯來助祭。祭畢而出。歌陔夏之詩以送之。以明其不失禮也。夫陳列極華夷之美。則備物矣。奔走致諸侯之貴。則盡官矣。王者惟以孝治天下。故大饗於廟。儀備九獻。直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以爲禮之至隆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此承上言郊廟而總結之也。先王祀帝於郊。不尚文飾。乃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主於親親。乃仁之至也。喪禮主乎哀。乃忠之至也。斂服葬器之畢備。亦所以盡人心而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主乎尊賢。乃義之至也。合而言之。則忠亦仁也。敬亦義也。仁義存於中而禮達於外。君子而欲觀仁義之道。舍禮其何所本乎。案禮與仁義皆性也。而道則仁義之著於外者。苟非行禮。則不可得而見。故曰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此言禮待人而後行也。道。猶行也。君子曰。貴文不可偏廢。而質在所先。如甘者味之美質

也。甘屬土。土王於四時。故甘能受衆味之和。白者色之美質也。繪畫之事後素功。故白能受衆色之采。忠信乃人之美質也。禮無本不立。故忠信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每事虛僞。禮不可以僞爲於外。是故禮以得其人爲貴也。案首章言如竹箭之有筠者。文也。如松柏之有心者。本也。二者相須。而禮必以忠信爲質。故於此復推本言之。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

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此言禮貴能行。而不可以輕議也。旅。祭名。謂旅五帝及四望也。孔子曰。甚矣禮之未易行也。有人於此。誦詩三百而能言。或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自卑而尊。或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自內而外。或不足以大旅。即大旅具矣。猶未必其合德於天而足以饗帝也。禮其可輕議乎。案此承上文得其人之意而言。自一獻以至饗帝。蓋未有不本於忠信者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此言子路之能行禮也。逮。及也。闇。昧爽以前。偏任爲跛。依物爲倚。質。正也。子路嘗爲季氏宰矣。季氏每祭家廟。逮闇而行事。至夕未畢。

又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至此而亦倦怠矣。甚至有司者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此泥於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義者也。他日祭而子路與。當正祭之時。事尸於室。則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而設於尸前。內外異位而相交。恐費時也。正祭之後。儐尸於堂。則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上下異位而相交。亦恐費時也。是以正明而始行事。晏朝即退。初不

至於倦怠焉。孔子聞而善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蓋勝於季氏之以有不足者多矣。案禮以敬爲主。與其久而怠。固不若速而敬之爲得也。子路有忠信之質。乃所謂得其人者。此篇言禮以成器。巨細兼該。而必推本於忠信。又引子路之事以實之。足使後世之學禮者有所據依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八

郊特牲

此篇皆記祭事。中雜冠昏兩段。曰郊特牲者。以篇首三字名篇也。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此言特牲之用。禮貴其誠之義也。犢小牛即特牲也。禮莫重於祭。其次莫重於享。惟郊用特牲。而社稷則以大牢。惟天子適諸侯。諸侯進膳用犢。而諸侯適天子。天子有賜亦以大牢。蓋犢牲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愨。是以致敬者用之。若孕則其誠已散。而天子弗食。故不以膳也。祭帝弗用。故不以郊也。方氏愨曰。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此言尚質貴氣之事也。臭亦氣也。脯加薑桂曰腶脩。至敬無文。故大路爲祭天之車。繁纓一就。貴質素也。下而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則其飾彌文矣。祭禮惟郊尚血。下而大饗則腥。三獻則爓。一獻則孰。敬之至者。不饗味而貴

氣臭也。蓋血則氣全。腥亦近之。故用於所尊。孰則味全。爓亦近之。故用於所卑。推此而言。如諸侯來朝爲賓。三獻畢。王使宗伯酌圭瓚以灌之。但用鬱鬯之酒。是亦貴氣臭之義也。若天子饗諸侯。雖設大牢之盛饌。而必先設腶脩於筵前。卽所尚可知矣。案大饗尚腶脩。謂王饗諸侯。與上大饗不同。而不饗味則一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此言主君受酢之義也。饗謂諸侯相饗。君主國之諸侯也。酢。主君受賓客之酢爵也。三獻饗卿之禮。故謂卿爲三獻。介。大夫也。專。單也。諸侯之席三重。如鄰國諸侯來朝而主君饗之。是曰大饗。則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爵。以兩君敵體。無所增損也。若諸侯遣卿來聘而大夫爲上介。則專席矣。大夫席應再重。今以爲介降一等。主君席應三重。今以受介之酢。故

亦撤去兩重。是降諸侯之尊以就大夫之卑。禮所謂曲而殺者此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此言因時行禮有樂無樂之義也。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食謂秋養耆老。嘗謂秋祭宗廟。饗與禘之禮。行於春者。皆有樂。食與

嘗之禮行於秋者皆無樂此陰陽之義也凡飲用水漿酒醴其性虛而淸所以養陽氣也凡食用黍稷稻粱其性實而濁所以養陰氣也故春禘秋嘗同一追養春饗秋食同一報功而食與嘗無樂者豈獨薄之哉蓋饗禘主於飲飲養陽氣義在宣暢故有樂食嘗主於食食養陰氣義在凝寂故無聲凡樂之聲乃陽之屬而陰之反所以獨宜於饗禘也案禘注謂禴字之誤疏因指爲夏殷之禮而無確

據伏氏趙氏謂如字者得之張子曰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周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耳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此言祭之陳器與實器各有其義也鼎俎所以盛犧牲籩豆所以盛果實鼎有用十與十二者然十鼎則陪鼎三正鼎七十二鼎則陪鼎三正鼎九其數仍奇也旦當爲神陰陽之義非特有樂無樂而已鼎自一以至九其數皆奇而俎亦如之豆自六以至二十六其數皆偶而籩亦如之蓋鼎俎之實以動物而男子薦之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植物而婦人薦之故其數偶此亦陰陽之義也又籩之實若菱芡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是爲水品籩之實若棗栗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是爲土品所以不敢用常物而貴多品者此致敬以交於

神明之義也案不敢字貫褻味與多品言之禮器云薦不美多品亦貴誠之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此言兩君燕饗之禮樂也賓鄰國之諸侯大門有二燕則寢門饗則廟門也卒爵飲盡爵也兩君相朝而行燕饗之禮當賓入大門奏

肆夏之詩以延進之夫樂主和而肆夏之詞嚴是示和易之中有嚴敬之節也主人獻賓而樂作賓飲卒爵而樂止賓酢主人而樂作主人卒爵而樂止蓋盈而能反反則爲文孔子所以屢歎美之也主人復酬賓而奠此酬爵則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賓主之德也工歌在堂上匏竹在堂下是貴人聲也蓋禮樂始於聖人而原於天地樂由陽來一天地之和也禮由陰作一天地之序也惟天地合

而萬物生斯陰陽和而萬物得禮樂之行於賓主而爲聖人所嘉美也厥有由然矣周氏諝曰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統陰陽育萬物故周官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其此之謂乎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此言天子之待諸侯有制貢之法與陳貢之義也旅陳也無方非一方所貢也鐘即金也金以材言鐘以器言主者撫有天下莫非王土王臣凡庭實所陳有不止一方而已者以土地各有其宜故別而取之來各有遠邇故節而致之也旅幣而以龜爲前列以其能先知也以鐘爲次者所以發人情之和故參居庭實之間也有虎豹之皮以示服猛也以玉加於束帛之上玉以表德是往歸於有德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

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此言諸侯大夫失禮之始也庭燎庭中所設之炬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禮之失也必有所由始如庭燎之百是爲天子之禮而諸侯僭之則由齊桓公始也又大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則賓及庭亦奏肆夏是爲諸侯之禮

而大夫僭之。則由趙文子始也。夫禮教之設
所以立天下之大防。齊桓趙武。當時皆有賢
名。而其僭若此。蓋周室之衰久矣。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
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
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
三桓始也。

此又言大夫失禮之始也。諸侯世相朝。無覲

禮。此言覲者。因朝而及之也。私覿。以私禮見
也。使聘使也。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
三桓。魯桓公之子慶父叔牙季友之後也。凡
國君朝覲於鄰國。大夫從焉。而或行私覿。則
非禮也。大夫執圭而專使事。當私覿。以申己
之信。今從君而不敢私覿者。所以致敬於君
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哉。為人臣
者無外國之交。不敢有貳心於君焉故也。禮
別嫌疑。蓋莫嚴於大夫矣。若大夫具饗以召

君。則非禮也。大夫強橫而君殺之者義也。義
不足以制大夫之強。而大夫乃疑於君矣。是
由魯之三桓始也。案此言大夫失禮之始於
三桓。蓋兼承私覿饗君而言也。鄭氏謂殺大
夫由三桓始。則季友未嘗見殺。又春秋之初
殺大夫者。不始三桓也。黃氏以殺為降殺之
義。尤非矣。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

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此又言諸侯失禮之始也。夷王名燮。天子無
為客之禮。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之主故也。若
適其臣則升自阼階。以臣之不敢私有其室
也。秋行覲禮。專於辨分。天子負斧依南面。侯
氏執玉入。不下堂而見諸侯。其有下堂而見
諸侯者。是天子之失禮也。蓋由於夷王以下
也。案夷王之時。去周初漸遠矣。記者溯失禮
之由。以見其陵夷而至於春秋者有故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此總言諸侯大夫之僭禮也。宮縣四面皆縣也。錫者干背之飾。金爲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旅道也。樹屛也。繡黼刺黼爲斧文也丹朱染繒爲赤色也。繡黼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貨以物言。利以事言。禮所以辨等威昭降殺也。如諸侯當用軒縣而今則宮縣。當用時王之牲。而今則用殷牲白牡。當擊石磬。而今則以玉。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鍚而冕服。而今則用以爲舞。當乘時王之車。而今則乘殷之大路。此皆天子之禮而諸侯僭之也。如兩旁築土爲臺。架屋於上。而門當其中。是爲臺門。於路中設屛以蔽內外。是爲旅樹。於兩楹之閒。設坫而反爵其上。是爲反坫。於朝服祭服刺繡而爲裏衣之領緣。是爲繡黼丹朱中衣。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也。故天子微則諸侯僭。大夫強則諸侯脅。於是乎相貴以等列。相覿相賂以貨利。而爵不足以馭其貴。祿不足以馭其富。予不足以馭其幸。禮之亂也甚矣。夫禮之大者莫如宗廟。故諸侯有國。則以始封之君爲祖。而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則以始爲大夫者爲祖。而不敢祖諸侯。若公廟而設於私家。則非禮也。由三桓之祖桓公始也。蓋天下有道。則禮樂自天子出。而諸侯莫得而僭之。若無道而禮樂出於諸侯。則陵夷而大夫亦僭矣。案魯有文王廟。而鄭亦祖厲王。是諸侯而祖天子也。魯既用天子之禮樂於文王周公之廟。因徧用之於羣公之廟。而三桓既立桓公之廟。亦遂習用天子之

禮樂而不自知其非此履霜堅氷易所以為至戒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此言天子所以待前代之禮也二代謂當代之前二代凡易姓受命而為天子則天下皆統於一矣而必存二代之後者猶尊其先世之賢而不忍臣之仁之至也然亦不過於二代二代以前則封之而不賓又義之盡也如周存夏殷之後於杞宋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是念禹湯之德而尊之若黃帝堯舜之後則封之以備三恪鄭氏謂遠難法是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此言諸侯所以待失國者之禮也寓寄也諸侯有失國而寄處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以其嘗為南面之君而不以為臣至寓公死而卽臣其子不繼世也蓋天子為尊賢而存代以其有功德及人也若寓公失地來歸則賢不足稱矣故不臣亦所以明仁不繼世亦所以明義。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

此言君臣辨分之禮也答猶對也陽卽天也君以陽明為德而南者陽之位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臣以陰順為德而北者陰之位故北面以答君也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大夫獨否者非尊家臣乃所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則使人代往而不以身親君有賜則拜受於家而不面拜皆為君之答己故也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惟大夫近於君而不敢干君而後有以全君之尊故禮以辨分尤必於大夫謹之。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此言聖人存神之事也。室神先祖五祀之神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當鄉人禓而索室以去不祥。孔子則朝服立於廟之阼階。蓋以存廟室之神。使其依己而安也。案舊注禓是強鬼之名。而儺以逐之。論語所謂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是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此言習射之重也。樂如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類。孔子嘗曰。射之以樂爲節也。何以聽樂之音節而使與射容相應。又何以脩射之容節而使與樂音相應。甚矣禮樂交得之難也。孔子又曰。士未有不習於射者。若使之射而有不能。則以疾爲辭。蓋男子始生。卽懸弧於門左而有射義。未可以不能謝也。案懸弧之義。是解所以不可辭以不能之故。疏謂疾而不能與初生之未能相似。非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此言將祭失禮之事也。孔子嘗曰。禮有齊三日者。卽不樂不弔而專其志慮。猶恐於祭有不敬焉。若三日之間。乃二日伐鼓。則是致齊一日而已。其義何所處乎。案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其事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此亦言失禮之事也。繹者祭之明日接尸又祭也。祊者祭而求神也。朝市朝時而市也。孔子嘗曰。繹之禮當在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之禮當在廟門外之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在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亞方。此三者皆失之矣。案家語此爲衛莊公反國。變宗廟。易朝市而言。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

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此言祭社之義以及立社之制也。土者。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墉墻也。薄當作亳社。所以祭土而主乎陰氣也。陰盛於北。故設主於北墉。而君於北墻之下。南鄉而祭以對答之也。祭用甲日。陽始於甲而用十干之始也。天子爲羣姓立大社。必壇而不屋。使受霜露風雨。蓋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所以通達天地生成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則屋之。不使復受天陽也。殷之薄社。於周爲喪國之社。塞其三面而開牖於北方以通陰氣。陰明則物死。亦所以異於當代也。案白虎通云。天子諸侯各有二社。祭法。王立大社王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又各有勝國之社。勝國。喪國也。蓋人君而明乎不屋之義。則知所法而下有以蕃其生。明乎屋之之義。則知所戒而上有以安其位矣。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此廣言社義也。中霤亦土神。二十五家爲里。單盡也。田獵也。四邑爲丘。十六井也。四丘爲乘。六十四井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立社以祭。所以神明乎地道也。蓋地道博厚。故載萬物於下。天道高明。故垂日月星辰之象於上。物生而財裕。象成而法顯。取財於地而資其養焉。取法於天而仰其教焉。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地有同天之功如此。人既有郊以報之矣。於是制爲社禮以教民美善其報焉。家主於中霤而國主於社。所以示有生之本也。是故凡祭皆有所限。唯爲社行事。則里中之家。無不各出一人。唯爲社而田。則國人皆行。無留家者。又唯祭社。則丘乘之人。未有不供粢

盛者。以物生於地。而報本反始。禮莫隆焉。故也。黃氏幹曰。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社。亦尊父親母之義。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此言因社而田之事也。火。大火。心星也。建辰之月。出見東方。孔疏云。用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爲季春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鹽讀爲艷。先王因社而寓講武之法。於是季春出火。則君將田而先令焚除草萊也。然後簡閱其車賦。歷數其卒伍。親誓衆於社。以習軍旅之事。或驅而左。或驅而右。或息鉦而坐。或振鐸而起。以觀其習變之生熟焉。此講武以法也。由是而田。則驅禽於陳前。使之流動。示士卒而艷之以利。欲其不見利而趨。至於犯命而失伍。蓋以求服士卒之志。而不貪其所得之禽。此獲牲以禮也。夫如是。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一舉而兩者皆得也。案周禮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如書言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也。因出火而爲焚。亦贊化育之一事。鄭氏曰。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此兵法所以貴節制也。

天子適四方。先柴。

此言巡狩告天之禮也。柴。燔柴也。天子十二年一巡狩。適四方諸侯之國。至於方嶽。必先燔柴以告至於天者。禮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此言冬至祭天之禮。各有其義也。兆。圜丘之

方域也。先王祭天於郊。必用夏正建子之月冬至之日者。所以迎長日之將至也。日爲陽宗。冬至一陽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可見。故郊之爲祭。所以大報天而必主乎日也。爲圜丘於南郊者。南爲陽位。故就而報之也。旣燔柴於壇上。必掃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設莞簟者。至敬無文。於其地之質也。元酒之尊以陶。匏元酒以獻則以匏者。陶匏皆物性之本然。所以象天地本然之性也。夫旣曰圜丘。曰泰壇。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也。牲必用騂。周尚赤也。用犢。貴其誠慤也。張子曰。大道本簡易。天子之禮亦當簡易。繁文虛費。帝亦不享。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此言郊用辛日之義也。郊之用辛何也。周之始郊。冬至恰遇辛日。自此以後。遂用至後之辛日也。此似是言魯郊用辛之指。左氏傳所謂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是也。考之

周書。武王克商。庚戌柴望。非辛日也。或謂始郊。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而言。亦未確。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此言卜郊命衆之義也。作灼也。禰宮禰廟也。澤澤宮也。於其中以射擇士而助祭。謂之澤宮。將郊而卜。必請命於祖廟。而用龜於禰宮。祖遠而尊。禰近而親。此尊祖親考之義也。其日卜竟。選士於澤宮。有司將以祭事戒命衆執事。而王親臨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於是有司獻命於庫門之內。以戒百官。而大廟之命。則所以戒族姓也。案卜郊。陳注以爲卜牲。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蓋亦魯禮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掃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此言郊日致嚴之事也。報猶白也。氾埽灑水而後埽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鄕郊內六鄕也。郊日之朝。有司告時告備於王。王必服皮弁以聽之者。所以尊天而示民嚴敬其君上也。及旦而有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出於經行之處。氾埽以去其塵。反道以新其土。鄕更於田首設燭以照路。此皆不待上令。民自聽從。則以化王嚴上故也。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此言郊祭儀文之合乎天道也。璪卽藻也。當祭之日。王以祭服易朝服。於是內服大裘。外被龍衮。衮衣有日月星辰之章。是象天之文也。首戴冕。其璪前後各十二旒。以天有十二月。是法天之數也。所乘爲木路。朴素渾堅。貴其質也。所建之旂常亦各十有二旒。而旂畫交龍之章。常畫日月之象。皆所以象天也。天垂象於上。而聖人則之。是故郊所以報天。而卽以明天道也。案社所以神地之道。而郊所以明天道。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此其是矣。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申言郊禮之重也。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不吉。謂卜不吉。或有死傷。爲。猶用也。滌者。牢中淸除之所。周之郊禮。祀后稷以配天。三月之前。使充人養二牛。以爲牲。至期卜吉而用之。若帝牛不吉。則易稷牛以用。而別選稷牛。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者。而後可。稷牛則具而足矣。帝爲天神。遠而尊。稷爲人鬼。近而親。故事之有不同。而其所以必配以后稷者。萬物本乎天。是天卽物之祖也。人本乎祖。是祖卽人之天也。祭天而以祖配

之所以大報本之禮而反其所自始也。案郊以配天亦稱上帝者互文也。朱子曰周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卻分祭何也。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內以神祀之故謂之帝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九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此言蜡祭之名義也。伊耆氏。鄭注謂古天子號。疏謂神農。或云帝堯。十二月。謂夏正建丑之月。天子大蜡。其神有八。蓋自古伊耆氏始爲蜡。蜡乃索求其神之義也。歲十二月。爲閉藏之候。合聚萬物而物無不成。故於此報其神之有功者而索饗之也。案八蜡。徐氏據經文。謂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當以爲正。孔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皆未確。陳用之據周禮。謂伊耆氏與壺涿氏銜枚氏爲一例。非古天子之號。當是佐天子者。疑未能明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

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
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此分言致祭八神之義也。嗇穡同。先嗇神農
司嗇古后稷官。百種謂百穀之種之神。農古
之田畯也。郵表畷。謂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
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禽獸即貓虎。迎
迎其神也。坊隄也。水庸溝也。事謂農事。嗇事
始於神農。司於后稷。故蜡祭以先嗇為主。配
以司嗇。而更祭百穀之種。蓋嗇非人不成。非

種不生。故並以報其樹藝之功也。因農官勞
於農事。祭及於所居之郵表畷。而并下及於
禽獸者。此仁之至義之盡也。古君子之於民
物。使之必有以報之。祭而迎貓。為其能食田
鼠。迎虎。為其能食田豕。皆有功於農。是以迎
其神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者。以坊能蓄水
障水。庸能受水洩水。亦皆有功於農事故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此言蜡祭之祝辭也。昆蟲螟蝗之屬。蜡之祝

辭有曰。凡所以祈於神者。土則反其宅而無
崩圮。水則歸其壑而無氾溢。昆蟲無作而為
災。草木歸生於藪澤而無妨我稼穡。案蔡氏
邕本更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二句。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
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
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此言蜡臘異服之義也。皮弁素服皆白色。弁
亦服爵。故下但言素服。野夫即田夫。當其蜡。

皮弁素服而祭。以歲功既成。物至此則老而
終矣。故素服以送之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
不以竹而以榛。較之喪禮為殺也。蜡之為祭。
以報功則徧物而無遺。以行禮則循物而不
失。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既蜡。遂服黃衣黃冠
而臘先祖五祀者。所以勞農而休息之也。野
夫皆黃冠。黃冠乃草野之服也。案孔氏疏。蜡
與臘對言之則有別。總言之皆蜡也。祭服所
以異者。方氏慤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

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此言因蜡而訓戒諸侯也大羅氏官名瓜華謂瓜與果蓏之屬大羅氏者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鳥獸之貢皆屬焉使者戴草笠而至尊野服以告歲功也羅氏受貢畢使者辭

歸則致鹿與女而詔之使客歸而告戒其君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恐諸侯或有禽荒色荒也又使歸告其君曰天子所樹植者唯是瓜及果蓏取供時用而已若可收斂而藏之種不與焉恐諸侯或與民爭利也此皆因蜡而及之所以示天下息事寧人者至矣案孔氏疏鹿是田獵所得女是亡國所俘非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示使者爾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此言侯國之蜡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移之言羨也八蜡之禮通行於侯國先王郎以記四方之豐凶焉若其國歲凶則廢蜡禮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謹節民財也歲豐則蜡禮舉行所以寬紓民力而使爲樂也亦蜡爲合聚之祭故既蜡而民亦息已君子不興農功而使更執其勞也案蜡以息田夫

故既蜡而民因以息方氏慤曰此所謂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執於建亥之月土功畢於建子之月武功續於建丑之月皆不以既蜡而廢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此推言祭品之義而見其貴於誠也菹酢菜

醢肉醬也。祭以備物爲敬、如所常進則享饋食之豆。其所用菹。則取乎水草。和美之氣也。其所用醢。則陸地所產之物也。若祭末酳尸。有加於常進之豆。其所用菹。亦陸產也。其所用醢。則水物也。凡籩豆之薦。皆爲水土之品。不敢用常食之褻味而貴多品者。以交接神明之義。在乎恭敬質素。而非徒食味之道也。

案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薦腥時。薦朝事之豆八。薦熟時。薦饋食之豆八。酳尸時。薦加豆八羞豆二。舊說故以恒豆爲薦腥薦熟時之豆。加豆爲酳尸時之豆也。但此所稱豆實水陸。與醢人所掌不盡合。蓋約舉之辭。抑或爲異代之制與。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此承上意而廣言之也。卷冕龍袞也。路車木車也。武大武也。惟祭非食味之道。是以先王之所薦。雖可食而不可供耆欲也。如卷冕路車。雖可陳而不可資玩好也。武舞爲勇壯之容。而不可娛樂也。宗廟爲威嚴之地。而不可安適也。祭器可用以盛物。而不可便其私利也。此皆所以交於神明之義。故與凡所安樂者異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此又承上意而詳言之也。元酒。水也。明水。陰鑒取於月之水。疏布。羃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雕。刻鏤也。幾。漆飾之畿限也。餘並見禮器祭祀之物。如酒醴美矣。而必元酒明水之尚。以水最在先。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美矣。

而必疏布之尚。以疏布最在先。反女功之始也。莞簟安矣。而必蒲越槀鞂之尚。所以神明之也。大羹不和。是貴其質也。大圭素而不琢。是美其質也。車有丹漆雕幾。美矣。而必素車之乘。是尊其樸也。此皆貴其質而已矣。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有必如是而後稱者。故不用彼而用此也。方氏慤曰。前云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云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此言祭用黃彝之義也。黃目。周禮名黃彝。以黃金鏤其外為目。因名也。鬱氣。謂鬱鬯芬芳之氣。祭之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所列之尊。獨用黃目而為酌鬱鬯酒之上尊者。以黃者中央之色。目者氣之清明。言鬱鬯之酒酌於中。而清明之氣達於外。猶祭者之精誠積於中。而禮文明於外也。案六彝之次。為虎彝蜼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黃彝在末。而言上尊者。鄭氏以為於諸侯為上。陸氏佃以為尊先大。彝先小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此中言祭物貴質之意也。鸞刀見禮器。祭天之禮。於壇兆之內。掃地而祭焉。取其質而已

矣。所陳之品。醯醢非不美也。而惟煎鹽之尚。以鹽雖由煎煉而成。然比醯醢則人功為少。是貴天產也。至於宗廟割牲。以割刀為用。而鸞刀為貴。蓋貴其聲和之義。惟鸞鈴之聲調和而後用以割斷也。陳氏祥道曰。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劌。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

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此章總明冠義。而先言始冠之制也。緌纓之垂下者。冠禮必有義。始冠之時。先加以緇布之冠。此卽大古之齊冠也。大古常冠惟用白布。至祭而致齊則緇之。以幽思也。後王重古。故始加用此。但古制初未有垂下之緌。其有緌者。孔子嘗曰吾未之聞。則後世之失也。旣冠而後。敝棄之可也。鄭注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案玉藻緇布冠繢緌。皇氏謂諸侯位尊。故盡飾。於理或然然亦起於後世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喩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此言冠適子之義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戶牖之間南面。適子之冠。必於阼階。在東序少北而近主位者。父老而傳。則適子爲主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必於客位。待之如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彌尊。所以曉喩之。使充廣志意。以稱彌尊之服也。冠畢而賓字之。以旣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也。案孔疏庶子冠於房戶外南面。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周用醴。三加畢。乃一醮於客位也。朱子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如魯衛之幕有繆布。祔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此釋言三代三加之冠也。委安也。章明也。毋發聲之辭。追猶椎也。弁謂爵弁。弁言大也。冔覆也。收斂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白色。積辟積。謂疊幅也。冠服不可不辨。如始加之緇布冠。其曰委貌者。乃周之道。言所以安正容貌也。曰章甫者。乃殷之道。言所以表正丈夫也。曰毋追者。乃夏后氏之道。言似其椎僕之形制也。三加之爵弁。周則曰弁。弁名出於槃。

是光大之義也。殷則曰冔。冔名出於幠。是覆
飾之義也。夏則曰收。收名取於斂髮。是斂藏
之義也。三代之不相襲者如此。至爲再加之
冠服。冠則共用皮弁。服則共用素布。而辟積
其要中以爲裳。此則三王不異也。周氏諝曰。
委貌章甫冔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
代不同者所以趨時。三代共之者所以立本
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
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
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
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言大夫諸侯天子無冠禮之義也。末造猶
言末世。元子適長子也。人生二十而冠。乃無
大夫冠禮而止有其昏禮者何也。古者五十
服官政。然後爵之爲大夫。當其冠時。猶是士
也。而何大夫冠禮之有。不惟大夫。諸侯亦無

冠禮。其有冠禮者。夏之末造所爲。非先王之
舊也。又豈惟諸侯。雖天子之元子亦無冠禮。
蓋元子亦士也。天下無生而卽貴者。必有德
而後有位。故其冠亦但用士禮也。天子之元
子既然。卽諸侯之世子可知。繼世而立爲諸
侯。以其能法前人之賢也。不賢則不得立。故
其冠亦用士禮也。諸侯之世子既然。卽大夫
之適子可知。古以官爵人。有上大夫中大夫
下大夫之差。皆視其德之大小而爲隆殺。故

士之死而有謚乃今世之失禮也。古者生無
大夫之爵。則死不得爲謚。蓋謚視乎爵。而爵
視乎德。方冠而德猶未成。所以亦用士禮也。
案家語孔子曰。公四加元冕。王肅注。天子五
加袞冕。大戴禮。天子諸侯皆四加。朱子則謂
當是諸侯三加元冕。天子三加袞冕。孔疏云
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據左氏傳一星終之說。
他無所考。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

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因冠禮而推言之。以明禮以義爲重也。先王制禮。有本有文。禮之所以尊者。尊其義也。若失其義。而但陳玉帛俎豆厚薄之數。是祝史之事也。故其數之在外者可陳也。其義之在內者難知也。如能知其義而敬守之。則推己及物。卽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朱子曰。此蓋秦火以前。典籍俱具之時之語。然非得其

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案朱子此言。與論易理必根於象數相似。皆極至之論。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此章總明昏禮。而先言取異姓及幣辭之義也。附託厚重。腆善也。禮之重昏姻也。觀於天氣下降。地氣上行。兩者合而後萬物興。則夫婦之道可知已。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昏禮乃萬世之始也。其取必於異姓。所以附於遠嫌而厚其有別也。用幣必誠。致辭不言不腆。而惟示之以直信。信所以事人而爲婦德也。始昏之時。共牢而食。壹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而他適矣。故夫死不嫁。此直信之義也。蓋婦人以身事人者也。事人必

以信。故體信以爲德而後可以事人。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無信也。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言不改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此言親迎奠鴈之義也。先者倡導之也。昏禮之重。而男子必親迎焉者。是男倡於女。男陽

剛以倡爲義。女陰柔以從爲義也。推之天知始而地代終之君出令而臣致行之其爲剛柔之義一也。必奠鴈以爲摯者。以敬明别而不敢褻也。男女有别。然後倫理明。恩義篤。而父子以親。父子親。則親疏上下。各得其宜。而義生。義生。則經曲隆殺皆有節文而禮作。禮作。則分定情和而萬物安矣。若無别無義。是禽獸之道也。而豈所以爲禮乎。案易之義。以陽先陰。不以陰先陽。是故男下女而爲咸。女感男而爲蠱。推之泰否損益。莫不皆然。記禮者此言。可謂見其大矣。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此言親御授綏及男先女後之義也。大門女家之門。夫婦之道敬以明别。而亦親以明愛。

故親迎之後。婦升車。壻親御而授以綏者。躬親之也。必躬親之者。乃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既敬而又親之。則仁義兩盡。即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壻車在先。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倡隨之義。實由此始。蓋婦人以順爲正。從人者也。是以有從父兄從夫從子三從之義。而夫也者何也。所以明乎丈夫之道也。丈夫也者。謂其能以才知帥人者也。則先後之序。其不容紊也決矣。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此言元冕齊戒之義也。陰陽謂夫婦。昏禮之行。必元冕親迎。而且先致其齊戒。夫元冕齊戒。乃事鬼神之道也。而施之陰陽之配者。蓋以主婦助社稷之祭。傳世爲先祖之後。其義綦重。而不可以不致敬也。案孔疏。士昏禮用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
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
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
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歷舉昏禮而釋其義也。牢。俎也。盥饋。盥潔
而饋食也。私。恩也。昏禮之成。夫與婦共牢而
食一牲者。以與夫齊體。同其尊卑也。故婦人
無爵。惟從夫之爵。其坐則以夫之齒。盛酒酌

酒器用陶匏者。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大古無
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仍用陶匏。重夫婦之
始也。昏之明日。婦盥而饋特豚於舅姑。舅姑
食畢而賜婦餕餘。以其來而嗣我宗祀。故賜
之食以致親愛之意也。舅姑降自賓階。婦降
自主人之階。示授之室而爲主也。昏禮不用
樂者。以思嗣親。於幽陰而感傷也。樂爲陽氣。
故不用也。昏禮不稱賀者。子以代父。婦以代
姑。乃相承之序而有所不忍也。陳氏祥道曰

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昏禮其
陰禮與。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
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周人尚臭。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
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
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
諸此。

此言歷代祭禮之所尚也。滌蕩。宣播之意。臭
者。氣之總名。灌。灌地以降神也。鬯。秬黍酒也。
鬱。香草也。合。和也。蕭。香蒿也。焫。燒也。羶。當爲
馨。香。即黍稷也。天子諸侯廟祭之禮。代有異
尚。而誠敬則同。如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初
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若爓於堂。皆未熟。而
用氣也。殷人之祭則尚聲。當臭味之未成。必
先宣播其音樂之聲。及三闋。然後出廟門外
而迎牲。蓋鬼神陰陽。同一合散。聲之號呼。所

以詔告於天地之閒庶幾聞之而來格來饗
也周人之祭則尚臭故灌地以鬯臭必先擣
鬱汁以合鬯是用臭氣求陰而下達於淵泉
也其酌灌以瓚而瓚以圭璋為柄是又用玉
潔潤之氣也既灌而後迎牲所以致陰氣也
以蕭染脂合黍稷而燒之是用臭氣求陽而
上達於墻屋也故既奠灌爵以依神然後焫
蕭而合羶香凡祭未有不慎於此者陸氏佃
曰味口事也氣目事也聲耳事也臭鼻事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
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
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
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
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此申言求神之義也直祭正祭也主神主也
祊有二一於正祭之後又祭於廟門內一於
祭之明日又祭於廟門外也彼此指室堂而
言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死則魂

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祭也者求魂魄於陰
陽之義也惟殷人先求諸陽故迎牲而先作
樂惟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而後迎牲至於
所以求之則有不止於一處而已者當朝事
之時祝取牲膟膋燎於爐炭而入以告神是
詔祝於室也灌鬯以後尸坐戶西南面是坐
尸於堂也於是乎納牲而殺之於庭而制祭
之後升牲首於室薦熟而為正祭則祝於神
主至祭之日以及明日而索祭又求於廟門

者以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乎或於此乎或
諸遠於人乎祭于祊則庶幾曰求諸遠者與
案詔祝於室將灌事畢而朝事始矣祭以孰
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焉爾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
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
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
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

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此承上而雜釋祭禮之義也㡛遠也鄭氏曰索也齊五齊明水取於月者膟膋腸閒脂也燔燎之火取於日者涗猶清也泲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涗齊廟祭求神既無不致其誠矣而一事一物皆有義存焉如祭之有祊祊之爲言求神於遠而爲㡛也正祭之時爲尸設所俎所之爲言加敬於尸而爲敬也人君

嘏辭有富是富也者福也升牲首與神坐相直是首也者直也祝以詔侑於尸而爲相欲其饗此饌也尸使祝致辭於主人而爲嘏取其長久也廣大也尸也者所以事神而陳其象也殺牲先薦毛血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所以告幽全之物者貴其表裏皆善之道也物以血氣生而血由氣滋血祭所以表其氣之盛也祭用肺肝心三者爲氣之所舍貴氣主也尸當綏祭以黍稷加肺

正祭以五齊加明水所以報陰也取膟膋燔燎與升首所以報陽也設明水及涗齊貴其新潔也凡涗皆泲漉而新之謂之明水者由主人使之潔淨而明著也陸氏佃曰祭祀所貴者亦曰純與新而已內外如一純也始終如一新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言苟主人不蠲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爲明故曰是誠在我者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此言祭祀之儀文而明其爲自盡之意也祭當朝踐時君已鞠躬再拜又稽首至地當饋食時又肉袒親割此敬之至也敬之至者以其心之服順乎親也拜也者服也稽首則服之甚也肉袒則服之盡也祝辭於祖稱孝孫於父稱孝子義起於祭也於曾祖以上稱曾

孫某者。義起於國家也。祭之有相。但詔尸威儀。侑尸飲食。而不復告以讓者。以主人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而無所與讓也。庾氏蔚之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案稱曾孫某。如周頌祀文王。而曰曾孫篤之。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物而釋之也。肆。讀曰剔。治肉也。腍。熟也。斝與角皆爵名。妥。安坐也。祭禮或進腥體。或進解剔。或進湯沈。或進煮熟。所以用是腥肆爓腍而祭者。非真知神之果何所享也。主人亦自盡其敬而已矣。祭之必盡物者以此也。尸始即席。舉斝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其坐者。古立尸而卒祭。有飲食之事而后坐。故拜以安之也。尸為神象。而祝以將命。祭之重。尸祝者以此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此言泲酒之事也。縮。泲也。泲去其滓也。酌。斟酌。謂行酒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其色清明。故謂之明酌。醆酒。盎齊也。涗。亦泲也。清。謂清酒也。獻。鄭讀為莎。今如字。汁獻。即鬱齊也。汁言其物。獻言其事。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醴齊乃酒之濁者。必泲之而後可酌。故用茅承藉而泲之。先用明酌以和之也。醆酒差清。欲泲之。則先和以清酒。不用茅也。汁獻有香氣。欲泲之。則先和以醆酒。不用明酌也。夫齊既不同。所和亦異。皆泲酒之法當然。若今時明酌清酒與醆酒。泲之以舊醳之酒也。蓋三酒之泲。乃古者天子諸侯之禮。因後世已不能知。故就所知而曉之如此。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此言祭禮之大凡也。由。用也。辟。除也。鄭注辟

謂爲禜先王制爲祭禮有求於神而祈焉有咎於神而報焉有禱於神而由辟焉皆所以爲民也方氏慤曰祈者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之祈社稷是也報者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辟者若月令之磔攘開氷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此言齊用玄服之義也將祭而齊衣冠皆用玄者所以致其陰幽之思也蓋鬼神爲陰幽之義而玄爲陰幽之色惟思之之至而鬼神將通之故君子三日致齊必見其所祭者陸氏佃曰此篇始言貴誠之意故以齊終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

內則

則法也疏謂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名朱子曰此古學校教民之書蓋古經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此言內則之所由始蓋一篇之綱也后王謂天子降下也冢宰六卿之長德謂德教推所得以爲教也億曰兆后王繼天立極作君作師旣能脩身齊家端其則於上矣乃命冢宰降德教於衆兆民俾皆倣而法之冢宰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降德云者敎化本於躬行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

此言子事父母當夙興而具冠服也盥洗手漱滌口櫛梳也縰以黑繒韜髮作髻也笄橫插之以固髻也總亦以繒束髮本而垂餘於髻後爲飾也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髮爲髻

形也拂振塵也纓者結於項下以固冠緌者其餘之下垂者也端元端服韠蔽膝也以韋爲之紳大帶之垂者搢插也德莫先於孝子之事父母也當雞初鳴皆盥手漱口遂櫛理其髮以縰韜髮作髻固之以笄而以總束之然後拂去髦上之塵著冠而垂其緌結其纓被服元端著韠垂紳而插笏於帶中蓋夙興脩潔以自謹其冠服者如此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

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此言人子之所佩及足飾也紛帨皆巾名礪礪石也觿狀如錐象骨爲之玦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亦名拾韜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謂筆彄遰刀室也偪邪幅也纏足至膝以自偪束者亦謂之行縢屨鞋也綦猶施也綦鞋口帶也人子冠服既具而身之左右又當佩物以備尊者使命之用左之所佩者六拭器有紛拭手有帨割物有刀礪刀有礪解小結有小觿晴而取火於日中有金燧右之所佩者六開弓有玦韝臂有捍貯筆有管納刀有遰解大結有大觿陰而鑽火於木中有木燧蓋物之小者佩於左大者佩於右以右之用力便也又以帛幅邪纏而偪束其脛於是納屨而施綦以旋繫之則可以愼步趨而效奔走矣案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此言佩綦詳而不及玉者方氏愨曰左右皆事佩也故言用與德佩異矣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

此言婦事舅姑者之服佩也夫之父曰舅母曰姑笄亦名簪衣紳元端綃衣之上加紳帶士妻服也箴管箴在管中線纏纊絮也縏小囊也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爲縏囊所以貯箴管線纊者衿猶結也纓以佩容臭綦屨以綦約屨也婦所以佐夫故事舅姑一如事父母

當雞初鳴。亦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於衣之上
加以紳帶。左之所佩者。亦爲紛帨刀礪小觿
金燧。右之所佩者。則爲箴管線纊。而施以縏
袠。餘亦爲大觿木燧。其衿纓則異。而綦屨則
同。婦之謹其服佩者又如此。案古者男婦之
笄皆有二。其短者所以固髻。此經笄總是也。
其長者男子以固冠。士冠禮爵弁笄皮弁笄
是也。婦人以固被。詩副笄六珈是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

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
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
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
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
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
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此言子婦問安視膳之禮也。苛。疥也。奉水者。
水在器。奉以實於槃也。溫。承藉也。謂以和順
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饘。厚

粥。酏。薄粥。芼羹。以菜雜肉爲羹。蕡。大麻子。秫。
黏稷也。飴。餳也。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枌。似
榆而色白。免。新鮮者。薨。乾陳者。堇荁枌榆四
物。或用新。或用舊也。米泔曰滫。滫滑曰瀡。凝
者爲脂。釋者爲膏。言甘之滑之膏之者。謂調和
飲食之味也。子婦之服佩既具。於是同適父
母舅姑之寢室。既至。則低下其氣。怡悅其聲。
問衣之燠則減之。寒則加之。有疾痛與苛癢。
則敬抑按而搔摩之。出入。則或導於先。或隨

於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則少者奉槃。長者奉
水。而請注水以盥。盥卒則授巾。問所欲食者
而敬進之。更和柔其色以承之。如饘酏酒醴
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尊者之所欲。又用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
之。脂膏以膏之。必也父母舅姑既嘗之而後
敢退。蓋唯恐不得其欲也。陳氏澔曰。此篇所
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
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此言未冠笄者事親之禮也。容臭香物。可助爲容飾者佩之。恐穢氣觸尊者也。昧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凡男未冠女未笄者。於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而總髮爲角。施衿纓。佩容臭。及昧爽而朝問於親曰。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未食則助長者視膳具。不敢卽

退也。黃氏曰。此言男女少者事父母之禮。雖視長者爲畧。然其意亦已至矣。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此言一家之中。侍奉尊者之禮也。灑埽。灑水斂塵而埽去之也。凡一家內外。如僕妾之屬。於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尊者之枕簟。灑埽其室。自堂及庭。設席以待行事。各務其所當

爲而無敢懈者。唯孺子則蚤寢晏起。隨其所欲。食無時。爲以弱而未勝節制。優養之。亦以體親志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此言貴者事親之禮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慈愛也。以甘旨之味。致其愛親之意也。由命士以上。公卿大夫之屬。父子雖同居而皆異宮。以崇敬也。當其昧爽而朝。則慈以旨甘。日

出而退。各治其事。日入而夕。又慈以旨甘。蓋貴者之爲養。使無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程子曰。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張子曰。古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命士以上。祿厚而人衆。勢不能以齊一。所謂以異而得同者此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

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擧几。斂席與簟。縣衾
篋枕。斂簟而襡之。
此言侍奉尊者臥起之禮也。坐席曰坐臥席
曰衽。將坐奉席亦長者奉之也。衽。謂安坐之
牀。几。所憑以爲安者。父母舅姑將坐。則先奉
坐席而鋪。必請問面向何方。將臥。則長者奉
臥席而鋪。必請問足向何趾。臥而起。則少者
執牀以與之坐。御者擧几以與之憑。而於席
與簟則收斂之。衾則束而縣之。枕則以篋貯

之。簟則旣斂而又以襡韜之。蓋坐寢唯時。少
長有禮。無不敬也。案鄭注將衽謂更臥處。則
將坐亦非常坐也。若居主奧則東向。寢恆東
首則西趾。不待請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
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
莫之敢飲食。
此言子婦於尊者之所服用飲食。而致其謹
也。傳移也。近偪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卮酒

器。匜以盛水爲沃盥之器。與猶及也。子婦於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置之有常處。不
得輕爲移置。杖屨爲服御所重。則祗敬之而
勿敢偪近。敦牟卮匜非餕其餘。莫敢擅用。及
常所食飲。非餕其餘。莫敢擅爲飲食。凡所以
養其孝心者如此。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旣食恆餕。父沒母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餕。

此言子婦餕餘之禮也。佐勸食也。餕盡也。父
母俱在。朝夕恆食。子婦必勸勉而後餕其餘。
然所盡食者亦唯恆餕。而旨甘柔滑不與焉。
若父沒母存。冢子侍食。羣子婦皆佐餕如父
在之時。旨甘柔滑則孺子餕。案婦人無專制。
旣嫁從夫。故共牢而食。夫死從子。故冢子御
食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
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

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

此言子婦在尊者之前。敬畏之法也。唯。應之速也。擧手爲容曰揖。擧足行步曰遊。噦。嘔逆聲。噫。所謂噫氣。嚏。鼽嚏。咳。欬聲。欠伸。見曲禮。跛倚。見禮器。傾視曰睇。口出曰唾。鼻出曰洟。敬事。如習射之類。撅。揭衣也。子婦在父母舅姑之所。如有命則應之以唯而敬以爲對。進退周旋。必謹愼齊莊。凡升降出入揖遊。不敢

以噦噫嚏咳。與夫欠伸跛倚睇視。亦不敢以唾洟。雖寒不敢襲。雖癢不敢搔。不有敬事。雖勞倦不敢袒裼。不因涉水。雖當暑不敢揭衣。近身之衣衾不敢見其裏。此無一非敬身之事。卽無一非敬親之事。禮所爲必謹於纖悉也。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此言及尊者之漱澣沐浴。而幷明少與賤者之禮也。綻。循解也。以線貫箴爲紉。燂。溫也。潘。淅米汁也。洗身曰浴。洗頭曰沐。洗面曰靧。帥。循。時。是也。人子於親前。唾洟固所不敢。至爲父母之唾洟。則又刷去之而不使見。以其爲人情所不欲見也。若冠帶有垢。則和灰湯而請漱。衣裳有垢。則和灰湯而請澣。或衣裳有綻裂。則紉箴請補綴。每五日則燂湯請浴。三

日則具沐。五日三日之閒。面垢則燂潘請靧。足垢則燂湯請洗。凡以致安潔也。夫人子之事親。旣盡其敬。又盡其愛若此。少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循是禮而行之。輔氏廣曰。請澣漱。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灰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

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此言男女有别之事也。坐跪也。奠置地也。湢浴室也。嘯蹙口出聲也。擁障也。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梱外之事。非祭時之嚴肅喪時之急遽。則不相授器。或不得已而相授。則女當受之以篚。如無篚。則男女皆跪。俟授者奠諸地。而後就地以取之。不相親也。外與內不共井而汲。不共湢而浴。不通坐臥之寢席。不通緩急之乞假。男與女不通上下之衣裳。內言不出而交於外。外言不入而交於內。若男子入內。則不嘯不指。而聲容必肅。夜行必以燭。無燭則寧止。女子出門。必障蔽其面。而不使人窺。夜行必以燭。無燭則寧止。在道路。則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蓋先王制禮節性。坊淫而尤嚴於男女之辨。凡以爲倫紀而端風化。莫有切於此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此言子婦當篤於孝敬也。使猶教也。子之孝敬者。父母必愛之。婦之孝敬者。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愛而生慢也。必於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而謹承焉。如飲食之。雖非所嗜。必嘗以待命。加之衣服。雖非所欲。必服以待命。任之以事。而又使人代爲。己雖不欲。姑且與之。慮其爲之不善。則且教之。果不能。而后已復爲焉可也。夫委曲以將其孝敬若此。此勿逆勿怠之實矣。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此言父母舅姑慈愛之道也庸用也疾惡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子婦若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不可以愛故而勿勞也且縱使爲之而寧數休息之若子婦未孝未敬亦勿用驟加疾怨且委曲敎之必不可敎而后怒以懲誡之至於怒而不改則放其子出其婦不爲過矣然猶爲之回護而不明禮以著其罪者示不終絕也案不表禮一說以不表者放出之禮而言如告之宗廟告之族黨鄰里而曰是不足以承家則子婦無自新之路矣不如是者尙冀其悔而可復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此言人子諫親之禮也起猶更也孰諫純熟殷勤而諫也人子於父母固當曲意以順承矣不幸而父母有過則從命非孝而又有不敢顯諍以招親之失者故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庶幾婉順不迫可冀父母之我從也如此而不從則起敬起孝以感動之俟其說而復諫不以不入而遂已也若又不說與其畏懼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可孰諫而取怒於父母此卽怒而至於撻之流血可謂勞矣然終不敢疾怨益起敬起孝以感動之而始終欲喻親於道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此言人子之用情當曲體乎親心也若及也或也由自也視比也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如父母有婢之所生爲婢子及庶母所生爲庶子庶子之所生

爲庶孫。而既甚愛之。則子必仰體親心。不唯敬之於父母之存日而已。雖父母没而必終身敬之不衰。如子有二妾。父母愛其一。子愛其一。自衣服飲食之豐儉。自執事之勞逸。子之所愛。無一敢以比於父母之所愛者。雖父母没而亦不衰。如子雖甚宜於其妻。而或致父母之不說。則在所當出。子雖不宜於其妻。苟父母而以爲善事我。則子仍行夫婦之禮焉。而没身不衰。蓋子之身。父母之身也。子之心。父母之心也。於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自非知有親而不知有己者。未足與於此也。

父母雖没。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此言人子成親之善也。子以誠身爲孝。行己之善否。吾親之榮辱關焉。不可以父母既没而不思也。如將爲善而未果。誠思由我之善而得貽父母以令名。必自斷然而爲之者矣。

將爲不善而未果。誠思由我之不善而至貽父母以羞辱。必有斷然而不爲者矣。易曰。有子考无咎。詩曰。無忝爾所生。而曾子亦曰。父母既没。當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皆此意也。

舅没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此言家婦及介婦之禮也。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每事。祭祀賓客中之條件也。介婦。衆婦也。主氏曰。友當作敢。項氏安世曰。友如字。怠也。不友也。無禮也。皆以毋字統之。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命。使令也。子治外而婦治內。故舅既没。則夫死從子。姑老而傳家事於家婦矣。如有祭祀賓客之大禮。家婦仍必請命於姑。介婦則請於家婦。舅姑若使家婦。當服勤。毋怠。不敢恃長而不友無禮於介婦。

舅姑若使介婦當自任其勞毋敢忘分而欲敵耦於冢婦隨行而不敢並行請命而不敢並命除坐而不敢並坐如此則娣姒之際誼正情和一如兄友弟恭之各盡其分也將所以順乎親者必由於是矣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此言婦之不敢自專而又合子婦以明其無

私也凡婦適冢婦介婦而言私室婦室也有事私事也凡爲婦者侍舅姑之側若不命其歸私室則不敢自退將有所事無論大小必請命而後行蓋家事統於一尊故子婦無私藏之貨財無私養之牲畜無私置之器物不敢私爲借貸不敢私爲饋遺以明有統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此言婦於私親不敢私受而私與也佩雜佩如箴線之類茝蘭皆香草新猶初也故賜即鄉所藏者或平日舅姑所賜也婦或有私親兄弟賜之以飲食衣服布帛與夫佩帨茝蘭則雖受而亦不敢私必以獻於舅姑舅姑若受之則喜如初受賜者然或不受而反以賜之則辭辭不見許則如更受賜者然然猶不敢自用必藏以待舅姑之乏之而復獻之婦

若將與私親兄弟亦必復請其故賜待舅姑有命而後敢與之方氏愨曰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者不敢私與故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

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此言敬大宗之禮也。適子謂父與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猶若也。歸猶賜也。賢善也。古者大宗百世不遷。族之適子庶子皆宜敬事宗子宗婦。雖仕而貴且富亦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車徒雖衆。必止於門外而以寡約入。若有功德受君器用衣服裘衾車馬之賜。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所當用而不可獻。則己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所以然者。凡於父兄宗族。皆不敢以貴富加之。況所祗事之宗子乎。若富而有祿。則每祭必具二牲。擇其善者以獻於宗子。宗子祭時。小宗夫婦皆齊戒往助而致其尊敬。既終事而後敢以下牲私祭其祖禰焉。案詩曰君之宗之。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是故宗以收族而民不散。其有益於治道也大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一

內則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

此言諸飯之品也。黍粱有黃白二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云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穛是斂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斂縮也。人子以飲食爲奉養。其制不可以不悉。飯者食之本也。其品凡六。曰黍曰稷曰稻曰粱。黍粱別有二色。曰白黍曰黃粱。數者既熟而穫之則曰稰。方生而穫之則曰穛。而其可以爲飯則一也。孔氏曰。此據諸侯之飯慮而言。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乃加以麥苽而爲六。

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此言諸膳之品也。具食曰膳。膷爲牛臛。臐爲羊臛。膮爲豕臛上一醢字衍。炙肉曰炙。肉之小者。切肉曰胾。肉之大者。醢肉醬。膾腥肉也。

膳以佐飯。其品凡二十。曰膷曰臐曰膮曰牛炙。此四豆爲第一行、曰醢曰牛胾曰醢曰牛膾。此四豆爲第二行。曰羊炙曰羊胾曰醢曰豕炙。此四豆爲第三行。曰醢曰豕胾曰芥醬曰魚膾。此四豆爲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曰雉曰兎曰鶉曰鴽。此四豆爲第五行。並前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案公食大夫禮、第一行。四物最在於北、陳之、從西爲始。第二行四物從東爲始、第三行從西爲始。第四行從東爲始、上大夫所加雉兎鶉鴽爲第五行。陳之。又從西爲始。

飮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

此言諸飮之品也。重、兼也。酏、粥也。飮之品凡六。一曰重醴。以清糟相配而兼設之、淸是醴之已泲者。糟是醴之未泲者。或以稻爲醴。或以黍爲醴。或以粱爲醴、而皆淸糟並設。此之謂重醴也。一曰酏醴。以黍爲粥。釀粥而爲醴也。一曰漿醋水也、一曰水煮酏爲之、味薄而淡者也。一曰醷梅漿也、一曰濫以糗飯之屬和水也。案此卽周禮漿人之六飮、六飮。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重醴也、四曰涼濫也。五曰醫醷也。六曰酏、黍酏也。有淸有糟、諸侯之禮。天子專用淸、大夫以下用糟。

酒、淸白、羞糗餌粉酏。

此言酒與諸羞之品也。酏當作餈。飮有六而莫重於酒、酒之品二、曰淸、祭祀所用之淸酒是也。曰白、有事而飮之事酒、無事而飮之昔酒、其色皆白者是也。有酒又有羞、羞之品四。曰糗、炒乾米麥也。曰餌、以水溲糗而合蒸之也。曰粉、豆屑也。曰餈、炊稻米爲餠而糝豆粉於其上也。案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蓋用以酳尸者。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

此言進飯之各有所宜也、食飯也、蝸與螺同、

苽雕胡卽今之菰米也。腒羹析腒爲羹也。稌稻也。折稌細折稻米爲飯也。蓼辛菜也。諸侯燕食之禮。有食以爲主。卽有羹以爲輔。而其味貴於相宜。如以蝸醢進苽飯則用雉羹。進麥飯則用腒羹雞羹。進折稌之飯。則用犬羹兎羹。飯之品三。羹之品五。此五羹各以五味調和。以米屑爲糝。不須加蓼而分其氣也。案蝸醢者醬也。乃食之主。無時而不用。故五羹俱承蝸醢而言。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此言烹調之法也。濡讀曰胹。謂烹煮之而以汁和也。苦苦荼也。卵讀曰鯤。魚子也。卵醬以魚子爲醬也。五羹皆不蓼。而物又有宜蓼者。如胹豚則包裹之以苦菜而於腹中實蓼。胹雞則加醢醬而實蓼。胹魚則加卵醬而實蓼。胹鼈則加醢醬而實蓼。蓋藉以制其氣之過。或補其不及也。

腶脩蚳醢。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此言配食之法也。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爲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藤。卵鹽謂大鹽。形如鳥卵者。食腶脩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兎醢配之。食麋膚者以魚醢配之。食魚膾者以芥醬配之。食麋腥者以醢醬配之。食桃諸梅諸者以卵鹽配之。

惟其性味之宜也。自蝸醢至此。凡二十有六物。皆君燕所食。吳氏澄曰。麋腥之下醢醬。皇氏分醢與醬爲二物。今案醢醬釋醢以爲醬卽肉醬也。與卵醬芥醬爲類。謂爲二物者非。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此言四時食齊之法也。食齊黍稷稌粱之類。羹齊雉兎雞犬之類。醬齊醯醢菹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齊劑同。視比也。人身通乎

天地故善養生者必準以四時如食以養形宜於溫春則陽中而氣溫故四時之食齊皆視春時也羹以養精宜於熱夏則陽盛而氣熱故四時之羹齊皆視夏時也醬以養脈宜於涼秋則陰中而氣涼故四時之醬齊皆視秋時也飲以養陽宜於寒冬則陰盛而氣寒故四時之飲齊皆視冬時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此言四時調和之法也凡滋味之和於春多酸助木以養肝於夏多苦助火以養心於秋多辛助金以養肺於冬多鹹助水以養腎惟土味冲和故皆調以滑甘以養其脾也黄氏裳曰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散收斂也冬多鹹輭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也此與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之類異者彼爲少壯言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則以養老而宜於補病扶衰者言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此言食膳之各有所宜也牛宜於稌飯羊宜於黍飯豕宜於稷飯犬宜於粱飯鴈宜於麥飯魚宜於苽飯以其氣味相成也此與上折稌犬羹兔羹麥食脯羹異者孔疏謂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此據尊者正食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此言四時煎和膳食之法也羔豚羊豕之小者腒乾雉鱐乾魚犢小牛麛鹿子鮮生魚羽雁也春爲物生之初以羊豕之小者爲宜而煎以牛膏之薌夏爲物盛之候以雉魚之乾者爲宜而煎以犬膏之臊秋則時斂而物成以犢麛之充遂者爲宜而煎以雞膏之腥冬則時退而物藏以魚雁之靜息者爲宜而煎以羊膏之羶蓋因四時氣盛故以休廢者節之與上文春多酸云云各爲一義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

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此言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也。脩腶脩也。析肉乾之曰脯。藿葉切曰軒。菜和曰芼。麋鹿以下皆有軒。獨不及牛者。以牛雖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也。爵與雀同。蜩蟬也。范蜂蜜也。芝栭一物。或曰栭栗屬。蔆芰也。椇梨屬。楂即今山查也。人君正羞之外。又有所加之庶羞焉。獸之屬凡十。禽之屬凡三。牛脩一。鹿脯一。田豕脯一。麋脯一。麕脯一。麋鹿田豕麕又皆有軒。雉一。兔一。皆有芼。餘爲爵一。鷃一。昆蟲之屬凡二。蜩一。范一。果之屬凡十四。芝栭一。蔆一。椇一。棗一。栗一。榛一。柿一。瓜一。桃一。李一。梅一。杏一。楂一。梨一。調和之草木二。薑一。桂一。共三十有一物。周禮王之膳羞用百二十品。蓋皆此類。此章所記。多君大夫之禮。雖非士庶所得備。然有可通用者。則備之以爲養老之資。固子婦所以盡其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言大夫以下燕食之法也。燕食。燕居之食。徒空也。燕食之禮。大夫有膾則無脯。有脯則無膾。士於羹胾不得兼設。示其節也。唯庶人耆老則食必有肉。而無所差殊。所以優老也。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

此言用物調和之宜也。芥即芥醬。三牲。牛羊豕也。藙。茱萸也。用藙若醯以和三牲。用梅以和獸。凡調和之物。用各有宜。以膾而言。春用蔥。秋用芥。以豚而言。春用韭。秋用蓼。和脂用蔥。和膏用薤。三牲體大而不能無毒。則用藙。其和三牲則用醯。和羣獸則用梅。因時因物而殊用若此。蔥之氣達。薤之氣溫。故宜春。芥蓼性辛。故宜秋。脂之用蔥。膏之用薤。春夏無分焉。

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此言食魚調和之法也。鴽鶉也。釀切雜和之也。薌謂香草若蘇荏之屬。鶉可爲羹。雞可爲羹。鴽則不爲羹而可以烝煮。三者皆切蓼以雜和之。魴鱮乃魚之弱者則用烝。雛乃鳥之小者則用燒。雞則或燒或烝或以爲羹。皆以薌草和之。而無所用蓼也。陸氏佃曰無蓼與不蓼異。不蓼不必用蓼耳。無蓼直無蓼也。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

此言物之不利於人者不食也。雛鱉鱉伏乳者。尻脽也。脊梁盡處。乙舊謂魚目旁有骨如篆乙之形。能鯁人者。據爾雅。魚腸謂之乙。其形屈曲如乙字也。醜鱉竅也。物之可以養人者。有利亦或有害。如介屬有鱉而雛者不食。狼則去腸。狗則去腎。狸則去正脊。兔則去尻。狐則去首。豚則去腦。魚則去乙。鱉則去醜。去所當去而不概爲食。所以衛生而不至於傷生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此言諸物治擇之名也。脫脫骨。作削鱗也。新拭之使新也。撰選擇也。膽拭去其毛使光滑如膽也。攢攢看其蟲孔也。動植之物可食者治擇亦有法焉。肉須去骨則曰脫之。魚須削鱗則曰作之。棗有塵則曰新之。栗有蟲則曰撰之。桃有毛則曰膽之。柤梨有蠹則曰攢之。案爾雅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柤梨曰鑽之。儀禮。棗烝栗擇。皆與此小異。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此言物之反常者不可食也。庮臭如朽木也。泠稀也。毳結也。皫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沙鳴謂鳴而其聲沙嘶者。鬱腐臭也。腥讀爲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也。般臂前脛毛斑也。漏當依周禮作螻。物之可食者或反其常則

不可以無辨。牛勞於晝而息於夜。若當夜而鳴。則其肉必腐。羊毛本稀泠。若毛端毳結則其肉必羶。狗若股裏無毛。而舉動狂躁。則其肉必臊。鳥若毛羽悴而不澤。聲音嘶而悲酸者。則其肉必鬱。豕若昂首上視。睫毛相交而生。則其肉必腥。馬若脊毛獨黑。而臂毛有文。則其肉必臭如螻蛄。是皆不可食也。案此與周禮內饔職文同。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雁腎。鴇奧。鹿胃。

此廣言不可食之物也。雛小鳥。握手一握也。舒雁鵞也。翠尾肉也。鵠鴞二鳥名。胖脇側薄肉也。舒鳧鴨也。鵞類於雁。鴨類於鳧。皆爲人所畜。不能疾飛。故曰舒雁舒鳧也。鴇似雁而大。無後趾。奧脾肶也。藏於深奧之處。故曰奧。雛本小鳥。若尾不盈握。則其形未成而不堪以食也。若舒雁之翠。鵠與鴞之胖。舒鳧之翠。雞之肝。雁之腎。鴇之奧。鹿之胃。亦皆所宜去

也。案舒雁翠以下不言弗食者。蒙上爲義。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此言諸食之制也。辟雞宛脾皆菹類。凡肉腥細縷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或又謂牲體大者則大切。牲體小者則小切。如麋鹿與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凡此諸食皆用切蔥若薤。雜置諸醯中以柔之。蓋肉之方切。性尚堅韌。浸漬而熟。則柔軟矣。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此言食禮之有同異也。食飯也。秩常也。閣以板爲之。所以庋食物者。達夾室也。以由是而達於外。故謂之達。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人之養生以食爲主。以羹爲配。是日用所常食也。故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

但稱其有無而不預爲之等至於疾則有等矣五十命爲大夫未爲甚老猶無常膳必待七十而後有閣乃有常膳也唯天子養以天下體尊物備故其閣左夾室有五右夾室有五公侯伯則無夾室而即於一房之中爲五閣大夫無嫌亦於夾室爲閣而其數止三士雖七十不得爲閣但於房爲土坫以庋食也張氏怡曰上言大夫士燕食有無以肉食言此言無等以羮食二者言也翟氏靈恩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此章自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二句外餘並見王制陸氏佃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

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言孝子養親之禮也

老謂父母也記述曾子之言謂孝子之養老也非徒養口體而已必也無所事則樂其心有所欲則不違其志怡色柔聲以樂其耳目昏定晨省以安其寢處更以其飲食而盡心養之至於孝子之身終而後已焉夫所謂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乃直以終其身也是故父母雖沒而於所愛亦愛之於所敬亦敬之必沒身而不衰此即至於犬馬盡然而況父母所愛敬之人乎案養乃生事之禮而

必終孝子之身者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此言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也憲法乞求也惇史記惇厚之德以爲史也微其禮者從容求之不敢偪迫也古之養老也在五帝則主於法其德行三王兼又有乞言之禮蓋五帝之時風氣初開但朝夕於老者以法其德奉養

其氣息身體而不敢屑屑以乞言有善則記錄之以爲惇厚之史使衆人法則而已三王之時人文漸著雖亦未嘗不法其德但於既養之後又必乞言以爲淑躬善世之資然其乞言也亦微約其禮而不敢以偪切於老者惇厚之德皆記之以爲惇史與五帝同是則養老之禮雖微有異而其爲貴齒尚德則一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

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此言淳熬淳毋之法也淳即沃也熬即煎也毋讀爲模象也象淳熬而爲之也養老之典其珍有八詳而列之有所謂淳熬者先以陸地之稻爲飯上加煎醢又恐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是沃之以膏爲淳而煎醢即爲熬故名之曰淳熬有所謂淳毋者先以黍爲飯上加煎醢又沃之以膏黍與稻不同而制則悉如淳熬之法故名之曰淳毋此八珍

之一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此言炮豚炮牂之法也炮者塗燒之名若及也將讀爲牂牡羊也萑蒹之類苴裹也謹讀爲墐塗土也皽謂皮肉上之魄膜也糔與前章滫瀡之滫同酏粥也付與傅同滅沒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脯也珍有所謂炮者取豚及羊刲之刳之去其五藏而實棗於腹中裹以編葦塗以黏土而燒之俟塗皆乾以手擘去其乾泥更以水濯手摩去其皽膜於是用稻米粉滫溲爲粥以敷其外而俱煎以膏所用之膏必以沒之爲度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置於湯中而使湯無沒鼎至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以醯與醢調和

之此八珍之三之四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此言擣珍之法也脄夾脊肉捶即擣也餌筋腱謂筋之大者珍有所謂擣珍者取牛羊麋鹿麕五獸之肉必皆夾脊之美者而以牛爲準其四獸之多寡每物與牛若一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熟取出然後去膜而柔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
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此言漬肉之法也。湛亦漬也。期朝。周一日也。
醷梅漿也。珍有所謂漬者。專取牛肉。牛必新
殺者。從而薄切之。必橫斷其文理。俟漬於美
酒之中。周一日而後可食。則以醢若醯醷為
之劑和。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
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
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
乾肉則捶而食之。
此言為熬之法也。熬於火上為之。即今之火
脯也。濡濕也。釋潤也。珍有所謂熬者。其法取
牛肉生擣之。去其皽膜。編萑而以肉布焉。先
屑薑與桂以灑諸上。次用鹽以鹽之。待乾而
後食之。其施設於羊。亦如牛法。其施設於麋
鹿麕。亦如牛羊法。或濡或乾。唯人所欲。若欲
濡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若欲乾則擣而

食之。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
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此言糝食之法也。作糝者。取牛羊豕三獸之
肉。多寡如一。小切之。並取稻米。稻米二分。肉
一分。合為餌而煎之。此即周禮醢人所掌糝
食。乃羞豆之第二也。當在章末為酏之下。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
不蓼。
此言肝膋之法也。膋腸間脂也。幪裹也。舉皆
也。珍有所謂肝膋者。其法取狗肝一。即幪之
以其膋帶濕而炙之。俟濕者皆燋為度而後
食。不須用蓼。此八珍之八也。案上言養老而
此繼以八珍。所謂養老之珍具也。至人子事
親。雖力有不齊。而制不可以不審。故詳著之。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
此言酏食之法也。臅胸臆也。酏當作餰。蓋酏
是粥非豆實也。為酏之法。取稻米粉。皆滫溲

之小切狼胸臆出之膏。與粉相合而煎之以爲餅。此周禮酏人之酏食，乃羞豆之第一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二

內則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此言夫婦之別也。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者。禮以脩人紀。而莫先於謹夫婦。如爲宮室。必務辨其外內。而以中門爲界。男子居於外。女子居於內。深其宮。固其門。使閽寺守之。男非將。不得妄入乎內。女非禮。不得妄出乎外。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禮之

始諸飲食者。養生之原。其始於謹夫婦者。人倫之本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此言謹男女夫婦之辨。而並爲事長事貴者法也。楎椸同類之物。植曰楎。橫曰椸。男女有辨。故衣服所置。不同椸枷。即婦之於夫。亦有

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幷不敢共湢而浴者。戒其瀆也。夫或不在。婦必斂枕於篋。斂簟席於襡。而藏之於器者。戒其褻也。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亦皆如之。明微厚別。以示敬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此言嫡妾進御之等也。藏猶居也。閒別也。五日之御。鄭注云。諸侯制也。角字衍文。不在。謂有故及歸寧之屬。當夕。當妻之夕也。夫婦之禮。士於有別。唯年及七十。則衰老無嫌。可以同藏無閒。妾雖老而未滿五十。猶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必齊而漱澣。慎其衣服。櫛以理髮。縰以韜髮。加笄以固髻。用總以束髮。而又拂去髦上之塵。施衿纓。飾綦屨。以致潔致敬。雖爲婢妾。凡衣服飲食。必後於同等之長者。妻或不在。妾御卽不敢以當夕。以避嫡也。寔首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言謹於禮者。非特婦也。雖妾亦然。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此言大夫士生子時之禮也。月辰。臨十月之朔辰也。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燕寢之旁室也。作。動作而將產也。姆。女師也。有夫婦然

後有父子。子之始生。禮所重也。故妻當將產之月辰。避燕寢而居側室。懼褻也。夫於是使人日再問之。迨至於作而自問。妻亦不敢見。但使姆衣服而對。懼有失禮也。子旣生。夫又使人日再問之。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疎也。唯夫遇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而自問。所以謹齊也。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此言男女初生之禮也。弧，弓也。帨，佩巾也。子之生也，男子則設之弧，示將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必於門左者，致以理陽道也。女子則設之帨，示有佩服以事人，而必於門右者，致以理陰道也。既生之三日，始抱子向前，使人代射，而女子則否。此天子至於庶人適子庶子之所同也。案古者男女之生，莫重於豫教，故設物以象其用，左右以厚其別，三日負子以示其志，推之而寢則或於牀或於地，服則或裳或裼，弄則或璋或瓦，皆所以謹始而明教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此言諸侯接子之禮也。詩之言持也，承也。詩負，謂奉承而抱之也。保，保母。食，乳養也。國君世子生，即告於君，以大牢之禮接其子，而宰夫掌其設禮之具。故子生三日，將行此禮，先期使大卜卜抱子之士，其吉者隔宿齊戒，朝服待於寢門外，內人以子授之，士承而抱之以見父母。射人以桑弧與蓬矢六，射向天地四方。既射，保母受而抱之。宰夫以醴酒飲負子之士，而賜以束帛。又卜士之妻與大夫之妾，而使吉者乳養其子焉。案春秋傳魯桓公六年，子同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即用斯禮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此言接子者所用牲牢之異也。冢子，猶言長子，通乎上下。凡接子者，擇吉日於三日之內。天子之冢子則以大牢，庶人以特豚，士以特豕，大夫以少牢，國君之世子亦以大牢。其非冢子，則天子諸侯而下，皆各降一等。案接子之禮，因父而異者，明貴賤也；因子而異者，正嫡庶也。諸侯世子大牢，同於天子，非冢子降

一等。而庶人特豚同於士。禮窮則同也。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此言人君養子之禮也。異猶別也。孺稚也。凡養孺子。必別掃一室於宮中以處之。擇於衆妾及傅御之屬。可爲師者。必求其寬容安裕。慈愛惠順。溫和易良。恭莊敬畏。謹愼而寡言。婦德全備者。使爲子師。以養其德性。次於此者。使爲慈母。以審其欲惡。更次於此者。使爲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子室。他人無事有不得而往者。慮驚動之也。吳氏澄曰子師。子之師也。慈母則子之傅。保母則子之保。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職矣。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劉氏彝曰世子。國之根本。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先王制禮。及是知所務矣。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鄕。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此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也。鬌謂所留不翦之髮。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具視朔食。供具一如朔食之禮。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自門。謂入側室之門。側室亦南向。故有東西兩階。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相贊也。某妻姓某氏也。時日。謂是日。帥。率先也。執右手。期其力事也。咳小兒笑聲。父作此聲。以示慈也。辯讀作徧。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寢夫寢室也。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而

嚚其不肖者爲瞽。男以矜。女以羈。否則男左而女右。是日也。妻邮以子見於父。其相見之禮。大夫以上之貴人。則特製新衣以昭其敬。由命士以下。皆浣衣以致其絜。一家男女。咸夙興沐浴衣服以重其事。具之所供。則視朔食以隆其禮。由是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而西鄉。妻抱子出自東房。立於當楣而東面。保姆在母之前相贊其辭曰。母某氏敢以是日敬見孺子。夫荅曰。敬當有以爲率。於是執

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當記此而使有成。乃畢。妻遂左還以子授子師。子師因徧告諸婦諸母而以其名。妻遂自側室而復於寢。

方氏慤曰。角則相對。以其耦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耦而女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案命子以名。而夫必謂欽有帥。妻必謂記有成者。帥之則父道宜然。成之則母道宜然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此言既名子而書名之禮也。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史掌圖書者。府藏也。州伯州之長。州史其屬也。夫既命子名而出。則告宰以子名。宰又徧告同宗子姓以名。且書諸簡冊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於家之書府。欲以傳諸久也。不寧唯是。彼二十五家爲閭。宰

必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策。以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蓋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史又有伯。史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然後夫入。與其妻禮食。一如婦始饋舅姑之禮。案孔氏疏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此言諸侯名世子之禮也。諸侯朝服爲元端素裳。夫人如之。當爲朝服展衣。而注乃云褖衣者。豈以見子畢卽侍御於君而服進御之衣與。若國君之世子生。則見於路寢。君必沐浴而衣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路寢之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階而退。案世子君之貳也。名一命而告於朝。會達於鬼神。臨於臣民。皆自此而定矣。故禮之重如此。不在三月之末者。嫌褻也。不執手咳而名之者。嫌慢也。皆所以重國本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言名衆子之禮也。適子庶子。謂世子之母弟。夫人所生。皆爲適子。適長爲世子。其下皆爲衆子。故云適子庶子也。外寢卽君燕寢。本在路寢之內。其名外寢。對夫人正寢處內而言也。若非世子而爲適子庶子之生。則見於外寢。君撫其首。咳而名之。其他升立之節。率如前儀。而無夫妻相對之辭。案適子庶子。凡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者皆是。若妾之子。則後文公庶子是也。儀禮賈疏明言君夫人之子有庶子之稱。此處注疏以庶子爲妾子者。非是。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說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

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此言大夫士妾生子之禮也。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此稱內寢。適妻寢也。妾稱夫曰君。若妾將生子。已及月辰。夫必使人日一問之。當子生三月之末。則漱澣夙齊。見於適妻之內寢。見子以後。所以禮妾者。一如妾初來之時。夫與妻食畢而徹。使之獨餕。遂以入御。案不言居側室者。本不

居正寢也。漱澣夙齊，經不言何人，以下公庶子準之，則其妾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此言諸侯庶子生之禮也。擯者，傅姆之屬。衆子，衆妾之子。若公庶子生，則就側室，於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以見於君，然後擯者抱子以見其妾而爲君所有賜者，君則自名其

子。若衆妾之子，則使有司名之。案，君所有賜，謂長妾有賜秩者。如舊說，以情愛之私而異其名子之禮，恐非先王所以爲訓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此言庶人生子見子之禮也。若庶人無側室者，妻及月辰，夫當出居他室以避之。至於夫之問妻與子之見父，其禮則與有爵者無以異。蓋往問爲夫婦之恩，相見爲父子之誼，大倫所係，貴賤不殊故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此言祖名孫之禮也。凡生子者之父在，則孫當見於祖，而祖名之，其禮仍如子之見父而無其辭。此卿大夫以下之禮也。案，鄭注，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

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此終言食母之禮也。劬，勞之也。食母，謂乳母爲君食子者。至於三年，則子免於懷抱而出還其家，因見於公宮以告辭，則君必有賜以勞其勞焉。大夫之子必有食母，蓋遴於傅御之中而使之。若士之妻則自養其子，不得同於大夫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此終言士大夫見子之禮也。食朝食也。循首。卽撫首。由命士以上及於大夫生子。皆以旬而見。冢子則未食而先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則旣食而後見。必撫其首。急正緩庶之義也。案鄭注旬。當爲均。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朱子曰疑鄭說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本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爲異耳。

子能食食。敎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自此至終篇。皆言敎子女之禮。而此一節。記幼敎之始也。食飯也。以用也。唯俞。皆應聲。鞶鄭注謂是小囊盛帨巾者。据易所云鞶帶。春秋傳所云鞶厲。則是帶也。革皮絲帛也。父母之生子。能養尤貴能敎。而敎不可以不豫。故子方能食。卽敎以右手。能言則男應唯而女應俞。用鞶則男爲革而女爲絲。後遂循是而以爲常焉。蓋食用右手。取其強也。故男女皆同。唯與俞。革與絲。取其剛柔之相合也。故男女各異。

六年。敎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敎之讓。

此言男女六歲以至八歲之敎也。年歲也。卽就也。子生六年。敎之以一十百千萬之數。與夫東西南北之方名。七年則男女不同席而坐。不共器而食。至於八年。凡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在長者之後。始敎之以讓焉。案讓者禮之實也。敎之以此。則他日之動。必以禮。蓋始基之矣。

九年。敎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此言男子幼學之事也。肄習也。簡簡策也。諒信也。子生九年。敎之數日。使知朔望與六甲。

男至十年。則出就敎學之師。日居夜宿。皆在於外。使學六書與九數。所衣之襦袴不用帛。爲太溫且過侈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敎。自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請所應習之簡策而言語必信。蓋幼學之事如此。案簡諒之簡。一作要約之意。張子曰請肄簡諒則童子自請所業於長者也。長者所以敎者。當以簡諒。童子未能致文。故姑敎之以簡。未能擇信。故且使之守信。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此言男子入大學之事也。樂八音之器。詩樂章也。成童謂十五以上。勺。詩作酌。美武王之詩。象。周頌維淸美文王之詩。舞勺舞象歌勺象之詩以爲節而舞也。男子十有三年。則入大學之時矣。故使之學樂誦詩以養其性情。學舞以養其血脈。而舞則以勺。蓋先文舞也。至於成童。則舞以象而爲武舞。又敎之以學射與御。皆以習其事而育其德也。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古人以此敎人。所養之意如此。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敎。內而不出。

此言旣冠以後之學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年至二十而冠。則成人矣。成人之道。以禮爲本。故始學吉凶軍賓嘉之禮。冠而後服備。故可以衣裘帛。亦冠而後文武之事宜兼。故可以舞大夏。前者敎遜讓。敎幼儀。已知孝弟。而至此乃益加惇篤而行之。於是乎本立而可以學文矣。然所學雖博而不以敎人。且凡事皆以畜德於內。而不出而見能於外。蓋所以敎其務本者如此。案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以及射御。至是學禮。而詩書六藝之學備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此言有室以後之學也。男事謂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孫順也。男子三十則壯而成立。

可以娶妻而有室。始治受田給役之事。所學
益博而不拘於方。於師友則孫順之而唯視
其志。蓋志立而後可以獲益也。輔氏廣曰。博
學不教。內而不出。猶獨善之事也。惟學無方。
孫友視志。則取諸人以爲善。而善足以及人
矣。孔子言學而時習。即繼之以有朋自遠方
來。亦此意。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
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
左手。
此言出仕以後之道也。方。比也。物。猶事也。比
方事物而窮其理也。服。謂任事。致。猶還也。尚
左手。又手而以左手在上也。男子四十曰強。
則道明德立。始出而仕以治一官之小事。有
事。則以事物相比方而參而伍之。出。是以出
謀發慮。庶乎其當於理矣。道合則服事從君。
不可則去。進退必以義也。年至五十。則政成
德尊。可以爲大夫而統一官之大政。過此而

至七十年老就衰。當還其職事於君矣。凡男
子之拜。必尚左手者。尊陽道也。案古之爲士
者。四十以前爲學之時。四十以後爲仕之時。
惟其積之也深。而發之也遠。無僥倖苟且之
私。無輕試躁進之患。所由志定業成。而非後
世所能及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
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
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此言女子十年以後之教也。婉娩。柔順貌。枲。
麻有子者。紝。繒帛之屬。組亦織也。紃。制似絛。
古人以飾諸冠服縫中者。納。謂薦而入之。漿。
醋水也。醃菜曰菹。奠。薦也。女子至十年。亦當
有教之者。但仍居於內而不出。女師教以婉
於言。娩於容。有聽受無違悖。所以求其容德
也。使之執麻枲而爲績事。治絲繭而爲蠶事。
織紝組紃而爲織事。所以習學女工以供給
衣服也。又使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等

物以致其敬。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所以謹其禮節也。蓋始於容德。中於女工。終於祭祀之禮。則婦人之道盡矣。故十年以後。皆循是以敎之。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此言女子既笄以後之事也。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奔。趨也。尚右手。斂手尚右也。女子十有五年而許嫁。則加笄。至二十則嫁。或有親喪之故。則二十三年而嫁。其必待六禮備而歸之者妻也。妻之言齊。與夫相齊者也。其無禮而從之者妾也。妾之言接。但得接見於君子而已。凡女子之拜。必尚右手。以陰道也。案造化之道。有陽不能無陰。而陰必以順陽爲善。故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以其刑家。此家人所以利女貞也。內則詳言敎事而終之以此。其垂訓於後世者。不亦切乎。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三

玉藻

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之類。及行禮容節。以篇首二字名篇。其文畧與少儀曲禮相似。范氏鍾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以至飲食起居之纖悉。文若不須。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此言天子廟祭之冕服也。玉謂冕前後垂旒之玉。藻則貫玉之雜采絲繩也。邃。深也。延。冕上覆也。卷亦作衮。天子之冕用玉。而以五采之藻。貫爲十有二旒。旒長尺二寸。前後皆垂於延之下而深以邃。服則畫龍。其形卷曲。以此祭上帝先王。蓋禮大而貴乎文也。案天子之尊。視乎天。十有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玉藻十二旒。所以則天數。龍衮所以體天道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

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此言天子朝日聽朔之冕服也。端注讀作冕。聽朔。月朔聽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天子服元衣而加元冕。春分之日。朝日於東門之外。日生於東也。每月朔聽事於南門之外。明堂在國之南也。閏月非復常月。雖居其方。必闔門之左扉而立于其中焉。案月令明堂孟月居左。季月居右。象天左旋。閏月爲餘氣。故闔左而闢右以順之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此言天子視朝常食之冠服也。皮弁服。白鹿皮爲弁。白布爲衣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爲上也。酒。事酒昔酒也。醴。盎醴也。酏。薄粥爲酏也。天子服皮弁以每日視朝。敬之至矣。而遂以視朝之服而朝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即食朝食之餘。不敢厚於所養也。食必奏樂以侑。貴於和也。常日少牢。惟朔月大牢。昭其節也。有食必有飲。五飲上水。而以漿酒醴酏爲序。明其本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此言天子燕居及處灾年之禮也。御瞽。謂侍御之樂工。幾。察也。天子卒食。服元端以燕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每食必奏聲有上下。則御瞽幾之。或年不順而不早

至。不成而饑饉至。則天子服素服。乘素車。當食而無侑食之樂矣。孔疏。周禮五史。無左史右史。左氏傳。大史書崔杼弑其君。則大史爲左史。襄王命內史策命晉侯。是言語之事。故爲右史。藝文志。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此言諸侯朝祭。及聽朔視朝之冠服也。裨冕。

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諸侯之服有元端以祭先君所以格幽有裨冕以朝天子所以辨分每月用鹿皮素布之服告朔於大廟以示受之君親而不敢專每月用元冠緇布素裳之服視朝於內朝以示接羣臣而不敢逸也案天子聽朔於路門外正朔所自出也諸侯聽朔於大廟祖所受於天子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

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此言諸侯視朝之禮也小寢燕寢禮莫大於朝而朝有定時在羣臣則待於辨色始入應門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是也君則日出而視之詩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是其時也退而適於路寢以聽政使人視大夫待大夫既退無復有入路寢之朝而以政為請者然後適於小寢更朝服而服元端焉陳氏祥道曰朝以先為勤退以先為逸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此言諸侯燕食之禮也三牲豕魚腊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肉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簋月朔四簋子卯謂之疾日諸侯適小寢既釋服又朝服以食用特牲三俎而祭肺夕食不朝服

惟服深衣不祭肺惟祭牢肉朔月而加隆用少牢五俎四簋遇子卯而減殺用稷食菜羹凡夫人所食不特殺而與君同庖可類推也案朔月少牢降於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也夫人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此言諸侯以下殺牲之禮與好生之仁也若謂諸侯故謂祭祀賓客之事庖宰殺之所廚

烹飪之所踐當爲翦禮者仁之發故於用物也有節焉如國君無故則不殺牛大夫無故則不殺羊士無故幷不殺犬豕蓋君子遠庖厨所以養其不忍之心故於凡有血氣之類弗以身踐也應氏鏞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此言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也周八月夏六月也殺牲盛饌曰舉士以竹爲笏而象飾其本搢插也天時雨澤所以生物至于八月不雨則君爲旱變而不舉年不順成則君衣布衣插士笏以自貶損關市澤梁不租山澤但遮列人不得非時采取而不賦以寬民財城壘河隍之土功不興以寬民力大夫亦不得新造車馬以敬天而恤民也案周官均人云凶札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無財賦所謂不租不賦也王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非特凶年爲然馬氏以爲異代之禮是已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此言龜卜之禮也定龜者周禮龜人職天地四方六者各以龜之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而用其所宜也定墨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以觀其所拆也定體者若從墨而拆大謂之兆廣若旁裂而拆細謂之兆璺因其形

體以定吉凶也凡卜必用龜而龜有名物之異則卜人定之墨有大小則史定之體有吉凶則君定之未卜時臣司其事已卜時君明其義此尊卑之分也案周禮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所謂定龜也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所謂定墨也詩衛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周書周公曰體王其罔害所謂定體也古者國有大事明謀之於卿士

庶人而幽謀之於鬼神其愼重若此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此言君大夫士飾車之異也覆軾之皮曰幦犆緣也羔幦虎犆鄭注謂君齊車之飾陸氏曰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車上之軾乘者所憑以爲敬飾之各有等焉君之車以羔皮爲幦虎皮爲犆大夫之齊車以鹿皮爲幦豹皮爲犆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皆鹿幦豹犆吳

氏澄曰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幦豹犆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此言君子居處之節也君子之居恒當戶以向陽明寢恒東首以迎生氣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亦必興整衣服與冠而坐

所以敬天之怒也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此言潔身致養之禮也盥謂洗手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靧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樿櫛白木梳也晞乾也象櫛象齒梳也沐而飲酒曰禨羞籩豆之實也杅浴盤蒯席蒯草席也連讀爲湅抶洗之也每日必五盥沐髮以稷

而靧面以粱髮濕用樿櫛髮晞用象櫛由是飲酒以羞籩豆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浴則有二巾上絺下綌出浴盤先履蒯席之上以湯洗足垢然後立於蒲席以布乾潔其體而衣乃著屨而進飲案此皆敬身而兼養身之道周氏諝謂旣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旣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是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旣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

車則有光矣、

此言人臣入朝之禮也。史掌文書者。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揖私朝。與家臣揖也。卿大夫將適公所。必宿齊戒。居於外寢。先沐浴以致其潔。於是史進象笏。書夫己所思而欲告。君有問而將對。君所令而當行者。既著朝服。習試其容觀與玉聲。必合儀中節。然後乃出。揖於私朝。方昧爽而輝如也。登車。則辨色而有光矣。案朱子曰。進笏所以備忽忘也。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爲常執之物。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此言君與臣之笏制也。珽之言珽然無所詘也。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故名也。天子之所搢曰珽。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諸侯之所搢曰荼。其制前詘後直。圓殺其上首。正方其下角。以讓於天子也。大夫所搢則前詘後詘。并下角亦殺而圓。示無所不讓也。案荀子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鄭注此經云。此亦笏也。謂之珽。或謂之大圭。珽玉六寸。是不殺之終葵首也。夫笏度二尺六寸。加椎頭六寸。則大圭應三尺二寸。而玉人典瑞俱云大圭三尺。是大圭非卽珽也。笏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五分。以爲大夫之前詘後詘可也。與天子之方正。諸侯之後直皆不合。注說恐未然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此言卽席之禮也。臣侍君坐。若旁有別席。則必退就別席。或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必引而却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登席不可由前。爲其躐席也。非飲食講說之

坐爲徒坐。不盡席之前可一尺。惟讀書與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以設豆去席一尺。必齊席而坐。乃便於食。簡册之設。亦去席尺也。案此言侍君之席。因及師弟子賓主之席。蓋講說飲食。惟師南面專席。弟子東西面同席。賓主則東西相向。書策豆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是陵躐而失其節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

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此言侍食於君之禮也。飲而俟者。禮食將飧。啜飲以滑喉。今君猶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啜飲以俟也。覆手。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穀粒汙著之也。飧以飲澆飯於器

中也。臣侍於君。若賜之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臣不敢居。必命之祭。然後祭。因先飯而徧嘗諸味。仍似爲君嘗食者。嘗畢而啜飲以俟。君若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自有膳宰嘗羞。臣此時不祭不嘗。則俟君之食。然後食。亦先飯飲以俟。至君命之羞。乃食近其前者一羞而止。又命徧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其序而自近食始。若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飧。必君既食。乃更飯飧。臣之飯飧者。以君於時

已三次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其飯與醬。出授己之從者。案侍食於君。有客與不客之異。而所以致敬者無不至。君仁臣恭。此可以觀矣。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傃卑。

此言敵者爲食之禮也。已。太也。傃。廉也。凡食而必爲之勸侑者。禮之勤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己不盡食者。禮之謙也。其食於人而不

飽者。亦謙也。食必祭先。唯水漿不祭。若祭。則太爲厭降卑微。不免於禮之過也。案不祭水漿。特於相敵者爲然。孔氏疏云。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臣於君祭之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此言人臣受君賜爵之禮也。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間間。意氣和悅之貌。注疏於斯字爲句。已。止也。油油。安重自得之貌。坐。跪也。隱辟。不敢向人而著屨也。人臣燕見於君。既就席矣。君若賜之爵。則必越席再拜稽首受。於尊所。反登席而祭之。飲須卒爵以俟。至於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與相者。故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主於敬也。二爵而間間

乃稍舒矣。禮止於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跪取屨。隱辟而后著之。跪左足而納右屨。跪右足而納左屨。案左氏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馬氏曰。湛露之燕。諸侯至於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於無算爵。是又禮之大者。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此言設尊之法也。面。向也。側。謂旁側。設尊在賓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也。棜禁見禮器。凡

尊所尚。必尚元酒。不忘古也。唯君之坐。則面尊。示惠自君出也。唯蜡祭而饗野人。則皆以酒而無元酒。禮不下庶人也。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而不正向尊所。以避君也。蓋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側用棜禁。則面用罍可知。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此言諸侯以下始冠之所用也。冠禮初加緇布冠。自諸侯以下通用之。凡以存古而不可

常用故冠焉而敝棄之可也案冠大夫士三
加諸侯四加初加皆用緇布冠以非時王之
法服旋即棄之凡物敝然後棄此冠一著之
後不復用如已敝然故曰敝之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
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
士之齊冠也

此言冠制不同之用也組纓織絲為纓繢采
色緌纓之下垂者朱色紅而明丹赤色或曰
丹當依士冠禮作靑綦蒼白艾色也始冠之
禮其元冠而以朱組為纓者天子之冠也同
一緇布冠而以繢為纓之緌者諸侯之冠也
同一元冠而丹其組纓者諸侯之齊冠也綦
其組纓者士之齊冠也方氏慤曰始冠之冠
或以元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元則純乎
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
隆殺之辨齊之冠一以元者以陰幽思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此言祥冠之異而因及古者異章服之事也
縞生絹也武冠卷也姓生也子所生為孫故
孫謂之子姓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
之緣也冠有介於吉凶之閒者如冠以縞而
武以元是孫為祖旣祥之冠也縞其冠與卷
身而素其紕者是子為親旣祥之冠也若縞
冠素紕而加以垂緌五寸則游曳而長不宜
於趨事乃惰游之士所服也冠以元而武以
縞則吉凶相雜乃不齒之人所服也案冠上
而武下至小祥則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
未除故為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為父而元親
親於下也惰游之士意卽周禮罷民之類以
其為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
雜乎凶之服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此言燕居之冠制也燕居之冠纓屬於武故
無緌自天子而下莫不皆然至有事則繫纓

於笄以固冠。而因垂其餘以爲飾。然後有緌也。案屬武對下緌字爲義。卽謂纓也。固冠在纓不在武。孔疏謂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恐非是。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此言禮有變通。而因記失禮之始也。喪禮啓殯以後。要絰之麻。必散垂。葬畢乃絞。五十不致毀。則不散麻送葬也。髦象幼時翦髮爲鬌之形。惟親在爲然。若既沒則不用髦也。大帛之冠。以素繒爲之。凶服去飾。是以不緌。其元冠而用紫緌。間色不正。後世因之。則自魯桓公始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此言燕居之服也。朝有事。則服元端以戒褻。夕無事。則服深衣以適體。深衣之袪。廣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要三倍之。七尺二寸。此要之制也。齊爲裳之下畔。要爲裳之上畔。縫合十二幅爲齊。凡一丈四尺四寸而倍要。此齊之制也。裳之相交處爲衽。衽正當身之兩旁。此衽之制也。袖之連衣爲袂。肘長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斯倍肘而可以回肘。此袂之制也。案前言朝服以食。夕深衣者。國君之禮。此則通以大夫士在家及私朝言之。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裹布。非禮也。

此言長衣中衣之制也。袷曲領。袪袂口。緣飾邊也。衣有制同而名異者。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外。則曰長衣。著在內則曰中衣。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揜餘一尺。此其異於深衣者也。袷以交而合。其廣二寸。袪口尺有二寸。緣廣寸半。此則並與深衣同。凡元冕而上。衣用帛者。裹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裹亦用布。若以帛裹布。則不稱而非禮也。案袷謂領緣。回之則曲。而相交則方。二寸乃

緣廣之數。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此言未仕與仕而去位者之服也。染絲而織曰織。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服取其稱。士宜服染繒。故於織之功多色重者。不得而衣焉。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宜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宜服元端元裳。故於采色不貳焉。周氏諝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相稱也。無君者不貳采。有可弔之道也。

衣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此言服色與服飾之不可苟也。青赤黃白黑爲五方之正色。木青剋土黃。故綠爲東方之閒色。火赤剋金白。故紅爲南方之閒色。金白剋木青。故碧爲西方之閒色。水黑剋火赤。故紫爲北方之閒色。土黃剋水黑。故駵黃爲中央之閒色。振讀爲袗。禪也。表裘。裘之無裼衣者。上衣而下裳。衣用五方之正色。裳用五方相勝之閒色。上下之辨也。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若非列采。則是褻服而不可以入公門。當暑而絺綌。必有表衣以蔽之。若振則見體而不可以入公門。當寒而裘。必有正服以被之。若無裼衣。則裘在外而不可以入公門。不開上服之衽而掩蔽其美。則爲襲裘而不可以入公門。蓋服飾之宜致謹者如此。案振絺綌與表裘。俱謂著於外爲不敬。襲裘與不列采爲不文。事君之道。貴敬而文。故皆不得以入公門也。

纊爲繭。緼爲袍。禪爲絅。帛爲褶。

此言衣有寒溫之異也。纊。新綿也。禪讀爲單。褶讀爲袷。衣有著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蓋緼爲舊絮。魯論所謂衣敝緼袍是也。絅爲禪衣。詩所謂衣錦尚絅是也。褶即今之袷衣。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

朝卒朔然後服之已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此言朝服而因見充其服者之難也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朝服以緇不以縞而後世反之則自季康子始也孔子嘗曰諸侯與羣臣皆朝服而朝惟卒告朔而視朝然後服縞明乎常朝之不可服縞也又曰禮所以行道若國家之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之道則不宜充盛其衣服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此言諸侯不可僭用天子之裘也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謂之黼裘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唯國君有黼裘以誓戒田獵今乃用天子之大裘蓋非古也案黼爲斧形取威斷之義於治軍秋殺爲合或以省爲省耕省斂及省牲者皆非是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此言國君燕居之服也以衣加裘曰裼君衣

狐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而裼之在君之右者衣虎裘厥左衣狼裘以示威猛而爲之衞蓋狐白希貴如士之賤不得衣也案狐白以狐腋爲之自君而外卿大夫亦得以衣故云士不衣狐白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此言服色之相稱也君子謂大夫士狐青狐之青毛皮也豹豹皮也綃綺屬麛鹿子豻胡地野犬絞蒼黃色陳氏祥道謂素衣也飾亦謂褎也裼衣必象裘色君子以狐青爲裘豹爲褎則用元綃衣以裼之麛爲裘青豻爲褎則用絞衣以裼之羔爲裘豹爲褎則用緇衣以裼之狐爲裘則用黃衣以裼之唯錦衣狐裘不可概服乃諸侯之服也案麛裘以下與論語所謂素衣麑裘緇衣羔裘黃衣狐裘者相合而小異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此言裼襲之異宜也。執玉有裼有襲。執璧琮束帛以享則裼。執圭璋以聘則襲。此蓋主聘圭而言。庶人服犬羊之裘不裼。以裘與人俱賤。不用文飾。故不裼也。凡裘之裼者。所以露見其美也。弔喪則襲。主於哀而不盡飾也。君在則裼。主於敬而必盡飾也。凡服之襲者。所以充揜其美也。故尸尊。無所示敬則襲。執玉以聘。執龜以卜。無所用文則襲。若執玉執龜之禮已竟而無事。其在君所則裼。又以見美爲敬而弗敢充也。案孔氏疏曰。敬有二體。以質爲敬則襲。以文爲敬則裼。裼言裘。襲言服互文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此言天子以下笏所用之物也。球美玉也。文飾也。魚須。疏引庾氏謂用鮫魚須飾竹也。本猶根也。先王制笏。或執或搢。而等威辨焉。天子尊無二上。特用球玉。諸侯用象。大夫用魚須而文其竹。士則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此言用笏之事也。無說笏。謂搢之也。免音問笏之所用。如朝聘於天子與大射。皆無說笏。入大廟而說笏。非禮也。古禮惟喪事說笏。小功不說哀殺也。惟當事而免。悲哀哭踊則說之。將搢笏執事。必先盥。既盥之後。雖有事於朝。亦不復盥。不盥故不說也。凡有所指畫於君前。不敢徒手則用笏。造而受命於君前。恐或遺忘則書於笏。惟笏之事事皆用如是。故

因文飾之以爲上下等級焉案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惟君當事則說所以遜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故記者以爲非禮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此言笏之有定制也博廣也笏之度長二尺有六寸其中廣三寸其上下之殺皆六分而去一廣二寸五分也王氏炎曰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至大夫士皆有之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

此言帶制也辟字讀如縞冠素紕之紕緣也終竟也鄭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此亂脫在是宜承朱裏終辟練繒也率繂也謂緶緝也居士道藝處士也紐謂帶之交結處諸侯以素爲帶終竟此帶自鞶至紳皆以繒采爲緣而不朱裏大夫亦素帶而緣其紐及末士以練爲帶單用無裏而緶緝其兩邊但緣其末而已居士用錦爲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爲帶尚質也合幷其紐而約之用組此則自天子至於弟子一也案經文自此章以後鄭氏謂多有亂脫而孔疏申之然於經文之舊未之有改也陳氏澔輒加更定卽非後學愼重之意今故一依經文原本而以鄭注証明之

玉藻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此言元端服之韠也凡韠皆韋爲之故字從韋又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韠也下爲前上爲後頸與肩乃安於韠上以爲繫者博廣也韠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用朱裳故韠亦朱大夫素裳故韠亦素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故韠以爵色之韋此韠色之因分而異也其制有圜殺直三者惟天子之韠直四角無圜亦無殺諸侯前後皆方左右從殺大夫下方而圜其上角士則前後皆正以賤故不嫌於與君同此形之因分而異也其有無分貴賤者下皆廣二尺上皆廣一尺長皆三尺其頸五寸肩與革帶皆博二寸云蓋古者佃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

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古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此亦言帶制也華黃色也大夫以上大帶之廣皆四寸其以雜色爲辟緣也天子諸侯上以朱下以綠大夫外以元內以華士帶之辟內外皆緇士練帶廣二寸再繞要一匝則亦四寸矣凡下士之帶亦有繂緝而無紕飾之箴功或曰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雜服之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綠大夫有元有黃士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闇也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此言韍佩以命數而異也燕服曰韠冕服曰韍衡佩玉之衡也緼赤黃色幽黑色葱青色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一命則韍用緼而衡用黑色之玉再命則韍用赤而衡亦

用黑色之玉。三命斅亦用赤而衡則用葱色之玉。案韠韍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侯國也。言三命則上者可知。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王后禕衣。夫人揄狄。

此言天子之帶制。及后夫人之禮服也。禕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狄讀如翟。刻繒爲翬與揄翟之形。五采畫之。著於衣以爲飾也。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天子以素爲帶。朱裏而終緣。王后服禕衣。其色元。

夫人服揄狄。其色靑。案翟之爲性。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於婦德爲宜。是故后之五路皆重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此亦言帶制也。紳。帶之垂者。結。即組也。鄭注此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約帶用組而廣三寸。其長齊於帶之垂者。紳長之制。士三尺。有司欲便趨走。則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焉。大約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也。案古人之帶皆當腰。所謂下毋厭髀。上毋厭脅是也。紳長三尺。指自腰以下。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此言子男夫人以下之禮服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褘當爲鞠。鞠衣黃桑服也。奠繭獻繭也。子男之夫人受君命而服屈

狄。其色赤。子男之卿再命。妻服鞠衣。其色黃。大夫一命。妻服襢衣。其色白。不命之士。妻服褖衣。其色黑。唯內世婦錫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若卿大夫之妻爲外世婦。則皆從其男子之爵。亦必因奠繭而命也。案后夫人以下。服色有六。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獨於子男夫人言君命者。其上則后夫人屬君。其下則卿大夫士爲臣。故擧中以該之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

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此言人臣侍君之禮也。齊裳下緝也。頤頷也。霤屋簷也。袷交領也。臣侍於君身容必俯故以紳則垂。以齊則委地而足如履之。以頤則垂如屋霤然。以手則亦下垂而拱。以視必下以聽必上。其下視之式。則卑不過於帶。高不過於袷。其上聽之式。以侍於君右則聽向必皆任左也。案聽上及聽向任左。備君敎使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此言人臣赴召之禮也。節以玉爲之所以輔君命而明信也。在官。謂官府治事之所。在外。謂其私家。凡君之召臣。以節爲信。節以三爲度。然臣之急趨君命。則不待三也。雖二節以走矣。不惟二也。卽一節以趨矣。當其在官則不俟屨。在外則不俟車。蓋速於赴召而執授之者隨其後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此言士敬大夫之禮也。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以拜迎。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以禮賓出。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也。士若見於所尊。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尊者出迎而答拜。則士走避之。方氏慤曰。尊者不必大夫。凡在己上者皆是。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此言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禮也。士於君前而言及大夫。沒矣則稱其諡與字而不名。士沒則仍稱名。若士於大夫而言及他大夫士。士則名而大夫則字。案君前臣名。唯大夫旣沒。則不名而擧其諡與字。應氏鏞曰此非獨自謹分守。存謙退。亦所以體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敎學臨文不諱。

此言諱與不諱之禮也公諱國諱私諱家諱凡祭祭羣神也教學謂師長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士若言於大夫所但避先君之諱而於己之父母則不諱凡祭社稷山川百神卽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并亦不諱廟中有事於上則於下不諱教學臨文恐致惑乎未知者則皆不諱案此節與曲禮小異而義則一言凡祭又言廟中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此言佩玉之禮也君子士以上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鸞和鈴也鸞在衡和在式古之君子必佩玉於左右右佩中乎徵角徵爲事角爲民以宜勤而在右左佩中乎宮羽宮爲君羽爲物以宜逸而在左也趨以采齊爲節行以肆夏爲節周還則圜而中規折還則方而中矩進則略俯而如折之退則微仰而如揚之故佩玉之聲鏘然可聽也君子時而在車則聞鸞和之聲時而行則鳴佩玉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自而入也熊氏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周禮及此篇皆誤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此言結佩設佩之異也君在謂世子玉爲德佩若事佩則觿燧之屬綪屈也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爵色之韋爲韠也世子在君所則不敢佩玉故有事佩無德佩然猶結左而僅設右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燕居則設佩

尚德也。外朝則結佩。示謙也。凡佩玉之人。遇齊時。皆屈結其佩而爵韠。使佩之聲靜而不譁。服之色幽而不著。以於齊爲宜也。案左結佩右設佩。皆謂事佩也。居設佩。朝結佩。皆謂德佩也。既曰君在不佩玉。又曰朝則結佩。何也。朝謂在朝。在謂退朝也。退朝則全乎父子。故不佩玉以致其孝也。在朝則兼乎君臣。故佩玉以致其敬也。既佩玉而又結之。是所謂居子與臣之節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此言佩玉之義也。凡佩玉。上設一玉曰衡。下垂三組。貫以蠙珠。左右組之下端。各懸以璜。中組之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也。凡束革帶者。必有佩玉以繫之。唯居喪則否。佩玉之有衝牙。所以設聲。君子非有喪與災眚之故。玉未有去身者。蓋君子於玉比德焉。無往而不脩德。故無往而不佩玉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此言君臣之佩綬與聖人佩綬之各異也。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山元水蒼。如山之元。如水之蒼也。純當作緇。瑜。美玉。綦。雜文也。瓀玟。石次玉者。天子體天德而全天道。故佩無瑕之白玉而以元組爲綬。公侯有鎮定之德。長人而體陽道。故佩山元玉而以朱組爲綬。大夫有通達之德。事人而體陰道。故佩水蒼玉而以純組爲綬。世子將成元良以全美。且觀人文以成化。故佩瑜玉而以綦組爲綬。士則德未成。功未著。故佩次玉之石而以縕組爲綬。孔子。大夫也。所佩象牙之環。廣五寸而以綦組爲綬。不佩玉者。殆德愈盛而心愈以下與。案此非謂禮服之正佩。正佩必

以玉。或燕居則以象環耳。象取有文理。環取可循而無窮。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此言童子之禮節也。童子異於成人。故其爲節也以緇布爲衣而錦其緣。以錦爲紳并紐。又以錦爲總而束髮。皆朱色之錦也。蓋親在而致飾如此。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此言組與紳之用也。肆。讀爲肄。肄餘也。約紐之餘組及下垂之紳。凡勤勞者。有事之時則收斂於手。趨走則擁抱於懷。以便事也。鄭氏曰。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此亦言童子之節也。絇。屨頭飾也。無緦服。謂父在。雖有緦喪。不爲服也。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絰也。童子恐以溫傷氣。則不裘不帛。以未盡飾則不屨絇。以未能勝絰。則無緦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免而深衣。不更加麻。若無使令。則恆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以待命。以不能獨爲禮。若見先生。則隨人而入。范氏鍾曰。先王制禮。以其幼也望之畧。待之寬。而必習之於卑遜所謂蒙以養正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此言侍食及徹饌之禮也。先生。齒尊於己者。異爵。爵貴於己者。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壹食之人。爲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侍食於齒尊爵貴之人。有禮焉。禮必後祭。示饌不爲己也。必先飯。示爲尊者嘗之也。客若以饌之盛而祭。則主人辭以不足祭。以飯之美而飧。則主人辭以麤疏。皆謙也。醬爲食之主。主人自設。則客必自徹。禮尚施報也。如一室之人而非

賓客則推少者一人徹其壹食之人則亦一人徹凡燕食唯婦人不徹以婦人質不備禮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

此言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也致謂委棄之環謂横切之如環然操謂手所持者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有憂者三字舊謂下係闕文食果如棗桃李之屬弗委致其核瓜則祭以近蒂之上環食其中而棄所操者凡自然之味以先食爲新故食果實者必後於君子使然之味以後食爲慎故食火孰者必先於君子卿大夫士之家有喜慶之事若非君命所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爲榮也案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以敬君也惟賓之敬主亦然或曰有憂者當連上不賀二字爲句言有憂者必有君賜而後賀之非是則否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此言聖人待失禮者之道也爲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胾炙殽至肩乃飽而飧孔子之食於季氏也既不辭又不食肉仍獨澆飯而爲飧者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蓋禮者客與主共之主人不以禮客自不敢盡禮是卽待失於禮者之禮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此言受君賜之禮也據案也致至也君之賜臣或車馬或衣服當其及門旣拜受矣明日又乘之服之以詣君所而拜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臣雖自有車馬衣服若未有君命猶弗敢卽乘服也其拜賜則稽首覆左手以案於右手之上而頭與手俱至地敬君賜也若酒肉之賜惟拜受於家而明日不再往拜

禮與賜車服者有開也案君未有命陸氏佃謂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也蔣注謂卿大夫受天子之賜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恐未是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此言賜與之有不同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惟其貴賤殊故賜君子及與小人不可以同日蓋有賜而亦有與者恩也不同日而賜與者義也陳氏祥道曰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賜與之不同日義亦如此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也

此言有所獻於君長之禮也膳致福之膳也葷薑及辛菜也桃桃枝茢苕帚也膳宰主飲食者凡獻於君大夫使宰而士親往其大夫使宰與宰將命及士至君門付小臣之時皆必再拜稽首而送之所以昭其敬也致膳於君則有葷桃茢覆於上以防不祥於大夫則去茢於士則去葷皆必造於主膳之人而達之凡以致其謹也大夫所以必使宰而不親拜者為恐君之答己故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此言尊卑受賜拜謝之禮也其室大夫之家也敵者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受賜之大夫明日往君門拜賜及門小臣方入白大夫即拜以退而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而答拜也士則君不答拜故士拜畢必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其時士又拜君之諾而君亦終不答其拜也若大夫親賜士士既拜受又必拜於其室其為衣服則弗服以拜所以別於君賜也若敵者相饋唯主人時或不在未及拜受則俟還家而往拜於其室又

以異於士之與大夫也。案此敵者、亦謂泛常敵體之人。若朋友義重、則論語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此言尊卑交際之儀也。弗敢以聞、謂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凡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因尊卑遠、故其詞必委曲降下。不敢直云獻於尊者。又士於大夫、若有慶事、不敢受大夫之親賀。唯下大夫於上大夫、可承受其親賀。以尊卑近故也。子當親在、若行禮於人、則稱父以致之。而不敢私交。人或有所賜。亦稱父以拜之。而不敢私受。以統於尊故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此言敬天之禮也。充、充美也。禮不盛則服不充。故服大裘以祭天、則不裼。至敬無文也。乘路車以往、則亦不式。以主一爲敬也。案充其服者、內心也。大圭不琢、大羹不和、亦若是則已矣。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此言人子事親之禮也。命、謂遣人呼。謂召子。一說謂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癠、病也。子之事父、當其命呼、則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不待卒業也。食在口則吐、不待卒食也。行步則走而不趨、不待徐詳也。親既老、則一出一復、唯恐親有憂之。故必不易其方、不過其時。親有病、則子憂之。故色容不盛。凡此奉命之肅、與夫出遊之謹、侍疾之誠、自孝子而言、一皆常行粗畧之禮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此言人子思親之無已也。不能、猶不忍。手澤

謂手之所持。猶留潤澤之迹也。杯圈盛酒漿之器、口澤之氣、謂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也。子之孝者。非徒終父母之身而已。蓋將以終其身焉。當父之既沒而不忍於讀父之書者。以手澤存焉。故爾。母之既沒而杯圈猶不忍飲者、以口澤之氣存焉。故爾。案子欲養而親不待。此人事之所無如何者。雖有日致其思而已、思父而不得見。見父之遺書而如見父焉。思母而不得見。見母之遺器而如見母焉。推此不能讀不能飲之心、則其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可知矣。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此言兩君相見及卿大夫聘使之儀也。門。大門也。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兩旁長木所謂楔也。閾。門限也。鄰國諸侯來朝主君迎於大門外。賓入門由西之中。上介從賓在後。稍東而衣拂闑。大夫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亦中於棖闑之間。右不拂闑。左不拂棖。士介則極西而衣拂棖也。鄰國之卿大夫。奉君命來聘而爲賓。主君亦迎於大門外。其入門也。稍東而近闑。不敢中門。亦不敢履閾。若爲聘爲享。奉君命而行公事。則入自闑西用賓禮也。若私覿私面。伸己信而行私事。則入自闑東。從臣禮也。案介謂上介。乃卿爲之。大夫爲中介。士爲末介。皆就賓而言。主擯由於闑東。入門之禮亦如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此明行步疾徐之儀也。君謂天子諸侯。武。足迹也。中猶閒也。發。起也。移猶變也。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爲上聲。言迴旋而行也。齊讀曰咨。裳下緝也。端。直。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踵。足後跟也。蹜蹜。促狹之貌。凡行步。廣則疾而勞。

狹則綏而逸。尊者遲而卑者勞。故君與尸行則跔半迹而接武。大夫則迹相及而繼武。士則迹間容迹而中武。凡徐趨之法皆用是。若疾趨、則履頭欲發起而手足毋易其常度。如迴旋行。則足躡地而不舉。裳下委地如水之流。行於席上亦然。直行則頤如屋霤之垂。進步如矢之直。急行。則欲速而履頭恆起。故其貌剡剡也。執龜玉之重器則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踵。行不離地。如有所循。故其貌縮縮也。

案徐趨。對下疾趨而言。陳注謂或徐或趨者非是。圈豚行。卽徐趨也。端行弁行。卽疾趨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此明道路與廟朝行步之法也。凡行於道路之容。惕惕然敬而且疾。恐失禮於人也。廟中則齊齊恭慤以對神明也。朝廷則濟濟翔翔威儀脩整。以近君故也。案惕惕者敬也疾也。字從心從易。其從昜者則音蕩放也。荀子惕悍憍暴是也。鄭注直疾貌當是惕字。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

此言君子之容節也。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遬者。謹而不放之意。德者。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君子之容。舒遲自得。唯見所尊者。則斂持而齊遬。此敬之見於外也。蓋威儀者德之隅。而不可以不謹。故足容則重。不輕從也。手容則恭。無慢弛也。目容則端。不

睇視也。口容則止。不妄動也。聲容則靜。不噦咳也。頭容則直。不傾顧也。氣容則肅。似不息也。立容則德中而不倚也。色容則莊。正以自持也。坐容則如尸。儼若神明也。其燕居於家與告語於人。則又取其溫溫。所謂溫溫恭人是也。案朱子語類。問九容與九思同本原處固欲存養容貌。而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

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此言喪祭軍旅之容也。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驚遽貌。梅梅。猶昧昧。蒙昏貌。繭繭。猶綿綿。低微貌。暨暨。果毅貌。詻詻。嚴傷貌。清明。察於事也。凡祭祀之時。容貌恭敬。顏色溫和。直如見所祭者。居喪之容。摧毀頽折。阽於危亡。則纍纍焉爾。其色容則隤落而不能自立。顛顛焉爾。視容則倉皇茫昧而不能自審。瞿瞿梅梅焉爾。言容則低微鬱結而不能自理。繭繭焉爾。臨戎之容。過剛敵愾。務伏果毅。則暨暨焉爾。其言容則嚴明而驗發。詻詻焉爾。色容則儼然可畏。厲厲焉爾。視容則精於察物。清明焉爾。案君子之容。固無所不謹。喪祭軍旅。又特舉其大者言之。

立容辨。卑毋諂。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此申言容貌之宜謹也。辨。謂尊卑上下之辨。立容主於辨分。故雖卑而毋近於諂。頭頸居眾體之上。必中而不偏。止立如山。而行必以時。盛德之氣。闐實於中。故休美之光著揚於外。其色則睟然而如玉。此君子之容也。案賈誼曰。固頤凝視。平肩正背。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是謂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經立。天子宜之。共立。國君宜之。肅立。大夫宜之。卑立。士宜之。此所當辨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此明天子以下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某土。猶云東土西土之類。邊邑。九州之外也。凡自稱者。自上而下。各隨其分。是故繼天立極而為天子。則稱曰予一人。言為天下之一人也。二伯分主王畿以外。不敢自有其權。則曰

天子之力臣。言惟宣力而已。諸侯在五服之內。不敢自有其封。故於天子則曰某土之守臣某。言惟守王土而已。其在邊邑。不敢列於侯甸之數。則曰某屏之臣某。言惟捍蔽而已。諸侯於敵以下。則曰寡人。小國之君。則自稱曰孤。擯者之傳命。亦曰孤。寡德而孤立。皆謙言不足爲人上也。案此與曲禮多不同。當互觀之。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

此明大夫與世子公子稱謂之異也。國之上大夫。蓋卿也。於己君之前。則從謙而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擯者則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於己君之前。則直自稱名。若出使他國。擯者則直曰寡大夫。國之世子。於君前亦自稱名。若在他國。擯者則曰寡君之適。適爲世子。餘則公子。公子於君前。但曰臣孽而已。案各於他國。禮當有介。而乃云擯者。謂他國致禮而己爲主人。故設擯以待之爾。國以適子爲本。則庶子爲末。云臣而又云孽者。謂自本旁出。若木之有孽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此明士與大夫各異其稱之禮也。傳遽。謂驛傳之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者。公士。謂公家之士。賓讀爲擯。介也。士位卑而奉職爲勞。故稱於君前曰傳遽之臣。大夫之家臣稱私人。故稱於鄰國之大夫曰外私。大夫若有私事於鄰國而使私人爲擯。則降而稱名。若以公士爲擯而行聘禮。則擯辭稱下大夫之小聘者曰寡大夫。稱上大夫之大聘者曰寡君之老。蓋大夫奉君命而有所往。則君必與之公士以爲擯故也。案鄭注以大夫私事使爲句。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

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劉氏敞曰。此乃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如曰寡君之老某即是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五

明堂位

明堂在國南郊。取南面答陽之義。尸子云。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則自古有之。方氏慤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孟子言行王政。而此言朝諸侯。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故曰明堂位也。案此篇為美周公而作。故備序魯用四代之禮樂。蓋俗儒之喜夸者為之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此言周公正明堂之位以尊君也。斧依屏繪斧文也。天子。指成王。昔者周公位冢宰以輔成王。當諸侯來朝。因定其尊卑而為朝諸侯於明堂之位。維時明堂中央。設斧屏於戶牖閒。天子背負斧依。南嚮而立。蓋天子之位定。而內外臣工。胥有所統矣。案書多方稱周公曰王若曰。所以正名也。鄭氏乃以天子為周

公何哉。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此言中國五等諸侯之位也。中階在東西兩階之中。門應門也。是時公侯伯子男咸集。各有一定之位次。三公在中階之前。北面而東爲上。諸侯之位。在阼階之東。西面而北爲上。諸伯之國。在西階之西。東面而北爲上。諸子在應門內之東。北面而東爲上。諸男在應門

內之西。北面而東爲上。案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則以下皆爲朝位可知。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此言四夷遠國之位也。是時四夷君長。亦有一定之位次。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西面而北爲上。八蠻之國。在南門之外。北面而東爲上。六戎之國。在西門之外。東面而北爲上。五狄之國。在北門之外。南面而東爲上。案王者內中國而外夷狄。故五等諸侯序於門內。四夷君長序於門外。各從其方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倘左者。方氏慤謂與北面者同是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此言九州牧伯之位也。采者以其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即王制所云千里之外曰采

也。九采之國來朝。其位在應門之外。北面而東爲上。蓋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案應門。卽南門也。蠻服在南門之外。而州牧又在其外。故變文稱應門之外。陸氏佃以九采之國爲要服荒服。言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亦可備一解。

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此言四塞來朝之期而總結上文明堂位之義也四塞不言何在疑亦在其方之門外而又次於四夷也若在要服之外而爲番服則來朝不數惟天子初卽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告至而已凡此爲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內外遠近秩然有等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案此皆爲成王新卽位而來朝謂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則可謂周公明堂之位則不可又明者取南鄉光明之義其謂明諸侯之尊卑者亦非也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此言周公有勳勞之事也昔殷紂爲亂於天下嘗脯鬼侯以饗諸侯是時天命人心屬於武王是以周公相之以伐紂而有天下及武王崩成王方幼弱周公相成王踐天子之位以爲治至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以節民性作樂以和民心頒長短之度小大之量以一民紀而天下大服七年乃致政於成王凡周公之功如此案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周公曰朕復子明辟篇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妄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耳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起辭惟七年者史臣紀周公留後治洛之在成王七年也蔡氏辨之明矣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此言成王崇禮報功之事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大路殷祭天車也弧形如弓以張旗幅韣以衣弧旒屬於旗幅而幅上畫日月爲章也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不可以無報

也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猶謂未足以稱。乃命魯公世世祀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於孟春。所乘則大路。所載則弧韣旂之旒則十有二。而垂山月之章。所用此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蓋皆天子之禮也。王氏安石謂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

臣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鄭注以孟春爲建子之月。汪氏克寬曰。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專爲祈穀。考之春秋。魯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也。張氏燧曰。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案左氏傳。祝鮀述魯晉衛之始封。典故詳明。而不言成王賜魯重祭。故知是後人之假託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此言魯禘牲器之得兼前代也。季夏建巳之月。尊酒器之通稱也。五齊以下之尊。刻畫爲牛形象形山形雷形。周禮司尊彝所謂犧尊象尊山尊著罍是也。黃目見郊特牲。玉瓚大圭者。圭飾瓚而大圭爲柄也。玉豆雕篹者。玉以飾豆而雕以飾籩之柄也。爵飲器。仍因也。

因爵形而雕飾也。散角。皆爵名。而以璧飾其口。時當季夏。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以牲則用殷之白牡。以尊則用周之犧象。夏之山罍。盛鬱鬯酒之尊則用周之黃目。灌鬱則用周之玉瓚大圭。薦黍稷則用殷之玉豆雕篹。獻酒則用夏之玉琖仍雕。加獻則用周之璧散璧角。犧牲之俎則用虞之梡夏之嶡。凡牲器之大備如此。方氏慤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今牲

器俱兼虞夏以來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此備言魯禘祭之樂也管籥竹也象象武詩也玉戚玉飾斧柄也魯禘所用之樂其聲則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其容則執朱干玉戚著袞冕以舞武王之大武又服皮弁素積裼衣以舞夏后氏之

大夏昧乃東夷之樂也任乃南蠻之樂也更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所以廣魯於天下而不爲限量也孔氏疏曰六冕是周制故用以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以舞夏樂白虎通云東夷之樂曰朝離言萬物漸離地而生南夷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曰昧昧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北夷曰禁言萬物禁藏也或曰朝離即株離也陳氏祥道曰四夷之樂以其聲音名之則曰株離以其服色名之則曰韎。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此言魯禘祭之冕服儀節也副之言覆以覆被乎首而名也褘衣王后之上服房大廟之東南室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妻也當禘祭之時夫婦躬親百職具舉君則卷冕立於阼階夫人則副褘立於房中君則肉袒

以迎牲於門夫人則從而薦以籩豆復有卿大夫以贊君命婦以贊夫人無不各舉其職有廢職者服以大刑此天下所以敬服周公之德也案魯自隱桓而後君弱臣強久矣廢職服刑而天下服是無實之言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此言魯之時祭大蜡也不言春祠者魯在東方或當朝於方嶽之歲則廢春祠也魯不特

禘祭而已。凡內而夏之礿，秋之嘗，冬之烝，外
而春之社，秋之省，而遂以行大蜡，所用之禮，
皆天子之祭也。案鄭注省讀爲獮，秋田名也。
春田祭社，秋田祀祊。或以爲省斂者未是。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此言魯建廟立門施政之制也。魯之大廟如
天子之明堂，魯之庫門如天子之皐門，魯之
雉門如天子之應門，發號施令則振木鐸於

朝以警衆聽。此如天子之政也。鄭氏注曰：天
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
門與。案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
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鄉師士
師宮正亦用之，卽書所謂每歲遒人以木鐸
徇于路是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
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此言魯大廟之飾也。復廟重檐，上下爲重屋，

其檐下復有板檐，以障風雨也。刮楹，以密石
磨柱也。鄉，牖屬，達鄉每室四戶八窻相對也。
坫，築土爲之，以庋尊，當尊南也。康，安也。魯大廟
之制，刻山於節，畫藻於梲，復其廟，重其檐，刮
楹而使之精滑，對牖而使之明達，以反坫出
尊，以崇坫康圭，設屏以蔽內外，刻鏤而使疏
通，蓋天子之廟飾也。案鄉飲酒禮，尊於房戶
間，賓主共之也。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唯君面
尊，示惠自君出也。兩君相見，則皆當面尊，故

尊在兩楹間，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
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
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
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
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以下皆言魯得兼用四代之禮樂，而此先言
車旂。鸞駕也，謂有鸞和也。鉤，有曲輿也。大路，
木路。乘路，玉路也。旂，綏，大白，大赤，皆旌旗之

爲黑白相間雜之駵蕃。赤色乘之所用。更有兼乎前代者。如車用以乘而制度各異。其爲鸞車。則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則夏后氏之路也。大路則殷路也。乘路則周路也。旂載於車而體式各異。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是已。馬駕於車而顏色各異。如夏后氏之駱馬黑鬣。殷人之白馬黑首。周人之黃馬蕃鬣是已。應氏鏞曰。舜車惟有鸞和。夏則鉤之而曲。商則反之於質。至周飾

之以玉而益文矣。舜惟建旂常。夏則綏之以爲旄。商復以素爲飾。至周赫之以大赤而又加明矣。輔氏廣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此言祭牲酒器也。騂。赤色。剛。壯也。泰。瓦尊也。著。無足而底著於地也。斝。畫禾稼之形。爵則雀形。夷讀曰彝。法也。以其爲餘尊之法。故稱彝。雞彝。刻畫雞形於上也。勺。注酒器也。柄頭刻龍形者爲龍勺。刻鏤疏通者爲疏勺。刻鳧形者爲蒲勺。牲用以祭。如夏后氏之牲尚黑。殷之白牡。周之騂剛是已。以盛酒而有尊。泰則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則夏后氏之尊也。著則殷尊也。犧象則周尊也。行酒而有爵。則夏

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是已。盛鬯而有灌尊。則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是已。沃酒與鬯而有勺。則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是已。案夏言尚。殷言牡。周言剛。互見也。有虞氏尚陶。故名瓦尊爲泰。卽周禮所謂泰尊也。著。著尊也。灌尊。猶言鬱尊。雞夷與斝。卽雞彝斝彝也。上言殷以斝。蓋爵而非彝。勺則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是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此言樂器也。拊搏舊注謂以韋爲之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作樂之始未有鞾革之聲則以土爲鼓。未有斲木之利則以蕢爲桴。未有截竹之精則以葦爲籥。此伊耆氏之樂也。又有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此虞夏商周四代之樂器也。方氏愨曰拊搏揩擊與益稷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當是揩擊玉磬搏拊大琴云云記者誤爾。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此言世室與學制也。不毀者爲世室。武公名敖伯禽元孫。魯藏粢盛之米於學故名米廩。孟子以殷爲序周爲庠。與此不同。樂官掌教瞽矇所宗。故學謂之瞽宗。頖之言半。謂半於天子辟雝之制也。周宗文武其廟世世不遷

故魯公之廟如文世室也。武公之廟如武世室也。立學之制有以養老爲義者。故米廩卽有虞氏之庠也。有以習射爲義者。故序卽夏后氏之序也。有以教樂爲義者。故瞽宗卽殷之學也。有以班政教爲義者。故頖宮則周之學也。輔氏廣曰由是觀之則成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蓋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案武公之廟立於成六年二月。乃季氏爲之。而爲記者所摭引。此魯後世僭儗天子之明驗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此言寶器與樂器也。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足四足也。楹貫以柱也。縣懸於簨虡也。垂虞工官之名。叔卽無句氏初作磬者。簧笙中金葉也。橫曰簨植曰虡。夏飾以龍形故名

龍簨虡。殷於簨上刻木如牙。飾以采。其狀隆然。故名崇牙。周又於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簨之角。故名璧翣也。異國之器不同。若崇鼎貫鼎。與大璜封父之龜。皆天子之寶器也。越棘與大弓。皆天子之戎器也。樂之器不同。若夏后氏之鼓足。殷之楹鼓。周之縣鼓。與夫垂所造之和鐘。叔所造之離磬。女媧所造之笙簧是已。樂懸之器不同。若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是已。案春秋傳。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即大弓也。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孔疏垂作調和之鐘。叔作編離之磬。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此言俎豆與韍制也。敦音對。與璉瑚簋。皆盛黍稷器。梡者。斷木爲足。嶡之言蹷也。中足爲横距。椇者。謂曲撓之。如枳椇也。房者。俎足下跗如堂房也。楬。木質不飾也。獻。注讀爲娑。謂獻尊刻畫鳳羽形。婆娑然也。韍。祭服之蔽膝即韠也。祭之爲器不同。若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則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豆。則夏后氏以楬豆。殷以玉豆。周以獻豆是已。韠之爲制不同。若有虞氏直服以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之以火。周又加龍以爲文章是已。方氏慤曰。敦瑚璉簋。用陰數之偶。與籩豆同義。自兩而四而六八。漸增其數也。有山有火而又加以龍。故於周獨言章。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此言牲酒也。明水取於月。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全者。牲體之用不同。有虞

氏之祭則以首夏后氏之祭以心殷之祭以肝周之祭以肺夏后氏之所尚則爲明水殷之所尚爲醴周之所尚爲酒是已方氏慤曰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孔氏疏曰儀禮設尊尚元酒禮運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蓋記者誤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此言設官與喪葬之飾也建官之數不同若有虞氏官不過五十夏后氏則官百殷則二百周則多至三百喪葬之飾不同若有虞氏之爲綏夏后氏之爲綢練殷之爲崇牙周之爲璧翣是已案注疏綏亦旌旂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僕御持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以障柩車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此結言魯之用王禮而爲天下法也凡四代之服與器與官爲周天子所兼用者而魯皆用之是故魯有王者之禮也天下傳述之久矣其君臣未嘗相弒也其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此推爲有道之國故天下

而有禮樂未明者必資於魯以考其章程節奏焉鄭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案周衰而魯僭如楚稱王晉請隧之比矣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莫嚴於辨上下周公制禮而子孫自踰之如此篇所陳器數畧可攷爾於義無足取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六

喪服小記

喪服小記蓋對喪大記而言。乃儀禮第十二篇疏義。朱子謂是喪服傳也。喪服為正經篇名。正經之後有記。既以補經文所未備。此篇詳於喪服。又補正經後記之所未備。以所記之事較小。故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帶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

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

此言男女居喪首飾之別也。斬衰主人為父之服。括髮者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也。小斂。為父括髮而至於成服。為母則初括髮及拜賓後。卽堂下之位而免。齊衰以榛木為笄。謂之惡笄。髽有二。斬衰麻髽。齊衰布髽。皆名露紒。主人為父斬衰。則括髮以麻。為母亦括髮以麻。但著免而用布。婦人服齊衰則絰帶惡笄。直至終喪始除。其在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於父喪。則男以六升布為冠。婦以箭篠為笄。於母。則男以七升布為冠。婦以榛木為笄。是冠笄一也。又男子於齊衰喪著免。婦人於斬衰齊衰皆著髽。其義無他。以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是免髽又一也。鄭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此言杖制之異也。斬衰所用之苴杖。以竹為

之。齊衰之削杖。以桐為之。孔氏疏曰。苴者黯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為父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必用桐者。桐隨時凋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案扶老之杖。本上末下。惟喪杖皆下本。竹取幹。桐取枝。枝近幹處必粗。故削之。杜氏謂員削之。以全體言。賈氏據變除禮。謂削之使方。指拄地處耳。古人用木。如棘之言吉。桑之言喪。則桐之言同。為同於

父猶稱妣爲比於父也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此言適孫承重之服也。適孫無父則承重而爲祖三年。故必祖父既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亦三年。蓋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若庶孫則爲祖父母皆期。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此言居喪稽首之禮也。服重者必先稽顙而後拜賓。故爲父母爲長子皆稽顙。此義起於所服也。如大夫而弔於士。雖緦服必稽顙。此義起於所弔也。婦人既受重於他族。故爲夫與長子皆稽顙。其餘則否。此又義起於所服也。案鄭注其餘否。恩殺於父母也。女主必使異姓。則女子在室。亦無爲主拜賓之禮。稽顙自無所用之。不待既嫁而後恩殺於父母也。

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

此言主喪之禮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喪必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父母之喪。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若無男主而使人攝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無女主而使人攝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徐氏師曾曰。此爲無主後者而言。男主使同姓。雖壻不得與。女主使異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此言不爲出母之禮也。出妻之子爲母期而

不禰。父沒則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蓋適子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也。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此言五服隆殺之義也。親親之禮。上父下子而已。居其中爲三。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三爲五。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二孫。是以五爲九。制服之法。由父而至高祖爲上殺。由子而至玄孫爲下殺。由親兄

弟而至同高祖之兄弟爲旁殺自此而外。本宗之親已盡。則無服矣。鄭注云。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是之謂以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

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之謂以五爲九也。己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之謂上殺。服適子三年。

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之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

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此言王者禘祭立廟之制也。庶子王或無世子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也。禘爲王者之大祭蓋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又立四親廟以事高曾祖禰。凡庶子之爲王者其祭亦如之。案禘之與郊自兩事也。注疏以禘爲郊天。以祖所自出爲先祖所從出之天。若所謂感生帝者非也。劉氏謂而立四廟之上。當有諸侯及其大祖六字。不若方氏謂據月祭之親廟言之。於文義爲協。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尊正統也。陳氏乃謂旁支入繼。自立四廟。祧始受命而王者。其說尤謬。光武中興特起。非漢哀帝宋英宗之比。劉氏又謂庶子王亦如之。當承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則古未有爲妾立四廟者。其說亦非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此明尊祖敬宗之義也。所謂別子有三。一是諸侯嫡子之弟。別於正嫡。二是異姓之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起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皆與後世爲始祖。繼別子之適長子。則與族人爲大宗。別子之庶子繼以長子。則爲同父兄弟之小宗。夫大宗百世不遷。其有五世而遷者。繼高祖之小宗是也。故五世以上無服。則祖遷於上。因各從其近者爲宗。則宗易於下。蓋宗是祖之正體。惟其尊祖所以敬宗。敬宗正所以尊祖禰也。孔氏疏曰此五世而遷。實是繼高祖者之子。記文畧。唯云繼高祖。若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猶爲宗也。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從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

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據初爲元故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祭之意也。長中下殤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成人未昏或已昏無子者也。庶子不得祭祖者。所以明其宗也。庶子不爲其長子服斬衰三年。以不得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以殤與無後者宜從祭祖之時祔食。而祖廟在宗子之家也。庶子不得祭禰者。亦以明其宗也。劉智釋疑曰。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孔疏云。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爲斬。有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有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有正體而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惟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案鄭注以不祭祖爲祖之庶。

此庶子與宗子俱爲適士。得立二廟。而祖廟在宗子之家。不祭禰爲父之庶。此庶子與宗子俱爲下士。得立一廟。而禰廟在宗子之家。朱子以爲說得繁碎。質言之。只是庶子不祭耳。注又以不祭殤爲父之庶。不祭無後爲祖之庶。實則無後者祖庶固不得祭。父庶亦不得祭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此明服制隆殺之義也。親親謂父母。尊尊謂祖曾高。長長謂兄及旁親。不言卑幼。舉尊長該之也。男女有別。若爲父斬而母齊衰。爲在室姑姊妹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服之所由制。或以親親。或以尊尊。或以長長。或以男女之有別。此皆人道之大者也。案吳氏以親親爲下治子孫。孔氏以尊尊爲祖及曾高。此特一隅耳。親親莫大於父子。尊尊莫大於君臣。觀喪服所謂以恩制以義制者可知矣。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此明從服之制也。妾謂女君之姪娣、服之制、有所謂從服者、謂與彼本非親屬、從從此而服彼。如妾為女君之黨、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妾子為君母之黨、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是已。此四者、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則所從既亡、卽止而不服。有所謂屬從者、謂骨血連續以為親、如子從母服母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夫從妻服妻之黨是已。此三者、則所從雖沒、猶為之服。又妾與女君同入、因服女君之子。若女君既出、而妾從之出、則其子死、惟母自服之。妾以義絕、不為女君之子服矣。方氏慤曰。從服、卽大傳所謂徒從也。徒從不若屬從之重。

禮。不王不禘。

此言禘祭之重也。禮莫重於禘、非王者不得行之。陸氏佃曰。此文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之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此明世子為其妻黨之服制也。世子謂天子諸侯之適子傳世者。禮、為妻之父母緦。惟天子諸侯尊、則降而無服。世子不敢擬於君道。故仍服緦而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齊衰不杖、與大夫之適子同。亦不降也。案服問、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不言世子、是世子獨有服也。豈以世子之妻、將從宗廟社稷之事、不降其妻、故并不降其父母與。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此明祭先隆殺之制也。祭用生者之禮。如父為士而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唯尸之服、仍以士服。如父為天子諸侯而子為士、則祭以士、并其尸之服亦以士服。案士服

三。元端也。皮弁也爵弁也天子皮弁以視朝。元端以居諸侯元端以視朝則尸卽服士服。原不失爲天子諸侯之舊其服原遺衣服所有也。若袞冕鷩冕豈可於士廟服之。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旣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旣練而反。則遂之。

此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也。練謂期而小祥衣練服也。若婦當舅姑之喪而爲夫所出。則除其服恩義旣絶也。若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爲夫所出。則如在室時而終三年。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則止而不服若被出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若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案記者因儀禮有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之文故推極其禮如此。夫旣練而出服之旣除者不可以再始也。然反父母之室而吉服以臨祭奠開兄弟之衰麻可乎。旣練而反服之未除者。不可以無終也。然反夫之室。而爲笄髽衰以侍舅姑而疑於爲其夫可乎古者婦爲舅姑期之外服青縑以俟夫之終喪出與反者皆從是以終喪。而居處飲食。則自致焉可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此明遭喪變除之義也。七月之喪儀禮大功章中殤七月是也。祭謂小祥之祭除喪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而易練服也。喪服之節各應歲時之氣。再期之喪爲斬衰三年也。期之喪爲齊衰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爲大功三時也。五月之喪爲小功二時也。三月之喪爲緦麻一時也。故三年之喪期而祭者禮也。期而除喪者道也。祭以存親除喪爲天道之變兩事雖同一時然祭非爲除喪而設也。案練祥之祭總名除喪而云不爲除喪者記者恐哀戚之情衰而徒以除喪畢此祭也。[illegible]

所謂外除也云爾。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

此言葬不及時之祭也再祭練與祥也練者小祥祥者大祥除喪有二一謂除經一謂除衰也孝子若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當練祥之歲月以柩在殯不可除服則葬畢必再舉練祥二祭以除之但此兩祭仍以兩次相閒舉行而不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

首經婦人除要帶俟次月祥祭乃除衰服不同時而除喪也馬氏曰祭不爲除喪而除喪必因乎祭以祭爲吉禮除喪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已過矣而必再祭又祭之閒不同時者不忍於忘親之速也案鄭注已祥則除不禫禫是終喪之祭詩檜風素冠傳云据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祥則冠之禫則除之祥冠至禫月而除當無不祭而除之禮此注云不禫者爲三年而后葬者言之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此言爲人主喪親疏之義也大功者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也若大功者主人之喪而死者有妻若子爲服三年之喪者必爲之舉練祥二祭若主喪而爲朋友則但於葬畢爲之虞祭祔祭而已由是推之無三年者何以不爲之練祥也無後者從祖祔食他日之主祭者即此大功者也若亡者無族何以不并主其

練祥也朋友虞祔而退衆賓皆在焉故主其事而不爲嫌練祥之祭發也自致其哀而以朋友參焉則瀆矣然則妻可練祥而不得虞祔者虞有禮於賓祔以告其祖非婦人所得專焉故也。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則已。

此言爲妾服之禮也母以子貴故士之於妾惟有子者而爲之緦無子則已案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言貴妾雖無子猶服之也士卑

故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

此明家庭稅服之禮也。稅追服也。若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己不及識。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己則不服也。案此義終屬可疑。祖父母諸父昆弟。皆正體至親之期也。於是焉而不稅。則喪紀為己疏矣。當是從祖祖父母。及所出之諸父昆弟。於父為期為大功。而己皆小功。乃所謂小功不稅者。或曰。此謂祖父母之昆弟。及諸父之昆弟。祖父母之昆弟。祖伯叔父母也。諸父之昆弟。從伯叔父母也。於服亦小功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此明朝廷稅服之禮也。卿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畱而於君除喪之後。始聞其喪。則不追服也。孔氏疏曰。若君未除則從服。已除則不稅。恩輕故也。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此言降服宜稅之禮也。降者。殺其正服也。如為叔父期。以下殤而降小功。為庶孫大功。以中殤而降緦之類。降服重於正服。故服有降而在緦小功者。雖輕實重。必追服之。鄭注云。此句宜承父稅喪己則否。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正親緦小功不稅矣。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雖君未知喪。臣服已。

此明臣於國喪服與不服之別也。近臣。謂閽寺之屬。其餘。謂卿大夫從君為介為行人宰史者。近臣從君往他國。或以故未返。而昔之親喪已過服期。君服之斯亦服之矣。其餘惟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限滿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至君之出。雖未知本國有喪。而臣之畱國者。自以禮成服。則又不待君返口

案近臣朝夕左右。不可異於君。然非為死者

服。故孔氏謂非稅義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此言殺哀之節也。喪禮先虞而後祔。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蓋哀益殺而敬彌多也。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此言庶子爲君母後。所從亡則已之事也。庶子以君母無適子而爲之後者。若君母旣沒。則於君母之黨。不復爲之服矣。蓋妾子於君

母之黨。爲徒從。雖爲後而不得同於適子之服母黨也。或曰。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者爲體。不得服私親也。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而何服乎。疑此有闕文。當云。爲君母後者。君母卒。爲君母之黨服。不爲君母後。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此明絰杖之制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杖大如絰。如要絰也。如首絰之大。殺五分而去其一。則要絰之制也。等而減之。是齊衰之首絰。大如斬衰之帶絰。去五分一而以爲齊衰之帶絰。大功之首絰。大如齊衰之帶絰。去五分一而以爲大功之帶絰。小功之首絰。大如大功之帶絰。去五分一而以爲小功之帶絰。緦麻之首絰。大如小功之帶絰。去五分一而以爲緦麻之帶絰。斬齊之杖。其大各如其帶絰。孔氏疏曰。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之有五。

杖大如絰。同在下之物故也。案喪服疏。斬衰首絰大搹。朱子曰。首絰大一搤。只大母指與第二指一圍。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此言妾服適子之禮也。妾爲君之長子。其服與女君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從女君服。亦爲女君長子三年。鄭氏謂不敢以恩輕輕服服君之正統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此言除喪易服之制也。除喪謂練。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男服重首而輕要。婦服重要而輕首。凡服之重者。有除無變。故小祥除喪。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而先除重者。以哀宜漸殺故也。其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者。則男子易要帶。婦人易首服。而但易輕者。以服宜從重故也。案若未虞卒哭。後喪不能變。則服其服以哭之。仍反初服。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此明在殯無事之禮也。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次倚廬也。鬼神尚幽闇。若無事則不辟廟門。凡葬前晝夜無時之哭。皆於廬次。案有事謂朝夕哭。及適子受弔。皆入門內即位哭。故須辟廟門。餘則哭於次。次在中門之外。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此明復與書銘之制也。復招魂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姓與伯仲。如云孟姬叔姬季姬之類。古者質不諱名。故復與書銘。自天子以至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其名以復之銘之。婦人書其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注云。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七

喪服小記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此言旣虞之服也。斬衰旣虞。則變苴絰爲葛絰。與齊衰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齊衰旣虞。亦變牡麻爲葛絰。與大功初死之麻絰大小同。若居重喪而遭輕喪。惟其麻同。故皆兼服之。鄭注云。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

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此言虞祭之變禮也。報讀爲赴。急疾之義。士或以家貧。或以他故。不待三月而卽葬者。旣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之祭。必俟三月而后行之。案葬之不得不急者存乎勢。而不忍急者存乎心。故虞與葬相因而卒哭必仍待於哀殺也。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此言竝遭親喪之禮也。偕卽曾子問竝有喪是也。子若父母之喪竝。則母先葬。先葬者不虞祔。必待葬父畢旣虞祔而后爲母虞祔。其葬母之時。亦服斬衰。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鄭注云。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此明大夫壓降之制也。父爲衆子齊衰不杖期。惟大夫爲庶子降服大功。然降其子而不壓其孫。故庶子之子。不降其父而仍服三年。又大夫位尊。士死無主後。雖其親屬。固不得主士之喪也。案大夫爲庶子降服大功。若庶子亦爲大夫則不降。大夫不主士之喪。若適子爲士。父必主之。庶子則使其子主之。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此言服之所殺也。舅姑指夫所自生者而言。慈母如母齊衰三年。以本非骨肉。故爲其父母無服。恩所不及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舅姑服大功。恩隆於所後也。案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不杖期。妻從夫降一等。故服大功。猶稱舅姑者。舍舅姑無稱也。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猶稱父母者。舍父母無稱也。此所謂辭窮直書。而歐陽氏乃切切辨之。抑惑矣。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此言祭有特隆也。若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祭於祖。則以少牢易特牲。以士牲卑。不可祭尊也。案此初祔於祖。與從祖祔食不同。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此言服繼父之義也。繼父謂母後嫁之夫。夫所謂繼父不同居者。必其先嘗同居。謂此子幼孤。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於是乎同財而使祭其祖禰。此爲同居繼父。則爲之服齊衰。若繼父有子爲主後。先同居而後異居。則爲之服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夫先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是謂路人無服。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此言哭友之位也。門外。謂寢門外。右謂西邊。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而南面。爲有弔賓至。故爲主以待之也。案檀弓謂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必在右而嚮南者。所以變於有親者也。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

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此明祔葬祔廟之禮也。宅，塋也。諸祖父，其祖爲諸侯者之兄若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妾祖姑，祖父之妾也。亡，無也。中，閒也。凡祔葬者不更筮宅。以前人之宅已卜而言也。祔廟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以諸侯之貴與士大夫閡絕。故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則祔於諸祖姑。妾則祔於妾祖姑。若祖無妾。則又閒曾祖一位而祔於高祖之妾。所以然者。祔必以昭穆故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以卑孫不可以祔尊祖。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祖之爲士者。以孫貴不敢卑其祖也。案祔者。謂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故葬與廟皆謂之祔。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勢有可幾。故得祔。天子諸侯則君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又案祔廟有二。有初以班附。至新主入廟。而所祔之主已遷上一廟者。如三昭

三穆之遞遷也。有祔之而即隨之食者。如殤與無後之從祖祔食也。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

此言所服之有隆殺也。君母，嫡母也。爲母之君母。從母而服。是謂徒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若母卒則不爲母之君母服矣。宗子爲妻。父在者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在。則爲妻禫矣。案母卒而不爲其君母服。以非母所自出。故殺也。母雖在而爲其妻禫。以宗婦因宗子而重。故隆也。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此言所後之無隆殺也。庶母，父妾也。祖庶母，祖妾也。妾子之無母者。父命與妾之無子者爲子而爲之後。禮固然矣。由是推之。若妾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爲其後可也。若父妾有子而子死。命己之妾子後其子以爲之後亦可也。孔氏疏曰。傳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

年。此即爲慈母後也。記者見喪服有此例。故觸類言之。案喪服傳。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則知庶子無後。可從祖祔食。不必爲之置後矣。庶子且不必置後。豈有以庶妾而爲之置後者。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則生養之終身。死喪之三年。貴命也。此所謂爲後者。蓋主其生養死葬之事。非嗣子傳重之謂也。既可命

無子之妾母之喪之如母。或父命有子之庶母母之。或祖命其妾母之。皆可喪之如母也。

爲父母妻長子禫。

此言當禫之喪也。喪之致厚者。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子禫是也。張子曰。喪之有禫。所以致厚。記故舉此四者言之。然妻爲夫亦禫。父沒爲慈母亦禫也。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此言不世祭之事也。凡慈母與妾母。子祭之而孫則不祭。以殺於適也。案雜記云。主妾之喪。自祔至練祥。使其子主之。是妾母有祔食之禮也。妾母不世祭。而前經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何也。穀梁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魯有仲子之宮。是諸侯得爲生母立廟矣。所謂不世祭者。非必子立之而孫遂毀之。或薦而不祭。至親盡乃遷。與若士大夫。斷無立妾廟之禮。故孔疏謂是爲壇祔之也。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此言不爲殤之制也。丈夫既冠而不爲殤。婦人既笄而不爲殤。若爲殤後者。卽以其服服之而無所降也。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何也。蓋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爲之後。是已。夫禮之爲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

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解者以後爲喪主而服其本服於義疏矣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此言不即葬之制也已除也喪以有他故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得遂除衰絰其餘自期以下至緦之親雖以主人未葬不得變焉

然服麻至月數終足當除則除不待主人葬畢以後也蓋主喪者恩重哀深故不葬即服不變餘則殺矣然既除而尚藏之及葬則反服其服也庾氏蔚之曰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以尊主卑無緦以卑之未葬使尊者長服之衰絰也是知主喪不除惟承重者爲其祖曾若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也

箭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此言男女喪服重輕之制也箭篠也繩屨以麻繩爲屨也斬衰而箭笄卷髮女子之重服也則終三年而不易其齊衰三月與大功九月尊卑異而恩同故皆以繩爲屨案箭笄三年者謂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在室及已嫁反在室爲父之屬至大功以上均名重服齊衰尊大功卑而繩屨不異者以恩制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此言練祥祭禮吉凶之制也練小祥也筮日筮祥祭之日筮尸筮祥祭之尸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有司謂執事者要絰謂葛絰吉服謂朝服也將小祥時有筮日筮尸視濯三事皆豫服要絰杖繩屨俟執事者告三事辦具而后去杖以行事當筮日筮尸之時爲有賓來故筮畢復執杖以拜送至大祥則吉服筮尸而敬無不伸矣黃氏曰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

而杖以拜送賓者猶哀也大祥則吉服而筮
者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卽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
此言庶子居喪之禮也家統一尊不命之士父子同宮故庶子壓於父則爲其母不禫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蓋古者杖以輔病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

卽無二杖故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而不以杖卽位也父主適子之喪而有杖則其子不得杖父旣不主庶子故孫以杖卽位可也舅主適婦之喪則適子爲妻不得杖舅旣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鄭注云孫以杖卽位祖不壓孫孫得伸也孔疏云妻次子旣非冢嗣亦同妾子也父主妻喪故主適婦父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此言諸侯來弔之禮也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未喪服未成服也諸侯無弔外臣之禮若在異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以主君故而弔之則君爲主而拜賓以其位之相敵也諸侯所用之弔服必皮弁錫衰其弔之緩雖已葬非免時而主人必免變禮以尊君也其弔之速主人未成服則君亦不錫衰未純乎凶

因乎主也鄭注云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孔疏云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一云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耳主人必免者諸侯來弔主人必爲之重禮凡五服大功以上爲重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爲輕輕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此云主人必免

謂大功以上也。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也。案士喪禮衆主人免在小斂後。疏兩始死字恐是小斂之誤。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此言養疾主喪之制也。養有疾者。謂疾者無近親而已往養其疾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若養有疾之人。其時身有喪服。則必釋去惡

其凶也。疾者死而無主後。則亦遂以主其喪。其非養者而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去己之喪服。凡養疾者爲父兄之屬必易服。子弟之屬則否矣。案所養者亦五服之旁親。以其尊也。故釋己服而養之。所謂己喪期大功以下既葬卒哭。斬衰既練而後。故得爲旁親養。若未練未葬。則使人養而已。不親養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此類言祔祭之禮也。女君。適祖姑也。妾之祔當於妾祖姑。無則祔於高祖之妾。若又無高祖之妾。則易牲而祔於適祖姑可也。婦之喪。虞與卒哭在寢。則其夫若子主之。祔於廟而祭舅之母。則舅主之。尊卑異故所主不同也。案妾祔女君則易牲。與士祔於大夫同義。或曰喪服女君俱指適妻言。祖姑及高祖姑俱無妾可祔。則逐於適妻祔之。生既相依。死亦相祔。禮之變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此言攝主之禮也。大夫死而無主後。其親屬之爲士者。不可攝大夫而主已死大夫之喪。唯宗子分尊。雖爲士。可以攝主大夫之喪也。案此本陸氏佃吳氏澄之說。於文爲順。注疏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若士是宗子則可以攝之。便與大夫不主士喪之義重矣。蓋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則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義各有在也。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此言兄弟來奔喪而處之之禮也。主人未除喪，而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蓋免必有時，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若兄弟則哀戚同之，無須服此矣。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此言陳器之禮也。器，送葬之明器也。省，減殺也。陳器之道有二。賓客所贈，以多爲榮，而納壙有定數，故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主人所作，則有限而悉依於禮，故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此類言奔喪之禮也。宮，殯宮也。奔兄弟之喪，不由主人，自然相親，故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若所知之喪，則必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之墓。徐氏師曾曰：此皆謂既葬而至者。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此言父爲衆子之制也。衆子，謂庶子。父爲適長子居喪，則次於中門之外，而於衆子否，以降於適也。案鄭注云：於庶子畧，自若居寢。謂若平日之居寢不變次耳，非無哀戚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此言與尊者爲親之禮也。兄弟本爲期喪，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衰三年，以其爲君，有父之道也。熊氏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服之親者皆服斬。鄭注云：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孔疏云：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故知容在異國也。疏又云：雖在他國，仕爲卿大夫，得爲舊君服斬。此恐未是。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此言從輕而重之服制也。澡麻，治其麻使潔

白也。不絕本。不斷其屈也。報猶合也。期親之喪。以下殤而降爲小功者。帶用澡麻。不去其根。垂麻向下。又屈而反向上至要。中合而糾之。以示垂也。鄭注。凡殤散帶垂。案小功澡麻斷本。此澡麻不斷本。異於正小功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此言婦人祔祭之禮也。三人。蓋有二繼也。婦應祔於祖姑。若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舅所生者。親親也。案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

人。或奉祀者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朱子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此言夫祔妻之分也。祔者夫死而其妻與夫合祭也。夫祔妻之禮。若妻死時夫爲大夫。其後夫遂失位。死而祔祭於其妻。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之牲也。若妻死時夫未爲大夫。至後爲大夫。死而祔祭於其妻。則得用大夫牲矣。鄭注。此謂始來仕無廟者。孔疏。若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妻也。案得大夫三廟。蓋有有廟而無主者。如伯禽封魯。不祖天子而周公尚存。則五廟皆虛也。周公薨。當入魯大廟。而不得祔於大

王。所謂別子爲祖也。別子爲祖。則無可祔。假設夫人先死。亦不得祔於大王之妃而自入魯大廟矣。由是推之。諸侯庶子始命爲大夫。及大夫之庶子別仕他國者。其所立之三廟。皆無主可祔。故鄭直謂之無廟也。妻死主入廟而夫後死。主卽祔於其妻。應氏謂不立祖廟。無緣爲妻立廟者。誤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此申言適子不喪出母之故也。為父後者。於出母之死則無服。所以無服者。居喪不祭故也。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此論婦人應杖之節也。削杖。桐也。禮。婦人不杖。而亦有不為主而杖者。如夫死姑在。則為

夫杖。長子死。則母為削杖。女子子在室未嫁。父母死而無男昆弟主喪。其攝主不杖。則子年長者一人杖。蓋為夫杖者。以其無子也。為長子杖者。以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此言居喪著免之節也。遠葬墓在四郊之外。緦小功當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虞與卒哭則免。不以恩輕而畧於後也。既葬。若有故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皆免。仍盡禮也。為小功以下之兄弟。若緩葬而既除喪。及葬。必追服其服。至報虞卒哭則免。如有故而不報虞則除之。

以期既滿也。遠葬而將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於廟。在道與入廟禮宜異也。既葬而本國之君來弔。雖不當免時。而主人必免。糾其要絰。不使散垂。即異國之君來弔。亦與本國之君同。而主人著免。并親之在於大功以上者皆免。所以尊君也。鄭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歛之前。既啓之後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

服縞冠。

此言除喪之禮也。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故除喪者其祭必元。而於成人爲釋禫之服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而禮較重矣。朝服本元冠緇衣素裳。不元冠而縞冠。是未純吉之服也。案鄭注謂元爲元冠元端黃裳。陸氏佃云。言必元。則裳亦元可知。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

卽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此言人子奔喪之禮也。與奔喪篇大同小異。不言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子奔父喪者。至家。卽以麻括髮於殯宮之堂上。袒衣。降阼階之東而踊。踊畢。襲衣著首絰於東序東。奔母喪者。初時括髮自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衣著免於東方。而加要絰。其於父母自卽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至出殯宮門而就廬次。則哭止。三日之閒凡五哭三袒。五哭者。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也。三袒者。初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案此奔喪。謂道遠已殯而至者。若至在未殯之前。則當視在家之禮。不得減殺也。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此言姑服適婦之變禮也。舅字下一本有姑字。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若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以庶婦之服服之。爲之小功

而已。鄭注云。不爲舅後。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八

大傳

大傳言其所傳者大也鄭氏謂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此言禘與祫之禮也。大祖諸侯受封君也。大事大勳勞也。省善也。祭莫大於禘。爵莫尊於

王。在禮不王不禘。惟王者受天命而有天下。既立大廟以祀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報本追遠。於是為至。諸侯則有祫而無禘。大夫士則有時祭而無祫。故諸侯五廟。祭不及其大祖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惟有大事見善於君乃得干祫而及其高祖。朱子曰。禘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

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案禘是宗廟之大祭。王氏謂祖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是也。鄭注以禘為郊祀天。祖所由生為大微五帝之精。如靈威仰赤熛怒之屬。此緯書之誣也。又云干猶空也。空祫而無廟而祭於壇墠。亦恐未然。大夫固有大祖廟矣。自諸侯而下。

廟制有多寡。而其祭及高祖一也。意以大夫士本不當有祫祭之禮。故謂之干祫與。徐氏師曾曰。干祫必漢儒之言。彼見魯祭有禘。由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而命之。遂起此論。不知魯禘非禮。則大夫士之干祫豈禮所得為乎。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

也。

此言武王致祭追王之事也。既事，謂伐紂之後。邊，詩書皆作駿，疾也。武王伐紂於牧之野，順天應人，天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設奠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以祭告祖廟。又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案周之追王，蓋以明王迹所由興也。此記云不以卑臨尊，於理殊謬。祖父之於子孫，有常尊矣，豈以爵號爲隆替哉。充其說，則必如拓跋魏之追帝數十世而後可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此言先王治親之禮也。治猶正也。繆讀爲穆。人倫不明，則禮法不立。是故上治祖禰，所以尊其尊也。下治子孫，所以親其親也。旁治昆弟，會合之以燕饗之飲食，次序之以班列之昭穆，凡皆以禮義別而敘之。戚者從隆，疏者從殺，使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案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即所謂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也。禮必有義，則程子所云正倫理、篤恩義者是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此言聖治以人道爲始也。德成而上，敘曰舉；藝成而下，敘曰使。姚氏舜牧云：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民思慕而不忘者，謂之愛。興滅繼絕，所以存之也。一得猶皆得也。物，事也。紕繆，舛戾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非不欲事事而治之，人人而安之也。然其所且先者五，而民事不與焉，急先務也。一曰治親，以敦其本。二曰報功，以酬其庸。三曰舉賢，以崇其德。四曰使

能以盡其才。五曰存愛。以章其厚。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上無缺政。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若五事之中。有一紕繆。則民將莫得其死。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案五先皆得而民始可厚。五先一失而民死旋不救。見福民則難。禍民則易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言王者因革之大凡也。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也。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色者服之色。如夏元殷白周赤之屬。徽號者徽之號。如虞旂夏綏殷大白周大赤之類。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械。衣服者章采之制。王天下者。於權度量於文章。則立與考以定之。於正朔於服色。則改與易以通之。於徽號於器械於衣服。則殊異與別以辨之。

此皆其可得而與民變革者也。若夫不可得而變革者則有矣。如親其親。尊其尊。長其長。男女之有別。此人道之常。乃其不可得而與民變革者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此言同異姓從宗主名之禮也。同姓父族也。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也。屬與也。道猶行也。同姓自近而遠。則從大小之宗。以合其一本之族屬。異姓自疏而親。則主尊卑之名。以治其昏姻之際會。惟主名而名著。所以男女有別也。如其夫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其夫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之序宜也。若謂弟之妻爲婦者。將兄之妻亦可謂之母乎。夫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昭穆亂。是人治之大者也。而可不慎乎。呂氏

祖謙曰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上者在名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此明同姓無通昏之禮也姓爲正姓氏爲庶姓如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爲氏之類上謂高祖以上戚親也單盡也綴連也四世之親同乎高祖而服緦是服之盡也五世承高祖之父而止於袒免是減殺同姓也六世承高祖之祖則并袒免亦無之而親屬盡矣其庶姓既別異於上而恩意亦殫竭於下意者昏姻亦可以通乎夫惟大宗之法百世不遷繫之以正姓而不可分別綴之以飲食而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支末益分而昏姻不通者此周道所以異乎殷也案六世而親屬竭者恩有所窮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無可苟也

豈唯質文之不同蓋所以治人者於是爲至矣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此言制服之義也服之爲術有六一曰親親父母爲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君爲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如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四曰出入如女子子適人與在室者及爲人後之屬五曰長幼如成人及殤六曰從服則以類相從而非正服也案人倫莫重於君父服術有六而親親尊尊實統之故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此先王制禮之本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此承上服術而言其例也屬親屬也徒空也無屬而從謂之徒從從服之制凡六有爲屬從者如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

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有爲徒從者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母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者如公子之妻爲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壓不服妻之父母兄弟相爲服而各不服兄弟之妻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者如公子爲君壓不得爲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爲夫之昆弟無服而娣姒自各有服是也有從重而輕者如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緦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緦則又爲輕是也有從輕而重者如公子爲君所壓自爲其母練冠輕也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則爲重是也方氏慤曰以非正由於己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屬從由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斷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此卽祖禰輕重之義以例六服之術而結之也自用也率循也循此以至彼也親猶禰也等差也祖謂高曾祖也仁主恩愛而事禰以仁爲本故用仁循禰以等而上至於祖則名曰輕義主裁制而事祖以義爲先故用義循祖以順而下至於禰則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固然也輔氏廣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輕則齊衰三月重則斬衰三年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言尊君敬宗之義也王氏以位也爲句今從之君恩下施於族故有合聚燕飲之道族人則不得各以其親而親其君者位尊故也惟君絕宗於是乎立宗以收族故庶子不祭所以明其宗也庶子亦不得爲長子三年以

不繼祖非正統也。案鄭注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不得各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此承上文而明宗法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謂衍文。別子爲後世始祖。繼別之嫡子。則爲大宗。繼禰之嫡子。則爲小宗。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乃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乃五世則遷者也。蓋立宗之法因乎祖。惟其尊祖。所以敬宗。則敬宗固尊祖之義也。鄭注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疏鄭以經繼高祖爲小宗。何以先云繼禰。蓋是承上繼別爲大宗之下。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爲別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案大宗唯一。故五世之外猶爲之服齊衰三月。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此言公子之宗法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公子之公。謂其君也。適謂君之同母昆弟夫人所生之子。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於是乎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如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宗。以領公子。

其禮亦如小宗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如君有適弟使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兄弟爲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如公子惟一人更無公子可爲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也是故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君爲其庶兄弟之爲士大夫者立適弟之爲士大夫者爲之宗而使庶兄弟宗之此公子之宗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也朱子曰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小宗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此言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之義也移施字通用謂延而及之也同高祖之兄弟相服緦麻至於族絶則無延及之服矣惟有親者乃各以其屬服之也方氏慤曰九族之外謂之絶族以其恩至此絶故無施服也夫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絶即非其所屬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此推言先王親親之效也百姓百官也刑猶

成也斁厭也自仁以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以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始終乎親親故人道不外於親親也惟親親故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惟尊祖故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惟敬宗故各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惟收族故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既內嚴宗廟必有與爲存亡者故重社稷重社稷必有與之共守者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不濫而中刑罰中故庶民得以有所措手足

而安。庶民安。故各樂其業而財用足。財用足。故克盡其心而百志成。百志成。則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則和平於是乎致。夫然後能樂。詩有云。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豈不承成先人之業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矣。清廟之頌文王者。即此以親親之道。推之以治天下之謂也。案親親仁也。惟仁者以父母之心為心。故友于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故親其九族。由是推之。而仁民愛物。胥本於此矣。此正與首章言禘祫之意相應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八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九

少儀

少。小也。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名少儀。

朱子曰。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此言相見致辭之法也。聞者。記者謙言我嘗聞之於人云爾。某。名也。固。如固辭之固。固願者。慮主人不即見己。而為此懇請之辭也。階者。升進之稱。主謂主人。適敵同等者也。亟數也。嘗聞初見有德有位之君子者。其辭曰。某固願通聞己名於將命者。不得徑自達於主人也。在敵體者。則直曰某固願見。若久不相見。則仍曰聞名。數相見。則曰願朝夕。不常見也。瞽者無目。則辭不稱見。而但曰聞名。案不得階主。邵氏云。恐不待將命者道達為之階主也。即士相見禮願見無由達之意。亦是。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此言凶事相見之辭也。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喪不主於相見。凡往有喪者。其辭曰。某願比於將命者。蓋將以助其事也。童子則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不敢與成人比也。若適公卿貴者之喪。則直曰聽役於司徒。輕重唯命。不敢辭也。案司徒職云。大喪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喪謂公卿之

喪。如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者旣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此言吉凶送遺授受之儀也。以衣送死者曰襚。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識物價而主君之衣物者。周禮玉府有賈八人。進謂進而將命也。以車馬送死者曰賵。以馬幣送生者曰賻。甸。田也。大白。旗名。兵車。革路也。廟門。殯宮門。君以朝會之事。將適他國。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道路之馬資於有司。卽於敵者。亦祗曰以贈左右之從行者。皆不直致也。君有喪而臣致襚。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唯於敵者則直曰襚。凡致襚須擯者傳辭將進。若親者兄弟。則直陳之而不執以將命也。臣

爲君之喪而納貨貝。則曰納甸於有司。言卽所受之田邑所出。分所宜納也。賵馬主於爲死。故可以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主於生者。幷大白兵車。雖爲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俱不以入廟門也。至授受之時。來賻者旣致主命。卽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者。與吉事異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此泛言授受之儀也。坐。跪也。凡受物而其人

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恐煩其俯故也若在性之直者不能委曲以就禮則有之矣案此卽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之意性之直者猶所謂直情而徑行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此言辭遜之節也辭讓也可猶止也闔門扇也禮賓至大門至階主皆辭讓令賓先入先升故於始入當辭之時擯必告主人曰辭矣及升堂將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則必告曰可矣賓主入戶皆脫屨其排推門扉脫屨於戶內者惟同來中最長一人而已矣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者皆不得脫屨於戶內也孔氏曰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之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通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此言辭令之體也品味餚饌也亟數也道德行藝技能未能而樂學之謂習旣能而深造之謂善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尙故問品味者不可直斥其好惡而昭其癖但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者不可直斥其能否而暴其短但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輔氏廣曰凡問當有疑辭不可必其然也舉此二事以例其餘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此明君子之所宜愼也械器物也大家貴臣之家訾猶計度也君子謹於飭行故不使有疑事之在躬不無故而測度民械不非分而願望大家不任意而訾計重器朱子曰不訾重器者謂不欲損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此言洒埽之禮也氾廣也拚除穢也鬣帚也膺胸也擖箕舌也氾埽內外曰埽專埽席前曰拚故拚席上不得用埽地之帚恐不潔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自向胸前而不持向尊

者恐不敬也蓋揺重於擬唯大賓來則擬揺
而蕩滌之小賓來止除席前穢而已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此言卜筮之法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卜筮者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蓍龜不可以二心而不正是故問卜筮者曰義與志與是公義則可爲卜筮是私意則不爲之卜筮徐氏師曾曰不貳問卽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義與志與必先白謀於心義則可問志則不言不當非義而問也亦通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此類言卑幼敬尊長之禮也踰等謂祖若父之行也翣扇也約矢者凡射皆四矢尊者置於楅上迭取射之卑者則一時幷取四矢也擁矢者投壺賓主亦各四矢尊者委於地一一取而投之卑者則悉擁抱四矢也角兕觥也擢取也馬者投壺之勝算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者擢取彼之一馬以成己之三馬也凡卑幼之節不可不謹故尊長於己踰等則不敢問其年嫌若欲序齒也燕見不使人傳命嫌若賓主也遇於道見則面不則隱不敢煩尊者也不請所之恐煩答也於尊者之喪當俟其有朝夕哭之事不非時而特弔亦恐煩動也侍坐於尊長弗使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亦不得無故而畫地及弄手以爲容揮扇以取凉皆戒不敬也尊長寢臥必跪而傳命不敢直立以臨也侍射則幷約四矢侍投壺則擁抱四矢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必先洗爵而請行觴客若不勝則主亦如之所以優賓也其飮尊長及客則以常爵不敢用行罰之角投壺立筭爲馬卑幼及爲主者

雖得其二不敢擢取尊長及客之一馬以成
己勝皆以明謙也案勝則洗而以請朱子謂
是卑者與尊者爲耦若己勝而司射命酌則
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酌而
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
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
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此言爲僕御待君升車之禮也執猶下執轡
也良綏君所執之正綏申猶伸也面猶前也
拖引也幦覆軾皮也散綏僕所執之貳綏也
凡御必立唯執君之乘車則坐方其僕在車
下則右帶劒負良綏申綏末於前而引於車
幦之上自以散綏升乃執轡行車五步而立
待君君出則授良綏而升君也朱子曰此與
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爲君御者之事
蓋劒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
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己故但取散綏以升

乃僕之通法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侍
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
蚤莫雖請退可也

此言侍坐請退之節也運動也澤玩弄而生
光澤也還轉也卑幼者之於尊長請見不請
退去止不敢自由也如朝廷不可以競進則
曰退燕遊不可以忘反則曰歸師役不可以
淹久則曰罷若侍坐於君子者君子志倦而
欠體疲而伸運笏示欲搢而起澤劒首示欲
按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問日之蚤莫而意
欲宴息則雖請退亦可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
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此言事君之法也量量其事意合成否事君
者欲行道而有益於君當量而後入不可入
而後量也即凡乞假於人或爲人任事者亦
然是以君臣志合上無怨惡而下得以遠罪

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此言脩身接物之所宜戒也。旁泛及也。與人處者。不竊視其隱處。不泛與之褻狎。不言知識之過失。不爲戲侮之容色。以此皆非重厚者所爲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此言人臣事君之道也。亡去也。相助。役爲也。爲人臣下者。君有過則當諫爭而無訕謗。諫不從則當逃去而無疾怨。將順則頌而無諂。匡救則諫而無驕。君德或怠。則必張大其志而助成之。君政或廢。則必埽除其敝而更新之。此之謂社稷之役。蓋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此廣明爲人之法也。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行貴以漸。毋拔來而進之銳。又貴有常。毋報往而退之速。毋不敬而瀆神。毋貳過而循枉。毋有倖心而測未至。士之所依必於德。所游必於藝。工之所依必於法。所游必於說。依之以立其本。游之以盡其用也。毋訾計衣服成器而取惡於人。毋以身質成言語而取必於己。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案法者常法也。說則法之意也。考工記薄厚之所震動。淸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與。有說是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此言容儀之善也。匪讀爲騑。德容有著見於外者。如言語之美。則穆穆焉敬以和。皇皇焉

正以大也。朝廷之美。則濟濟焉由入之齊。翔翔焉翕張之善也。祭祀之美。則齊齊焉思之一。皇皇焉求之專也。車馬之美。則匪匪焉行而有文。翼翼焉載而有輔也。鸞和之美。則肅肅焉唱者之敬。雍雍焉應者之和也。夫如是。則衆美會而德容盛矣。案周禮保氏敎國子以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與此相類。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此言答問之法也。從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從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敎國子樂德樂語之類。謂已習之矣。正則惟正其善否也。或問國君之子爲長爲幼。長則曰能從君供社稷之事矣。若幼則曰。僅能御。大幼則曰未能御。問大夫之子爲長爲幼。長則曰能從習樂人之事矣。幼則曰僅能正於樂人。大幼則曰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爲長爲幼。長則曰能力農而耕矣。幼則曰僅能負薪。大幼則曰未能負薪。案鄭注御謂御事。孔疏御治也。事謂尋常小事。呂氏大臨則曰能御謂成童以上。未能御未成童也。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

式。介者不拜。

此類言趨拜之禮之變也。步必趨。所以爲容。車必式。見必拜。所以致敬也。如執玉與執龜筴。以皆重器。恐其失墜。故不趨。堂上近尊。故不趨。城上迫狹。故不趨。武車尚武。不事推讓。故不式。介者甲冑在身。拜不成禮。故不拜。此皆禮之變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葛絰而麻帶

此言婦人之拜儀與喪服也。肅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遇吉事。雖有君賜之重。亦肅拜。或爲虞祭祖姑之尸而坐其答拜也。亦不手拜而肅拜。若爲夫與長子而爲喪主。則稽顙而不手拜。蓋婦人之禮。不特拜不同也。既虞卒哭。以葛絰易首之麻絰。而要之麻帶不變。亦與男子之麻絰而葛帶不同也。案肅拜周官大祝九曰肅拜是也。手拜大祝三日空首是也。葛絰而麻帶。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

取俎進俎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未嘗不食新。

此言行立燕祭之禮也。跣脫屨也。俎有足而高。故就俎取肉與進肉於俎。皆不坐。從其便也。雖執虛器亦如執盈。雖入虛室亦如有人。昭其慎也。凡祭於室中堂上皆無跣。主敬也。燕則有之。爲歡也。未薦新物於寢廟則不敢食新。事亡如存。一飲食而不敢忘也。案鄭注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脫屨。乃升堂。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此言僕御之禮。而類及於車馬衣服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佐車戎獵之副車。服車所乘車也。服劍所佩劍也。僕御於君子。君子或升或

下。僕皆授之以綏。其始乘時。僕憑式以待君子之至。君子既下而行。則僕乃下。更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是僕之升恆在先。而下恆在後也。夫始乘必式。固已然。如乘貳車。朝事尚敬則式。若乘佐車。戎獵尚武則不式。所謂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此則貴者矣。故人於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其年歲之久近。凡觀君子之衣服。與所服之劍。所乘之馬。亦弗敢評論其價

値之多寡。皆恐不敬也。案周禮大行人。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此言賜獻於人之儀也。四壺曰乘。十脡曰束。卑曰賜。尊曰獻。鼎肉。謂肉之已解而可升鼎

者。問遺之禮。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或賜人與獻人者。則陳列酒之重者於門外。雖止執脩以將命。而其辭亦必兼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也。其以鼎肉賜獻人者。則執肉以將命。其以禽鳥賜獻人者。雖過於一雙。雖執一雙以將命。其餘悉委陳於門外。輔氏廣曰。乘壺酒束脩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其以鼎肉。此例以一物獻人者。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

此言人畜之各致其辨也。緤紖靮。牽犬牛馬之繩也。犬有三種。禦宅舍曰守犬。供田獵曰田犬。充庖廚曰食犬。名若韓盧宋鵲之屬。遺人以犬者則執緤。其爲守犬田犬。則以授擯者。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以右手。若征伐所獲之臣虜。則以左手執之。疏曰。守犬田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食犬

則左手牽之。曲禮效犬者左牽之是也。民虜或起惡慮。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此言餽遺車甲弓劍及他器物之儀也。前之。古人獻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乘韋先牛十二之類。袒。開也。櫜。弢甲衣也。冑。兜鍪也。韣。弓

衣。拊弓把。啓開也。櫝劍匣也。韣謂卻合之也。夫襓劍衣也。遺人車。則陳車脫綏而執以將命。甲若有他物先之。則陳甲而執他物之輕者以將命。無以先之。則開弢甲之衣而奉胄以將命。凡器則陳底執蓋。弓則以左手屈弓衣幷於把而執拊。劍則開匣。以其蓋卻合於匣之下。乃加夫襓於匣中。而以劍置襓上焉。

案車則說綏。曲禮所云獻車馬者執策綏是也。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所云獻甲者執胄是也。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所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劍卻仰也謂仰蓋於匣底之下。加匣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也。夫襓同在匣中矣。啓匣則見匣底之上有夫襓。夫襓之上有劍。故曰加夫襓與劍焉。非至啓匣時旋加之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此言餽遺雜物之儀也。脩脯也。苞苴茵藉而包裹之。非特魚肉。他物亦可茵褥也。上穎謂警枕也。筴蓍也。籥如笛而三孔。下穎謂刀鐶也。削曲刀。拊刀把也。餽遺之雜物。如笏也。書也。脩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筴也。籥也。此十六物者。皆左手執上。右手執下。陰陽之義也。若刀則卻其刃而授以穎。削則授以拊。凡有刺刃者授人時則辟刃。不以刃向人也。

案惟辟刃。故授穎授拊。與曲禮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同意。辟刃卽後其刃也。又案警枕之穎。與刀鐶之穎。字從木從頃。如史記穎脫而出。穎對末爲文。謂錐柄也。與實穎實栗之穎。從禾而訓爲禾末者不同。疏云穎是穎發之義。刃在手謂之穎。皆誤。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此言兵刃將卒所處之宜也。乘兵車者。出則

前其刃。以向敵也。入則後其刃。不以向國也。將軍尚左。左爲陽而貴謀。士卒尚右。右爲陰以致死也。夫古者軍行。鑿凶門而出。故爲將者甘苦與士卒同之。則軍禮之所重可知矣。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此言行禮各有所主也。詡辭氣明盛之貌。隱情隱密己情也。虞度也。賓客以禮相示。故主於恭。祭祀以誠相格。故主於敬。喪事以送死。

故主於哀。會同以申令。故主於詡。至於軍旅之事。則當思險知危。隱情以討度也。輔氏廣曰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兵事露則不神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此言侍食於君子之禮也。若燕而侍食於君子。則先君子而飯。若嘗食然。後君子而已。若勸食然。食毋放肆而無所制。歠毋流行而不知止。防嫌嗜。則小飯。恐見問則亟咽。且數數嚼之。毋得弄口以爲容。食既訖。客欲自徹其俎。主辭則止也。蓋燕有尊卑賓主之禮。故侍食者。始則敬主人之餕。終則敬主人之命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此言奠爵之儀也。介賓副也。僎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燕飲之禮。主人酬賓。賓受奠觶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將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受而奠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

之觶以酢主人。是其飲居右也。若主獻介之爵。客酢主之爵。及僎爵則皆居於右。案鄭注以僎爲遵。遵尊也。尊於賓者。非輔主人之僎也。鄉飲酒禮亦無獻僎之說。於義疑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此言進魚之法也。濡濕也。腴謂魚腹。鰭謂魚脊鬣。大臠謂切魚腹也。進魚各有其宜。如擘濕魚從後起。則膓肉易離。故羞濡魚者進尾。冬則濇而趨陽乎下。腴爲美。故右腴。夏則躍

而趨陽乎上。鰭爲美。故右鰭。當食而祭。則刳魚腹下爲大臠。亦以此處爲美故也。疏曰。此謂詩常燕食所進魚體。非宗祀及饗食正禮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此言齊和之宜。及相禮之法也。和羹曰齊。謂鹽梅之屬。自由也。凡齊。必執以右手而居羹器於左。取其便於調和也。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左。傳君命於人。則由君右。地道左卑

而右尊。所以尊君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此言尸僕君僕受酌之儀也。軌轂末。范軾前也。僕爲尸御而酌之。重尸之僕。則如君之僕。當僕在車受酌。則左手執轡右手受爵。必祭左右軌及范而後飲。所以祭者。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

此廣明祭俎及飲食之禮也。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腴。腸也。提猶絕也。湆汁也。齊和也。飲食必祭。凡羞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有俎者於人爲儐。則於俎內祭。君子於犬豕不食其腴。避穢也。小子給使令。宜驅走而不得趨翔爲容。若得酒舉爵。則先坐祭而

後立飲。不備禮也。凡洗爵必盥手以致潔。牛羊之肺。刲離之而不絕其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以祭也。凡羞之有湆者。則有鹽梅齊和。故不更以齊。嫌於薄主人之味也。爲君子擇取葱薤。則絕其本末。爲有萎乾。羞首者。必進喙以鄉尊者。其祭則先以牲耳。案特牲少牢禮。羊腸胃有鼎實而無豕腸胃。射鄉禮用狗亦不列其腸胃。燕亦如之。孔疏云未聞。是也。曲禮毋絮羹。故羞有湆者不以齊。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此言列尊壺之法也。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尊壺者設尊設壺之人也。人君陳尊於東楹之西而南北列之。酌人在尊之東。其左爲南。故設尊者列元酒於酌人之左以爲上尊。若諸臣之尊。皆以次而列於北矣。有尊則有壺。而尊與壺有鼻。設尊壺者。必面其鼻以向君。所以尊君也。案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朱子謂設尊之人。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元酒。卽玉藻所謂凡尊必尙元酒者。示重古也。尊壺者面其鼻。卽所謂唯君面尊者。示重惠也。

飮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此言飮酒之儀也。沐而飮酒曰禨。冠而飮酒曰醮。折俎。折骨體於俎也。步。行也。羞。庶羞也。飮酒者而坐。所以致逸也。然飮如沐而爲禨者。冠而爲醮者。則皆小事。若遇折俎之盛禮。皆立而不坐。否則未免於當尊矣。飮酒必嘗庶羞。所以致養也。然當未行無算爵之時。則不先嘗。否則未免於貪味矣。孔疏曰。折俎則殽饌尊。鄕飮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此獨云禨者醮者。以其無酒俎之時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殽羞本爲酒設。正羞脯醢折俎。未飮酒之前卽嘗。故鄕飮酒鄕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齊肺。乃飮卒爵。若庶羞。必行爵之後始嘗之。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此言膾及齏菹粗細之異也。聶而切之。先聶爲大臠而後細切之也。軒辟雞宛脾皆菹類。制食之法。以牛與羊魚之生肉。先大切之而後細切之。則膾以名焉。如麋鹿爲菹。野豕爲軒。宜於粗則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宜於細則聶而切之。凡此腥肉。用葱或薤。皆置之醯中。使浸漬而熟。則柔軟可食矣。陸氏

佃曰內則腥言肉此言魚內則葅言魚此言麋鹿互相備。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此申言有折俎不坐之義也如待賓客有折俎者其爲禮最隆故受之者就俎取肺而祭及祭竟而反於俎皆立而不坐其在俎之燔爲祭與反亦如之唯尸視賓客爲尊雖有折俎祭反皆坐也案折骨與燔爲所設者盛故立而取反若云因俎有足故立尸又何以坐

也爲賓則立以致敬爲尸則坐以當尊位有不同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此言服制之當知也衣服所以章身也若在躬而不知其名是之謂罔況昧於有生之理者乎。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此言夜飲之禮也道導引也獻主主人也君使宰夫爲主燋未爇之炬也若天已昏而未有燭客有後至者主人以先在坐者告之使知其人而致敬也導引瞽者亦然以瞽無目非告不知也凡夜而飲酒爲獻主者既執已然之燭又抱未爇之燋身親賤役而不以爲勞及客起而辭然後以燭與燋授人當執燭時於或讓或辭或歌之禮皆不暇爲惟既授於人則仍不廢此舊說飲酒之禮賓主揖讓

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叅夜殺禮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此言事尊長之儀也口旁曰咡爲卑幼者奉洗盥之水及執食飲以進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長若此時尊長有問則偏於口旁而對亦恐氣觸之也方氏慤曰勿氣則屏氣以致恭也辟咡而對與曲禮掩口而對同義。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

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

此言致胙之禮也。展。省也。臂臑。肩蹄也。九个。自肩至蹄折爲九段也。爲人祭。攝主也。凡祭必歸胙。而將命之辭不同。如爲人攝主。則曰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已祭不敢云福。但曰膳。言其爲享神之善味而已。若已祔主大祥之祭。則但曰告。謂告以死者之已祔。生者之已練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必自省視其具。而後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以送之。使者反命。主人又必再拜稽首。所饋之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牲則以豕左肩五个。不必備饌也。陸氏佃曰。祔練。凶事也。難以福言。又難以善言。故旁言之。孔疏云。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周貴肩。故用左肩。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此言處災變之禮也。靡與縻通。雕。刻畫也。幾。漆飾之幾限也。縢者。束縛之名。組縢。謂以組束之。及衿帶也。以穀食馬曰秣。國家當師旅饑饉之後。財力靡散。民庶彫敝。則車不以雕幾爲飾。甲不以組縢爲華。食器不以刻鏤爲美。君子所履者不以絲屨。馬不復以穀爲秣。皆從減省也。陸氏佃曰。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所御皆貶。方氏慤曰。五事必以車馬爲始終者。車馬在禮爲重。故年不順成。則大夫不得造車馬。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

學記

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故名學記其旨與大學相表裏開端言學而推及於化民成俗是學有用也篇終言學而推本於先源後委是學有體也有體有用大人之事備矣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此言君子以務學爲急也憲法也謏之言小也體猶親也遠謂疏遠之士爲治莫先於擇術如起發謀慮必擬度於法式又能招求善良之士此足以小致聲譽而未足以感動衆心使之興起也若能下賢親遠則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於善也在上之君子欲化民以成美俗必也其由學乎蓋學也者乃古之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此言立學教人之事也兌命商書典常也玉有美質可以爲器然不琢則不成猶人有美質可以造道然不學則不知是以古之王者建國君民必以立教立學爲先務蓋教所以一其學之方學所以定其教之地教學興而後道可明矣傅說之告高宗有曰人當一心終始常在于學其即君之教民爲學終始有

常而不暫廢之謂乎案六經言學莫有先於說命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學無窮已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此申言教學之善也兌命上學字當作斅斅即教也嘉肴雖旨弗食則不知其旨也至道雖善弗學則不知其善也是故學以求其所

未至然後知自得之不足也教以推其所有
餘然後知肆應之困也知不足然後能自反
以期其足知困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此教
學所以相長也兌命所云斆學半者其卽此
相長之謂乎方氏慤曰足則厭矣故學以不
厭爲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爲仁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
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
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

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
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
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此言立學立教之方而幷及教成之效也陳
注術當作州比年每歲也中年閒一年也博
習無所不習也記謂古書蛾蚍蜉也古之教
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門側有塾
以教其閭之人五百家爲黨其學曰庠以教
閭塾所升之人二千五百家爲州其學曰序

以教黨庠所升之人王都及侯國之學爲國
學則又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之子與所
升俊選之士也於每歲之入學者閒一年而
考校焉一年歲終則察視其能離絶經書之
句讀辨別志趣之高下三年則視其敬業而
習無怠荒樂羣而交無睽貳五年則視其博
習而不限於程親師而不忘所授七年則視
其論學而能求其蘊取友而能收其益如此
謂之小成至於九年致知而識之精可以觸

類旁通力行而守之定可以強立不反則謂
之大成夫然後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則
推所學於人足以化民而易其汚俗使近者
被其教而無不說服遠者聞其風而無不懷
之此乃大學所謂明新止至善之道也古記
有曰蛾子以時時學習術士而成大垤其卽
此由積學而成大道之謂乎案鄭注術當爲
遂古術遂二字通用據周禮州長以禮會民
而射于州序則陳說可從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
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此言教學之制也宵之言小也夏圓楚方大
倫猶言大節官已仕者士未仕者大學之始
教也有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服用皮弁祭
用蘋藻示以尊敬道藝也肄習小雅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之三篇示以敎成官使之義於
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旣至
而發篋出書所以振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
業也其用夏楚二物者警其怠忽使之收斂
威儀也未及卜禘則不視學以考校者所以
優游其志也時爲觀示而不遽語以故者欲
其默識諸心也幼者但有聽受而無問難以
學不可躐等也此七者皆大學敎人之大節
也記曰凡學之道不拘一途官則先其職事

之所急士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即此敎必
先大倫之謂乎朱子曰聖賢敎人合下便要
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肖舉能以敎不能所
以公卿大夫思各舉其職也
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
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
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
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
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

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言大學敎人其功無間而終無窮也正業
謂時敎之業如春誦夏弦春秋敎以禮樂冬
夏敎以詩書是也居學謂退息之所學即下
操縵博依雜服是也操縵謂操弄琴瑟之弦
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詞託於物理而至博雜
服謂禮文冕弁衣裳之類藏息以地言脩游
以學言輔友也大學之敎人也四時之立敎
必有正業偶然之退息必有居學如不學操

縵則心手弗調而不能安於弦矣不學博依則物理弗明而不能安於詩矣不學雜服則制度弗詳而不能安於禮矣所以然者不興起於藝卽不能樂學故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之時而有脩焉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之時而有游焉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夫然故安其學而益親其師樂其友而益信其道是以雖離去師友而所守堅固自不變移也兌命曰學能敬孫其志無時而不敏斯進脩之益如水源源而來其卽此離師友而不反之謂乎張子曰古之敎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如此則心樂樂則道義生服事也雜服灑埽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案張子解雜服與註異而義甚切實今竝存之

今之敎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敎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敎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此言今敎者之失也呻吟也佔視也簡訊問也佛讀作拂數進謂數數進之刑成也惟古之爲敎有法故其爲學有成若今之敎者但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問之辭至於數進而不顧其能安與否使之不由其實敎之不盡其能所施者悖而所求者拂如是則不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甚而至於疾其師止苦其進之難而初不知其得之益也雖勉强以終其業而去之必速敎之所以不成者其殆由於此乎案鄭氏謂數是法象朱子謂數是形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惟吳氏澄以言字斷句數字讀入聲連下爲句比舊說爲直截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敎之所由興也

此備言興學之由也陵節謂躐等大學立

敎之法有禁於情欲之未發者無先毋後是之謂豫。有迎其氣機之適可者。不先不後。是之謂時。有不至陵節而施者。予以漸入。是之謂孫。有可使相觀而善者。資以互益。是之謂摩。此四者。乃敎之所由興也。朱子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爲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吳氏澄曰。

此四者。三屬於師。一屬於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敎之所由廢也。

此備言廢學之由也。扞格言相抵也。勝承也。燕猶褻也。其在不善敎者。已發而後爲之禁。則情欲既熾。必至於扞格而不勝。時過而後命之學。則智力既退。必至於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序之既紊。必至於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羣之既離。必至於孤陋而寡聞。由是燕私之朋乘之。相與逆其師。燕游之僻因之。以至廢其學。此六者。乃敎之所由廢也。吳氏澄曰。此六者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君子既知敎之所由興。又知敎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敎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此承上而詳言施敎之善也。喻曉也。敎有興廢如此。君子既知其所由興而從之。又知其所由廢而防之。然後能成就後學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敎。而以言爲喻也。引以所當由而不曳之。必進勉以所自立。而不拔之使止。啓以所從來。而不竟其所往。蓋道而弗牽。則和而不戾。強而弗抑。則易而不苦。開而弗達。則思而善入。能使之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戴氏溪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未嘗示

人以難開而弗達。亦未嘗示人以易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此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學者之氣質不齊。約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而後教可施。蓋人之學也。以知而言。或務廣而失之多。或孤陋而失之寡。以行而言。或兼人而

失之易。或自畫而失之止。此四者皆原於心。而心之病固莫同也。惟知其心。然後能激厲裁抑而有以救其失。教也者。正所以長其固有之善。而救其一偏之失也。呂氏本中曰。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此言善教之道也。善歌者務使人繼其聲。善教者務使人繼其志。誠欲其相引於無窮也。夫志之所發。不在多言。其言也雖至約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斯志得所傳。而可謂之繼志矣。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

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此言人君當愼於擇師也。三王。夏商周也。幷虞爲四代。君子教人。必先知其至於學之難易。而因以知其質之美惡。然後能循循善誘。隨其淺深高下而不以一槪喻之。能博喻。然後能教人而爲師。能爲師。然後能治人而爲

長能爲長然後能治百姓而爲君。故師也者。乃所以講明爲君之道而擇之不可不愼也。彼記有言三王四代所以治者非但能作之君。亦唯其師之得人耳。其卽此擇師當愼之謂乎。朱子曰。能爲師以敎人則能爲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以不愼。言能爲師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此言師道之當敬也。嚴師謂尊禮嚴重之也。師旣擇矣。抑不可以不重。凡學之道。欲盡嚴師之禮爲難。必師嚴而後道尊。必道尊而後民知敬學。是故君於天下。莫有不臣。而所不臣者有二。當其爲尸。所以象神則弗臣也。當其爲師。所以傳道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者。所以尊師也。宋書曰。能自

得師者王。如武王之訪于箕子。受丹書於尚父是矣。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此言學與問之視乎其人也。庸功也。善學者求諸己。故師敎甚逸而收功則倍。及其成也。又於師而庸之。不善學者恃諸人。故師敎雖勤而爲功僅半。及其無成也。又於師而怨之。善問者心以緩而善入。如攻堅木。然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之難者。及其久也。以彼觸此。自然相說以解。而不善問者反此矣。善待問者心以虛而善應。如撞鐘然。叩以小者則小鳴。叩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得以盡其聲。而不善答問者反此矣。此善學善問與夫

善於答問者所以皆爲進學之道也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使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此言學貴心得而教貴隨時也爲師者不在乎據己所有以告之而在乎因人所疑以啓之是故記誦古書以待問此其爲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不足以爲人之師必也聽所問之語以爲答斯其應乃可不窮乎有力不能問者待其憤悱而後語之語之不能知則終無隅反之望雖舍之可也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此言習事有漸以明進學之有序也良善也良冶之子見其父陶鎔金鐵補合成器必學取獸皮連綴成裘以學乎冶良弓之子見其父撓屈幹角調和成弓必學取柳條屈曲成箕以學乎弓駒始學駕更不駕在車前惟反係車後使日見馳驟以學乎駕此三者習之有漸而不驟進學之以類而不泛求君子察於此可以有志於學循序而期於有成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此借物以明學與師之當務而結上文也比方也醜齊也當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也五服斬齊衰大小功緦麻之親屬也古之學者比方事物而齊其類如鼓本無當於五聲然五聲弗得鼓則不能和水本無當於

五色然五色弗得亦則不能章知此則知學本無當於五官然五官弗得學則不能治師本無當於五服然五服弗得師則不能親君子果可以不志學而求師乎戴氏溪曰天下之理有不相爲而實相用者故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此言學之當務本也不明乎體用之合者不知至學之有本不審乎源流之數者不知務本之當先君子嘗曰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但專於一官之職道之大者無所不備非但局於一器之用信之大者盟誓要結皆無所施故不約時之大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不齊四者皆由本立而用自周君子察於此亦可以有志於本矣試以三王之祭川言之河與海皆川而祭必先河後海者以水之來處爲源其聚處爲委河則源也海則委也此之謂本之當務而君子之學所以莫先於知本也案大學以知本爲知之至是故知本而務之所以盡性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一

樂記

樂記者。記樂之義也。古有樂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是以秦火之後無傳焉。漢河間獻王集諸生采周官諸子作樂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篇目具見別錄。今樂記蓋取其中十一篇合為一篇。朱子曰。古禮樂書皆亡。學者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吳

氏澄曰。劉向所得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十一篇合為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此言樂所由始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干戚武舞。羽旄文舞。凡音之所由起。不係於外。乃由人心之動而生也。人心本靜。其所以使之動者。因物之感而然也。心既感物而動。則形於言而有聲。聲與聲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至於變而合節成調。則謂之音。比合其音而播於樂器。及動於干戚羽旄之舞器。則聲容兼備。而謂之樂矣。案此言音由心生。與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相合。此樂之本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

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此歷言人心感物而動。形於聲之實也。音由心生如此。故樂也者。音所由生。而其本則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凡人喪所欲則哀。哀則形於聲者。蹙急而減小。得所欲則樂。樂則形於聲者。寬綽而紆餘。順其心則喜。喜則形於聲

者發揚而放散。逆其心則怒。怒則形於聲者高急而猛暴。於所畏則敬。敬則形於聲者無委曲而有分辨。於所說則愛。愛則形於聲者有和說而無亢厲。此六者非性也。乃情之感於物而後動者也。吳氏澄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性也。有感而發則爲情。情可以爲善。有不善者。物爲之累也。

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此言先王愼其所以感人心者之實也。惟人心感物而動。是故先王之於人心。必愼其所以感之者。故爲之禮以道其志之所之。爲之樂以和其聲之所發。爲之政以一其不齊之行。爲之刑以防其不軌之姦。是禮樂爲本。政刑爲輔。而其致一也。先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此也。案此記言樂而每兼禮。又幷及於刑政。蓋四事惟一理。故曰其極一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言聲音之通於政也。成文。猶言成方。自其法度謂之方。自其文理謂之文。凡音所從生。固本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不容已。故形於聲以宣之。聲有疾徐高下。自然相應。如五色之成文。斯謂之音矣。是故音生於心。而亦由於政治之得失。治世之音安靜而歡樂者。

其政和故也。亂世之音怨懟而忿怒者。其政乖故也。亡國之音悲哀而愁思者。其民困故也。是聲音之道。蓋實有與政相通者矣。可不愼所以感之乎。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此言治世之音與政通也。怗懘。敝敗也。聲有五而取象不同。宮屬土。其聲至濁。而統攝衆

音。與總攬萬化者相似。故爲君象。商屬金而聲次濁。猶臣之輔君。故爲臣象。角屬木而其聲清濁相半。上次宮商。下管徵羽。猶民之上奉君臣而下理事物也。故爲民象。徵屬火。乃聲之次淸者。其象爲事。有民而後有事也。羽屬水。乃聲之最淸者。其象爲物。有事而後用物也。必也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阜。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克諧。而無怙懘之足患矣。案黃鍾之律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

一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下生徵五十四。三分益一。上生商七十二。三分損一。下生羽四十八。三分益一。上生角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陳氏祥道曰。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故欲諧五聲。必先正倫理。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此言亂世非亡國之音與政通也。變臣言官者。主有職者言之。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由其君之驕恣於上也。商亂則樂聲欹邪而不正。由其官之壞亂於下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虐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繁而事勤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用不節而財匱也。若五者皆亂而互相陵越。則

謂之慢。而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矣。夫敬與慢生於心。而治忽卽因之。爲政者所宜深念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此卽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也。比。猶同也。桑間。衛地。詩序謂桑中篇是也。濮。衛水名。濮上之音。紂靡靡之樂也。如鄭衛之音。卽亂世之音也。近於迭相陵之慢矣。桑間濮上之音。

卽亡國之音也。其政散而無道揆。其民流而無法守。於是乎誣上行私而不可復止也。案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孔疏亦云桑林之閒。是桑閒桀樂。濮上紂樂。故以爲亡國之音。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

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此言君子之能知樂而并幾於禮也。幾近也音所由起。生於人心。而樂也者。乃與君臣民事物之理相通者也。統而論之。則聲可知而音爲難。音可知而樂爲難。故耳有所聞。但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心有所識。但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乃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之得失。審音以知樂之得失。

審樂以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於此矣。是故不知聲則不可與言音。不知音則不可與言樂。果能知樂。則倫理兼盡。而幾於禮矣。旣禮樂之皆得。卽謂之有德之人。以其能實得此和序之理於心也。然則知樂之徵者。非君子其孰能之哉。方氏慤曰。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

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此承上有德而言先王制禮樂之意也。清廟周頌篇名。清廟之瑟。登歌清廟而鼓瑟也。朱絃謂練朱絲以爲絃。越瑟底之孔。疏而通之。

使其聲遲緩也此聲初發一人倡三人和聲
音固所以爲樂然樂之盛者初不在極聲音
之美也品味固所以行禮然食饗乃禮之重
者初不在極滋味之厚也清廟之瑟朱絃疏
越濁而且遲一倡三歎和者甚少有餘音而
不盡者矣大饗之禮尊尚元酒俎腥生魚羹
無調和有餘味而不致者矣是故先王之制
禮樂非以聲與味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
敎民平其好惡而復乎人道之正也案劉氏

敞曰遺忘也清廟之瑟美其音大
饗之禮美其徵而忘其味理亦可通夫好惡
者情也反人道之正則有以復其性矣周官
五禮防民之僞而敎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
敎之和即是此意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
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
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

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
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
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
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此因上文平好惡而言好惡之所自始與所
由僻也知知上知是體下知是用禮樂所以
平好惡而好惡之失其平者有故焉人受中
以生當其靜而未發則渾然者天之性也及
感於物而動則油然者性之欲也人心虛靈

原自有知物至而此知知之然後好惡形焉
苟好惡無節於內所知者誘於外而不知自
反則欲肆而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有窮
已而人之好惡無有節制則是物至而人反
見化於物也人見化於物也者滅乎理之本
於天而窮乎欲之生於人者也於是悖逆詐
僞以爲心淫泆作亂以爲事是故以強脅弱
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疾病者不得
其養老幼孤獨者不得其所此乃大亂之道

也。朱子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此言性情
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
也然人心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
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
所謂情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
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
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此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苟於此覺

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可制
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
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
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
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此言先王制禮樂以平好惡之實也射鄉大
射鄉射及鄉飲酒之禮也食主飯饗主飲好
惡之不可無節如此是故先王制爲禮樂因
人本然之情爲之定其當然之節衰麻哭泣
所以達其哀而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導
其豫而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坊其欲而
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嘉其會而正交接
也禮以節民之心樂以和民之聲而又有政

以率其倦有刑以禁其非此四者通行於天
下而罔有悖違則王者之治道備矣案此節
專以禮言而樂在其中亦禮先樂後之意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此承上節民心和民聲而言其教之效也樂

者主於和而爲同禮者主於序而爲異同故有恩以相親異故有別以相敬樂偏勝而一於同則流而不敬禮偏勝而一於異則離而不親故合之以情而使致和於其內節之以貌而使制節於其外此禮樂相資爲用之能事也先王導民以禮樂而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矣樂之文同則上下協和矣又輔之以法而好惡分明則賢不肖殊科矣刑以禁其暴爵以舉其賢則勸懲當而政均矣本於仁

以爲愛本於義以爲正如此則樂不至於流禮不至於離而治民之道達於下矣應氏鏞曰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爲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別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爲治之效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此又承上相親相敬而言其效之極也樂以治心故由中而出禮以治躬故自外而作惟由中故不勉強而靜惟自外故有條理而文樂至於靜斯爲大樂然止以導心之和故易而無擾禮至於文斯爲大禮然止以範身於敬故簡而不煩其在於人樂極其至則各得其所而無怨禮極其至則各安其分而不爭

古之聖人所以揖讓而治天下者止此謂也當其時暴民潛伏而不與諸侯賓服而不叛兵革戢而不試五刑措而不用百姓無他患天子無可怒如此則樂致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使四海之內無不相敬天子如此則禮教行矣案易乾陽屬心坤陰屬體大傳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樂治心而由天作禮治躬而以地制必易必簡此同和同節之本與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竝。名與功偕。

此言禮樂之原於天地。與其所以感人者也。時如虞夏商周。事如揖讓放伐。功如致治救民。名如韶夏濩武。大樂之靜而易者。與天地同其和。大禮之文而簡者。與天地同其節。惟

同和。故能昭宣化育。而百物不失。以遂其生也。惟同節。故能辨別尊卑。而祀天祭地。以正其位也。明則有禮樂。而達乎造化之原。幽則有鬼神。而符乎聖人之德。如此則四海之內。莫不感之。而合敬同愛矣。蓋禮之三千三百。事雖殊而合敬則一也。樂之五聲六律。文雖異而合愛則一也。夫愛敬者情也。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迭興。制禮作樂。以此相沿而不變也。如時出於天。作事立禮者以之。而事要

必與時竝。功見於民。命名制樂者以之。而名要必與功偕。凡其合愛合敬之情。豈有不相沿者哉。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此承上而言聖人能知禮樂之情。以制禮樂也。綴之言連。舞位相連也。兆位外營兆也。裼襲見曲禮。制度宮室器皿之類。文章衣服旗裳之類。合敬合愛。固見禮樂之情矣。而亦有器焉。有文焉。彼金革之聲。爲鍾鼓。竹石之聲爲管磬。文舞所執有羽籥。武舞所執有干戚。此樂之器也。身容之屈伸。頭容之俯仰。行列有綴兆。行止有舒疾。此樂之文也。盛黍稷而

有簠簋盛牲牢而有俎豆品節之有制度。脩飾之有文章。此禮之器也。行之有升降位之有上下。步有中規矩之周還服有宜質文之裼襲。此禮之文也。凡器與文總莫非情之所寓。故惟知禮樂之情者。爲能因情立文而創作於前。識禮樂之文者。爲能考文會情而傳述於後。蓋作者生而知其情是之謂聖。述者學而識其文。是之謂明。明聖之稱。非可襲取。正以其能述作之謂也。案上節事與時竝名與功偕。或謂應連此節爲義。蓋事因時而異名以功而殊。所謂有損有益所可得而變革者。卽器與文之謂也。陳氏澔曰五帝三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盡取先代參而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孔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也。然則制禮作樂。欲有以建中和之極。豈不在首出之聖人哉。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此言禮樂與天地相資爲用之理也。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主於和。卽天地之和也。禮主於序。卽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以氣而化。序故羣物皆以質而別。樂之作屬乎陽。而法乎氣之行於天。禮之制屬乎陰。而法乎質之具於地。若過制則無序而失之亂。過作則不和而失之暴。故必明於天地之和序。然後能與禮樂以贊化育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的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此歷言禮樂之體用，以見應於和序之實也。患，拘苦也。講論人倫而出於心之所安，無拘苦之意也。禮樂有情有文。是故論倫理而無患，樂之本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主也。極中正而無邪，禮之本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宰制也。此非聖賢君子不足以知之。若夫禮樂之設施於金石，發越於聲音，致用於宗廟社稷，有事乎山川鬼神，則是以其文措之天下，而凡民亦可以共知者也。方氏慤曰：金石聲音，亦統以禮而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此推言制作之治功，以見應於和序之本也。辨與徧通。達，具也。王者受命而興，功成而作

樂以象之，治定而制禮以飾之。其功大，然後其樂備；其治辨，然後其禮具。如徒以干戚之舞，猶非樂之所以備；徒以孰亨而祀，猶非禮之所以達也。蓋明王所相沿者，禮樂之情耳。以其文，則五帝之樂殊時而未嘗相沿，三王之禮異世而未嘗相襲。所以然者，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文固未有久而不弊者也。及夫以時措之，與民宜之，篤於樂而不憂，盡乎禮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人之知禮樂之情者乎。

案：禮樂之情，帝王所同。其不相沿襲者，文也。舊解以不相沿襲為備樂達禮者，非是。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此申言天地序和之意，而因明聖人制作之功也。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

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官猶位也禮何自而行也自天高地下各有定位而萬物散殊於其中則爲自然之序而禮制已行矣樂何自而興也自天地之氣流而不息而萬物合同化生於其間則爲自然之和而樂已興焉春作夏長生物之仁氣也秋斂冬藏成物之義氣也仁主愛而近於樂義主宜而近於禮樂以敦厚其和發達乎陽之所生是爲率神而從天禮以辨別其宜安定乎

陰之所成是爲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地之成物至於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有以裁成輔相而天地各得其職矣朱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蓋禮樂二者就天地言則先禮而後樂惟有序而後和生焉就天地言則先樂而後禮惟氣和而後物成焉聖人明於自然之禮樂因陰陽以統形氣始而應之配

之以成位終而官之以成能故曰聖人之道禮樂其盛矣乎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此申言禮樂之本於天地也齊讀曰躋升也

天尊地卑則君臣之分定矣卑高陳列則貴賤之體位矣動靜有常則小大之等殊矣天時之方以類而聚地產之物以羣而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則成象在地則成形本一氣而兩在而聖人制禮以效之如此則禮者乃天地之別也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陰與陽相摩天與地相蕩鼓以雷霆而發其氣奮以風雨而潤其形動之以四時之錯行烜之以日月之代明而百物之化於是乎興焉聖人作

樂以法之。如此則樂者乃天地之和也。案此
本易繫辭傳之文。記者引之以發明禮樂之
理。非深於道者不能及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結上文以起
下文也。升成也。樂以敦和。故化不時。則失其
和而不生矣。禮以別宜。故男女無辨。則失其
序而亂升矣。蓋乖氣致異。天地之情然也。張
氏曰。隨禮樂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

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陳
氏祥道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
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
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
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
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此言禮樂與天地成功之所合也。蟠猶結也。
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及夫禮樂之既得。

則和序之理。充塞流行。其無顯不至。則極乎
天而蟠乎地。其無幽不極。則行乎陰陽而通
乎鬼神。其無遠不居而無厚不入。則窮高極
遠而測深厚。如此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
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著不息者天之運
也。著不動者地之處也。一動一靜。如環無端
而不可相離者。乃天地閒之理也。故聖人昭
揭以示人。必合而舉之曰禮樂云。案禮樂之
功用。乃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

閒者也。舊注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樂以和
聲。都爲發揚昭著之意。恐不當與下文兩著
字異說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
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
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此言天子作樂以賞諸侯之故也。五弦之琴

其弦按五音無文武二弦南風即南風之薰之詩夔典樂之官昔者舜作五音之弦爲琴以歌南風蓋所以法天地之仁氣也於是夔承其意而爲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非但宣吾心之德而已亦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惟德盛則教道尊嚴有以復民之性五穀時孰有以遂民之生然後賞之以樂其治民勞者德薄而舞之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德盛而舞之行綴短故觀其舞而知其德猶之聞其謚而知其行也案鄭注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綴謂酇也蓋樂舞在庭庭之廣狹有定故人少則舞處寬人多則舞處狹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此言歷代名樂之義而嘆其盛也咸皆也池施也帝王之樂各有其義所謂大章者以堯之治光被四表協和萬邦而章明於天下也所謂咸池者則黃帝之德開物成務自邇及遠而無不周徧矣所謂韶者以重華協帝舜能繼紹堯之治也所謂夏者以祗承於帝禹能光大堯舜之德也至若殷樂大濩周樂大武則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人事之理極於此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此言樂理之切於人當法之以成化也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宜之謂節樂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道有寒暑爲一歲之分劑故萬物得寒而成得暑而長若不得其時則邪氣入而民疾矣風雨爲一日之氣候故萬物得風而動得雨而潤若不得其節則沴氣至而民饑矣故教所以化物是即民之寒暑也教

不時則反以傷世。事所以應物。是即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反以喪功。然則先王之作樂也。法天地之道以爲治也。治無不善。則民之行。皆象君之德矣。一說。行是舞行之行。即所謂觀舞知德者。義亦可通。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

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此言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酒猶言設酒也。一獻。士之饗禮。綴止也。淫志俗字下有易字。夫士行饗禮。以豢豕而爲酒食。其初意非欲階之禍也。而獄訟之興由此益繁。則是酒之流弊生禍也。故先

王因制爲飲酒之禮以節之。雖士之饗禮。不過壹獻。而賓主亦必百拜。使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焉。此先王所以豫防縱酒之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賓主之歡、而非以窮口腹之欲。樂以象其德。禮以綴其淫。胥此意也。凡先王有死喪之大事。必有凶禮以哀之。有吉慶之大福。必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則不淫不傷。而樂在其中矣。蓋樂也者。固聖人之所樂也。而推之可以善民心。其感

人爲甚深。其移風易俗爲甚易。故先王著此以爲教焉。案禮以節哀樂之情。樂以感人心之善。皆所謂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

之音作而民淫亂。

此申言樂之感人深也。志微意細也。噍枯殺減。嘽寬慢緩易平起。初末終也。賁怒氣也。肉璧地好璧孔。瑜音之圓瑩通滑也。狄與逖同。遠也。成樂之一終也。滌蕩滌濫泛濫也。夫民之生也。咸有血氣心知。兼乎氣質義理之性。而其喜怒哀樂本自無常。蓋應感之幾起於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性之發爲情而不容自已者。是故樂之足以感人也。志微噍殺

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矣。案樂也者生於人心。而又有以感於人心起於風俗。而又有以移乎風俗。其道蓋相爲終始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此言先王作樂以和天人而後推以敎民也。度數謂五聲十二律上下損益之數。五常仁

義禮知信也。密閉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之類。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文采謂五聲相應若五色成文也。繩約也。德厚如中庸敦厚崇禮之厚。象猶法也。事行如上文宮亂君驕之類。樂之感人如此。是故先王之作樂。必本於固有之情性。稽諸聲律之度數。制以隆殺之禮義。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其陽動不至於散。陰靜不至於密。剛氣不至於

怒柔氣不至於懾。此四者和暢交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然後推其效以化民成俗。立學以爲之地而掌教有官。立等以爲之法而進學有序。廣其節奏而無缺畧省其文采而無紊亂於以繩民之德厚焉。又從而律小大之稱。而如宮音之至濁。及羽音之至清。整之各得其平。比終始之序。而自黃鍾之初九至仲吕之上六騐之各得其次於以象民之事行爲此所以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一切人倫之理無不形見於樂。故古語云。樂之所親者深。其信然矣。案安其位以上。作樂之本也。以下則言作樂之用也。方氏慤曰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皆人之倫而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其深矣。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言亂世之樂與先王之樂相反也。感或作蹙。若夫亂世之樂不然。如土敝則力盡而草木不長。水煩則流擾而魚鼈不大。氣衰則難繼而生物不遂。世亂則無序不和。而禮慝而樂淫矣。惟樂之淫也。故其聲或哀而外不莊。或樂而中不安。不莊故慢易以犯節。不安故流湎以忘本。廣則嘽緩而容姦。狹則急數而思欲。至於感傷條暢之順氣。滅平和之至德。是以君子賤而不用也。方氏慤曰。此廣言淫樂之事。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

各以類相動也。

此推淫樂和樂之由以起下文也。分善惡之分限也。凡樂所由興未有不始於聲與氣之相爲感應者。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逆氣積而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則順氣應之。順氣積而成象而和樂興焉。惟倡和各有其應。故回邪曲直各歸於其分而萬物之理。亦莫不以類相動也。然則君子得不愼其所以感之者與。蓋淫者和之反也。知萬物之理以類相動。則中和位育皆實事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此言君子內外交養。以爲作樂之本也。反復也。物理以類相動。是故君子知志之移於情。則反其情之正以和其志。知行之因乎類則比其類之善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使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使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使設於身體。凡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於順正以行其義。則志和行成而樂之本立矣。眞氏德秀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而所以自養者備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效也。五色謂角配青徵配赤宮配黃商配白羽配黑也八風謂八方之風律謂十二月之律正北曰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冬至之氣也東北曰條風從大呂大簇之律大寒驚蟄之氣也正東曰明庶風從夾鍾之律春分之氣也東南曰清明風從姑洗仲呂之律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曰景風從蕤賓之律夏至之氣也西南曰涼風從林鍾夷則之律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曰閶

闔風從南呂之律秋分之氣也西北曰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霜降小雪之氣也度謂律度自一至百言多也數者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也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迭相爲經謂禮運還相爲宮也清明也作樂之本既立。然後發之以聲音而文之以琴瑟動之以干戚飾之以羽旄從之以簫管。用是昭宣盛德而奮其光輝。感通陰陽而動其和氣贊相生成而著其物理是故其聲之清明象天其體之廣大象地其序之終始象四時。其節之周還象風雨五色則成文而不亂。八風則從律而不姦百度則得數而有常。音之小大相成。律之終始相生。倡和清濁。更迭而相爲經。故樂之教行而倫理成。清以之治己。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以之治人。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而樂之功效極矣。案清明廣大至德之光也。終始周旋。四氣之和也。五色成文以下萬物之理也。推其效。至於天下皆寧。

亦祇以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此總結上文而又以起下文也。方猶道也。君子脩身以養和作樂以宣化如此。故曰。樂者生於人心之所樂也。而所以爲樂者不同。君

子則樂得其道小人則樂得其欲惟以道制欲則和樂而不至於亂若以欲忘道則惑溺而終於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之正以和其志而立樂之本廣樂之理以成其敎而達樂之用至於樂敎既行民知鄉道而君子之德可以觀矣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二

樂記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此承上觀德而言樂之所本也觀樂之所以知德者蓋以人心之德實出於性乃性之端緒也所作之樂實章乎德乃德之英華也金石絲竹雖德性之所寓而實不過樂之器也詩以言其志歌以詠其聲舞以動其容此三者皆本於心然後有金石絲竹以飾其聲干戚羽旄以飾其容而樂器從之是故情之深者文必明氣之盛者化必神惟和順積於中而後英華發於外則樂之不可以爲僞也審矣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

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此言樂舞之理有關於世道之大也文采樂之威儀也往進也亂如云關雎之亂謂終也歸舞畢而退就位也拔如拔來報往之拔謂疾也聽審也樂者生於人心之感物而動也發於氣而有聲是樂之象也播於器而有文采節奏是聲之飾也君子平心以動其本和聲以樂其象然後備物以治其飾是故樂將作必先擊鼓以動衆聽舞將作必先三舉步以示方法一節終則再擊鼓以明其進既進而又終則復擊鐃以謹其退惟情餘於文故奮疾而不拔惟精見乎文故極幽而不隱以之爲已則獨樂其志而不厭其道以之爲人

則備舉其道而不私其欲是故其始也情見而義立則作樂之體豫矣其既也樂終而德尊則教人之用彰矣君子以感發其善良小人以省觀其邪慝故古語所云生民之道樂爲大者蓋以是焉陳氏澔曰此章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其誤久矣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此言禮樂所主之義也自由也樂也者至愛從心而出其道主於施也禮也者品節稱情而立其道主於報也樂以樂其所自生禮以反其所自始是非徒外之文也章著其在内之德故樂以象之報答其情而反其始故禮以則之也案樂所自生反所自始即孟子所謂禮樂之實事親從兄是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

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此言天子待諸侯之禮也。車服器物。用各有等。所謂大輅者。或金象或革木。乃天子之車也。畫龍於旂以象變化。九旒以象陽數。乃天子之旌也。龜以青黑爲緣飾者。乃天子之寶龜也。然車旂守龜。有功德者皆得受賜。又從之以牛羊之羣。則天子所以贈諸侯也。案此節舊即以爲禮報之事。實與上下文不相聯

屬。蓋錯簡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此言禮樂之定體。而因及其用之大也。樂也者以和爲主。乃情之得正而不可變者也。禮也者以序爲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樂統同以合其情。禮辨異以明其分。是故人情有同有異。而禮樂之說。實管攝乎人情而莫能外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此由禮樂之本體。而推功效以明制作之妙也。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樂唯爲情之不可變。故窮其本而知其變。使反異以歸同者。乃大樂自然之情也。禮唯爲理之不可易。故著其誠而去其僞。使釋回而增美者。乃大禮

當然之經也。由是觀之。禮樂有以倣象乎天地之情。通達乎神明之德。用之於祭則能降興上下之神。而正其萬物大小之體。理治父子君臣之節。所謂禮樂之管乎人情者如此。

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此言聖人以禮樂贊化育也。煦烝也。嫗育也
屈生曰區。角無䚡曰觡。觡謂角外皮之有澤
者處暗而忽明曰昭。幾死而復生曰蘇。卵生
曰嫗伏。胎生曰孕鬻。禮樂之爲道。不惟管人
情而已。聖人在天子之位而爲大人。其舉用
禮樂。則以序召序。以和召和。將天地化育之
功。無不爲之昭著焉。天陽地陰。訢合相得。天
以氣煦物而職覆。地以形嫗物而主育。然後
植物各遂其生。而草木暢茂。區萌條達。動物

各遂其生。而羽翼奮飛。角觡生長。蟄蟲昭蘇。
羽者體伏而生子。毛者妊孕而鬻子。胎生者
不至於殰敗。卵生者不至於殈裂。皆大人作
樂以導和之所致也。則其功惟樂之道歸焉
耳。一說。爲昭者言其理察乎上下也。天地訢
合以下。則是至和之感。而萬物育焉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
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
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

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
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
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此言禮樂有本。而尤爲君子所當務也。揚鉞
也。有司。如周禮司几筵司尊彝籩人豆人之
屬。北面位之卑也。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
喪禮以質爲主。故兼用殷禮也。禮樂之道。昭
宣化育。誠以樂主於和。非謂黃鍾大呂弦歌

之聲。干揚之舞而已也。此聲與容特樂之末
節。故童者舞之。禮主於敬。非謂鋪設筵席。陳
設尊俎。列供籩豆。以升降爲禮而已也。此器
與文特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樂師但能辨
曉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但能辨曉乎宗
廟詔相之禮。故後於尸。商祝但能辨曉乎死
喪擯相之禮。故後於主人。蓋德成者兼乎藝
而居上。藝成者不必有德而居下。行成者兼
乎事而居先。事成者不必有行而居後。是故

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本末具舉乃可以制作禮樂以示天下也案此又申言樂有本原而不在乎聲容之迹前既以明聖之沿革明之此復以德藝之貴賤詳之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

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此言古樂之所發而并及其功效也文侯名斯端冕端衣元裳而加冕也旅猶列貌會合也守相守而未作也拊即相也以韋爲表裝之以糠亦鼓類也以其輔相於樂故又謂之相鼓聲爲陽故謂之文鐃聲爲陰故謂之武亂者卒章之節訊亦治也雅即柷也魏文侯嘗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心厭之而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心好之而不知倦敢問古樂之所以如彼何也新樂之所以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其舞則旅進旅退而不雜其聲則和正以廣而不姦舉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紊方樂之始奏則擊鼓舞之將終則擊鐃樂之亂則治以相舞之疾則治以雅故其一終也有義理事實以貫乎其中君子於是講論善道即於是稱說古人以之自治則脩身而次及於家推之則有以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於外者也周子曰古

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澹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澹且和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此言今樂之異於古樂也俯曲也優謂俳優雜戲二人侏儒人之短小者獶獮猴也子夏言今夫新樂則不然進俯退俯容之陋也姦聲滌濫溺而不反聲之淫也甚而至於俳優侏儒狀若獮猴問雜於子女之中而絕不知有父子之禮矣故作樂雖終既無義理而不足以講論又無事實而不足以道古此新樂之發於外者也𥹋樂分今古而言發者由其根本異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此言樂與音有異而先明古樂所由作也當謂不失其序祥亦妖也大當謂大化均調也小爲紀大爲綱俾詩作比俾于至于也施延也子夏言古樂新樂所發之異如此今君之所問者雖樂也而所好者則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實有不同文侯曰敢問其所以不同者何如子夏對曰古者聖人在位和氣交通天地順而四時各當民有德而五穀咸昌疾疢妖祥泯而不作此之謂大當而禮教可興然後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以爲人道之紀綱紀綱既正則親疎有序尊卑有等而天下大定天下大定而樂教可行然後正六律以和五聲理弦歌以播詩頌凡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此之謂德音天嗟德音斯謂之古樂所以與音相近而不同也大雅皇矣之詩云王季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爲莫然清靜之音蓋其爲德也克明乎理而又能類推其餘克長乎人而又能君臨其衆以之王此

大邦。則克順而有以和其民、克比而有以親其民。至於文王、其生安之德、靡有所悔。是以既受上帝之福祉。而更施及於孫子焉。詩之所云。卽此德音之謂也。案引詩借證德音二字本不甚切於樂。而必盡其詞者。勉君故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此言新樂所由起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子夏言古樂之原於德音如彼。今君之所好者。其淫溺之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所從出也。子夏對曰如鄭音之好濫。由其志之淫。宋音之燕女。由其志之溺。衞音之趨數。由其志之煩。齊音之敖辟。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深。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屛而弗用也。陸氏佃曰。前言所好者音。今乃言所好其溺音乎。是引其君有漸也。蓋詞不迫而意

已篤至古之人多如此。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此言古樂爲用之大。而人君當愼其好惡也。誘詩作牖。子夏言溺音旣不用於祭祀。則所用者必正聲也。周頌有瞽之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所謂肅者言其音之肅然而敬也。所謂雍者言其音之雍然而和也。夫敬以和則體信達順而何事不可行哉。故爲人君者於音樂之爲淫爲正。亦惟謹其好惡焉而已矣。君好之臣卽效而爲之。上行之民卽率而從之。其感應之速如大雅板之詩所云誘民孔易者正此謂也。案敬以和者禮樂一原故也。上行下效。乃移風易俗之機。故好惡不可以不愼。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

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此言聖人能謹其好惡以作樂而用無不宜也。鞉如鼓而小與鼗同。椌楬柷敔也。壎六孔燒土爲之。篪截竹爲之。干盾戚斧也。旄旄牛尾狄翟雉羽也。子夏言唯聖人有見於德音之當好。溺音之當惡。於是作爲革音之鞉鼓。

木音之椌楬。土音之壎。竹音之篪。此六者音皆質素。與德相稱。乃古者德音之音也。然後越之金石爲鐘磬。播之匏絲爲竽瑟以和之。武用干戚文用旄狄以舞之。如此則聲容兼備。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也。所以奏之燕饗而獻酬酳酢。明足以交於人也。所以行之朝廷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也。所以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案樂以鐘磬爲紀綱。以琴瑟笙竽爲音奏。其鞉鼓椌楬則所以節樂。壎篪亦竽笙簫管之次而此乃特表六器以爲德音之音者。盡先質後文樂而有節之意。此所以樂至而禮亦至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

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此言聽樂之道也。號號令也。橫充滿也。聲磬之磬當作罄。言其聲罄罄然也。廉廉隅也。濫者擥聚之義。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非謂聚斂之臣也。讙讙囂也。子夏言古樂之足以感人也久矣。聽之而恐臥者。亦未有得於心耳。是故鐘聲鏗以遠。達而立號。號

令嚴斯氣盛而可以立横横斯奮發而可以立武故君子聽鐘聲則思得武臣石聲磬以堅確而立辨辨義斯决以致死故君子聽磬聲則思得死封疆之臣絲聲哀以細密而立廉廉斯有分辨而可以立志故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得志義之臣竹聲濫以繁雜而立會會斯廣有所及而可以聚衆故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得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以振作而立動動斯勇往而可以進衆故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得將帥之臣然則君子之聽音固非特聽其鏗鏘而已彼亦必有所契合於心是以各致其思而不能已也案樂器之音所以昭德所以導和而子夏乃云然者蓋恐文侯湛於淫樂而忽封疆之憂惑於聲色而忘文武之士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

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此言大武之樂而問其舞與聲之所由起也賓牟姓賈名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流連不絶之貌憲法也賓牟賈蓋古之知樂者嘗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而及樂曰夫武王大武之舞必先擊鼓而備戒之已久者何也賈對曰惟武王伐紂憂不得士心故先鼓戒士衆久而後出今舞者蓋象此也問備戒之餘歌者必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武王恐四方諸侯或心未必皆順而不及征伐之大事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其太蚤何也對曰象及時成功而不容緩也問武舞者有時而坐招右列之人如左法而皆坐者何也對曰武王初得天下未敢寧居此疑其本非武坐也案咏歎淫液非舞者自歌也蓋堂下自舞而堂上歌以應之所謂歌言其志舞動其容故合之而當日之事可見也憲

舊讀作軒言舞者之跪右足至地而左足軒仰也此左右即下文分左分右之謂恐非指左右兩足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此言商聲之誤其傳以明武王之心也商者西方殺伐之聲舊解貪商者非是唯語辭萇弘周大夫孔子言武樂之聲有淫液而及於商調者何也賈對曰此乃非武樂之音也問既非武音則是何音也對曰此由典樂之官失其傳故也若非有司之失而果係武音則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繆矣孔子因曰唯某所聞於萇弘者亦若吾子之言其言是也案聲淫及商謂歌奏之聲雜以商調也國語引武王牧野之事音皆尚宮周官大祭祀之樂無商故賈以爲有司失其傳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此言孔子因賈問而明武樂之義也上遲字待也亂樂之卒章也賓牟賈於是乎起避席而更請曰夫舞之初備戒已久賈言之而夫子不以爲非則既聞命矣敢問其終舞者若有所待而立於綴遲而又久者何也子曰居吾以語女夫樂者所以象成功也當將舞時總持干盾如山之嶷立此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乃大公之志也武舞將終左右皆坐而無事於武則周公召公之治也案武王之事詩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者也大公之志詩所謂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者也賈雖知其意而未能指其實又疑左右並坐之非故夫子復從初告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
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
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
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此總言武舞之始終而申明遲久之意也成
猶奏也再奏武曲一終爲一成駟當作四一
擊一刺爲一伐孔子言且夫武之舞也始而
北出則備戒而總干山立時也再成象克紂
而滅商則發揚蹈厲時也三成象克商而南
反四成象克商以後而於南方之國是爲疆
理五成而分爲左右以象周召則武亂皆坐
時也六成復於綴以象天子尊居則樂終而
德尊而所謂遲之又久者在此時矣凡武樂
之序如此自北出以後二人夾舞者振鐸爲
節而舞者以戈矛四矣擊刺以象威服中國
也舞者分夾而進不復遲留以象功之蚤成
也六成復綴而久立者則象武王之有文德
以待諸侯之自歸也案三成而南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右此舜之所以有南籥詩之所
以有周南召南也久立以待諸侯即書所謂
垂拱而天下治者此正答遲久之問故下文
復詳推之舊注以復綴久立與備戒已久爲
一事則無復倫次而語脈俱不可通矣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
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
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
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此言武王崇聖賢厚臣民之事也反商即武
成篇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投者舉而從置
之也商容商之賢臣行猶視也政即王制不
從政之政孔子言且夫遲久之義有未易以
一言盡者女獨未聞牧野以後記事之語乎
武王旣克殷反商政當其未及下車即思所
以備三恪者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
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即思所以存

二代者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并積土而封王子比干之墓解釋箕子之囚使人巡求商容之所處而追復其位於庶民則弛息其征役於庶士則倍增其祿入凡恩之及於帝王臣庶者如此陳氏澔曰投宋在成王時此亦因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類言之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此言武王偃武之事也載人曰乘載物曰服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名命也建讀爲鍵櫜韜也兵甲之衣曰櫜孔子言武王於是乎濟河而西歸於鎬京馬卽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卽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衅以血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干戈則倒載而包以虎皮將帥之士則使其有分土而爲諸侯且命之曰自此其鍵兵櫜弓與民休息然後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案傳曰止戈爲武武王以武定天下而克商之後卽曠然偃武而不疑此周道所以比隆於堯舜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言武王脩文之事也革甲鎧也裨衣袞之屬也孔子言武王偃武之後繼以脩文於是乎散放軍伍而習射於郊在左而射歌貍首以爲節在右而射歌騶虞以爲節而軍射之主於貫革者從此息也裨衣冠冕搢笏於帶而虎賁之士皆因之而說劍也不寧唯是又崇祀文王於明堂而民乃知孝制爲朝覲之

禮。而後諸侯知所以臣。舉行耕籍之典。而後諸侯知所以敬。此三者乃天下之大教也。案貫革之射息。如言射不主皮矣。大射三侯北面東上。故貍首爲左。騶虞爲右。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言養老之教。而總結武舞所以遲久之意也。酳食畢而以酒盪口也。孔子言武王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天子之尊。親爲之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致其養。爲之冕而總干以致其樂。此所以敬老而教諸侯之弟也。惟武王當日崇聖賢。厚臣民。假武事。脩文教。雍容詳盡若此。故周道旁行而四達。禮樂翔洽而交通。蓋有以德服人而庶幾乎恭己無爲之化者。則夫武之遲而又久。不亦宜乎。合而觀之。其始也備戒之久。以見聖人無尚武之心。其終也立綴之久。以見聖人唯德化之務。其間所謂發揚蹈厲。盛威中國者。亦皆不俄頃而功成。此所以商聲之淫。必知其非武聲。而左右皆坐。正所以爲武坐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此言禮樂之切於身心而不可斯須去也。致者推而極之之謂。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君子曰。禮樂和序之理。有不可以斯須或去諸身者。蓋樂由中出。故致樂以治心。而一於和。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以生矣。易直子諒之心既生。則善端充長而樂。樂則心理相浹而安。安則自得之固而久。久則無所勉強而天。

天則不可思議而神惟其天故不言而自信。惟其神故不怒而自威所謂致樂以治心者也禮自外作故致禮以治躬而密於節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若其心中有斯須之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乘而入之矣。外貌有斯須之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乘而入之矣。洵乎禮樂不可以斯須去也。朱子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

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心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此推治心治躬之由而并言其效也。煇與輝同樂也者乃由人心之和動於內而作者也。禮也者乃由此心之順動於外而制者也。致樂則極其和致禮則極其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相感於一和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相感於一順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有得於樂則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有得於禮則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即舉此而措之天下。吾知其無難矣。

案顏色發於心容貌形於身亦分承內外而

言。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此言禮樂有相濟之道也。樂由中出而動於內。禮自外作而動於外。故禮者撙節退讓。主於收斂而減殺。樂者欣喜歡愛。主於宣播而

盈滿然禮雖主於減人則當自勉强而以進爲文樂雖主於盈人則當自抑止而以反爲文蓋禮減而不進則威儀必至於銷鑠樂盈而不反則意氣必至於放縱故禮有以爲減之報而樂有以爲盈之反禮得其報則返諸心而樂樂得其反則循乎理而安禮之報樂之反二者相須總歸於無過不及其爲當然之義一也呂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

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言樂之因人心而作而有以正其性術也夫樂者乃生於情之所樂而人所不能免也人情有所樂必發於聲音而爲詠歌形於動靜而爲舞蹈道固然也有聲音動靜則性術感通之變盡見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不能不形於外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惟

先王恥其亂也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迪之使其聲足樂而不至於流放使其文足論而不至於怠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察其文足論卽所謂可以語可以道古也蓋古人之爲樂者必有事實而非虛詞故可以講論而知其意

如孔子之說大武。其一端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言樂之有益於倫理也。一者心也。樂因人心而作。故足感乎人心。而以和召和。如君臣上下之貴於敬也。長幼之貴於順也。父子兄弟之貴於親也。固也有樂以在於宗廟之中。而聽之者莫不和敬。在於族長鄉里之中。而聽之者莫不和順。在於閨門之內。而聽之者莫不和親。則樂之爲益遠矣。故樂者。必審情之一以定其和。然後比物之殊以飾其節。至於節奏之合。若五色相間而成文。則樂之和極矣。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而倫紀脩明。附親萬民。而人心悅服也。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案此言先王作樂。達於鄉黨閭巷閨門。此所以風移而俗易也。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亦是如此。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此言詩樂之所關者大。以申結上文之意也。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立樂之方如此。故聽其雅頌之聲。有所感發而想慕。則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以爲容。習其俯仰詘伸以爲禮。則容貌得莊焉。依其綴兆之所定。隨其節奏之所宜。則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推其極而言之。則樂之所關爲至大。乃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之所在。而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案命猶云教命紀是總要之名。蓋天地之命。卽易所謂太和也。性情得樂而後安。故曰中和之紀。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此論樂而兼及禮以總結章首之意也禮有五軍居其一故以軍旅鈇鉞言禮儕類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而宣其豫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而達其威也故先王之喜怒必當理而各從其類焉惟非善不喜

斯喜而天下和之惟非惡不怒斯怒而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禮樂其可謂至盛矣方氏慤曰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怒合乎禮則非作惡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此言歌詩陳德之理而并推其應也師乙樂師名乙四詩惟頌為正餘皆有正有變師乙所稱但指正者言之直己謂直而行之略與率性相似人之氣稟不同故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其所宜之詩

所以保德也是以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之意蘊與人之德性各有所宜如賜者宜何所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知子所宜請為誦述其所聞者而吾子自執焉可乎聞之寬大而不妄動柔順而不詭隨者則宜歌頌廣大而不撓於動疏通而不失之誕者則宜歌大雅恭儉而能好禮者則宜歌小雅正直而安靜廉介而謙遜者則宜歌風肆直而濟之以慈愛者則宜歌商溫良而濟

之以決斷者則宜歌齊。夫歌者先直己以敷
陳其德然後以歌涵養而保全之。至動己而
有得於中則心和氣順而天地應之而位。四
時得序而和星辰不忒而理萬物各正而育。
皆有感通於一氣者蓋詩歌之爲益如此案
國風雅頌凡三言靜者。非靜則不能涵泳而
深造也動己者天理流行之意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
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
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
歌孰能保此。

此申言商齊聲歌之益也商人疏謂宋人宋
是商之後保猶安也師乙言國風雅頌人皆
知其所由作矣。至若商者乃五帝所遺之聲
也。商人述而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乃三代所
遺之聲也。齊人述而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
之音者。則是非立辨。自能臨事而屢斷。明乎

齊之音者則取與必當自能見利而讓。夫臨
事而屢斷。乃勇之德也見利而讓。乃義之德
也。勇與義雖我固有之。然非歌其孰能保全
乎此者案商齊之歌非徒濟其偏而已蓋皆
因其德而成之肆直而能慈愛。則固有斷而
不至傷物者。溫良而能斷。則固有讓而不至
失已者。歌足以保其久而不變。所謂成於樂
者是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
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
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
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此言歌之音節以比名義也。倨方也舊注微
曲者非句微曲也子貢問樂以上事也師乙
言歌之聲有斗然而升者則上如抗有頓然
而落者則下如隊其轉音之清則曲如折其
收音之靜則止如槀木。有安置整齊而方者

則倨中矩有宛轉遲環而圓者則句中鉤其聲氣密聯而句字明潔則纍纍乎相續而端正如貫珠音節如此可謂妙矣抑又有其名義焉夫歌之為言長言之也原其初則心感於物而說故言之言不足以發其所說故長言之而歌於是乎作焉至於長言之而又不足則形於聲與氣而嗟歎之嗟歎之而又不足則形於手之舞足之蹈而不知誰之所為矣凡乙所聞詩歌之義如此案歌由心生至於手舞足蹈則舞之理亦有不外於是者此篇先儒或以為公孫尼子次撰其言樂也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前後互相發明而詞達理粹蓋孔門之遺書而非漢人所能及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三

[stamp]

雜記上

雜者以所記為繁雜之禮也篇帙多故分上下方氏慤曰此篇雜以記喪為主而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此言諸侯死於外之禮也復招魂復魄也綏鄭注當為緌謂旌旗之旄輤者柩車上覆之飾裧者輤旁緣也廟門殯宮門也牆即裳帷狀如牆也諸侯在本國而薨則復者服褎衣冕服升於屋之東榮此常禮也如或以朝會之禮出行而死於主國所授之館舍則其呼復之禮亦如在於本國如死於道路則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執其綏以復之冀魂魄識

此而還也。其將殯之輴。有裧以爲邊緣。下用緇色布爲裳帷以圍棺。又用素錦爲小幄覆於棺上而後行。行至於廟門。不徹輤。遂入而適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唯輤則說於廟門外。以其入自有宮室。不必復用象宮室之輤也。案升左轂。亦象在家之升屋東榮也。胡氏曰。此復魂旣在車。當是執綏之綏。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此言大夫士死於外之禮也。輲讀爲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蓋合大木如輪以爲運轉也。舉謂手舉也。大夫與士若死於道路。則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執其綏以復之。如於主國所授之館舍而死。則其復同於在家。大夫以布爲輤覆柩車而行。行至於家而即說輤。但載以輇車而入廟至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於所殯之處。士之輤則以葦席爲屋。以蒲席爲裳帷。禮從其質。分卑故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此言臣訃告於君。幷爲君訃告於隣國之禮也。訃君稱凡者。兼大夫士而言也。某係臣名。某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君與夫人訃不稱薨而稱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由事不敢直達也。凡臣死而訃於其君。辭則曰君之臣某死。其爲臣之父母若妻若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薨而訃於他國之君。則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其爲夫人。則曰寡小君不祿。若大子之喪。則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徐氏師曾曰。不言敢告於執事者。蒙上文也。衆子庶子不訃。賤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此言大夫喪訃告之禮也。適讀曰敵。謂爵相敵。外私謂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使某之某。使者名也。大夫喪而訃於同國之適者。則曰某不祿。卽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若訃於他國之君。則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至訃於適者。則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其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方氏慤曰。士曰不祿。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此言士喪訃告之禮也。士喪而訃於同國大

夫。則曰某死。其訃於士。亦曰某死。若訃於他國之君。則曰君之外臣某死。至訃於大夫。則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孔氏疏曰。士賤。訃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此言大夫士居君喪之禮也。次。喪次也。公館。公宮之舍也。終喪。禫也。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塗以白土。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於公館。至終喪乃得還家。士則不待終喪。練而卽歸。蓋士亦有次於公館者。當未練時。大夫居於倚廬。士則居於堊室。案鄭注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朝廷之士亦居廬。攷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其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正是如此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此言大夫士喪服之所由異也。身爲大夫而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而死者。其喪服宜從士服以服生者之服。嫌於臨之也。身爲士而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而死者。其喪服亦宜從士服以服死者之服。嫌於僭之也。大夫之適子得服大夫之服。重嫡子也。庶子雖爲大夫。可以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然其行位之處。猶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相齒列。嫡庶之分。不以貴賤異也。案儀禮喪服傳。父之所降。子不得不降。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蓋大夫之子從父服。是謂服大夫之服。石梁王氏曰父母之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此言子爲大夫。而其父爲立主後之禮也。士之子而爲大夫。則其父母不可以爲喪主。而使其子主之。以其子是大夫之適子。故得服大夫服而主其喪。若無子則爲之立後。蓋立後卽與大夫適子同。而得行大夫之禮也。案所以必爲之置後者。大夫得立三廟。故不可以無後也。石梁王氏曰此條最無義理。充其說。則子爵高。父遂不得而子矣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此言大夫因葬卜筮之服也。卜灼龜也。宅葬地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

者也。裳與綏冠。皮弁通乎上下。乃天子視朔與諸侯大夫士視朔之服也。史筮人也。練冠縞也。長衣制與深衣同而緣之以素也。上占者卜龜之人。下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大夫將葬而卜其地與日。有司之治事者。衣則深衣。而綴布衰於胷前。帶則布帶。而因喪服之繩屨。冠則緇布冠。而無下垂之綏以致飾。其服蓋在吉凶之閒。而卜龜之人則服視朔之皮弁。為與神交。故其服獨吉也。如或用筮。

則筮史縞冠長衣以筮。占者審卦爻之吉凶。則用朝服。蓋筮輕於卜。故史服純凶。而朝服亦稍降於皮弁也。陸氏佃曰。據士冠禮筮日。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卜人。誤矣。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此言大夫喪柩車將行之序也。薦進也。馬。偽遣車之馬也。薦馬者三字疑衍。出馬出廟門

也。包奠者。包遣奠牲之下體以送死者也。讀書者。凡賵奠賻贈者之名物皆書於版。至此時而讀之也。大夫之喪。當設遣奠時。既進駕車之馬。則車將行而親不留矣。故孝子感此而哭踊。及馬出廟門而駕車於外。然後徹者入包遣奠之牲而置遣車之上。史則取賵奠之書讀於柩前。既畢而柩乃行焉。孔氏疏曰。士喪禮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又薦馬。明日將

行遣奠時又薦馬。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則為第三薦馬時也。案士喪禮書賵於方。厥明陳鼎。徹者包牲取下體。出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主人之柩東。面讀書釋算。其大夫之禮俱無考。記者記此。蓋明同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此言大夫喪相卜之人也。相佐也。命龜告以所卜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也。大夫之喪。固有家臣以庀其役。然力有不能盡具者。

不得不仰之於公於是乎有大宗人相其禮更有小宗人命龜有卜人作龜皆所以卹其私也孔氏疏云大夫謂卿大宗謂大宗伯小宗謂小宗伯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此言復衣之異而因及復人之位也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時天子所褒賜之衣也冕服有五上公自袞冕而下五冕皆備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爵弁服服之次於冕服者夫人謂公侯伯之妻稅衣卽褖衣色黑而緣以纁揄狄見玉藻沙通作紗素紗卽今之白絹也內子卿之適妻鞠衣始命爲內子時所賜者故亦謂褒衣或曰褒衣加賜之衣在斂之外者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襢周禮作展招魂復魄之禮用衣各有不同如諸侯則以天子褒賜之衣及五冕之服如其命數爵弁之服通於五等者諸侯之夫人則自稅衣而上至於揄翟皆可用其揄翟與稅衣皆用素紗爲裏卿之適妻則用始命時所褒賜之鞠衣而亦以素紗爲裏下大夫之妻則用襢衣其他兼用之服則自內子以下皆如士妻之用稅衣至復亡人數皆如命數而其序以西爲上蓋北面則

西在左左爲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案於夫人言素沙爲裏以明與諸侯之冕服禪袷異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此言大夫喪車之飾也揄謂揄翟也絞青黃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屬繫也將葬之車曰柳諸侯之柳車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若大夫雖車上亦有池池上亦有揄絞但不得揄絞屬於池下如人君之備儀而盡飾也案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

同但不得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此言孫祔於祖之禮也。附讀爲祔。合祭也。孫死應祔祭於祖。然孫爲大夫。可以祔於祖之爲士者。若孫爲士而祖爲大夫。惟得祔於祖之昆弟之爲士者。使又無爲士之昆弟。則從其昭穆之序而祔於高祖之爲士者。雖孫死而王父母尚存。無可以祔。亦卽祔於高祖也。

案此與喪服小記中一以上而祔畧同。若高祖又爲大夫。則祔於高祖兄弟之爲士者。皆所謂從其昭穆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此類言祔禮也。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於婦爲祖姑。無妃謂妃尚在。無妾祖姑。或祖無妾。或妾尚在也。配謂幷祭王母。不配謂不祭王父也。婦人之祔。義當從夫。夫祔於祖。則婦祔於祖姑。若祖姑尚在而無可祔。則亦從其昭穆而祔於高祖之妃。妾之祔。義當避嫡。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而祔於高祖之妾。男子死而祔於王父。則得配祭。女子死而祔於王母。則不得配祭。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孫當祔祖。公子之祖爲君。則公子不敢祔。但祔於

祖之兄弟爲公子者。蓋公子爲諸侯之庶子。庶不干嫡。故不敢以戚君也。應氏鏞曰。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無之則越次而間升。案男子死而祔於祖者。其祝詞云。以某妃配某氏。若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祔於祖母。不言以某妃配某氏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此言太子初卽位之禮也。君之適長子。君在

則稱大子。君薨未逾年。大子雖已即位而號猶稱子。若國中供待之禮。則猶正君也。黃氏乾行曰。大子即位而稱子。所以教孝。諸臣待之如君。所以教忠。忠孝盡而人之大倫定矣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此言既練而遭大功之喪之禮也。練冠練祭之冠也。三年之喪。期而服練冠。已易麻絰爲葛絰矣。若遭大功之喪。則又當以麻絰易之。

唯杖與屨俱不易。所以然者。大功無杖。又練與大功皆繩屨。故無可易也。宋鄭氏汪曰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練冠易麻。乃互言之。孔氏疏曰。此特據降服大功。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此言居父母喪而祔兄弟殤之禮也。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兄弟之殤。謂小功兄弟。童者未成人之稱。陽童庶殤也。庶殤祭於室之白處。故稱陽童。若宗子之殤。祭於奧。則稱陰童矣。某甫字也。人子居父母之喪。尚服功衰。而適當祔祭小功兄弟之殤。則仍用練冠以祔。而不改服。此從殺之義。於其祝也。稱陽童某甫而不呼名。蓋尊而神之。此又從隆之義也。呂氏大臨曰。上言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爲人後及適孫爲

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爲父母立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此言兄弟聞訃奔喪之禮也。要絰曰帶。首絰曰絰。帶絰散垂。大功以上之兄弟也。疏謂小功以下。親謂大功以上。凡大功以上之兄弟。

異居而始聞喪者哀傷情重。不暇他言唯以
哭對來訃之人可也。其始服麻則散垂其帶
與經、三日而後絞之。若道路相近未服麻而
即奔喪、至在小斂之前、猶及主人之未成經
也、唯疏者當依主人成服之節而共成之。親
者必終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孔氏
疏曰。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
與居家同也。又奔喪禮。至即絞帶不散垂、彼
謂來遲、此即來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柩故

也、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
殯祭不於正室。君不撫僕妾。女君死。則妾爲女
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此言處妾之喪、與妾處人之喪之禮也。士妾
之妾即指攝女君而言自猶親也。繼室之妾、
攝女君之事、死而君主其喪、則亦自主其祔、
此其隆於衆妾者也、至於練與大祥之祭、皆
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得於正室、又爲君者

於僕妾之死不撫其尸。此其殺於正適者也。
女君雖死。妾猶爲女君之黨服。若攝女君。則
不復爲先女君之黨服矣。此又其隆於衆妾
者也。黃氏乾行曰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內
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所以家
齊而國治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
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
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此言處兄弟之喪之禮也。疏謂小功緦麻也。
聞兄弟之喪而奔者。其爲大功以上、則見喪
者之鄉而哭若在兄弟而送葬者、弗及其柩
遇主人葬畢而反於道、則必自至墓所而後
反、凡主兄弟之喪、雖疏者亦必爲之虞祭。案
鄭注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
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此言服中受弔之禮也。言凡者。五服皆然。初

喪而答來拜之賓其哭而拜踊固矣卽凡喪服將終而未畢有始來弔者則主人亦必爲位而哭拜踊以答賓蓋賓之哀方新則主之禮不忍殺也案居喪者服以漸而吉故哀亦以漸而減至撰之仁孝之心則雖畢世而有不能忽然者是以弔賓一至而哀感卽形但以爲敬賓而然則亦淺之乎言禮矣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此言大夫弔同列與喪兄弟之體也弁絰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弔服也私喪之葛卒哭以葛代麻也輕喪謂緦麻之服以大夫而往哭大夫首加弁絰大夫於未成服之時而與其殯事亦弁絰者所以厚同列也大夫有私喪而當旣葛遭兄弟之輕喪其往而哭不用私喪之末服而用弔服之弁絰者所以厚同氣也案弁絰一而其用不一成服則錫衰而弁絰未成服則素裳而弁絰又禮大夫降旁親緦麻兄弟無服故以弔服之弁絰而往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此言爲子若妻之喪之禮也其子長子之子位哭位也父爲長子杖而長子又自有子雖祖不厭孫其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則不以杖卽位避尊者也大夫之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有父以主其喪則子不杖不稽顙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子可以杖矣然亦不得稽顙其有稽顙者惟人以物來贈而拜謝之可也案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喪無二主故也陸氏佃曰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卽位可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此言爲舊君無服之禮也違去也去之往而仕也反服爲舊君服也臣於舊君有服齊衰三月之禮若己本爲國君之臣今去而仕於他國之大夫則不反服嫌於爲舊君褻也己本

爲大夫之臣。今去而仕於他國之諸侯。則不反服。嫌於爲新君恥也。案鄭注。不反服者。其君尊卑異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四

雜記上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此言喪冠帶衰之制也。屬猶著也。右縫謂辟積向右也。繰當爲澡。洗治也。八十縷爲一升。十五升去其半。七升半也。錫滑易貌。冠制有纓有武。吉冠纓武異材。喪冠則通屈一條繩若布。屬於冠以爲武。而垂下爲纓。所以別吉

凶。明吉冠不條屬也。三年小祥之冠亦條屬。而右其縫。小功以下。則縫向左。服淺輕故也。緦服又輕。冠則以灰澡治之布爲纓。大功以上服重。初死則散垂其麻帶。至成服乃絞。其緦服縷數。如朝服十五升之細。去其半而爲緦。若加灰澡治。則更滑易。卽所謂弔服之錫衰也。案大功以上散帶。小功緦輕。初而絞之。升者。麻縷之數。十五升千二百縷。鄭注。喪服

云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陸氏佃曰朝服據
布。葬悲哀。三年憂緦思而已。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此言諸侯相襚之禮也。後路貳車也冕服玄
冕也上公以鷩冕爲次。侯伯以毳冕爲次。子
男以絺冕爲次。凡喪事衣服曰襚車馬曰賵
但言相襚包賵在其中也先路正路也諸侯
有相襚之禮。其車服則以後路與玄冕而先
路與褒衣皆不以襚鄭氏注曰。不以己之正

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張子曰先路與
褒衣受於天子。故不以襚。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粻。
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此言遣奠之禮也。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
牢具所包牲牢之體。一個爲一具。天子大牢
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
五個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個輤車上
覆飾也音與倩同粻米糧也喪葬之甲遣車

其數多少。一視其所包遣奠牲體之數車上
以纔布爲輤。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入
壙則以置於椁之四隅。其於牲體外有載黍
稷者。有子以爲非禮也。蓋死者不食糧。故常
時喪奠。但用脯醢而已。案既夕禮。藏筲有黍
稷麥者。遣奠之外別有也。遣奠用牲體。是脯
醢之義。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
等。

此言喪祭車服之禮也。祭吉祭也卒哭以後
爲吉祭喪凶祭也虞以前爲凶祭端衰制如
吉時元端而綴衰六寸於中故以端名衰喪
車齊惡車也祭以追養而致其孝。故祝詞稱
孝子孝孫。喪以送死而致其哀故祝詞稱哀
子哀孫至孝子之所服有端衰。所乘有惡車。
則自天子至士皆無等。以父母之喪一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此言冠飾之異也。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緇

布冠緇布冠也冠以韜其首而緌又以致其飾若大白冠與緇布之冠以無飾故皆不緌惟委武元縞而后有緌此其異也案鄭注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縞縞冠也或曰委委貌也委貌有元有素元端之冠則元委貌其武則縞素端之冠則素委貌其武則元此記所謂元蓋縞冠元武所謂縞蓋元冠縞武也如是而後緌以飾之案委武元縞似是謂委貌以元與縞爲武也疑或說得之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此言公私祭服之異也冕絺冕弁爵弁冠元冠也禮莫嚴於祭大夫則用絺冕助祭於公用爵弁祭於己之廟士則用爵弁助祭於公用元冠祭於己之廟然士昏禮有主人爵弁之文是士既弁而親迎然則士雖弁而祭於己之廟亦可也案冕弁之制皆如命數天子之卿六命諸侯之上大夫卿有三命再命之不同故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下大夫一命則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與上士同若士之弁而親迎攝盛服爾士弁而祭於己緣類欲許之非也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此言臼杵枇畢之制也暢鬱鬯也椈柏也枇通作匕所以載牲體者畢狀如叉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搗鬱鬯者臼用椈杵用梧舉牲體者從鑊而升於鼎從鼎而載於俎則有枇而用桑其長三尺或曰五尺及士人舉肉執事者助之舉則有畢而用桑長亦三尺而刊其柄與末案鬱鬯所以降神柏香桐絜於神爲宜也枇畢俱以桑謂喪祭備吉祭則棘木爲之刊畢之柄與末枇亦宜然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此言襲衣大帶之制也率與縪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侶襧帛邊而熨殺之亦不用箴功也尸襲以後所用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則二采以飾之異於生也案吉時大帶皆用箴功唯有朱綠元華而無五采鄭注謂襲事成於帶者小斂大斂衣數旣多有殺不可加帶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后折入重旣虞而埋之

此言葬時藏物及葬後埋重之禮也甕甒皆瓦器筲竹器甕盛醯醢甒盛酒醴筲盛黍稷衡當爲桁以木爲之所以庋甕甒之屬見閒謂見之外椁之內也折承席也亦木爲之形如牀而無足重始死依神之主也送葬所藏之物有醴者乃稻米而爲醴也又有甕有甒有筲而皆有桁以庋之葬則以實於見椁二者之閒然後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也當始死而有暫設之主以依神是之謂重至遣奠時重倚於祖廟門外之東旣虞則就所倚處而埋之以虞則別作主無所用重也賈氏公彥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惟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此就婦喪而言從夫之禮也婦人無專制故治其喪事皆從其夫之爵位以尊卑爲等差也案婦人從夫禮之定體因此篇多言喪禮故鄭注卽以死事明之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此類記喪禮也門祖廟門右西邊也據東門內出故右在西遭喪者於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殯以載其柩此皆喪事之變節而哀痛尤甚故賓客至不卽拜必待事畢乃就堂下之位而徧拜以謝之殯宮設帷所以蔽柩孝子朝夕哭心欲見殯必褰舉其帷

事畢仍施下之既葬而無柩。神主祔廟。又在於室而無事於堂。則不復施。惟君於臣喪。若當柩已朝廟。下堂載在柩車而后弔之。君升自阼階。位在車東。則主人在車西向東而拜。就門右之位。北面哭踊。先出門以待拜送。迨君命之反還喪所而後設奠以告。使知君之來弔也。案禮。凡小斂大斂及啓攢之時。唯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為大夫出。若他賓客則不止事。事竟乃徧拜。或謂載而后弔。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此記子羔之襲而明其失禮也。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以衣斂尸曰襲。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稅。黑衣也。亦衣裳連。纁絳色。袡裳下緣曰袡。婦服。指纁袡而言。大夫襲五稱。昔子羔之襲也。則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表而合為一。素端則衣與裳皆素而為一。皮弁則白布衣與素裳而為一。爵弁則元衣纁裳而為一。元冕亦元衣纁裳。裳獨刺黻而為一。卑者以卑服親身。故始於繭衣裳而終於元冕。然用纁袡。則是婦人之服矣。故曾子譏之曰。禮。不襲婦服。鄭氏注曰。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也。曾子譏襲婦服而已。元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為襲之。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此言君大夫士哭踊之節也。公。君也。婦人居間者。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也。踊數之多寡因乎貴賤以為節。如公以五日而殯。則七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三也。又明日四也。其日小斂五也。小斂之明日六也。

又明日大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則五次踊
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三也其日
小斂四也。又明日大斂五也凡踊之時婦人
居主與賓之閒不先於男不後於賓。士二日
而殯則三次踊始死一也小斂二也。大斂三
也婦人之踊。亦皆居主與賓之閒也。案孔疏
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
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
謂爲一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
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此言上公襲衣之制也。卷衣曰袞袞衣者畫
山龍之屬於衣。上公之冕服也。爵弁始命所
受服。特用二稱示重本也褒衣最在上榮君
賜也。上公之襲。其服九稱。貴者以上服親身。
故袞衣首居其一。元端則爲元衣朱裳之燕
服一。朝服則爲緇衣素裳曰視朝之服一。素
積則以積素爲裳而爲視朔之服一。纁裳則

爲凡冕服之裳一。爵弁則爲元衣纁裳二。元
冕亦元衣纁裳裳獨刺黻者一。褒衣則爲君
所加賜之衣一。帶則以素爲之而飾以朱綠。
又重加大帶於上。則所謂率帶也。案鄭注士
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
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注又云
申重也。重於革帶也。攷士喪禮惟言緇帶。不
言革帶。蓋革帶以繫佩韍。不用佩意者。即以
此朱綠帶代革帶而爲重帶與。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祝
鋪席。乃斂。
此言小斂大斂之禮也。絰謂首絰環絰。一股
而纏也。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親始死。
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於是乎士則素
委貌。大夫以上則素爵弁。而悉得加以環絰。
此公及大夫與士一也。若大夫之喪。公將至
而視其大斂。必待公至升堂。商祝鋪席而乃
斂。案孔疏君未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而絞

紟衾。聞君至則撤去之。升堂時。商祝更鋪席乃斂。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此言魯人贈禮之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士喪禮。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五匹爲束。長丈八尺爲制。魯人之贈也。雖亦三玄二纁。然僅廣尺長終幅。則不誠而非禮矣。

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

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也。弔者。君所遣之正使。介。其副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諸侯有喪。列國遣使來弔。則弔者於未入門時。卽位於主國大門外之西。東面而立。其介非一人。在正使之東南。北面而立。以西爲上。其限則皆西於門。以避大門之中。主國之孤于西面而立於阼階之下。相禮者受主人之命。出告賓曰。孤某使某請問客之來臨何事。客對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禮者入告。乃出而延賓曰。孤某須矣。於是弔者遂入。主人由阼階升堂。西面而立。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而立。致其君命於主孤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以謝之。弔者既

成禮。乃降階而出。復反門外之位。石梁王氏曰。此可補諸侯喪禮之闕。案曲禮。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立升由阼階者。蓋賓弔異於無事時也。拜稽顙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擯之辭也。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

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含之禮也。弔者，爲正使。此含者以下，即介也。含玉形如制璧而小。坐委，跪而致之也。席，承璧之席也。孔疏：宰謂上卿，夫字衍。坐取璧，謂亦跪而取之。以東，藏於內也。諸侯有喪，列國有致含之禮。含者執璧而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禮者入告，乃出而延賓曰：孤某須矣。含者遂入，升堂而致其君命，子拜稽顙以謝之。含者跪致璧於殯之東南。其承璧者，未葬有葦席，既葬則蒲席。含者既成禮，乃降階而出，復反門外之位。至受璧之儀，則宰著朝服，因喪屨，升自西階，西面而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而藏諸內也。案鄭注，皆受之於殯宮。孔疏，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言列國致襚之禮也。衣服曰襚。委於殯東，即委於承璧之席也。列國有致襚之禮，則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禮者入告，乃出而延賓曰：孤某須矣。襚者自執冕服，左執其領，右執其要，遂入，升堂而致君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以謝之。既委衣於殯東，襚者乃降，復受爵弁服於門之內霤，其將命與子拜稽顙，禮如致冕服之初。次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其將命與子拜稽顙，禮皆如初。襚者既成禮，乃降階而出，復反門外之位。凡致五服，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降自西階，而其舉之亦如襚者之西面也。蓋五服冕服最上，故襚者自執升堂致命，餘俱

以次而受於賈人之所重者在內輕者在外。
其陳於璧北。則重者在南也。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此言列國致賵之禮也。車馬曰賵。賵言上介。則含襚皆中下介可知。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前言先路不以襚。此蓋後路也。北輈車

之輈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者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路車也。列國有致賵之禮。則上介賵執圭而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禮者入告。出而反命曰。孤須矣。賵者遂入。陳乘馬與大路於中庭。而北其輈。執圭升堂以將命。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子拜稽顙以謝之。上介即跪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宰俟其出。遂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陸氏佃曰。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

圭以馬。陳氏澔曰。覲禮。車在內。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為上。為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為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此總言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凡列國之弔含襚賵。其使者皆鄉殯而將命。子既拜稽顙。

客介乃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於是宰舉含璧與賵圭。宰夫舉襚衣。升自西階。西面而坐取之。仍降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也。賵者既出。反位於門外。禮畢將更有事也。案注疏。鄉殯立於殯之西南。東北面。殯在西階上。其西近序。西南似無餘地可容將命者。此經云西面坐。委之。襚者。節疏云。舉者亦如襚者西面。恐鄉殯亦是西面也。
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

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
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
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
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
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
命敢不敬從客立於門西介立於其左東上孤

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
外拜稽顙

此言臨哭之禮也上客即來弔之正使也臨
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綍
與紼同引柩索也門右謂東也宗人掌禮之
官視猶比也拾讀爲涉更也弔含襚賵既畢
上客將臨哭曰寡君以有宗廟之事不得承
事爰使一介老某來相執綍相禮者入告復
命於賓曰孤某須矣禮客入門而右臨者不

自同於賓客故入門而右介者皆從之立於
其左以東爲上宗人將欲納賓見其未就客
位乃升堂受命於嗣君降而曰孤敢辭吾子
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
視賓客敢辭宗人入告於君而反命於客曰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再對
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入告
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客又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

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於是立於門
西之客位介立於其左以東爲上孤降自阼
階拜之皆升堂而哭主與客更迭而踊者三
成踊而客出則送於門外拜稽顙以謝其厚
意焉案孔疏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姚氏
謂亦是君命據弔者升自西階此臨者入門
右又辭稱使臣則疏說爲允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此言有君喪而處親喪之禮也若國有君喪

則臣於親喪。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孔氏疏曰。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此條喪大記君大斂章文。說見於後。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此言喪禮不以尊卑而異之事也。士之喪有與天子同者凡三事。其柩遷之夜。須光明。則竟夜燎。及引柩車。不用馬而用人。行必專道而人辟之。此即既夕禮所云質明滅燭屬引專道者。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五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此言父喪未竟而遭母喪除服之禮也。沒猶終也。為子者有父之喪。如在小祥之後大祥之前而母死。則除父之喪也。當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待卒事而後反其母之喪服。孔氏疏曰。若母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祥祭為吉。未葬為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案下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如除喪之服。則當大喪亦為親者除服也。彼文不言葬則葬一耳。父尊於母。即母未葬。亦無不得服祥服之理。疏說未是。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此言諸父昆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禮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自始死至除服。皆在

父母服內則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各服其除喪之服以行禮。待卒事而後反父母之喪服。鄭注曰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喪不除私服。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此言兩有三年之喪者。爲前喪練祥之節也。顈草名似葛無葛之鄉以顈代既顈者既虞卒哭受服之時以葛絰易要之麻絰也如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則待後喪既虞卒哭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五 雜記下 二

而顈。然後練祥之禮皆行。蓋祭與除服。事聯而義不相蒙。有君喪服。則私服不得除而練祥可追舉。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是也。並私服。則服皆得除。而祭惟重喪可追舉。知然者。上言除服兼諸父昆弟此獨言三年之喪以別之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此言孫附祖之禮。不以未練祥而變也。孫與祖昭穆同。如王父死未及練祥而孫又死。時雖無廟。猶是附於王父也。案孔疏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是祔於高祖。非祔於王父也。或謂卽於殯宮祔之。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此言有殯而聞外喪之禮也。有殯謂親喪未葬。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子有父母殯而未葬。聞在遠兄弟之喪。則哭之不於殯宮而於他室。哭之明日。以本服入奠於殯宮。待卒奠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五 雜記下 三

而出。改著新喪之服以卽他室所哭之位。一如昨日始聞喪而卽位之禮。蓋哭之他室。則不嫌於哭殯。如始卽位禮。則各終當哭之日數可知。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

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此言助祭遭喪之禮也。視濯監視祭器之滌濯也。宿謂祭前三日受宿戒也。如大夫士將助祭於公。既視濯而遇父母死。則猶是在吉禮之中而與於祭也。惟吉凶不可同處。故不處於齋宮而次於異宮。待祭禮既畢。遂釋服出於公門之外。哭而歸。其餘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於君。俟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既受宿戒。則必與於

祭。待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餘如奔喪之禮。如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同處也。案四牡之詩曰。將母來諗。聖人之所以體羣臣者。如是其至也。若父母死。禁其哭踊而俾之與祭。是大傷人子之心。而所以事其先王者亦懿矣。周官凡禮事。大宗伯掌之。小宗伯佐之。肆師又佐之。蓋以代匱而備喪疾也。況於百執事之駿奔走者乎。此記云云。當更詳考之以俟知禮者。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此言祥祭之禮。因兄弟之喪而有變通也。將祭謂將行小祥及大祥之祭。散栗也。等階也。栗階不過二等。蓋栗之爲言蹶也。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有蹶等之意。人子居父母之喪。將行祥祭。而適有昆弟死。則待殯訖乃祭。蓋異宮者如此。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而后祭。而昆弟不待言矣。凡祭之升降。吉則涉級聚足。凶則栗階。今祥是吉祭。以有昆弟之喪。故

畧於威儀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主人至昆弟虞祔之時而行父母之祥祭亦與執事者皆散等而禮從畧也案吉凶不相干喪服傳有死於宫中則爲三月不舉祭此之謂也虞祔謂葬時之虞祔承上葬而后祭言之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此言喪祭之時主賓飲食之禮也至齒爲嚌入口爲啐卒爵爲飲侍祭喪者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脯醢也上祭謂二祥之祭下祭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喪祭之禮有自諸侯達諸士者如小祥之祭主人於正祭後受賓之酢也當嚌之其衆賓兄弟於祭末受主人之獻則皆啐之大祥之祭主人於正祭後受賓之酢當啐之其衆賓兄弟於祭末受主人之獻皆飲之可也凡爲相喪祭之禮者當主人設薦時但告賓祭所薦而賓不食若吉祭則賓食之矣案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神惠爲重賓禮爲輕故知此是受賓酢也告賓祭薦亦謂祥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此言居喪之準也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居喪者敬足以盡禮斯爲上哀足以盡情當次之若哀過而瘠以至不勝喪則爲下顔色必稱其情而後外內一戚容必稱其服而後本末齊是在乎循分而自致焉又請問居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凡所當行則皆存乎禮籍矣非若居父母喪者哀容體狀有不可以名言也案鄭氏注曰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不能敬也張子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於禮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言居喪之當盡禮也。喪亦謂父母之喪。親喪自致。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亦不可爲他事而自奪也。孔氏疏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忠也。人已一親而孝道盡矣。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此言居喪中禮之事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不懈如哀至則哭之類。孔子言有少連大連者。皆善居喪。親始死。則三日而不怠。親在殯。則三月而不懈。由小祥以至大祥。則期而悲哀。三年而憂。其中於禮如此。實乃東夷之子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此言喪禮言語居處之節也。三年之喪。謂斬衰者。疏衰謂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年者。有三月者。居父三年之喪。但可自言己事而不得爲人論說。但可對人之問而不得自問於人。停廬與堊室之中。恐分其哀。幷不得與人坐焉。其在堊室。非有事行禮時當見乎母也。則不入中門。若疏衰則皆居堊室而不廬。以廬乃哀敬嚴肅之所。非有其實者不居也。凡喪次。斬衰居倚廬。既練居堊室。齊衰皆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唯廬爲嚴。故必斬衰者於期年內居之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此言異服同哀之禮也。視猶比也。妻服杖期。而其哀則抑而比於叔父母之不杖期。姑姊妹出適皆大功。而其哀則進而比於兄弟之不杖期。長中下三殤之服皆從降。而其哀則進而比於成人。蓋不使情之有過與不及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此言除喪之別也。外謂服。內謂心也。服之除在外而哀本於心。親之喪則外除。哀未忘也。

兄弟之喪則內除哀亦淡也。此所謂稱也。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此言服小君之禮也。爲君之母與君之妻。齊衰不杖期。哀之宜比於已之兄弟。於酒肴之釀美。可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一說凡小功者謂之兄弟。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兄弟之期。其痛如刻。胡可比也。小功比葬食肉飲酒。此曰發諸

顏色者亦不飲食。國體存焉爾。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此言人子免喪而哀未忘之節也。瞿者。驚變之貌。人子於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有貌類其親者。則目爲瞿然。聞有名同其親者。則心爲瞿然。弔死而問疾。其顏色戚容。亦必有加於無憂之人也。哀心誠切。至免喪猶如此。而

後可以服三年之喪。若其餘則直道而行之卽是也。案此正所謂親喪外除者。其餘謂期親以下。孔氏疏曰。父在爲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此言大祥之服也。夕。祥祭前一日之夕也。期祭期也。朝服。緇衣素裳。大祥之祭。乃主人除服之節也。於前期之夕預告祭期。必用朝服。至旦祥祭。卽因其前夕所用之朝服也。孔氏

疏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此言既祥受弔之服也。子游曰。既祥。應服素縞麻衣。若有來弔者。雖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必服縞冠以受之。然後反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一說既祥當縞。猶有他喪未除。必服縞

以終前喪然後反他喪之服即所謂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言士喪當袒而受弔之禮也反復位也改更也既事畢其斂事也士喪當斂竟而袒之時有大夫來弔雖主人當踊必絶止其踊而出拜之拜竟反位更爲踊而成踊乃襲其初袒之衣於士來弔則主人畢斂事以成踊俟襲畢而後拜之不更爲成踊禮以斂而各也

孔氏疏曰案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謂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故絶踊而拜之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此言大夫喪祭用牲之等也虞葬後之祭卒哭在三虞之後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上大夫之虞也用少牢卒哭成事與附廟皆用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用犆牲卒哭成事與附廟皆用少牢蓋上大夫少牢下大夫犆牲禮與常祭同卒哭附廟視虞爲大牲故皆加一等焉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此言卜葬虞祝詞之異禮也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乃者助語辭將葬虞而卜日祝稱主人之詞子孫則曰哀子哀孫某夫則曰乃某兄弟則曰兄某弟某弟卜葬其兄則弟但曰伯子某而不曰兄某蓋所以尊兄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此言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輪人作車輪之人關穿也轂車輻之所湊者輠回轉也公羊姓賈名古者居喪有杖貴賤皆得用之叔孫武叔入朝見有輪人以其

衰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同轉其輪者。於是
乎分別貴賤。必有爵者而後杖也。大夫以上。
使賓爲親含。恐憎穢其親。以巾覆尸面而鑿
其當口處以入含玉。士賤。則子當自含而不
以巾覆面矣。乃亦如大夫之鑿巾以飯。則自
公羊賈爲之也。夫飯含與杖。皆喪禮之大者。
而魯之末失如此。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
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此言設冒之義也。冒。襲後韜尸之具。蓋沐浴
後以衣衣尸也。后衍字。初喪之時。既襲尸而
又設冒者何也。蓋孝子愛親之至。所以揜其
形也。自襲以至於小斂。尸雖著衣。然不設冒。
則形見而人惡之矣。子心有所不忍。是以既
襲而又設冒也。孔氏疏曰。襲則設冒。至小斂
之前。則以衣總覆於冒上。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
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

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此言遣奠包牲之義也。或有問於曾子曰。夫
設遣奠訖而即包其牲體之餘。置遣車以納
壙中。殆猶之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
又可裹其餘以歸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
乎。夫大饗之禮。既饗。則主人斂三牲俎上之
肉。歸於賓館。今父母將葬而以賓客之禮待
之。此孝子所以哀親之去也。子不知包奠之

義。獨不見大饗乎。案父母爲家之主。主而去
其家。則賓客不異矣。將葬而賓之。既葬而神
之。不唯哀至而敬亦至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此上疑有闕文。敵者曰問。尊者曰賜。言非爲
人之有喪而問遺之與。賜予之與。意以哀死
之有遺贈。猶卹生之有問賜。故類及之也。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此言居喪拜謝之禮也。喪拜謂稽顙而后拜。

吉拜謂拜而后稽顙。居喪。時凡當拜問拜賜拜賓。必因乎服之輕重以爲禮。如係三年之喪則已服重。不忍從吉而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則已服輕。不必從凶而以吉拜。案檀弓。鄭注以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喪拜。以稽顙而后拜爲周之喪拜。疏謂殷自斬衰至緦麻皆拜而后稽顙。周則三年之喪及杖期喪皆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皆拜而后稽顙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

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此言居喪受遺之禮也。三年之喪。禫祭後始飲酒食肉。如在喪中而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先三辭。至於不可辭。而後主人衰絰以受之。如出於君命則不敢辭。因受而薦之於廟。尊君賜也。抑居三年之喪者哀戚至重。不可爲禮。故亦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者。不得已也。若從父兄弟以下則服輕。又既卒哭而哀殺。即遺人可也。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暫須食飲可矣。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此言居喪哀痛之節也。剡削也。縣子曰。喪以哀爲主。三年之喪。其痛如斬。期之喪。其痛如剡。雖有淺深。皆情之至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

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此言有喪者弔人之禮也。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弔謂弔疏者。哭謂哭親者。不弔與往哭貴賤皆同。聽猶待也。三年之喪雖小祥後已服功衰。亦不弔人。此禮通自諸侯達諸士。如自有五服之親喪而將往哭之。則不

若己之功衰而服彼親之服以往。期之喪。父在爲母。其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備二祥之節。至練後則可以出弔矣。既葬之大功。於他人之喪。弔哭而即退。不聽主人襲斂等事焉。齊衰不杖期之喪。未葬。弔於他人。哭而退。亦不聽事焉。既葬而受大功之衰。其弔人可以待事而不親執其事。小功緦麻。可以執擯相之事。而不與於饋奠之禮。以擯相事輕而饋奠禮重也。案孔氏疏。諸

侯絕期。今云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不臣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期之喪。謂齊衰杖期。乃父在爲母者。後云期之喪。則謂齊衰不杖期。乃姪爲姑。兄弟爲姊妹之適人無主者。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無喪者弔人之禮也。相趨者。謂以趨示敬。如論語過之必趨是也。封讀曰窆。窆下棺也。凡弔人之喪。若平日與主人本疏。而但相趨也者。則於柩出廟之宮門而退。若嘗與會識而相揖也者。則待柩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若嘗與往來而相問遺也者。則待既窆而退。若嘗執贄行相見之禮也者。則待孝子反哭於家而退。若嘗與爲朋友。則待虞祭祔祭畢而退。交淺者其去速。恩深者其去遲。惟其稱也。孔氏疏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此言弔喪送葬之禮也。弔本以相助。凡役非徒隨從主人而已也。年有未過四十者。皆當執綍。同鄉之人。唯五十者始衰。則但從主人窆竟反哭。四十者非僅執綍也。必爲之實土待盈壙而後反。孔氏疏曰。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

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此言哀當有節之禮也。病，憂也。疑，猶恐也。喪主於哀，而不可過。故食雖惡，亦必取於充飢。蓋喪事須有精力以勝之，若飢而廢事，則非禮也。猶之飽而忘哀，亦非禮也。夫過哀之失，直與不哀等。居喪而視失其明，聽失其聰，行止欹倚而不正者，皆由不知哀毀之節所致。

惟君子病之。故制爲禮，而使有疾者得飲酒食肉。五十則不極其毀，六十則不毀，七十則幷飲酒食肉，皆爲恐其以哀毀而至於死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此言喪中飲食之禮也。黨，謂宗族與親戚。酪，乳漿也。有親喪之服，人召之食，則不可往。大功以下服雖輕，然當既葬適人，而人或食之，若其黨也則食，非其黨則弗食也。親喪至小祥後受功衰，始食菜果，雖飲水漿，仍無鹽酪。或有淡不能食食者，則鹽酪可也。案閒傳：旣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故服功衰而后可食菜果。又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故飲水漿而亦可加鹽酪，禮之所爲以時以人而異其節者如此。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此言居喪者遇病節哀之禮也。孔子曰：人子居喪，固起居飲食之皆異。然當其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而食肉，蓋不如是，則毀過而瘠爲病，君子之所弗爲也。況有毀而死者，至無人終父母之喪，君子直謂之無子。夫哀本以愛親，而反同於棄親，則何如節哀謹疾而能終喪盡職之爲愈乎。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故君子謂之無子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此言著免之節也。免以布裹頭所以代冠。堩道路也。有喪者惟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可著免而行。若非此則無免於道路者。蓋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也。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此蓋以葬之近者言之。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此言喪中沐浴之節也。喪主於哀。無所事飾。故凡喪自小功以上。非為虞祔練祥致潔以

交神。則無沐浴。案小功以上四祭謂功衰之於虞祔期喪之於虞祔練。三年喪之於虞祔練祥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此言居喪見人之節也。摯與贄同。疏衰之喪。於既葬後人或請見之則見。而不自請見於人。小功則請見於人可也。大功雖可請見於

人。但不可以執摯。唯父母之喪。至哀無飾。與常禮異。則有不避涕泣而見乎人者。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此言居喪從政之節也。祥大祥。政力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皆三月。庶人宜供力役之征。而居喪則有其節。如三年之喪。俟大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則卒哭而從政。大功九月之喪。則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則既殯而

從政。惟古人推仁孝之心以逮下。故其恤民喪而寬民力者如此。孔氏疏曰此謂庶人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是權禮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此言初哭親之禮也。曾申嘗問於曾子曰。哭父母者果當有常聲乎。曾子曰。有如行至中路而嬰兒失其母焉。則其哀痛迫切。有猝發

而不自知者。哭何常聲之有乎。人子雖非嬰兒。然其哭父母也無異情則亦無異聲可知矣。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此言諱名之禮也。王父母祖父母也。世父伯父也。從祖昆弟同曾祖之兄弟也。禮卒哭而後諱。其爲父之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人子尊父。則必與父同諱。如母爲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爲之諱。妻爲其親諱。夫亦不得擧諸其側。或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爲之諱。鄭注云孝子聞名心瞿。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此言喪冠之禮也。踊以三爲節。三者三。謂三踊者三次也。喪爲凶禮。冠爲吉禮。然亦有以喪冠者。蓋當冠而適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於服之輕重。雖三年之喪亦可行也。既冠於次。入哭於殯宮。踊三者三。乃出就次所。案曾子問將冠子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則冠月可冠也。夏小正冠用二月。若非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

雜記下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此言居喪而冠及嫁取之禮也末謂服將除也若己居大功之喪而將除則可以冠子可以嫁女若己之父居小功之喪而將除則己可以冠子可以嫁女并可以取婦若己居小功之喪而當卒哭之後則可以冠與取妻皆以服輕哀殺故也然此小功乃謂正服若下殤之小功自期而降者哀仍不殺其於冠取皆不可也陸氏佃曰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陳氏澔曰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是兩事也

凡弁絰其衰侈袂

此言弔衰之制也凡弔於人者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絰是爲弁絰其服有錫衰緦衰疑衰三者而皆侈大其袂蓋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三尺三寸也案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喪服端衰亦如之此爲弔服而加大者異於元端以別吉凶異於端衰示不純凶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此言止樂之節也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辟除也父有服則同宮之子不分遠近皆不與於聞樂母有服子唯聲聞於母之處不舉樂妻有服夫唯不舉樂於其側大功之親有服而將至爲之屏除琴瑟若小功之親有服而至則不止樂也案父母有服陳氏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然子服雖先除亦當以父母之哀爲哀匪直輕服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此言夫妻之黨宜別也。人之黨謂其昭穆所宜祔者里尹謂閭胥里宰之屬喪必有主凡於姑姊妹之已嫁者其夫死無子而夫黨又無親族兄弟寧使夫之疏遠族人主其喪妻之黨雖親而弗主夫若竟無族矣則猶有前後家東西家并此而無有則里尹主之而要無妻黨主喪之禮或有謂妻黨主之而祔祭於夫之黨者是殆非禮意也案鄭注云此謂姑姊妹之無子寡而死者其主喪不使妻之親經不言姑姊妹死而言其夫死然是於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蓋聖人制禮以維萬世而預爲之坊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此言吉凶之服宜辨也麻喪服之絰也紳大帶也吉凶不相干故麻者以要絰代大帶而不紳執玉而行聘禮不得服衰麻弁絰之麻。不得加於元衣纁裳之采孔氏疏曰案聘禮己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蓋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此類言喪禮也偯委曲之聲也菲一作屝國有大祭祀爲敬神而禁哭則居喪者遇禁而哭以止惟於朝夕奠時自卽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童子以未成人故其哭也不偯亦不踊且不持杖不著菲不居倚廬凡以不能備禮故也案菲卽菅屨也斬衰菅屨外納若童子當室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此言服與踊之異也。哭踊之節。與服相稱。而亦有不必稱其服者。孔子嘗曰。喪禮爲伯母叔母齊衰而踊乃不離於地。爲姑姊妹大功而踊乃離地者。蓋禮有情有文。情發於中。而文見乎外。如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能用禮文矣哉。鄭注云。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此言居喪相禮之所由失也。喪禮。主人之位在阼階下。相主人之禮者。宜由左。泄柳爲魯之賢人。故其母死而相者由左。及泄柳死。其徒乃由右相。凡失禮而由右相者。自泄柳之徒爲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此言喪禮之殊尊卑也。虞。卒哭。皆祭名。飯含之禮。天子以九貝。諸侯則七。大夫則五。士則三。士三月而葬。以待外姻。卽於是月也卒哭。大夫亦三月而葬。以待同位。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以待同盟。七月而卒哭。至於葬畢而祭以安神。士凡三虞。大夫則繼初虞而五。諸侯則繼初虞而七。案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此記云含者執璧。注故疑用貝爲夏禮。惟士喪禮貝三實於笄。與此合。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此言諸侯相弔之禮也。鄰國有喪。諸侯使人先行弔禮。次含。次襚。次賵。次臨。四者皆於同日而畢事。但其次序則如此也。案孔疏含襚於死者爲切。故在賵之先。君事既畢。臣行私禮。故臨在後。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此言君於卿大夫士問疾哀死之等也。君之

於臣如一體。而恩禮之隆殺不同。卿大夫有疾。君問之無定數。士惟壹問之。如或疾而死。於卿大夫。自始死及葬不食肉。及卒哭不舉樂。於士惟自始死及殯不舉樂也。孔氏疏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此言君大夫之葬禮也。綍引柩之索。廟中曰綍。在塗曰引。枚形如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之頸後。葆形如蓋。以羽為之。喪禮。柩將行。朝於祖廟。升自西階。用輁軸而正柩於兩楹之間。諸侯則執綍者五百人。柩凡四綍。執者皆銜枚。以止衆諠。司馬執鐸夾柩而行。左八人右八人以徵衆聽。匠人執羽葆於柩前。因道塗有低昂頃厭。而用羽葆為抑揚左右之節。以示衆知。大夫之喪其升柩於車而正之也。執引者則三百人。執鐸者則左右各四人。御柩則以白茅為麾。方氏慤曰。大夫殺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此言奢儉失禮之事也。鏤簋朱紘。見禮器。旅樹反坫。見郊特牲。孔子曰。大夫之奢無若管仲者。彼則鏤簋而朱紘。旅有樹而反有坫。刻山於節。畫藻於梲。雖賢大夫也。而已難乎為上也。大夫之儉又無若晏平仲者。彼則祀其先人。不以少牢而以豚。豚之小至併兩肩而猶不足以揜豆。雖賢大夫也。而已難乎為下也。惟君子為能循禮。是故上不至於僭上。下

不至於偪下。蓋禮所以辨上下。而惟其稱者。固失之過。儉亦未爲得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此言諸侯夫人奔父母喪之節也。嫁女爲父母期。此云三年。以本親言也。闈門。宮中往來之門。側階。東房之階也。內外之辨。禮所最嚴。故婦人非遭父母三年之喪。不得踰越封疆而弔。如其爲三年之喪。君夫人始可以歸。夫人其歸也。則用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亦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旁門。升自房階。主國之君則在阼階。其他哭踊髽麻之類。皆如奔喪之禮。然服雖殺而哀不殺也。案夫人有從夫之義。弔者禮視諸侯。待之者禮亦視諸侯。但不得竟以爲賓。故入與升既不由正門正階。非主在阼階之上。亦不降迎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此言遠嫌之禮也。撫。死而撫其尸也。大斂之後。嫂不撫叔。叔不撫嫂。蓋卽生不通問。死不制服之意。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此言君子當勤學而盡職也。爲學之君子。常慮其學之不成。於是乎有三患。蓋弗聞則無由而知。故未之聞。患弗得聞也。弗學則無由而能。故既聞之。患弗得學也。不行則無由而至。故既學之。患弗能行也。爲政之君子。又常慮其職之不稱。於是乎有五恥。蓋居其位無其言。則爲尸位。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則爲空言。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則棄其前功。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則是不能

安集君子恥之衆寡均於彼而彼之功乃倍焉則是不能勸率君子恥之此皆以爲己而非爲人故進德脩業惟日不足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此言凶年殺禮之制也周禮校人六馬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駑馬其最下者下牲如常祭用大牢者降少牢用少牢者降特牲用特豕者降特豚之類天災流行不可不示貶損孔子嘗曰人君如遇凶年則所乘之馬宜於六馬之中而用其駑者祭祀之牲宜較常用者下一等焉案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異豈彼爲制國用之常而此乃救荒之禮與一說下牲猶用其本牲之下者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此言士喪禮之所由存也恤由疑公之族屬嘗爲士者士喪禮今載儀禮士喪禮之廢其來久矣魯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氏注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此言蜡祭息民之義也蜡索也歲終物成凡百物之神有功於人者皆索而祭之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文武文王武王也昔子貢觀於蜡祭而飮孔子問之曰賜也其樂此乎對曰燕飮貴有禮儀今蜡而醉者至於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之所在也子曰此蓋百日之蜡久勞而方息一日之澤暫飮而爲歡非爾所及知也夫人君治民猶射者之調弓弓之爲器久張而弗弛則絕其力故勞者一不息而神憊文武有所弗能也久弛而弗張

則失其體故息者不勞而志淫文武有所弗為也惟一張一弛而勞息以時斯文武得中之道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此言魯失禮所由也周正月夏十一月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謂郊祭周七月夏五月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謂禘祭魯大夫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既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即可以有事於祖蓋敬天尊祖之道宜於二至之日行之故魯之禘本用周之六月其七月而禘則孟獻子為之也吳氏澄曰魯之郊上帝亦但郊於建寅之月禘則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愈甚矣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此亦言魯失禮所由也諸侯夫人宜為天子所命其不命於天子者則自魯昭公取於吳因不告而不命始也孔氏疏曰玉藻注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此云諸侯夫人為天子所命者或是王后無織外之事故也案玉藻君命屈狄專以君言則所謂后夫人命其妻意亦承君命而命之與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此言外宗為君夫人服之禮也外宗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內宗五屬之女也同姓者為內宗外適者為外宗內宗既為君服斬衰為夫人服齊衰而不敢以其戚戚君則外宗亦不可以其戚戚君故其為君夫人服斬衰齊衰猶內宗也案此外宗當專指姑姊妹之女之在國中者故稱君夫人若在他國則稱諸侯矣鄭注外宗兼指舅之女及從母孔疏謂諸侯不內取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卿大夫不外取若舅女從母元在他國亦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為妻也

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

亦相弔之道也

此言孔子遇災之禮也。昔孔子之廄被焚。拜謝鄉人之爲火而來慰問者。其拜之數。士則壹。大夫則再。亦待相弔者之道然也。案廄焚一事。於鄉黨所記。見聖人之仁。於雜記又見聖人之禮。禮所以必拜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以弔禮哀禍災是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此言家臣反服之始也。孔子曰。管仲嘗遇盜。簡取二人焉。用之而升以爲公家之臣。且爲之解曰。其所以爲盜。爲其所與交遊者邪僻也。實則本是堪可之人也。其後管仲死。桓公使二人爲之服。夫仕於大夫者。更升於公。而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以其有君命焉爾也。案禮。逮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故曰自管仲始。

陸氏佃曰。其爲盜。以其所與遊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爲所舉者有服矣。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此言臣爲君諱之禮也。或失誤而舉君之諱。則當起立。以示不安而改變之意。諸臣之名有與君同諱者。則稱其字。皆敬之至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此言人臣遇亂之義也。人臣事君。或遇同僚之中有異謀者。是爲內亂。力能討則討之。不能則謹守畏避而不干預焉。若遇鄰國來攻夷狄侵擾而爲外患。則弗得逃避。當力捍以死義也。黃氏乾行曰。內亂不與。以力所不能討者言。如慶父主兵。當國季子出奔是也。若周公誅其兄。石碏殺其子。則力所能討者。大義滅親。何況同僚。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

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此言圭藻之制也贊大行者古禮書之名蓋贊大行人之職者也剡殺也畫采曰藻以韋衣板而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以藉玉也諸侯始封皆受命圭於天子而其職則掌於大行人故贊大行人之篇有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各視其命數以爲寸數公則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圭之博三寸圭與璧之厚皆半寸剡削上左右角各寸半其爲玉也藉之

以藻而用朱白蒼之三采畫爲六等案采則二就三采則六等也藻或作繅繅織絲爲之圭繅亦然蓋玉與韋不相附故以五采之絲藉之而因屈繅以爲質垂繅以爲文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此言子羔食祿之始也自文至哀凡七君哀公嘗問子羔曰子之先人始仕食祿果當何君之時對曰是爲文公時之下執事也案既問其先人即不當云子之食或謂有脫簡者近之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

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此言釁廟之禮而因及於釁器也釁以牲血塗其釁也雍人廚宰之官爵弁士服也純衣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碑麗牲之碑也夾室謂東西廂也衈者未殺牲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也有司即宰夫祝宗人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

五考落成也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
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豭豚牲豚也凡初成
廟必殺牲取血以塗其釁其釁之禮有祝與
宗人宰夫雍人皆服爵弁元衣纁裳雍人拭
羊以授其潔宗人與祝視之宰夫北面立於
碑南東上其餘執事者以次而西雍人乃抗
舉其羊而升屋自於東西之中既升遂當屋
之中而南面割羊使其血流於前乃降又釁
廟門及東西之夾室則皆用雞先門而後夾

室雞亦升屋而割之當未刲羊割雞之時各
於屋下先滅耳旁之毛以薦神餌畢而割雞
以釁門則當門屋之中央夾室則當夾室之
中室有司在夾室皆鄉夾室而立在門則有
司當門北面而立及既事宗人告事畢於攝
主之宰夫衆有司乃皆退宗人因反命於君
曰釁某廟事畢雖時君在路寢南面立於門
内朝服而受之既反命而宗人乃退若路寢
爲治事之所於其初成但考之以示歡樂而

不行塗釁之禮蓋釁屋者以其爲神之所棲
乃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雖用
以事神然不能槪釁唯其有名者成則釁之
以豭豚蓋路寢爲生人所居既不可以神之
器之不名者又不足以神之故皆不釁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
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
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
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

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此言諸侯出妻之禮也器皿謂嫁時所齎者
如或諸侯而出有罪之夫人自夫人在道以
至於其國猶以夫人之禮行既至而以夫人
入則將命者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
稷宗廟使使臣某敢以告於執事主人對曰
寡君固前於納采時辭以不教矣寡君敢不
敬須以俟命使者於是使有司之官陳諸器
皿以還主國主國之有司亦官爲受之凡以

見付受之如法也案諸侯因夫人有罪不得已而出之則以義斷恩之時矣然觀其末致命而義弗絶致命而辭必謙不惟合以禮出亦有禮焉所以無傷於二國之好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此言卿大夫以下出妻之禮也誅猶罰也兄謂夫之兄若卿以下之妻出則夫使人致辭曰某不敏不能復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以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既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於是使者退主人爲拜而送之凡出妻必由尊者之命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并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爲姑姊妹辭亦皆稱之案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外接於人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此言少施氏之知禮也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飧以飲澆飯也禮始諸飲食君子惡無禮者故孔子有曰吾嘗食於少施氏而飽爲少施氏食我以禮之故當我之始食而祭主人起而辭謝曰粗疏之食不足以當祭禮也及食竟而飧又起而辭謝曰粗疏之食也不敢強食以傷吾子其禮意周至有如此者案此當與食於季氏互觀之聖人時措之宜雖小可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此言納幣之禮也納幣卽昏禮納徵夫婦爲人倫之始而納幣又夫婦之始蓋幣以一束爲定制束凡五兩兩者每一匹從兩端而卷至中計五匹得五箇兩卷是一束有五兩也兩凡五尋尋爲八尺計五尋得四十尺是一

兩有五尋也。案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兩亦謂之匹者鄭氏注曰猶匹偶之云與。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此言婦見舅姑及旁尊以下之禮也。諸父謂夫之伯父叔父。姑來之明日見於舅姑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於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面以北爲上。婦南入而過其前是卽見巳而不復特見之。若見諸父則各就於其寢而禮較隆也。鄭注曰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此言女子加笄之禮也。女子雖未許嫁年至二十則亦爲成人而可以笄矣。其以醴禮之使婦人執其禮尋常燕居則分髮爲鬌紒以無事故不笄也。案孔疏女子十五許嫁則主婦爲之著笄女賓禮之。今未許嫁故使婦人禮之不備儀也。或曰此婦人正謂主婦女賓雖未許嫁必以禮爲之笄也。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此言韠之制也。韠韍也。上縁曰會卽韠之頸也以其在兩肩之中總會之處故謂之會。旁縁曰紕爵韋雀色之皮也。下縁曰純素生帛也紃縧也服之有韠所以蔽前其制則長三尺而與紳齊下廣二尺而與裳稱上廣一尺而可以上接革帶上縁之會去韠上畔五寸。旁縁之紕用爵韋而其廣六寸不至韠之下畔者凡五寸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素。又多以五采之絲施於諸縫之中而韠乃成焉。案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制長三尺上去五寸有會不至下五寸有純其中餘二尺也詳見玉藻。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七

喪大記

此篇所記皆喪禮之大者非若小記僅解喪服傳中曲折而已故以喪大記名篇徐氏師曾曰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此言謹終之禮也病疾之甚也縣樂器室有南牖無北牖鄭注牖或為墉案儀禮既夕記正作墉廢去也體手足也纊新綿也人至疾困而病則外庭內室皆洒埽以致其潔君與大夫徹去樂縣士去琴瑟寢東首而居北牖之下廢牀而置於地以初生在地冀其氣反而得生也徹其褻衣加以新衣病者不能自屈伸手足四體各有一人持之男女皆改服屬纊於口鼻以俟絶氣當此之際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相褻也案外內皆埽者乃致潔以謹其變男女改服亦養者皆齊之意鄭注為賓客將來問病恐非是持體者若欲持而留之鄭注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候占也候其生非候其死也黃氏乾行曰絶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士之妻皆死于寢

此言貴賤之死必各以正也諸侯與夫人皆有路寢餘為小寢大夫適上大夫卿中下大夫而言卿妻謂之內子大夫妻皆謂之命婦此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次婦其秩等故得通稱也卿大夫與其妻有適寢其燕寢為下室士與其妻之寢謂之適室國君與夫人其卒必於路寢大夫與世婦其卒必於適寢卿之妻內子未受命者則死於下室而後遷尸

於寢士與其妻皆死於寢以賤而無所嫌故也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傳公薨於小寢譏即安也卿大夫之正妻已命稱世婦未命但稱內子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此類言復禮也虞人主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小臣近臣也卷衮冕上公之服屈狄子男夫人之服玄赬玄衣赤裳也世婦大夫妻襢衣周禮作展榮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於高峻之處謂棟上也人始死而望其重生故有招魂復魄之禮如死者貴封內有林麓則虞人爲之設階以其能取材於林麓也官卑而無林麓則狄人爲之設階階亦算虞之類也君使小臣復小臣是君所親近冀君魂神來依之復者必衣朝服以致敬其所持皆以死者之盛服如上公之君以卷循其等而下之即侯伯子男可知子男夫人以屈狄循其等而上之即公侯伯夫人可知大夫則以元赬世婦則以襢衣士則以爵弁士妻則以稅衣皆升自屋之東榮中屋而履高危之處北面徧向上下中三號號畢捲衣以投於前司服篋受之復者乃降自西北榮蓋死者固不可以復生而孝子則務求其生聖人惟因人心有所大不忍者故爲

此禮孔氏疏曰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北面求陰之義前謂陽生之道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陰而下也

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上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此亦言復禮也。絳綠衣下曰袡。婦人嫁時之盛服。復衣本以冀生。故不衣尸以襲。亦不以之爲斂。婦人之復。不以嫁時所衣之袡。凡復之所呼。男子稱其名。婦人稱其字。人當始死事無急於復者。唯氣絕卽哭爲先於復。至復之不生而後行一切之死事焉。案劉氏敞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於文爲駢。本但云

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卽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卽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此與注異。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此言哀死之有深淺也。主人。謂主喪之男子女子也。婦人衆婦也。人當始死。在主喪者哀痛之至。則嗚咽不成聲。如嬰兒失母而啼。兄弟之情稍輕。則哭而有聲。婦人亦哭。凡啼者哭者皆踊。案孔疏宗婦亦啼。婦人雀踊。而此

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歸也或以踊字專屬婦人非是。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此言國君喪之哭位也。正尸。謂遷於牖下南首。子。冢君未卽位之稱。父兄。君之諸父諸兄子姓。其衆子若孫也。夫人。冢君之妻。內命婦宮中之命婦。姑姊妹。君之姑姊妹。子姓。其女若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外宗。姑姊妹之

女。國君始喪。既已正尸。則當各就哭位。其世子坐於東方。卿大夫及諸父兄與子姓相繼立於東方。下至有司庶士。則哭於堂下北面。其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及姑姊妹與女孫相繼立於西方。下至卿大夫之外命婦。統率異姓姑姊妹之外宗。則哭於堂上北面。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

雜事叢必先謹男女之辨男主居東之上而
內之家長雖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
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
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
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此言大夫與士喪之哭位也主人主婦謂大
夫之適子適婦命夫命婦謂父兄子姓中之
命夫姑姊妹子姓中之命婦也若大夫之喪
其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哭位中有
命夫命婦雖名分卑於死者亦坐無則雖名
分尊於死者皆立若士之喪主人及諸父兄
與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及姑姊妹與子姓
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必以二手
承衾而哭蓋哀慕而若欲攀援此又君大夫
士之所同也孔氏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
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
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此言未斂時爲所尊而出之禮也寄公謂鄰
國諸侯失國而寄託於我者國賓他國來聘
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國君之喪主人於未
小斂時唯爲寄公與國賓至則出大夫之喪
主人於未小斂時唯爲君命及門則出若士
之喪主人於大夫來弔唯不當斂時則亦出
鄭氏注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
者或至庭或至門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
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
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
哭不逆於門外
此言拜迎委曲之儀也徒跣者小斂之時未
著喪屨又不可著吉屨故徒跣也扱衽扱深
衣之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降自西階不
忍遽當主位也凡主人之出也不屨而徒跣

扱襟衽。拊心胷。而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各於其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之外。使者既升堂而致君命。主人拜於堂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俱哭而不逆於門外。夫所謂拜於位者。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也。與之哭不逆者。士喪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於西階下哭也。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此言婦人迎賓之節也。婦人之尊卑與夫同。故其所爲出者亦同。君之夫人則爲寄公之夫人而出。大夫之命婦則爲君夫人之命而出。士妻不當小斂時。則爲大夫之命婦而出。孔氏疏曰。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此言小斂之節也。髦幼時翦髮爲之。成人時垂於兩旁。父死脫左。母死脫右。所謂親沒不髦也。夷陳也。當小斂時。主人卽位於戶之內。主婦東面而向。乃斂。既卒斂。主人馮尸而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衣脫髦。括髮用麻。婦人亦以麻爲髽。而帶麻絰於西房。徹去所設之帷。相者舉尸將出戶。男女皆扶捧之以陳於堂。主人乃下堂而拜賓。鄭氏注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之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于堂上。

此言小斂拜賓之節也。君謂嗣君。士有上中下三等。每一面三拜。旁猶不正也。衆賓謂士妻。氾拜亦旁三拜也。小斂之後嗣君必下堂

而拜寄公國賓若大夫士則拜卿大夫也各揖於其位於士也揖旁三拜君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若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特拜命婦而汜拜衆賓於堂上案熊氏以大夫士屬下拜卿大夫爲句孔氏以大夫士屬上爲句夫卿大夫士同服斬衰非寄公國賓之爲客者比也君安得拜之君不拜卿大夫士則夫人亦不拜大夫內子士妻矣君拜寄公國賓是君禮大夫士拜卿大夫以下是大夫士禮下文夫人及大夫內子士妻亦然當從熊氏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此申言小斂之節也帶絰以麻爲之斬衰括髮齊衰免武冠卷也拾踊更迭而踊也主人拜賓之後即阼階下之位掩襲其衣加要帶首絰而踊母之喪拜畢即位不復括髮而以免服代之乃設小斂之奠弔者掩襲其裘不改冠而加武要帶首絰與主人更迭而踊孔氏疏曰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諸侯禮也案弁與冠異制疏謂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恐非是蓋弔者原素冠而無絰至此乃加絰於武鄭注謂不改冠亦不免熊氏謂有朋友之恩以絰加於武連言帶者是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此言代哭與設燎之禮也木薪木角斟水之斗狄人謂樂吏主挈壺者壺漏水器也雍人主烹飪者具薪及鼎皆恐冬月漏水凍也司馬夏官卿其屬有挈壺氏代更也古未有蠟燭呼火炬爲燭國君之喪未殯固有哭不絕聲者於是虞人出木及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以供漏水之具而司馬親視其縣之乃以漏刻使官分次代哭以節君哀大夫亦有官

代哭而不縣壺。士則有親屬與家人自相代哭而不以官。君之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之堂上一燭。下二燭。士之堂上一燭。下一燭。蓋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

此言徹帷之次也。人始死。必設帷於尸前。小斂後。主人下階拜賓。賓出然後徹去其帷。鄭氏註曰。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

或曰。此脫簡。當在前文與主人拾踊之下。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此言哭尸之位也。小斂陳尸於堂。哭於堂上者。主人在東方。由外而來者在西方。諸婦則退居北而南鄉。蓋婦人本在西方。今旣有自外而來者。故移避之而近北。鄉南也。若奔喪者未小斂而至。則與在家同。位應在東方。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此言接賓之儀也。小斂之後。婦人迎客送客。於敵者皆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男子於敵者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於寢門之外以迎賓。不哭。鄭氏注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此言主喪之禮也。以衰抱之。明其爲主也。竟謂國境。凡有喪者。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禮也。其無女主。則男主從女主之位而拜女賓於寢門之內。其無男主。則女主從男主之位而拜男賓於阼階之下。若其子尚幼。則以衰抱之。人代爲之拜。爲人後者卽爲喪主。或

以事客於外而不在其爲有爵之人則辭以
攝主無爵而不敢代拜無爵之人則攝主代
之至於殯葬有期爲後者在境內則俟其還
而爲主在境外則當殯期卽殯當葬期卽葬
可也惟喪有無後而無無主所以有使人攝
及以衰抱幼之禮也案喪有饋奠之主有賓
客之主有主饋奠卽主賓客者有主饋奠不
主賓客者饋奠惟以親者主之而賓客則視
其爵若爲後者有爵而在外在家者雖士亦

主其饋奠而於賓必辭之所謂士不攝大夫
也若在外之爲後者無爵而在家者亦無爵
則賓客可主在家者有爵則於賓亦當以主
不在辭所謂大夫不主士之喪也孔疏於有
爵無爵皆指爲後不在者言而應氏乃謂不
爵無爵係於弔者則於大夫於士有異禮前
已言之矣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
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
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
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此言國君喪之杖節也子者嗣君適庶子之
通稱以杖拄地曰杖舉而斂之曰輯寢門殯
宮門也次房內之次也聽卜謂卜葬卜日有
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祔祭也國君之喪死後
三日子與夫人皆當用杖五日既殯則授諸
大夫及世婦以杖以親疏爲遲速也子與大

夫於寢門之外得拄杖而行而於寢門之內
輯之夫人與世婦在居喪之次則杖出房卽
位於堂上則使人執而隨之皆以近尸殯也
嗣子有王命至則去杖尊王也有鄰國之君
命則輯杖下成君也聽卜及有事於尸則去
杖敬卜與尸也大夫在嗣君之所則輯杖敬
嗣君也若與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則杖以
俱是爲君不相下也孔氏疏曰子杖通女子
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

夫妻同五月杖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扶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此言大夫之杖節也室老家臣之長大夫有

君命之大夫指主人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大夫之喪於三日之朝既殯則主人主婦室老皆杖無親疏遠近也大夫有君命之至則去杖尊君也有大夫之命則輯杖下賓大夫也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同於君也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以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鄭氏注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孔氏疏曰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此言士之杖節也世婦大夫妻也士之喪二日而殯於三日之朝則主人杖婦人皆杖若於君命與君夫人之命則去杖如大夫若於

大夫與世婦之命則輯杖授人杖如大夫重輕之禮同也鄭氏注曰士二日而殯下於大夫然死與往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此承上而申言杖禮也子謂庶子凡君大夫士之庶子皆杖但不敢以杖即哭位避適子也大夫士哭殯於既塗則拄杖以不見柩也。

哭柩於旣啓則輯杖。以對柩爲尊也。至於大祥而棄杖者。必斷而棄之於隱者。懼褻也。鄭注曰。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廟門卽殯宮門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此言喪事用冰與設牀之制也。造猶納也。夷盤小於大盤。瓦盤又小於夷盤。併猶並也。併設之如大盤。襢袒也。第簀也。喪事之用冰也。君設大盤納冰焉。大夫設夷盤納冰焉。士則併設瓦盤。但盛水而無冰。冰水在下。設牀其上。去席袒露牀簀而有枕。使寒氣得入以免腐壞。凡尸在含設一牀。當襲時設一牀。遷尸於堂上又設一牀。皆有枕席。此君大夫與士一也。鄭氏注曰。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孔氏疏曰。浴時無席。爛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節各有牀。惟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商祝徹枕。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案禮曰仲春之後。襲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上。不施席而遷尸。秋涼而止。士不用冰。然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可也。蓋夏月而君賜之。則亦得用之矣。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此言初死之節也。牀謂所設牀笫當牖者。幠覆衾。被楔。拄也。用角爲柶長六寸。屈兩頭以拄齒。綴拘也。人當始死。旣生氣不復。因由地而遷尸於牀。先時微褻衣加新衣以死。至是則覆以大斂之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及復衣以俟沐浴。尸當飯含。故小臣楔齒用角柶。尸當著屨。故綴足令直用燕几。此自君至大夫與士一也。孔氏疏曰。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

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此言浴尸之節也。管人主館舍者。繘汲水瓶索也。抗舉也。枓杓也。挋拭也。坎者甸人於階間取土爲竈所掘坎也。內御者婦人也。死者將浴。則管人汲水以供事。不暇解脫其繘。而

縈屈以執之。從西階升。盡等而不升堂。以水授御者。御者入浴尸於戶內。小臣四人舉所幠之斂衾以蔽尸。御者二人以水浴。盛此浴水則用盆。酌此沃水則用枓。燕水以去垢。則用絺葛之巾。拭尸而使乾。則用生時之浴衣。仍如他日。浴竟。小臣爲翦其足爪。以浴之餘水棄於坎。若其母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蓋以內外宜別。故用人獨有不同。餘事悉如前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此言沐尸之節也。差猶摩也。謂摩粱或稷之汁以沐髮也。垼土竈也。稱正寢爲廟。神之也。須與鬚同。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將沐。則管人汲水以授御者。御者差摩沐汁於

堂上。君沐用粱。大夫沐用稷。士沐亦用粱。甸人爲土竈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之器。管人受沐汁。乃煑之令溫。甸人取復者所徹廟之西北厞爲薪。以然竈煑沐汁。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拭尸用巾。仍如他日。沐竟。小臣翦手爪。理治其鬚。而以所濡濯汁棄於坎。案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也。士喪禮作沐稻。說文鬲鼎屬。或從瓦曰融。融是瓦釜。卽甑也。謂之重鬲者。上小下大重疊設之。下鬲

煑熟則上鬲蒸亦熟矣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又用二鬲於西牆下是鬲與盆盤瓶敦爲五物二鬲即重鬲也孔疏謂縣重之罋是瓦瓶非也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者鄭注若云此室不可居故徹之蓋將以爲殯宮即遷廟易櫓之意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

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此言君喪飲食之節也納財謂有可供納穀米鄭注財謂穀是也二溢鄭云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王肅則云滿手曰溢實數也諸妻御妾也君之喪子與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及其食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日納所食之穀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以困病不能頓食隨意食少許而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及世婦諸妻亦皆疏食

水飲食之無筭案記言衆士食粥此朝廷之士又言士疏食此縣鄙疏遠之士孔氏疏曰士賤病輕故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此言大夫士喪飲食之節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孫於三日後皆食粥衆士則疏食水飲妻妾亦疏食水飲士之喪亦如之鄭氏注

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此言居喪飲食之雜禮也盛謂杯杅之屬篹竹筥也既葬而哀殺則主人疏食水飲不復用一溢米但不得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

夫士。其禮一也。練而後食菜果。祥而後食肉。其食粥於盛。歠之以口則不須盥。飯於籩取之以手則盥。凡食菜唯用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不敢遽御醇厚之味也。案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然問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疏謂二文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此言期與大功飲食之節也。三不食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也。正服期則二日不食。期之喪。於當食之時三不食。食唯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則食肉飲酒如常。然亦有期至終喪而不食肉不飲酒者。如父在子爲母夫爲妻是已。九月大功之喪。其食飲猶期喪之節也。食肉飲酒於既葬之後但不與人娛樂之。吳氏澄曰上言期之喪。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爲母爲妻。謂杖期。故不同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此言小功緦麻飲食之節也。世母伯母也。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喪。或壹不食再不食。依喪之輕重爲節可也。比葬則食肉飲酒如常。但不與人娛樂之。其叔母世母故主宗子亦皆食肉飲酒。以義服恩輕故也。案鄭注云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孔疏云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此言之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此言居喪之權制也。居喪而性不能食粥。爲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雖食肉飲酒可也。五十則不能備喪禮。七十唯衰麻在身。餘皆畧矣。

鄭氏注曰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此言葬後尊者賜食之禮也人子當既葬之後若君食之則從而食之卽大夫及與父同志之友食之則亦從而食之矣食之不辟粱肉若有酒醴焉則辭蓋既葬止應疏食水飲特以粱肉爲尊者之賜故勉食之至酒醴足

以變乎顏色則仍辭而不飲也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此言斂時之禮有不同也簟細葦席也小斂之時尸未飾則陳於戶內大斂之時尸既飾則陳於阼階而斂之布席於牀則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案士喪小斂布席戶內下莞上簟大斂布席如初是席皆有莞唯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士卑不嫌故得與居同

用簟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此言小斂衣衾之屬也絞束尸布也縮直也衾大被也衣裳單複具曰稱序兩楹之間紟單被也小斂以布絞縮者一幅橫者三幅爲結束之用絞之上君用錦衾大夫用縞衾士用緇衾皆各一衾所裹之衣爲數共十有九

稱君以在外爲尊故陳衣於序東臣以在內爲卑故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其領而北上絞以束尸紟在絞下以舉尸則不在十九數之列夫衣必有十九稱者疏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以天地終數斂之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

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此言大斂衣衾之屬也。辟讀曰擘。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大斂以布絞。縮者三幅。横者五幅。爲結束之用。絞之上以布爲紟。凡二衾。此君大夫與士一也。所不同者。君以在中爲尊。故陳衣於庭。多至百稱。北其領而西上。臣以在旁爲卑。故大夫陳衣於序東。減爲五十稱。西其領而南上。士亦陳衣於序東。減爲三十稱。西其領而南上。絞紟皆如朝服用十五升之布。絞則一幅裂其端爲三。而中不擘裂。紟則聯合五幅爲一。不用紞也。

孔氏疏曰。鄭注雜記篇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皆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舉上公全數言之。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八

喪大記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此申言小斂大斂之所設也。畢盡也。衣衾有著曰複。無著曰褶。小斂之衣。不能悉著而裹尸以取其方。故有倒領於下者。唯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斂與所陳悉用己衣。而不用襚。大夫士用襚。然必盡主人之祭服而後用之。故親戚之衣。受之而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唯祭服盡用而無算。其餘散衣。君用褶衣褶衾。大夫士用複。猶之小斂也。案祭服蓋舉服之尊者而言。所用之襚。亦指大功以上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者而言。若小功以下親戚之衣。但受之而不以即陳。未必盡用也。

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此申言稱義也袍衣有著者襌與單同袍爲褻衣必有以表其外而不單露衣爲上服必有以飾其下而非無裳如此斯謂之一稱張氏曰以其表裏上下之相稱故謂之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此言陳衣之當辨也詘與屈同不詘不卷也列采五方之正色凡陳衣者實之於篋取衣

者亦以篋昭其愼也升降者皆由西階從其便也凡陳衣雖在篋中必舒而不卷非列采不以入爲其間雜也絺綌與紵不以入爲其單褻也案凡陳衣廸指陳於東序房中及庭而言取謂取之以斂也賈氏曰舊說自篋取陳又謂取衣爲收襚者非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此言斂與遷尸之異也凡執斂之役者則袒衣以從其便若斂畢而遷尸入柩則襲衣而不復袒蓋斂與遷尸事有難易繁簡之不同故袒襲異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此言斂時用人之法也君之喪用大胥以執斂事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但臨侍於旁衆胥爲之親斂士之喪胥亦臨侍於旁士之友爲之親斂案鄭氏注曰胥樂官不掌喪事當爲祝字之誤周禮大祝大喪贊斂喪祝卿

大夫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是也陸氏澄讀大爲太謂大胥是大祝之胥衆胥是衆祝之胥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此言斂衣之法也衽謂衣襟小斂大斂之衣以祭服爲尊故不倒領於下衣皆從左衽畢結其絞而不爲屈曲示不復解也案祭服不倒明大斂同於小斂左衽不紐明死時反於生時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
壹不食凡斂者六人
此言與斂者之節也斂者於既斂躬盡其力
卽心盡其哀而必哭若士之喪胥與亡者共
執事則爲之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又以情
重而增哀也凡斂者貴賤皆用六人蓋兩邊
各三人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
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
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此言尊卑之冒制也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
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
下夷尸也裁猶制也既襲之後小斂之前有
冒以韜尸君用錦冒黼爲殺縫合一頭及
一邊其不縫之一邊綴旁之帶有七大夫用
元冒亦黼爲殺綴旁之帶降而爲五士用
緇冒以赬色爲殺綴旁之帶降而爲三凡冒
之制質自首韜下其長與手齊殺自足韜上

其長三尺此小斂以前之所用自小斂以後
衣多不可冒則用夷衾以覆尸蓋夷衾與質
殺之制等之乎爲覆冒尸形而作也案專言
冒則質殺皆在其中對殺而言冒卽是質
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於
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
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
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
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此言人君大斂之禮也弁絰素弁加絰未成
服故也序端謂東序南頭堂廉謂堂基南之
廉稜處上士卽商祝之屬宰謂大宰君將大
斂其子弁絰卽位於東序之端卿大夫卽位
於堂廉楹西北面而以東爲上諸父諸兄之
不仕者在堂下北面夫人及命婦在尸西東
面外宗在房中南面於時小臣鋪席商祝鋪
絞紟衾衣於席上士盥手於盤上士從堂上
舉尸而遷於阼階斂處迨卒斂大宰告子以

事畢子馮尸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孔氏疏曰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此言大夫士大斂之禮也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來以辟凶邪也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於席君親至臨視主人出迎即先還入於門右巫者止於門外君釋菜以禮門神於是祝先入升堂以導君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而以東爲上主人立東房之外南面主婦立尸之西東面乃遷尸於斂所迨卒斂宰告主人以事畢主人自西階而降立於堂下北面以待君君撫尸而與之別主人拜稽顙君降階升主人馮尸幷命主婦亦馮尸若士之喪將大斂則君不臨視其餘如鋪衣列位馮踊諸禮亦猶之乎大夫也徐氏師曾曰若君賜大斂則其禮亦如大夫但中加主人降出三節見後章及儀禮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此言子踊之節也孝子居喪踊節有七鋪絞紟則踊鋪衾則踊鋪衣則踊遷尸則踊斂衣則踊斂衾則踊斂絞紟則踊此爲君大夫士所同者案此專以大斂之時而言若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者又別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

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此言馮尸之節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撫之者當尸之心胷處撫按之。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胷之處也。臨喪而馮其尸。雖出於情之所不能舍。然其節必因人而有異。君則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則撫室

老。撫姪娣。皆以其貴也。君大夫則馮父母妻長子而不馮庶子。士則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若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在先。妻子在後。以尊卑異也。君於臣則撫之。父母於子則執之。子於父母則馮之。婦於舅姑則奉之。舅姑於婦則撫之。妻於夫則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則執之。假令君已撫心。則馮尸不敢當君所撫之處。又凡馮尸者。起必為踊。以傷之至而泄其哀也。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此言居廬之禮也。倚廬喪次名。聶氏崇義曰。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牆上。以草苫

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苫草苫凷。土塊也。柱與拄同。梁闇之楣。人遭父母之喪。居則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而為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所寢則苫。所枕則凷。非喪事則口不以言。君為廬以帷障之。如宮牆然。大夫士則袒露之而無帷障。既葬哀殺。乃拄起其楣。令稍寬以受日光。又用泥塗以辟風寒。而不塗廬外之顯處。自此則君而外。大夫士皆以帷障而宮之。不復袒矣。凡適子之禮

如此。若非適子者。自未葬時。惟於隱者爲廬
而巳。鄭氏注曰。於隱者爲廬。不欲人屬目。蓋
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
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
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
金革之事無辟也。
此言喪禮有經權之異也。王事天子之事。國
事一國之事。公事卽國事也。弁經帶謂素弁

加環經。而帶則仍要經也。既葬之後。如與人
並立。國君可言王朝之事。而不言國事。大夫
士可言國之公事。而不言家事。此禮之經也。
若君於葬後。有王政入於其國。既卒哭而卽
出服王事。大夫士於葬後。有公政入於其家。
既卒哭而變喪服爲弁經帶。卽於金革之事
無辟。此禮之權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
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

作矣故也。
此言練與祥禫之節也。練小祥。祥大祥也。既
練之後。孝子居堊室。猶不與人居。國君可以
謀國政。大夫士可以謀家事。既祥之後。則黝
治其地令黑。堊塗其壁令白。以吉之先見。故
致飾以變其凶。於是祥而中門之外無哭者
禫而中門之內無哭者。蓋祥之日鼓素琴。禫
則已縣八音於庭。樂作矣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

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
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
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此言居喪卽吉之有節也。從御。婦人御執事
也。吉祭。謂四時之常祭。三年之喪。至禫而服
除。然後可以從御。待吉祭畢而後復其私寢。
其有期服居廬。終喪而不御內者。如父在爲
母爲妻是也。餘如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
者。亦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爲舅姑與其夫。

次於中門之內。不居廬。不寢苫。其喪父母則既練而後歸。其有期服因出嫁降服大功九月者。則既葬而後歸。凡以自致其情也。孔氏疏曰。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值吉祭。則祭畢而復寢。若不同月。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案喪記言寢者三。既練舍外寢。謂堊室也。又期而大祥。居復寢。平日之外寢。齊與小喪之所次也。吉祭而復寢。燕私之寢也。父在爲母爲妻。不言祖父母何也。母與妻。疑爲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之伸則不以父在爲疑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此言臣居君喪之禮也。公之喪。大夫俟練而後歸。士則卒哭而歸。案此當與雜記互觀之。均之大夫也。而有次於公館以終喪者。有俟練而歸者。均之士也。而有練而歸者。有卒哭而歸者。親疏貴賤不同也。鄭注以公之喪爲士大夫有采地者未是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此言庶子居喪而歸之節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庶子之爲大夫士者。居父母之喪。既練而各歸其宮。及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子之室。若諸父諸兄弟之喪。則既卒哭而歸。案大夫士之家。適庶不同居。故庶子之爲大夫士者。至小祥而歸。適子則終喪在殯宮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此言尊者不就卑幼之殯宮爲次也。父之於子。恩雖重而尊不臨卑。故不居於子之殯宮。兄之於弟。情雖篤而長不下幼。故不居其弟之殯宮。案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若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上所謂既卒哭而歸是已。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此言君與夫人恩賜弔臨之禮也。世婦內之命婦也。外命婦大夫妻也。諸妻疏謂姊姪及同姓女也。君於大夫世婦之常禮。均視其大斂焉。惟爲之加恩賜。則幷視其小斂焉。若於外命婦。當入棺加蓋之後而君始至。無復加賜於士之常禮。當旣殯而後往。惟爲之加恩賜則視其大斂焉。夫人於世婦之常禮。亦視其大斂焉。惟爲之加恩賜。則幷視其小斂焉。於諸妻惟爲之加恩賜。乃視其大斂焉。於大

夫外命婦。當旣殯而後往。方氏慤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爲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爲之賜也。

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此言君弔大夫士始至之禮也。殷。猶大也。稱擧也。言弔詞也。君於大夫士。有旣殯而往焉者。則使人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殷奠之禮。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先入而立於門右。巫者止於門外。祝代巫先。於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升自阼階。至房戶之東。背壁而南面。自是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而相禮。主人北面拜稽顙於庭。君擧弔詞。視祝踊而踊。主

人亦從而踊。案君於大夫視大斂。於士則旣殯而往。今同大夫於士者。殆以有他故不及斂而至是始往與。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此言君於大夫士方奠卒奠之禮也。若是大夫之喪。則當君在阼時。主人卽以所具殷奠奠於殯可也。若士之喪。主人卽不敢留君待

奠踊畢則先出俟於門外。若將送君者。必君命之反奠。乃敢反奠。既卒奠。主人又先俟於門外。迎君退。則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案奠畢出俟。蓋大夫與士之主人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此言君於大夫士問弔之禮也。殯服。謂未成服之服。苴絰免布深衣。不散帶也。君於大夫之疾。三問之。其在殯亦三往焉。於士之疾壹問之。其在殯亦一往焉。若君來弔。或不當大斂與殯之時。則還著其殯服。蓋不敢以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此言君夫人弔臣之禮也。主婦。臣妻也。世子。

夫人之世子也。主人送。不拜。與無二主也。若君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夫人車前之馬首。先入而立於門右。夫人入。升堂卽阼階之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以世子前導。因視之而踊。其奠一如君至所行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以謝。主人則送於大門之外。不拜。應氏鏞曰。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退則送於門內。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此言大夫弔家臣之禮也。大夫之臣亦以大

夫爲君故稱大夫君大夫君弔其家臣主人不迎於門外大夫入而即堂下阼階之位主人在其位之南北面衆主人在其位之北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此時若有本國君命或大夫及命婦之命來弔或四鄰賓客來弔則大夫君在前主人陪置其後於拜竟而亦拜案不迎於門外與即位於堂下禮皆貶於正君也其後主人而拜者以喪用尊者爲主大夫君又不敢如正君專代爲主故先拜而主

人陪後以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此申言君弔臣之禮也君弔大夫士之喪必見尸柩而后踊案前章言既殯而君往視祝而踊與此不同者舊說既殯未塗尸柩見於外則踊塗之後雖往不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此申言君弔以後設奠之禮也大夫士之喪若君不預戒而往其家不及具殷奠則俟君退必奠而以君至告於親榮之也張氏曰此錯簡當在前章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之下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此言棺制之等也大棺棺之在表者屬在大棺內椑又在屬內棺之重數自上而下降殺以一君之大棺厚八寸屬厚六寸椑厚四寸凡三重上大夫大棺厚八寸屬厚六寸下大夫大棺厚六寸屬厚四寸凡二重士惟棺厚

六寸不重孔氏疏曰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向內而說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此言裏棺之制也裏棺謂以繒貼棺裏孔疏綠定本作琢鐕釘也君之裏棺貼以朱繒用雜金爲鐕以琢著於棺大夫裏棺用黑繒琢之用牛骨鐕士則不用釘琢餘悉與大夫同

孔氏疏曰。雜金鐕者。尚書云黃金三品。黃白青色。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緍著棺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此言衽束之數也。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束以皮束棺也。君之棺蓋用漆以塗合縫之處。凡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止二衽二束。士蓋則不用漆。亦二衽二束。案衽。小要也。君之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此言藏鬊甲之異也。鬊亂髮。爪手足爪甲也。鄭注綠當爲角。君大夫之鬊爪。生時積而不棄。死後盛以小囊而實於棺內四隅。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鬊爪有所不遺。亦猶是全歸之意也。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此言殯之制度也。輴盛柩之車。欑猶叢也。畢盡。幬覆。暨及。帷障也。國君之殯。以柩置於輴。而欑木於四面以至於上。以泥盡塗其屋。大夫之殯不用輴。亦不爲屋。但以棺衣覆之。欑其三面。而一面貼西序之壁。塗以迫近而較慎。使不至於棺。士之殯不爲欑。掘坎容棺。猶見其蓋縫用衽之處。用木覆而塗其上。凡殯。士達乎君皆帷之。以鬼神尚幽闇故也。案此言君。兼天子諸侯。屋謂欑木之形四注如屋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此言熬穀之異也。熬煎穀使熟也。四種黍稷稻粱也。三種黍稷粱也。二種黍稷也。筐竹器。葬須熬穀置於棺旁。君四種分爲八筐。大夫三種分爲六筐。士二種分爲四筐。此外又加魚腊焉。舊說煎穀所以惑蚍蜉。不如敖氏云。

孝子不得復見故置此以盡其心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

此言國君飾棺之制也帷柳車邊障即所謂牆也以白布爲之而畫以龍池織池爲籠衣以青布挂於柳上荒邊爪端振動也容飾也以青黃繒長丈餘如幡畫爲雉縣於池下爲飾車行則幡動荒蒙也柳車上覆即鼈甲也

列行也褚屋也爲褚以帷纁紐纁帛爲紐也齊臍也柳車上覆形圓如車蓋者曰齊翣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圭玉也魚銅魚也戴猶值也繫於棺與紐相值故謂之戴披以絳帛爲之飾棺之制國君畫龍於帷闕其後面而用三池池上縣以長幡車行則振動其容飾畫黼文於荒之緣邊其中央則畫火三列黻三列用素錦以爲褚加帷於旁以爲牆加荒於上以爲蓋荒與帷不相聯則用纁紐六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五采五貝交絡其上凡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兩角皆戴以圭於池下振容之閒懸以銅魚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君以纁帛爲戴連繫棺束與柳材者六又以纁帛爲披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者六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此言大夫士飾棺之制也綏讀作蕤二才絳黃黑也揄翟也雉類絞青黃繒也大夫畫雲氣於帷柳上止二池在旁不用振容又畫雲氣於荒之緣邊其中央則畫火三列黻三列用素錦以爲褚荒與帷不相聯則用纁紐二

元紐二。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三采三貝交絡
其上。凡黻翣二。畫翣二。兩角皆戴采爲之緌。
於池下懸以銅魚。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
大夫之戴。前纁後元。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
其以披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者。色亦如之。士
以白布爲帷。爲荒。不畫。柳上止一池在前。畫
揄翟於絞繒。在池之上。荒與帷不相聯。則用
纁紐二。緇紐二。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二采一
貝交絡其上。畫翣二。兩角皆戴采爲之緌。士

之戴。前纁後緇。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其二
披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者。則皆用纁索不振
容。即雜記上篇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也。大
夫不揄絞而士反揄絞者。賤無嫌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
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
出宮。御棺用功布。
此言君大夫士葬時之等也。輴。柩車也。上輴
字讀曰春。下輴字作輇。無輻之車也。綍碑並

見檀弓下篇。君二碑謂桓楹也。御棺羽葆及
茅見雜記下篇。國車國字亦作輇。功布大功
之布也。國君之葬用輴車以載柩。凡四綍二
碑。御棺之人用羽葆居前以爲麾。大夫之葬。
用輇車以載柩。凡二綍二碑。御棺之人用茅
居前以爲麾。士之葬亦用輇車以載柩。有二
綍而無碑。比出宮。御棺之人用大功布居前
以爲麾。於大門檐內而止。至墓不復御也。陳
氏澔曰。案檀弓諸侯輤而設幬。則諸侯殯得

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是君葬用輴之輴合
讀如字。至鄭注大夫以下廢輴。故輴當爲輇。
又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則並宜從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
命無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此言君大夫士下棺之等也。封作窆。下棺也。
引。即綍也。衡。橫木。咸讀爲緘。棺束也。凡下棺
以綍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碑間轆轤。而人
在碑外背碑負綍而漸以縱之。國君之封。禮

太物多棺重恐其不正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使平持而下大夫士則以紼繫緘君命戒衆無譁以擊鼓為負引者縱舍之節大夫命人使毋哭士則哭者自相止也案去碑負引疏謂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此言君大夫士之椁制也柷樂器帶漆木之彝一云壺甒皆酒器椁以周於棺之外而材有不同國君用松椁大夫用柏椁士用雜木椁而棺椁之閒可以藏物國君可容柷大夫可容壺士可容甒又國君之椁有物以為之裏而又加以虞筐大夫則不裏椁士則不虞筐其尊卑之辨如此案虞筐注疏俱未詳或曰虞之言安其筐即苞筲以安體魄者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四十九

祭法

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首節及聖王之制以下見國語展禽論祀爰居其郊禘祖宗廟祧壇墠之制並見家語廟制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此言四代禘郊祖宗之制也嚳黃帝之曾孫顓頊黃帝之孫堯稷契皆帝嚳之子鯀禹之父禮莫重於祭而祭有法焉昔先王以誠孝報本追遠既已祖有功宗有德立為四室而百世不遷矣又於孟夏而行禘禮則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於冬至而行郊禮則祀天於郊而以始祖配之在有虞氏則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則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亦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楊氏復曰。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也。鄭氏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祀昊天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倂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皆非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此言祭天地之禮也。燔燎也。泰者尊之之辭。泰壇卽圜丘。泰折卽方澤。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騂赤色。積柴而加牲玉其上。燔於泰壇者。祭天之禮也。以牲幣而瘞埋於泰折者。祭地之禮也。所用之牲。厥惟騂犢。蓋天秉陽而神在上。地秉陰。而神在下。故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所以達其氣與誠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此廣言祭上下四方諸神之禮也。泰昭壇名。時四時也。相近王肅本作祖迎。深者爲坎。高者爲壇。王宮謂日壇。營域如王者之宮也。夜

明謂月壇。月明於夜也。幽宗謂星壇。幽光小而闇也。宗之爲言尊也。雩宗謂水旱壇。雩吁嗟求雨辭也。四坎壇四方之坎壇也。自祭天地而外。如四時錯行以生萬物。而必埋少牢於泰壇者。所以祭四時也。寒暑往來以成歲功而必或送或迎於坎與壇者。所以祭寒暑也。日者陽德而有君象。故春朝之於王宮所以祭日也。月者陰德而以夜出。故秋宵之於

夜明。所以祭月也。月爲明而星則幽。故有壇曰幽宗者。所以祭星也。水旱不時則禱。故有壇曰雩宗者。所以祭水旱也。在天則爲四時。在地則爲四方。故四坎壇者。所以祭四方之神也。他如山林川谷丘陵。能興雲氣爲風雨見怪物者。亦皆曰神。唯天子爲百神之主。故有天下者祭百神。若諸侯必神在其地乃祭之。使亡其地。則有不得復祭者。案相近。鄭注當爲禳祈。聲之誤也。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

之。王肅作祖迎。蓋本於周禮籥章逆暑迎寒之意。張子則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時祭。皆從祀於郊。言王宮夜明幽禜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故曰相近於坎壇也。此先儒疑義。當並存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此言禮有因革之不同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大凡人物生於天地之閒。雖數有長短。分有大小。而莫不有制焉者。是皆曰命。其萬物之死皆曰折。人之死則曰鬼。此所命之名。固唐虞夏商周歷五代而有所不能變也。若夫統計顓頊帝嚳以來。七代之所更立者。唯禘郊祖宗之祭。各主其所自生。其餘若天地日月山川之類。則仍不變也。方氏慤曰。不變自堯而下者。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或變也。更立不及黃帝

者。七代同出自黃帝。黃帝無統於上。七代則更於下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此總言分封建廟之制也。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祧。超也。謂超而上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天下有王。則法制所由定也。於是乎分地建國。置都立邑。加恩於其下。而更推孝於其先。

爰設爲廟。及毁廟之祧。去祧之壇。去壇之墠以祭之。然人心無窮。分則有限。乃又爲之昭穆祖考以定其親疏之數。爲之七五三二以定其多少之數。蓋先王立制之大槩如此。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此言天子之廟制也。七廟謂高曾祖禰與始祖爲五。并二祧凡七也。王考即祖。皇考即曾祖。顯考即高祖。祖考謂始祖也。享嘗四時之祭也。惟祭有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者既立七廟。又設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夫始祖百世不遷。高曾祖禰四親廟。乃恩所當厚。是皆每月而祭之。至遠廟爲祧。以奉昭穆遞遷之主者。有二祧廟。則但享嘗祭之而止。世遠則去祧而爲壇。去壇而爲墠。此惟有禱焉斯祭之。無禱乃止。其親壇墠又遠者。雖禱不及。但名之曰鬼而已。案注疏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足七廟之數。實止於五廟。將與諸侯何異。蓋文武二世室。當在七廟之外。此朱子所以取劉歆之說也。張子曰。廟祧壇墠之法。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此言諸侯之廟制也。諸侯降於天子。立五廟。又立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親近而恩隆。皆每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則但享嘗祭之而止。高祖以上。去廟而爲壇。去壇而爲墠。此惟有禱焉斯祭之。無禱乃止。其又遠者雖禱不及。則去墠而爲鬼已。案諸侯廟止於五。有功德而數不加。無功德而數不減。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此言大夫之廟制也。大夫降於諸侯。立三廟。又設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俱於享嘗祭之而止。顯考祖考則無廟。有禱焉斯爲壇祭之。其當遷者雖禱不及。則去壇而爲鬼已。案始爲大夫者。如諸侯始封之君。此云祖考無廟。非也。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此言士庶人之廟制也。適士謂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官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庶人。謂府史之屬。士又降於大夫。惟適士立二廟。設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俱於享嘗祭之而止。皇考則無廟。有禱焉斯爲壇祭之。其當遷者雖禱不及。則去壇而爲鬼。官師之士。祇立一廟。曰考廟。王考雖無廟而得於此祭之。其更上者則去王考而爲鬼。庶士庶人皆降而無廟。死則曰鬼而已。案庶士庶人死皆曰鬼。而所以事者必有道焉。則王制云庶人薦於寢。家語云四時祭於寢是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此言立社之義也。社土神。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在籍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大夫以下包士庶而言成羣立社卽今里社也。天子主天下之土穀。欲奠億萬人之居。足億萬人之食。而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以供粢盛曰王社。諸侯主域中之土穀。欲奠一國之民居。足一國之民食。而爲百姓立社曰國社。侯自立社以供粢盛曰侯

社。大夫以下。因成聚而居。共立一社。曰置社。

方氏愨曰。王有天下。故稱羣姓。諸侯有一國。故稱百姓。亦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之意。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此言立祀之不同也。司命。主督察人命者。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國門。謂城門。國行。在國門外之西。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祀之也。神之散處人間者。祀必各因其等。王爲羣姓凡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皆所以爲民。此外王又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其國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亦所以爲民。此外諸侯又自爲立五祀。大夫凡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凡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止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案五祀爲王侯以下之達禮。見於經傳者非一。今增減其數。別無可據。注家於儀禮士禱於五祀。則以爲博求以自盡。於曲禮大夫祭五祀。又以爲有地之大夫。蓋皆本此而爲之詞。不若闕疑之爲愈也。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此言以尊祭卑之義也。元孫之子稱來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尊有祭卑之禮。王之下祭殤。凡五。爲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之下祭凡三。大夫之下祭凡二。適士及庶人則祭子而止。應氏鏞曰。祭殤之數。唯王者德厚流光。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此總言制祭祀之義也夫聖王之制祭祀所以報功也民功曰庸故法施於民則祀之事功曰勞故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治功曰力故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人之大患則祀之凡皆以爲民而已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此言農弃后土之法施於民也厲亦作烈炎帝神農也周弃爲后稷官因號爲后稷共工氏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后君也爲君而掌土故謂之后土上古稼穡之不知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脩耒耜之利其子名柱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命之曰農及夏之衰也有周弃繼之故以穀神祀之而爲稷上古水土之不平自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名句龍爲后土官因號曰后土實能平治九州故以土神祀之而爲社案弃在夏末以樹藝稱聖自殷以來遂代烈山氏而祀之配穀神也共工氏乃春秋傳所謂以水紀官者句龍功在水土故祀之以配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此言帝嚳與堯之法施於民也上古之民不知天象帝嚳能序星辰之次舍得推步之法以著於天下於是乎衆因占驗而知休作之期堯當在位既能賞得其均刑中其法後復

官天下而不私禪位於舜而以義終焉孔氏疏曰對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法是能刑有法也陳注以能賞二字爲句者非

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此言舜之以死勤事禹之以勞定國也鄣壅塞也舜當在位勤於衆事甚至而其後竟以

巡守而崩於蒼梧之野鯀治鴻水不知因勢利導而堙塞焉以至殛死於羽山禹能改正其事是以卒成治水之功而貽明德之遠也案禹以勞定國而又實禦大菑固宜萬世祀之至鯀治水九載亦有功得祀蓋列於以死勤事者與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

此言黃帝顓頊之法施於民也黃帝以前物未有名因爲正名百物以明示於民而使取

以備財用顓頊能繼而脩明之故其利之所及者大也劉氏彝曰黃帝垂衣裳而定尊卑之法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重門擊柝取諸豫杵臼取諸小過弧矢取諸睽宮室取諸大壯棺槨取諸大過書契取諸夬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興天下之利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

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

此言契之法施於民冥之以死勤事也司徒教官之長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各得其分所由化民而成俗也契之六世孫有名冥者勤於其官甚至而其後竟以水死案月令三冬之月其神元冥冥卽元冥以其爲水官故曰元冥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此言湯與文武之禦菑捍患也烈業也湯旣伐夏因桀之殘民以逞也於是乎治民以寬

爲之悉除其虐文王治於岐山發政施仁化行俗美是爲文治武王伐紂秉旄杖鉞除暴救民是爲武功文武之治功不同而皆所以去民之菑凡此自厲山氏以下皆其有功烈於民者也陸氏佃曰於此言稷嚳堯鯀禹顓項契冥湯文武以見四代郊禘祖宗非專爲私恩也徐氏師曾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極道統淵源之故不但如上數者功烈之迹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此推言祀典以總結上文也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也更兼乎上下而言之則及乎日月星辰照臨下土而爲民之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長養萬物而爲民之所取以資財用也有天下者祀以爲報要無非所以重民之生而已如其無功烈與無益於民而非此族也則有不得在乎祀典者矣此就上泰壇泰折等祀而約言天神地祇之屬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五十

祭義

義者言所以祭之義理也篇中即祭以明孝弟敬讓之義至爲詳切盡人事之本末入道之始終備於是矣。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此言孝子感時設祭之義也禘陳注作禴依以趙氏讀如字悽愴悲傷貌怵惕驚動貌祭必有時不欲先時而數數則其事煩煩則涉於不敬亦不欲後時而疏疏則其事怠怠則近於遺忘是故君子之祭也合於天時之序而春禘秋嘗霜露既降萬物感陰而衰而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者悲亡者之愈遠而非其寒之謂也春則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

生而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者如往者之復還而將日見之也惟歡樂以迎其來悲哀以送其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者以此案鄭注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孔疏謂禮四時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吳氏澄曰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四時皆不用樂此蓋天子諸侯之祭然亦不知所據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此言將祭之義也致齊如祭統心不苟慮之類於內就齊所也散齊如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聽樂之類於外未就齊所也五其字皆指親而言祭必先致齊三日於內散齊七日於外當齊之日則思其居處之所安思其笑語之所形思其志意之所向思其所樂之事思其所愛之物齊至三日乃恍然而見其

所爲齊者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案鄭注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孔子亦言祭思敬程子說不如注義之平實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此言正祭之義也僾然彷彿貌肅然儆惕貌愾然感慨貌當祭之日始入廟室則僾然而必有見於神位及薦饌而周還出戶則肅然而必有聞乎其舉動容止之聲既出戶而傾耳以聽則愾然而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蓋孝子聚一己之精神而因以聚祖考之精神本有通一而不二者其必有見必有聞是誠之不可揜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

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此覆言孝子念親之誠以結上意也愨專謹也是故先王之孝其親也視之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順之時親之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時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之時此豈可以勉爲哉惟心於親而極其愛則亡者以存極其愨則微者以著著存既不忘乎心則念念在茲夫安得而不敬乎君

子之於親生則敬其養死則敬其享者凡以思終身而弗至或貽以辱也案君子之孝本於思思在親身者極追慕之誠思在己身者盡全歸之理而皆不外於一敬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此申言君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也忌日親亡之日也夫日猶此日也君子之於親喪不過三年而又有終身之喪者則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爲他事非以爲不祥而避之言此日感念其親哀痛慘怛之情於是爲至而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案子於忌日當以喪禮處之故爲終身之喪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此言孝子祭祀與親歆饗之義也盎盎齊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天子祭帝人子祭親禮之常也唯聖人爲能郊焉而饗帝孝子爲能廟焉而饗親其所以饗者以其心鄉乎帝與親也必心鄉之然後能致其來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誠有無閒於幽明者其爲主祭則君牽牲而夫人奠盎君獻尸而夫人薦豆其爲助祭則有卿大夫以相君命婦以相夫人齊齊乎外有整肅之儀也愉

愉乎內有和順之實也忽忽然內外兼盡欲
其饗此薦獻之饌也孔氏疏曰此本為饗親
而發欲與饗帝同也項氏安世曰仁人之心
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
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
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
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
必哀

此言文王之能饗親也稱諱者宗廟之禮上
不諱下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詩小雅
小宛之篇明發謂將旦光明開發也二人父
母也言文王之祭也事死者一如事生思死
者直如不欲獨生遇忌日則必哀聞稱諱則
如見其親祀之而務盡其心也如見親之所
愛眞有欲之之色然其唯文王能之與詩云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文王之謂也文王不

特忠於方祭而已於祭之明日而繹更有明
發不寐者於親既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明
日且然矧於正祭故祭之日樂與哀各參其
半饗之必樂喜其來已至必哀為悲其往
也案如欲色然家語作思之深如見親之所
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惟文王乎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
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
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

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
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
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
此言孔子之能饗親也嘗秋祭也趨趨行步
迫狹也濟濟衆盛貌漆漆光澤貌若及也仲
尼於嘗之祭奉所薦而進於尸其親執事也
容極專慤其行步也促促而頻數祭畢而子

貢問曰昔者子之言祭宜濟濟漆漆然今觀子之祭而無濟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是處己於疏遠也漆漆者容也是自反以脩整也容之疏遠及自反以脩整皆文過其質者也夫何神明之及交我之自祭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昔所言者蓋謂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於室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薦籩薦豆與牲體之俎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思念慌惚之有乎夫人之立言因人因事豈止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主也濟濟漆漆乃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其不可執一而論也明矣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此言孝子誠以事親也比時當行禮時也具物陳設器饌之屬孝子於將祭時必有當爲之事則慮之不可以不豫及方祭時必有須設之物則具之不可以不備而又必湛然純一虛其中以治之蓋惟心無事而後可以慮事心無物而後可以備物也夫虛中者敬之至也程子所謂有主則虛是也主於敬而事與物乃非虛器矣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此承上而言孝子祭盡其誠也而奉承而進之上言主祭者下言助祭者諭告也孝子虛中以治而事豫物備則宮室之既脩牆屋之既設百物之既備而祭可行矣於是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祭物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有重而弗能勝如將失之者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然助祭者或有不恭則吾之孝敬

猶爲未至又必於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之時皆奉承祭物而進之於是祝以孝告達其志意冀以其慌焉惚焉者以與神明交而庶或饗之庶或饗之此孝子之志也輔氏廣曰洞洞言其內之直而無蔽也屬屬言其誠之弗息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此極言孝子享親之誠也孝子之祭也內志盡故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外物亦盡故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舉無過失焉進退必主於敬如親聆父母之命而或有所使然者此所謂如在之誠也葉氏夢得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實禮者敬之文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此言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也固猶質陋也孝子之祭有可望而知者其待事而立也則敬以形其磬折之容其從事而進也則敬以逞其怡悅之色其奉物而薦也則敬以致其欲享之意少退而立如將受命於其前已徹而退敬齊之色猶不絕於其面自始至終如此此孝子之祭也若夫立而不詘是其固也進而不愉是其疏也薦而不欲是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是其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是念不存親而忘本也如是而祭迹是而情非其失之也多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

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此因祭而推言孝敬之義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睟之氣有和氣者必有愉悦之色有愉色者必有婉順之容孝子如執玉之恭如奉盈之愼洞洞屬屬然如弗能勝如將失之斯愛與敬交至者也若夫嚴威儼恪則敬過於愛而非所以事親也乃成人盡飾之道也鄭注云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吳氏澄曰以上皆言祭之義此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生事死祭一皆如此

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

也。

此因論孝而推言之而又特明孝弟之事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其教有五曰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乃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夫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所以貴有德者何爲德之近於道也臨我者有君所以貴貴爲貴之近於君也生我者有親所以貴老爲老之近於親也先我者有兄所以敬長爲長之近於兄也承我者有子所以慈幼爲幼之近於子也是故至孝之仁近乎王至

弟之義近乎霸惟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以孝事其父惟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弟事其兄先王之教因人心之固有而無所改移所以統領乎天下國家而俾之率循乎孝弟也案敬長義也霸者以義尊王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

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此承上而言孝弟之爲本教也睦和厚也錯與措通孔子曰人君雖無所不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立愛自親始所以教民睦也人君雖無所不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立敬自長始所以教民順也教以慈睦則民興孝而貴有其親教以敬長則民興弟而貴用其命誠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由是錯諸天下而無所不行固其宜矣馬氏曰此與伊訓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孝經所謂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皆天子之事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此言郊與廟祭之致其敬也穆謂子也君爲昭則穆答君君穆則昭答可知麗猶繫也郊之祭也爲吉禮大事故有喪者不敢以哭凶服者不敢以入國門此人君所爲敬之至也廟祭之日君迎牲而親牽以入穆對君共牽卿大夫以次而佐幣以從既入廟門以牲紖麗於中庭之碑孔將殺則卿大夫袒而取毛於牛以告全尚耳以主聽用鸞刀封取膟膋以升臭人君乃於是而暫退至於湯爓有祭與祭其腥則薦獻之禮終而退矣此人君所爲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此言郊祭之禮與時也萬物本乎天郊之祭所以大報天生物之功也天以日月爲用故主日而配以月此三代所同也祭天之時則夏后氏尚黑於日入而祭其闇殷人尚白於日中而祭其陽周人尚赤祭日於昧爽之初以朝及闇其不同者如此衆此言及闇與禮

器違闇同義劉氏謂先日後以之初是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此詳言祭日月之義也位謂陰陽之位先王祭日於王宮之壇祭月於夜明之坎何也壇顯坎隱以別幽明壇高坎深以制上下也祭日之壇必於東方祭月之坎必於西方何也出東入西以別外內東陽西陰以端其位凡以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故也天陽饒而陰乏一長一短終始相巡而未嘗絕故是以致天下之和而生成萬物此日月所以當祭也孔氏疏曰日月有合祭之時郊祭天主以日配以月是也有分祭之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此因祭義而推言禮教之所及也微猶少也天下之禮有郊廟以致反始也有羣祀以致鬼神也有備物以致和用也辨名分以致義也崇撙節以致讓也致反始所以知本而厚為報也致鬼神所以嚴敬而尊上也致物用所以明等列而立人紀也致義則上下胥安而無悖逆矣致讓所以去爭也人君苟能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將見禮達而教成雖有奇邪不從治之人則已少矣案鄭注因祭之義汎說禮也劉氏彝專以郊言謂天者人之始是致反始也尊祖配天是致鬼神也郊焉而天神格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也父母乎天地兄姊乎日月所以致人倫之義也聖人澤被天下必嚴郊祀而讓德於天所以致讓也承上文而申言郊帝之義於經義尤融貫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

此言鬼神之名以及其敎也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請夫子一明示之子曰鬼神不外於吾身氣也者屬乎陽而主動是神之盛也魄也者屬乎陰而主靜是鬼之盛也卽吾身之氣與魄而可以知鬼神之情狀是故先王合鬼與神而制爲祭祀之禮

郊廟之典隆而仁孝之德盡所以爲敎之至也案此言氣與魄與大傳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同義造化之鬼神不可知卽以吾身之鬼神而知之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此言鬼神之所由名也陰言依蔭於地中而爲土壤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凡衆之生必有死死必歸於土以其歸也故謂之鬼骨肉旣斃於下蔭而爲野土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昭然而昭明或爽然而焄蒿或肅然而悽愴此百物之精爽所爲而卽神之顯著也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揜者制爲尊極之稱而顯命之曰鬼神以爲民之法則故百衆以此知畏萬民以此知服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敎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此言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也聖人以尊名鬼神爲未足以致其實也於是乎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其親疏遠邇而多少隆殺之數因之所以敎民反之於昔而復其始不忘此身之所由生也惟制禮緣於人情宜乎衆民之服從自此故莫不由之而聽且速也

案始謂受氣之始由生謂形之所由生孔氏䟽以先祖爲古父母爲始者似非。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此詳言宗廟之祭也祭以質明行事故曰朝事羶膟膋也薌黍稷也見現同猶著也羞進也殷肝周肺虞首夏心四代之祭也見間合讀爲覸雜也俠夾也甒大尊也鬼神之二端既立於是報以朝踐饋食之二禮以朝踐言之則建設質明所行之事焚膟膋黍稷於爐炭而合之以蕭使其光上見蓋以魂氣歸於天故尚臭以求諸陽而以報氣也此正以教民反始也以饋食言之則薦以黍稷進以肝肺首心雜以兩甒醴酒又加以初祭之鬱鬯蓋以形魄歸於地故尚味以求諸陰而以報魄也此以人道祭之而教民相愛故告慈告孝而上下皆用其情所以爲禮之極至也案報氣以氣報魄以實此陰陽之義鬱鬯當在先而列於後者依類言之。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申言反古復始以起下文也君子惟反古復始不忘其身所由生也是以內而致其敬發其情又竭力從事於外以上報其親不敢有所弗盡也案報其親即報氣報魄之謂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此言耕藉之禮也紘繫冕爲固者先古先祖也惟報親必竭其力是故昔者天子爲藉田千畝必冕而朱紘躬自秉耒而爲三推之耕諸侯爲藉田百畝必冕而青紘躬自秉耒而爲九推之耕蓋將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凡爲醴酪齊盛皆於是乎取之。此敬之至也。

陳氏祥道曰南郊。正陽之位。朱紘。正陽之色也。東郊。少陽之位。青紘。少陽之色也。方氏慤曰天地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此言養牲之禮也。養獸之官。如周禮牧人牛人充人之類。躬親也。言朝者敬辭也。牛羊豕曰牲。朔月月朔也。古者天子諸侯。平時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將祭。必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凡色純之犧。體完之牷。可中祭牲者。皆於是乎取之。此敬之至也。由是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者而卜之。吉。然後繫於牢而養之。君服皮弁之服。素積之裳。於朔月月

半而巡視其牲。此所以致力而爲孝之至也。

孔氏疏曰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此言親蠶之禮也。七尺曰仞。仞有三尺。高一丈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之朔旦也。三宮。在天子則爲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戾至也。風至則桑乾。可以食蠶也。單。盡也。夫歲蠶

成迄今春歲故云歲單也副之言覆首飾所以覆首也褘褘衣也禮之禮獻繭者也三盆手者置繭盆中以手三次淹之而振出其緖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家之桑養蠶之室近川而爲之築宫以便於浴種高仞有三尺置棘於牆上而外閉之及季春月朔君服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之入蠶於蠶室奉種以浴於川采桑於公桑俟風至葉乾乃取以食之及三月之盡則自去歲蠶成以至於今歲既畢矣於是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而告其成功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之祭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用少牢以禮之凡古之獻繭者其皆用此與及吉日夫人繅繭爲絲則三次於盆以手振出其緖遂分布於三宫夫人及世婦之吉者使繅以終事遂從而朱綠之玄黄之備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乃服以祀先王先公此敬之至也案孔子告宰我之言止此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五十一

祭義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擧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此因祭而推言禮樂之義也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此因祭以推孝親之義。而引曾子之言以明之也。曾子曰孝之等有三。大孝必尊親之至。其次期於弗辱。其下貴於能養。分不同而心之自盡焉一也。公明儀問於曾子曰若夫子者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君子之所謂孝者。必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道之於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後。蓋非苟順焉而已。惟務有以諭之於道而後即安。至如參。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案爲子者諭父母於道。如爲臣者格君心之非。此忠孝之至。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此言孝之在於能敬也。遂猶成也。曾子曰人之有是身也者。乃父母所遺之體也。所行爲父母之遺體。而求其弗辱。庸敢不敬乎。夫敬無所不在。如於居處而有不莊。非孝也。於事君而有不忠。非孝也。於涖官而有不敬。非孝也。於朋友而有不信。非孝也。於戰陳而或無勇。非孝也。五者一有不遂。且將裁及於親。而敢不敬乎。案此言戰陳無勇。與諭父母於道同意。是故從親之令。非所以爲孝。不惟其是而苟以自全。亦非所謂守身者也。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

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
此作
此推極不辱之義而見能養之爲小也犧牲
屬薦穀屬稱願曰稱而心願也然語辭衆之
本敎言孝爲敎衆之本卽孝經德之本敎之
所由生之意也行猶用也爲人子者若但亨
孰羶薌之味先嘗而薦之非遂可爲孝也是
養也夫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必其行成於內
國人咸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誠所謂孝
也已夫國人稱願咸有覘感與起之心可見
衆之本敎曰孝其用於事親則曰養養猶可
能也敬其親爲難敬猶可能也安於敬爲難
安猶可能也久於敬而有終爲難雖父母旣
沒必愼行其身不至遺父母以惡名是則可
謂能終而孝道盡矣夫孝爲德之本而無所
不統仁者仁此孝者也禮者履此孝者也義
者宜此孝者也信者信此孝者也強者強此
孝者也樂自順此而致和以生刑自反此而

得罪以作人其可不務孝乎案仁禮義信強
皆性之德也而未有不原於孝者異氏無親
則其本撥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
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
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
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
此言孝道之大亦上文本敎之意也放至準
式也詩文王有聲之篇曾子曰夫孝之道大
矣置之則窮高厚而塞乎天地溥之則極廣
遠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則悠久無疆而無
間於朝夕是以得乎人心之所同然則推而
放諸四海而人莫不以爲準詩云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孝治天下之謂也案
放之而準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中庸言脩
道之敎必稱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者以此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

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此申上仁者仁此之意也。曾子曰仁本於孝。故樹木必以時伐焉。禽獸必以時殺焉。夫子嘗曰。斷一樹殺一獸。而有不以其時。即非孝也。案孝爲仁之實。仁主於愛。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是故聖人以孝治天下而有餘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此亦曾子之言。即上孝有三之意也。勞猶功也。孝之等有三。小孝則能養而用力。中孝則弗辱而用勞。大孝則尊親而不匱。常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可謂用力矣。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及物而令名歸親。可謂用勞矣。博施於民。備物以祭。而孝思無窮。可謂不匱矣。至於心所自盡。人人皆同。如父母或愛之。則喜而不能忘。父母或惡之。則懼而無敢怨。父母或有過。則諫而不敢逆。迨父母既沒又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則能以禮終事其親者也。案孝有大小。猶云大德小德也。孔疏以天子至庶人分位言之。未是。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此申言愼行其身之意也無人爲大卽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頃當作跬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道謂正路徑謂邪徑游謂浮水音樂正子春下堂而偶傷其足既數月不出而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已瘳矣乃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矣夫如爾之問也善矣夫如爾之問也吾之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者有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如人爲最大蓋吾身受性於天地而受形於父母父母既全而生之而子能全而歸之斯可謂孝矣體爲親之遺而能不虧其體身爲親之枝而能不辱其身斯可謂全矣故君子雖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傷足則已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夫孝者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焉而不徑舟焉而不游有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於危殆之地者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其口忿言不反於其身有不至於辱其身而羞其親者如此則可謂之孝矣案不虧體所以全形不辱身所以全性曾子之孝體其受而歸全易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此因孝親而言弟長之義也尚謂有所尊之於其黨也貴親者同之宗盟異姓爲後也昔者有虞氏之所貴者德而所尚則在齒夏后氏之所貴者爵而所尚則在齒殷人之所貴者富而所尚則在齒周人之所貴者親而所尚則在齒夫虞夏殷周皆天下之盛王也而未有遺年者可見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以其次乎事親而弟實孝之推故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

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此言弟道無往不達而天下化成也併並行錯鴈行隨隨行四丘為甸六十四井也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春田為獀冬獵為狩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尚齒之教通行於天下而倡始於朝廷是故朝廷之所重在爵爵同則以齒為序七十者立而據杖於朝君有問則為布席而使坐八十者君揖即退不待朝事之畢君有問則就於其家而弟達乎朝廷矣少者與長者同行肩相倚而不竝兄事之則錯而少差父事之則隨而在後塗中若見老者無論乘車與徒步必避之以致敬斑白者皆有少者以代勞不以其任而行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惟以齒為尚即老而窮者亦所不遺強不至於犯弱衆不至於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年五十者不為甸徒所以惜其力田獵分禽長多於幼所以厚其恩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之與以爵相統什伍之爵同則以齒為序而弟達乎軍旅矣夫孝弟之為教其發始乎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者如此是以衆著於孝弟之義守死不變而弗敢以干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廣明孝弟之道以起下文也先王行禮宗祀嚴父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追本始而教

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尊高
年而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崇
道德而教諸侯之德也耕藉以供粢盛所以
教諸侯之養也朝覲以來羣后所以教諸侯
之臣也此五者乃天下之大教也 一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
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
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此申言教弟之義也天子之食三老五更於
大學也始則親袒割牲以爲俎實繼則親執
醬以饋熟食畢又親執爵以酳口且又端冕
而總持干盾親立於舞位以侑食此所以尚
齒而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咸知有齒而
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其俗化之
成蓋皆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立四學以教
人當入學之時雖大子亦必循少長之序而
有不敢以貴加人者案周立四學鄭氏謂是

四郊之虞庠方氏故謂是四代之學即有虞
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陸
氏佃謂四學幷其中學而五南爲成均北爲
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而辟雍則居中陸
氏近是但辟雍宜居南成均宜居中耳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
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此即巡守以明尚齒之禮也天子巡守之時

諸侯遠迎而待於竟天子必先見百年者若
八十九十者東行則西行者弗敢徑過西行
則東行者弗敢徑過而必往見之如欲言政
者君就其家而問之可也夫天子至尊巡守
大典猶曲盡尊年之禮若此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
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
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此即鄉飲以明尚齒之禮也壹命謂下朝之

下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再命謂子朝之中士公侯伯之卿齒謂以年次坐立也鄉飲酒之禮壹命尚卑故序齒於鄉里再命稍尊但序齒於族人三命已尊則獨設一席於賓席之東雖宗族不得與之序齒然序進之時族有七十者則必先入而有所不敢先蓋齒至七十而致仕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先與之揖讓而後及於在位有爵者即三命亦豈得而加之哉案鄭注不敢

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此歷言讓善於所尊以明敬順之道也薦進也本者推而本之也存猶歸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謙讓為貴天子為天所命有善必讓德於天諸侯為天子所命有善必歸諸天子卿大夫為諸侯所命有善必薦於諸侯士庶人乃父母長老之所教有善必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其有祿爵慶賞必歸之於宗廟凡皆以示民順也案示順者不忘所自而弗敢專蓋亦孝之德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此申言天子之讓善也建者立於此而參於彼也易上謂易書下是官名即大卜也昔者聖人明於陰陽天地之情而作易以垂教占易者抱龜而立於南面天子袞冕而立於北面雖自有明知之心必進而斷其志焉蓋示人以不敢自專所以尊天也卜吉為善吉則稱人不吉為過過則稱己所以教人不自矜伐且尊敬賢人也案易以道陰陽而云抱龜者兼言卜筮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此覆言孝子享親之極其誠也。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而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

貌。術述也。孝子若將祭祀。則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而於以具其服物。脩其宮室。治其前後之百事。及祭之日。則顏色必溫。行步必恐如親之將來而懼不及致其愛者然。其奠之也。則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親之既來欲有所語而未之發者然。助祭者皆出。則其立卑靜以正。如親之將往而弗及見者然。及祭之後。猶且陶陶遂遂。如親之既往而將復入然。是惟愨善不違乎身。耳目不違乎心。思慮不違乎親。其天性之愛。結諸心。形諸色。而每事述而省之。正孝子事親之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此言尊神親祖之義也。神無方。人位之而有方。故曰建。天子諸侯建國之神位其方所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右則爲社稷。而左則爲宗廟。王氏曰。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

祭統

祭統是不專主於法與義統而論之之謂陳氏祥道謂是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而見其始末此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觀政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此言祭之於禮爲最重也凡治人之道其事多端而莫急於禮禮有吉凶軍賓嘉之五經而莫重於吉禮之祭夫祭固將之以物然非物自外至乃自中而出生於其心者也心有所怵然感動而後奉物以爲禮是故唯賢者爲能情文兼至而盡乎祭之義也案心怵卽悽愴怵惕之意乃所謂生於心者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此中言賢者能盡祭之義也明猶潔也賢者之於祭也必受其福而非世俗所謂福也福者蓋云備也備者凡百順理之名也必無所

不順而後謂之備言乎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如忠臣所以事其君孝子所以事其親本於順者一也上則順鬼神而無疑外則順於君長而無拂內則孝於親而無逆如此而後謂之備唯賢者能備於未祭之先然後能祭於旣備之後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內先自盡焉於是奉之以犧牲粢盛之物道之以升降酌獻之禮安之以鍾鼓琴瑟之樂參之以春夏秋冬之時凡以明

薦吾之誠敬而已而有不敢藉以求福者。此乃孝子之心也。案必受其福。如詩所謂自求多福也。一理之感應而孝子無容心焉。故又曰不求其爲。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此言祭之主於繼孝也。祭也者乃孝子之於親所以追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孝者言乎畜也。必順於道不逆於倫。夫是之謂畜。案劉氏訓畜爲藏。謂追養繼孝中心藏之而不忘也。應氏鏞作畜聚解。謂內順於道則愛親之心畜聚之者深。外不逆於倫則事親之禮畜聚之者備也。玩孝者畜也句爲人微之辭。宜從後解爲是。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此言孝子事親之道也。惟孝無終極。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非徒口體而必觀其順也。喪非徒哀經而必觀其哀也。祭非徒薦獻而必觀其敬與時也。能盡此三道者。乃孝子之行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此言備官而祭盡物盡志之道也。玉女美辭。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水草芹茆之屬。陸產蚳雁之屬。八簋之實。謂稻粱之屬。昆蟲以陰蟄以陽出。如蜩范之屬。草木以陰枯以陽榮。如榛栗之屬。孝子之祭。既內而自盡。又必外而求助。則昏禮是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

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以事宗廟社稷。此正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而後助祭者從焉。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以執事。而事以具物。是故官備則具備。若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則小物備矣。若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若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於親者。莫不皆在。以示其盡祭之物也。外則盡其物。內則盡其志。此祭者無有窮已之心也。案三牲八簋而外。多言籩豆之實者內官所薦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此言君后於未祭時躬親之敬也。純緇也。祭必夫婦親之。是故天子則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則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則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則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夫天子諸侯。非無人爲之耕也。王后夫人。非無人爲之蠶也。凡以身致其誠信。惟誠信斯謂之盡。盡斯謂之敬。敬盡而後可以事神明。此乃祭之道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此言君子致齊之敬也。物猶事也。訖止也。及時而將祭。則君子乃齊。齊之爲言。所以齊之。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

有祭祀之大事非有所致其恭敬則不齊不齊則於物之外入者不必過防也者欲之內萌者不必盡止也及其有此而將齊也必防其邪物訖其耆欲恐心有他用而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以聲音散其志也心不苟慮而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而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所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又致齊三日以齊之既定且齊斯謂之齊齊也者精明之至而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案君子之學敬義夾持間不容息此謂不齊則於物無防者欲無止非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此言君夫人於行祭時躬親之敬也宮宰守宮之官宿讀為肅猶戒也圭瓚璋瓚皆祼器以圭璋為柄芻藁也所以藉牲宗婦同宗之婦涗水卽盎齊盎齊濁以清酒涗之故言涗又尊有明水故兼言水也羞進嚌嘗也謂尸所嚌嘗之肺也先祭之期旬有一日宮宰致戒於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猶之乎君為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既辨其位然後聯其事於祭日而會於大祖之廟君純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其酌鬱鬯以降神之時君執圭瓚祼尸以行初獻大宗伯代夫人執璋瓚以行亞獻及迎牲君執紖親牽卿大夫從士執芻以從宗婦則執盎而奠於位從夫人以薦涗水至君執鸞刀以割所羞之嚌肺夫人則薦饋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之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君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

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
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此言人君於祭時親在舞位之義也。東上近
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及祭而入舞
之時。君必親執干戚以就舞位。君爲東上。戴
冕而總持干楯。率其羣臣以樂乎皇尸。所以
然者。以事親莫大於得人之歡心。是故天子
有天下。其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有國。其祭
也。與竟內樂之。必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
皇尸者。正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
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
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
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
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
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
此聖人之道也。
此言祭以盡志爲本也。升歌。工升堂而歌也
武宿夜。武曲名。武王伐紂。停宿商郊。士卒歡
舞以達旦。因名焉。即大武之樂也。周道猶周
之禮。假於外者。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
音。舞則假於干戚也。夫祭禮有三重焉。獻之
屬以降神。則莫重於祼。聲之所貴。則莫重於
升歌。舞以象成。則莫重於武宿夜。此周之道
也。凡三道者。所以假物於外而以輔益君子
之志也。故志以爲本。而物與之爲進退。志輕
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若輕其志而徒求外之
重也。雖聖人亦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
必身自盡其誠敬。所以明內志之重也。由是
道之以禮。以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此則聖
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
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
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
矣。
此言餕禮之有關於政也。夫祭之有餕。乃所

以卒成祭事而不可不知也。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必如始。餕其是已。古之君子曰。尸之飲食亦餕鬼神之餘也。是餕實為施惠之法而於此可以觀為政矣。孔氏疏曰。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

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此申言餕之為惠術也。謖猶起也。不言起者神之也。進當作餕。夫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餕以四簋黍者。留其二為陽厭也。簋盛黍稷。舉黍而稷可知。惟餕為惠術。是故尸謖則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則大夫六人餕。是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則士八人餕。是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則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執事之官餕而後徹之。是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為道。每變而益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欲其辨。與施惠之象。而示其均也。是故餕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正欲見其行此惠於廟中也。神惠之徧於廟中。猶君惠之徧於竟內。是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衆君卿大夫總言臣餕君之餘者。君事尸如君。則君亦為臣也。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此申言祭之可以觀政也。夫人猶言人人。下流猶言下位。餕與施惠之象。是祭者神不獨饗之。而使人餕之。乃恩澤之大者也。是故上若有大澤。則惠必及下。但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以自私。而使其下猶有凍餒之民也。是

故上有大澤則民人人皆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於己也蓋由餕之無不徧及而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此言祭為教之本也為物猶為禮也興物猶具物也夫祭之為物可謂大矣其興物可謂備矣由於順以為備者也是祭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諸臣以尊其君長內則教子孫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足以為表率而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足以為觀感而子孫順孝誠能盡為君為子之道端為君為子之義而教於是乎生焉蓋君子之教莫先於忠孝而教所由生則必在上者有以率之故曰盡其道端其義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此推言教本之義也教必本於身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體道義而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之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之事上若以非諸人者行諸己則不恕而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而推之所以為順之至也今祭之順以備非是之謂與教由順生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此言祭禮寓義之深以顯其為教之本也倫猶義也君子之祭凡有十倫寓於禮文之中而皆可依類而知其意則有如事鬼神之道

君臣之義父子之倫貴賤之等親疏之殺爵賞之施夫婦之別政事之均長幼之序上下之際胥於是而可見焉夫是之謂十倫也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此詳言事鬼神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爲安者考妣一几曰同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鬼神之精氣無閒而歆享無方所以鋪筵而設同几者爲欲神之憑依乎此也既詔祝於室而又索祭於祊此皆致其精禋而爲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此詳言君臣之義也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曰輕尸正以別相似之嫌也蓋尸本是臣而有君象焉在廟門外則猶疑是臣及在廟中則全乎其爲君君在廟門外則猶疑是君及入廟門則全乎其爲臣全乎其爲子是故不出門而迎尸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案鄭注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蓋以君而迎尸嫌於以君而迎臣故不出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此詳言父子之倫也子行猶子列也夫祭之道立孫以爲王父尸是所使爲尸者於主祭者子行也父乃北面而事之所以自修子職而明子事父之道此父子之倫也案古者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程子曰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己絜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方氏慤曰十倫皆倫也獨父子言倫者祭之倫本於父子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此詳言貴賤之等也。凡祭祼鬯二獻。尸奠而不飲。君夫人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君酳尸。是合而爲五也。自後夫人酳尸。賓長獻尸。通前尸凡飲七也。自後長賓及長兄弟更爲加爵。通前尸凡飲九也。玉爵瑤爵。謂一升之爵。散爵即五升之散。上公之祭。尸飲五。君乃洗玉爵以獻卿。尸飲七。則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則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此所以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此詳言親疏之殺也。夫大祫之祭。唯大祖之位東向。羣廟之主。入於大廟。有居北墉下南向而爲昭者。子孫在昭列。亦名曰昭。有居南牖下北向而爲穆者。子孫在穆列。亦名曰穆。是所以別父子之行。而世有遠近。齒有長幼。情有親疏。因以各得其序而無亂也。故有事於大廟。凡子孫之爲昭爲穆者。咸在於此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孔氏疏曰。祭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此詳言爵賞之施也。一獻。即尸飲五。君獻卿之時。史掌書者。策以書其所命之事。舍當爲釋。非時而祭曰奠。古者明君將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之於大廟者。示不敢以自專也。故祭之日。禮行一獻。則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之人北面。史由君右執策書而命之。爲臣者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於其家

廟蓋榮君命以告祖。此其爲爵賞之施也。應氏鏞曰一獻如命者。以祭爲先。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爲重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此詳言夫婦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鐙豆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祭之時。有異其位者。君服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有異其處者。夫人薦豆則執校。其初執醴齊之人以豆授夫人則執鐙。尸酢夫人則執爵之柄。夫人受尸之酢則執爵之足。卽君夫人相授受亦不因襲其處。相酢必更易其爵。凡以明夫婦之別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此詳言政事之均也。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脊脇臂臑之屬。皆以顯而在前者爲貴也。祭必有俎。凡爲俎者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尙質則貴髀。周人尙文則貴肩。肩之所以貴於周。凡以前之貴於後。夫俎以事神。而必頒諸助祭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於下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至於重。賤者不至於無。所以示均也。夫惠均則不偏而政行。政行則民說而事成。事成則積久而功立。功之所由立者。不可不知其故也。蓋頒俎之時。貴賤不遺。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惟善爲政者能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

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此詳言長幼之序也。凡祭畢賜助祭者以酒
爵。於同姓。則在昭者爲一列。在穆者爲一列。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各自相旅。於凡異姓
之羣有司。其受爵先後亦皆以齒。此之謂長
幼之序。案尸飲而獻。則序官。旅酬而賜。則序
齒。一主於義。一主於恩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
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

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
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
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
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
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此詳言上下之際也。煇。周禮作韗。韗。鞣皮革
之官。胞。庖人。翟。教羽舞者。不使刑人守門。謂
夏殷時。周則墨者使守門。夫祭之末。有皇尸

以俎畀於煇胞翟閽者。乃惠下之道也。惟有
德之君爲能行此。明智足以見之。仁愛足以
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所餘畀其下者也。
煇者乃甲吏之賤者也。胞者乃肉吏之賤者
也。翟者乃樂吏之賤者也。閽者乃守門之賤
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同爲吏
之至賤。而皇尸又爲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
不忘至賤。而以祭餘畀之。廟中者竟內之象。
是故明君在上。則明仁兼至。凡竟內之民。無

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案上下之際。如
云自上下下。蓋卽惠之必均而究言之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
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
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此言時祭之名義也。礿禘嘗烝說見王制。凡
祭有分舉於四時者。於春曰礿。於夏曰禘。於
秋曰嘗。於冬曰烝。惟四時之運行。爲二氣之
翕闢。是故礿禘亦陽義也。嘗烝亦陰義也。陽

常有餘。及夏而始盛。則禘者陽之盛也。陰常不足。至秋而已盛。則嘗者陰之盛也。故曰祭莫重於禘嘗。而與郊社竝隆者此也。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此言王者因祭而舉行之政也。發公室。出貨財也。艾芟草也。草艾草自可刈也。墨五刑之輕者。草刈草之謂。古者人君之政令與時偕行。於禘也。發爵以昭德。賜服以顯庸。是皆仁之屬而以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以賞功。發秋政以致刑。是皆義之屬而以順陰義也。夫嘗亦刑賞竝用而以爲順乎陰者。記有之矣。曰嘗之日發公室。蓋因物之成以示賞也。草艾則行墨刑。若猶未發秋政。則民弗敢以草。蓋因物之殘以行罰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此申言禘嘗之義大也。王政之因乎禘嘗如此。故曰禘嘗之爲義誠大矣。乃治國之本而人君不可以不知也。明其義以事視者君也。能其事以助君者臣也。不明其義則無以主祭而君人不全。不能其事則無以助祭而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其報本反始之志而固有之德之發於外者也。是故其德盛者則存之而其志厚。其志厚者則發之而其義章。其義章者則行之而其祭也必敬。祭敬則上行下效。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其親矣。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以致其敬。不得已而有故則使人代攝可也。然雖使人而君不至於失其義者。惟能明其義故也。反是則德薄志輕。而不免疑於其義。以是求祭。卽身親涖之而欲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將何以爲民父母矣。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

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此卽銘以明祭之意也。夫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鼎有銘何也。銘者自成其名。以稱揚先祖之美而使明著於後世者也。雖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亦莫不有惡焉。而銘之義。則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所以唯恐不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故銘惟賢者能之。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此申言上節之義也。論說譔錄也。祭器鼎彝之屬。銘者。所以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備於身。功烈勳勞及於物。慶賞聲名榮於時。皆已

列於天下。因酌量而刻之祭器。自成其名而以祀其先祖也。夫能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而己之名亦附焉。以示順也。明示後世之子孫。以示教也。夫銘者。壹有所稱而上與下皆得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之祖。又美其爲之之子孫。誠以爲之者。惟其明。故於先祖之美而足以見之。惟其仁。故能使君之信而足以與之。惟其知。故次列己名而足以利之。斯可謂賢矣。賢而謙謹不伐。抑可

謂恭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此引孔悝之銘以證上文也。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假至也。周禮異姓之臣稱伯舅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名鄭。立三年爲晉所伐而奔楚。反國後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獻公名衎。魯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獻公奔齊。成叔莊叔之孫名烝鉏。文叔名圉悝父也。興起也舊嗜欲者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爲嗜欲也慶作卿。辟君也。烝彝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惟銘之所保者重。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至於大廟。公曰叔舅。在昔乃祖莊叔。實左右我成公。當成公有難。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又就宮於宗周。皆奔走不遑而罔有厭射。傳及後世。更能開發右助乎獻公。獻公爰命成叔。纂繼乃祖所服行之事。乃考文叔。興起其先世舊時愛君憂國之心。率作卿士。躬恤衛國。勤在公家。靡有夙夜之解。民咸稱之而曰休哉。公曰叔舅。予與女銘。若即纂乃考所服行可矣。悝拜稽首曰。臣敢不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以著於烝祭之彝鼎。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案衛莊公德悝之立己。故因禘祭而賜之銘。既非義與。亦非禮受記蓋節取之以示鼎銘之法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

恥也

此申結上意也。勒在鼎彝。是國有賢臣。故足爲國家之重。古君子之爲銘。以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於後世者也。因以比次己名。以重其國家。所係之大如此。然則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使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知之而弗傳。是不仁也。此三者。皆君子之所恥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此承上銘德之意而推周公以示其極也。康褒崇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著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

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之於天地是也。內祭則大嘗禘之於祖宗是也。夫大嘗禘。升堂而歌清廟之詩。下而奏管而舞象武之事。用朱干玉戚以舞大武。陳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褒崇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世世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之遠。而又以重魯之國也。案魯用天子之禮樂。本屬僭上。而記者每侈言之。其殆漢儒之失與。

經解

名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皇氏侃曰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言以經爲教必有以防其失而得始深也知遠知上世久遠之事也絜不停汙也屬辭謂聯屬其策書之辭比事謂比合其所行之

事孔子嘗言六經之道同歸而各有所以爲教者入其國而觀之則其教可知也若其爲人也溫柔敦厚乃是有得於詩教者以詩之教溫潤優柔而不迫而其意畢歸於忠厚也疏通知遠乃是有得於書教者以書之教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也廣博易良乃是有得於樂教者以樂之教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也絜靜精微乃是有得於易教者以易之教使人知吉凶悔吝庶幾於無過可以窮理而盡性也恭儉莊敬乃是有得於禮教者以禮之教所以節文乎仁義而身心皆有所據也屬辭比事乃是有得於春秋教者以春秋之教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知所勸戒也然有所得亦不能無所失故醇厚者未必深察則詩之失愚通達者未必篤實則書之失誣寬厚者或疏繩檢則樂之失奢沈深者或探冥茫則易之失賊儀文太勝則禮之

失煩、褻貶非公則春秋之失亂。若其爲人也。
溫柔敦厚而又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
遠而又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又
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又不賊、則
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又不煩、則深於禮
者也。屬辭比事而又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案詩書禮樂易春秋自孔子刪定贊脩之後
而其傳始廣。韓宣子適魯。乃得見易象春秋。
蓋易掌於太卜。國史掌於史官。皆未嘗列於
學校。此疑非夫子之言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
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
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
環佩之聲。車馬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
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此承上而言德之至者以明教本也。道言也
環指佩環。佩指佩玉。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
在軾前。詩曹風鳲鳩篇。臨天下曰天子。天子
者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成位乎中者也。故德
配天地。有以範圍而不過。兼利萬物。有以曲
成而不遺。而且與日月合其明。明之所照。遠
及四海。而不遺乎微小。所以致此者。蓋又由
於養之之純。其在朝廷而當有爲。則道仁聖
禮義之序。燕息而當無事。則聽雅頌之音。惟
心中無時而不和樂。故行步有環佩之聲。車
馬有鸞和之音。惟外貌無時而不莊敬。故居
處有禮。進退有度。由是百官法之而得其宜。
萬事從之而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即此德盛而養純。上
行下效之謂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
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
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
而無其器。則不成。
此承上意以起下文也。治民不可以無具。有

如發號施令。便乎民而民說。則謂之和。上下皆以情相親。則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自然得之。則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以適乎事理之宜。則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乃霸王所以制治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是徒善不足以爲政。功之成也其何日之有。吳氏澄曰。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此承上霸王之器而言禮也。爲治者之以禮正其國也。猶之乎以衡稱輕重也。以繩墨裁曲直也。以規矩爲方圜也。故衡誠縣。卽不可欺之以輕重。繩墨誠陳。卽不可欺之以曲直。規矩誠設。卽不可欺之以方圜。則君子而審乎禮。其不可誣之以姦詐也必矣。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此切言禮之善。而引孔子之言以證之也。隆以心言。崇重之也。由以跡言。踐行之也。方猶法也。敬亦指心。讓亦指行。是故能隆禮由禮。則持守禮法而謂之有方之士。若不隆禮不

由禮。則逾越理法而謂之無方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惟敬且讓。故以奉宗廟。則尚嚴而敬其先。以入朝廷。則尚爵而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尚親而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尚齒而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爲國。則以安以治。正此之謂也。案有方言士。無方言民者。智愚之異也。敬讓莫先於宗廟。故首及之。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

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此廣明安上治民之義，而見禮之不可不用也。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坊亦作防。惟治世莫善於禮，是故朝覲之禮，所以辨分而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申信而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致孝而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尚齒而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謹始而明男女之別也。夫禮以禁亂之所由生，猶之坊以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其未亂，人或以舊禮為無所用者有矣，而不知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則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則必有亂患。案禮禁亂之所由生，是禁於未發也。故曰以禮制心。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申言禮之不可廢也。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易，易緯通卦驗文。故人情莫重於夫婦，若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必多矣。序莫明於長幼，若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必繁矣。恩莫厚於君父，若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必衆矣。分莫嚴於臣之事君，若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必起矣。故禮之為教化也，隱於至微，而

其止邪也不待發然後禁而常於其未形使人日遷於善遠於惡而不自知是以先王隆重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卽此去禮而亂患以生之謂也案上節先君臣是禮所由生此節先夫婦是禮所由始

哀公問

以篇首三字名篇哀公之問有二一爲禮一爲政聖人之對君也論禮而要之於行論政而歸之於身而因極言人道之始終蓋與中庸之答問政相表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此言禮之爲大也哀公魯君名蔣節者事天地之時與位與器各有節也哀公問於孔子曰禮之大者果何如而君子之言禮抑何其尊也孔子對曰某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願吾子言之也孔子曰某聞之民之所由生雖禮爲大若非禮則祭祀失其宜而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朝廷鄉黨失其序而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則家庭內外失其度而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是皆民所由生而一資於禮君子故以之爲尊敬者如此案此於神之大祭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行五以至於八則禮之重於天下有不必悉數而終者矣

然後以其所能敎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此終言君子之尊敬於禮而爲自治治人之道也會節謂行禮之期節成事猶言成效雕鏤謂器物之飾文章黼黻謂服采之飾嗣者繼續之義言猶明也喪算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腊乾肉居節大戴禮作居處醜猶惡也雖幾見郊特牲器幾器也君子尊敬乎禮則能於禮矣然後推其所能以敎百姓使有所遵守而不廢其行禮之期節待其率敎而有成效然後治其器服若雕鏤文章黼黻而因以繼續其敎於無窮又待其好禮而順上之心然後制爲節文而尤重於喪祭之大者將以愼終則言其喪算將以追遠則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於歲時以敬其祭祀以序其宗族而又躬行節儉以率先之是故安其居處惡衣服卑宮室車不用雕幾器不用刻鏤食不用貳味取民有制而與之同利蓋昔之君子其行己及人所以行禮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此言禮敎不行之故也實貨財也固謂攻之力也午與迕同不以其所不問理之所在也公曰禮之宜行如此今之君子胡爲莫之行也孔子曰禮以恭敬撙節退讓爲本而今之君子則好貨財而無厭有淫德而不倦荒怠敖慢取民務盡逆衆人之公心以伐有道逞一己之私欲而失定理惟昔之用民者由前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所言故今之君子莫能行禮也案是時哀公加賦屢戰民多內變故孔子言此以正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此言人道以政爲大也德猶福也孔子侍坐

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之道誰爲大孔子愀然悚動變色而對曰君之有問而及此言也是百姓之福也固臣豈敢無辭而對惟人道在乎自治以治人故以政爲大案君者民之表也人君能以正率先天下乃無負乎君與師之責矣故以爲人道之大也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

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此言三綱爲爲政之本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爲政孔子對曰政者無所不正之謂也而主政者君君爲正則百姓亦從政而無不正矣君之所爲乃百姓之所從也若君所不爲百姓其何從之有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政本不外於人倫故夫婦有內外之位而主於別父子有慈孝之恩而主於親君臣有上下之分而主於嚴三者既正則庶物從之而正矣公曰寡人雖無所比似也願聞所以行此三言之道果可得聞乎輔氏廣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易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三綱之序如此

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

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此言禮以大昏爲重也孔子對曰政在養人故古之爲政者以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則欲其有節而禮爲大所以治禮則本於心而敬爲大敬之至矣則莫如大昏爲大敬如大昏可謂至矣大昏既至雖天子諸侯之尊必

冕服而親迎者。是躬親之也。躬親之也者。所以致其親之之意也。是故君子冕而親迎其與起敬心者乃以爲親。若舍敬則是遺其親也。弗愛則無以合好。而弗親弗敬則無以章別而弗正。愛與敬其爲政之本與。案兩親之句。輔氏廣謂上是躬親。下是親愛。躬親便是敬。考家語作親迎也者敬之也。輔氏說可從。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此申言昏禮之重也。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公曰寡人於此抑猶願有言然。君必冕而親迎於禮不太重乎。孔子復愀然作色而對曰。大昏所以合二姓之好。以繼續先聖之後。以爲祭天地宗廟社稷之內主。所繫如此。君何謂冕而親迎之爲已重乎。公曰。惟寡人實固陋。若不固陋。則將不以此爲問。亦安所得聞此言也。寡人欲更端再問而不得其辭。願子之略有以進教我焉。案朱子曰。天地蓋兼天子而言。孔氏疏則謂魯得郊天故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此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義。而極言以進之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孔子曰。天地不合則萬物不生。大昏者。所以傳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冕而親迎之爲已重焉。孔子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曰。將內之以治宗廟之禮。則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而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將外之以治直言之禮。則君與夫人正名以出號令。而足以立上下之敬。由

是事之廢墜者足以振之。國之衰弱者足以興之。此爲政所以必先夫婦之禮。而此禮其政之本與。是時哀公志欲興魯。故孔子言政之本於禮。而欲其知所務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此廣言爲政之道。而推本於敬身也。愾猶至也。孔子又自推廣言之曰。昔三代明王之政所由必謹大昏。重冠禮。敬其妻與子也。固自有道。妻也者所以奉粢盛。乃親之主也。而敢不敬與。子也者所以承宗祀。乃親之後也。而敢不敬與。君子固無所不敬也。而尤以敬身爲大。身也者受之於親。乃親之枝也。而敢不敬與。若不能敬其身。則是傷其親。傷其親。則是猶木傷其本。傷其本。則枝無所附。必從之而亡。且身與子與妃。此三者乃百姓之象也。敬以感之。而莫敢不敬。是爲由身以及身。由子以及子。由妻以及妻。君果能行此三者。則德教至於天下矣。此卽大王行王政而同民之道也。能如此則國家化之。而無有不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此言敬身之實也。君子以位言。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則者動之成法者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敬身。孔子對曰君子居高以臨民。雖過乎言。則民猶以爲辭。過乎動。則民猶以爲則。君子言不敢過而使之爲辭。動不敢過而使之爲則。民乃不待敎令之及。而自知敬恭。如

是則能不辱而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不羞而成其親矣。案敬身之道。不外於愼言愼動。百姓不令而敬恭。乃其效驗。所謂以身敎者從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此言成親之本於成身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成親。孔子對曰。稱名有爲君子也者。乃人成德之名也。今則言動無過。百姓歸之以美名。推所自而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亦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又自推廣言之曰。古之爲政。以愛人爲大。蓋人與吾身本同一氣。若不能愛人。則必不能自愛而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身之所處者必不能安土。不能安土。則心之所存者必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天理既未全盡。不能成其身也必矣。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此言成身之道也。公曰。敢問何以謂之成身。孔子對曰。人能盡物之理。不至過違。斯能成其爲物。而成身之道在是矣。案大雅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不過乎物。乃所以踐形而盡性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此申言樂天之義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而樂之也。孔子對曰。所貴者蓋爲其德之純而不已。如日月之東西相從往來而不

已也。是天道之流行也。唯其不已。故無有能閉止其久者。是天道之變化也。惟其能久。故無爲而物以成。是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至於旣成而明。是天道之垂象於上而萬古爲昭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此因哀公之切問。而合天道人道以總結之也。惷愚謂蔽於氣質。冥謂昧於理。煩謂累於事。志記也。公曰。以寡人之惷愚冥煩。雖聞子言而恐其忘怠。子盍更以簡切之語。識志於我之心也。孔子蹴然不安。避席起立而對曰。仁人盡人道而唯其不過乎物。孝子盡子道而唯其不過乎物。夫親之全而生。卽天之全而賦。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其事天也如事親。於是而一無所虧。是故孝子成身。而仁道亦無不備矣。公曰。寡人今旣聞此言也。固當志之心矣。然無奈後日之過乎物而有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以臣言爲不謬。將有事於成身而過之務寡。蓋卽臣之福也。蓋天親無二道。仁孝無二理。愛敬無二心。脩身立政無二事。聖人之言。誠有至約而至該者。

眞氏德秀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張子作西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予我以是理而我悖之。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夫事親如事天。乃孝子事。而孔子以爲仁人者。蓋孝之至則仁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五十四

仲尼燕居

此與孔子閒居俱取篇首四字爲名家語合燕居閒居爲一篇篇名謂之論禮其詞小有同異陸氏佃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此孔子啓羣賢以學禮而因示以當學之意也縱言謂泛言諸事仲尼當燕居之時有子張子貢言游侍於側縱言而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試語女以禮使女以禮隨遇而施周旋流轉而無所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存於心而不中禮則簡畧而謂之野恭見於貌而不中禮則致飾而

謂之給勇發於氣而不中禮則好勝而謂之逆野與逆猶爲直情徑行惟便給則徇外忘內實有害於慈仁而不可不重以爲戒也鄭氏注曰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此言道貴於中而示以制中之要也卜子夏名商子曰師爾失之過而商也則又不及子產猶之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先對曰過不及皆非中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其惟禮乎殆莫有如禮者夫禮稱情而立文乃所以制中也蓋中者性之德也禮以節性故曰所以制中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

此言盡禮卽以盡仁也。領猶治也。饋奠喪奠也。子貢旣退。言游進而問曰。夫子言禮以制中。敢問禮也者。殆所以管領其惡而成全其好者與。子曰。然。然則所謂禮者何如。子曰。郊天社地之義。所以反始而仁鬼神也。秋嘗夏禘之禮。所以追遠而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致哀而仁死喪也。鄉射鄉飮之禮。所以致讓而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合歡而仁賓客也。仁之發而禮行焉。固非徒外之文而已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此申言郊社之禮之重也。子曰。人誠明乎郊社之義。與嘗禘之禮。則推以治國。有不猶指諸掌之易見者乎。蓋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以天地祖宗之心爲心。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天下不難治矣。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此言禮之周流無不徧也。父子孫爲三族。禮無乎不在。是故以之居處有禮。則長幼以序而無不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則三族以睦而無不和也。以之朝廷有禮。則官爵以列而無不序也。以之田獵有禮。則蒐狩以時而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則果毅以昭而武功成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此承上意而廣言之也。惟禮寓於事。是故宮室所以居身而有以得其度。有所居。不可無所養。故量與鼎有以得其象。味亦有以得其

時有所養不可無所安故樂以安乎心而有以得其節車以安乎行而有以得其式由是幽而事鬼神則有以受福而得其饗明而治喪紀則有以自致而得其哀出而從辨說則有以察倫而得其黨居官則稱職而有以得其體政事則從善而有以得其施以至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蓋未有不得其宜者方氏慤曰宮室得其度如奧爲尊者所居阼爲主人所立寢則無使房則有方之類量得

其象如左爲升以象陽升右爲合以象陰合仰爲斛以象顯而承覆爲斗以象隱而庇鼎得其象如口象有所安乎上足象有所立乎下足奇其數而參天耳偶其數而兩地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之類樂得其節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之類鬼神得其饗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之類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言語發於飲食居處衣服之類辨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不及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

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此反言以結上文見治國不可無禮也倀倀

無定向之貌祖之言始倡率之意也洽合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所由治也君子有其
事必有禮以爲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者無
人爲之相步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所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果無禮則手足
將無所措耳目將無所加進退揖讓將無所
制是故以之居處則長幼失其別閨門則三
族失其和朝廷則官爵失其序田獵則戎事
失其策軍旅則武功失其制以至於宮室則
失其度量鼎則失其象味則失其時樂則失
其節車則失其式鬼神則失其饗喪紀則失
其哀辨說則失其黨官則失其體政事則失
其施與夫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未有
不失其宜者如此而爲君則必無以倡率而
和其衆也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
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
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

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
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
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
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此合語三子以禮而卽饗禮之大者推之也
事之習其儀也縣樂器之縣於筍簴者興作
闋止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淸廟一句采
齊樂章名振羽振鷺之詩也孔子有見於禰
之當學呼三子而敎之曰敬聽之女三人者
吾語女禮禮之通行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人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躬行實踐可進
於聖人之禮樂矣當兩君相見始揖讓而入
門入門而樂之縣者以作復揖讓而升堂升
堂則主獻賓賓卒爵而樂止賓酢主主卒爵
而樂又止樂工於是升堂而歌文王淸廟之
詩堂下以管吹文王之象武王之大武而又

以簫吹禹之大夏、依次而興。於是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文、而後君子於禮之行、卽知其仁焉。行而周旋中乎規。折旋中乎矩、登車則和鸞之聲與采齊相應、送賓之出而歌雍詩、禮畢徹器而歌振鷺、是可以見君子相與、無一物而不在乎禮矣。入門而金作、欲其以情相接也。升歌清廟、欲其以德相讓也、下而管象、欲其以事相成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

言也。但以禮樂相示、而意其可知也已、吳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仁鬼神以下之五者而爲九也。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案諸儒釋此經、其說不一、惟吳氏爲得經意。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此申言禮樂之義也、子曰、禮也者、事得其理也。樂也者、情得其節也、君子惟無理不動而無節不作。此禮樂所以皆得也、而行禮又有貴焉、不能詩、則於禮無辨而失之繆、不能樂、則於禮無文而失之素。薄於德、則於禮無實而失之虛、案禮以治人之情、而其用以和爲貴、故通於詩與樂也、德者行禮之質、如云道不虛行矣、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

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此言禮在人行、又因答問以申上文之意也。制度俎豆几筵之屬、文爲登降獻酢之屬、窮猶塞也、子曰。凡制度之可覩者在禮、文爲之可見者在禮、推而行之、其在於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之但以樂稱、意者其窮於禮與。子曰、是乃古之人與、蓋古之人而未可

輕議也。夫禮樂之道。相爲表裏。若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質而無文。是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和而無節。是謂之偏。惟夔爲典樂之官。職在達於樂而不必其達於禮。是以流傳於此名也。蓋洵乎其爲古之人而未可輕議也。徐氏師曾曰。伯夷典禮。嘗讓於夔。此豈不達於禮者。夫子之答。可謂婉而章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此言政不外於禮樂也。前猶昔也。子張問論禮而問政。蓋疑其有二道也。子曰。師乎前。吾不嘗語女以禮樂乎。君子旣明於禮樂。則出是舉而措之。而政不外焉矣。案政者正也。禮以正人之身。樂以正人之心。歐陽氏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此言禮樂不外於吾身也。筵席也。綴兆舞列也。物事也。體猶理也。子張復問意以政事多端。若必明禮樂以錯之。則禮樂當有不止如前所云者。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備升降酌獻酬酢之文。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作羽籥鐘鼓之器。然後謂之樂乎。

夫禮樂不在繁文而在實踐。言而履之。則順乎當然之序。是卽禮也。行而樂之。則得乎自然之和。是卽樂也。君子致力於此二者。以南面而立。以施於有政。夫是以天下太平也。外則諸侯來朝。內則萬事皆從其理。而百官莫敢有不承事而盡職者矣。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階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此言禮必有義以見與與治之相因也。目巧謂不由法度。但據目力之巧也。惟禮可錯諸政。故禮之所興。乃衆之所由治也。禮之所廢。卽衆之所由亂也。先王制禮。雖甚苟簡而爲目巧之室。則必隅有奧而階有阼。席之設。則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乘車之法。則君在左而勇士在右。行之次。則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立之位。則天子南面。公侯而下各有其序。此皆古人制禮之義也。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中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廢與亂之相因也此塗謂禮也。禮以義起如此。是故室若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若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若無左右。則亂於車中也。行若無隨。則亂於塗閒也。立若無序。則亂於位次也。昔聖帝明王諸侯所爲辨爵之貴賤齒之長幼地之遠近。人之男女位之外內。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以出。信乎禮之不可以此與也。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於夫子而昧者以明。有昭然若發其矇者矣。吳氏澄曰矇謂以巾幕其目發者撤而去之。石梁王氏曰此篇雖有首尾。然詞多散漫。未必孔子之言也。

孔子閒居

此篇言詩。先以爲民父母。而後繼以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此言爲民父母之實不外於禮樂也詩大雅泂酌之篇豈弟樂易也孔子當閒居之時有子夏侍於門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果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欲爲民之父母乎是必通達乎禮樂之本原有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其道廣被於天下而憂其民者無不至凡四方有禍敗之釁必先知而豫防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此詳言五至之目而及其妙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子夏曰所謂民之父母者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以謂之五至子曰君子旣達禮樂之原則眞切爲民而志以至矣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之所至而詩亦至焉興於詩而履之卽爲禮故詩之所至而禮亦至焉立於禮而樂之卽爲樂故禮之所至而樂亦至焉樂民之生則必哀民之死故樂之所至而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應感無迹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且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且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而上下同流夫是之謂五至鄭氏注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詩謂好惡之情也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案五至雖列言之而實不外於禮樂二者志與詩所以原其始哀則所以推其終也

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旣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此言三無之實而證以詩也其當依詩作基始也宥寬也密靜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手行爲匍伏地爲匐子夏曰所謂五至者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以謂之三無孔子曰凡樂皆有聲而和之至則爲無聲之樂凡禮皆有體而敬之至則爲無體之禮凡喪皆有服而哀之至則爲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子夏曰三無旣得略而聞之矣若求其類於詩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夙夜積德以基天命者宏深靜謐此無時而不和無聲之樂也邶風柏舟之篇言威儀各極其盛斯簡擇可以不施此無動而不節無體之禮也邶風谷風之篇言凡民有死喪之禍卽急遽以助之此哀不必見於服無服之喪也蓋無聲者樂之至無體者禮之至無服者哀之至不言志至而詩至者以志未形於詩乃所謂禮樂之原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旣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旣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旣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此言五起而及其效也起猶發也恕視人猶己也施延畜養就成將大也子夏曰三無之道而詩與相近如此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豈言盡於此而已更無可以形容之者乎孔子曰何爲如是而遂盡也君子之服行此三無也抑猶有五者以起發其義焉子夏曰所謂五起者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乃天下之至和故覺氣志之不違無體之禮乃天下之至序故覺威儀之遲遲無服之喪乃天下之至

哀故覺內恕之孔悲而不違又非強合之謂故無聲之樂而氣志於是乎既得遲遲又非息緩之謂故無體之禮而威儀於是乎翼翼又非孔悲又非偏愛之謂故無服之喪而直施及於四國有所得於己必能無所失於人故無聲之樂而又見其氣志之既從有所稟於中必能無所乖於外故無體之禮而又見其上下之和同有所施於近必能無所遺於遠故無服之喪而又見其畜及乎萬邦信從者多

則聲名益著故無聲之樂而又見其日聞於四方和同者衆則德業益隆故無體之禮而又見其日就而月將畜養者廣則功化益彰故無服之喪而又見其純德之孔明至於日聞四方而吾之心尤有方興未艾者故無聲之樂而終見其氣志之既起至於日就月將而吾之德尤有久而愈大者故無體之禮而終見其施及於四海至於純德孔明而吾之澤尤有被於無窮者故無服之喪而終見其施於孫子焉吳氏澄曰五起不大相遠只是一節稍進一節而已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此言三王合德於天地而引詩以爲湯證也勞者勤恤之意詩商頌長發之篇齊會也合也言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日齊詩作日躋九圍九州之界也子夏曰古有云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德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三王之王也未嘗以位爲樂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惟天至高而無私覆地至厚而無私載日月至明而無私照三王能奉斯三者

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商自契以來。已爲天命所向而未嘗有違。至湯而後與天齊。成此王業。蓋湯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以齊升。昭假于天。久而不息。唯上帝是敬。帝故命之以爲法於九州。此湯無私之德也。案此由爲民父母而進言之。卽易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者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形。猶迹也。露。猶發也。天運無窮。有四時而天道著矣。凡夫春秋冬夏之遞嬗。風雨以爲舒。霜露以爲斂。無非至教之所在也。地氣皆天氣也。天之神氣。地實載之。神氣莫著於風霆。風霆流造化之形。而庶物於以露生焉。無非至教之所在也。案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神氣也。地載神氣。與大傳乃順承天同義。聖人父天母地。而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猶斯指也夫。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此言文武無私之德。參於天地也。耆欲家語作有物。有開作其兆。或以爲字之訛也。詩大雅嵩高之篇。嵩詩作崧。嶽謂五嶽。峻詩作駿。甫。甫侯。此謂宣王時人。蓋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翰。幹也。聖人唯無私。故清明之天德在躬。則其氣志自有如神之應。凡所欲之事將至。天必有開發朕兆而豫示其幾者。若時雨將降而山川先出雲也。其在詩曰。嵩然而高之嶽。其峻上至於天。由是降其神靈。生甫侯及申伯。而皆爲周之楨幹。于四國之患難則蕃蔽之。于四方之德澤則宣布之。此由文武有無私之德。故天爲之生賢佐以興周也。案此詩本美宣王得人之盛。而歸德於文武者。推所自而言之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此言三代固以無私之德王天下。而又本於先德也。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負牆見文王世子。三代之王也。於未王之先。其祖宗必先有實德以著令善之聲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此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子夏聞夫子之言。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父母斯民。德參天地之道如此。弟子雖不敏。敢不奉順而勿失乎。案此亦宣王之詩而取類明之。文德亦凱弟之意。洽此四國。即爲民父母可知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五十五

坊記

坊與防同。水隄也。篇中雜引孔子及六經之言。皆以禮防民之義。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此言君子以道坊民。乃一篇之綱也。辟讀爲譬。子孔子也。子言之。君子之以道治民也。譬則水之有坊與。夫人情易流。而仁義每苦於不足。道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而民猶且踰之。故君子有禮以坊其德。有刑以坊其淫。有命以坊其欲。案命者。天之敎令也。命以坊欲。即孟子性也有命焉之意。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

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此言爲民貧富之坊也。約猶窮也。慊恨不滿之貌也。子云小人無道以安貧。貧斯氣歉而約。無德以守富。富斯氣盈而驕。約斯苟得而爲盜。驕斯犯上而爲亂。此皆人之情。而禮則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雖富而不足以驕。雖貧而不至於約。雖貴而不慊於上。故亂於是乎益亡。案先王之法。田里有制。等威有辨。所以杜亂萌者深矣。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此亦言坊民貧富之情也。貧而好樂。論語無好字。衆謂家族衆盛。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毒螫蟲也。都城都邑之城。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子云人有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衆而能安寧者。天下其不多見矣。詩云民之欲亂。有寧爲荼毒之行而不恤者。故先王之制。大國出車不過千乘。卿大夫之都城不過百雉。其家之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可謂嚴矣。然其弊也。諸侯猶有倍畔者。案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今第依文解之。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此言禮之坊民也。子云夫禮也者。所以章其似同而異之疑。別其似明而隱之微。以爲斯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而不相陵。衣服有別而不相淆。朝廷有位而不相越。則民興於讓而靡所爭矣。蓋禮達而分定。故民有遜心。易曰履和而至。卽此意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

盍旦。尙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此亦言章疑別微之道也。詩逸詩也。盍旦卽鶡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子云。臣之於君。未有不統於一者。是故天無二日。則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則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於楚越之王則外之。書卒而不書葬。禮。君不稱天以避天子。大夫不稱君而稱主以避國君。恐滋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之鳥。欲反晝夜之常。人且猶惡之。又況於臣之欲犯上者乎。子云。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君之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而亦不同服者。示民無混淆之嫌也。以此坊民。而民猶或有以同姓而弑其君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此言辭受之坊也。食。祿也。浮。溢也。子云。君子於爵也。辭貴而不辭賤。於祿也。辭富而不辭貧。則能廉且讓。而亂於是乎益亡。故君子與其過乎分而使食浮於人也。寧不及乎分而使人浮於食。案人浮於食。卽辭富居貧之意言貧富則貴賤可知。蓋古人之處富貴。恆有懼心焉。故每食無餘。不失爲賢者。而素餐之誠。詩人所爲咏歎以見志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此言人情之難坊。而上之不可不讓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已。終也。子云。下之爭。應化於上之讓。而有未易言者。如觴酒豆肉。讓其美而受惡。所以老老也。而民猶至於犯齒。衽席之上。讓其上而坐下。所以貴貴也。而民猶至於犯貴。朝廷之位。讓其貴而就賤。所以尊君也。而民猶至於犯君。況又可不率之以讓乎。詩

云。凡人之不善者。相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
始於受爵不讓。而終至於亡其身。此可以爲
戒也。方氏慤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
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以
犯貴言。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此言教讓之道也。子云君子惟不驕。能貴人
而賤己。惟不爭。能先人而後己。則民於是乎
作讓。故稱人之君。尊之曰君。自稱其君。謙言
曰寡德之君。陸氏佃曰。引此者。著於君尙如
此。其他可知。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
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
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此言以仁厚之道坊民也。身沒國事曰死。爲
國事而出亡在外曰亡。詩邶風燕燕之篇。先
君謂衞莊公。是詩作勗寡人。莊姜自謂。子云。
君有利祿及人。能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化
於仁厚而不偝。能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勉
於忠義而可以託。詩云。惟先君之思以勖勉
寡人。此其義也。以此坊民。民猶有偝棄其死。
老弱號呼而無所控告者。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尙技而
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此言舉善以勸民之道也。貴人。謂貴有德之
人。子云。有國家者。貴德而不吝於班祿。則民
興於讓。尙能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藝。故
君子務實而常約言。小人務華而常先言。案
約言云者。謂非口惠而實不至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
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
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言爲上者之貴乎同民也。詩大雅板之篇。
子云。上施政教。必先參酌乎民言。則合於人
心所同然。下咸戴上而有如天之所施矣。若

上不酌民言則或拂於理而犯也下不天上
施則是慢乎上而亂也故君子本信讓以涖
百姓則民之報禮必重詩云古之賢人有言
詢及於芻蕘之賤者蓋民心至愚而公所謂
淸問下民者此矣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
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
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此言讓善引過之道也詩衞風氓之篇履當
依詩作體又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度謀也
詩作宅子云君子有不矜不伐之德善則推
以稱人過則引以稱己則民於是乎不爭抑
非特不爭而已善則推以稱人過則引以稱
己則怨於是乎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其體兆
無凶咎之辭是可以見不爭不怨之意也且
又非特亡怨而已善則推以稱人過則引以
稱己則民於是乎讓善詩云稽考龜卜者武

王也謀度是鎬京志已先定乃決之於龜而
武王遂築成之是臣之歸美於君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
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

此言爲臣子者讓善引過之道也君陳周書
與今書文小異大誓亦周書子云爲臣者善
則推以稱君過則引以稱己則民於是乎作
忠君陳曰爾有切於事之嘉謀合於道之嘉
猷入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凡此
謀此猷皆我君之德於乎有臣如此是爲良
臣而君之名亦顯哉子云爲子者善則推以
稱親過則引以稱己則民於是乎作孝大誓
曰予若克紂非予武功實惟朕文考無罪紂
若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實惟予小子無良案

讓者。禮之實也。書稱堯德曰允恭克讓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而況爲臣子者乎。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此言人子繼述之孝也弛猶棄忘也高宗本非書篇之名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言乃讙見周書無逸篇讙與歡同本作雍子云惟君子爲親者諱而善則歸親故弛棄其親之過而敬述其美於父之沒至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斯可謂孝矣書有云三年其惟不言言則天下皆喜悅之此亦以見高宗之能守成也石梁王氏曰旣有子云不應孔子自引論語因知皆後人爲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此類言孝道也微諫幾諫也詩大雅旣醉之篇匱乏也交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貌瘉病也書商書大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子云人子承順親命之時不可稍存忿戾之色父母有過則微諫不倦至於勞而不怨斯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事親之心無窮也子云人子誠和睦於父母之黨則親心克慰可謂孝矣故君子因欲致其和睦於是乎會聚黨族而爲燕食之禮詩云惟令善之兄弟能寬容而綽綽有裕若不令之兄弟則交相爲病此睦與不睦之異也子云於父之執友止可以乘其車而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推致其孝也子云人子於親能敬必能養若僅云養而已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而將

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所立之位所以別尊卑而厚其敬也書云君之不君必至於忝厥祖則子豈可以慢其親乎案不敬何辨與論語意同犬馬小人皆能有養故君子以敬親為要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此言曲禮親心之孝也戲謂如孺子言笑者

子云人子當父母而在不自稱為老言所以孝於親而不言所以慈於子閨門之內可戲以致親之樂而不歎以啟親之憂君子以此坊民所以教孝者至矣而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者案子孝父慈各有其道至於此薄而彼厚乃民情之流失非謂父不當慈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此言教民以孝之道也追孝猶言追養繼孝

子云長民者在朝廷尊嚴之地而猶敬老誠以老之近於親也民於是乎感之而作孝而又必以身示教焉如祭祀有尸以象其生也宗廟有主以寓其存也皆以示民有所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於無窮也以此坊民而民猶有忘其親者案程子謂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故必兼而言之示民有事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此言示民以敬義之道也祭器籩豆簠簋之屬易既濟卦九五爻辭禴祭祭之薄者詩大雅既醉之篇子云主人致敬於客則用祭器以饗食故禮主於敬君子不敢不及而以菲廢

禮亦不敢過而以美沒禮觀於食禮主人親饋以敬客則客祭饌以敬主人若主人不親饋則客亦不祭且非特不祭而已君子之爲客苟於其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之殺牛轉不如西鄰之禴祭爲能實受其福詩云君子之燕饗既醉以酒而又既飽以德以此示民而民猶有爭利而忘義者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此言祭祀之道也承奉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子云將祭之時七日散齊三日致齊奉一人以爲尸過之者必趨走所以敎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俱設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薄在上而厚在下示民不貪淫於味也獻酬之時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而尸

飲三然後主人獻賓而衆賓飲一爵尊多而卑者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因祭祀之酒肉合宗族之昭穆而共爲燕飲所以敎民和睦也禮各有義如此故堂上觀乎室中堂下觀乎堂上而無不當於禮者詩云禮儀盡合於法笑語盡得其宜其此之謂矣案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又尸以象神賓以助祭故於飲之多少以示上下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此言喪葬之禮也子云賓自外而入其禮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其禮每加以遠以喪禮言之浴則於中霤飯則於牖下小斂則於戶內大斂則於阼殯則於客位祖則於庭葬則

於墓。所以示漸卽於遠也。殷人旣封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所以示民不偝其死也。子云。死者民之終事也。禮宜求其曲盡。反而亡焉失之矣。故弔從吾周。以此坊民。則送終之禮備矣。而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所謂每進以讓者如此。此以賓禮起喪禮。下故不復言賓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

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此言追孝之道也。魯僖公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明年春。里克弒其君卓。子云。人子居喪。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而不忍遽代父爲主人者。所以敎民追孝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未敢以君位自居者。所以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之記晉

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而子猶有弒其父者。案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鄭注在反哭之時。據旣夕禮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是也。未沒喪不稱君。卓子弒於獻公卒之明年。而書其君卓。據春秋傳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是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

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此言事君父之道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鄭注。二當爲貳。如左傳卜貳圉之貳。猶副也。子云。爲子弟者。必孝以事其君。弟以事其長。示民不敢貳於君長也。故世子有君。

不急於爲政而謀仕惟時當卜筮君有故而
己代之則命龜之辭得稱君之貳某而已大
人倫莫重於君父喪父斬衰三年喪君亦斬
衰三年此可見忠孝一原而示民以不疑也
父母在則人子不敢自有其身不敢自私其
財此可見家無二主而示民有上下也故天
子至尊於四海之內無客禮亦莫敢爲主焉
君適其臣升自主人之階即位於堂示民以
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雖有饋遺貢獻不及
車馬示民以不敢專其財也以此坊民則子
臣之道著矣而民猶有忘其親而貳其君者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
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
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
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此以交際明事君之禮也禮先幣帛謂先行
相見之禮然後以幣帛行其情也易无妄六
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

子云古者相見之禮所爲必先於幣帛也是
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也若先財
而後禮則民必貪於利無辭讓而遽行情則
民必習於爭故君子於人之有饋者或有故
不得出見則不視其饋而納之蓋不敢以當
禮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取凶也必矣以此
坊民民乃猶有貴祿而賤行者案易爻本謂
不於耕而計其穫不於菑而望其畬爲无妄
之意此則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喻無勞
而食祿也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
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
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
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此言利不可盡之道也詩小雅大田之篇秉
束曰秉未束曰穧與今詩文小異坐羊坐犬
殺食而坐其皮也詩邶風谷風之篇葑菲菜

子云君子不盡利於己而以遺其民。詩云彼有遺餘之秉、此有不收斂之穧。伊惟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以爲利。故君子仕而受祿則不復稼。田而取獸。則不復漁。食四時之膳。則不復用力以求珍羞。大夫則不坐羊。士則不坐犬。詩又云采葑采菲。無拜取其下體。則德美之音。無有乖違。而可與同至於死。以此坊民。民乃猶有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者。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此言禮以爲男女之坊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析薪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子云夫禮、本以節性而坊民之淫。辨分

而章民之別使無嫌疑可嫌之行以爲民之紀者也故男女之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殆恐其無別也。詩云伐柯將如之何。匪斧必不克、取妻將如之何。匪媒必不得。蓺麻將如之何。必先横從以治其田畝。取妻將如之何。必先告於父母。以此坊民。民乃猶有自獻其身者。案禮。始於謹夫婦。男女有別。乃所以使人知自貴於物也。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歸妹則凶。而女歸則吉。夫君臣朋友之際。苟可於是而類推之矣。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此言婚姻瀆亂之坊也。吳大伯之後。魯同姓子云取妻不取同姓、所以厚其別也。故買妾若不知其姓則必卜之。以此坊民。而魯之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案注疏依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薨當云

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去姬曰吳。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孟子蓋其且字。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此言男女無別之戒也。陽侯繆侯。鄭云其國未聞。子云禮以別男女。若非祭。則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於大饗之時。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自此而大饗遂廢夫人之禮。案特牲饋食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使人攝。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此言嫌疑之坊也。子云寡婦之子。若其行誼弗著見於當世。則弗與之爲友。君子以避嫌而遠之也。故朋友之交。値主人不在。非有喪病之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乃猶有好色厚於好德者。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此言遠色避嫌之禮也。好德如好色。鄭注此句似不足。漁色。謂內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如漁者之捕魚而無所擇也。子云人之好德能如好色之誠。則其德進矣。諸侯不內取於國中以漁色。故君子必遠色以爲民紀。如男女授受則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而微偝。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則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於夜而哭。婦人有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所以疾與疾之所在也。以此坊民。民乃猶有淫泆而亂於族者。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此言親迎之坊也。舅姑女之父母。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承進也。子女也。子云古者昏禮。壻親迎之曰。見於舅姑。舅姑承女以授壻。戒之曰夙夜無違命。又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而婦猶有不至者。案不至。或謂親迎而女不隨至。鄭氏則云不親夫以孝舅姑。謂於姑事有不至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五十六

中庸

朱子章句

表記

名曰表記者。鄭氏謂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昔孔子以言立教。而天下萬世皆取法焉。方氏慤曰。篇中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畧。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此言君子之德之有本也。子昔周流不遇。乃推本於脩德而言之。曰道不行矣。吾其歸乎。夫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其隱而顯也。蓋有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者。夫亦密於內治而已矣。案隱而顯。即不顯亦臨之意。孔氏以為道德潛通。聲名顯著者。非是。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此言君子檢身之道也甫刑卽呂刑周書篇名躬書作身子曰君子之脩身有要故動容貌則不至失足於人正顏色則不至失色於人出辭氣則不至失口於人夫然故君子之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能敬恭戒忌自無有可擇去之言在躬蓋言謹也案此承上節而言以敬以義聖學之始終備

矣。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此言行禮有文質之異宜也裼襲見曲禮子曰君子之於喪服或初裼而後襲或初襲而後裼未嘗相因而不改也欲民之審於節文而無相瀆也案聘禮初行聘時賓襲執圭聘訖受享時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行享執璧亦是玉於是裼衣者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也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

圭是賓介亦裼襲不相因。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此言祭與朝之宜慎也子曰祭極敬乃所以交神不可繼之以樂而散其誠朝極辨乃所以定分不可繼之以倦而紊其節此惟終始如一者能盡禮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此言君子行己之善也子曰君子之謹慎卽以辟禍篤實卽以不揜謙恭卽以遠恥皆能

脩己者所自致也張子曰篤實自有光輝如何可揜鄭注訓揜為困迫與辟禍遠恥是一類。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此言君子主敬之功也偷謂苟且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子曰敬者德之聚也君子惟外莊內敬則檢攝密而日強若內安外肆則坊閑廢而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之暫使其躬儳焉

而如不終日者。誠欲制外以養其中也。案莊敬日強二語。至為精粹。與丹書敬義之旨相發。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此言朝祭之胥不外於一敬也。見君謂外臣若内臣常朝不擇日月。子曰朝祭禮之大者。將祭。必三日齊七日戒。而後可以事鬼神。將朝。必卜筮擇日月。而後可以見君。皆恐民之或有不敬也。案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周官。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蓋互言之而義相備。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此言人情之蔽於所褻也。疑有闕文。子曰敬人者人恆敬之。若狎侮乎人。至於得禍以死而猶不知畏也。案書云。德盛不狎侮。匪徒以辟禍也。而所以守身者在焉矣。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此言交際之宜敬也。易蒙卦辭。子曰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則不相接也。相見。必有執贄之禮。無禮則不相見也。蓋辭以明謙。贄以著敬。皆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童蒙之求教。必誠敬如初筮。斯告之以治其蒙。若如再三筮之瀆慢。則有不必告者。是交際之不容相褻也審矣。呂氏大臨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贄。如羔鴈雉鶩之類是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此言仁義禮之為用大也。報注謂禮也。子言之。仁也者主於愛而莫不仰之。是天下之表也。義也者主於辨而莫不畏之。是天下之制也。報也者主於往來而莫不安之。是天下之利也。案天下之表。如云建其有極也。夫聖人

者。能以天下爲一家。亦仁而已矣。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此申言報者天下之利之意也。詩大雅抑之篇。大甲。商書篇名。子曰。報以稱其所施也。必以德而報德。則民有所勸而務於施德。必以怨而報怨。則民有所懲而不敢施怨。詩曰。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安寧而必報乎后。后非民。無以辟於四方而必報乎民。皆此義也。惟人情易失其平。而末世恆過於薄。子故曰苟以德而報怨。雖不足以有所懲而衆將德之。則猶寬身之仁也。若以怨而報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則是刑戮之民也。陳氏澔曰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孔子之言。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此申言仁者天下之表之意也。置猶立也。子曰人情不能無所爲而爲。若其無欲而自然好仁。無畏而自然惡不仁者。求之天下。一人而已矣。故君子議道必自己。務全乎所性也。而置法則以民。不強其所不能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此言爲仁者之等也。鄭注謂道有至下脫一有字。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其事功而每異其情實。故人有與仁同功而不必本於情者。其仁尚未可知也。必與仁同過而情不可以僞爲。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性之而安仁。知者

反之而利仁。畏罪者假之而強仁。此正功同而情異者。至於道之當然爲義。仁者右也。道者左也。夫仁義之相須。如左右手。仁者人之心。而道者義之迹也。厚於仁者薄於義。則人愛之而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則人畏之而尊而不親。以其有所倚焉故也。是故道有至焉。有義焉。有考焉。安仁者得乎至道而可以王。利仁者得乎義道而可以霸。強仁者得乎考古之道而亦可以爲無失道不同而仁之分量亦判矣。案仁無所不統。故曰知者利仁。又曰義道以霸也。厚於仁厚於義。猶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矣。既曰仁有三。又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者。所謂合而言之道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此言仁之所發有淺深。而效亦有近遠也。率循資取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芑草名。仕事。詒遺。烝君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皇詩作遑。[illegible]也。子言之仁。以推恩而各有其數。義以制事而各有其長短小大如有可惻之事感於外。而中心不勝其憯怛。是視人猶己而爲愛人之仁也。循古人之法而勉強行之。是取人以爲善。而爲資仁者也。詩云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蓋有事於詒孫之謀。而以燕安翼輔其子。惟武王能盡君道哉。是爲數世之仁。故所及者遠也。國風曰。我今且不見容。何暇憂及後世。是爲終身之仁。故所及者近也。案中心憯怛。卽安仁利仁之意。率法而強之。卽強仁之事。呂氏大臨曰。言仁而及義者。仁之數亦義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

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此言仁道之難盡君子之責人宜恕也子曰仁統四端兼萬善其爲器也至重與人俱生相爲終始其爲道也甚遠擧者莫之能勝行者莫之能致是體事而無不在而取數多者仁也欲全體不息以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苟以義之盡者度人而欲其能勝能致則難乎爲人若以人望人則就其所擧所行而其中之賢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后已

此言君子當自勉於仁也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儀度圖謀也小雅車舝之篇景行大道也俛焉勤勉之貌子曰人囿有中心安仁而

擧之能勝行之能致者求諸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之在人其輕如毛似爲易擧而民實鮮能我今從而謀度則克擧之者惟仲山甫耳蓋其全體自盡雖相愛者莫能助之是可以見安仁者之難得也小雅曰高山爲人之所仰景行爲人之所行夫子讀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其立志而鄉道而行或竭才而中道而廢是忘乎身之既老而不知將來年數之不足也有俛焉而惟日孶孶直至於斃而後已者此亦庶幾乎任重而致遠矣案安仁者不可以強而能而好仁者可以勉而至張子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天壽不貳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此言成己之仁。以示當勉之實也。情誠實也
詩大雅抑之篇。子曰仁之難成也久矣。惟人
人皆行私意而失其所當好。故仁者雖有過
而亦易辭也。子又曰人得乎行仁之資。則可
爲寡過之法。如恭則不侮而近於禮。儉則不
奪而近於仁。信則不欺而近於情。果能敬讓
以行此。雖有過。其亦不甚矣。夫恭足以寡過
情可以取信。儉易以自容。以此而猶失之者。
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所當致

力於此。以漸進於成德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
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
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
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
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
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
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
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

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
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
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
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此言成人之仁之道也。愧人。我愧之也。愧恥
彼自愧也。小雅何人斯篇。遂猶成也。德在於
內。行接於外。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鵜鶘也。俗
名淘河。子曰仁之難成也久矣。唯有君子能
之。是故君子不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

之所不能者愧人。故聖人之制行以立教也。
不制以己。而欲使人盡與能。使民之賢者有
所勸勉。不及者有所愧恥。以行其立教之言。
而又謹禮以節之。惇信以結之。著於容貌以
文之。辨於衣服以移之。資於朋友以極之。欲
民之壹志於仁。不至於成焉不已也。如此而
猶有不爲仁者。詩云。是豈不愧于人乎。不畏
于天乎。夫所謂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何
也。誠以飾於外者必本於內。是故君子既服

其服則必文之以君子之容既有其容則必文之以君子之辭既遂其辭則必實之以君子之德是故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容而無其辭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而必悉求其能稱是故服衰麻之喪服則必有哀色服端冕之朝服則必有敬色服甲胄之戎服則必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之上竊魚以食而未嘗濡其翼與彼其之子竊位而居不克稱其服者何異然則

小人之所安爲君子之所恥也必矣陸氏佃曰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呂氏大臨曰人人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此言義道之公乎天下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合貴與賤莫不率由而皆有事於天下如天子至貴必親耕籍田供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法之未有不各勤其職以輔事於天子者案傳曰小人勞力其爲義也固也先王之世臣不虛榮而主不虛貴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所以爲治之至與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

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此言以下事上之義惟聖人爲能盡也役猶爲也得之不得猶言獲[illegible]上不獲乎上也自

由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盛貌葛草名藟葛類施移也枝曰條幹曰枚回邪也詩大雅大明之篇懷來也子曰爲純臣者知有君而不知有身故下之事上也雖有覆庇斯民之大德曾不敢有君臨乎斯民之心則洵乎盡忠於君而仁之厚也是故君子務恭儉以求爲仁信讓以求爲禮事雖已就則以爲臣分而不自尚身雖已顯則以爲君恩而不自尊儉於位寡於欲而務讓於賢卑己而尊人

小其心而畏義以是而求事君得之亦由是不得亦由是以順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以凱弟之君子而求福不回此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而止於仁有事君之小心而止於敬詩云惟此文王能小心恭敬明事上帝初非有所倖邀而自能聿來多福此所以厥德無邪而受四方來附之國也案文王之事君也一如其事上帝所以爲德之純也舉文王而舜禹周

公可知皆以聖人而處君臣之疑故夫子特揭其心以立教也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此言名行相副之義也壹專惠善也子曰先

王之法有諡以諱其名而尊之而必節取以壹其惠者誠恥夫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之爲臣不自張大其事不自崇尚其功以求處乎情實過高之行不敢率循以求處乎篤厚於人之有善有功務彰而美之以求下乎賢人此皆自卑而不居其名之事然名勝者恥實勝者善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則愈敬尊之子曰有如后稷之於天下其教民稼穡之爲烈也豈一人之手足所能及哉其心唯

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不過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案節以壹惠若文王爲文武王爲武是也後世虛文勝而謚號益繁非古意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五十七

表記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此言仁天下之道尊親兼至之爲難也詩大雅泂酌之篇命教令也子言之仁無所不愛而又非偏於愛也君子之所謂仁者不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凱之爲言在乎強教之驅以道而成民性弟之爲言在乎說安之撫以恩而得民心此其實非有兩事也蓋和樂而不至於荒有禮而不失其親威

莊而行之以安孝慈而主之以敬故凱弟交
盡使民有父道之尊有母道之親必如此而
后可以爲民父母矣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
乎今夫父之親子也親賢而賤其無能母之
親子也賢則親之於無能則憐之母主於慈
故親而不尊父主於嚴故尊而不親推是言
之水之於民也以其懦而狎而玩之故親而
不尊火以其烈而望而畏之故尊而不親土
之於民也以近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
天遠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之於
民也顯而易見故親而不尊鬼幽而難測故
尊而不親君子所以貴乎兼之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
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
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
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

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此言三代尊親之異也喬如字亢直之貌舊
讀曰驕用爵列如賞有九命之差罰有八辟
之議之類子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
終各有所敝夏之道尊重命令事鬼敬神而
遠之務在近人而尚乎忠焉是其先祿而後
威先賞而後罰惟有親而不尊者故其民之
敝則見爲惷然無知而愚喬然自負而野朴
率自將而不文殷人從而矯之尊神而率民
以事神是其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惟有
尊而不親者故其民之敝則見爲流蕩而不
靜好勝而無恥周人又從而矯之尊禮而尚
施與亦如夏之事鬼敬神而遠之務在近人
而尚乎忠焉是其賞罰無所先後一以爵列
之高下爲準惟有親而不尊者故其民之敝
則見爲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大言不慙
賊害而蔽於理案三王之治至矣而猶有敝
焉何也程子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

不使至於極也是在乎善法先王者師其意而已矣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此申言三代治民之異也窮猶盡也謂法制備具一設賞爵不能勸善刑罰不能止惡故曰窮子曰夏道尊命而未至於瀆辭唯其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故民猶未厭其親殷人以禮爲後未至於瀆禮而已求備於民周人則強民僅未至於瀆神而繁文備設則賞爵刑罰極於此矣案古之爲治者躬焉以化之政焉以處之無取乎瀆辭爲也至於科條備而民多僞態則亦求備而大望於民之過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此言四代質文之異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

立本無殊而趨時則異如虞夏之道寛簡而責人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繁密而責人詳故不勝其敝是蓋於其文質之尚而知之子曰如虞夏之爲質殷周之爲文可謂至矣虞夏非無文而文要不能勝其質殷周非無質而質要不能勝其文故其各至者如此黃氏乾行曰質有二有從心而言者禮以忠信爲質是也帝王之所同也有從事而言者此云虞夏之質是也帝王之所異也案殷本尚質而此言文之至者何蓋視周爲質而視夏以上則文矣此所以爲殷周之文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寛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此言大舜之盡君道也忠者愛民之實卽孟

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也利謂利民也恥費以費用爲恥儉於自奉也賁貨財也子言之君道貴於兼盡要莫過於有虞後世雖有起而王天下者虞帝誠弗可及也已矣其君天下也有天下而不與生旣無所私爲天下而得人死復不厚其子其子民也如父母然旣有憯怛之愛又有忠利之教惟其親而尊故安而能敬威而能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其君子化之尊仁畏義而不敢違則恥

費輕財而不敢徇欲盡忠而不至於犯制義而能順乎理文明而沈靜寬容而有辨是足以觀舜治之盛矣甫刑曰君德有威而天下無不畏君德有明而天下無不明非虞帝之盛德其孰能至於此乎應氏鏞曰自庶民大德而下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此言人臣宜重於始進也資憑藉也子言之事君者先以其言爲資藉而後拜而自獻其身行所言以成其信是故君舉要而有責於其臣臣守職而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可以不誣而受罪因之益寡也案古之用人者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故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

成其信唐宋而下取士以浮文而治功亦細矣此虛與實之辨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此言人臣進言受祿之道也易大畜卦辭子曰事君者大言而入則可以立大事而望其有被天下及後世之利小言而入則可以立小事而望其有進一善治一官之利故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祿。以所利者小。事不足以稱其位也。不以大言受小祿。以所利者大。位不足以行其道也。易曰。大畜之君子當食祿於朝而不家食則吉。此言而受祿之一證。與張子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案此則舊注以利為祿賞者非。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此言人臣當盡正直之道也。自所由以進者小雅小明之篇。靖治。式用。穀祿也。以猶與也。子曰事君者。責難陳善而不下達。正己格心而不尚辭。始進必以其人。否則弗以為進身之自。小雅曰。人臣能敬治其職事。唯正直之人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呂氏大臨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己以事君者也。皆非所謂靖共正直者。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此言人臣當隨分以自盡也。尸。主也。邇。近也。宰家宰。大臣牧伯也。子曰事君者不容以越位。亦不可以曠官。若遠於君而諫。則是覬於見知而諂也。近於君而不諫。則是苟以自容而尸利也。子曰。邇臣在乎輔養君德。是以獻可替否而守夫和。宰主於表率朝廷。是以進

賢退不肖而正百官。大臣在乎共理天下。是以有分土無分民而慮四方。凡所以各效其職者如此。應氏鏞曰。其序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言人臣當盡忠愛於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遐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子曰事君者欲止君之失而諫。不欲揚君之失而陳

詩云我旣心乎愛矣何不遂告之矣縱未即告將中心藏之而何日忘之乎案詩本爲愛賢而作此引中心藏之以明不欲招君過之意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此言人臣進退之道也違猶去也子曰事君者進必以禮而見其難退必以義而見其易則人知自重賢不肖各得其分而位有序若易進而難退患得患失則亂所由生也故君子之相接三揖而後進一辭而即退所以豫遠亂萌也子曰事君者道不合至於三違而不遂出境則是實無去志而貪於利祿也要利即以要名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案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夫才德之過人者必於難進易退乎取之

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此言人臣當敬愼而安於義命也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子曰事君者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故必愼於服官之始而敬於官成之終所以有序而遠亂也子曰事君者命制於天而義存乎我故可以貴可以賤可以富可以貧可以生可以殺而獨不可以使爲亂周氏諝曰進以禮所以愼始退以義所以敬終不可使爲亂所謂不失其正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言人臣盡職之道也辟讀曰避孰與熟通易蠱上九爻辭子曰事君者守義而非以自私故在軍旅不辟難在朝廷不辭賤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職守皆曠而亂之道也故

君使其臣得志則不敢以自滿而必慎慮而從之不得志亦不敢以自隳而必孰慮而從之。至於卒事則致爲臣而退而已無利焉。此臣道之厚也。易曰。惟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可以見事終而退之義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此言君命所繫之重也。詩鄘風鶉之奔奔篇姜詩作彊。賁詩作奔。彊彊奔奔居有匹而飛相隨之貌。人。指宣姜。君。謂小君。言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而相從也。子曰。唯天子代天而治。故凡秩叙命討。一皆受命于天。士則以事人爲事。凡所以致之民者。又一皆受命于君。故君命順乎理。則臣有遵守而順命。君命不順乎理。則臣有匡救而逆命。詩曰。鵲之姜姜然鶉之賁賁然。猶不亂其匹。至於人之無良。既鶉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爲小君乎。此可以見君命之當愼也。葉氏夢得曰。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此言君子不以辭爲重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謂讒賊之言。餤。進也。子曰。言虛而行實。君子之聽言也。不敢以其辭之善而盡信其爲人也。故世敎盛。則人敦實行而行有枝葉。世敎衰。則人尚虛文而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苟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苟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而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也。故君子之接人也如水。小人之接人

也如醴君子如水之淡雖無味而可久而交道以成小人如醴之甘雖有味而易變而交道以壞小雅曰讒人之言甚爲甘矣使嗜之而不厭亂必有用是而進者此甘以壞之證也呂氏大臨曰枝葉者幹之文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案中庸曰淡而不厭唯誠故淡也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唯僞故甘也甘言而極之以盜是故脩省言辭所以立誠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此言君子好善之實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蓋念昭公之無依而作說讀曰稅舍也息也子曰君子之善善也惟不徒以口譽人而必有其實則民相勸而作忠矣故君子問人之寒則必衣之問人之飢則必食之稱人之善則必爵之國風曰心之憂乎無依者至矣其將於我歸說乎此可以見忠實之意也案君子操爵人之柄而徒以口譽人則是善善而不能用也書稱帝堯之德舍己從人而又必曰野無遺賢者以此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言君子重信之道也已之言止謂止而不諾也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

顯也反復也謂踐言也子曰惟有其實之謂信若口惠而實不至則人怨之而菑及其身矣是故君子與其有輕諾之責也寧有不諾之怨而猶不害其爲信國風曰以言笑之晏晏成信誓之旦旦而曾不思其能反夫旣踐言之不思矣其亦已焉哉呂氏大臨曰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此言君子當接人以誠也巧陳注當作考子曰君子內外如一。故不以容貌僞親乎人若情本疏而貌爲親主於欺人而常恐人之窺己擬諸其類在小人則爲穿窬之盜也與子曰凡與人相接者。情欲其信。辭欲其考則內不至無實。而外不至無稽矣。案口惠而實不至者。心與口不相應也情疏而貌親者。心與色不相應也。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惟其誠而已矣。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此言天子當敬以事天地也子言之王者父事天而母事地。於是乎有郊社之禮。自昔三代明王。皆必敬事天地之神明。於日與牲。無非藉卜筮以爲用。而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於他祭祀則不犯素定之日月因不違乎所用之卜筮而卜筮又不可相襲凡以致其敬也。案祭以卜筮爲誠敬不卜筮爲私褻。故擇牲擇日之屬皆必用之不犯日月如四時迎氣用四立之日之類張子曰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此申言祭用卜筮之義也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剛日柔日見曲禮祭祀之用卜筮者以大事前期而定故有時日小事則臨機而作故無時日而有筮外事從陽故用剛日內事從陰故用柔日要皆不違乎龜筮也子曰由是則牲牷之物禮樂之陳齊盛之品。無一不備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神人胥順也呂氏大臨曰大事有時日者時如啟蟄而郊及四時宗廟之祭之類日如郊用

辛社用甲之類有是時日以上中下三旬而卜之小事無時日有筮者若非時有所告及祈禱之類皆無定日必筮而謂之也馬氏曰郊爲外事而用辛社爲內事而用甲者說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外內似得之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此言古人祭盡其誠而澤垂於後也富猶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子曰祭

不惟其物惟其誠吾觀后稷之祀其先爲物易備也主於敬而其辭恭無所求而其欲儉由是自然獲福而祿及於子孫詩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即兢業小心庶幾其無罪悔以至于今世世相承而無改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此言龜筴之器當嚴敬而因詳其用之辨也大人謂聖人守筮猶言守龜道路也子曰龜爲卜筴爲筮乃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其器當威嚴敬重而不可輕用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唯天子至尊則事皆用卜而不用筮以龜重於筴也諸侯有守國之筮則事皆用筮而不用卜嫌同於天子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狩征伐出而在塗有事則筮明殺於在內也諸侯亦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於本國若非其國則不筮不欲啓人吉凶之疑也諸

侯亦有用卜時苟非因國則卜宅及寢室欲愼於所居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建國之初旣得吉卜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吉可知也此可見器之當威敬矣孔氏疏曰天子無筮謂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左氏傳曰國有守龜則諸侯亦有龜也此不過就大畧言之耳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此言君子盡敬於己而推敬於人也君長指天子及大國之君言子曰君子於其所敬則饗獻之禮不用燕器而用祭器如天子之於諸侯大國之於小國皆是也是以敬之所感莫不守其朝見之常期而不廢日月謹其貢獻之禮物而不逆卜筮於以敬事其君長焉是以上不至瀆於民下不至褻於上也蒙王者以義治天下則貴賤皆有事是也以禮治天下則上下交相敬是也禮主於敬故表記以是終始焉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五十八

緇衣

緇衣本詩鄭風篇名因章內有好賢如緇衣之語遂以名篇而大指多明在上者之言行好惡以其爲民所則效故不可以不慎劉瓛曰公孫尼子所作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此言上下一於誠而化洽也子言之曰上下之際交感於一誠有如爲上者恕以待下而易事也爲下者忠以事上而易知也則刑不煩而天下治矣呂氏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好信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此言好惡之誠能動物也緇衣周人美鄭武

公之詩巷伯小雅篇名寺人刺幽王之詩巷
伯宮巷之長將有遭讒而被宮刑者爲之慼
懲也大雅文王之篇子曰人之用好用惡鮮
有各極其誠者若好賢而如緇衣惡惡而如
巷伯則好之者篤不必爵命之勸而民自各
起愿以向善惡之者深不必刑罰之用而民
自皆畏服以去惡大雅曰人惟取法於文王
則萬國作而信之矣其即誠於好惡而民化
之謂乎案緇衣之好賢巷伯之惡惡皆反覆

無已而期於必盡其誠夫子故以爲用情之
正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
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
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
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此言教民者宜以德不以刑也格至也一說
正也遯謂逃遯苟免也甫刑即書呂刑命書

作靈善也子曰德禮者化民之本而刑政其
末也惟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使民自服而
皆有格心若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强民必
從而終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必
父母以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而用情恭
以涖之則民有孫心而易使此非徒恃乎政
刑者也甫刑曰昔三苗治民不用其善專制
以刑乃作殺戮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五虐之
刑名之曰法是以民相漸染皆爲惡德俗壞

國殄而遂絕其世也案此本論語之意而不
如其渾備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
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
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此言上當以身爲教也遂猶達也詩小雅節
南山之篇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一人謂天子

十億曰兆大雅下武之篇子曰下之事上也往往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上若好是物下必從之而且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其端甚微而因此遂成爲風俗蓋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所望以爲表也子曰昔禹立爲天子不過三年而百姓皆以仁自遂焉當時在下者豈必盡仁人惟禹有以率之故也詩云赫赫然之師尹下民皆於爾是瞻甫刑曰一人好善而有慶則兆民皆賴之大雅曰武王能成王者之信而下土取法焉信乎在上者之當愼其所感也案古語有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故徒言之不足以感人也久矣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此申言上之當好仁也詩大雅抑之篇梏詩作覺直也大也子曰上好仁以率下則下之爲仁必有爭先乎人而恐後者故長民者章明其志貞固其教務尊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皆化之致力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覺然正大之德行則四國皆服從之卽上尊仁而下說上之意也案章志以示之貞教以迪之皆尊仁之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此言王言所係之大也綸綬也綍大索也游浮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危者過高之謂詩大雅抑之篇愆詩作您過也子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況於王言之重乎其初發不過如絲而出則如綸若既如綸而出則如綍是始微而終著有不容以或忽者故大人必務爲誠厚而不敢倡之以浮言且非特浮言之不敢倡而已雖可言也而時異勢殊或不可達之

於行。是謂無用之言。君子弗言也雖可行也而過中失正或不可言以爲法。是謂苟難之行。君子弗行也惟言行適中。則民皆效之言亦不敢高於行而行亦不敢高於言矣詩云淑慎爾之容止。勿愆於禮之威儀明乎行之宜慎而言可知也。案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爲治者欲返民俗而歸於厚。其必自不倡游言始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此言君子身先之化也道開導禁謹飭也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啓其善。禁人以行而止其非。故言必慮其所終。無苟言也。而行必稽其所敝無苟行也。則民亦謹於言而慎於行矣詩云必慎爾之出話。必敬爾之威儀。大雅曰穆穆然之文王。使人嘆美不置者。惟其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案伯夷柳下惠聖人也。而孟子以爲隘與不恭。刑名之術。原於道德。荀卿好爲異說。而李斯得其意以廢封建而燔詩書故言慮其所終而行稽其所敝。眞聖人之至訓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此言上謹身敬而民化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鄭注謂忠信與詩指鎬京者不同。子曰長民者。有誠一之德而形諸外。是以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此作則而整齊其民。則民德亦歸於壹矣。詩云念彼都之人士。服此狐裘之黃黃其容既不改乎常度。而出言復有章焉。所以德行歸於忠信。而爲萬民所望也。案衣服者身之章也容貌辭氣者德之符也。不貳

有常而民德壹是易簡而天下治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言君臣當相與以誠也吉當作告尹告伊尹告大甲之書今咸有一德篇是也詩曹風鳲鳩篇子曰爲上而以誠待下其心迹可望而知也爲下而以誠事上其德業可述而志也則君不至於見疑於其臣而臣亦不至見惑於其君矣尹告曰惟尹躬與湯能咸有一德言不相疑惑也詩云惟淑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言君德之一也陸氏佃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此言君當端好惡以一民情也義善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子曰刑賞之於治也切矣有國家者誠能章義癉惡而示民以厚則民皆知所趨向而情不貳矣詩云在位者當靖共於爾之位惟正直之人是好此即章義之意也案易大有之象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記亦曰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厚也者即民性所同然而原於天命者也五服五刑循天理而一無私焉所以爲厚之至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此申言君臣當相與以誠也儀法也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癉詩作瘅小雅巧言之篇止共注謂止於恭敬也邛病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若上人疑則百姓莫審從違而惑爲下可述而志也若下難知則君長徒煩聽察而勞故君民者能一出於信章其所好以示民俗愼其所惡以御民之淫則民咸

褕之而不惑矣爲臣者能一一出於忠有可儀之行而不重乎辭不援其力之所不及不煩其智之所不知則君自信之而不勞矣詩云上帝反覆不常則下民盡歸於病小雅曰臣不止於恭敬而徒以爲病於王此足以爲不忠信之戒也案爲君之道當明如日月而一無可疑亦在乎好惡之公當而已至於爲臣者言與行違而好爲苟論此所謂難知而治效之所以無實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此言人君刑賞之當愼也康誥周書篇名播布也今書無不字子曰政以正之教以化之皆所以使民爲善去惡而刑與賞其要也有如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蓋由於有爵祿而不足以勸也有刑罰而不足以恥也故上之人不可以褻用其刑而輕施其爵康誥曰

敬以致謹明以致察乃可以加罰甫刑曰伯夷布刑正所以啓迪斯民也案刑賞者人君馭天下之大柄也至於不足勸不足恥則賞爵刑罰於是乎窮矣呂氏大臨曰上言好惡此言爵祿刑罰心術不正則政刑從之故不可以不愼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此言大臣之當敬愼邇臣亦所以敬大臣也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臨死遺書曰顧命嬖御人侍妾也嬖御士侍臣也子曰王者之臣有大臣邇臣遠臣三者而大臣爲尤重若大臣不見親信則無以行君之

令致之於下而百姓不寧。盡實意衰虛文勝。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於是大臣失職。而邇臣乃得朋比以行其姦矣。故大臣者。國之政令存焉。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所望以為表也。邇臣者。君之好惡繫焉。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所從以為道也。惟人君毋以小而謀大。毋以遠而言近。毋以內而圖外。則大臣不至於怨。邇臣不至於疾。而遠臣不至於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而敗大臣

所作之事。毋以嬖妾之寵而疾莊后。毋以嬖臣之言而疾莊正之士。之為大夫卿士者。審此而君天下者之所以待其臣益可知矣。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賢之當親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君陳周書篇名。子曰。為大人者。當同民好惡。則於所賢者親之信之。於所賤者遠之可也。如不能親其所賢。而轉信其所賤。民是以於所當親者而背失之。即加之教令。而是以徒煩。詩云。彼始而求我以為法則。惟恐我之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仇然。而不於我乎用力。君陳曰。人當未見聖。惟恐己有不能見。及既見以後。而亦終不能用聖。此皆不親賢之證也。案言賢不言貴。言賤不言不肖。互見

也。信其所賤。如所謂賤妨貴。小加大者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此言人情常溺於所褻。君子當重以爲戒也。小人。民也。君子。士大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溺者。覆沒而不能出之意。德。水之性也。閑猶蔽也。謂藏於人情也。末句君子通上下而言。大甲。伊尹告大甲之篇。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末銜弦處也。法。法度。狎者之所準望也。釋。發也。兌命。商書。傅說告高宗之中篇。其書作戎。發。寇。追逃也。夫當作先。夏都安邑在亳

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子曰。人情每因於所溺。如小人則溺於水。君子則溺於口。大人則溺於民。皆在其所易而褻之也。夫水本近於人而反溺人者。以其德雖易狎而實難親也。故易以溺人。口若辭之費。則必號之煩。易於一出而難於追悔。故易以溺人。夫民爲至愚。藏於人而有鄙心。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可畏敬而不可侮慢。故易以溺人。君子之處此。皆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取覆亡也。當如虞人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則發。說命曰。唯口以出辭。輕發則起羞。惟甲冑以衛身。輕用則起戎。惟衣裳以命有德。宜在笥而戒輕與。惟干戈以討有罪。宜省厥躬而戒輕動。大甲又曰。天作之孽。可脩德而違也。若自作之孽。則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之夏。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亦能有終也。書所告戒深切著明若此。庸可以有所褻乎。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言君民一體之義也。庶民以生上五句爲逸詩。下五句見小雅節南山篇。無能字。成。平

也正詩作政雅書作牙君雅周書篇名今書無曰字資書作咨祁書作祁大也末句怨下脫咨字子曰君之與民分懸而誼切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實有分之而無可分者心莊則其體自舒心肅則其容自敬心好之則身必安之君好之則民必欲之心以體而全亦以體而傷君以民而存亦以民而亡爲君者得不惕然而知所戒乎詩云昔我有先爲人上者其教令之言分明而潔清此國家所以寧都邑所以成庶民所以生至於後世誰實秉國之成乃不自爲政而信任羣小終以勞苦百姓也君雅曰當夏日而暑雨小民既惟曰怨咨至冬而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此皆以民爲體之意也深心附乎體而君附乎民故體病而心危民困而君亦殆矣記禮者此言與載舟覆舟之論相似爲民上者所宜深念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此言事君莫重於言行當務學以爲之本也物事驗也格舊法也志記畧約師衆也詩曹風鳲鳩篇也詩作兮字曰下之事上也言與行其大端矣若身不正言不信則是義[illegible]協於壹而行不比於類也子曰惟信其言言必當理而有物惟正其身行不踰矩而有格也是以矢此於終身生則不可奪志而死則不可奪名然其初未有不本於學者故君子既多所聞必質正焉而慎擇以守之既多所志必質正焉而慎取以親之由是精知其理求至約者而執要以行之夫然故言立行脩而有以爲事君之本也君陳曰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衆相虞度以觀庶言之同否此實而守質而親之意也詩云惟淑人君子其儀

無不一。此言有物行有格之意也。案言有物。則可措諸事。行有格。則匪正者不得而干之。事上之法。無踰於此。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此言君子能明好惡以化民也。正。呂氏讀如字。舊讀爲匹。非。毒猶害也。鄉讀曰嚮。亦方也。詩周南關雎之篇。仇詩作逑。好仇。善匹也。子

曰。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而能盡理者或鮮焉。唯君子能以人之同乎己而好其正。小人則以人之異乎己而毒其正。故君子交必以類。而朋友有鄉。其所惡者亦有方。好惡歸於一定。是故邇於我者不惑。而遠於我者不疑也。詩云。君子有良善之仇匹。此之謂也。案君子好其正。則德業相資。小人毒其正。豈唯惡之。或且從而戕賊之矣。蓋義利公私。往往相反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申言好惡之不可不明也。輕猶易也。重猶難也。詩大雅既醉之篇。子曰。交友惟以義。而不以利。故友之可交者。必以其賢。可絕者必以其惡。若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是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亦勢利之交而已。雖曰不志於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相檢攝。惟在

於威儀。此以見交不繫乎富貴貧賤也。案好惡果極其誠。則賢雖貧賤。在所當親。惡雖富貴。在所當遠。但視其人之賢否。而我無與焉。斯可以言君子之交矣。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此言君子不屑於非道之交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子曰。辭受取與之際。宜酌乎道義之公。若人有私惠於我而不歸本於

正理。則君子必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者。
唯在示我以大道也。案私惠不自留、如孟子
不爲貨取之類。呂氏大臨曰此言君子所好
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我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
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
服之無射。
此言人當謹於言行之實也。苟誠也。軾車所
憑以爲禮者敝壞也葛覃詩周南篇名射詩
作斁厭也。子曰。惟誠於中者必形於外。故苟
有車。則乘之而人見其軾。苟有衣、則服之而
人見其敝。其於言行亦然。苟或言之、則必聞
其言之聲。苟或行之、則必見其行之成。君子
可無其實哉。葛覃之詩曰。唯實有是服。乃可
服之而不厭。此卽必見其敝之意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
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
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
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
此言君子言行相顧。而化民以誠也。寡傳讀
爲顧。今如字。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
攻之篇。允信展誠也。允也之也。詩作矣。君奭
周書篇名周公以告召公奭者周田觀書作
割申勸文書作寧子曰言行有交相爲用者。
是以言非苟言。將從而行之。則言不可以致
飾也。行非妄行。將從而言之。則行不可以致
飾也。故君子務寡其言。而力行以成其信。則
民皆知以誠相尚不得大其美以要譽。而小
其惡以飾非。詩云白圭之有玷。尚屬可磨。若
斯言之有玷。卽不可爲。此卽寡言之意也小
雅曰。信矣其爲君子。誠哉其爲大成。此卽成
信之意也。君奭曰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
奬勸文王之德。因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
此卽言行不飾。實有此德。足以得民心而凝

帝命之意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此甚言無恆之不可也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也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兌命所引有誤當依書今文易恆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偵易作貞子曰恆者德之固也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求占於卜筮此其為古之遺言與夫先知莫如龜筮若無恆之人變怪莫測雖龜筮猶不能知也況於人而能知之乎詩云若卜筮煩數則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矣說命曰爵罔及於惡德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予祭祀時謂弗欽以禮煩則亂而事神則難故也易曰不能恆久其德或至承之以羞即恆其德矣而自以為正而固守之在婦人之從夫者為吉夫子制義而以從婦為恆則凶矣案君子之進德脩業未有不恆而能有成者夫子思見有恆誠以非此則無以立本也

奔喪

奔喪者。以其居於他國。聞喪奔赴也。漢書藝文志云。得古禮五十七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此奔喪禮在十七篇外。故謂之逸禮。

[印]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此言始聞喪而奔赴之禮也。親喪通五服之親而言。舍止息也。未行。行如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之類。過國他國也。竟本國也。辟市朝。為驚衆也。人在他國。於是乎有奔喪之禮。當其始聞親喪。則爲相之其以哭答來赴之使者而盡哀。既而問其死之故。則又哭盡哀。不爲位而遂行。日行至百里。而不以夜行。唯聞父母之喪。則哀痛迫切。視凡喪爲尤甚。見星而即行。見星而始舍。若於事勢未得行。則成喪服。俟得行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所避者市朝。望見其國之竟則哭。黃氏乾行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奔喪之禮。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斯忠孝所以兩盡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此言奔父喪至家之禮也。成踊者。每一踊有三跳。凡三踊九跳。乃謂之成也。衆主人謂諸子。次中門外倚廬也。奔父之喪。自外而至於家。入門之左。升自西階。於殯之東西面坐。哭

盡哀。卽括髮袒衣。仍自西階以降。在於堂下之東卽位。西向哭而成踊。襲衣加首絰於序牆之東。絞所垂帶。復其先所卽之位。賓在。則拜賓於其位而後成踊。賓出。則送賓於門外而復己位。有賓從後至者。則就賓位拜之。及退而成踊。出而送賓。其節並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殯宮之門。出門哭止。闔門而禮畢。以相禮者告則就次。於明日又哭。亦必括髮袒衣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必括髮袒衣成踊。

至三日。成服杖於序東。凡拜賓送賓。其節並如初。案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升自西階。以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親始死。笄纚。小斂畢乃括髮。今卽括髮袒。明己經日也。始死。子位於牀東。已殯位在堂下。今降自西階而卽位堂下之東。明在殯後也。旣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此初至卽絞。不見尸柩也。又哭三哭。蓋象大斂小斂時。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此言奔齊衰以下喪至家之禮也。麻亦絰帶也。丈夫婦人主人主婦也。凡奔喪者非主人而爲其餘之服屬。則賓雖爲奔喪者始至而來。主人必爲之拜賓送賓。是故奔喪者自齊

衰以下。於始至入門之左。卽在中庭北面哭盡哀。加免於首。加麻於腰。在序牆之東。然後卽位袒衣。與主人哭成踊。於明日又哭。於再明日三哭。皆免袒如始至之禮。若有賓至。則主人拜賓送賓而已。不與至丈夫婦人待此奔喪者之至也。其哭位皆如朝夕哭之時。而位無變也。案奔齊衰以下之喪。但於中庭北面而哭。明不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也。免麻。明不括髮袒而襲絰也。卽位袒。明不袒而

即位也。不拜賓送賓以其非主也男婦不變哭位。以其非賓也鄭氏注曰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此言奔母喪至家之禮也。不言入升堂之屬者從上文也奔母之喪者於始至西面哭盡

哀。括髮袒衣降于西階。在堂下之東即位西鄉而哭成踊襲免絰於序之東。凡拜賓送賓。皆如奔父喪之禮。惟於明日又哭即不括髮。爲輕於父也。案奔母之喪小異於父者。唯始至襲絰於序東。即加免於又哭不括髮耳。其謂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者。乃指適子。孔氏疏曰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此言婦人奔喪至家之禮也。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謂闈門內東面之階非阼階也髽謂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喪髻也拾更也婦人奔喪者始至。由闈門而入升自東面之階。位於殯東。西面而坐哭盡哀於東序去纚大紒而髽。乃即位。與主人更踊。以其自外來。故賓禮之也。方氏慤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略於男子。鄭注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此言奔喪不及殯而先之墓之禮也。奔喪者若於葬後乃至而不及殯。則先之墓所。北面而坐。哭盡哀。在家之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之左。婦人於墓之右。成踊盡哀。奔喪者括髮。於東偏即主人之位。加絰而絞帶。哭成踊。

於拜賓復反位成踊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之墓之事畢矣案主人婦人當謂衆子婦之攝主者卽主人位則嫡子歸而爲主也孔氏疏曰此奔喪者是適子非適子則不拜賓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此言奔喪不及殯自墓而歸之禮也冠素委貌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門殯宮門墓事畢遂冠其首以歸入殯宮之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衣而成踊於東卽位拜賓而成踊賓出主人復拜送有賓從後而至者則拜之成踊與送賓之禮並如初其時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而哭止相禮者於是乎告就次於明日又哭括髮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而成服至五哭後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奔喪之事畢矣鄭氏注曰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孔氏疏曰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於五哭後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此言奔母喪不及殯之禮也爲母所以稍異於父者唯壹括髮其餘皆免以終事於禮爲殺餘悉如奔父之禮鄭注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蓋及殯不及殯皆然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

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此言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及殯之墓而歸之禮也。西面哭。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齊衰以下之喪。若於葬後乃至而不及殯。則先之墓所。西面哭盡哀。加免於首。加麻於身。在東方即位。與喪之主人哭而成踊。襲其衣。有賓至。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賓有從後至者。亦主人拜之如初。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之墓之事畢矣。遂冠其首以歸。入於門之左。北面哭盡哀。加免而袒衣成踊。於東方即位。主人爲之拜賓。奔喪者於其時成踊。賓出。則主人爲之拜送。於明日又哭。加免而袒衣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加免而袒衣成踊。三日而成服。至五哭後。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奔喪之事畢矣。案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不及殯。奔在五月之外者。大功以上免麻于東方。三日成服。小功緦麻則否。以小功以下不稅故也。蓋小功惟未滿五月。緦麻惟未滿三月。乃亦得三月成服耳。

鄭氏注曰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此申言成服而后行之禮也。若聞父母之喪。以有事不得奔喪。則於始聞時哭盡哀。既而問其死之故。又哭盡哀。乃爲朝夕哭之位。括髮而袒衣成踊。襲衣著首絰而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然後就拜賓。反位而成踊。賓出。則主人拜送於門外。復反其位。若有賓從後至者。其拜之成踊。及送賓之禮如初。於明日又哭。括髮而袒衣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括髮而袒衣成踊。三日而成服。至於五哭。其拜賓送賓之禮如初。案爲位於外之禮。與奔喪至

家之禮畧同士喪禮云小斂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即絰者孔氏疏曰以赴者至已踰日節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此言除服以後奔父母喪之禮也除喪謂父喪三年母喪期年之後也若人子不得已直至除喪而后歸則先之於墓北面哭成踊東即主人位括髮袒衣加絰就拜賓而成踊既送賓則反其位又哭盡哀服遂就墓上而除至於家不哭當之墓時其在家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平常所著之服但與奔者哭而不踊皆以時已過禮從而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此言齊衰以下於除服後奔喪之禮也自齊衰以下除喪而后歸之禮所以異於斬衰者唯首免腰麻絰而不括髮餘則皆同案爲母壹括髮齊衰已下不括髮以漸而殺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此言聞諸父兄弟死於異國之禮也三日五哭謂初聞喪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哭通計爲五也卒止也凡聞喪而爲位以哭者其非父母之喪自齊衰而至緦麻皆即位哭盡哀而之東加免於首加絰於腰即位袒衣而成踊襲衣就拜賓反其位哭成踊既送賓復反其位相禮者告以就次則三日爲五哭而遂止出是賓出則主人出送賓於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乃止相禮者於是乎告以事畢則爲位之事畢矣既成服後有賓至亦拜賓若所爲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近則不忍待也案此言主人者或以親或以長而應

主其人之喪者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內。雖
一夕必有次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
則無遠近聞而奔。不暇爲位以哭也。舊說此
以私事出未奔者。果爾則在他國不應有衆
主人兄弟。故復遷就其說。謂旣奔喪至家。則
喪家之主人爲之拜賓送賓。衆主人亦謂在
喪家者。並屬强說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
緦麻。卽位而哭。

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也。奔喪者
於齊衰則望見其鄉而哭。大功則望見其門
而哭。小功則至門而哭。緦麻則卽位而哭。親
疏遠近之差也。孔氏疏曰。雜記大功望鄉而
哭。謂本齊衰者。降服大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
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
凡爲位不奠。
此推言哭五服以外之禮也。黨。謂族類無服

者。或曰母之黨於廟。今本通人於無服之喪。
聞必爲之一哭。而所在各異。如哭父之黨則
於廟。母與妻之黨則於寢。師則於廟門之外。
朋友則於寢門之外。所識則於野張帷而不
設位。或曰。母之黨亦於廟。凡爲位者皆不致
奠。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也。案母之黨。皇氏云
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
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

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此言聞主喪未奔而爲位以哭之禮也。九。九
哭也。臣聞君喪。未奔必爲位而哭。而日數各
異。哭天子則九。於諸侯則七。卿大夫則五。士
則三。若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避嗣君也。諸
臣使在他國。聞喪爲位而哭。亦不敢拜賓。與
諸侯異姓之婚姻。又在他國。聞喪亦爲位而
哭。凡爲位者皆不過壹袒。案大夫哭諸侯。鄭
注謂是舊君。於義未確。恐如諸侯在外而薨。

世子國卿出迎喪諸臣次於公宮以哭異國聘臣或過賓來唁不敢拜賓也與諸侯爲兄弟謂是異姓若同姓五服之内則服斬壹袒謂爲位之日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此言奔弔所知之禮也從主人而踊拾踊也所相識者死弔於葬後必先哭於其家而後往於墓哭皆爲之成踊主人在墓左西向弔者北面主人先踊乃從之而踊案孔疏弔其家乃往墓統於主人陳氏澔曰所識已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禮則施於生者故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爲喪主之禮也凡喪必有主如爲妻與子父在則父爲主父既沒兄弟雖同居亦各主其喪其親之同者如兄弟之喪則推長者主之其不同者如從父昆弟之喪則推親者主之案父爲主謂統於所尊各爲主謂屬於所親親同而長者爲主亦統於尊也不同而親者爲主亦屬於親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聞遠兄弟之喪之禮也遠兄弟謂小功緦麻之兄弟尚左手吉拜也聞遠兄弟之喪於本服月日之外雖已除喪而后聞喪亦必加免於首袒衣成踊惟拜賓則尚左手案小功緦麻不稅初聞喪猶免袒者以不足五服之親爲之變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此推言無服者之喪禮也婦人降而無服者謂族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緦麻嫁則降而無服麻謂緦之絰也其有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之降在無服者則於弔服而加

緦之環絰。案鄭注。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方氏慤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此言奔喪待賓之禮也。凡士之奔喪者。當其始至。袒降哭。有大夫適來弔。則先袒拜之。既成踊而后襲衣。至於士。則俟襲而后拜之。可以先成己禮也。案尊卑禮異。若兩士相敵。兩大夫相敵。則皆襲而后拜之矣。

問喪

問喪者。設問以明喪義也。吳氏澄曰。前是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是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此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也。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徒。猶空也。上衽。深衣前襟。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於帶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厚者以食。子於父母初死。即去其冠。唯留笄纚。無屨而徒跣。扱上衽於帶。交兩手以拊心而哭。此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至於傷腎乾肝焦肺。而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內不舉火。而如不欲生。故鄰里乃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此惟悲哀在中。故形不能不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能甘於味。身不能安於美也。案鄰里爲之糜粥。恐其以毀滅性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

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此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也。懣心勞鬱也。氣盛氣滿塞也。發動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絕地。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親死三日而斂。當其未斂而在牀則曰尸。既斂而在棺則曰柩。若動尸舉柩則哭踊無數。蓋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至此尤甚。以志則煩懣而不安。以氣則滿盛而不下。殆有無可奈何者。故制爲禮。使袒而踊之。乃所以運動身體。庶安其心而下其氣也。惟婦人不宜於袒。故制爲禮。使之發胷擊心。如爵之踊。其擊心之聲則殷殷田田。如壞牆之欲崩者然。是悲哀痛疾之至也。桼將斂而動尸。將葬而舉柩。爲親之不可復見。故哭踊無數。哀戚之至無節文也。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

此言送葬反哭之義也。辟拊心也。惟親喪爲人子所自致。故孝經曰。辟踊哭泣。盡其哀以送之。當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時。哀固不能以自已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猶見親之形。如有追而弗之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欲接親之神。若有求而弗之得也。故其往送也。則務欲得乎親而如慕。其反也。則不知親之必來與否而如疑。而無如求而無所得之也。始焉入門而弗見也。繼而上堂又弗見也。終而入室又弗見也。則眞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於是乎哭泣辟踊。盡哀而止。其心蓋悵焉愴焉惚焉愾焉。有見其心之既絕。志之愈悲而已矣。桼鄭注。哀以送之。謂葬時。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孔疏。喪亦

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意。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此言虞祭以至終喪之情也。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苫草塊土也。孝子於反哭後，故爲虞祭而如在宗廟，以事鬼之禮尊而享之，冀幸於神魂之復反也。葬其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於室，而必居於中門外之倚廬者，哀親之在外也。寢必於苫，枕必於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已時，憂勞至於三年，思慕之心，常不能忘，乃孝子之志，而人情之實也。案子於親喪，哀至則哭，故哭泣無時。若三哭五哭，特所以爲之節，其諸情之至者，固聖人所弗能禁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

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此言三日而斂之義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大夫以上則小斂也。或問親死，必遲至三日而后成斂者，何也？曰：孝子不忍其親之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急急哭之，若將復生者然，安可得奪而遽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待其親之生也。三日而不生，亦終不能生矣。孝子望親復生之心，亦益衰矣。家室所資之計，衣服所需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在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毅然斷決之，必以三日而斂爲之禮制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

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此言袒踊之禮所以異也。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禿無髮。傴曲背。跛足廢也。或問著冠者之不露肉體而袒衣何也。曰冠在於首。至尊也。尊則不可以褻而居於肉袒之體也。故制爲免以代之。肉袒故不冠而免也。然如禿者頂無飾則不免。傴者形不直則不袒。跛者足不正則不踊。此其情非不悲也。以身有錮疾。實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以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而不袒。則擊胸以傷心。男子哭泣悲哀而不踊。則稽顙觸地而無容。皆可以爲哀之至也。案鄭注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此言著免之義也。禮儀禮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或問孝子之所以必著免者以何爲也。曰已冠者而爲喪去冠。是不冠者之所服也。童子本未冠。故不免。然禮有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由於免也。蓋當室則不惟免也而亦杖矣。案鄭注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此言所以制杖之義也。苴杖削杖見喪服小

記或問父母之喪異其杖者何也曰杖雖或竹或桐而人子悲哀之心則一也故爲父用苴惡之杖苴杖則竹爲之也爲母用斲削之杖削杖則桐爲之也又問喪之所以必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其親哭泣無定數服勤憂苦至於三年於是乎身病體羸故制爲杖以扶其病也其亦有不杖者如父在爲母則不敢用杖矣家無二尊以尊者在故也是以堂上不杖以父在堂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不以促遽感動父情使之憂戚也此非故隆父殺母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而降也非從地而出也惟其爲人之至情而已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六十

服問

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吳氏澄曰此篇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此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者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公子之生母恐嫌姑女君故加皇字以別之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也公子之外兄弟注疏謂是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儀禮喪服傳小功以下爲兄弟外祖父母及從母皆小功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也姑之子曰外兄弟知非姑子者夫爲姑子緦麻妻降夫一等無服也傳曰服術有所謂從服者

其墜殺不同故或有從輕而重如諸侯之庶子爲其母父在則練冠父沒則大功皆輕服也其妻則不論諸侯存沒而爲皇姑期是從輕而重矣或有從重而輕如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服也夫從妻而僅服緦麻是從重而輕矣或有從無服而有服如公子厭於君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其妻猶從公子而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矣或有從有服而無服如公子之

妻爲其父母齊衰是有服也而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不從妻而服妻之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矣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此言爲母黨之服也母出而父再娶則爲繼母之黨服以己母之黨恩已絕也如母死祔廟則仍爲其母之黨服旣爲其母之黨服則不更爲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也案

喪服小記有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蓋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此禮之所以別嫌明微而非聖人莫能制也

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此言三年練後遭喪之變服也帶謂要絰絰謂首絰故葛帶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以期服

遇於後故以前所服爲故功衰者三年喪練後之衰其布七升與降服大功同故曰功衰凡服之帶絰宜因其輕重而服之然或兩服相遇而時旣參差又有當各審其所重者如三年之喪旣練祭矣而遇有期之喪亦旣葬矣此時以要絰言期喪旣葬之葛與三年之練葛雖同然必仍帶其練之舊葛帶者以三年爲重也以首絰言三年之喪旣練則絰除於是而絰期之絰者以期爲重也以衰言期

喪既葬之衰與三年既練之功衰亦同而必
服其功衰者亦以三年爲重也至三年既練
期既葬之後或有大功之喪則帶故葛而絰
期絰者禮亦如之若遇小功之喪則服輕而
無所變於前不以輕累重也苿帶其故葛帶
絰期之絰皆爲男子之制孔氏疏曰若婦人
練後麻帶除矣則首絰練之故葛絰要帶期
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
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此申上文大功小功變與無變之義也本謂
麻之根也有本者謂大功以上其絰帶留麻
根爲之斷猶去也三年之葛雖不爲輕服而
變然如遇大功以上之初喪其麻帶皆不絕
本者則又得以變三年之練葛蓋麻至有本
而重於葛也否則麻非有本卽親喪既練之
後遇小功以下喪澡麻斷本者皆不爲之變
但於當免亦以小功以下之絰加之既免而

去絰每當斂殯可絰之時必皆爲加絰既絰
則脫去之鄭氏注曰緦練無首絰於有事則
免絰如其倫免無不絰絰有不免其無事則
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
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
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
此承上而申言麻葛之變與無變也稅亦變
易也既練而免絰者非謂練冠之可易凡遇
小功以下喪不變三年既練之冠如其當免
則首皆絰其緦與小功之絰而要自因其三
年之葛帶凡本服輕者雖緦之麻亦不變小
功之葛小功之麻亦不變大功之葛况以緦
小功之麻而得變三年之葛帶哉是麻惟有
本者得變而稅愈以明矣鄭氏注曰小功以
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
本者乃變上耳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

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此又承上而言麻葛偶變之義也殤長中謂本服大功降而為殤者男子為之小功婦人則長殤小功中殤緦麻筭數也亦有以無本之麻而變三年之葛者如殤之長中服小功緦乃得變三年之葛若此殤服之麻終其小功五月緦三月之數而後還服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由重降輕其禮質畧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稅麻服葛之節故特得變之若下殤則年益幼服皆緦麻自不得變三年之葛矣案此為麻葛輕重之權雖偶變而其義仍同於不變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此言諸侯之國上為天子之禮也君謂諸侯夫人謂諸侯之夫人外宗謂外親之婦世子謂諸侯之適子諸侯各君其國而於天子則為臣故為服斬衰三年其夫人則服期一如

諸侯外宗之婦為其君期也世子有繼世之道則遠嫌而不為天子服但如畿外之民而已熊氏曰外宗有三卿大夫之妻一也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此外宗是諸侯外親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是三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此言君重正適之義也夫人妻謂夫人為君適妻者大子即世子其妻為適婦諸侯於天子為臣在一國則仍為君而尊無與敵君所自主其喪者惟為夫人妻與大子與適婦而已以三者皆正適故也案人君於宮闈之地其情易溺故主喪唯適謹私也推此則必無以妾為妻以孽奪適之患矣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此言大夫適子所宜服之禮也大夫之適子為其君與夫人及大子一如士之服士蓋為

國君斬。爲小君大子期也。案大夫不稱世。其子無嫌。故大夫之適子。與君世子之禮不同。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此言臣專爲君適母服之禮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君之母爲適夫人。臣當服期。若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與驂乘者。隨君之服。唯君服緦。故亦服緦也。案儀禮喪服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

臣服則未之聞。故不與諸賤臣等。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此言君爲臣服之禮也。公卽君也。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湅治之。使之滑易。弁絰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絰其上。公爲其卿大夫成服之後。身著錫衰以居。而首則皮弁。雖以他事出而非至喪所。亦如之。若當斂殯等事。則錫衰而加弁絰。大夫之相爲。其服亦然。至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則但於往臨其喪。身著錫衰。或以他事出則否。朱子曰。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言居喪無免絰之禮也。免如字。釋也。稅同脫。凡往見於人無免絰者。雖朝於君。亦無免絰者。唯入公門有脫去齊衰之時。而絰猶不

去。皆以絰重故也。傳曰君子不奪人居喪之情。所以君許臣著絰見君也。案注疏齊衰謂不杖齊衰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此言喪服相爲附比之義也。列謂等列相似。

傳曰。刑所以治罪。罪雖多。要不出乎墨劓剕

宮大辟五者之刑。服所以哀喪。喪雖多要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先王之制如此者以有上附下附之等列。重者附於上。輕者附於下。故五刑五服。足以該之也。案呂刑曰上下比罪。即此所謂列也。以列相比。是例所由起矣。

閒傳

閒讀如字。以喪服之閒。輕重各有所宜。記者分別而記之。故曰閒傳。先王制禮於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悉因其自然之哀而爲之明其分限。所謂親親之殺禮所生者此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此言居喪者容貌之異也。斬衰服苴。謂衰裳絰杖皆苴爲之。杖則竹爲之。狀類苴故名苴杖苴色蒼黑。故曰惡貌。首者。標表之義。枲色亦蒼黑而淺。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容貌貌有容色也。容體儀容身體也。斬衰之絰杖。何以並服苴色。以苴色黎黑。爲慘惡之貌也。蓋人子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因服苴以表之。所以表其內而見諸外也。惟內外相稱。故斬衰服苴。其貌之深黑亦若苴。齊衰之絰用枲其貌之枯黯亦若枲。大功之貌。雖不至如苴枲然。亦若有所止而不過。小功緦麻。雖爲容貌如平常焉可也。此皆以哀之在心者有重輕。故發於容體者然也。案五服皆麻之所爲。苴爲有子麻。枲爲牡麻。功乃麻之精而致者。緦則其細如絲。所謂服麤者爲親。服精者爲疏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此言居喪者聲音之異也。偯餘聲委曲也。斬衰之哭。氣絕而不復續。則若往而不反。齊衰

之哭。氣絕而微續。則若往而反。大功之哭。聲
不質直而稍文。則三折而餘聲委曲。小功緦
麻。雖哀聲從容焉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
也。案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偯。故三曲而偯。於
大功言之。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
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此言居喪者言語之異也。唯應辭也。不對不
答人言也。不言不先發言也。不議不泛論事

也。斬衰有應辭而無答辭。齊衰則有答辭而
無敢自言。大功則可以發言而不泛論他事。
小功緦麻。可以泛論而但不及於歡樂。此哀
之發於言語者也。案雜記曰。三年之喪。對而
不問。謂在喪稍久。故對也。雜記又曰。齊衰之
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己事。為人說為語。與
此言異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
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
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
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
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此言居喪者飲食之異也。三不食謂日有半
也。滿手曰溢。疏食麤飯也。斬衰當未殯以前。
如不欲生。三日之內不食。齊衰則二日不食。
大功則三次不食。小功緦麻則再不食。若士
之喪。士是斂。既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
喪。必既殯然後食粥。朝止於一溢米。莫止於

一溢米。齊衰之喪。則疏食水飲而不食菜果。
大功之喪。則不食醯醬。小功緦麻。則不飲醴
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吳氏澄曰。五服皆
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乃異
姓之朋友。與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
者。義也。案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當是義
服齊衰。此云二日不食。是正服齊衰也。大記
又云。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則壹不
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
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
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
乾肉

此終言親喪飲食之節也中月間一月也父
母之喪既虞卒哭而後則疏食水飲而不食
菜果期而小祥乃食菜果又期而大祥乃食
醯醬大祥在二十五月又中間一月二十七
月而禫禫而得飲醴酒凡始飲酒者必先飲

醴酒始食肉者必先食乾肉不忍遽御醇厚
之味也孔疏云大祥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
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者得用醯醬醴酒
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飲食之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
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
麻牀可也

此言居喪者居處之異也倚廬於中門外東
牆下倚木爲廬也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

爲之不塗墍也苄蒲可爲席者但翦頭爲之
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居於倚
廬所寢則苫所枕則塊身不脫去絰帶齊衰
之喪居於堊室所用之苄但翦之使齊而不
加編納大功之喪則寢可用席小功緦麻雖
用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孔氏疏曰
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
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齊衰亦有
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

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吳氏澄曰士斬衰不
居倚廬乃臣爲君服父爲衆子齊衰不居堊
室乃尊者爲卑者服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
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
而禫禫而牀

此終言親喪居處之節也父母之喪既虞卒
哭而後則柱其廬閒之楣翦其廬旁兩廂屏
之草所用之苄但翦之使齊而不加編納期

而小祥。居於堊室。寢可有席。又期而大祥。則居復其寢。更間一月而禫。禫則有牀。而居處如故矣。朱子曰。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此言居喪者衣服之異也。八十縷爲一升。事煑治也。緦麻是熟縷生布。若有事其布則爲錫衰矣。斬衰之縷。正服止於三升。齊衰則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則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則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若緦麻降正義服並用十五升去其半。先煑治其縷。織成而不役洗治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賈氏公彥曰。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深淺。布有精麤。案斬衰義服三升半不言者省文也。緦麻用朝服十五升之半。止有六百縷。服降於小功而布反擬於大功。恐是以熟縷爲異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此總言父母之喪服也。受者易粗而細。如相承受也。三重者葛絰。視前要之麻絰五分去一。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也者絰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淺絳曰縓。要絰葛絰也。素縞縞冠素紕也。麻衣十五升布深衣

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又祥除衰杖
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纖或作
綅斬衰正服三升。其冠六升。既虞卒哭而後。
衰則受以成布六升。冠又進而七升。父在爲
母疏衰四升。其冠七升。葬後衰則受以成布
七升。冠又進而八升。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
葛帶。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其易之葛
帶。較前五分去一。四股糾之。積爲三重。期而
小祥。則以卒哭後冠布受其衰。而用練易其
冠。又以練爲中衣。而以縓爲領緣。於是乎有
變除矣。惟要之葛絰則仍如卒哭後之所易
而不即除也。蓋男子除首絰而不除要絰。婦
人除要絰而不除首絰。夫男子何爲獨除乎
首也。婦人何爲獨除乎帶也。以男子之所重
在首。婦人之所重在帶。故除服者必先其重
者。易服者則易其輕者。再期二十五月。既祥
冠朝服。除要絰而行大祥之祭矣。祭畢。反素
縞麻衣。著微凶之服者。以除喪未盡故也。更

間一月。元冠。朝服而行禫祭。祭畢則纖冠素
端黃裳而無所不佩矣。鄭注云葛帶三重。謂
男子也。婦人葛絰不葛帶。其爲帶猶五分絰
去一耳。賀氏循曰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
六升。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
必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斬衰之名
本生於始死之服。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孔疏云成布六升者。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
縷既麤疏。未爲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
吉布相參。故稱成布。張子曰古者紡績。其布
當有吉凶二種。若三四升之麤及緦繐之細。
或去縷之半。或不事其布。或不事其縷。不谷
吉凶二用者。皆是特爲有喪者設。所謂成布
蓋事縷事布。供世俗常用成功之布。但未加
灰練耳。其功尤麤略者爲大功。差細者爲小
功。以疊灰經練。然後謂之練。如此解之則練
與成布。義自兩安。吳氏澄曰。去麻服葛。謂男
子去麻首絰。服葛首絰。去麻要帶。服葛要帶。

女子唯去麻首絰服葛首絰要麻帶如初練後男子首除葛絰要葛帶不除女子要除麻帶首葛絰不除案服之重者其受也各以冠布之升數為衰服小功緦麻則自始至終服是服而除以其本輕而無事乎變易也易與受不同自本喪之去麻服葛謂之受自遭喪之變葛服麻謂之易麻至十五升布縷皆治即謂之朝服但朝服緇之不緇即謂之麻衣耳詩云麻衣如雪是也禫之言淡也謂哀情漸淡也無所不佩則有佩玉之音如所謂徙月樂者亦其義也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申言易服之禮也包之言兼特之言獨也易服者何為乎易輕者也如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齊衰之初喪其輕者則包蓋男子輕要易齊衰之麻帶而兼包斬衰之葛帶婦人輕首易齊衰之麻絰而兼包斬衰之葛絰其重者則特蓋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而不易齊衰之麻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之帶而不易齊衰之麻帶如斬衰既練而遭大功之初喪其麻葛則重蓋男子首空可以服大功之麻絰而要復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可以服大功之麻帶而首復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謂之重麻至大功既葬男子首服大功之葛絰而要則反而服練之故葛帶婦人要服大功之葛帶而首則反而服練之故葛絰謂之重葛又如齊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大功之初喪則麻葛兼服之蓋男要亦易大功之麻帶而兼包齊衰之葛帶婦首亦易大功之麻絰而兼包齊衰之葛絰也鄭注云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孔疏云兼服之者男子則

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若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案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也。大功婦人變服亦受葛。此故云重葛。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申言兼服之義也。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麻葛所以兼服。蓋以其粗細有相同者。如斬衰既葬之葛與齊衰初喪之麻同。齊衰既葬之葛與大功初喪之麻同。大功既葬之葛與小功初喪之麻同。小功既葬之葛與緦初喪之麻同。麻同則因兼服之。惟

兼服之。故服重者則易輕者。所謂重者特輕者包也。鄭注云。服重者謂特之也。則易輕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彭氏絲曰。間傳所言易服。皆是重喪遭輕喪之禮。如初服齊衰之喪。又遭斬衰之喪。雖除下齊衰冠服。別制斬衰冠服。雖遇葬母。亦服斬衰。如遇母虞祔練祥。又須著先所除下齊衰冠服。俟卒事。仍舊著斬

衰服。凡先遭輕喪後遭重喪者倣此。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疏云。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六十一

三年問

此篇設問以明五服之重輕。而親喪為重。首問所以必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此言喪所以必三年之義。而見其無可損益也。飾。章表也。羣。五服之親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復生。除喪而反生者之事也。或問人子於親。所以必行三年之喪者何義也。答曰先王制服。自三年而下凡五等。蓋稱哀情之重輕。而立禮文之隆殺。因以表飾人羣。辨別親疏貴賤之節。各使分明而弗可以損益也。故曰此為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夫喪莫重於斬衰。莫久於三年。所以然者。嘗從病者觀之。創鉅而其日久。凡以痛甚而其愈遲。人子於父母。屬毛離裏。而一旦割絕其痛有不可名言者。故喪必三年。稱情而立文。正以其為至痛之極也。於是有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之禮。所以為至痛之飾而弗可損也。然三年之喪。實以二十

五月而畢。此時哀痛猶未盡。思慕猶未忘。而服以是裁斷之者。豈不以送死者之禮須有已。復生者之事須有節。恐至以死傷生。而弗可益也哉。吳氏澄曰。此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月。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絰杖。則喪事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月。

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此言哀之生於愛也。翔回鳴號謂鳥。躑躅踟蹰謂獸。啁噍小鳥聲。凡哀痛之情。每由中而不能已。試觀生於天地之閒者。其爲有血氣之屬。則必有知。既爲有知之屬。卽莫不知愛同類。今如是大鳥獸有失喪其羣匹。至於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而過其故鄉。或見其翔回焉鳴號焉。或見其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舍去之。又其小者至於燕雀。於類之初死。猶必羣沸迫急。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舍去之。物且如此。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人爲萬物之靈。故於其親也。生則愛敬。至於死而哀痛無窮。喪非三年之久而何以安乎。

案此條之說。所以明倫敎孝。最爲切近而眞摯。蓋哀生於愛。愛根於性。極之大孝終身之孺慕。亦猶是至情之自致而已矣。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此言先王制服之得中道也。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脩飾謂脩其飾。羣之道。駟之過隙。喻疾也。壹謂齊同。釋猶除也。去也。哀痛雖人所同。然人有賢不肖。則情亦有過不及。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而言與。則彼於親。朝死而夕已忘之。然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之。則是貌爲人而曾鳥獸之不若也。夫安能相與羣居而不作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而言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疾如

駟馬之過隙。何足以伸其哀痛。然若遂其情而不以禮抑之。則是服不以時除而無窮極也。故先王於此。爲之立其中道。制有喪服年月之限節。一切使之足以成其儀文義理。則除去其服矣。案節謂二十五月。在不肖者當仰而跂。若過此則更有所不勝。賢者當俯而就。若不及此則更有所不滿。所謂禮貴得中萬世不易者此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此言期可除而不除之義也。三年既爲中制。然則何以至期而練也。答曰。服之正者。至親皆以期而斷。故變服爲宜。又問以期斷者何義也。答曰。蓋至於期。天地之氣則已易矣。四時之候則已變矣。凡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於是更始焉。先王以是而法象之。故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也。案鄭氏注期者。謂爲人後及父在爲母。孔氏疏則謂但問一期應除之義。今依以爲解。實則後又就九月以下爲問。此當是正言期服。其親喪降至於期者。從可知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此言再期及九月以下制服之義也。焉使之焉語辭。陸氏佃曰。是也。至親既以期斷。然則何以又至三年也。答曰。惟孝子欲加隆厚於

親焉爾也。是以使倍之而至再期也。又問親喪三年之外。又有從大功九月以下之服。何義也。答曰。此等之服。所以使其恩以漸而殺。九月不及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也。案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

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此總言五服。而申明所以三年之義也。閒中間也。和以情言。壹以禮言。達論語作通。惟稱情以立文。故親喪三年以為服之隆。緦小功以為服之殺。期與九月以為在隆殺之閒。上

則取象於天道之有盈虛。下則取法於地道之有高下。中則取則於人道之有親疏。凡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其理胥於喪服盡之矣。故服備五者而三年之喪。則於人道中尤為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亘與天地相終始。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親服之所以獨隆者。以子之生必三年。然後得免於父母之懷抱。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達喪無貴賤一也。孔氏疏曰。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自來者。但不知定在何時。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至三代吉凶異也。案子於親喪。寧戚無易。質之甚也。而以為至文者。蓋上古喪期無數。逮中古而立中制節以伸仁孝之思。使貴賤賢愚。皆得緣分以自盡。則

質也而文莫至焉。是故極之三才以見其義之精。推之百王以見其用之大。驗之古今以見其情之同。所以維禮而制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深衣

深衣。燕私之服也。古者衣裳殊制。以別上下。惟此則衣連裳而不殊。其被於體也深邃。而取義至深。故謂之深衣。此篇蓋言其制。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此總言深衣之制度也。深衣有同一制。各以所純之異而爲名者。長衣純素。麻衣純布。中衣著於祭服之內者。純素。朝服純布。喪服純縓。又不得繼揜尺。此深衣則謂純采者也。膚足膚也。續猶屬也。衽。裳旁也。裳之連者皆曰衽。此則指裳旁兩幅言之。鉤。覆縫也。邊。旁也。謂十二片之旁也。下。齊也。齊一丈四尺四寸。要七尺二寸。故玉藻云。縫齊倍要。互言之。則

要縫半下矣。古者法服。不以燕居。而或狎。故觀於深衣。蓋有制度焉。以應夫規矩繩權衡。短毋約而見膚。長毋豐而被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其旁兩幅開而不屬。惟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在兩旁者。合而縫之。使前後相續而不殊。是則所謂續衽。其十二小片。一邊有布幅。一邊無布幅。必以有邊者與無邊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是則所謂鉤邊。至斜裁之片。三分之一皆在上爲要。三分之二皆在下爲齊。上狹而下寬。是則所謂要縫半於下齊也。呂氏大臨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同也。或曰。朝祭之服。其領直。左右二衽皆摺而

掩於內。深衣領方。交於兩衽之上。先掩左衽於內。次掩右衽於外。故曰。衽當旁也。朝祭之衣與裳別。故衣有垂下之衽。以蔽裳。深衣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故言續衽。言裳與衣相續在垂衽之處。其名衽爲小要者。衣之上屬於袖。裳之齊又倍要。雖當要處最小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此言袼袂與帶之度也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肘臂中曲節也詘折也衣袂當腋之縫爲袼袼之高下與衣身齊可以運轉其肘袂之長短屬幅於衣當臂中爲節故反摺之而適及於肘至於繫帶之所下毋厭髀上毋厭脅骨宜當其中無骨之處若帶當骨緩急難爲中也孔氏疏曰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袂長二尺二寸幷緣寸半爲長二尺三寸半除去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尺一寸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劉氏曰記稱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爲度而不言尺寸者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此申言應規矩繩權衡之義也十二幅者衣四幅袂二幅裳六幅也袷交領也繩謂裻衣之背縫也踝足踝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深衣之制通計共十有二幅所以應十有二月一身而備四時之氣也袂廣二尺二寸漸殺至袪纔一尺二寸而圜所以應規曲袷則以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以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不至直垂而如矩所以應方衣之背縫與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負繩而及踝所以應直裳之下齊前後無所參差而如權衡所以應平也陳氏祥道曰十二月者天之數規而圜者天之體矩應方者地之象直與平者人之道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

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此申言五法之義也政易作正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謂吉服朝祭之服也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也負繩之直與領之抱方者欲其無斜倚而宅心以正無虧缺而制事以義也故易有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者此之謂也下齊如權衡者欲其存主一定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旣施故聖人服之而各有所取規矩則取其方圓之至而無私繩則取其直權衡則取其平是故先王貴之端冕之餘燕則服此而可文介冑之餘燕則服此而可武於文也可以贊禮而爲擯相於武也可以運籌而治軍旅旣完固而又弗費是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此言用純之色與數也具父母父母俱存也大父母祖父母也純衣之緣也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半表裏共三寸也惟袷廣二寸深衣以純致飾而其色有辨如具父母而又逮事祖父母則衣純以繢備五采以爲樂也具父母則衣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如孤子當室則衣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至衣之用純凡有三處袖口緣袂緣衣旁及下齊其廣各寸半此又凡用純者之所同也

投壺

投壺亦逸禮也壺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閒者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細也庭之脩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之衆寡或不足以

備官比耦。於燕飲而謀以樂賓。因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與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此言燕禮之後。請投壺於賓之詞也。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投壺之禮。所以洽賓主之歡。矢將以授賓。則主人奉於阼階之上西面。中將以待獲。則司射奉於西階之上北面。壺將以待投。則使人執於司射之西北面。於是主人爲自謙之詞而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答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受其賜矣。又重以此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本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復曰。某既受其賜矣。又重以此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本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於是曰。某既固辭不得命。敢不敬而從之。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孔氏疏曰。知是大夫士禮者。以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其諸侯相燕亦有之。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此言以矢授受之節也。賓既許主人投壺。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而遂將受矢。主人因般曲折還而告賓曰辟。使知其不敢當而止賓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而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曲折還而告主人曰辟。使知其不敢當而止主人拜也。呂氏大臨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賓

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

此言主人受矢就筵之節也。兩楹閒者投壺之地。筵者投壺之席也。主人既拜送矣。贊者因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之。進就兩楹閒。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筵。筵皆南向。鄭氏注曰進卽兩楹閒者。言將有事於此。退乃揖賓卽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

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此言度壺執筭之節也。度猶量也。閒猶空也。司射位在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進而量度。置壺於賓主筵之南。不問矢之長短。俱閒以二矢半。復反西階上之位。設盛筭之中。乃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起立。所以俟投也。孔氏疏曰。投壺。日中於室。日中於堂。大晚於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狹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去席九尺。方氏慤曰。凡射人各四矢。四矢則四筭。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筭矣。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此言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也。順投矢本入也。比頻也。釋謂釋筭於中之兩旁。正爵謂正禮之爵。或以罰或以慶。皆正禮也。司射請於賓曰。投壺重在矢本。必順投乃爲入。又須賓主更遞而投。若頻投則不爲之釋筭。及投畢而勝負分。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則於正爵既行之後。請爲勝者立馬以表之。禮以三馬爲成。勝者或全得其三。或止得二。徹取劣偶之一馬以從二馬而爲三。則於三馬既立之後。又酌酒請慶於多馬之偶。其請於主人

亦如之。案鄉射禮。三偶先射。賓主乃射。投壺不立三耦。禮輕故也。馬是威武之用。射與投壺皆以習武。故謂勝算爲馬。方氏慤曰算與馬一也。方其執之謂之算。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謂之馬。以勝敵爲義。或謂算言釋馬言立。下言馬各直其算。則算非馬也。漢人格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之。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

此言司射命奏樂章以爲節也。弦者瑟工也。貍首詩篇名。今逸。閒者樂之節也。大師樂官之長。司射命工之弦者曰。請奏貍首之篇。而於前後樂節中閒疏數當如一。大師承命而應曰諾。案孔疏知弦是鼓瑟者。約鄉射禮用瑟也。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義取燕飲之儀。猶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此正言投壺與釋算之儀也。拾更也。坐跪也。投壺之席南向。主居左。賓居右。司射東面而立。左右告以矢具。請更遞而投。於是有投入者。司射乃跪而釋一算於地。其釋算之位。賓黨則於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則於左。在司射之前稍北也。案司射東面。則以南爲右。北爲左。已投者退。各反其位。以辟後來者。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此言數算之法也。左謂主。右謂賓。純全也。鄭讀曰全。奇隻也。賢猶勝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乃於壺西東面執算而告曰。左右旣卒投矣。請數算以明勝負。數算之法。二算合者爲純。地上取算之時。每一純則別而取之。其止有一算者爲奇。遂以奇算告。如所餘者雙數。則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所餘者單數。則曰若干奇。若賓主維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日左右鈞明無勝負也蓋投凡三番番各四
矢通十二矢但逢雙算者曰純逢隻算者曰
奇釋算之法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
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
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此言行爵之儀也酌者勝黨之子弟也皆字
疑衍文告算畢司射因命酌者行罰爵酌者
應曰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

奠於豐上其不勝而當飲者跪而奉觴曰賜
灌勝者亦跪而答曰敬養皆以明謙也案灌
猶飲也周禮曰以灌賓客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
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
爵既行請徹馬
此言行慶爵之儀也直當也罰之正爵既行
司射因請於賓主而立馬馬各當其初釋算
之前或三番不能全得三馬則以一馬從二

馬助勝者而爲樂以行其慶慶禮將行司射
乃言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同聲曰
諾由是慶之正爵既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
蓋禮畢而飲無算矣案鄭注飲慶爵者偶親
酌不使弟子無豐一馬從二馬既以服人之
善又以成人之美也以上爲投壺禮之正經
算多少以下爲記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
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

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
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此記算與壺矢之制也籌即矢也扶與膚同
鋪四指曰膚一指案寸膚廣四寸也脩長也
設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籌亦四
算也矢之制室中狹則五扶長二尺堂上稍
廣則七扶長二尺八寸庭中彌廣則九扶長
三尺六寸算之制長尺二寸壺之制頸脩七
寸腹脩五寸口徑三寸半可容斗五升壺中

實以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之所去賓主之席二矢半。制矢則用柘若棘。以其堅且重。毋去其皮。取質而已。陳氏澔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此言二國命弟子之辭也。弟子謂賓黨主黨之年弱者。幠亦敖也。偝所向不正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行之罰爵也。浮謂罰爵之滿而浮也。投壺時賓黨主黨。各有童子侍立。魯所以令弟子者。其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當知有常行之罰爵。薛所以令弟子者。其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有若是者當浮。二國戒令之辭。意同而辭小異如此。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此言凡序立之禮也。庭長。司正也。冠士。既冠之士。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此節注疏在盡用之爲射禮之下。今從陳澔本諸序立者。司射以贊禮。庭長以正禮。冠士與立者以觀禮。皆屬賓黨。樂人以樂賓。使者以承賓。童子以事賓。皆屬主黨。案屬賓

黨者。位在西階下東向。屬主黨者位在阼階下西向。

鼓○□○○□□○□○○□半○□○□○
○○□□○□○魯鼓○□○○○□□○□
○○□□○□○○□□○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魯鼓○□○○□□○○半○□○□○○
○□○□○薛鼓○□○○○○□○□○□
○○○□○□○○□○半○□○□○○○

○□○

此記魯薛擊鼓之節也。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圖者擊鼙。方者擊鼓。用半鼓節爲投壺禮。用全鼓節爲射禮。蓋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圖首一鼓字乃總辭。前圖則先圖而因以魯鼓薛鼓繼之。後圖則先列魯鼓薛鼓而因以圖賓之兼列之者。鄭氏謂禮衰罪異。不知孰是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六十二

儒行

儒行。是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張子曰。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此言儒服之名義也。逢掖。謂肘掖之所寬大大袂襌衣也。宋殷之後。章甫殷冠也。孔子自衞反魯。哀公館之。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被服威儀。與俗不同。其儒者之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於魯。所衣者卽魯逢掖之衣。長居於宋。所冠者卽宋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宜於博。其服也從乎鄉。某固不自知其爲儒服爾。蓋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民。不徒以服而已。孔子欲以學立其本。故不以儒服自居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此言孔子侍坐而陳脩己立身之事也物猶事也僕臣之擯相者更僕久則疲倦使之更代也珍美器也哀公曰敢問儒者之行孔子對曰此卽猝遽數之有不能終其事詳悉數之久留至於更僕而猶未可終也哀公命設

席孔子侍坐而言曰儒有席上之珍務成德以待聘夙夜強學務窮理以待問懷忠與信務存誠以待舉致力於行務實勝以待取其卓然自立有如此者案儒必自貴而後有以貴於物必自治而後可以治乎人此卽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之意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之容貌也粥粥卑謙貌儒有以禮自治衣冠得其中動作致其謹大讓以自抗則如慢小讓以致曲則如僞大則有所不敢犯而如威小則有所不敢放而如愧其難於進而易於退也謙恭自下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

此者

此言儒者備豫之行也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儒有居處必齊難其坐起必恭敬言必無妄而先信行必無邪而中正於道塗則不爭險易之利於冬夏則不爭陰陽之和凡所以愛其死者將於天之時而有所待也所以養其身者將於巳之道而有所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案鄭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能敬與恕則有以先立乎誠矣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近人之行也。儒有不寶金玉。而惟忠信居心。卽以爲寶。不祈土地。而惟立義於身。卽以爲土地。不祈多積。而惟積學多文。卽以爲富。難於得而實易祿也。易於祿而實難畜也。非其時有可爲而不卽見。不亦難得乎。非其義之所在而不苟合。不亦難畜乎。先勞於職業而後受君之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蓋內重則外自輕。而又不爲已甚之行。此儒之所以近於人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特立之行也。淹。浸漬也。鷙蟲者。鳥獸之通稱。程。猶量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儒有或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而能見利而不虧其義。或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而能見死而不更其守。勇足以犯難。則如鷙蟲之當攫搏。有不待程量其勇者。材足以任事。又如引舉

重鼎而不待程揣其力。已往者不至於可悔。未來者不必其豫防。過言則改之而不再。流言亦聽之而不極。權足制物而不斷挫其威。知足應變而不試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剛毅之行也。溽。濃厚也。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以力也。可近而不可迫以威也。可

殺而不可辱其志也。唯自勝以義而無慾則剛。故其居處正而不淫。其飲食質而不溽、其有過失止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呂氏大臨曰。子路聞過則喜。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雖怨詈且受之、況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自立之行也。甲鎧也冑兜鍪也。干小楯櫓大楯也。自立家語作自守。儒有忠信以爲周身之甲冑、禮義以爲禦侮之干櫓、達則戴仁而行。窮則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能更變其所守、其自立有如此者。呂氏大臨曰。首條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此則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出仕之行也。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此蓋謂宮牆四方皆十步也。方丈爲堵。環之爲圍。此謂四圍各一堵也。篳門。以荊竹織爲門。圭窬謂穿牆爲穴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編蓬爲戶。甕牖謂牖圓如甕。易衣而出。謂不人人有衣出則更著之。并日而食。謂不日日得食。或二日而得一日之食也。儒有貧乏而不遇。止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而居至不堪。易衣而後出。并日而始食。而養至不足。貧不肯委曲遷就以爲居處衣食之計而必以其道、道合而上答之。可就則就、而不敢以疑。道不合而上不答。可去即去而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蓋人有惡貧賤貪富貴之心。則進退皆無以自主。是故上交不諂。惟守義之君子能之。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

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憂世之行也。楷法也。起居猶言舉事動作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與伸同

儒有今人而身與之居古人而心與之稽今世行之後世卽可以爲楷適不幸而弗逢於世在上弗援以升在下弗推以進其讒諂之民又有比周爲黨而共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則不可奪也雖危其起居而竟信其本志尚且無一日而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案上言不疑不諂而此言憂思所謂樂天之志憂世之誠並行而不悖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寬裕之行也儒有博學而知類不窮篤行而歷久不倦幽居而其守不淫上通而其道不困禮之用和爲貴故內焉有忠信之美外焉有優游之法量閎故慕賢而容衆智圓故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案毀方而瓦合如云刓方以爲圜矣學未至於聖人不如言守節之有繩尺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舉賢援能之行也稱亦舉也儒有內稱不避私親外舉不避私怨但程量其功積累其事推以爲賢而進達之初不望其所報逮乎君得其志惟有利於國家而不自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案以人事君臣子之分故昔人舉讎舉子不失爲忠惟其公爾忘私也況儒者以天下爲度乎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任舉同類之行也儒有於其同類

聞善言則以相告也。見善行則以相示也。爵位則推讓而相先也。患難則救援而相死也。欲與之升。則寧久而必相待也。欲偕之進。則雖遠而必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方氏愨曰。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特立獨行之事也。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儒有澡其身。浴其德。不自汙濁。正己以立正君之本。及陳言於君而猶必自隱伏。所謂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於外者。當過之未形。則靜而正之。黙爲之圖而上弗知也。過之已著。則麤而翹之。明爲之告。然又緩而不急爲也。行不必臨深相形而後顯其高。文不必加少相益而後成其多。世治不以趨利而輕。世亂不以避害而沮。同乎己者不必與。異乎己者不必非。而一唯理之是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爲。自立者以對人言之。特立者以對衆言之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仕諸侯。愼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厲本作礪。砥礪磨石也。廉隅陛廉側隅稜角分辨處也。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規者心之規度。爲者行之作爲。儒有上不臣於天子。下不仕乎諸侯。而一以自脩爲重。謹愼安靜。而待人則尚乎寬。然寬而有制。則仍強毅以與人。愼靜而非苟安。則仍博學以知服。其學也近文章。而其服行也砥礪廉隅。雖或分國如錙銖之輕而欲專任之。猶以爲未可事人治人而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案先儒謂漆雕開已見大

意要非有守者不能。是故規爲過人。必以廉隅爲要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交友之行也。儒有與友合志而同乎所向之方。營道而同乎所習之術。並立而無忌心。則見其樂。相下而有遜心。則見其不厭。雖久不相見。聞流言而能不信。是以其素行而定之也。本方而處得其正。立義而行得其宜。同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案聞流言不信。則信之深矣。而又曰不同而退。所以爲君子之交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尊仁讓善之行也。本謂根本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能事也。施施與也。儒之行不同。要歸於仁焉而已。是故居心溫良者。仁之本也。持躬敬慎者。仁之地也。處事寬裕者。仁之作也。與人孫接者。仁之能也。禮儀有節者。仁之貌也。言談有中者。仁之文也。歌以言志。樂以合情者。仁之和也。分人以財。積而能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則盡乎仁之實矣。然其心猶且不敢自以爲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案仁統四端。兼萬善。故言儒而必歸於仁。其所謂仁之地者。猶大傳以履爲德之基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此總言儒行之可貴也。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

歎愿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窮也儒有正志而不隕穫於貧賤行義而不充詘於富貴雖在貧困而能不愿於君王不累於長上不閔於有司以故謂之曰儒而無愧令衆人之自命爲儒也妄而不實由是常以儒爲輕而動相詬病則固無怪其然矣當是時孔子至舍哀公館之旣得聞此言也於言則加信於行則加義且自言曰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蓋知儒行之眞而因以重孔子者如此案此篇

所陳義寡而辭繁殆非所謂有倫有要者學者節而取焉可也

大學

朱子章句

冠義

冠以責成人其禮甚重古者士二十而冠儀禮有士冠禮而此釋其義呂氏大臨曰冠昏鄉射燕聘天下之達禮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此言聖王重冠禮以正人道之始也順謂順理凡人之所以爲人者非徒血氣之軀以其

有禮義也禮義之所由始則在於正其容體齊其顏色順其辭令至於容體旣正而無失足顏色旣齊而無失色辭令旣順而無失口則威儀不忒而后禮義備由是外以正其君臣內以親其父子和其長幼至於君臣旣正而朝廷肅父子旣親而閨門定長幼旣和而宗族安則倫理克敦而后禮義立然此非幼者所能故必冠而后一身之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蓋服以章德故曰冠

者禮之所由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案容體顏色辭令。乃德之符。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自成童以至於終其身。斯可以爲成人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此言筮日筮賓之義也。古者冠禮筮日以求其吉。筮賓以擇其賢。皆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乎禮之始。重禮則人道立。此所以爲國本也。鄭氏康成曰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故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辭許。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此言冠禮以重成人之義也。說並見郊特牲。故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必於客位。三加以漸而彌尊。是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已冠而賓字之。敬其名而不稱。成人之道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此言旣冠而見於尊長之義也。元冠。齊冠元端。齊服。古者相見必執摯以爲禮。士當執雉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已冠之後。見於母則母拜之。見於兄弟則兄弟拜之。以其成人而與爲禮也。於是服元冠元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與鄉先生。皆告以成人之道。見於尊者也。案儀禮冠者奠觶取脯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氏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

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此申明冠禮之重也嘉事謂嘉禮事言其實禮言其名以成人之道待之者非謂服備與於童稚將責以成人之禮焉故也責以成人之禮焉者將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而使備行焉將責此四者之行於人則其禮豈可不重與故必孝於親弟於

兄忠於君順於長四者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則行諸人而后可推之以治人也故聖王必重乎禮而禮有由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乃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必重乎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其重事尊其重事而不敢擅其重事不敢擅其重事凡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案孔疏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諸侯冠於大祖之廟故左傳云以先君之祧處之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呂氏大臨曰昏禮自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

昏義

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儀禮有士昏禮而此釋其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此總明昏禮之義也納采者納鴈爲采擇之禮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爲昏姻之證請期請昏期也筵以交神几以安神昏禮者將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爲祭祀之主下以繼後世爲本支之傳也以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首之以納采次之以問

名。又次之以納吉。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皆男氏遣使者將命。女氏之主人。先設筵几於廟中。而拜迎使者於門外。逮使者入揖讓而後升。於是聽男氏之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乎此昏禮也。案孔疏云納采問名。二禮一使兼行之。唯納徵無雁有幣。其餘皆用雁。又云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或謂納采時旣告以某之子矣。此是問女之名氏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此言親迎之義也。奠鴈也。奠鴈有四說。程子曰。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亦所以攝盛。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鴈也。御輪以三周爲節。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漱也。謂食畢飲酒漱安其氣也。親迎之禮。父必親醮子於寢而命之迎。爲男當先於女也。子承父命以迎。女氏之主人。先設筵几於廟中。而拜迎壻於門外。壻執鴈以入。揖讓而升堂。北面再拜奠鴈。蓋親受女於其父母也。於是降階而出。御婦車而壻授之以綏。御輪三匝。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而歸。先俟於門外。婦至寢門。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不異牲。合巹而酳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以示相親而不相離也。案陰陽之義。不判則不合。昏禮合二姓之好。故曰敬而親之。

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

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此申言昏禮所繫之重也。鄉謂鄉飲酒禮。射謂鄉射禮。昏禮必敬愼重正而后親之者。以其爲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則正始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端本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則移孝作忠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以責成人。本於昏以繼後世。重於喪祭以愼終追遠。尊於朝聘以明君臣之義。和於鄉射以合賓主之懽。此禮之大體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此言婦見舅姑。與舅姑饗婦之禮也。質明昏之次日正明也。贊相禮者也。笲形如筥。段脩。見曲禮。以特豚饋。合升而分載之。左胖饋舅。右胖饋姑。士昏禮。婦見舅姑之日。卽舅姑饗婦。此言厥明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也。昏後夙興。婦沐浴以俟見。於天正明時。贊者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所盛之棗栗段脩爲摯以見。贊者設醴以禮婦。婦因祭脯醢與祭醴。所以成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爲饋。所以明爲婦之順也。又明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旣畢。各還燕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所以著明代姑之義也。

案此爲冢婦之禮。庶婦則使人醮。婦不饋。鄭注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謂舅姑之適寢也。儀禮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蓋舅獻婦。則婦飲一爵。婦酢舅。則舅飲一爵。姑酬婦。則姑先導飲一觶。然後實觶酬婦。婦奠之而不舉。所謂正禮成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

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此又申言昏禮之重。以責成於婦順也。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女妐壻之姊。女叔壻之妹。諸婦娣姒之屬。當猶稱也。昏禮之重。始成婦禮。繼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其婦以順之道焉也。所謂婦順者。必順於舅姑。

和於室人。而后能當於夫。由是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則祭服有備。以審守委積蓋藏。則粢盛有供。而可以富其家。是故婦順備而后恩明誼美。而內以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得而長久也。故聖王必於昏禮而重以責之。粢夫婦人倫之始。爲夫者必和於妻子宜於兄弟而后順於父母。爲婦者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二義相備。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此言婦順之教有素也。宗室。宗子之家也。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麻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羹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期之三月。必使女師教之。如此女於祖廟未毀而有服。即教于公宮。若於祖廟既毀而無服。斯教於宗室。而其教

則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告於所出之祖。女乃祭之。牲惟用魚。羹之以蘋藻。所以教之如此其豫者。欲其知此而成婦順也。案注疏。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張子曰。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於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又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推之自天子至卿大夫士。禮皆可知矣。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女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此由昏義而極言之也。鄭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內治婦學之法也或曰御妻當作御女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之職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之凡為婦者化之。則內和而家以理。天子立六官之職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凡為男者化之。則外和而國以治。故曰天子所聽者男教后所聽者女順天子所理者陽道后所治

者陰德。天子所聽者外治。后所聽者內治。至於教既順而成俗。則外內莫不和順。而國家咸歸於理治。此由天子與后。有以統正六官表儀六宮而致然。夫是之謂盛德也。案九嬪世婦女御。見於周禮。而昏義始詳列其數。鄭康成解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疏並從而附會之。謂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此繆說也。後世之禮失而矯誣六經。其不足信決矣。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

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此申言天子與后之爲教本也。適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資當爲齊。惟天子重男教。后重女順。是故男教若不脩。則陽事不得。讁必見於天而日爲之食。婦順若不脩。則陰事不得。讁必見於天而月爲之食。此天子與后之責也。是故日食。則天子不敢安其常。易素服而脩六官之職。以蕩滌天下之陽事。月食。

則后不敢安其常。易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蕩滌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必相須而后成其化者也。天子脩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父之道也。后脩女順。勉天下之爲婦者。母之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而天下戴之。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即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即服母之義也。眞氏德秀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

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六十三

鄉飲酒義

鄉飲酒者謂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也孔氏疏謂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與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

此言自迎賓以至卒爵之義也庠學名鄉曰庠州黨曰序觶爵也旣盡也鄉飲酒之為義方賓之未入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旣入賓主三揖而后至於階三讓而后升於堂所以致其尊與讓也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所以致其絜也賓至升堂主人於阼階拜至主人洗爵賓於西階拜洗主人獻爵賓於西階拜受主於阼階拜送賓既卒爵而又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讓絜敬也者乃君子所以相接也蓋人之禍常生於爭與慢之心惟君子尊讓則相從以義而不爭絜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慢不慢不爭則禮行而成俗不至求勝以力取給以言而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各安其分而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之道也案主人孔疏謂是鄉大夫故迎賓於庠門外若州射黨祭則州長黨正為主迎賓於序門外矣三揖者將進揖一也當陳揖二也當碑揖三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

事賓也。

此言主人事賓之義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或曰鄉人之秀者爲士。有德有位者爲君子。尊酒尊也。洗器名。盥洗水者。榮屋翼也。故聖人制爲鄉飲酒之禮。非徒尚繁文而必以其道。凡鄉人士君子之飲酒。設尊於東房以西。室戶以東。而居賓主之中者。示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彼此共之也。北面設尊。元酒

在尊之西者。以地道尚右。貴其質素也。房之出自東房者。以主位在東。示爲賓而供之也。設洗於庭。而當屋之東翼者。亦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所以自致其潔而以事賓也。鄭注云。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孔疏云。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案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而聘禮君使臣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不唯有東房也。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三賓席在賓西皆南面。賓已在西北。三賓又在賓西。明是右

右房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此言賓主介僎取法之義也。介。輔賓者。僎。輔主人者。三光。蓋星之大者有三。先儒謂三大辰。心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爲大辰。理或然也。賓以致其尊。主以致其養。所以象天地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所以象陰陽也。三賓爲

衆賓之長。所以象三光也。主之讓賓。而至三也。所以象月之望後三日因明之相讓而成魄也。賓主介僎爲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也。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退讓之事也。鄭注古文禮僎皆作遵。案儀禮賓若有遵者。席於賓東。一人舉觶。乃入賓介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賓之尊。非主之輔。注誤。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此申言坐次象四時之義也聖道明也坐之所以象四時者以在天爲四時而在地則爲四方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於時爲秋冬此天地之尊嚴氣也尊嚴所以爲義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於時爲春夏此天地之盛德氣也盛德所以爲仁此天地之仁氣也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

南以輔賓蓋以賓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飲之以酒食之以羞接人以仁以德爲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夫仁義相接如此是賓主各有其事俎豆又各有其數而於禮義所在通貫顯明曰聖聖既立制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行而體乎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雖不能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亦將以得於身也是故聖人必務而行焉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主於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於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案設席之次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西階上東面僎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賓則在賓西有遵則在賓東皆南面張子所謂賓主不相對坐也後世賓東南面主西北面側席相向非是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此言升席降席之義也。嚌，嚌於齒也。啐，飲酒入口也。席末，席西頭也。致實，盡酒也。酒為觶中之實。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又祭酒者，敬主之禮也。嚌俎上之肺者，嘗主之禮也。

啐觶中之酒者，成主之禮也。而於席之末，蓋言是席之正，非專以為飲食也，為行禮也。祭酒與嚌肺以表敬，而在席中；啐酒以入口，而在席末。此所以明其貴禮而賤財也。卒觶則盡其實矣，而必遠在西階之上者，蓋言是席之上，非專以為飲食也。祭與嚌皆在席中，啐猶在席末，盡酒則獨在西階，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咸興於敬讓，而不爭矣。案儀禮，嚌肺先，祭酒後，此稍異者，取

便文也。周禮貞補，祭必先於嚌肺，則備嘗可知。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言坐立豆數之義也。孝者之孝當作教。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則坐於堂上，五十者則立侍於堂下，以聽政令役使之事，所以明其尊乎長也。六十者則三豆，七十者則四豆，八十者則五豆，九十者則六豆，所以明其養乎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而孝於親，弟於長。民皆入而孝弟，出而尊長養老，而后教以成。教成，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后國可安也。夫君子之所謂教者，初非家至而日見

之也。唯合聚之於鄉射。教之以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於以成立矣。案此於儀禮無見。鄭注謂是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其鄉射。則是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孔疏言五十者二豆。正豆也。此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加豆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此言賓介異禮之義也。鄉鄉飲酒也。速謂即家召之。主酌賓爲獻。賓答主爲酢。主人答賓爲酬。小減曰省。孔子嘗曰。吾觀於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行易易。由乎主人親身速賓及介。而衆賓則自從之。速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則又自入。是賓介爲貴。衆賓爲賤。而義以別矣。賓三揖。至於階。主人三讓以賓升。拜至之後。獻酬辭讓之節。於賓爲繁。及介則省酬矣。然猶坐飲。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而立飲不酢。主人而即降。是賓從隆。介與衆賓從殺。而義以辨矣。鄭注云。易易謂敎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此言禮以節樂之義也。閒代也。謂更代而作也。一人主人之吏也。鄉飲之禮。非樂不和。工入而升堂以歌。至三終。主人酌以獻工。吹笙者入於堂下。至三終。主人酌以獻笙人。次則閒歌三終。又次則合樂三終。工乃以樂備告樂正。樂正以告於賓而遂出。於時主人之吏。一人舉觶將以旅酬。主人乃更立司正以監

之。是知其能和樂而不至於流也。蓋樂之作。
始乎分。卒乎合。間歌則介乎出分而合之間。
升歌三終、謂鼓瑟之工。於堂上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三篇也。笙入三終。謂吹笙之工。於
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也。間歌三終。謂
堂上鼓瑟歌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終。謂
歌笙並作。歌關雎以鵲巢合之。歌葛覃。以采
蘩合之。歌卷耳以采蘋合之也。孔疏云。謹案

燕禮、今、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蘩采蘋。是六詩皆歌也。合樂三終。
乃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笙詩自小雅六詩
而外不知合樂時吹笙又是何詩。況笙詩有
聲無辭。鵲巢三篇則有辭矣。孔疏謂笙吹召
南三詩。未詳所據。疑笙管之詩。若琴操然。有
有辭者。亦有無辭者。非可執一以例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
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此言旅酬逮賤之義也。沃洗者。洗爵之人也。
始入之時。主人酬賓。至此則賓又酬主人。獻
介之後。介酬主人。至此則主人又酬介。坐祭
立飲之後。衆賓不酢而降。至此則介又酬衆
賓。其必以少長爲齒。自上而下。直終於以水
沃盥洗爵者爲。是知其能弟以事長而無所
遺棄矣。孔疏。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
之時。少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算爵。
見無不周徧。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

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朱子曰。弟長而
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
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
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
燕而不亂也。
此言飲無缺禮之義也。脩舉也。前此皆立而
行禮。至徹俎後。乃降階說屨。升堂而坐。燕舉
爵無數。然飲酒仍自有節。既朝乃飲。先夕則

罷朝不廢朝之聽政夕不廢夕之脩令賓出主人拜送於禮之品節文章終竟申遂而無所缺焉是知其能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也孔疏云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此是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此總結上意也夫既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

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如此則此五行者本之以脩己治人爲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行易易也案天下者鄉之積而治天下者身之推鄉飲酒之禮卽王道也禮正則身正身正則國與天下皆正而無不安是卽王道之成也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此申言立賓主介僎之義也鄉飲酒之義必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必立三賓以象三光者蓋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古之制爲此禮也先經之以天地次紀之以日月又次參之以三光則人備而禮行所以爲政教之本也案陰陽以氣言日月以體言僎在東北象日始出介

在西南象月生明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此申言薦羞洗酌之義也祖猶法也洗盥器也左海猶東海而言亨狗以養賓必於東方者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以養萬物也洗之設在於阼其水之設又在洗之東者法天地之左海爲水之所歸也尊之設必有元酒者教

民不忘其本而思禮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此申言賓位所鄉之義也。蠢者物生動之貌。假大也。愁揫通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賓必坐於西北而南向者何也。東方者春。

春之爲言萬物蠢動之象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產萬物者於德爲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萬物假大之象也。物生矣又養之長之以至於大。於德爲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萬物斂縮之象也。斂縮之以秋時嚴肅於德爲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乃物畜於中也。物畜於中者德藏於內也。是以天子之立也。東左取其聖。南鄉取其仁。西右取其義。北後取其藏也。案前以坐賓於西北爲義。此又以南向爲仁。是另取一意。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此申言介與主人位之所鄉及三讓三賓之義也。介必坐於西南而東鄉者。以介乎賓主之間也。主人之位必居東方。以東方者春。春

之爲言蠢動也。能產萬物者也。主人造飲食以養賓。有產萬物之象也。月以三日而成魄。積三月而成時。是以禮有三讓也。禮之經紀。惟有參焉者而後行。建國必立三卿以輔行其政教。三賓卽政教之本而禮之大參也。案此篇釋義。不無傅會。意者漢人之說與。

射義

射義者。記天子諸侯之大射燕射。卿大夫士之鄉射。儀禮有大射鄉射諸禮。而此釋其義。

易大傳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虞書云侯以明之蓋射以觀德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以不習而禮行乎其間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此言先射而燕飲之義也古者諸侯之有大射選羣臣以與祭也則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有鄉射會民而習禮樂也則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臣於堂下再拜稽首示竭力以致敬升成拜而君答拜示施惠以爲報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長者在上而豆數多少者在下而豆數少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孔疏云儀禮大射在未旅前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法故曰先行燕禮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此言容體比於禮也射必先比耦耦有上射下射皆執弓挾矢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退亦如之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揖挾矢揖退與將進者又揖其卒射而飲也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此燕先於射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乎禮內志正而無邪外體直而無枉然後其持弓矢也固內正而審外直而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巧力俱至而可以言中即此可以觀德行矣鄭氏注云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孔氏疏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此言節比於樂也。節者謂歌詩一終而發一矢。以爲節也。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七節則三節以聽。五節則一節以聽也。騶虞官虞山澤官。騶虞采蘋采蘩並召南篇名。貍首逸。鄭氏注下文曾孫侯氏是也。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亦時會之道也。射不惟容體比乎禮。而節復比於樂。其歌詩以

爲發矢之節。節之多少。視乎位之尊卑。天子則以騶虞爲節。諸侯則以貍首爲節。卿大夫則以采蘋爲節。士則以采蘩爲節。騶虞者。言因物之蕃滋而歸功於二官。所取乎是。樂官備也。貍首者。言以物之微薄而不廢其會聚。所取乎是。樂會時也。采蘋者。言大夫妻能奉在家所教之法以佐先祀。所取乎是。樂循法也。采蘩者。言諸侯夫人能敬於其職以供祭祀。所取乎是。樂不失職也。是故欲之於射。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則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則以循法爲節。士則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而能知以不失其事而能行。則功成於國而德行立於身。德行既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既成則國安。其爲盛德孰加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此言天子所以重射之義也是故古者天子貴德行必以射而選諸侯卿大夫士蓋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使其必比於是也故事之盡乎禮樂而可數爲之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此焉鄭注云言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疏云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此言天子以射試士而行賞罰於諸侯也射宮即學宮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有所獻必貢士於天子將祭則合而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若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卽不得與於祭士數與於祭則有進賢之功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則無知人之哲而君有讓數有慶而因以益地數有讓則因以削地故曰射者所以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之君臣必皆盡志於射以習於禮樂

夫君臣能習於禮樂而以此流亡者未之有也案歲獻貢士謂於獻之歲貢士也鄭氏注曰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絀以地

三耦而地畢

故詩曰會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此申言諸侯君臣習射保國之義也詩舊謂卽貍首篇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言曾孫四正謂樂正爵以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御侍也上燕燕禮也下燕安也諸侯有燕射之禮故詩曰會孫侯氏之爲君四獻旣舉而後射大夫君子及衆庶之士無論官之小大皆莫敢安處而侍於君所以爲燕以爲射於是乎則燕則譽矣蓋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教養諸侯而兵可不用諸侯皆自爲正之具也案禮樂征伐爲治天下之大權而禮樂化於未然征伐禁於已然是故禮樂之教行而兵革可息矣此又本末之辨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

此引孔子之射以明觀德之義也矍相地名如堵牆觀者之衆也鄉飲酒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賁與僨同亡國亡其君之國也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也廑與僅同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環而觀者如堵牆旣飮而射至於轉司正爲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來觀欲射者而告之曰如其有賁軍之將亡國之大

夫千額而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於是蓋去者半入者半射畢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玆有幼壯而能孝弟耆耋而能好禮不苟從乎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否宜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玆有好學而能不倦好禮而能不變年至旄期論道而猶無所違亂者否宜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處者其去亦多蓋廟有存者鄭注云與爲人後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此言射有關於大倫之義也繹尋繹也舍止也鵠者侯中之的也周禮司裘注云侯用虎熊豹麋之皮爲飾又方制之爲準的著於侯中謂之鵠鵠鵁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儁射之爲言者取乎繹也或曰取乎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而思其理也故心平體正而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而得所止矣故曰爲人父者所以爲父慈之鵠爲人子者所以爲子孝之鵠爲人君者所以爲君仁之鵠爲人臣者所以爲臣忠之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而止其道也故天子有郊廟之祭擇士而大射張侯爲鵠各之爲射侯射侯者言射之繫乎諸侯也射中則有慶而得爲諸侯射不中則有讓而將不得爲諸侯顧不重與朱子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

大意畧以射甯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此申言射爲諸侯之義也天子將祭必先擇侯國所貢之士習射於澤習於澤者所以擇士之可否也既射於澤而後復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

於祭者君則有讓而削以地得與於祭者君則有慶而益以地進爵絀地皆以是也鄭注澤宮名也孔疏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此言男子重射之義也飯食謂乳之也是故男子始生即設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夫天地四方者皆男子之所當有事也故必先示之以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此既射而後卜母以飯食之之謂也案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猶是桑弧蓬矢之意夫始生而示以尚志則異日之先勞後祿其基於此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言射義之合乎仁也鄭注揖讓而升下爲句朱注揖讓而升爲句宜從朱子射者即爲仁之道也必先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若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仍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嘗曰君子本無所爭必也射乎將射凡

三揖讓乃升既射又揖而降乃揖以升而飲雍容謙遜如此是其爭也亦猶是君子所為也案此引孔子之言以明不忍勝己之意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孔疏云儀禮大射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

降揖讓也飲射爵之時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

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此引以中比於禮樂而能中之義也聲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詩小雅賓之初筵篇

孔子曰射者之以樂也蓋疑言之果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又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苟循聲而發矢發矢而不失正鵠者其唯有德之賢者乃能之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必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之為言求也求中乃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

以養病也若不中而受爵則自當養禮疑於不讓故求中以辭爵者辭其養也鄭注云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孔疏云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何法以為之至極難矣

燕義

燕義者。記君臣之燕飲。明上下之相尊。儀禮有燕禮。而此釋其義。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曰若有王事是也。案此皆侯國之禮。王燕禮今無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此言設官以治庶子。因詳其所治之事也。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庶。衆也。周禮作掌國子之倅。以嫡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庶子官卽夏官諸子之職。下大夫二人。卒。讀曰倅。副貳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正。役也。凡國之政事。如宿衛守固之類。倅謂之游者。無職事之稱。古者周天子之官。在侯國有庶子一官。設庶子官者。其職專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副貳於其父者之事。爲之掌其征役之戒令。與其道德之教治。別其父尊亦尊父卑亦卑之等。正其朝廷尚爵學校尚齒之位。國有大

禮之事。庶子官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其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於國子授之以車甲。聯比其卒伍。統領以有司。亦唯大子以軍法治之。司馬不得而役。凡國之政事。非國子所當爲。則存其未仕之倅。使之脩德以立本。學道以致用。春則聚之大學。秋則聚之射宮。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皆庶子之職也。案鄭注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呂氏大臨曰。大子。君之貳也。以諸臣之貳事其君

之貳。學相同。情相信。可任使之才已備。先王所以慮後世者深矣。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此言燕禮席位之義也。爾與邇同。近也。謂揖之使前也。適與敵同。諸侯燕禮之爲義。卿大夫既入。君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揖而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而北面。所以定臣位也。君設席於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就席。西面特立。臣不敢自居於賓而與爲敵之義也。案鄭注。定位者。爲其始入趾階。揖而安定也。此是中庭立位。非席次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此申言主賓之義也。宰夫。主膳食之官。獻主

代主人舉爵獻賓也。亢與伉同。設賓主。然後可以獻酬。此飲酒之禮也。君本是主。乃使宰夫爲獻主者。臣不敢以君爲主而與抗禮也。公卿本是賓。乃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者。爲公卿之疑於君。而大夫則無嫌。此明嫌之義也。賓入於中庭。君降阼階一等而揖之。所以禮之也。案鄭注。公孤也。疏云。上公得置孤一人。或曰。天子不以公爲賓。諸侯不以卿爲賓。蓋通天子言之。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此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也。以道道之之道與導同。君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特賜之爵。臣皆降階再拜稽首。復升而成拜。凡以明爲臣之禮也。臣拜而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又以明君上之禮也。爲臣下者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則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益勸而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蓋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惟君之於民也亦然。上必明正道以道民。爲之分

田制里。民因其所以道之者而有功。然後取其什分中之一。故上之用以足而下可不匱。是以上下常見其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者禮之用也。此乃君臣上下之大義也。然又必於交拜而見之。則燕禮者。洵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案燕禮。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席位獻酬牲羞不同之義也。凡獻。皆宰夫所獻。舉酬則君自爲之。牲。狗也。牲體。俎實也。薦。脯醢也。羞。庶羞也。設席之位。小卿則次於上卿。蓋小卿在賓席西。上卿在賓席東。皆

南面東上。大夫則次於小卿。蓋又在小卿西。士庶子則以次就位於下。蓋士受獻於西階上。庶子受獻於阼階上。皆退立於阼階下。旅酬之禮。主人酌以獻君。君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乃自行旅酬於西階上。如是而後主人洗升實散以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庶子卑。則君不爲之舉旅矣。諸若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案君

與卿大夫士之舉旅行酬。儀節甚繁。此特約畧言之。又公及卿大夫士之牲體薦羞。其等差燕禮不具載。今無可考。

聘義

聘義者。謂諸侯之國。交相聘問。儀禮有聘禮而此釋其義。呂氏大臨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

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此篇專指鄰國交聘之禮而言。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此言聘卿用介之義也。上公卿九命作伯之

上公。王之三公入命加一命於三公之上。故稱上公。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紹繼也。介擯之位各相承繼而介又與擯左右相繼也。質正也。聘之爲禮。卿出必有介以輔之。而其數不同。上公之卿則七介。侯伯之卿則五介。子男之卿則三介。凡所以明貴賤也。介有三等。其位相繼。必陳列而賓傳命者。以使臣卑而主君尊。君子於其所尊。弗敢正自相當。故擯介之設。

乃敬之至也。案禮。兩君相見則交擯。交擯者。主國之上擯受主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紹擯。紹擯傳與賓之末介。由是末介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賓。賓遞傳命至主亦如之。若卿行聘則旅擯。旅擯者。惟聘卿自傳本君之命於主擯而已。此正旅擯。而云介紹而傳命者。猶云陳介紹而傳命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

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此言賓主行禮之義也。竟與境同。賓在大門外。見主君陳擯。待以大客之禮。而不敢當。必三讓不許。而后傳聘命於上擯。主君延賓而入。將欲廟受。又不敢當。必三讓而后入於廟門。入廟揖。當階揖。當碑又揖。凡三揖而后至於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而后賓升。此皆賓所以致尊讓於主人也。賓之將至。君使士迎于境。大夫于近郊用束帛以致勞。既至。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賓命。其北面以拜聘君之貺者。蓋拜君命之來辱。此皆主人所以致敬于賓也。夫敬讓也者。乃君子所以相接也。故諸侯能相接以敬讓。則其不相侵陵也必矣。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此言始聘以及既聘相接之義也。卿。主國之卿。承擯。承上擯也。繼擯。繼承擯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半圭曰璋。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主國接賓之擯有三。卿則爲上擯。大夫則爲承擯。士則爲紹擯。賓行聘事畢。君親執醴以禮賓。賓更私以己禮面主國之卿大夫。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還其來時執以爲信之圭璋。加之以賄贈。且有饗禮食禮燕禮。在主君則致賓客之敬於使臣。在使臣則致君臣之敬於主君。此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此總結上文之義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

夫大聘使卿故天子制爲聘禮使諸侯遵而行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必相厲以禮如使者於行聘之時而禮有錯誤主君弗復親爲饗食也此所以愧厲之也夫諸侯果能相厲以禮則外而四鄰不至於相侵內而上下不至於相陵此乃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革不用而諸侯各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申言還圭璋之義也聘禮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享禮於君束帛加璧於夫人加琮國之以圭璋爲聘所以重其禮也主國於既聘而還圭璋獨受其琮璧與幣者以享則爲財而圭璋乃行禮之器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夫諸侯能交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胥效之而作讓矣孔氏穎達曰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帛與璧琮皆爲享也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案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諸侯相朝聘則執瑑玉制視命圭而瑑刻之故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璋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此申言致饔餼與饗食燕之義也出既行也

人始入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三牲備爲牢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東階餼二牢在門內之西米禾槀實并刈者也薪從米芻從禾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鳬鶩之屬也主國之待客於出與入皆三次饋遺而致於客之舍五牢之具則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之數倍於禾則皆陳於外乘行之禽日有五雙羣介亦皆有餼牢以訓恭儉則壹食再饗以示慈惠則燕與

時賜無常數凡所以厚此聘禮也夫古之用財者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不能一皆如此然而用財於聘賓必如此其厚者欲極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至相陵而外不至相侵故天子制爲此禮以養諸侯而諸侯務焉爾案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於朝饗於廟燕於寢時賜於館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

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此統明射聘之義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孔疏云

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齊莊之齊齋同。聘射之禮。節文繁多。蓋至大之禮也。質明而已行事。日近中而後禮成。自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此禮也。酒非不清。人雖渴而不敢飲也。肉非不乾。人雖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猶齋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務成此禮節。於以正其君臣。親其父子。和其長幼。此皆眾人所難而君子獨行之。故謂之有

行。有行則得其宜而謂之有義。有義則無所懼而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此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此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此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此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而履其常。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而禦其變。用之於戰勝。則有以爲威而無敵。用之於禮義。則有以爲化而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文教武功之咸備。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使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逞其血氣而謂之亂人。凡刑罰之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用之必善。所由民順治而國以安也。案既言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又言有事則用於戰勝者。兵可不用而不可不備也。用於戰勝之人。即是用於禮義之人。所謂治出於一者此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

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因聘禮用玉。故引論玉之言以結之也。碈

石似玉者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瑜其中間美者孚尹浮筠也或曰孚信尹正也詩秦風小戎之篇昔子貢嘗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之貴玉而賤碈者果何說也豈爲夫玉之少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從而賤之也玉之少故從而貴之也亦惟諸德之美在焉爾夫昔者君子必比其德於玉焉溫潤而澤則似乎柔中之仁也縝密以栗則

似乎貞固之知也廉而不劌則似乎剛中之義也垂之如隊則似乎謙下之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則似乎始終若一之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則似乎不欺之忠也孚尹旁達則似乎以實之信也氣如白虹則徹乎上而顯諸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則徹乎下而顯諸地也行聘而圭璋特達則似有諸己無待於外之德也天下莫不貴者則似乎人所共由之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此正比德於玉之訓故君子貴之也陳氏祥道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齊有食玉用其智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邦國以玉節用其信琬圭以結好琰圭以除慝用其忠四圭有邸蒼璧以禮天用其能達于天兩圭有邸黃琮以禮地用其能達於地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用其達於德與道也

喪服四制

仁義禮智四者性之德也喪服之制取於是而爲之故曰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禮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禮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此推言制禮之本、而專以喪禮申之也。曰毀曰訾。凡禮之大體、皆必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明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分隆殺。故謂之禮。其或有訾之而以爲出於人爲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彼此不得相干、是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不執一而從其宜。是取之四時也。四制之立、有恩有理有節有權。是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合仁義禮知。則人道畢具於此矣。案禮之大體。體天地者其綱也。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卽天地也。有天地之情而後有人之情。情者。性之發於外者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恩制也。喪服重輕、所以稱恩之厚薄。其恩厚者則其服重、故爲父服斬衰期至三年、是以恩制者也。孔氏疏曰、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義制也。資猶取也。門內之治主於恩。故以恩揜義。門外之治主於義。故以義斷恩。資於事父之道以事君、敬同而服同。乃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期至三年。以義制者也。案恩揜義、如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也。義斷恩。如有君之喪。不敢私服是也。君兼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而言。家臣爲卿大夫服曰貴貴。臣爲天子諸侯服曰尊尊。五服各有義服、獨言君者、亦舉重也。

三日不食。三月不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

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此言喪禮之以節制也苴衰苴麻之哀素琴無漆飾也居親之喪三日而食粥三月虞祭而沐首期而受練毀不至於滅性蓋不以死傷生也喪之期不過三年苴衰雖破不補墳墓既成不培大祥之日鼓素琴示民以哀宜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之道以事母愛同而服異者以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國無二君家亦無二尊皆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服齊衰期者見家統於父無二尊也此又以節制之大焉者也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於魯之朝祥暮歌者而曰踰月則善此謂祥之日鼓素琴恐未安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謂期而除服以心喪終三年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

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權制也子者王侯世子居喪未即位之稱擔假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者喪服傳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髽是婦人大紒重喪辮麻繞髮髽或為免杖之設者何也王侯若大夫士其德重其病深故杖各以爵授也三日則授子杖五日則授大夫杖七日則授士杖庶人無爵而亦杖者或曰假此以明其為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或曰以此扶其病也婦人與童子則不杖以不能病也王侯自居喪及其世子居王侯之喪百官皆備百物皆具不待言而事行者雖杖而病深猶必須人扶而起大夫士居親喪與居君喪必待言而后事行者不許極病則以杖而起庶人居喪必身

自執事而后行者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
容而已抑禮更有所不能行如禿者則不髽
傴者則不袒跛者則不踊老及病者則不止
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孔氏疏曰八者
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
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
跛者七也老病八也案人子執親之喪以自
致爲正不得自致者爲權杖者所以安此身
也衰病者用之天子諸侯大夫士知義理則

能病官備事具則可病病必有以輔之故以
杖爲正婦人弱童子幼不能病者也庶人面
垢而已不可病者也不能病不可病故以不
杖爲正以不杖爲正則又以杖爲權矣庶人
不杖而長子爲主則擔之不止有爵矣權制
一也庶子不杖而同是父母之子雖不以杖
即位而病則輔之又不止擔主矣權制二也
婦人不杖而有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爲
長子亦以輔病也權制三也童子不杖而亦

有杖者男子當室則杖女子子在室其主喪
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亦以擔主也權制四也
或曰二句上對大夫士則擔主輔病各一下
對婦人童子則擔主輔病又各一合之不髽
不袒不踊不止酒肉者而爲八也百官以下
申上爵者杖而庶人不杖之意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
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
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

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此覆明節制之義也書商書說命篇諒古作
梁楯謂之梁闇讀爲鶉鵪之鵪廬謂之闇也
居親之喪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算水漿不入
口至三日而不怠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
脫絰帶至三月而不解既虞卒哭猶朝夕哭
至期而悲哀既練不朝夕哭猶哀至則哭至
三年而憂自初及終哀固以漸而殺也聖人
因殺以制爲服之節此喪之所以斷以三年

賢者哀有餘而不得過不肖者哀不足而不得不及此乃喪之中庸依古以來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蓋史臣善之也案人子有終身之憂而喪以三年爲節者蓋時有近遠情有隆殺而服因有變除此所謂中制庸行而弗可損益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此申上文引書之意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三年之喪禮既爲王者之所常行何以於高宗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乃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善於居喪當此之時殷既衰而復興禮既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特載之書中推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

喪若百官備百物具則君不言而事行書所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喪有必言而后事行而言但不文則又謂臣下也案王者莫不行此禮故羅氏泌曰周公之抱沖子太甲之居桐皆在諒陰時也殷之中世不能喪者已多高宗爲廢禮所由興故獨見爲善則自此而後自非不世出之主仁孝無乎不盡孰能復此三年之制而度越百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此備述五服言語之節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說見閒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此又承上文而終美三年喪之制以深致教人之意也繩爲冠武垂下爲纓菅茅也卽及也居父母之喪用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成服三月而沐受服期十三月而練冠受練服三年而祥除服其自三月及十三月以終此三年之三節者人於此可以觀矣非仁不足以盡愛親之道仁者因可以觀其愛焉非知不足以究居喪之理知者因可以觀其理焉非強不足以守行禮之志強者因可以觀其志焉而又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凡孝子弟弟貞婦之善於喪者皆可得而察焉案篇首言仁義禮知此復言仁知禮義而加之以強強於五德爲信三達德爲勇以知仁勇而行禮義卽達德行達德之說此倫之所以無不盡也恩制爲四制之首故言父母之喪獨詳孝又爲百行之原故因孝子而言弟弟貞婦則其餘皆舉之矣記者結一篇之意而全書以此而終意亦深哉